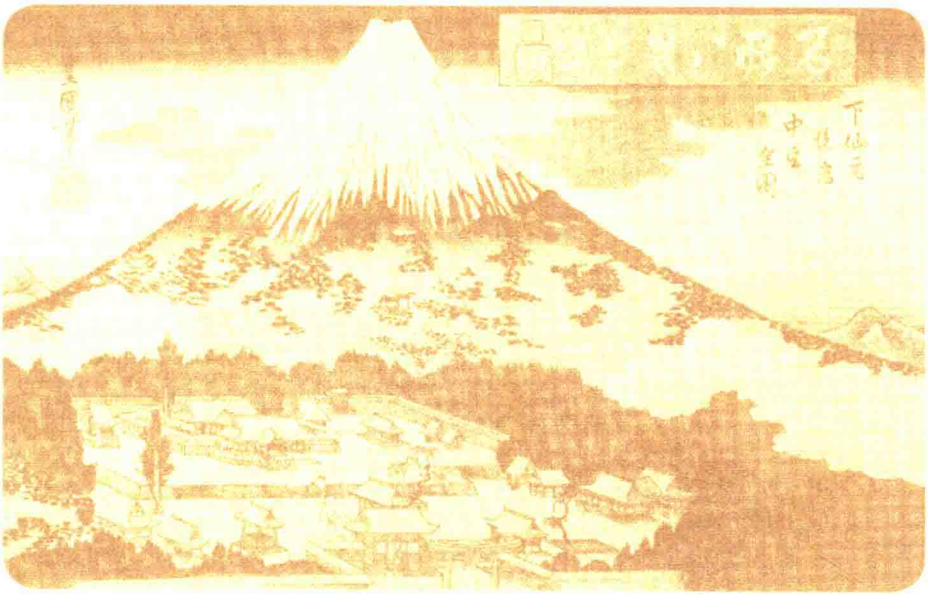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十四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4輯，傳記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132-5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歷史人物—傳記—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225726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951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千字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圓(全三十一冊)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靜

第四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90册）

傳記

別傳

聖德太子傳暦……一
右大臣吉備公傳纂釋……四三
朱舜水記事纂録……二三三
義公行實……三八七
津輕藩祖略記……四〇三
藩祖盛烈記……四一七
仙臺藩祖實録……四六五

第二册目録（總第91册）

先考行狀……一
櫻老加藤先生年譜……一五
中洲三島先生年譜……三七
津田永忠君年譜……七五
欽仰録……八九
佐倉宗吾義民傳……一〇九

福島安正君小傳及紀行梗概……………………一二五
蕃山先生年譜……………………一四一
蕃山先生行狀……………………一五九
松岡先生年譜……………………一六五
箕山浜野先生行實……………………一八三
加藤清正傳……………………二一一
水戸烈公行實……………………二二九
惺窩先生行狀……………………二四七
羅山先生年譜……………………二六九
羅山先生行狀……………………三〇五
鵞峰先生林學士自叙譜略……………………三二九
自叙譜略……………………三四七
煉霞翁年譜……………………三九五
先師澹齋長沼君行狀集成定本……………………四一一
國史館日録（巻一—巻二）……………………四三三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國史館日録　續（巻三—巻十一）……………………一

第四册目録（總第93册）

國史館日録　續（巻十二—巻二十二）……………………一
日間瑣事備忘録（巻一—巻五）……………………三八七

第五册目録（總第94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六—卷二十五）……一

第六册目録（總第95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二十六—卷四十六）……一

第七册目録（總第96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四十七—卷六十七）……一

第八册目録（總第97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六十八—卷八十七）……一

第九册目録（總第98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八十八—卷一百七）……一

第十册目録（總第99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一百八—卷一百一十二、後編卷一—卷十四）……一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100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後編卷十五—卷三十一）……一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101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後編卷三十二—卷四十四）……一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102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後編卷四十五—卷五十四）……一

義魁清河正明傳……三七九

叢傳

本朝言行録……四七一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103册）

本朝言行録　續（卷三—卷四、跋）……一
皇朝言行錄　附：巡饗日記、枕上閑課……三五
名賢言行略……一二五
本朝名臣言行録……一九七
先正傳……二二一
尾張名家誌初篇……二七一
仙臺人物史……三〇一
本朝遯史……三三九
扶桑隱逸傳……三七五
隱逸全傳……四四一
皇和表忠録……四八七
三名家略年譜……四九九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104册）

今世武臣傳……一
明治史傳……二一
近古史傳……四五
南部五世傳……一〇九
足利將軍傳……一二一
豐臣四将傳……一五三
前賢故實……一七三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05册）

赤穗義人録……一
補正赤穗四十七士傳……三七
本朝孝子傳……一六三
本朝列女傳……二六一
烈婦傳……四四七
大東列女傳……四六一
近世佳人傳（初編巻之上、巻之下）……四八九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06册）

近世佳人傳 续（二編巻之上—三編巻之下）……一
婦女明鑒……六三
新譚……九七
先哲叢談……一一七
先哲叢談後編……二三七
先哲叢談續編（序、凡例、目録、巻之一——巻之十）……三八一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07册）

先哲叢談續編 續（巻之十一—巻之十二）……一
近世先哲叢談……三七
南木誌……一四三
三楠遺規……二四五
三忠傳……二七一
日本義烈傳……三一七

日本忠臣録……三六九
尚友小史……四〇九
師友志……四三七
續浪華郷友録……四五五
大日本中興先覺志……四七五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08册）

河内名流傳……一
義勇芳軌……四三
高山正之傳　蒲生秀實墓表……七九
學古剩議……九一
近世人鏡録……一二九
近世偉人傳（一编—五編卷之上）……三〇三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09册）

近世偉人傳　續（五編卷之下、義集初編—義集五編、禮集初編）……一
明哲純義典……三三五
名節録……三四九
三名士傳……四〇七
明徵録……四一九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110册）

日本藩史（菊地序、自序、例言、引用書目、目次、卷之一—卷之七）……一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11册）

日本藩史 续（卷之八、正誤）……一
柏原藩史……六九
津輕藩史……二五九
鹿島外史……三六九
求麻外史（卷一—卷二）……四七九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12册）

求麻外史 續（卷三—卷四、跋）……一
橘山遺事……四三
日本古今人物史……一三一
本朝武林傳（序、凡例、卷一—卷八十八）……二二五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13册）

本朝武林傳 續（卷第八十九—卷第九十五）……一

系譜

擊壤録……二七
帝王御譜……一一三
帝皇略譜……二一三
本朝皇胤紹運録……二五三
本朝紹運續録……二九七
帝王譜略國朝記……三〇九
皇親譜略……三四一
皇國姓族誌……四四九

京都將軍家譜……四七一
織田信長譜……五一三

第二十五册目録（總第114册）

豐臣秀吉譜……一
鎌倉將軍家譜……七七
聿修録……九五
伊達世臣家譜略記……一三三
諸家知譜拙記……一六七
源平系圖……二四一
訂正增補百家系譜……二五五
系圖綜覽（例言、目次、第一）……四四三

第二十六册目録（總第115册）

系圖綜覽　續（第一、第二）……一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116册）

系圖綜覽　續（第二）……一
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雜類要集（卷第一―卷第二）……三六七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117册）

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雜類要集　續（卷第二―卷第六）……一

第二十九册目録（總第118册）

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雜類要集　續（卷第七―卷第十四）……一

第三十册目録（總第119册）

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雜類要集　續（卷第十五—卷第二十、索引）……一
柏原織田家臣系譜……三三三
茶人大系譜……四五一
華族鑑……四七七

第三十一册目録（總第120册）

平安人物志……一
南山小譜……四五
日本外史系譜……八三
日本外史補系譜……一〇九

詠史詩

國詩史略……一二五
近世詩史……一六一
東洋詩史……一九三
詩史……二一九
弔楠公詩編……二四三
佛山堂詠史絕句鈔……二五一
日本詠史百律……二五五
日本詠史新樂府……二六九
讀史雜詠……二九一
征清詩史……三二九
讀正續日本外史……三九一

日本外史樂府……四四一
北總詩誌……四七三
瀛史百詠……四九三
海外詠史百絕……五二一

第十四册目錄（總第103册）

本朝言行録　續（卷三—卷四、跋）……一
皇朝言行録　附：巡鑾日記、枕上閑課……三五
名賢言行略……一二五
本朝名臣言行録……一九七
先正傳……二一一
尾張名家誌初篇……二七一
仙臺人物史……三〇一
本朝遯史……三二九
扶桑隱逸傳……三七五
隱逸全傳……四四一
皇和表忠録……四八七
三名家略年譜……四九九

本朝言行録卷三

弘文院學士林恕著

善行上

君臣第六

應神天皇九年、遣武内宿禰於筑紫、監察百姓、弟甘美内宿禰譖武内於天皇、奏武内裂筑紫招三韓欲有天下、天皇遣使者殺武内、武内歎其無罪而死、有壹伎真根子者、其形似武内、知其忠惜其死、即代武内伏劔自死、武内竊避筑紫廻南海、到朝辨無罪、天皇推問武内與甘美内、令請神祇探湯於磯城川濱、武内勝之、便執横力、歐甘美内欲殺之、天皇勅釋之、

安康天皇殺大草香皇子、難波吉師月香蚊父子並仕皇子、共傷其君無罪死之、則父抱王頸、二子各執王足而唱曰、吾君無罪以死之、悲乎我父子三人生事之、死不殉是不臣兵、即自刎之死於皇尸側、軍衆悉流涕、

欽明天皇二十三年伐新羅、調吉士伊企儺爲虜、新羅將欲降之、不肯、故抜刀逼之、脱其褌、使其臀向日本曰、汝可曰日本將齧我臗脽、伊企儺大叫曰、新羅王啗我臗脽、遂被殺、其妻大葉子詠歌愴然、諸將皆憐之、

恐有脱字

皇極天皇元年八月、大旱、天皇幸南淵河上、跪拜四方、仰天祈、即雷大雨、遂雨五日、溥潤天下、於是天下百姓、倶稱萬歳、曰至德天皇、

天智天皇建庠序、徵茂才、定五禮、興百廢、招文學之士、開置醴之遊、宸翰垂文、賢臣獻頌、雕章麗筆、非唯百篇、

天武天皇避大友皇子之難、發途赴東、事急不待駕、而倐遇縣犬養大伴、乃俸已鞍馬、奉駕之、正妃持統載輿從之、

天武天皇半減天下之調、悉免徭役、

持統天皇賜稻於鰥寡孤獨篤癃貧者、除調役、

持統天皇十年、列王公卿士於禁中、謀立日嗣、衆議紛紜、

淨大肆治部卿葛野王進奏曰、我國家之法、神代以來、子孫相承、以襲天位、若兄弟相及、則亂從此興、仰論天心、誰能敢測、然以人事推之、聖嗣自然定矣、此外誰敢間然乎、弓削皇子在坐欲有言、葛野王叱之、乃止、天皇嘉其一言定國、授正四位、拜式部卿、明年二月、立珂瑠王、爲皇太子、珂瑠王者、文武天皇也、

元明天皇和銅末、道君首名爲筑後守、兼治肥後國、勸人生業、爲制修教耕營、頃畝樹菓菜、下及雞豚、皆有章程、曲盡事宜、既而時案行、如有不遵教者、隨加勘當、始者老少竊怨罵之、及收其實、莫不悦服、一兩年間、國中化之、又興

築陂池、以廣漑灌、肥後味生池及筑後往往陂池皆是也、由是人蒙其利、于今温給、皆首名之力焉、故言吏事者、或以爲稱首、及卒百姓祠之、

孝謙天皇天平勝寳六年、遣唐使大伴古麻呂歸朝、奏曰、大唐大寳十二載、歳在癸巳、正月朔癸卯、百官諸蕃朝賀、天子於蓬萊宮含元殿、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新羅使、次東畔第一大食國上、古麻呂論云、自古至今新羅之朝貢日本國久矣、而今列東畔上、我反在其下、義不合得、時將軍呉懷實見知古麻呂不肯色、即引新羅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東畔第一大食國上、

道鏡法師有寵於孝謙天皇、爲法王、而有即帝位之志、白天皇曰、其愛我之不僞、則授以皇位、天皇曰、諾、然我國自神世至今、皇系接續、若今變之、恐有不虞之禍、請告宇佐神而決之、太宰主神習宜阿曾麻呂媚事道鏡、因矯八幡神教言、令道鏡即皇位、天下太平、道鏡深喜自負、天皇召和氣清麻呂爲宇佐使、路眞人豐永語清麻呂曰、道鏡若登天位、吾以何面目、可爲其臣乎、與二三子共爲今日之伯夷耳、清麻呂深然其言、常懷致命之志、清麻呂承詔、而退、道鏡喚清麻呂、屏人告曰、此行皆我所爲也、汝詣宇佐、奉神教、可使我即帝位、然則授汝太政大臣、以國政委之、若不然、則以重罪處之、汝何免死乎、即怒其顏、張其目、按其劔、動其腰、既而清麻呂詣宇佐宮、祈曰、是國家之大事也、託宣難信、願示神異、即忽然現形、其長三丈許、如滿月、清麻呂不能仰見、於是神託宣、我國家分定、天之日嗣必續皇緒、而道鏡懷逆無道、輙望神器、是以神靈震怒而不聽、汝歸如吾言奏之、勿懼道鏡之怒云云、道鏡待清麻呂之歸曰、何晏乎、彼歸之後、我踐皇位必矣、故時人皆信之、既而清麻呂至自宇佐、天皇召問之、道鏡凭倚子、坐其側、清麻呂如神教奏之、天皇悵然、無奈之何、道鏡大怒、目光變血、面色或青或赤、大息睨視曰、是眞奸人也、被人咬賺、

而述虛說、決非神意矣、即欲處死、天皇宥之、斷其脚筋、流伊豫國、一說曰、貶因幡權介、道鏡又追將殺清麻呂於道、雷雨晦瞑、未即行刑、俄而勑使來、僅得免死云、其後孝謙崩、道鏡廢、光仁即位、清麻呂歸京、

藤原百川以密策、斥道鏡、奉白壁王、安社稷、其功既大、白壁王者光仁天皇也、天皇欲立太子、百川奏山部皇子年長、然群議紛紛、帝心未決、百川堅守不變、絶粒四旬、遂奏曰、事不定則不肯退朝、由是山部爲太子、即是桓武天皇也、

平城天皇在祚之間、屢出聽朝政、其儀黎明、天皇出朝堂、

南面而坐、群臣百僚守次而列坐、四方獄訟者皆聚禁庭、各以其訴牒投入箱中、其箱在高机上、號之曰愁文之箱、於是史外記辨少納言等、取其訴牒、隨次而讀之、群卿各議決之、天子自降天裁、訴牒堆積、或至日晏、則先進御食於其處、群卿亦各下箸、

仁明天皇喚左右京亮、左右衛門、撿非違使四人於殿前、勅遣勘録東西兩京飢病百姓、特加賑恤、以陰霖經日穀價踊貴也、

和氣仲世性至孝、奉公忠勤、每至寢臥、首向宮闕、

藤原高房拜美濃介、威惠兼施、屬託不行、發擿姧伏、境無盜賊、安八郡有陂渠、堤坊決壞、不得蓄水、高房欲修堤坊、土人傳曰、陂渠有神、不欲遏水、逆之者死、故前代國司、廢而不脩、高房曰、苟利於民、死而不根、遂驅民築隄、漑灌流通、民至今稱之、亦池田郡有妖巫、其靈轉行、暗噉心、一種滋蔓、民被毒害、古來長吏皆懷恐怖、不敢入其部、高房單騎入部、追捕其類、一時酷罰、由是無復噉心之毒、

藤原長良者、冬嗣之長子也、仁明天皇在儲宮時、晨昏侍坐、花時月夜、戲席射場、天皇每許以交敵之昵、長良適修冠帶、不敢和狎、仁明晏駕之後、哀泣不絶、如父母、初斷噉肉、求冥助也、

光孝天皇仁和三年、從四位下行信濃守、橘良基卒、良基者、左京人、參議從四位下常主孫、而攝津守安吉雄之子也、時年六十三、良基雅素清貧、家無寸儲、中納言在原行平、賻以絹布、乃得殯葬焉、良基經歷五國、受領之吏、無秩罷歸、不載資粮、教子孫以潔身、有子男十一人、第六子在公嘗問治國之道、良基答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其卒性清白、如此、

右大臣源光在職時、洛人訛言、五條道祖神社、佛現在柿樹上放光、往拜者如堵、光聞而怪之曰、此必妖也、我自往決其真僞、乃束帶乘車、而往觀之、衆皆暫避而又集、光披車簾、倚榻仰見之、人皆喧唱曰佛現、又曰放光、又曰花降、光神色自若、少焉有物落樹下、前驅者趨見之、則老鵄也、乃殺之、由是妖言止矣、

醍醐天皇聰明慈仁、在位之日、常有笑顏、詔侍臣曰、凡人温則易近、近則其言易納、朕無大無小、欲知下情、卿等勿憚焉、多行恤民之政、嘗會夜雪嚴寒、嘆曰、朕在深宮、屏幄相圍、而覺寒威之砭肌骨也、不知百姓無衣無褐者、何以卒歲、可憐可憐、乃脱御衣、身受寒風、以察百姓之貧苦、

紀淑仁者、長谷雄子也、承平年中、藤純友率賊船千餘艘、屯聚於伊豫國日振島、暴猛無敵、濫掠益甚、土民不堪其

命、詔以淑仁任伊豫守、兼追捕使遣之、淑仁到府、頒行仁
政、不事殺罰、土民稍安、賊徒聞之、來降者二千五百餘人、
淑仁恤撫之、授以衣食田疇、就耕敎農、賊徒欣然、既而賊
將野氏寛、紀秋茂、津時成等、三十餘人、自悔其過、束手詣
府、叩頭謝罪、由是賊勢不振、國內安堵、純友有而若亡、
小一條太政大臣藤忠平、爲人直厚和毅、不好慢逸、不愛
華美、有官事、則束帶立朝、自朝至夕、遂無惰容、延長八年、
雷震清涼殿、群臣失常、獨忠平神色不變、其守持、率如此、
村上天皇、天曆十年、秋旱、詔減服御常膳、且免諸國田租
調庸、

村上天皇、專心政治、以賑恤爲急務、天曆之政、新人耳目、
世人崇戴之、與延喜並稱焉、嘗問侍臣曰、朕政外議如何、
對曰、擧世僉謂寛也、詔曰、然則譽朕也、朕政嚴、則下民爭
堪之哉、一日天皇在南殿、端坐良久、時有老司一人、候于
階下、天皇問曰、吁老司、今日之政、汝以謂何、對曰、一人在
上、四海泰平、珍重萬福、但主殿寮進松明、率分堂見草生、
聽訟及夜、則主殿寮進松明、言訟之多也、率分堂、諸國貢調之所納也、此時諸國水旱、貢租减恒、故少人來、天
皇頗有愧色、彌修德政、天皇自幼好文、苟有文才、則雖一
介之士、不肯捨之、故才士滿朝、文風大起、嘗覽藤雅材、鶴
鳴九皐詩序、愛其文章、憐其沉淪、召藏人頭源廷光、責之
曰、汝居其職、不薦斯才、使朕知之太晩、可謂遺念、是後雅
材罷遇殆厚、其納能、率如此、
一條天皇、長德元年夏、天下大疫、詔減服御常膳四分之
一、且免今年諸國田租之半、
一條天皇、仁愛憐民、嘗寒夜脱御衣、出於帳外、中宮彰子
曰、陛下何及于此、詔曰、朕在深宮、猶覺衾裯之冷、况於外
邊蒼生哉、蒼生皆寒、朕何求暖哉、延喜聖主猶念茲、况於
朕不德哉、聞者感嘆之、
後朱雀天皇、孝道不虧、且不忘後一條帝遺託、愛撫章子
馨子、俱後一條帝女贈遺不絶、每有風雨、中使徃問、匕苜、不敢懈

也、
後朱雀天皇、遺詔皇太子親仁後冷泉帝曰、能奉養上東門院、
帝祖母、且第二皇子尊仁、雖不同胞、然朕子也、宜愛憐之、太
子垂淚、天皇召賴通曰、以二兒託公、可輔太子以享國祚、
而立尊仁爲太弟、賴通荅曰、天下不可無君、一日不可曠
位、臣謹推戴皇太子、若夫第二皇子、則不急之事也、臣不
能奉詔、天皇起坐、投劔璽於太子、行讓位之儀、賴通輔太
子而退、太子還東宮、權大納言藤能信入侍御床、奏曰、陛
下若不諱、則進一言、詔曰何事、能信曰、讓位事定、國家珍
重、萬歲之後、第二皇子、可爲僧、可令入何寺哉、詔曰朕欲

以爲儲君、唯関白未肯耳、何可令爲僧哉、能信曰、天意其然、則今日決之、不可猶豫、天皇乃召頼通再命之、能信作册文、乃立尊仁爲皇太弟、能信爲東宮大夫、

堀河帝時、右中辨藤爲隆、參内奏事、其中有大神宮司所訴、天皇弄笛不荅、爲隆不悦而退、参院奏曰、天皇爲狂邪被侵、上皇白河驚而召内侍問之、内侍曰、玉體安穩、上皇顧爲隆曰、汝何言哉、爲隆對曰、大神宮者百王祖宗也、臣辱職事、奏宗廟之事、然叡心在笛、不聽所奏、則臣謂蔑宗廟也、邪狂之甚、何以加之、上皇聽而感之、乃告諭天皇、天皇曰、朕偶傳秘曲、反之弄之千遍漸畢、僅餘數遍時、爲隆奏事、欲弄畢而聽之、須臾之間、爲隆不待而退、然彼言正直、可不慙哉、

堀河天皇不豫彌留、白河法皇患其不復本、且慮若不諱則太子幼冲、委任関白藤忠實、則攝家又強、躬親欲重祚、則蒼華既剃、難御宸位、故叡心兩端、入奥鎖戸、不輙出焉、東宮大夫藤公實密奏曰、陛下法皇者、臣叔母茂子所奉誕也、皇太子者、臣妹苡子所奉誕也、臣家辱爲二代之外戚、且臣與忠實同出自九條右丞相師輔、種類惟一、門地何隔、臣亦荷天恩、至亞相、一轉則任槐、陛下顧委臣執柄、則謹調護太子、以保邦國、陛下何猶豫哉、法皇曰、兼家已來、彼家相

承執柄、至忠實既六世、百官皆立其下風、卿祖公季雖任相國、不豫機務、實成以來、至卿四世、唯是尋常之卿相而已、朕雖不疎外戚、唯恐百官不服從、雖然卿所請亦難黙、朕熟圖之、卿暫待焉、公實固請再三、猶未肯許焉、及大漸議太子踐祚之事、法皇在奥不出、故公卿群議無所取決、一朝、大納言源俊明入朝、法皇侍臣等止之曰、法皇憂天皇困篤、而在深室、無詔則不許妄入、俊明瞋目曰、國家大事在今日也、汝等避焉、若有勅責、則罪在俊明耳、即自徹鑰排闥而入、法皇聞其聲曰、誰也、對曰、俊明也、直進奏曰、至尊不諱在近、皇位不可曠日、陛下唯憂至尊晏駕、何不顧天位之日嗣哉、法皇曰、儲君素定、不可動也、唯擇攝籙耳、抑其可爲如元乎、其言未畢、俊明對曰、珍重無他、乃趨而出、法皇曰、暫待之、有所議、俊明佯爲不聞者、而直到忠實第、宣法皇詔曰、皇太子可踐祚、輔佐可如初、由是事定、公實失望、百官皆歎俊明斷大事、

堀河天皇仁嚴兼備、常詔侍臣曰、率土皆朕民也、遠近何有親疎、可普施仁惠、然如所不知、所不聞則無奈之何、曾有藏人所一士、身貧不足養妻子、欲避世入山林、然平生勤仕、未有一日之怠、偶達叡聞、甚憐而欲賑給之、然慮同僚謂有偏頗之私、而命僧正良真、可修法、先賜青蚨五萬

匹、歴日不修法、真棨請修何法、詔曰、先日有所念、故命之、今已無所念、不及修法、真棨返納官料、詔云、聞有一貧士某僧正其以彼修法料、施與彼、何可納于官哉、真感泣曰、陛下德及于此、雖修何等秘法、豈以加之、推廣之、則四海之内、誰漏皇恩哉、至祝萬福、真乃退而喚彼貧士、授五萬匹、貧士感悦垂涙、傳聞者皆賀曰、我輩再逢延喜天暦之朝也、

堀河天皇有御隨身清房者、賜官馬、試騎禁庭、其馬沛艾、清房乍墮而死、天皇甚憫之、聞其老父猶存、彌悼之、乃賜一邑、以爲葬料、且充老父之養、其仁惠之深、如此、

大納言源俊明造佛像、藤清衡在奥州聞之、贈沙金若干兩、以請爲薄泥之料、俊明不受之、附使者返之、或人問其故、俊明曰、彼者夷首也、押領王地、挾謀叛之志、其事發覺、則我亦可預征伐之儀、不可不豫慎也、

宗形師綱拜陸奥國司、欲抑押領使藤基衡威、奏請賜宣旨、點撿國中公田、基衡啓與其部屬信夫郡大莊司藤季春議曰、此郡基衡累世私領、而雖官使不能入焉、汝其勿示弱、以損我威、既而師綱巡撿諸郡、至信夫郡、季春拒而不納之、國司怒曰、宣旨在焉、縱雖邊鄙之夷、豈背宣旨哉、乃督兵士入焉、季春放矢射官兵、遂接戰、官兵多傷、師綱

恣　愁誤

怒而退歸府、基衡召季春曰、依汝力、雖不損我威、然捍國司、射官兵、難逃天罰、悔之無益、奈之何、違勅之罪何以贖之、季春曰、違勅之罪、所兼期也、然君既命臣、臣唯知有君不知有朝廷、故射傷官兵、而不損君之威、則足矣、臣已以身奉君、何辭死哉、君其佯爲不知者、而斬臣首以獻國司、則聊贖違勅之罪乎、臣心無他、君其勿狐疑、基衡垂涙曰、我亦不知所以贖之、不得已而從汝所言耳、乃獻使於國司曰、家奴愁知無舊例、不知宣旨之嚴重、其罪不可逭焉、此非基衡所知也、國司其宥恕之、夫奴既捕之、賜撿使斬彼首、師綱乃遣撿使、其來往之間、基衡畀黄金一萬兩於季春妻、而啼泣詣國司、第獻金贖其死、師綱不受而返之、季春及其屬五人、遂伏誅、

保元亂後、藤信西執事、思復古道、奏請勘舊制、以搆新營、並建宮殿官省寮司、立十二都門、開九條街路、且慮民役之勞、省無用之費、故群國不苦、王城改觀、又是年隨延久之例、造記録所、決斷政事、勅左大將藤公教爲上卿、定置辨三人、開闔寄人等、並預其事、是亦信西所奏行也、遂成大營之功、自撿帳簿、而夜闌猶聞其寢室有計算之聲、

保元之亂、崇德上皇遷幸讚岐國、時有小河侍從藤隆憲者、遁塵世隱山林、上皇在位之日、曾勤官事、雖非其近侍、

深抱義心、不任當今、剃髪改名蓮如、常悲上皇之拘幽、密到讃岐國、徘徊離宮之畔、窺便欲參之、衛士太嚴、故不得入宮、及夜乘月吹笛、遶宮墻之外、逮曉會一宮人出、相共入戶、草徑露深、松門風冷、庭絶人跡、柴扉猶閉、隆憲垂淚曰、悲夫、昔在萬乘之寶位、撫四海之黎民、今困幽憂之中、無人來往、使其宮人參之、上皇感其厚志、然為玉體之非常、故不召之、隆憲獻倭歌、以述哀情、上皇即賜荅歌、隆憲辱其恩、藏之笈中、抑淚而去、

平治之亂、藤信頼幽二條帝於黒戶御所、移內侍所於温明殿、斂璽於內寢、而自居朝餉御所、專政、日夜縱酒荒淫無度、暴逆日甚、矯詔召公卿百官、令曰、不朝者當誅、頃間權中納言藤光頼恚信頼之姦惡、而不朝、聞其矯詔、強入朝、諭其從者挂範能曰、入朝若有變、則汝速斬我、我命不足惜、唯愧觸凶豎之刄耳、既而升殿見之、信頼在座上、其冠服如天子、諸卿百官皆列其下、光頼以為彼暴逆果如此、我為左衛門督、彼為右衛門督、而何在彼下位哉、升階揮諸卿、進坐信頼之上、而鋪其衣裔、信頼失色、光頼儼然執笏曰、今日之朝會、衛府督為坐首、位次何不正乎、聞不朝者誅、故朝詔旨如何、信頼憚而默然、諸卿百官無肯荅之、少焉光頼立席、從容而去、人皆服其剛直、

平治亂後、源義平密入洛、到六波羅、伺清盛父子、時義朝舊僕志內景澄為平氏之吏、寄食舊識之舍、路遇義平、景澄喜曰、臣身仄微、無人知之者、故仕平氏、全身而待源家之再興、今得謁公者幸也、導入烏丸之寓居、義平變身為景澄之奴隷、從之出入於六波羅、竊伺復讐之便、景澄常飯、不使人來見、而以所供我之饍、獻義平、自食奴隷之飯、舍主怪之、私窺墻間、見景澄食其奴之飯、謂頃間此人源氏之家臣也、想是隱惡源太而伺平氏也、乃往告六波羅、義平被捕、

高倉帝冬行幸在外、及曉有人哭陌上、帝使侍臣問之、命衛士尋之、衛士報曰、後宮之婢、為其主捧宮衣而歸、路有盗掠奪之、故泣、上聞愀然憐之、使人請中宮、授宮衣于彼婢、婢拜而去、

俊寛謫在硫黄島、有有王者、俊寛之舊僮也、聞俊寛久留欲問其安否、訪俊寛娘于南都、得其書、到西海、借賈船之便、到硫黄島、有王徘徊島上、問俊寛于島民、言語不通、時有一瘦人、頭白面黒、腹脹脛細、腰海菜、手小魚、自海邊來、有王問之、不荅、少焉曰、我是俊寛也、有王呈其娘之書、且語其妻其男皆死、俊寛啼哭、臥疾尋死、有王悲之、葬于山上、歸洛告之其娘、娘哀慟遂為尼、有王亦為僧、入高野山

奥州平後、頼朝遣使奥州、令葛西清重減諸民之賦税、而救急賑貧、且亂後乏稼穡之地、則相移其粟、共救之、

北條泰時自少壯至老年、勤幕府之宿直、非病則一日無怠、常有禮敬、曾宿直幕府、從者捧枕席來、泰時去之曰、幕府之席上、何重以私席乎、近侍之士、争不辨禮矣、聞者太嘆賞之、泰時每詣法華堂、拜頼朝之神位、鋪皮席於堂下、俯伏庭上、誓首盡敬、別當尊範請曰、宜上堂、泰時謝曰、故右大將公在世之時、無命則未嘗上堂、今何忘其禮乎、凡幕府每有嚴重之會、則候庭上、自監其事、人皆畏服焉、

元亨元年、大旱、平地枯槁、甸服百里之間、唯有赤土、而無青苗、餓莩藩野、以錢三百買粟一斗、後醍醐帝聞而憐之、乃止朝餉御供、以施飢窮、又命撿非違使別當藤經宜、構一宇於二條町、考撿富家所蓄積之米穀、定其價賣之、以贍萬民之艱飢、帝有行仁政之志、然恐下情難上達、屢御記録所、親聽訟折獄、且大津葛葉之外、皆廢新關、以抑壟斷之利、省商賈往來之費、無貢賦轉漕之煩、庶民大悦、

元德二年、藤俊基捕於鎌倉、俊基家僕有後藤助光者、俊基被執之後、隨俊基妻蟄居嵯峨、既而助光持其家書、赴鎌倉、欲通事於俊基、而無便、歴日聞京師囚人今日被害、助光駭而窺之、見工藤護俊基過假粧坂、張幕於葛原岡、坐俊基於其中、助光悲泣、謁工藤告事故、工藤許之、助光入幕、捧家書、俊基讀之、落涙、乃剪鬢嚢之尺素、加一筆、而授助光、工藤遂斬俊基、助光火葬之、拾其骨、歸洛而報之、俊基寡婦悲慕落飾、助光亦薙髪入高野山、時人感其志之切、

楠正成自京歸河内國時、路逢捕盗而來者、正成問曰、何者、吏曰、河州平岡民盗馬者也、正成問囚曰、何故盗馬、囚曰、老母臥疾、醫曰、得粟二石則治之、相約受藥、漸愈、醫請粟、然家貧無粟、不能畀之、醫怒不授藥、請親友者借一石以遣之、醫曰、不得二石則不可療之、故盗馬賣之、得粟三石、乃贈一石於醫、受得母之藥、返一石於借者、既而爲馬主被捜索、而就縛云云、正成按撿其事、則如其言、於是又糺其所以至貧窮、則彼脚疾半年、不能耕耨而窮乏也、正成乃以馬返本主、且加粟二石償之、以穀五石、畀買馬者、赦囚罪而感其孝、畀米十石、而令曰、汝爲母盗物、故我裁斷如此、然盗竊之罪、不可不懲、我爲法可燒壞汝小舍、汝其以我所畀之米、新求田宅、可養老母也、以醫爲違仁術、放逐於他邦、而責平岡郡司宇佐美氏曰、汝怠於治民、不救貧者、不憐病者、其弊至於此、然非汝之怠而正成之怠也、

鶯下脫學

建武之亂、源尊氏窃遣使招楠正成曰、尊氏素無奪世之志、然義貞開讒口、而以尊氏為朝敵、欲詣闕自陳、然義貞帥師塞路、乃及挑戰而至此、東士悉屬尊氏、既到美濃、將入京討義貞、除國害、願足下勠力於尊氏共誅義貞也、若從我言、則以足下為五幾内管領、併督南海六州、且加近江伊賀伊勢三州守護、朝廷、而尊氏居鎌倉治東海東山北陸三道、令直義掌山陰山陽西海三道之事、然則天下安全、萬民歸太平之德也、正成答曰尊氏反心、三年之前、我推知之、朝家不悟而至此、我何為賊臣被欺哉、使者不可不誅之、然暫忍而赦之、速歸而告汝主言之、縱授日本國及支那天竺於我、不變志、唯守義而已、不義而富貴、所不取也、乃放逐使者、

延元元年春、尊氏東軍陷京師、後醍醐帝潛幸叡山、信濃士勅使河原重直以天皇蒙塵不知其行在何處、謂吾豈從不義之逆臣乎、即自三條河原、到鳥羽作道羅城門邊、父子共自殺、

兒島範長者、其子與高德共有勤王之勞、勅約曰、可授備前國守護職、然一統之後、僅賜兒島一莊、高德曰、是先祖之傳領耳、勅加取鳥莊、高德猶以為不足、範長諭之、不敢恨朝家、及尊氏自筑紫向京師、遣使於筑紫云、若降我、則

以備前一國賞之、範長曰縱雖漏朝恩、豈忘忠義哉、父子共不抱貳心、與尊氏軍戰舟坂山、範長戰死、高德蒙疵、楠正成聞範長死、惜之云、一義士死、

尊氏與新田義宗對陣武藏野、以明日為軍期、今夜石堂義房謂三浦曰、頃間與吾子等所密謀、未告賤息義基、我老而企事、亦欲期榮於子孫也、軍期在明日、則父子之親難廢、不可以不告之、不知吾子謂何、三浦然諾焉、義房即呼義基語之、義基怫然曰、凡志士之為道也、以有貳心、為大耻、我既為將軍被知遇、則豈懷不臣之志、以遺臭於千載乎、振古有父子為敵者、我行我志矣、以此謀心可告將軍、而絶恩於父子、存義於君臣、而退去、義房大驚、乃告三浦、三浦等以謀顯、與義房等、倶引兵、自關戸赴武藏野、欲與新田合、義基到尊氏營告之、尊氏曰、可速遣兵誅三浦等、但於義房則為汝宥死一等、義基悦而流涙、尊氏命仁木義長發兵、至則義房三浦等既去、義基請尊氏欲自殺以示無貳心、尊氏止之、眷遇如初、

一説曰、新田敗軍後、尊氏不殺義房而厚賞義基、義基分賞、養義房以終其身、

文和四年神南之軍、山名師氏戰敗中矢、河村彈正馳來、畀已馬而扶乘之、使福間氏引其轡而退、自拒敵戰死、師

氏流血注目、不能見焉、大呼曰、誰歟、在傍者、使我馬至河
村死處、我亦可戰歿、福間紿曰、此向敵之方也、乃引馬入
于我陣、敵亦不敢追、既而軍散、師氏歸淀、記此役死者之
名、以贈因幡岩常谷作佛事、師氏憐河村代已戰死、而乞
其首於敵、流涕曰、自我舉大事、汝視我猶父、我視汝猶子、
每臨戰矢與汝共死生、今汝死我生、甚耻背前盟、因請僧
葬其首、以馬並太刀、為之嚫、
鎌倉基氏討芳賀禪可於武藏若林野、芳賀從士岡本富
高曰、我既知鎌倉公、必其抱持而害之時、基氏從士岩松
治部大輔察敵知基氏、豫與基氏換被其鎧、富高果認其

鎧、以岩松為基氏進擊之、岩松兵金井新左衛門進夾其
間、與富高共及死、既而芳賀敗退、
源義滿將詣嚴島過讚岐歌津、問細川常久起居、常久豫
構假館、奉待焉、治具鄭重也、君臣之間、嫌疑解、舊勳顯、遊
嚴島召常久及今川了俊等曰、我欲周覽筑紫、然風波如
此、其止我行乎、不知歸洛而他時自陸路而發、卿等以為
何、常久曰、實如高論而可也、了俊先慮謂、常久促棗龜、所
以欲官船再過歌津也、九州者、我所管然強促御遊、則在
欲遂私願而已、御船自此回棹、則衆其以我為辱乎、然凌
風浪超大洋、為公所不安也、不顧公求私願者、似不忠、我

不為之、且國家安危繫一人之身、則洛府不可久曠也、乃
白曰、兩日風浪、恐其海神為崇乎、請早催歸裝、義滿曰、善
乃歸帆、又宿歌津、召常久對話、他人不得侍焉、移時常久
出矣、感刻懇諭、雙眼浮淚、細川賴之入道常久臨終、遣其
嗣賴元於幕府白曰、頃年山名氏清負勇方命、老臣竊惱
丹府、彼自招禍取滅、老臣幸得面見之、在今則老臣雖死
無遺念、殿下英武無比倫、天下無不從令、乃知祖考開笑
於泉下、就想賴元短慮蒙昧、難堪大任、老臣所深懼、臣死
則管領職擇其人而可也、言畢而瞑、義滿聞訃、且驚且哀、
時依賊徒早平、欲賽石清水、而議社參行列之事、然依常

久喪、乃止其營、既而葬於嵯峨野、義滿不堪追慕、自送其
柩、且在鹿苑院、每日修佛事、自寫法華、以擬追善、
上杉憲定患源滿兼不聽己諫、託詣三島社、而去鎌倉徑
奔上野國、滿兼悔過、令其次男持仲赴上州迎憲定、憲定
歸鎌倉、滿兼圖京之心、至此而止、既而滿兼奉幣三島社、
納願書、其趣謂、滿兼誤以小量欲起大軍、然輔佐者切諫
而止、今思運命之通塞、須由冥助之淺深、若違冥慮者、爭
達微望、若有神助者、自開福運、非人力之所可求、故從彼
諫、以飜異志、曰改其過、而謝其罪、敬白之、且祈都鄙無事、
家門久榮、

源義満臨終、欲以天下讓小子義嗣、然慮諸將之不從而
不及發言、唯以北山第讓義嗣、捐館之後、諸將有屬心於
義嗣者、殆如二君、然前管領斯波義將一心翼戴義持、故
義嗣不能争、而義持入北山第、得居武將職、
淺井助政與六角定頼戰、大敗、殘兵纔五十餘人、悟其不
免、欲自殺、大橋秀元曰、暫待之、乃謂其同僚井口彈正義
氏曰、卿面似助政、若代助政死、則大忠也、萬一助政免難、
則我勸助政厚遇卿子也、義氏曰、我死容易也、代君而死、
乃士之常也、何望後報哉、秀元乃大呼曰、助政運命極矣、
死期過矣、然憐從士無故而死、若助政自殺、而從士五十

人全首領、則何恵如焉、定頼許之、遣識助政面者、往監之、
義氏着助政甲冑出見、而曰、我今可自殺、願見從士五十
人脱難、而快死、敵諾、而解四面圍、助政等四十三人、被髪
覆面逃去、於是義氏自殺、定頼大喜、班師、既而助政得援
兵一千餘騎而還戰、定頼大敗而幸免、助政以義氏女為
其子久政妻、且以大莊授義氏子、以報其忠、
陶隆房謀叛、逼大內義隆、義隆逃入長府大寧寺、寺僧進
膳、時從難者僅十一人、冷泉判官隆豊垂涙、黒川隆像罵
曰、事既迫矣、何效婦女、卿亦聽乎、隆豊把著答曰、我何聽
哉、唯悲大內一家、至此而絶、不覺涙之下耳、満坐皆泣、涙

瀉膳盤、時聞門外兵馬揚鬨聲、隆豊出而問曰、逆賊隆房
自來乎、曰否、又問曰、杉乎內藤乎來、曰否、隆房士卒勸義
隆自殺也、隆豊不顧而入、於茲、義隆伏刃、隆豊泣斬其首
放火於寺、及煙罹義隆骸、而出力戰、斬敵二三人、而死之、
義隆自殺後、其子昭隆入深山、匿一寺、陶安房守率三百
騎、來圍之、時昭隆近臣、平岡權六道高、尋昭隆偶來于此、
道高自幼侍昭隆、聞母臥病、告暇歸省鄉里、不日而亂起、
道高驚辞母、赴山口、則城既陷矣、時聞義隆既死、昭隆猶
存、欲尋其在處、路逢一童着笠而逃、見道高而泣、是亦昭
隆侍者也、道高問昭隆所匿、童指教之而去、道高喜而到

山寺、安房守叱曰、何者、道高答曰、我是大內新介侍臣、平
岡權六也、偶省母病、不從寶泉大寧之難、而後至於此、我
君之命既迫、足下願許令我一見我君、安房守曰、義士也、
早入焉、道高喜、入見昭隆、昭隆曰、我忍恥至此、又不免恥
也、汝至此、其志我既知之、一見則足矣、可早歸弔慰我亡
魂、道高曰、臣老母病篤、然臣棄私恩而慕君至此、母亦臨
別誨臣曰、莫為念我、惜汝死也、既告暇來省則孝道足矣、
速往而盡忠義也、母之命、臣之志、如此、何為退哉、於是勸
昭隆令自殺、而後道高出見安房守曰、我君若挑戰則我
為先登、然君既先焉、我死之足下、其見之、自割其腹、而突

喉而死、衆皆嘆美之、
武田勝頼令甲州群士、相代戍遠州高天神城、天正八年暮秋、戍將及士卒連署告甲州曰、織田信長兵威逐日强大、與參州兵相會、欲取高天神城、我輩難敵其勢、故雖欲避城而歸甲州、彼議取城悉殺戍士、願君自出軍、可使戍士歸國也、時横田甚右衛門尹松在戍士之中、獨別馳腳力曰、君縱進旗、唯全戍士、不能保城、然則出馬爲無益也、若欲保城、則參河兵遮君之軍、而信長繼進者必矣、及其時、不戰而退、則可黷武名、若欲挑戰、則敵必搆柵掘隍、可如長篠之役、而欲對陣、則參河兵分得信長援軍、越金谷、

廻駿州、襲君之後、且北條氏政可見其機發兵於上州信州之間、然則甲州根本危乎、不如棄此城並戍士、而堅根本、不撓兵威也、凡爲士者見危不捨命、則何以報平生之恩哉、此城接岡崎城、而敵信長、則蒙命爲戍士者、誰存活歸之心哉、願君深察之、若猶欲進旗、則請約其期日、望見御旗至塩見坂、而戍士悉出城、衝圍力戰、若戍士皆死焉、敵可言、戍士不能待援兵之至而速出、而不殞君之名也、萬一戍士等半戰死、半幸免、而至塩見坂、則可合共先鋒而返軍也、如此、則棄城乃是戍士所不堪、而不殞君之名也、縱君不進旗、而戍士悉同志守城、決死、則我必不可劣人也、若又出城戰、則我不徒死、可全命拔圍而歸乎、我志決矣、故謂不可及進旗也、勝頼聞而歎曰、彼養祖父横田備中、拔群剛士也、彼實祖父原美濃、無雙勇士也、先是彼既發勇名、如今彼所言、可謂不辱二祖也、彼在危地、不省其身、不請援兵、而欲不殞我名、實是有忠義達軍事者也、由是出馬之議止矣、明年三月、高天神城陷、戍將岡部丹後以下士卒皆死焉、尹松突圍而去、歸甲州、果如去年所言、勝頼褒其勇、授太刀、尹松謂、我二祖、皆以勝軍進勇、而蒙褒賞、我以敗軍拔圍而退、受此賜、則似辱二祖也、固辭不受之、

小宮山內膳者、丹後子也、累世仕甲州武田、顯勇剛名、內膳與勝頼權臣長坂長閑跡部大炊秋山攝津不和、故勝頼憎之、內膳與小山田彥三郎有訴論之事、小山田與長閑大炊攝津善、三人共以內膳所言爲非、勝頼怒沒收內膳食祿、其後勝頼軍敗、入天目山下田野、將及死、此時內膳到田野、先逢土屋惣藏、語曰、我蒙主君之責、流浪已久然臨難不可忘舊恩、主君以我爲無用者、今從其死、則雖似違主君之素心、若不死於此、則非武士、故決必死之志而來也、惣藏甚感之、內膳弟又七亦欲同死、內膳請惣藏使彼去、護其母妻、又七猶請留居、內膳再三諭之、又七不

得已而去、内膳問惣藏曰、長閑大炊何在、惣藏曰、二人共已逃、又問曰、秋山如何、荅曰、先日已逃、又問曰、彦三郎如何、荅曰、十日以前逮逃、内膳流涕曰、嗚呼、武田家運盡矣、如彼等、蒙厚恩者、亦不義之甚如此、明日敵來競進、勝頼戰死、從者纔四十三人、皆力戰死之、内膳在其中、

織田信長、放豪無狀、家老平手清秀極諫、猶不改之、清秀甚憂之、清秀有三男、其長男有良馬、信長求之、荅曰、我嗜武勇、毎臨戰場、不可無此馬、雖君命、不能獻之、信長怒、而君臣不睦、清秀嘆曰、我無度量、故君不用我言、我不能教子、故彼對君無禮也、與生而蒙恥、寧死而遺諫也、君若憐

我死諫、以改其行、則部下不能彰無禮乎、君之行正、則威自重、威重則誰不歸服、然則我死而無悔也、於是自書諫言五條、叙治國安民、懐士興家之趣、而自殺、信長驚、而見諫書、感服其言、自是改其行、嚴其威、部屬皆喜、信長追憶清秀、而設佛寺弔祭之、

織田信長、變容爲鷹師、微服潛行市廛民屋、而窺人民之愁苦、時見老嫗悲泣、信長問其故、老嫗曰、我有田若干、然爲邑長所掠、殆及餓死、故悲之、信長憐之而去、乃召丹羽長秀曰、以比年兵革不已、而緩于安民之政、故近頃潛行、歷覽尾州、見老嫗悲泣、是依邑長有私也、汝其往而正之、長秀從之、責邑長、而返田于老嫗、

明智光秀謀叛、圍信長於本能寺、森蘭丸與其弟力丸坊丸、出拒之、蘭丸等或死、或被疵、

明智光秀圍信忠於二條御所、梶原松千代十三歲、養病在市廛、聞變告其家士曰、汝等擁我而入二條、我今雖病、豈不赴君之難乎哉、其族又右衛門曰、信忠縱爲賊兵所害、然其貴績猶多、他日其開運者必矣、君今養病、他後可勵忠烈、我雖老、代君其死于敵軍、乃馳入二條、奮戰而死、

小瀬清長者、津田信成家臣也、信成者、信長族也、清長性質直而不食言、君有失、則容獻諫言、朋友有過、則懇諭以

正之、祿簿家貧、柴田勝家以厚祿招之、清長辭曰、我雖微祿、愁爲信成世臣、豈去世主、何處可往哉、長島之役、信成戰死、時清長病在陣舍、聞信成死歎曰、我平生臨軍、欲先于君死事、今不幸有病、後於君、可以恥焉、縱雖臥病、何變平生志哉、乃強起、着甲乘馬、其私從者留之曰、病身如此、暫保養待後日之戰而可也、清長曰、我雖病衰、到敵陣之間、何不堪乘馬哉、遂馳出、問衆曰、我君死於何陣、有知之者、指而敎之、清長向其陣力戰、呼曰、我是信成乳母子、小瀨清長也、遂斬首五六級、而戰死、衆皆感其忠勇、

捴野平助者、信長近士也、詣石清水、不逢其難、甚悔、乃抱

復讐之心、就齋藤利三、降光秀、欲近而刺之、事覺自殺、土方次郎兵衛、亦不逢戰自殺殉之、

柴田勝家戰于柳瀨敗走、毛受勝助見衆無戰心、告勝家曰、天運既窮、士卒喪氣、雖戰必不可克、臣犯君之諱、死於此、君其歸越前再起兵、不成則自殺於北莊城、而勿辱其名也、勝家從之而北逃、既而秀吉之兵追來、毛受勝助自稱柴田修理亮勝家、奮戰卻敵、時勝助兄茂左衛門歸來、請同死、勝助曰、我既為忠臣、兄歸養老母、為孝子、茂左衛門曰、捨汝而歸、則非義、母亦不悅、豈為孝子哉、遂留不去、勝助計勝家之去漸遠、再戰勵力、兄弟共死、

黑田長政、攻宇津宮彌三郎、及如法寺氏緒方氏城、井鎮房等、長政拔群競進、敵強長政殆危、小野江小辨、歲十七、自稱長政、死之、長政得免、

秀吉圍小田原城、北條家老松田憲秀、招其黨密語曰、関左八州諸城、或陷或降、唯小田原一城存耳、北條家滅亡在近也、吾既憑堀秀政、約內應、殿下許我授伊豆相模二州、事既決矣、明夜可納秀政、及細川忠興、池田輝政於吾陣舍、以一舉陷城、汝等其為之備、長男笠原新六郎、三男松田彈三郎、其族肥後守、其婿內藤左近、皆同焉、次男左馬助者、氏直近士也、未知密謀、憲秀召之而語曰、頃年氏政、氏直、遇我疎濶、我憤而未發、今內應秀吉、以報多年之怨、左馬助流淚曰、大人是北條累世、大祿之臣、而家富族盛、威振八州、縱雖有怨、方今抱反心、則不義之甚、為天下之笑、遺先祖之臭、小子不能從焉、憲秀怒曰、吾齡薄西山、今轉禍為福、亦是為遺榮於汝等也、然汝云爾、可謂不孝也、左馬助曰、大人唯願改過、以死奉氏直也、憲秀赧然曰、我愧汝也、言既發矣、不如自殺、而塞他口、因把其刀、左馬助止之曰、大人安心、小子亦不違命、唯聞明日事不成之日也、請延一日、則大幸也、憲秀喜而許之、左馬助、出已鎧於櫃、而以身伏櫃中、舁而入城、憲秀不知之、左馬助近氏

直前、耳語曰、君若賜老父於臣、則自密事、氏直許之而堅約、左馬助詳告憲秀反計、氏直大驚、翌日召憲秀、令北條氏輝、岡江雪、詰問之、憲秀曰、我累世飽君恩、豈臨難挾逆心哉、卿等不聞乎、我君昔與信玄、挑戰之時、流言、我通信玄、然我無貳心、則其偽自顯、今亦敵詐謀、而誣我耳、氏政在傍聞之、奮怒曰、非敵之詐謀、而汝子左馬助證之、憲秀低首而不言、氏直囚憲秀於獄、捕其黨、使他將類代憲秀守陣營、

豐臣秀吉令前田利家攻八王寺城、此城者、北條氏輝所居也、時氏輝在小田原、留守中山家範、勵士卒曰、我受氏

輝恩久矣、子弟共從在小田原、我忝留後之名、豈臨危降敵哉、必其死之、卿等若有欲為父母全命者、則可速逃去、我不恨之矣、然無一士之逃出者、於是家範與狩野一菴、出城接戰數回、而入城固守、利家諸隊競進、城將陷、利家使金子氏説家範曰、卿壯勇不堪感嘆、其忠志既盡矣、速降我、白殿下、赦汝死、家範掉首曰、我不事二君、乃又一戰而殺其妻子、而自裁、

慶長元年閏七月、地大震、土裂水涌、京師伏見大厦巨宅並民屋倒破、秀吉避出中庭、雜坐婦女之中、時加藤清正、被讒責而蟄居、然清正率卮夫二百餘人早來、謂尼孝藏

主曰、地震夥、殿下無恙否、清正雖蒙責、為思君之切、來此奉護焉、北廳及群女皆感歎之、秀吉亦吞聲、

本朝言行録卷三終

本朝言行錄卷四

弘文院學士　林恕著

善行下

父子第七

元正天皇養老四年、漆部司令史丈部路石勝、坐盗司漆斷流罪、於是石勝男、祖父麻呂年十二、安頭麻呂年九、乙麻呂七、同言、父石勝爲養已等、盗所司漆、緣其所犯、配役遠方、祖父麻呂等、爲慰父情、冒死上陳、請配兄弟三人、役爲官奴、贖父重罪、詔曰、人禀五常、仁義斯重、士有百行、

孝敬爲先、今祖父麻呂等、役身爲奴、贖父犯罪、欲存骨肉、理在矜愍、宜依所請爲官奴、即免父石勝罪、

稱德天皇時、備後國葦田郡人、網引金村、年八歳喪父、哀毀骨立、尋丁母艱、追遠益深、賜爵二級、復其田租終身、

稱德天皇時、甲斐國八代郡人小谷五百依、以孝見稱、復其田租終身、

稱德天皇時、信濃國更級郡人、建部大垣、爲人恭順、事親有孝、勅免其田租終身、

光仁天皇時、武藏國入間郡人、矢田部里麻呂、事父母至孝、生盡色養、死極哀毀、齋食十六年、終始不闕、免其戸徭、以旌孝行、

藤原衛者、内麻呂十男、二歳喪母、比及五歳、聞母氏即世之早晩、哀慕感人、

淳和天皇時、安藝國賀茂郡人、風早富麻呂、德行懿美、孝養自厚、父母歿後、口絶五味、哀慕之情、無暫忘時、勅叙三階、免戸田租、

仁明天皇時、安房國安房郡人、伴家主、立性肅默、常守孝道、父母没後、口絶滋味、建廟設像、四時供養、事死如生、未嘗懈倦、量其用心、可謂孝子、勑叙三階、終身免戸田租、旌門閭、

加賀國能美郡人、財部繼麻呂、父母存日、定省之禮無失、

其節、歿後操行不變、朝夕哀慕、隣里郷邑、莫不推服、可謂孝子、仁明天皇勅叙三階、終身免其戸租、旌表門閭、

藤原吉野、性寛大容衆、手不釋卷、教誨子弟、尤是柔和、雖視過失、未嘗白眼、至于執論、不必違法、寄住之處、好常種樹、事父母定省溫凊無虧、其忠孝爲多、父嘗聞有鮮肉遣索之、庖人靳固不分遣之、吉野歸自朝、乃聞之、責讓庖人、涕泣終身不復肉食、

仁明天皇朝、太皇后於冷然院、親王以下、飲宴酣樂、賜祿有差、須臾天皇降殿、於南階下、端笏而跪、召左大臣源常、右大臣藤原良房、勅曰、被大后命、稱吾處深宮之中、未嘗

見我帝御輦之儀、今日事、須眼下登輿使得相見者、朕再三固辭、遂未得命、於卿等意如何、大臣等奏云禮敬而已、如命而可也、天皇即登殿、至御簾前、北面而跪、于時寄鳳輦於殿階、天皇下殿御輦而出、左右見者攬涙、僉曰、天子之尊北面跪地、孝敬之道、自天子達庶人、誠哉、

橘逸勢赴配所時、有一女、悲泣歩從、官兵監送者、叱之令去、女晝止夜行、遂得相從、逸勢行到遠江國板築驛、終于逆旅、女攀號盡哀、便葬驛下、廬于喪前、守屍不去、乃落髪爲尼、自名妙冲、爲父誓念、曉夜苦至、行旅過者、爲之流涕、及詔歸葬、女尼負屍還京、時人異之、稱爲孝女、

小野篁喪父哀毀過禮、家素清貧、事母至孝、公俸所受、皆施親友、

文德天皇時、賜薩摩國孝女、肥前福依賣爵三級、終身旌表門閭、依賣天性至孝、父年八十、老病着床、無子、唯有一女、福依賣扶持左右、嘗藥二十餘年、傭力致養、曉夕辛勤、容顏憔瘦、觀者憐之、福依賣雖云野族、閑於禮儀、恭敬父母、有所諮稟、必正色作聲、未曾褻情、

山田古嗣者、益人之長子也、性廉謹、而寡言辭、一旦喪母、篤孝、嘗讀書至於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流涕不禁、卷帙爲之沾濡、又丁父憂、哀毀過禮、

藤原良仁、性至孝、奄丁母憂、哀啼哭泣、歐血絶氣、經時乃蘇、不勝悲慟、服中病卒、

清和天皇時、美作國久米郡人泰豐永、天性孝行、志存恭順、幼稚之年、致養二親、父母亡後、常守墳墓、叙位三階、免同籍課役、表門閭、令衆庶知焉、

紀夏井、配流土佐國、數年、母亡、夏井至孝、居喪過禮、建立草堂、安置骸骨、晨昏之禮、無異生時、本自崇信佛理、至是、於草堂前、每日讀大般若經五十卷、以終三年之喪、

暦博士從五位上賀茂保憲、上狀請以所帶榮爵、讓父正六位上忠行曰、先父兄而帶爵、古人耻之、今亦推榮班而

讓親、賢者思之、愚亦思之、父忠行、心尋古今、學兼倭唐、訪七畧而叩門戶、涉九流而酌淺深、嗜學之情、老而彌篤、保憲過庭日淺、纔窺推步於一隅、奉公勞成、已辱榮爵於三朝、而老父齡傾、青衫不改、柴扉之裏、愚子年少、朱衣漫曳、周行之間、曉夕溫凊、進退失步、爰蒲柳經秋而彌脆、水萩竝日而屢空、盡忠誠於天闕之年長、致孝養於私門之日短、方今聖上、已以孝治天下、臣下何忘孝、留心中、伏望天慈、曲降哀矜、以此朝請之名、令讓暮年之父、然則父登榮班、得誇五品之號、子返初服、猶勝萬戶之侯、詔許之、

藤俊生、曾歎其淪落、賦秋懐詩曰、悲倍夜蛩鳴砌夕、涙催

黄葉落庭晨、箕裘欲絶家三代、水菽難酬母七旬、一日達天聽、因授大内記、

江擧周母赤染、請道長夫人倫子、爲擧周求外任、得爲和泉守、在任病危、赤染詣住吉社、禱請以身代擧周、詠倭歌捧幣帛、未幾、擧周病愈、聞母之所禱、而大驚悲、又詣住吉禱身死而延母命、母子共無恙、時人皆以爲母有慈、子有孝、而得神之助也、

源實基、列源倫子六十賀之舞童、其父經房、在宰府病中聞之、嘆曰、父在西海既迯死、子侍北闕將奏舞、嗚呼、水雲之遥、無奈之何、及賀日、迫實基有病、辭預舞列、俄以藤良賴代之、歷日經房訃聞、時人皆悲父子同氣之相感也、

大江佐國、平生有愛花之癖、及老衰、對花作句曰、六十餘回看不足、他生定作愛花人、佐國没後、其子夢佐國化蝶咀花蘂、覺後不堪追懷、自是每春塗蜜於花房、每日群蝶飛繞栩栩、人感其孝志、

天治二年、白川法皇、勅天下禁殺生、時有一僧養老母、無魚肉則不能食、僧患之、乃謂、縦官禁遣死刑、豈坐忍見母之不能食哉、即到桂川、結袈裟爲手䋄、而入川撈魚、官使見而捕之、到院門責曰、僧而捕魚、其破戒之罪不輕、況犯殺生禁斷之令哉、僧陳曰、處刑者所期也、一命不足惜焉、

唯願蒙大慈、贈遣所捕之魚於老母、而聞其快食一味、而死、則何惠如之、官[illegible][illegible]而奏之、法皇甚感其孝志、赦其束縛、給保養之料、遣之、

治承四年、天野遠景、虜伊東祐親、獻賴朝、三浦義澄爲之塔、故請罪狀未定之間、暫囚之于其家、賴朝許之、祐親曾將殺賴朝、其庶子祐兼告之、得免、及此賴朝召祐兼、欲賞其舊恩、祐兼謝曰、父既怨敵爲囚、其子何蒙賞乎、令得赦死、則往屬平氏耳、賴朝感曰、宜任汝意也、時人義祐兼之言、以爲美談、其後賴朝赦祐親、祐親耻而自殺、賴朝憐之、召祐兼、又欲加功賞、祐兼辭曰、父既没矣、某何故願榮乎、固請遂受誅、賴朝惜之、時人感其孝志、

一谷城陷時、平知盛爲兒玉黨被追、知章年十六、見其父危、馳馬隔之、引兒玉之鎧、斬之、兒玉之侍童、刺殺知章、賴賢即進振刄、立斃其童、抱知章之首自殺、知盛乘其間得免、

加藤景廉、從源範賴、擊平家在西海、罹病殆危、致書於其父景員曰、小子常思、不離君公之左右、然以此後爲勝敗之機、故乘病身於一葉之舟、渺乎萬里之浪、然不幸垂死、唯恨不能再陪麾下、永違慈顔、小子志在戰死、縦其病死、唯没軍則於臣爲幸、景員獻其書於賴朝而泣、賴朝憐之、

許景廣東歸、且贈良馬、
曾我十郎祐成五郎時宗、屢窺其父仇工藤祐經、如影之
從形、人無知其志者、唯畠山重忠、和田義盛竊知之、常憐
之、祐成時宗、或變形為奴僕、為人被辱者數矣、忍不與之
相爭、唯以報仇為志、頼朝獵那須野、祐成時宗、披舊簑笠、
佯為役夫窺之、然不得其便、及富士野之獵、時宗謂祐成
曰、我輩屢窺而未遂志者、以窺其間也、如此則平生之志
遂空矣、唯不擇其處、可報之、縱然彼侍幕下何憚焉、若不
得殺彼而身死、則為靈塊擊之耳、祐成諾、於是兄弟相盟
決其志、時宗猶惜母別、且以遺其怒為遺念、而到其母家、

與祐成共歩後園、見未開卯花之落、時宗嘆曰、凡死生如
花開落、今我輩先老母而赴死地、似此花開者殘而未開
者先落、祐成曰、然物理如此、嗚呼九畹有萱蓋使我憂忘
乎、而行入叢中、有牡丹之爛熳、垂涙曰、此花之盛纔二十
日、花之命亦有限矣、時宗垂泣、祐成曰、我以此謀語母則
悲、不語則恨、如何、時宗曰、母聞子之赴死、孰不止之乎、今
既決志、而為母被止、則無由耳、唯託言以從幕下之獵、告
別獻酬、且賜其衣、以至死服之、獻我衣以為沒後之信、(俗謂信曰遺物)祐成曰善、然則汝之遺怒亦有許乎、時宗喜、祐成先
入母室、謂曰、鎌倉公有富士之獵、小子欲從之、請借一衣、
母曰、我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汝於幕下無一恩無
一忠、何可賞汝從乎、汝曾祖獵輿野而遇病、汝父亦沒于
野獵、家世有田獵之災、汝莫從其獵、我為汝諱之、然我非
惜衣、而畀之衣、祐成拜而退、脫已衣、置紙障傍、時宗猶畏
母之不許、然以為遺念、強入室、隔紙障告曰、時宗亦非子
乎、與阿兄共從獵、請賜一衣、母詰曰、時宗者我不知之、想
里中少年、侮我家之貧、欲朝妾乎、時宗對曰、我是昔日之
筥王也、母大怒曰、豎子、誰許汝元服乎、時宗伏地而泣、祐
成聞之、來請母曰、我兄弟幼喪父、獨有母、然彼違其命、今
不許、則彼遂為丐人、固可憐之、而母猶不許、祐成佯怒曰、

不孝之子、何為我弟乎、而欲斬之、母大驚戒之、遂許時宗
相見、時宗大悦、入拜、不能言而唯涕泣、母曰、我年老身貧、
誰顧我乎、汝以我一諾重於千金、嗚呼我何惡汝乎、一喜
一怒、皆欲為汝而善耳、我絶汝既三年、然汝不在祐成之
舍、則心不安、我無不窺之、於是把酒相獻酬、而畀衣於時
宗、時宗亦脫已衣代之、祐成時宗共辭去、母祝曰、汝等從
御獵有功、再興家業、祐成時宗出門、猶惜別躊躇、於是祐
成到大磯、告別於其妾虎女、時宗登箱根、逢別當行實、謝
舊過而待祐成、及祐成來、相伴騎瘦馬、馳到富士野、構小
舍、及頼朝之獵、二人雜列騎之中、會祐經逐三鹿、祐成馳

馬、欲射祐經、時宗按劔從之、祐成馬蹪而倒、時宗扶之、祐經既逐鹿而去、時宗嘆曰、嗚呼、我兄弟之不幸也、既逢仇而又失之、相共歸舍、及晚、祐成憚人之疑、留時宗于舍、陰候祐經宿舍、時祐經與吉備津宮王藤內、招横瀨河妓龜鶴手越妓少將、飲宴、犬房童祐經子見祐成、告之祐經、祐經命犬房延之坐、謂祐成曰、聞卿兄弟以我為仇、卿曾幼不知其故而誤聞矣、我伊藤氏之嫡也、然卿祖祐親奪之、而一邑不與我、我以為恨、然以長者故不敵之、後卿父獵與野中矢、祐親不悟、俣野景久依相撲之恨害之、而疑我為之也、而殺我從者數人、我欲訴之未果、會鎌倉公之起、我族皆蒙罪、我獨得赦、故衆皆不知其所由、遂歸咎于我、卿等莫詢人言、祐成敬屈無荅、祐經侮祐成、言語大傲、祐成欲刺之、然慮時宗有遺念、忍而止、佯謝欲退、祐經曰、我多誇言、卿勿嗔之、而勸危於祐成、相酬酢、二妓唱歌、祐成起舞周旋繞席之間、屬眼房廡、窺其左右、曲終、祐經乘興盡歡、祐成辭去、王藤內問祐經曰、卿實殺彼父乎、然則何誇言如此、祐經曰、我往年使從者殺彼父、聞兄弟者候我、彼之貧乏、何以遂事乎、與螳斧向隆車、蛛網待翔鳳何異矣、我豈苦之乎、祐成猶在牆外聞之、懲怒而歸、語時宗、於是祐成時宗作遺母之書、述自幼為報仇之謀、使其從者鬼

王道三郎歸曾我邑、二從者請從、然不許、而強遣之、時建久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癸巳、夜既參半、天暗雨灑、祐成時宗密入祐經舍、祐經王藤內、醉與二妓臥、祐成與時宗挾祐經之牀、呼之曰、卿為人仇、何熟眠乎、祐經驚矯首、祐成即斬之、時宗亦斷其兩股、時宗以往歲祐經所授之佩刀刺其胸曰、曾所授者、今還之、兄弟舉炬相顧、踴躍大悅、王藤內驚起而走、呼、乃追斬之、二妓大叫曰、盜殺祐經、群士皆勞田獵而臥、猶無知者、三浦畠山之舍、雖聞之、義盛重忠、知兄弟者所為、而不拒之、祐成時宗高呼曰、伊藤兄弟者、既報父之仇、乃欲雪祖父之耻、而到賴朝館前、宿直者驚譟拒之、祐成時宗揮刀縱擊、平子野右馬允、愛甲季隆、吉香小次郎、加藤光員、海野幸氏、岡邊彌三郎、原三郎、堀藤太等蒙疵、臼杵八郎、宇多五郎等隕命、祐成遂為新田忠常被殺、時年二十二、時宗走進入館、賴朝欲自出拒之、大友能直諫止之、既而五郎丸窺時宗、縛之、賴朝使狩野宗茂新開忠氏推問時宗于前庭、時宗怒曰、我家族雖沈淪、臨終之言、何使汝等傳之乎、賴朝奇之、自問焉、時宗對曰、祐成九歲、臣七歲、以降、報仇之志、造次顛沛不忘之、今既平生之願足矣、入館中者、以祖父祐親被誅戮、非無其恨、唯於公之面前、欲自殺也、聞者懼之、新田忠常捧祐成

首、使時宗見之、時宗嗚咽太悲、犬房童侍頼朝之側、垂涙起坐、揚扇撃時宗之頬、時宗莞爾曰、我兄弟不幸、而窺仇十數年而遂之、汝今未半日、而打其仇、嗚呼幸哉、是亦大君之恩也、非汝力之所及也、頼朝感時宗之孝而勇猛、將宥之、犬房泣訴之、時宗遂被誅、年二十、時人惜之、

源頼家遊比企能員之宅、觀花飲宴、有舞女微妙者、侍飲歌舞、頼家歡甚、能員曰、此女有訴、來自京師、閣下試問之、頼家問微妙、微妙垂涙不言、頼家頻促之、微妙曰、建久之歳、妾父右兵衛尉爲成、依讒下獄、遂流奥州、母不耐愁、遂没、妾時九歳爲孤、無兄弟親昵、沈愁多年、日哀慕之、爲知

彼存亡、欲來許之、然以東関無舊識、就人學歌舞、故得執謁也、聞者感其孝志、頼家即遣使奥州問之、既而微妙聞其父没、慟哭不堪悲、落飾爲尼、

和田合戰時、武田信光、欲與義秀戰、信光子信忠、隔之、義秀感代父之志、不戰而過、

伊賀判官光季爲北條義時守京師、官軍將攻之、光季諭其子壽王曰、我今爲官兵所逼、以鎌倉之命重、欲暴骸都下、汝猶幼、早逃鎌倉、到千葉外親之家、及長仕君、盡累世之忠、則於我無遺恨矣、壽王時歳十四、攝衣對曰、小子生士人之家、已十餘載、而捨父逃去、則爲人嘲矣、何面目向鎌倉乎、不如唯與大人同死耳、我出鎌倉、與母約歸期、不料至此永訣矣、言未了、涙數行而下、光季見之啼泣、且感其志、遂使之元服、名曰光綱、既而與父共戰死、

承久之亂、大監物源光行、勤王師而書院宣之副文、清久行盛、捕之、欲誅于金洗澤、其子親行在鎌倉、叩首請宥其罪於義時、義時感其孝志、減死一等、附小山朝長、禁錮之、時人謂、彼父豐前守光遠、爲平氏家臣、嘗欲誅光行、因請救父命、今爲子被救、可謂天之報應也

文永八年、大旱、諸國饑饉、尾張美濃特甚、美濃國有一男子、家貧養母、日夜盡孝、及此饑饉無食、欲賣身供母、而請

母、母悲曰、我以汝一人爲子、汝有孝志、縱我至死、不能離汝矣、而不許、其子以日臨飢、強請其母、賣身而供金於母去、到東関、途中號哭、不憚人聞、同途之人、怪問之、答曰、我貧養母、臨飢賣身、東関千里、不知歸期、我悲不再見母也、觀者憐之、感其孝志、

中原章房、於清水寺、爲盗被殺、其子章兼章信、欲復其讐、萬方搜索、未得其實、踰月或告曰、東山雲居寺南門巽岸、有一舍、瀬尾兵衛太郎、瀬尾卿房者、居焉、惡黨之魁也、殺章房者、彼等也、章兼有病而臥、章信催族類奴僕數十人、馳徃圍彼家、寂而無聲、破户而入、更無一人在焉、章信欲

歸、而猶怪焉、一奴仰見天井之間、有衣之裔、乃以長刀突破天井、時一男拔刀躍下、章信大悅、從者競集亂擊、彼多力、奮戰而死、奴彦武得其首、章信屠其屋舍、而抃躍歸家、洛人皆感焉、

中納言藤資朝、害於佐渡國、資朝子阿新、歲十三、資朝被捕之後、潛居仁和寺邊、至此風聞資朝可被害、曰、童兒命何惜焉、不若與父共其死也、告別於其母、母屢止之、曰、佐渡者、杳遠之島、而人行稀矣、汝之稚也、何得行乎、且汝棄我而行、則吾何得須臾保身乎、阿新曰、我若不得再拜父顏、則沒身於深淵耳、母不得已而許、使之赴佐渡、副以一

奚、歷日到佐渡、阿新自到本間之宅、躊躇于門外、有一桒門、怪而問之、阿新答曰、我是日野中納言資朝子也、聞其死在近、欲一相見、而自洛到此、桒門語本間、本間聞而憐之、迎接而入、待之頗渥、阿新喜、請見資朝、本間憚高時後聞、而不許、資朝亦憐阿新來、欲見之、本間又不許、逾日本間使其族三郎殺資朝、資朝臨死、神色不變、作頌曰、五蘊假成形、四大今歸空、持首當白刃、截斷一陣風、一僧火葬之、授其骨於阿新、阿新悲泣、使一奚齎骨赴洛示母、而納高野山、阿新稱病、數日留滯、謂父為囚予猶稚、縱雖許相見、豈有他變乎、本間太無情也、我雖稚弱、不可不復讐、然不形於色、故守者不悟、阿新每夜深、潛出以伺其便、一夕暴風淋雨、阿新潛到本間臥內、本間不在、又到一處、本間三郎臥焉、阿新謂是亦一時之仇、殺之而足、乃欲往刺之、而燈燭熒熒、忽會飛蟲亂飛滅火、阿新大喜、到其枕上、直執佩刀、刺其胷、又貫其元、三郎死焉、阿新逃於竹叢裏、既而數十人追來、阿新進退惟谷、而欲自害、又飜思曰、既報父仇、則寧與徒死、不若全命事君、若違君之素意、則恐孝義備乎、乃横竹越塹、藏身于麻麥之間、逢一修驗者、負阿新於肩背、乘船而逃、時風急、追者不及、幸到越後之府、遂得歸洛、

恐違下脫先字

元弘之亂、關東大軍圍赤坂城、武州士、本間資貞、與人見恩阿、拔群先登、至城下戰死、資貞子資忠、留在陣舍、不知父死、一僧持資貞首告資忠、資忠見父首、即着甲冑、將出、其僧曰、資貞若欲施其名於天下、而先登、則何不携子乎、然彼志則不然、既奉其命於高時、使子孫受其恩賞、是彼之志也、而今子亦死、則其家跡恩賞、誰受之乎、資忠拭淚脫甲、其僧大悅、裹資貞首于衣帛、往野邊而葬之、資忠悅無人之留已、乃赴赤坂、謂城兵曰、此是本間九郎資貞子源內兵衛資忠者也、父既死矣、黃泉之路、獨遊無聊、吾欲往從焉、願開城戶、城兵感而許之、資忠馳馬入城、奮戰遂

死、年僅十八、

關東大軍、圍護良皇子、於吉野城、城將陷、村上義光、馳來告護良曰、城面第一戶、敵兵輒破之、故於第二戶防戰、良久、依聞酒讌聲影而來、此敵既競登、官軍疲罷、今於此城立功難矣、君其逃之、吾賜君甲冑、犯君之諱死之、護良曰、我與汝、欲共死生、汝死則我何獨生乎、義光曰、君之言過矣、紀信誑楚、漢高許之、今君之胷量、如此之狹、而欲成天下之大事、奈何、即進解鎧帶、護良泣曰、吾若不死、則可弔汝、乃自勝手明神之前、南逃、義光子兵衛藏人義隆、年十八、欲共死、義光諭曰、汝可往從皇子、義隆不得已而往、義

光登高櫓遙望之、護良行之既遠、於是義光露其身、向敵揚大聲曰、皇子護良、為逆臣被滅、而欲報恨于泉下、故今自裁、汝輩、武運頓盡自刎、則以是為規、即脫甲投之於櫓下、遂貫刄而死之、東兵聞義光稱護良、皆謂護良實自害、乃解圍唱凱歌、護良逃到天河、岩菊兵追及之、事甚急、義隆殿、獨與敵兵五百餘騎相戰半時、奮擊遂死之、護良幸免、入高野山、此役也、微村上父子、則護良殆危、

楠正成、欲赴兵庫、招其幼兒正行、於櫻井宿遺言云、我聞、獅子生子三日、投之萬仞石壁、其子備奮迅之機、則中間飜身不死、汝歲十一、果為我子、則留我遺訓於耳根、我今所以召汝於此、為有必死之志也、頃間官軍氣勢蹉跌、非可克敵、君王不悟我籌策、棄忠臣於必敗之地、我既知國家為賊被奪、則必戰死、以旌無貳之志、我死、則尊氏有天下、而或發兵欲屠我家乎、然則率殘兵、守金剛山城、可盡力拒之、或縱購重祿招之、必其勿降而忍恥、可死而守義、我為汝留若干勇士、則見時察機、運討賊之籌、令君王行一統之政、則我開眉於泉下、汝不違我遺訓、則君王之忠臣、而我家之孝子也、重諭曰、愛憐幼弟、如左右手、眷遇部屬、成水魚情、汝未長之間、宜以和田、恩地、矢尾、准視我、每事咨詢、事老母盡孝、然勿以軍事預議之、及志學之年、則

可窺文字、辨道義也、且自記治國之要十五條、授之正行曰、大人自决必死、童子豈獨歸哉、願執鞭、騈首於馬前、正成罵曰、我留汝遺言者、非必愛汝、唯是為國為君也、汝何愚哉、正行垂淚曰、大人言無餘蘊、童子亦悟、唯命之從、正成大悅、乃傳累代名刀、

貞和三年、楠正行、欲起義兵、與家士等議云、我多病、則不能待二十年、是年我二十三歲、遇先考十三回忌、而冥福既修畢、則我可死之時至矣、不如早入尊氏堅陣、隕命以顯忠孝也、弟正之進曰、兄之言盡矣、誰擬議哉、和田源秀曰、唯速發兵而可也、既起事、則便宜行賞罰、可也、南朝公

卿、不足議焉、正行曰、然則吾亦一尊氏也、先試出兵於攝
州、而粲聞之、於是、諭軍士曰、九捨身報恩、人倫之法也、見
危致命、忠臣之節也、故先主判官正成、輕死於戰場、遺言
於子孫扶亾朝、護嗣王、方今、孝子正行、守爲臣之道、揚勇
爲之旗、身輕鴻毛、義等金石、況爲家僕者何不感志勵功
哉、榮衰存亡、宜與正行相共也、若其違此誓則神明其罰
之、所不敢辭也、連判者百四十三人、其陪臣下品者、八百
九十二人、又別書誓詞、加判、誓約既成、正行先率五百餘
騎、經畧攝州、餘兵皆留河內、既而正行與赤松氏戰、而得
利、赤松嘆曰、嗚呼、正成有此子也、

文和四年、洛中戰、下野國士、那須五郎、應尊氏命在京、方
發軍、遣人於古鄉、告別於其母曰、此行、戰死而遺憂於尊
體、亦不可知焉、我命不足惜、唯哀之耳、母答書曰、夫、爲武
夫者、雖惜別於父母妻子、而重名不重命、古今如此、汝身
體髮膚、不敢毀傷者、愼孝之始也、此役盡命顯功、而揚名
後世、全孝之終也、必勿以我爲念、乃以淺紅緄贈之曰、是
曩祖宗高、八島之役所懸之物也、那須得母之訓、而勢氣
愈鋭、至是、承尊氏之命、即赴敵、與其弟二人並一族家僕
等三十六騎、力戰皆死、

菊池武光、每出軍、必謁老父宗愚、告別而歸、則不入已營、
先徃見之、

山名熈氏者、氏清養子也、氏清軍敗將死、使與其子時清
等共逃、熈氏不肯之、曰、大人有事、而小子等、無一人殉死、
則人不知其從高諭、而反謂怯懦逃去、是武夫之瑕瑾、而
甚可耻者也、且小子喪父之後、撫育之恩無涯、今以有涯
之生、報無涯之恩、是我素願也、氏清嘗許之、熈氏遣使於
鄉、告母以故、而不離氏清馬側而戰死、

毛利元就、率三千餘騎、擊尼子陣、元就次男元春、號吉川歳
十二、請從軍、元就以其幼故、命井上氏曰、抱兒而歸、井上
携元春欲入城、元春怒、而拔刀欲斬井上、元就奇之、許從

軍中、置於其側、

追加

織田信長聞洛人宗運有孝行、賜米百斛、且除課役、

桓武天皇延暦四年十二月辛未、近江國人、從七位下、勝
首益麻呂起去二月迄十月、所進役夫、總三萬六千餘人
以私粮給之、以勞之、詔授外從五從位下、乃譲其父眞公、
有勅許之、

夫婦第八

仁德天皇、賜宮人桑田玖賀媛於播磨國造速待、明日之
夕、速待詣于玖賀媛之家、而玖賀媛不和、乃強近帷內、時
玖賀媛曰、妾之寡婦以終年、何能爲君之妻乎、於是、天皇

聞之、欲遂逮待之志、以玖賀媛副速待、送遣於桑田、則玖
賀媛發病、死于道中、
舒明天皇九年、蝦夷叛、詔以大仁上毛野君形名、為將軍
討之、敗績、形名走入壘、賊圍之、形名欲逃出、其妻曰、汝祖
渡蒼海、跨萬里、以威武傳於後葉、今屈先祖之名、而招後
世之嘲哉、乃勸酒於形名、而親佩夫之劍、張十弓、令十婢
鳴弦、既而夫亦進戰、蝦夷以為兵多而退、於是形名聚散
卒、討賊悉虜之、
稱德天皇時、對馬島上縣郡人、高橋波自米女、夫亡之後、
誓不改志、其父尋亦死、結廬墓前、毎日齊食、孝義之至、有

感行路、表其門閭、復租終身、
稱德天皇時、石見國美濃郡人、額田部蘇提賣、寡居年久
節義著聞、兼復積而能散、所濟者衆、復其田租終身、
稱德天皇時、信濃國伊那郡人、他田千世賣、少有才色、家
世豐贍、年二十有五、喪夫、守志寡居五十餘年、褒其守節、
賜爵五級、
光仁天皇時、壹岐島壹岐郡人、直玉王賣、年十五、夫亡、自
誓、遂不改嫁者、三十餘年、供承夫墓、一如平生、賜爵二級、
並免田租、以終身、
土佐國香美郡人、物部文全數女者、物部鏡家主之妻也、
夫亡之後、哭不絶聲、哀感行路、嵯峨天皇、勅授少初位上、
免戶田租、以終身、標其門閭、以旌節行也、
淳和天皇時、豐前國人、難波部首刀自賣、年十有八歲、適
下毛郡擬大領、蕨野勝宮守、經二十箇年、夫宮守死去、刀
自賣獨守空室、十歲于玆矣、遠近庶士、求之不少、而有諒
同穴、無心再醮、愛亡夫之遺衣、置獨守之牀上、朝夕每見、
追慕不息、亦得甘珍、必薦亡靈、隣里無不稱歎、仍表門閭、
以旌貞操也、
淳和天皇時、筑前國人、難波部安良賣、父母共歿、常拜塚
塋、朝夕盡哀、及年十有六、嫁宗像郡大領外正七位上宗

形秋足、秋足死、于今十五年、遠近聘之、誓死終志、時人皆
曰、孝節可嘉、勅免戶田租、
甲斐國人、節婦上村主萬女、年十五、嫁小長谷淨足、生三
男一女、大同三年、淨足死去、自爾以後、禮敬虛靈、猶事如
在、村里稱之、淳和天皇時、勅叙位二級、終身免田租、
淳和天皇時、伊豫國人、風早益吉女、叙位二階、終身免其
戶田租、益吉女、夫死後、哭慕不止、落飾歸真、節操難奪、故
叙之位階、用旌貞潔、
武藏國多摩郡人、刑部真刀自咩、為同鄉刑部廣主妻、生
四男三女、經二十一年、其夫死、真刀自咩居喪有禮、事死

如生、墳側結廬、終始不變、見其操行、可謂節婦、仁明天皇勅授位二階、兼終身免田租、

文德天皇時、賜下野國節婦秦部總成女爵二級、復終其身、旌表其門閭、總成女者、秦部正月滿之妻也、性至謹厚、正月滿亡後、撫養遺孤、不復再醮、持節彌固、常修功德、追資其夫兼願及一切衆生、國內稱之、

清和天皇時、近江國言、伊香郡人石作部廣繼女、生年十五、始以出嫁、三十七失其夫、常守墳墓、哭不斷聲、專期同穴、無心再嫁、量其意操、可謂節婦、勅宜敍二階、免戸內租、即表門閭、

阿波國名方郡人忌部眞貞子、伉儷亡後、經三十餘歲、身臥家側、心存念佛、遂不再醮、將終一生、詔敍位二階、免戸內租、即表門閭、以旌節婦之貞、

丹波國何鹿郡人漢部福刀自、伉儷亡後、歷二十餘年、獨居虛室、守節、是貞節婦、特加優弉、敍位二階、免戸內租、以表門閭、

光孝天皇時、節婦加賀國加賀郡大野鄕人道今古授位二階、免戸內田租、表其門閭、以旌貞節也、今古生年十三、適故前加賀權掾大神高名、經二十四年、高名身死、今古廬于墳側、歷年不去、哭泣之聲、日夜不斷、今古母蒨集清河子、年二十一、始適於人、其夫死後、不更再醮、全守一節、齡七十六、終於室內、母子繼踵、貞潔無虧焉、

丹波國何鹿郡人漢部妹自賣、生年十四、適秦貞雄、生二男一女、貞雄死後、歷三十二年、常着素服、獨居虛室、無復再醮之情、均養男女、譬猶尸鳩、國司申請、以爲節婦、表其門閭、

藤道長女尚侍從二位姸子、入東宮、三條帝爲太子時 先是、既議定期、女御娍子嘆曰、新人入侍、爲東宮幸甚、如妾則唯可育玉嬰而已、東宮素愛娍子、及姸子入宮、美色絕倫、鬒髮殊長、有專夜之寵、娍子不敢妬之、東宮既超壯年、姸子甚

少、見者謂似皇女、姸子視娍子、猶母、娍子亦視姸子、猶子、爲之調衣裝、製薰香、以供給之、是以宮中和樂、

衣川柵破時、安倍則任妻獨懷嬰兒謂則任曰、良人可沒、妾何獨生哉、不如先而死、乃懷兒投深淵、人皆憐焉、

源渡妻容麗、遠藤盛遠盼之而無道、刼其婦之母、爲媒徑母呼而告之、婦以爲不聽則殺母、不孝也、聽則棄夫、不義也、噫、不孝不義、則吾生而不若死、欲以身當之、乃佯諾曰、請失我夫、而後可以從也、妾計之、及夕、在閨新沐而臥者、即是矣、妾開戸而待之、盛遠悅、相約去、婦還設酒、與夫獻酬、使臥於奧、婦自沐臥閨、夜闌、盛遠竊入閨、果斷頭持去、

黎明視之、則婦之首也、盛遠甚哀、就渡自首請死、渡曰、殺汝、而死者不再生、則無益也、盛遠變形即爲僧、改名文覺其後在高雄、遥望埋婦之處、名曰鳥羽戀塚、

文治二年夏、源頼朝與平夫人政子、詣鶴岡、時義經妾静女、被収在鎌倉、夫人聞静女舞曲之藝、爲天下妙手、請見之、頼朝屢召之、静女固辭、以沈憂而不從、夫人頻勸之、静女不得已舞於宮前、工藤祐經撃鼓、畠山重忠打銅拍子、静女唱曲、曰、芳野山深、飛雪片片、良人不歸、憂心戀戀、彼繰賤婦、緒環可轉、吁今匪昔、如何可變、其歌舞三疊、人皆以爲壯觀、頼朝怒曰、彼今歌舞於靈宮之庭、可祝關東之

萬歳、不憚吾所聞、而何以慕逆徒義經爲曲乎、夫人爲説頼朝曰、閣下曾爲流人、在豆州、妾不從父心、迷險路、凌夜兩、從君於山中、後石橋之厄、妾獨留伊豆山、不知君之存亡、日夜銷魂、想其静女之愁、亦然矣、彼若忘豫州多年之恩、不慕之、則非貞女之操也、今託形外之風情、吐動中之露膽、閣下宜賞之、何怒之乎、頼朝憤解矣、而纒頭静女、賞之、静女在鎌倉之間、工藤祐經、梶原景茂、千葉常秀等數人、携樽酒、訪静女之寓居、飲宴、聞其歌曲、酒闌、景茂醉挑静女、静女垂涙怒曰、我豫州之妾也、汝等何無禮乎、景茂耻退、

新田忠常病、將死、頼朝自往問之、其妻悲忠常病急、詣三島社、捧願書、祈以身代之、忠常病愈、其妻賽三島、歸路過江島、渡舟覆而死、時人謂、以祈代忠常之命、故然矣、皆感其貞操、

曾我祐成死、其妾虎御前登箱根山、爲佛事、自書諷誦文以祐成所贈之馬、爲施物、虎御前薙髪爲尼、到信濃善光寺、時年十九、遂隱大磯之邊、不見二夫、人皆感貞操、

頼朝長女、爲志水冠者義高之妻、義高死後、追悲其夫、不堪斷金之志、殆沈化石之思、連年臥疾、既而太篤、頼朝使諸醫療之病、漸得愈、頼朝欲妻藤高能、而使平夫人時喩

之、寡婦泣辭曰、今雖似違父母之命、何變妾志乎、若有再命、則沉身深淵耳、頼朝聞之大驚、深謝慰之、

山名氏清死後、其子時清、滿氏在丹波、欲據畑城、國民畔、志内、山内、大芊村雲等、以有舊怨于氏清、欲來攻之、時清滿氏潛出城、逃至攝津有馬、氏清妻聞氏清死、不堪哀慕、將自害、侍女與留守士謀、而扶之乗輿而逃出、到日根野忽聞輿中有聲、開戸見之、則把懐中刄自裁、未絶、衆擁之匿紀州根來寺、療養之、然不飲湯藥、待其絶息、時清、滿氏間行過此邊、而潛入根來寺、依侍女請相見、侍女喜而告之、母開眼擡頭曰、彼踰弱冠、赴戰場、而見其父戰死、而身

不能死、貪生逃去、可大耻焉、養息㷔氏共死、而況彼兄弟者乎、今聞妾欲死而來、天下豈有毋重於父之理乎、如此輩、妾不得子之、遂不相見、因絶藥粒而没、

兄弟第九

應神天皇崩、太子菟道稚郎子、讓位於兄大鷦鷯尊、謂先帝立我爲太子、豈有能才乎、唯愛之者也、奉宗廟社稷重事也、僕不足以稱焉、夫昆上而季下、聖君而愚臣、古今之典也、願勿疑云云、大鷦鷯尊對言、先皇豫選明德爲儲貳、我豈棄先帝之命哉、固辭不受、各相讓不即位、太子興宮室於菟道居焉、猶讓於大鷦鷯不即位、海人獻鮮魚之苞

苴於菟道、返之、令進於難波、大鷦鷯亦返令獻菟道、其往還鮮魚再餒、太子曰、我知不可奪兄志、豈久生而煩天下乎、乃自死焉、大鷦鷯聞其薨以驚、從難波馳到菟道慟哭、太子蘇生相語、明年正月、大鷦鷯尊即天皇位、仁德天皇是也、

清寧天皇五年、天皇崩、皇太子億計王、讓位於其弟弘計王、不肯、百寮大會、億計王取天皇之璽、置之於弘計王之坐、再拜就臣位、弘計王固辭、億計王固讓焉、弘計王乃聽、而未即位、世稱其能以實讓焉、明年正月、弘計王即天皇位、弘計王者、顯宗天皇也、億計王者、仁賢天皇也、

稱德天皇時、信濃國水内郡人、刑部智麻呂、友于情篤、苦樂共之、勅免其田租終身、

嵯峨天皇讓於皇太弟、詔曰、太弟與朕、春秋亦同、朕雖乏知人之鑒、與太弟周旋年久、太弟之賢明仁孝、朕之所察、仍欲傳位於太弟、已經數年、今果宿心、宜知之、太弟避坐跪言、臣以闇劣流派天潢、昔屬世危險、自謂不免於禍、會逢聖明、更同再生、幸莫大焉、又何所望、而陛下殊𢇛忝茲儲宮、然身有大馬之病、不堪承祧之狀、屢語右大臣、戰戰兢兢、得到于今、而今復以大賚、俯授愚蒙、心魂迷惑、不敢承勅、帝不許、仍答曰、今日以前、朕遇太弟如子、今日以後

遇朕亦如子耳、太弟奉表、帝不聽、太弟即位、即是淳和天皇也、

中納言藤公信逝、其兄齊信恤其孤、且行追福、嘆曰、常曰我雖無子、以後事託彼、則足矣、豈圖彼先我後、而我爲彼勞後事、

奏下疑脱請

源義家與清原武衡家衡戰在奥州、其弟義光時爲左兵衛尉、宿直禁門、聞奥州亂、奏請辭官職而東、不許、乃解弦囊殿上、潛馳赴奥州、歷日到奥州、義家相見喜曰、不意之會、恰如先考之再生、我幸得良副、則得武衡家衡首、不可疑焉、

木曾義仲軍敗時、莊四郎高家屬樋口兼光、高家兄曰莊三郎忠家、在義經之麾下、遣使高家、勸其來降再三、不答、高家遂報曰、其既仕義仲無貳心、今臨其敗亡、豈忍乞降哉、若從阿兄之言、而失志士之義、則所以殞家聲也、亦非辱阿兄乎、其唯先登死戰耳、忠家壯之、而以爲彼不違其言、與使他人害之、不如我自當之、及戰高家爲兼光前騎、果如其言、忠家進馬、與高家戰相抱墮馬、遂與從騎共捕之而歸、請義經、義經感其志操赦之、

鈴木重春、龜井重清、共熊野士也、重春爲兄、重清爲弟、兄弟共從義經於西海、有戰功、及平族之滅、重春歸熊野、重清陪隨義經、嘗艱難、赴奧州、今春重春思義經舊恩、且爲問重清安否、密出熊野、間行到奧州、先逢重清、重清曰、泰衡有貳心、我君之命在且暮、我可死節、兄者遠境之人也、可早去也、重春曰、我頃歲雖索居、何忘舊恩哉、且其棄汝、豈苟生而包恥哉、義經聞之、勞其志、感其義、而勸其歸去、重春不肯、固請而留、厥明難起、而兄弟共戰死之、

承久合戰時、武藏國人、增尾種直、携弟春榮童、入洛屬官軍、宇治之戰、春榮爲高橋家次被擒、種直被疵、不能救之、既而官軍敗、泰時令家次護群囚東行、春榮在其中、種直不堪哀憐、追及伊豆國、請家次曰、我是春榮兄也、願許一相見、則同死焉、家次曰、令囚逢人者一禁也、然同胞者不准他、其遠來之志、不可拒焉、且我子戰死宇治、春榮容貌與我子惟肖、故我太憐之、萬一得赦、則我養之爲子、猶視亡兒、我意如此、故許令汝相見、種直悅、家次入告春榮、春榮曰、我兄戰陣被重瘡、想其必死、今欲見我者、他人之僞言也乎、家次出罵種直曰、汝何僞之甚、可速去、種直泣曰、豈非眞同胞者、可遠來同就死地哉、眞與僞則相見而自顯、家次曰善、於是家次呼春榮、春榮辭焉、家次引之強相見焉、春榮指種直曰、彼我家僕也、種直曰、我傷而不能救汝於難、故以我爲怯、而耻爲昆弟乎、我爲雪其耻、遠來欲

同受誅、汝何不顧言哉、春榮曰、汝不忘舊恩、來于此、其志可以喜焉、然我死在近、可依汝遺言老母、汝早歸傳之、種直曰、汝猶以我爲僕乎、然則我先自殺、以明我不僞嚮者、依見囚之法、脫刀以附衛卒、乃請家次求刀、其心中之切、形於色、春榮見之遽改容、敬屈謝曰、我悲兄之坐誅、而爲救其死、強忍吐無禮之言、今何隱之、唯願大兄宥恕前言、未畢、兄弟相泣、家次及衛卒嗚咽垂淚少焉、家次謂種直曰、鎌倉驛使至、不可令群囚越菅根足柄、然則春榮之死在今日、卿其歸鄉、種直曰、彼猶幼、願以我代之、則爲大幸、家次曰、悲哉言也、然春榮之名、既載囚簿、達鎌倉、無如之

何、種直曰、我長不能救幼弟之為囚虜、今又見其死、而何面目而獨歸鄉哉、實不能以我代彼、則幸許同誅於此、家次曰、此是可任意、種直乃呼其從者、與春榮共傳遺言於老母、而死期既迫、驛使馳來曰、依鶴岡別當懇請、赦輕罪囚七人、春榮其一也、家次大喜、種直春榮幸免、家次守前言養春榮為子、携種直共入鎌倉、謝之、

北條義時卒後、泰時分義時采地、與庶弟所其自領、十之一二少、於庶弟、政子聞感之、諭泰時曰、善哉、卿之清廉也、然為家嫡者其所領太少、恐其用不便、如何、泰時曰、泰時為國之執政、何利其用乎、諸弟固可憐之、政子垂淚嘆賞其志、

盗襲越後守北條朝時、名越第、時泰時在幕府議事、聞之即馳馬到朝時第、時房等群士亦從焉、朝時之他、不知冦盗之入、其留守者拒之、捕凶徒者多、泰時使從士先至聞其平安、半途而歸、平盛綱諫泰時曰、閣下身負重任、縱雖國冦、先馳使監之、而可使臣等拒之、況於穿窬之徒乎、何輕馳駕自視之哉、臣恐世人有倉卒之譏也、泰時曰、汝言然矣、他聞同胞之家有冦、束手徒見、誰不譏之、然則在重任何益矣、朝時遭冦也、自他人見之、則為細事、我同胞而所思、不異建暦承久之戹難、盛綱低首無對、三浦義村在側、聞之垂淚、感其友愛之情、

楠正行、欲赴八幡、與高師直戰、臨發嘆云、故判官身死、留我護君王、畢竟皇運不可開也、然則我亦死而顯忠義、報君父、而留正之正儀、可以護君王而待時變、若憖生而病死、則非我志也、衆皆不能重言、正行再諭曰、我家士為魁者、三百八十六人、誰不欲從我戰死哉、然我有所思、故既定從我者百人、各書其姓名、其餘二百八十六人、從正之正儀、留守千劍破城、是我死後之遺忠也、衆皆曰、唯命也、正之曰、存於衰運之朝、何為哉、我必從大兄死耳、此言不變、春日靈神照鑑、正行聞其誓言、向正儀曰、汝不留則為父不孝、而為兄不悌、我言不易、八幡大神鑑察、正儀垂淚不荅而留焉、

朋友第十

稱德天皇時、信濃國水內郡人倉橋部廣人、出私稻六萬束、償百姓之負稻、免其田租終身、

和氣清麻呂、依道鏡之怒、配於大隅國、藤原百川憫其忠烈、割備後國封二十戸、送充於配處、

淳和天皇時、安藝國佐伯郡人伊福部五百足、同姓豐公、若櫻部繼常等、所耕作田各三十町已上、貯積之稻亦各四萬束已上、並立性寬厚、周旋困乏、往還粮絶、風雨寄宿

之輩、皆得賴焉、詔各叙一階、
源俊賢、爲藏人頭四年、其行事能愜叡慮、至任參議、勅問
俊賢曰、誰代汝可勤職、汝其擧之、俊賢奏曰、備後介藤行
成可也、詔曰、彼猶候地下、何可超次登庸乎、俊賢曰、進善
退惡者、帝德之明也、如臣所見、可堪此職者、無如行成、陛
下何厭地下之列哉、天皇曰、汝言直也、乃擢行成、補藏人
頭、
畠山重忠、逢讒而被捕、既而逢赦歸秩父、梶原景時、白賴
朝曰、有人告臣、謂重忠恚非重罪而爲囚、謀叛、今其族皆
在國、不如早除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賴朝大驚、召小山

朝政、下河邊行平、小山朝光、三浦義澄、和田義盛、謀征之、
朝光進曰、重忠其性忠直、心有明斷、彼爲囚者、以神人之
訴也、豈有恨閣下乎、臣顧不謀叛矣、先遣使者詰之可乎、
賴朝即命行平曰、汝與彼善、往問之、彼無叛狀、則可伴來
也、行平馳到武藏國、而問重忠、重忠艴然曰、我何恨而爲
逆乎、二位公能知重忠之心、不疑之、想就讒者之言、佯使
卿誅我也、我不幸爲讒者被辱矣、而欲自殺、行平執其手
曰、卿每言、知誠不知僞、行平仕君、而誠亦不與卿異、若實
誅卿、則豈爲僞度乎、二位公以我與卿善、問之、是知卿不
有叛心也、重忠莞爾、相伴詣鎌倉、重忠憑景時、謝無叛狀、

景時曰、卿無叛、則可獻盟辭、重忠曰、某雖不肖、而仕在勇
士之列、若以盜財貪貨受虛名、則爲恥耳、以兵事遭流言、
則勇士不恥矣、但源家勃興之後、重忠雖不挾貳心、今遇
此殃者、命也、凡盟辭者、爲姦佞備之、重忠自墮地爲男以
來、未嘗有心與言違、是二位公之所能知也、卿早傳告之、
景時有恥色、而告賴朝、賴朝引重忠行平於坐、欣然共談
世事、遂不問前事、重忠悅、於是特賜劍於行平、賞其功、
源實朝、詣鶴岡、命長江明義、三浦義村、爲隨兵之左右、義
村讓明義曰、卿爲長者、宜列左、明義曰、卿有官職、且爲三
浦介之良嗣、何讓乎、相讓不已、實朝聞之、感曰、善哉、汝等

能爲禮讓也、義村年壯、猶有後榮、明義既老、宜列左以爲
子孫之眉目、明義遂列其左、
三浦泰村被殺後、結城朝光自下總來鎌倉、謁時賴、曰、朝
光爲義村泰村二代之舊知、朝光頃日若在鎌倉、則泰村
濫不可受誅戮之恥矣、而垂思舊之疾、吐述懷之言、時賴
聞之、感其無私、
細川高國、信讒殺香西四郎左衛門、香西弟柳本彈正、欲
歸丹波而叛、託言於嵯峨夜漁而出京、故無知其叛心者、
柳本與同僚高畠甚九郎甚睦、故惜別、往告密謀、且勸其
同意、高畠曰、卿不忘舊緣、臨難告別、然君恩不可忘焉、我

不白密事、而令卿到丹波、是為卿存昵友之義也、事顯而
臨戰、則我為先鋒射卿、是不忘君恩也、相泣而別去、
柳本彈正起兵於丹波、圍山崎城陷之、城主藥師寺備後
守奔高槻城、其弟與土留戰、與柳本有外親之好、柳本棄
戈進曰、與土降矣、與土曰、汝不知乎、忠臣不仕二君、唯自
殺耳、柳本不忍殺之、而護送於細川高國陣、

豐臣秀吉、居墨股城時、為信長說降濃州宇留馬城主大
澤次郎左衛門、誘之謁信長、信長密謂秀吉曰、大澤者齋
藤龍興干城也、今雖降、然異心復生、亦不可計焉、不如殺
之、秀吉曰、赦彼、則來降者多矣、殺彼、則無來降者、然則臣

微功不能成矣、願枉宥之、信長不聽、秀吉歸舍、密招大澤、
曰、我欲脫汝、汝信我來此、然變將至、汝貧我而早逃、乃脫
佩刀而任其所為、大澤乃拔刀擬秀吉、擁之逃入己城、秀
吉歸墨股、由是秀吉之約信聞於世、望風者多、

本朝言行錄卷四終

明治十五年三月十一日版權免許　六月出版

定價[illegible]圓二十錢

著述人　林　恕

以文會社長

出版人　石川利之

東京神田區美土代町
三丁目十八番地寄留

土屋弘 著

皇朝言行錄

附：巡鑾日記、枕上閑課

東京加藤鎮之助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刻
大正六年（一九一七）訂正增補

據東京加藤鎮之助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刻

大正六年（一九一七）訂正增補影印

邦家之基

題辞

大正六年五月
八十五叟
正二位久元題

序

一撮之土。積爲千仞之山。涓滴之水。萃爲萬頃之陂。蓋小者大之始也。余嘗讀國史。其一言一行之微。苟關人倫名

教。可以景仰欽慕。可以感奮興起者。隨而錄之。自備省覽。頃者修爲四言韻句。以示塾童。固謂涓滴之水。一撮之土耳。然讀者由是感發其忠孝之心。以此事父。以此事君。以此施諸夫婦昆弟朋友之間。則安知一撮涓滴之小。不異日爲千仞萬頃之大乎哉。

慶應三年龍集丁卯上元之

日

和泉　土屋弘撰

訂正増補皇朝言行錄卷之一

和泉　土屋弘　著

君道第一

神武盛德　醍醐温顏

措之君道第一、其意深遠。

神武天皇、承神聖之統、奮東征之畧、不數年而掃蕩妖邪、恢廓丕業、洹偃武敷文、光宅區夏、以開萬世之基。人皇之祖、盛德大業、至矣哉。

開言路、在此實事。

醍醐天皇嘗曰、人主威嚴外見、非受盡言之道也。以故毎群臣奏對、温顏接之、務導忠讜、以求啓沃。

仁明慶雲　仁德炊煙

我邦不甚言祥瑞、此教盖塞其源也。

仁明天皇承和元年正月、太宰府上言、慶雲見筑前。公卿表賀、敕報曰、朕司牧寰區、化謝暨幽、其將何以當之。語不云乎、百姓寧輯、風雨調和、此亦瑞已、而慶雲非瑞也。自今而後、群臣其又勿奏符瑞。

屋漏四字、在后言中、而不可不感泣。

仁德天皇一日登臺、見人家炊煙稀疎、知百姓困乏、乃躬節儉、除課税、賑窮困。比及三年、復登臺望見炊煙稠起、喜謂后曰、朕既富矣。又復何憂乎。后曰、屋漏衣敝、何謂富。天皇曰、民既富、則朕亦富也。未有民富而君貧者也。

大矣哉言、萬世之標準。

孝德懸鐘　朱雀張絃

孝德天皇嘗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皆所以廣詢于衆也。自今懸鐘設櫃、使諫者得恣奏。

寛而栗、々字亦不可缺。

朱雀天皇政尚寛仁、議者或以爲過寛。藤原忠平嘗從容奏之。天皇曰、朕聞之、政猶調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絶。朕若嚴急、下民何堪焉。

文德慎赦　一條愍寒

去年集議有此問答、宜斷以此詔。

文德天皇盡心政事、明察如神、雖喜惠民、而不數赦。嘗曰、赦、先賢所謹。數赦則民不畏罪。

此心足以御宇内。

一條天皇冬夜乍脱衣、藤后侍側、問曰、今宵寒威殊嚴、何遽如此乎。天皇曰、天下飢寒者甚衆。朕聊欲驗之躬耳。

村上老吏　堀河王民

村上天皇一日召老吏、密問曰、當今與延喜之朝、得失如何。吏曰、無異。天皇切問再三。吏曰、賤愚下吏何知。唯覺主殿寮多費燎燭、率分堂生草耳。蓋謂劇

務至夜、祖入少輸也、天皇悟、自是益加勉勵、

堀河天皇臨御日久、而天下之事、皆決於白河法皇、不能總攬乾綱、然留心政事、諸司奏案、夜必覆視、有可疑者、御批、再令商議、嘗謂左右曰、普天之下、皆王民也、遠民何疎、近民何親、一人之耳、不得周聞四海之事、是大患也、卿等有聞、告而勿隱、

高倉賜衣　三條抑權

高倉天皇一夜聞婦人哭聲、使人問之、曰、妾主婦素貧、製一衣極艱、今新製朝服、而為盜所劫奪、欲再製之則力不能、辨妾無辭以反命、是以泣、其人還報、天皇惻然曰、朕聞堯民以堯心為心、今朕不德、使人為盜、是朕之恥也、乃召女子問其色樣、賜中宮御衣而遣之、

後三條天皇躬行節儉、御扇用檜柄藍紙象青魚頭塗以胡粉、以充御膳、初在東宮、見藤原氏擅權、心甚不平、及即位、痛抑其權、不受牽制、勵精圖治、紀綱大張、天皇欲傳位東宮、居院決政、然去位未幾而崩、藤原賴通嘆曰、我邦不幸、莫甚於斯、大江匡房謂教化

被世、可比隆於承和延喜也、

訂正增補皇朝言行録卷之二

和泉　土屋弘　著

君道附録

頼朝書廳　時頼巡國

姦雄能知利害、故㣲亦唯㽞宜默耳

源頼朝征陸奥出羽、平藤原泰衡、乃至國府、大書其德曰、國法一切、仍秀衡之舊、勿得更革、於是召諸州事者、問知其戸口阨塞、復流民、賚老人、放俘囚、禁鹵掠、取糧於上野下野、毫不累土人、

舉一二以示警、固勵人之一法、然平生之事不副之、則徒勞矣、

北條時頼陽為遊僧、周巡諸國、訪民疾苦、行抵攝津難波浦、日晩投宿、屋壁傾頽、有老尼獨居、詰朝躬親爨炊進飯、時頼視尼不慣賤役、怪而問之、尼潸焉垂涕曰、我家世食斯邑、不幸門戸殄瘁、遂為人所矯奪、孤栖貧困、無路依訴、時頼審其言、暨歸復其舊邑、自餘所歴之地、察問辨知、隨其善惡、以行賞罰、不可枚舉也、繇是郡國守宰、人自修飾、風化歸淳、

家康如神　氏康不測

平心虛氣論之、頼朝以下不足相方較之

德川家康、為人沈毅、有大畧、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人善容、處事必規百世之後、其事朝廷、恭順殊至、

漢土諸英雄、亦未見其比、失在欺孤兒寡婦、然勢不然、則天下不定矣、比之豊公之於織田諸孤、罪猶輕云爾、

以鎭護王國為己任、其為政務養士氣、開言路、防巧佞浮華之習、自執儉約、不敢驕侈、最重稼穡、事雖至微細、無不諳知、屢託游畋、以問民疾苦、

北條氏康、為人沈毅不測、剛柔兼濟、威重自持、能等禮節、而錄功不略、卑賤其用士、老少適器、其子弟雖非嫡嗣、皆給俸充用、有功則進、故其下畏而愛之、人人自奮、願為效死、

長親泛杯　義弘視木

德川長親定西參河、而東參河猶屬今川氏親、永正三年、氏親與其將北條長氏、率大兵來攻、八月圍岩津、長親將五百騎赴救、謂其騎曰、衆寡不敵如何、衆請前決死、長親曰、汝等世盡忠我家、而我未能厚報、今亦為吾決死、吾深愧之、因以大桶貯酒、泛杯數十、自飲一杯、瀉餘瀝桶中、曰、事急不暇觴、各人交就飲之、衆感奮、夜渡矢矧川、襲敵軍、大敗之、氏親長氏遁去、

此句賤、更嚴實

人君之美

里見義弘、勇而慈仁愛民、其築岡本城也、自巡視、有拉木道側、題和歌就視之、諷郡宰福原信濃貪殘剝

在能悔過

民之狀也。乃召信濃按治、得實、褫職放之、百姓悅服。

稱義弘曰萬年公。

家康士風　龍伯民俗

小之一身、大之宇宙、間皆然。

徳川家康嘗欲官一士、問之土井利勝。利勝曰、彼不常來臣家、未知其如何。家康怫懌曰、汝宰我家、務在訪人材。材者豈肯附權勢哉。如汝所言、則知恥好義者、將日趨柔媚。夫恥與義、國家之元氣也。元氣消亡、國家從滅。昔酒井正親以神谷某不禮己也、謂我曰、彼眞可用者。因請倍其俸。正親爲公忘私、獎勵士風。

汝輩何不類焉。

能畏識者之嘲、而不求兒童之憐、便是眞男子

島津龍伯留意治道、務節儉。國分城門、茅茨粗塡。有司請曰、城門甚陋、不可以視外賓。請易茅以板。龍伯曰、他邦來者、其人賢乎、則屬意民俗。汝等患民之不富、勿患城門之陋。

徳川固鋋　鈴木犯禁

有國有天下之器、自別焉。

徳川家康少與武田氏連兵、後講武備、多取其法。或說曰、武田之箭、必甘其鋋、使中人而難拔也。請倣之。家康顰顱曰、忍哉。孰非天下之民。因令曰、徳川之箭、必固其鋋、使中人而易拔也。

家康在參河、有犯禁者二人。其一弋于囿、其一網于濠。皆被拘繫。牙兵鈴木久三欲諫之、未有路。乃故矯令取池藥鯉、煮而食之。他日家康觀於池、守者告故。家康大怒、欲手斬久三。久三入、張目罵曰、噫暗主。以禽魚易人、惡乎得爲天下主。家康大悟、拋刀而入。遂釋前二人、召久三褒之。後語人曰、直言之功、愈一番搶。（犯敵者、賞可倖。犯君者、罰不可測也。）

千古名言

政宗寬容　家康遠慮

伊達政宗晚留意民事、待下以寬。屢託田獵、問民間疾苦、察吏胥勤惰。嘗曰、國之設監察、本要知臣下善惡、以賞罰之令也。徒以鉤訐擿發爲能事、未聞擧一善人。是豈可謂盡其職哉。其下犯小過微罪者、大率被寬容。由是人々樂爲之用云。

用人者在全局

徳川家康嘗諭諸臣曰、夫介冑之習如鉄、衣纓之習如金。金可以爲虛飾、鉄可以爲實用。國家將衰、必有喜衣纓之習者、建立新法、務其華飾。是大蠧也。我家法度、皆與祖考耆舊議、深謀遠慮、期其無弊。勿有所

變更譬之刀鍛錬一成傳之子孫子孫各異好尚數
附治下則刀終不可用矣。

清康與梲　　秀忠舍箸

德川清康幼聰達每見舊臣訪古今成敗憑膝捋鬚以為樂或問其何在聞其死若戰沒輒痛悼焉嘗當食受謁呼衆前之以其所御梲飲之酒衆不敢清康曰。人生等耳或為君或為臣分可隔情可隔乎。強注之皆霑醉退

孟子專論此意以戒人君今人乃欲廢孟子是愚人君也其罪大矣

德川秀忠聞宗族功臣之喪雖燕樂必變容隕涕其

出行。既戒駕而止則親面徒御罷之嘗戒行漏刻報期秀忠方食舍箸而起曰信不可失也

民無信不立政唯在此一字

氏康黜陟　　家康賜予

北條氏康攻擊四方往々以身當敵有大創數十而常用心政治察吏貪廉而黜陟之關東諸國倚安焉嘗與武田晴信會晴信問河越戰畧氏康曰是非吾功也綱成等忠勇所致耳其不伐如此故士民皆以廉讓相尚趨君事如歸及其卒也無不哀慕焉

德川家康既老諭將軍秀忠曰獎節義擯輕薄愛士民信賞罰賜予勿濫濫則士怠用人勿偏偏則國危國之有臣猶木有枝也。枝偏大則蹶其根猶鷙鳥有爪翼也。愛其爪翼所以期搏擊臣之用舍豈可不重哉

義經名馬　　信長佳鷹

屋島之役平宗盛憾失源義經令能登守教經率精兵射之佐藤嗣信以身蔽義經輒仆教經豎菊王來欲斬其首嗣信弟忠信射殺菊王扶兄還營義經親視嗣信枕之膝問所欲言嗣信曰臣自出陸奥已委

身於君代君而死死且不朽獨不覩君殲敵為憾耳義經泣曰我殲敵在旬日而不及醻女勞嗣信肯謝而絶是日鎌田光政亦被箭死義經請僧葬光政嗣信于高松賵以名馬一軍感泣

織田信長既定尾張美濃徙居岐阜會有獻佳鷹者信長卻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未暇遊獵也。

志大矣

家康容言　　親忠勵精

德川家康在濱松召三士人命事其一人留請曰臣兼閒敢有白出一疏于懐献焉家康使其讀而聽之

求言如渴不知是則誰言

毎條輒稱善讀畢謂之曰爾後有所見勿憚於言其人頓首感本多正信侍坐啓曰彼何輕率也且其所言無一可取君何褒之家康曰否吾褒其志也且褒無可取者則可取者至矣

德川親忠居岩津勵精爲政常謂其老臣曰先考嘗謂養一士多於獲一邑然忠邪濫賜予則徒費民力耳

東照增邑　早雲除課

德川東照召近侍數人同日賜食邑皆萬石而安藤帶刀受須賀爲五千石後東照問諸侍曰汝等皆萬石侯矣爲政何如成瀨避坐頓首曰臣等受恩皆萬石唯帶刀獨五千石東照大愕曰吾以須賀爲萬石也汝等勲勞一也祿豈有差等然而直次不形于辭色者亦有餘哉不亦良乎即日命増邑并計五千石十餘年祖賜之

難矣哉

北條早雲略伊豆也會父老豪傑諭之曰吾聞人主視民猶子民視人主猶父是古之道也及世之澆季武人貪殘剝民自逞而至奪取困蹶吾甚憫之吾以覊旅來司牧是邦吾爲汝爲君汝爲吾爲民生相爲君民是豈偶然哉吾獨願我民之富足也自今著令減租稅五分之一除諸雜課諸將吏違令虐民者聽民自來訴衆皆悅服爭欲爲之用

往々以爲偶然故有不平之言

信長渡水　氏郷吹火

織田信長城于九條洲股令族勘解由守九條木下秀吉守洲股齋藤龍興在井口城謂將士曰洲股河漲信長未能來援吾欲以此時攻九條乃率其將稻葉牧村等攻九條九條告急信長信長即赴援河不可渡信長曰吾寧溺死豈可坐視乎乃鞭馬亂流而渡全兵從之時既夜九條城將爲先鋒擊走牧村與稻葉鬪而死池田信輝佐々成政識稻葉聲交刺于暗中斃之讓其首不取柴田勝家取之獻曰信輝成政讓首不取臣謹獻焉信長褒賞三士凱而歸

君臣處置俱真

蒲生氏鄉爲人俊邁有大畧用兵嚴整正部曲信賞罰尤愛士常同勞佚嘗饗士卒手帨裹頭自吹火燂湯其待士率如此故士卒咸樂爲之用精勁冠諸侯

如失體面而體面卻在此然不可與俗人語

政循祖法　不欲更改

不起一利、而除一害、

洞見千秋、然舊法不可改、其弊不可不改、

德川家康善守舊制、其在參也、政事一循祖法、無所變更、其取甲也、修武田氏索、其莅八州也、用北條氏索、但田租並輕於舊、故民之歸焉、如流水、

家康嘗曰、凡天下之亂、起主將縱欲、而宰臣專權也、浚民膏血、盈之府庫、目曰能臣、是爲君蓄怨耳、且恃才能者、必以舊法爲迂拙、動欲更改之、武田上杉今川大内氏所以衰亡、皆由於此也、

常懼驕奢　未嘗懈怠

家康嘗諭諸臣曰、凡所謂忠者、豈獨忠於德川氏、乃

忠於天也、吾亦忠於天者也、故天授之以大柄、然驕奢怠惰、以虐生民、則天將奪之矣、故吾主岡崎、慮隣國攻守、主關東、慮三道治亂、定天下、慮四境安危、未嘗一日懈怠、夫折衝禦侮、以守王國、武臣之職爲然、武臣而遺武、是竊其職也、可不懼乎、

訂正増補皇朝言行錄卷之二終

訂正增補皇朝言行錄卷之三

和泉　土屋弘　著

父道第二

天皇著書　將軍育孤

宇多天皇傳位於皇太子、且自著書以誡新主、其畧曰、慎喜怒、明賞罰、莫從婦言、莫用小人、訪治於有識、求道於六經、

聖謨不繁而足

德川家康一日獵于中泉、息清見寺、有一兒捧茗而出、問其名、僧曰、甲斐人土屋惣藏之孤也、惣藏事武田氏、殉於天目山之難、家康喜、載歸、謂世子曰、吾與汝以一口護身、刀拉兜侏之、後賜名忠直、常侍世子、

一小兒耳、而一見知之、亦是神識、

秀忠怨怒　高德乃蘇

德川家光為世子、在西城、城濠多鳧、次子忠長手發銃、獲一鳧焉、以示夫人、夫人悅甚、命宰之、欲秀忠入饗焉、曰、阿國所獲也、阿國者忠長幼字也、秀忠悅啖之、問曰、且何處得之、具對以實、秀忠吐哺、怒曰、何得此大怪事、謂西城誰所居乎、乃罪其從者、

名分嚴、而天下不僭、

兒島高德陣熊山也、賊兵來攻、高德以十餘騎當之、被創墜馬者二、賊兵馳來斫之、高德從子和田範氏杉崎範家赴救、扶載而歸、創甚幾死、父範長勵之曰、在昔鎌倉權五郎為敵射中其目、不拔矢三日、索射已者、遂殺之、今汝小傷而委苶若是、何能任大事、高德乃蘇、曰、速扶上馬、出決戰、範長乃以餘兵十七騎突進、賊兵遂退、

父々、子々、

元就折箭　家久斷纓

毛利元就病將死、致諸子於前、呼取箭數條、一如其子之數、乃手自糾為一束、極力折之、不能斷也、單抽其一條、隨折隨斷、因戒曰、兄弟猶此矢也、和則相依濟事、不和則各人各敗、汝等銘心、勿忘、次子隆景進曰、夫兄弟之爭、必起於欲、棄欲思義、何不和之有、元就悅以為然、顧餘子曰、宜從仲兄之言、

不和、唯是爭私意、

龍造寺隆信、以兵三萬攻有馬義純、義純請援於島津氏、家久將三千人赴援、子豐久從焉、年甫十五、臨戰、家久為被冑斷纓、餘曰、使敵謂我兒決死、吾雖入泉、豈不怡懌、若軍有利、幸而不死、吾為汝解其結、及戰已克、乃解之、

以義方

義詮此一事、可比劉先主、

簡而不洩、括盡古今循吏、

義滿兩父　良基一清

足利義詮臨終、召細川頼之曰、我遺一子於卿、幸能輔之、又召義滿曰、我遺一父於汝、謹勿違其教、頼之由是、深思輔導、夙夜黽勉、至以廢寢食、親選士之才兼文武者、薦以充師友、

橘良基歷任五州、毎罷歸、不載資財、常教子孫以潔己、其子在公問治政之要、良基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

訂正增補皇朝言行録卷之三終

訂正增補皇朝言行錄卷之四

和泉　土屋　弘　著

臣道第三

小碓征夷　實盛報君

日本武尊一名小碓、景行天皇子也、少雄傑、及壯容貌魁偉、力能扛鼎、會東夷多叛、天皇欲征之、問可為將者、群臣不知所對、小碓奮曰、熊襲既平、蝦夷又叛、如此而不已、何日得睹太平、臣請行矣、天皇持斧鉞授之、令吉備武彥大伴武日從行、遂入蝦夷、

蝦夷震慄、面縛請罪、因俘其梁帥、蝦夷遂平、

源賴朝起兵東國、義仲起兵北陸、壽永二年四月、平氏以維盛等為追討使、將兵十萬入北陸道、齋藤實盛、謂大庭景尚曰、平替源興、盡降木曾、景尚曰、以興衰變節、若人言何、實盛曰、我徒以試子耳、入見宗盛曰、越前臣鄉也、古曰、衣錦歸鄉、臣今老矣、唯有一死以報君耳、君盡賜錦直垂、臣衣以歸、死有餘榮、宗盛憫之、如其言、既而與義仲大戰于砥並山、平氏軍敗績、大庭景尚自呼而鬭義仲曰、名士也、麾騎逆之、景尚斬十三騎、被劍自殺、衆悉退、實盛獨留戰、敵將手塚光盛呼問其名、實盛曰、只取我首、獻木曾公、公知我也、進薄光盛、從騎遮之、實盛攫之、光盛救之、三人相搏墜馬、光盛遂刺實盛、獻頭於義仲、告其狀曰、單騎衣錦、其語東音、義仲曰、無乃實盛乎、召兼光視之、兼光曰、是也、義仲曰、吾知其年高、今髮黑者何、對曰、實盛嘗與臣言於東國、曰、白頭從軍、吾將涅我髮、否則難以伍壯者矣、蓋踐其言也、乃洗其頭、頭髮皆白、義仲泣曰、吾幼孤、為此老所鞠育、使其來歸、將父事之、乃重恩就死、可不謂義士乎、收尸葬之、

是左傳中之人、

高德入館　泰時詣墳

後醍醐天皇在笠置也、兒島高德與父範長欲赴援、聞笠置陷、乃止、已而聞天皇西遷、謂其衆曰、吾聞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且見義不為、無勇也、我將要駕奪之、衆奮從之、伏舟阪山而待、久之不至、遣人候之、曰、駕向山陰道、乃間道至杉坂、則駕已過矣、衆乃散、高德悵恨不能去、乃變服尾駕、而行數日、欲一見天皇有所言、而不得間、於是夜入帝館、白櫻

千秋不磨

毎看覺新

此以全渦既失優可削

樹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旦日護兵聚視、不能讀也、乃奏之　天皇熟視之欣然、心知有勤王者也、

北條泰時不以權勢自異、常與諸將吏直幕府、逮老不懈、當夕不就寢也、毎詣賴朝墳、拜于堂下、或曰、盍上、曰、將軍在時、吾未許上、豈死將軍乎、

眞幸獨守　親次夾擊

桶峽之役、織田信長既斬今川義元、諸城皆解散、獨鳴海守將岡部眞幸堅守、信長使人說之降、眞幸曰、苟返主公喪、則致城、信長義之、送義元首、眞幸乃致城退、

以城殤壓況君首乎

知義知兵、道雪紹運之亞、戸次道雪 高橋紹運

島津義弘與大友氏構兵、攻下諸城邑、獨栂牟禮及岡不下、岡城將志賀親次以驍勇聞、閉城堅守、其友某說曰、國中皆叛、子獨守孤城何為哉、親次正色曰、予非吾故人耶、當以忠義被勉勵、乃反說降也、其友愧謝、請同守城、時兵僅三百人、敵兵來攻、親次設伏險要、縱兵邀戰、佯走者三、敵以為怯、悉衆而進、伏發、親次鼓譟出城夾擊、大破之、

通治剜腹　久三趁敵

延元中、土居通治從皇太子守金崎城、賊兵來攻、通治防之、面血戰數刻、被創氣索、乃與衆三十二人、剜腹而死于戰處云、

美方原之役、德川氏大敗、追兵既迫、鈴木久三郎曰、願賜君軍麾、臣留死於敵、君宜乘間走、家康曰、吾豈忍棄汝獨生乎、久三憤然曰、君亦何迂、直奪其麾趁敵馳、家康得間達濱松城、流涕曰、惜夫失一佳士、少焉久三返謁、家康驚喜、

比片倉景岡更嚴、

元忠辭爵　信長更衣

豐臣秀吉與德川氏和也、秀吉進德川氏諸將領官爵、鳥居元忠以為是秀吉假朝爵結納我輩也、乃辭曰、臣關東野人、創瘢之餘、不便跪起、豈任衣冠哉、後秀吉使羽柴勝雅以女妻元忠子忠政、因養為子、元忠曰、臣兒不可使有二君、亦辭之、

正親町天皇使立入宗繼及磯貝久次齎密旨赴尾張、因賜信長以御用合香、館道家氏、信長獵歸過道家、道家告以故、信長乃沐浴更衣、出見宗繼、宗繼宣

達勅旨信長謂宗繼曰夫天子天下之君宜召共
其職焉而今反辱使命加以寵貺吾何以堪之當諧
天威以夷凶徒不日入朝因賜讌食以享二使既而

朝陽鳳鳴

入京師召村井貞勝島田秀滿等諭之曰應仁以來
天下大亂王室衰微宮闕墜廢凡居王土為王臣者
誰不嗟悼信長夙有脩擧之志兵亂倥偬延而至此
今畿內粗定當修禁內以安帝座雖然亂後興役
不可急迫恐擾民情宜以漸成之乃留木下秀吉守
京師而歸遂畧近畿諸國

成瀨邀戰　　横田脱歸

長久手之役成瀨正成獲一甲首時年十七家康奇
之命留麾下既而前軍不利正成欲邀戰其圉叩馬
曰君已有首級功可以已矣正成怒曰惟當進斬敵
而已畏死忘義非人臣之節也圉人猶攣纏正成益
怒以刀脊擊之家康望見曰是壯士死所須從其意
圉人乃縱纏正成直馳衝陣奮戰卻敵後家康擢為
隊將曰正成長久手之戰不愧老將也

武田勝賴使岡部與行守高天神城德川氏攻之與

好脱歸

行被獲城陷裨將横田尹松力戰脱歸勝賴欲賞之
曰脱歸被賞在君為濫在臣為冒固辭不受

信房望後　　正勝襲虛

長篠之役武田氏大敗馬場信房留拒將死息于丘
望後而立眞田兵部在傍睹兵來衆請往焉信房曰

名士可惜

且安之少焉曰可也主君已踰猿橋矣徐下丘而死

足利義滿遊明光浦楠正勝謂家人曰今賊魁出游
吾將襲其虛乃率兵發千劒破山名氏清伏兵于平
尾待之伺其過齊起擊之正勝陷伏苦戰數合以衆

寡不敵遂收軍入千劒破後義滿贈書招正勝正勝
對曰我家世守忠義莫有二心且吾幼奉父祖遺訓
享不義富貴視息於人間不忍為也義滿乃遣畠山

斃而止者

義深攻之義深絶其糧道城遂陷

正成擁銃　　近正献書

德川家康攻二股遭甚雨不克內藤正成（稱四郎左衛門）居
守軍夜還弗得入本多忠勝敲門而號焉正成在樓
上命擁銃鑽燧忠勝走而白之家康乃單騎踵門呼

郅君章

曰四郎左我還也於是繼炬諦視然後開門

快出在汝上之上

德川氏臣石川數正、送款於豐臣氏、又誘其部將松平近正、近正怒不肯曰、使者再來斬之、因獻其書家康、厚褒近正、

清正酌酒　景綱啜茗

德川家康在京師也、招見豐臣秀頼、淀君不肯遣、北聽使加藤清正及淺野幸長促之、二將因啓曰、臣等以死守郎君、必無虞矣、片桐且元亦自京師馳還、苦諫之、淀君乃遣秀頼、既會、家康南郷坐、關東將士及諸侯伯擁衛左右、秀頼北郷坐、二將在其後、饗畢、清

家康不以此時害秀頼明矣、而清正云云、未免與淀妃同見、

正曰、淀君遲歸、請辭矣、家康使其女壻池田輝政賜酒於二將、既罷、扶秀頼出、獻酒賀焉、歸其邸、出短刀于懷泣曰、吾今日聊報太閤之恩矣、

豐臣秀吉既滅北條氏、徇陸奧、伊達政宗往謁、片倉景綱從焉、秀吉悅、自點茗賜政宗及景綱、從容言欲封景綱之意、景綱辭曰、臣受主恩久矣、不能拜命、秀吉義而許之、

信世知恩　有信辭命

小幡信世仕石田三成、有寵、關原之役、軍敗見捕、家

三成而有此臣、亦一朱温之王彦章也、

康召信世、詰三成所在、對曰、臣頭可斷、主居處不可告也、家康曰、義士、特宥之、信世出直入一僧家曰、吾石田氏臣小幡助六也、躬為囚分誅戮、不圖今日遇寬宥、然偸生受辱、不如死也、願死後埋吾屍、伏刃死、寺僧以聞、家康為歎惜焉、

島津龍伯降豐臣秀吉、其臣山田有信猶守高城、龍伯遣使命致城退、有信不肯、再諭之曰、汝不速致城君臣義永絕矣、有信不得已而退、秀吉嘉其忠、封之肥後天草、有信辭曰、若以其地為寡君之邑、臣則拜

秀吉不奪、誰以有此諸臣、

命、若以臣列君之近臣、臣死且不拜命、秀吉不能奪而止、

加藤戰狀　鳥井首功

秀吉晩年漸奢、

加藤清正從朝鮮還、小西行長石田三成譖之秀吉、不許見、乃歸第竢命、時京畿大風雨、地大震、伏見城頽壓死數百人、清正曰、吾寧犯罪、不可坐視、乃從卒二百入省秀吉、秀吉與夫人席地而坐、目清正呼其幼字曰、阿虎若來何速、清正因前許寬、畫地而語陳其軍勞、秀吉顧夫人曰、彼肥晳丈夫、今至自朝鮮、何

黨且悴也。乃命守其門、旦日秀吉召見清正、推問海外戰狀、泣下曰、阿虎襁褓育於我、乃類我也、遂愛遇如故。

沓掛之役、鳥居元忠有首功、德川家康賞之、以功狀辭曰、功狀者游士所以藉口也、臣矢不事二君、莫用功狀為也。

三河士皆真然、此類恐過真、却瀆賞典、

大助倉外　信綱囊中

大坂之役、城兵大敗、秀頼乃自觀月樓徙入園莊倉中、真田幸村子大助隨其所、之衆諭之曰、舊臣且有

逃者、子客將之子、盍出走、對曰。我父命吾必與右府偕死、終就倉外、藉蒿而坐、不食者一晝夜、竢秀頼死乃自殺、時年僅十六、

過父遠矣、

德川家光為世子時、松平信綱為近侍、家光嘗見屋上乳雀、命近臣往捕之、屋係秀忠燕室、衆莫敢往、乃推信綱、曰、汝年幼體輕、宜往、信綱勉強應命、夜潛緣屋霤之、失足墜庭中、譟然有聲、秀忠提刀、夫人執燭而出、見信綱、問其來由、對曰。臣覩雀兒愛之、竊來捕也。秀忠曰、否、是必有主使者、窮詰再四、而不告、秀忠怒、内信綱於巨囊中、而緘其口、懸之柱、曰、汝不首實不許出、信綱自囊中爭之、徹旦、旦日秀忠出視、謂夫人、憫信綱志而慮其飢、私呿囊口、以餒餡之、復緘其口如初、日中秀忠入復詰之、終不改辭、夫人固請而縱之、秀忠目送焉、謂夫人曰。孺子能如是、後必羽翼我兒、果如其言、

童兒而介于石、所以超出、

師賢諷詠　正成感激

藤原師賢少好學、不以榮辱經心、元弘元年　後醍醐天皇圖誅北條高時、謀泄、高時遣兵還　天皇、

天皇逃、如笠置、師賢受　天皇命、詐為　天皇、適延曆寺、以緩賊兵、既而僧兵知　天皇非真、相率而散、於是師賢與藤原隆資等逃入笠置、笠置陷、與藤原藤房等扶　天皇出奔、路被捕、師賢在配所、每念及君事、未嘗不涕泣、自誦曰。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日何時、齏鹽轗軻、非所患也、時時諷詠自遣、明年十月病甍、

松栢後凋語動人、

後醍醐天皇在笠置山、北條氏遣兵來攻、　天皇下詔四方赴難、莫復應命者、　天皇憂迫、適得夢兆、召

楠正成

正成詣行在。天皇使藤原藤房言曰、討賊之事、朕一以託汝。因命座問計。正成感激對曰、天誅乘時、何賊不斃。東夷有勇無智。如較於勇、舉六十州兵不足以當武蔵相摸。較於智乎、則臣有策焉。雖然勝敗常也。不可以少挫折變其志。陛下苟聞正成未死也、則毋復勞宸慮。乃拜辭還。實元弘元年八月也。

肴萬遍、唯覺新、

信蕃忘家　重政走敵

德川氏攻武田氏、穴山信良叛降德川氏。駿河諸城皆解走。獨田中守將依田信蕃不下。先是德川氏數攻信蕃。不得志。至是使人說之降。對曰。吾知守城而已。不知他事。乃使信良以書諭之。既而信蕃出歸甲斐。德川氏招以厚祿。辭曰。吾赴國難。未暇謀家。

全節有終始、出眞田昌幸之上萬々、

織田信雄與豐臣秀吉搆兵。瀧川一益為秀吉誘降蟹江留守前田種利。種利二子長種定利守前田下市二壘。山田重政守大野壘。二子皆降。遂招重政曰、汝母在蟹江。不聽則殺之。重政答曰。吾知受命守城。不知其他。豈傚公等人面獸行乎。一益迫以兵艦。重政投炬燒而走之。敵轉赴下市。又擊走之。信雄與德川氏來援、拔前田下市、走長種、斬定利。大賞重政。

覺一益非人、

正則東軍　宗清西行

豐臣右府起兵於大坂也、福島正則在江戸。其子正勝在安藝。正則遙戒其老福島丹波尾關石見曰、汝輩輔我兒以應西軍。莫以我為也。右府而成事、吾死不恨。丹波欲從命。石見爭之曰、吾儕之於主公、猶主公之於右府也。吾儕何可禍主公哉。遂擁正勝會東軍。

平氏西奔也、三位頼盛在京師。頼朝以書召之。且曰、

因池尼請、遂得宥死。池尼頼盛母也。至是頼盛即東。攜宗清。蓋平治之亂、宗清生獲頼朝。當斬。既而憫之。宗清不肯從。曰。臣非不辨禍福。獨不愧西海諸公舊僚乎。乃送頼盛至近江、辭而西焉。

恥之於人大矣、

米村義氣　福島朴強

米村權右衛門、大野治長臣也。為人剛強有義氣。大坂之役、城陷、治長自殺。權右衛門受遺言、匿其少女。發覺被捕、至江戸。吏訊曰、大坂城中庫藏貲財幾許。對曰、不知也。吏曰、汝修理寵臣。何謂不知。語稍侵之。

快男子、

變直如此、故多得直臣

權右衛門方伏、忽蹶起罵曰、我主在城中、唯議軍事、而不言金錢、其部下謀斫陣擒敵、而不遑其他、吾何得與知、且城中戰敗、首領猶不保、貲財何為、若戰勝則至將軍佩刀、皆我輩之有、貲財不求而自來、今日裂口抜舌、安言貲財有無、家康聞之歎曰、吾欲得如米村者、令傳右兵衛常陸也。特宥之、後權右衛門仕淺野長晟、置治長女於京師、厚撫之、其祿仕蓋亦為之耳、

福島正則臣福島丹波、為人朴強、正則重之、給祿二

萬石、後藤基次之去黑田氏也、正則欲召用之、使丹波言之、基次對曰、必三萬石則敢委質、丹波復命、正則掉頭曰、舊功如汝、猶二萬石、何況於彼乎、丹波薦之曰、願君聽彼所言、臣亦以是得名、是非獨基次之榮、亦臣之榮也。不聽、

公平之見

二士守節　四將決志

武田信玄攻野田也、（野田城屬德川氏、）菅沼定盈與松平忠正堅守、敵蒙竹楯、用龜甲車、外城陷、乃退保內城、既而定盈忠正力窮、請出城自殺、以免士卒、信玄許之、

比出城、伏起被虜、囚于長篠、誘降二人、不屈、初與平道文、菅沼正貞、菅沼刑部、置質於濱松、而叛降甲斐、於是請歸二人、以易其質、信玄乃使人來言、家康許之、嘉二人守節、加其采邑、

德川家康征上杉景勝也、石田三成等起兵於大坂、諸侯伯會大坂者四十餘人、為應援者三十六國、乃議引軍東下、令增田長盛遣使伏見、諭鳥井元忠曰、大兵東下、將先攻伏見城、城本豐臣氏之有也、子齊而東、誰誹議之、吾受內府眷顧、又與子親善、故相告

也、子速決計、元忠與三將答曰、我知受君命而守、不知聽他人令而走也、足下誠念寡君之顧乎、則宜見勉勵、今乃示以走路、殊非所望、德川氏不乏於人、而我輩特受此任、固決志於死、雖有百萬敵、不敢逃避、請速來以試我鋒、使者再至、有刀而已。

關西男子、關東男子、東西映發、

主馬辭祿　重成願死

關原之役、小早川秀秋在松尾山、觀望兩端、德川氏促之、乃自後襲西軍、其老臣松野主馬怒曰、主公何為此不義之舉、小早川氏所未嘗有也、終不肯戰、後

秀秋以向應功食備前美作主馬羞食其祿去匿京師

大坂後役德川氏潛使人招木村重成重成不應其女兄夫猪飼某創病歸鄉重成遺書叉物訣之曰城中近狀無復足觀諸謀議皆決於母氏我輩所陳一切不聽天下永為家康之有可知也已家康與僕有舊使板倉伊賀數招僕僕受先君命以屬嗣君而懷藏二心心所不安故雖無一所聊賴且因循在此特願速戰死復何言哉此刀僕所常佩服經數十戰未嘗蹉跌者今以贈公幸愛護之後重成與井伊直孝戰於若江堤而死

忠勝謹答　蘭丸不言

井伊直孝酒井忠勝松平信綱板倉重宗並在政府和而不同外間疑其有隙告之將軍家光家光怒詰忠勝等忠勝謹答曰臣等和於公議而不和於私事所以政無私曲苟公私共和依違無所爭則何能致公平之治家光大悟曰理宜然然則告者妄也忠勝曰非妄彼陳其所見耳

忽歟

森蘭丸仕織田信長為近臣嘗奉刀在側刀鞘黑髹有款紋數十條蘭丸潛料記其數一日信長集左右近臣撫其刀謂曰有能暗射中鞘上款紋數者乃與此刀衆爭射之不能中也蘭丸獨默不言信長問故蘭丸謹對曰臣嘗料記其數矣是以不敢信長悅賜以其刀

正信辭封　祐清重恩

本多正信為閣老家康嘗欲增其封辭曰臣叨恩眷而無矢石之勞加之封土誠不自安願以其賜臣者益養材武以鎭平天下而臣得送老於其間何旣若之遂以二萬石終

平維盛與源賴朝戰大敗還伊藤祐親欲從奔為天野遠景所捕因于三浦氏初賴朝之流伊豆也寄伊藤祐親家以事相惡遂欲殺賴朝祐親子祐清密告之賴朝賴朝因得免於是賴朝召祐清欲報其德祐清固辭以嘗受平氏厚恩請去從之賴朝義而許之

池田辭祿　成瀨諷馬

池田市郎兵衛以勇聞初游諸國窮甚寺澤廣高招

之、給祿四百石。黒田長政・細川忠興聞之、皆以三千石招之。辭曰、臣蚤為寺澤公所知、恩不可負也。廣高益重之、與祿三千石。市郎兵衛辭曰、臣豈論祿多少。唯感君眷遇之厚、故敢委質。今已受一邑、衣食足矣。過之以往、非所望。況無功加祿、臣深恥之。終辭不受。

豐太閤嘗觀成瀬正成調馬、壯之。問其祿、曰二千石。太閤曰、若仕於我、予五萬石。他日言之家康。家康命正成往拜焉。不聽。強之則欲自殺以自明。家康乃為辭之太閤。太閤笑曰、吾素知其如是。所以欲獲焉耳。

幸村父子無定操。然知恥而決死、亦不失為勇士。

真田匿山　渡部歸舍

豐臣右府起兵也、真田信尹從在東軍。東照公使之入諭幸村降之。幸村信尹姪也。幸村答曰、關原之役、臣父子屬西軍、以寡兵抗大師、及敗遁逃、伏匿山野。右府不以臣陋劣、拔臣以數千兵、使將一面。是知臣也。士為知己者死。臣死不能負焉。信尹復命。再遣説之曰、苟降則封以信濃、世世毋絶。幸村曰、為我謝公、臣一死報右府、不知其他。有如東西弭兵、臣當寄食叔父耳。不然則雖受日本之半、而不能奉命矣。願叔父勿復來也。

事實人物可置之左傳中。

源頼政與子仲綱等舉兵據園城寺。其舊臣渡部競居平氏第。後衆欲呼之與偕。頼政曰、毋以為也。彼不呼而來者。平宗盛聞頼政走、使人闞競在焉、乃召見之、問曰、三位逝矣。汝何以不從。競佯答曰、臣近與三位有隙、故不相聞知也。宗盛誘以厚祿。競佯喜從之。因言、新圖報效、獨患無馬。宗盛與以所愛駿馬。競乃歸舍、結束騎過平氏門、呼曰、渡部競源家舊臣。何能改處仕仇敵哉。今將赴援三位。何不要擊。平氏莫敢

出者。遂至園城寺。仲綱大喜、截馬鬣尾、烙記宗盛二字、夜使人驅入之平氏第。馬入廐、與他馬相踶齧。一第驚騷。宗盛慙恚。初仲綱有名馬。宗盛數請借之。仲綱弗肯。頼政懼、令仲綱許之。宗盛借而不還。大會客而出其馬、烙記仲綱二字、曰騎仲綱、曰鞭仲綱。仲綱與父言而憤之。至是報之云。

田道踰浪　日香抱頭

垂仁天皇命田道間守往常世國、求非時香菓。今所謂橘也。田道間守泛海、遂至常世國、得非時香菓八個歸。

忠臣遠役未復命而君死千古有遺哀

歸時天皇既崩田道間守奠香菓于陵前白曰臣萬里蹢涙遠往絶域纔得全軀命還而宮車晏駕不得復命臣生何益遂號慟而絶聞者莫不隕涕　景行天皇哀其忠誠葬之伏見陵側

古之人古之人

難波日香蚊　安康天皇信根使主之讒殺皇子日香蚊抱皇子頭二子各持一足呼曰天乎吾君無罪而被殺吾不忍俾君無使令於地下三人遂自刎衆為流涕雄略天皇十四年事覺根使主伏誅勅求日香蚊後賜姓大草香部吉士

三浦守城　村上登樓

三浦義明為源頼朝守衣笠城畠山重忠以三千騎攻之義明年八十九力疾上馬欲親戰子義澄等止之時有傳頼朝敗死者義明謂義澄等曰源公有勇略非一敗而死者女輩宜索而從之吾老矣不能行當止死於此義澄等請扶行不聽城陷義明死之

與高橋紹運聞東鎮西古今相映

元弘之亂護良親王入芳野築城守之賊大兵來攻外城已陷親王親戰數合退入內城與左右酌酒慨歌村上義光鎧被矢如蝟來跪曰賊勢强甚城不可支請假大王鎧裝臣詐稱大王死大王宜乘間出走王曰與汝同死何忍獨逃義光厲聲曰圖大事者惡得此言起解王鎧訖顧曰卿精忠易世不忘義光乃易鎧裝登譙樓子義隆來欲偕死義光曰亟去為王拒後勿徒死義隆泣訣義光望王去遠大呼曰皇子護良自刃汝等行將為天兵所誅視以為式乃劃腹抽腸擲于壁而斃賊四集斬其首解去義隆單身留鬪斬數卒被二十餘創入竹叢中潰腹死親王終獲免時義隆年僅十八

此事每讀不禁而栗

二人同死　一士獨憂

越後中太能景源義仲家士也養和天皇西狩義仲入京師為亂源頼朝發兵討之初義仲强通攝政基房女及軍敗入其閤內久不出能景曰敵已迫矣何眷眷於一女子乎我不忍視將軍之醜自潰腹死津波田三郎亦諫死於是義仲遽携兵而出

此時信越多壯士恨所事非其人

織田右府幼放縱平手政秀驟諫之不聽政秀憂懣曰吾受保傅之託而不能匡救焉何以立於人間哉遂自殺右府驚悔自咎屛居不出為建佛院名曰政

死諫如十手亦罕也

秀寺、忌日必詣、輙自矢曰、吾徒悔亡、益當改過勵行、立大功於天下、以償前失耳、於是益講武事、警備隣國、

大伴赴敵　　杵淵報讐

雄畧天皇九年、大伴談奉詔、與紀小弓等討新羅、兵敗死之、從者大伴津麻呂與談相失、既而聞其死、大呼曰、吾主已死、何為獨生、慷慨赴敵而死、

真日本人

杵淵重光事富部家俊、養和元年、家俊從城資永、擊源義仲、戰于横田河原、家俊為西七郎廣助所斬、先

是重光以讒見黜、不得從軍、至此聞其戰死、直馳入陣中、望見廣助、呼曰、汝非西七郎耶、汝殺吾主、我竟不汝貰、進而搏之、墮馬、輙斬其首、因抱家俊頭泣曰、臣得罪家居、不得從軍令、敵已授命、請少慰冥魂、言既上馬、左手提首、右手揮刀、大呼曰、杵淵重光為主報讐、盍來決死、敵兵爭進、重光縱横奮戰、殺數十人、身被數創、不能復戰、乃擲廣助首、持家俊首、馬上貫刀而死、舉軍驚歎焉、

悲壯淋漓

茂右單步　　博麻獨留

市川茂右衛門、鳥居元忠臣也、關原之役、元忠守伏見城、為西軍所圍、鳥居氏臣在關東、相率赴難者四十餘騎、茂右衛門亦在其中、既而聞西軍扼關津、乃稍稍途歸、獨茂右衛門不肯歸、單身徒步而西、又聞關津撿佩刀者甚嚴、乃拋刀道傍佛寺、祝髮為行脚僧裝、剝痕隱然、關吏怪之曰、汝果僧、當誦佛經、書梵字、茂右衛門幼嘗寓佛寺、略解浮屠之事、應聲書字誦經、筆畫有法、音吐琅然、吏以為真釋之、既達伏見城下、西軍環守不得入、乃詣敵營、告以實、請從主于

城中、辭氣愿款、聞者感動、縱入城、無幾城陷、元忠戰死、茂右衛門殉之、

忠孝之朴實者、最能感人、

齊明天皇七年、救百濟之役、大伴部博麻為唐兵所虜、土師富杼等欲還奏無衣食、博麻謂曰、僕請賣身以充公等衣食、富杼等因之遂得還奏、博麻獨留於唐、幾三十年、　持統天皇四年、從新羅使還、　天皇嘉其忠、授位賜布粟田宅、免三族課役、以顯其功、

蘇武有愧色、

宗廣佛名　　清丸神敕

延元中結城宗廣率陸奥兵、來援王師、船至天龍洋

光氣横千秋、

遇颶、舩艦四散、宗廣漂七日、達安野津、會病瀕死、有僧來訪曰、死期逼矣、唯唱佛名懺有所遺囑、傳諸貴息、宗廣將瞑、聞之挺起笑曰、我生七十、何遺念之有、但不得滅賊而死之為憾耳、願以我言傳之賤子、勿以供佛為勿以稱名為、速斬賊首懸之墓前、言訖按刀逆持切齒而卒。

孝謙天皇素敬宇佐神、及寵僧道鏡為法王、宇佐廟祝希旨矯奏、受神勅曰、令道鏡登位、天下太平、道鏡聞之稍懷非望、天皇乃令和氣清麻呂往奉幣宇

萬古赫々、

佐、賓神教、臨發道鏡按劍曰、使余得大位、有厚賞、否則有劍耳、清麻呂既還奏曰、神教我朝天日之嗣必立皇統、道鏡何者敢亂天位、宜早誅除、道鏡大怒奪其本官、改名穢麻呂、流大隅、使人殺之於道、俄雷雨晦冥、受命者猶豫不發、會赦使來免、參議藤原百川愍其忠烈、割邑與之、　光仁天皇踐祚、竄道鏡於下野、召還清麻呂、

俊政割腹　家貞瞋目

錦織俊政為判官代、與足助重範等從駕于笠置、城

惜不使之加中興諸將之列、

將陷、將士崩潰、俊政奮厲曰、奉詔討賊、義當死報、逃將安往、乃袒肩力闘、矢竭刀折、遂與其子及衆十三人割腹死。

長兼中、豐明節會、群僚將辱平忠盛、其臣家貞與子家長、衷甲候于階下、源師俊叱去之、家貞瞋目曰、主君有戒心、以備非常、衆不敢發、忠盛亦以詭計免焉、

樊噲之流、

茲俊火祠　正成殉國

櫻山茲俊、備後人、元弘之初、聞車駕在笠置、楠正成勤王、乃首率其族、城本國一宮、以應之、衆殆七百餘、

義烈矣、何不待時、

不忍讀、況下筆矣、

遂略國中、將攻安藝、既而聞笠置陷、正成死、兵皆散、茲俊知事不成、乃詣吉備津神祠、先刺殺妻子、火祠而自殺、從死者二十三人。

足利尊氏舉九州兵東上、新田義貞軍兵庫、飛書告急、朝廷震動、後醍醐天皇命楠正成往援義貞、正成奏曰、尊氏新舉九國而來、其鋒甚鋭、我以疲兵格闘、無他奇道、其敗必矣、為今計者、陛下復幸叡山、召還義貞、縱賊入京師、而臣歸河内、絶其糧道、則賊兵日散、我兵日聚、於是夾攻之、可一戰而破也、義貞之

計、蓋亦出此、顧慮人言耳、戰道非一、要歸於勝、願朝
廷再計之、諸公卿皆然之、獨參議藤原清忠不可曰、
賊雖衆盛、不過如前役、王師有天命、宜防之外也、
天皇從之、正成退、謂其子弟曰、事已至此、何必執議、
與弟正季子正行等辭闕而西、至櫻井驛、正行時年
十一矣、正成遣歸之河内、誡之曰、汝雖幼、已過十歲、
猶能記吾言、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意吾不復見
汝也、汝聞吾已戰死矣、則天下盡歸足利氏可知也、
愼勿計較禍福、嚮利忘義、以廢乃父之忠、苟使我之

族隷而有一人存者、則率以守金剛山舊址、以身殉
國、有死無他、汝所以報我莫大於此、因以 天皇所
嘗賜寶刀授之訣別、正行請從共死、正成叱之起、正
行揮涕而去、正成乃至兵庫、率手兵七百陣于湊川、
與賊兵五十萬血戰十六合、盡亡其騎、所餘七十三
騎、猶可以潰圍、而正成心不欲生、乃走入湊川北民
舍、坐釋鎧、身被十一創、顧謂正季曰、死而何爲、曰願
七生人間、以滅國賊、正成欣然曰、是獲吾心、耦刺而
死、正成年四十三、宗族十六人從士五十餘人悉死

之、菊池武重在義貞軍、使弟武吉來視湊川戰狀、會
正成且死、不忍去、亦死之、時延元元年五月廿五日
也、

重次進藥　忠光絶食

德川家康嘗患疔危篤、臣民憂懼、本多重次造枕請
曰、臣嘗患此疾、有一醫治之而愈、君請命焉、家康曰、
毋爲也、吾已決死矣、重次遽曰、君自絶命、臣請先焉、
乃趨出、家康驚、命左右止之、重次不顧、強而率至家
康曰、汝何得此言、吾賴有汝曹焉而瞑也、汝曹宜全

軀、撫循子弟、以保我家、汝何得此言、重次泣曰、否否、
臣不欲生也、臣近視甲斐將士喪其首領、折腰於我
門、情狀可羞、今臣喪主、公亦將如是也、臣少小從軍、
面目創、手足缺一、疲癃翁耳、特以主公眷顧頗爲人
所畏、主公一瞑、鄰國四襲、我子弟沮喪、不支事可知
矣、當是時、臣彷徨支吾、人將指曰、彼疲癃翁何無恥
之甚、臣故寧速死、不欲生也、家康曰、然、吾能從汝意
矣、汝亦能從吾意、爲吾忍恥乎否、重次曰、君苟聽於
臣、臣豈敢違、乃召其醫、醫曰、宜灸、重次手灼艾進藥

何得不哭、

其夜疔潰而瘥、重次喜極而哭、
藤原忠光事平氏、及平氏滅、忠光欲報讐、會鎌倉有
土木事、源頼朝莅焉、忠光嵌魚鱗于眼、陽為役夫雜役
徒、竊謀頼朝、頼朝見而怪、執之、懐匕首、曰、平氏臣忠
光、謀為故主報讐、乃囚於和田義盛家、忠光絶食、飲
月餘死、

智伯猶有豫讓、況平氏乎、

鎮種寡兵　良忠多力

立花鎮種為大友氏守巖屋城、島津忠長伊集院忠
棟攻之、鎮種勵士卒拒戰、殺傷過當、二將使新納藏
人遣言城中曰、君盡守禦之術、以寡破衆、其武亦多
矣、今大友氏既衰、九州盡屬我、而君猶守孤城、非計
也、何不議和、謀富貴也、鎮種登櫓應之曰、我荷大友
氏殊遇、見衰背之、義所不忍、豐臣氏援兵今將至、公
等之死可立而待矣、公等亦將棄舊主乎、士衆時成
功易、臨危守節難、我寧為難者而死、二將又使莊嚴
寺僧往説鎮種、不答、二將知其不可降、益兵四面齊
攻、二十餘日、城乃陷、鎮種自殺、城兵無一人逃者、
殿法印良忠、元弘初、從駕笠置、笠置陷、　天皇御六

余往年鎮西之遊、最慨然於此墟、

波羅、良忠謀奪之、不果、被捕、北條仲時使吏言曰、
天子且不能、子等舉事抑何粗、且聞子圖按我第、謀
奪　天皇、非冀之罪、不容誅、良忠輙答曰、天下之民
孰非王臣、拯主于難、何為非分、仗義討賊、誰謂之粗、
辭氣奮激、無所屈撓、仲時欲加刑、或止之曰、宜留以
引黨與、乃付吏閉之幽室、良忠多力、夜潜破戸逃去、

僧而如此矣、

三左自首　義忠揚足

關原之役、浮田秀家大敗、從騎皆散、獨近臣近藤三
左衛門黒田勘十郎從焉、秀家聞封内已失守、乃航
海、如薩摩、依島津氏、三左衛門乞秀家佩刀、辭去、詣
本多忠政、佯謂曰、吾浮田氏臣也、主公度不免、既自
殺山中、因獻其刀、乞宥其孺子、忠政聞之家康、家康
命附三左衛門於忠政、歲餘事露、島津家久為請哀
家康、家康特宥其死、流之八丈島、召三左衛門詰之、
三左衛門白實、請死、家康嘉其忠、賜祿千石、為麾下
士、勘十郎終仕島津氏、
石橋山之戰、大庭景親與弟景尚先進、源頼朝召岡
崎義實、問孰當彼兄弟者、義實薦其子義忠、義忠受

初忠在此、忠亦多方哉、

好老僕、

命而退、召僕家安曰、我欲為主公死也、女全身而歸、語之我妻子、家安不肯歸曰、郎君年二十、乃能為主公死、臣年六十、焉不為郎君死、乃從而進、義忠遇景尚、搏而伏之、呼從者、未屬而敵人長尾為宗來援、時夜黑大雨、咫尺不辨、義忠曰、上者景尚也、景尚曰、上者義忠也、為宗進摸其鎧、義忠揚足蹴之、急刺景尚、刀不脫室、為宗弟定景亦來、義忠終被殺、家安死之、

調伊大呼　　聖秀作色

欽明天皇時、調伊企儺副紀男麻呂、問新羅之罪、軍敗見執、伊企儺不屈、新羅人拔刀逼、露其臀、使呼曰、日本將啗我臗脽、伊企儺大呼曰、新羅王啗我臗脽、王大怒、遂害之、其子舅子抱父屍而死、其妻大葉子在虜中、作歌自痛焉、歌曰、柯羅俱爾能、基能陪你陀致底、於譜麌故儒、比例甫羅須母、耶麌等陛武岐底、

快聲震千秋、

新田義貞攻鎌倉、安東聖秀自極樂寺軍還、則府第已灰矣、憤激曰、百年之跡、何無一死節乎、下馬將死、其從女為義貞妻、贈書招降之、聖秀作色謂使者曰、吾姪士家女、何為此無恥之言、而義貞亦不可止

侠骨可想、但未知名義、

之也、以書握刀割腹而死、

正成横尸　　昌辰截鼻

楠正成敗於兵庫也、足利尊氏遣使謂曰、足下以寡敵衆、忠義絕倫、宜全身退兵、正成笑答曰、大丈夫功成則垂名竹帛、不成則横尸草野、今戰敗兵疲、死報天恩之秋也、欲使一家人還鄉、道路無恙、是足下之惠也而已、

公事何敢評之、

織田信忠合兵圍高遠城、屬武田氏、城將仁科信盛與小山田昌辰固守、信忠使辨士入說曰、孤城抗大敵、虀粉可待、苟出降、以為上將、增其邑、昌辰曰、吾報先公正在今日、若何為者、敢來誘我乎、乃執截其耳鼻放還之、

八字可傳八千歲、

秀吉垂泣　　長年決意

明智光秀弑織田右府也、豐臣秀吉方與毛利氏搆兵在備中、秀吉得其報、便引兵上途、兼程疾行、既至尼崎、發哀、斷髮毀形、使人周告諸將曰、明智光秀蔑棄洪恩、敢行大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憤也、秀吉義不與光秀共戴天、悉發領國之兵、自將至此、願與

不負義不失機、何事不成、

諸公梟豎子以弔先君之靈於是大戰于天王山光秀大敗與十餘騎走向坂下至小栗栖土兵四起槍刺其脇墜馬死秀吉乃奏捷朝廷徇光秀首京師梟于本能寺去信長薨日僅十有三日矣

後醍醐天皇逃隱岐至名和港令源忠顯登岸問土豪可倚者答以名和長高忠顯乃踵其家家方宴忠顯直入傳詔長高未答長重進曰人之所重名而已矣今忝受 帝者自詑事無成否皆足以揚大名於天下長高乃決意計奉 天皇于舩上山令長重等

北溟表極
是誰功

五人擐甲走迎 天皇跪御舟傍 天皇欣然長重被薦于甲背負 天皇登山藉木葉進食長高欲移倉粟于山募村民能運一擔者賞錢五百一日致五千餘石乃盡燒其宅率百五十騎以護行在因樹植柵列扉為垣氏高造布旗數百煤印近國諸豪章識張之山上明日佐々木清高以兵三千自山前後來攻望見旗章不敢進我兵蔽林而射斃敵一將八百騎乃來降清高在山後未之知也更兵急攻會日且入大雷雨長重長生乘而疾擊擠賊于谷殲千餘人

清高單舸逃去 天皇授長高左衛門尉兼伯耆守賜名長年子弟拜官有差

仲賴交刃　忠元彎弓

源仲賴事藏人源仲兼壽永中源義仲攻法住寺殿仲兼等防之戰敗而走仲兼從士有加賀坊者以其馬驕悍不能控制易仲兼馬騎之為追兵所殺馬巇血嘶道側仲賴見之以為仲兼既戰死回轡大呼曰主君既死吾何用生為射斃三人斫殺二人又搏一人交刃而死

仲兼善得
一人亦奇

豐臣太閤攻島津龍伯龍伯降其臣新納忠元不肯降憤慨說龍伯曰秀吉蹂躙我城下如行無人之境不及今加一矢使薩摩男子盡為婦女臣聞曹操以百萬衆蔑視吳蜀而有赤壁之敗田單以莒即墨二城卻燕二十萬兵悉復舊物今敵方窘於九尾之隘我以精兵據險與之持久則彼勢屈不戰自潰願君委臣以興復之任龍伯不從秀吉嘉忠元忠召見賜薙刀曰汝猶能向我彎弓也對曰寡君若許臣不敢辭秀吉壯之

偉男子

丹三守諠　正行世忠

足利尊氏犯京師也、勅使河原丹三郎從新田義貞拒於大渡、以守治山崎、並失守、退還京師、聞乘輿已東幸、謂其子曰、臨危致命、古今常誼、我寧忍受逆賊制乎、迺與其二子返至羅城門側、剴腹而死、

楠正行數敗足利尊氏軍、遂進逼京師、尊氏大懼、乃發二十餘州兵、以高師直將之、擊正行、正行與弟正時率諸宗族詣行宮、因中納言藤原隆資上言曰、先臣正成嘗以微力挫強賊、以安先帝宸憂、及天下再亂、逆賊四襲、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命歸河內、囑以收合餘燼、報復國讐、臣年已壯矣、而稟性羸弱、常念不及令力戰、以有待之身罹無虞之疾、上為不忠之臣、下為不孝之子、而今賊渠帥大舉來犯、是臣效命之秋也、非臣獲彼首、則授臣首於彼、臣生死決於此行、切希得一拜天顏而行、隆資入奏、天皇揭簾臨視、將士前、正行勞之曰、曩日兩捷、大殺賊勢、甚慰朕心、朕深嘉女世忠、今賊悉銳而來、眞安危之決矣、雖然兵之進退、貴於從宜、朕以女為股肱、女其

自愛、正行俯伏垂泣而出、辭訣後醍醐天皇廟、題族黨百四十三人姓名於廟壁、然後上途、既而與賊軍大戰於四條畷、正行直進逼師直、師直臣偽稱師直死、正行大喜、拋首于空而手兼者二、軍士有告其實者、正行投頭于地、蹴且罵曰、唉汝亦無双國賊矣、已而曰、其勇可嘉也、自斷袖裹首、置韉上、復進逼師直、相去數步、而兵士自晨至晡三十餘合、力索莫能起、正行注目於師直、勉衆前進、敵連射之、正行身被箭如蝟、乃呼曰、已矣、勿為賊所獲、與正時相刺北向而斃、年二十二、餘兵皆自刃駢斃、和田賢秀、正朝弟也、獨混敵卒伺擊師直、楠氏卒湯淺者降在賊軍、識見賢秀、從後斬之、賢秀瞋眼視湯淺、湯淺懼、後獲疾死、正朝欲還奏狀、有一賊呼曰、忍獨亡乎、正朝笑而返之、賊輒走、如此者數、賊數騎至、正朝遂死、於是百四十三人悉死之、

武時授命　行廣辭封

延元中、菊池武時攻北條英時、英時窘迫、將自盡、會少貳貞經大友貞宗率數千兵赴援、武時度不可克、

臣道在此、兵機亦在此

乃分兵五千附長子武重誡曰見義授命人臣之道為然汝急還國完城聚兵上為國家誅賊下為乃父報讐是吾所望於汝也武重固請同死不許揮涙去武時乃督餘兵冒陣歿時年四十二

氏家行廣豐臣氏臣也為人勇決重義關原之役徳川氏使本多忠勝招行廣行廣曰吾受豐臣氏恩眷義不敢奉命也及事平致城去流寓若狹播磨之間大坂前役復使人召行廣行廣辭之後役猶使板倉勝重諭之曰肯來封為十萬石侯行廣固辭之而潛入大坂城城陷豐臣秀頼將自殺命行廣刃淀妃行廣乃刃淀妃而自殺

盛綱直去　利安竊通

建仁元年越後人城資盛反州兵討之不克幕議以佐佐木盛綱為將擊之教至盛綱適在門外不入家直騎馬而去從士或諫其輕易盛綱曰昔藤原忠文征平將門也方食詔至忠文抛箸而起徑赴東國人臣之道固當如此於是盛綱倍道兼行三日到鳥坂遣使諭之不聽乃進兵擊走資盛

勇智成其忠最高

栗山利安黒田孝高臣也天正六年荒木村重以伊丹城叛織田右府孝高為右府如伊丹説村重村重收孝高繫獄利安偽為賈人如伊丹因所識銀工某潜入城覗獄畔衛卒嚴備不可近獨獄後有隍不備乃乘夜泅而就獄見孝高後賂獄卒得數通消息七年十月利安從織田氏將瀧川一益攻伊丹拔之利安馳詣獄解孝高孝高瘻痺不能起乃令健卒負以出孝高嘉其忠蓋為與名馬

九郎抱石　齊晴游海

人主於臣民亦猶是

北畠顯信據男山高師直來攻城兵松山九郎多力而怯股栗不能戰高木十郎按刀瞋目曰城將陷矣汝不能出鬭我寧交刺死九郎乃起抱巨石乱投敵潰散墜崖谷死者相枕城因得不陷時人語曰松山之力高木之用

余前年登金崎古墟望燕

新田左中將奉　皇太子及尊良親王北至敦賀氣比氏治與子齊晴以兵三百迎入金崎城小笠原貞宗來攻城陷親王自殺氏治殉之齊晴走索舸載皇太子倉卒無楫乃繫纜於臂游海三十餘町達燕

木浦嘆其壯勇且不忘生死衛太子矣

死爭之時猶有一言可記者何脱之

赤心

木浦、以皇太子屬土人、曰、此異日爲日本國主者、煩汝等謹奉以入杣山、言訖復游還城、自刎據父屍而死、

氏明牽裾　常澄暴骸

大坂之役、京師流言、池田利隆懷覬望、家康怒、欲奪其封、以與其弟忠繼、利隆之老番氏明來陳謝之、不聽而入、氏明牽裾號哭、以死爭之、初氏明父大膳爲國人長湫之役池田輝政見父兄没、欲戰死、大膳扣馬遏之、輝政怒、以鐙蹋其項、血被面、而不縦、遂存其祀、家康記之、嘉其世忠節也、乃釋利隆

左中太常澄、長狹常伴臣也、及源頼朝起兵、常伴謀襲之、不成被殺、後頼朝詣鶴岡、有一男子、長七尺餘、厠騶從中、頼朝怪之、命下河邊行平捕之、繋簡於髻、書曰、安房國長狹六郎臣左中太常澄、行平詰之、曰、欲爲主復讐、事若不成、暴骸草野、是以記姓名爾、惟以速死爲幸、頼朝殺之、

忠吉嗚咽　重忠慷慨

鄭侯功爲第

足表名義

可不死而不得不死

可以立礼

徳川家康質于今川氏、一日從容謂今川義元曰、僕幼離國、流寓尾張駿河、有年於此矣、願得一歸郷里、拜掃先人墳墓也、義元許之、於是始歸岡崎、延見將士、鳥居忠吉離次進、握家康手曰、臣老矣、不能効驅馳、特爲郎君置倉廩、峙糧食、郎君以此多養兵士、揚武四方、臣或保餘年、猶得親目之、因嗚咽而泣、家康亦泣、

承久之役、山田重忠應詔、與藤原秀澄守洲股、東兵大至、諸將望風崩潰、重忠慷慨曰、安有奉命拒賊不發一矢而退者乎、率九十餘騎、阻河戰、勁弓叢射、敵兵多墜水、不能進、既而賊兵麕集、重忠不能獨支、引兵而還、

竹童伏劔　夏目攬轡

湊川之役、楠正成遣家人竹童九歸河内、告戰死之狀、竹童馳歸告狀畢、將自殺、衆皆止之、曰、死殉先主、不若生事後主、竹童乃爲從衆、其夕伏劔而死、

美方原之役、徳川氏敗績、敵兵追急、家康回馬親當之、夏目長兵衛攬轡曰、非大將死所也、挽而轉、後倒槍、撃馬臀、誤汰冑、既免、長兵衛曰、槍撃主、吾罪大矣、

反入敵而死、

殺奇之極

二將伏斃　　両士駢踞

新田義貞奉　皇太子往經略北國得能通言與族通繩以三百騎殿天大雪行抵鹽津與前軍相失會敵兵奄至士馬凍餒不能戰通言通繩乃與衆拔刀植地伏其上斃

勿卒不失官守

大阪之役城兵大擾諸門皆破郡良列津川守久擊馬表牙旗至千席舘駢跪稽首言曰臣等當死於城外顧所掌表幟先君所以傳生公五纛七道四海之

外苟有目者無不覩而識之委之敵人傳觀播弄將貽羞萬世矣故謹奉還耳良列將自殺顧謂守久曰去歳之役吾献策欲襲敵前軍縱火牙營而公等弗聽是終天之憾事已至此言之無益因卸甲脱其母衣置之床上曰是先君之賜今而致之吾事畢矣遂割腹死其子兵藏又死、

亦從容

勘十受杖　長生負櫃

山田勘十郎前田利長臣也年十四復父讐後掌府藏管鑰利長嘗命勘十郎急持管鑰來稍遲利長怒杖擊之流血被面勘十郎匍跪伏刀脱出室利長以為有異心益怒再舉杖將擊之左右諫止於是勘十郎稱疾屏居及關東役作利長攻大聖寺勘十郎率手兵六十騎先登被創命從者曰及吾末絶速舁詣主公利長見勘十郎悔惜出涕曰吾負汝矣遂歿年二十、

以德報怨於君宜然

正平中足利義詮犯男山行營車駕衝圍奔事急委神鏡于路名和長生下馬負其櫃而走敵追射長生纔免而還矢著櫃板十餘竟不能洞人以為異焉

恨賊輩不嘔血死

平右知恩　　友信赴義

筱岡平右衛門瀧川一益臣也起微賤以功擢爲隊將後違旨屏居柴田勝家聞之密招平右衛門平右衛門辭曰臣被瀧川氏恩顧今雖有小故奈何負恩無幾得釋天正十年一益與北條氏戰武藏不利平右衛門謂津田次右衛門兄弟曰事急矣我與子留死以免主公如何津田然之於是馳使一益告訣與津田兄弟冒敵陣苦戰死之一益得間脱走

一益他日愧其臣多矣

武田勝賴敗入天目山也小宮山友信單騎來從友

信初數諫勝賴請除嬖人跡部大炊長坂調閑又與小山田將監者爭事並訴將監厚賂二嬖勝賴遂廢錮友信友信於是赴難就土屋昌恒言曰君嘗擯臣而臣赴君難是傷君之明也然不赴缺我義與缺我義寧傷君明耳因問調閑何在曰昨逃矣問勝資曰亦逃問將監曰逃已十日矣友信曰唉吾知有今日久矣勝賴俛首而已

亡國之禍大抵一轍

彌六自屠　親光交刺

朝倉義景與織田信長戰敗其將印牧彌六右衛門

爲擒信長召降將前波吉繼諭之令仕辭曰臣世受君恩縱不能效死忍偷生事仇乎吉繼曰織田公憫子特賜采邑子奉命可也彌六右衛門瞋目罵曰叛賊我豈倣汝非人之爲耶竟不屈行刑者將刎彌六右衛門曰身爲囚虜固分死唯死同奴隸深耻之願自殺信長義之解其縛授刀彌六右衛門自屠抉腸拋之地而死

嚴將軍之頭

足利尊氏犯京師也結城親光從脇屋義助拒之於勢多王師敗績乘輿出幸延曆寺親光竊圖刺尊氏獨留居京師佯乞降尊氏疑之遣大友貞載察其狀遇諸途貞載率然謂曰將軍審卿送款使僕來受降宜俯伏如式親光知其疑己便拔刀斫之貞載墜馬死其部兵三百餘人圍擊之甚急親光及衆十六人力戰交刺而斃時人甚嗟惜焉

南軍大抵數奇

和田斬賊　築山死城

正平七年　後村上天皇親率軍攻京師和田正忠楠正儀爲先鋒擊破細川顯氏足利義詮走近江車駕進次男山義詮尋以大兵來犯正儀正忠逆拒時

正儀年二十三正忠甫十六正忠入奏曰元弘以來臣宗族殆爲此賊所殲臣今日爲國討賊爲父兄報讐苟不斬賊一將則不復還謁矣與正儀將兵三千守荒阪山敵驍將土岐康貞揮大刀進正忠與鬬斬之詣行營以聞　天皇大褒焉

滿身盡忠赤

織田信長攻朝倉義景於一乘谷義景敗走築山清左衛門年八十餘謂其妻曰自我英林公五世雄北陸豈可無一人死城者乃刃妻子自殺

冬嶺孤松

光氏下馬　正元入京

疾風勁草是家傳之節

延元中、新田義顯同義助、出京師、赴越後、會令莊淨慶聚兵塞道、淨慶父嘗屬官軍者、義助乃令由良光氏往說之、淨慶答曰、臣去就與父異、不得不沮、願得部下一名士以籍口、光氏歸、義顯曰、諸君從我至此、情同父子、寧我代士、莫士代我、往更告之、乖聽則齊戰死耳、光氏往告焉、淨慶不決、光氏下馬坐曰、將帥身係天下輕重、猶欲以身代吾輩、吾其可不致命、拔刀將自殺、淨慶感歎遽止之曰、吾寧當罪耳、開道跪伏義助、義顯撫勞而過、

楠正元與兄正勝、遁於十津川、以爲賊竟不可討、而猶欲爲豫讓、乃潛入京師、足利氏知之、遣兵來圍、正元奮戰斬殺甚多、既而就擒、足利義滿壯之、謂曰、能改志事吾、則長保富貴、正元泫然流涕曰、南風不競、皇室傾頹、而吾儕不能扶之、死猶有餘罪、安能改處事仇敵哉、遂不屈、

榮政瞋眼　　忠勝勵聲

德川家康在岡崎也、織田右府使瀧川一益來、就石川數正議和、家康許之、乃從百餘騎赴尾張、既至清洲入城門、觀者喧騰、本多忠勝時年十四、舉薙刀先驅、勵聲曰、我君來此、汝輩胡無禮也、衆皆讋服、右府出迎、導入內城、植村榮政操刀而從、衞士叱之、榮政瞋眼曰、吾植村新六也、奉主人刀、何渠叱之乎、右府揮衞士曰、吾聞新六名久矣、勿怪、乃盟遂饗焉、右府賜寶刀於榮政曰、汝今日舉動、恰如樊噲在鴻門、畢饗而還、右府郊送使林通勝等來謝岡崎、

主客双絶

右忠節

賢矣、恨不波其族

東照公修矢矧橋之意

基經遜位　　忠勝當軸

攝政藤原基經、在職稹密、祇畏、每遇災異、屢乞遜職、不得允、俞則側身修職、思答天譴。清和朝、總攬萬機、務在濟益、吏稱其職、人賴其慶、朝廷無事、內外肅然、特崇儒術、釋奠之日、率公卿、拜先聖、使博士講經、時蝦夷叛、北邊騷擾、基經薦右中辨藤原保則、兼出羽權守、委以閫外之任、卒能討平之、

酒井忠勝當軸于幕府、命造六鄉兩國二橋、或疑其失險、忠勝曰、有邦者以人為城、人疲矣、何以守邦、即恃水禦人、江城不可一日守也、

不疑則無怪

德寺捕蛇　　酒井增祿

經營龜山宮、既除地、見大塚、內有蛇、土人相傳為地主神、事聞、帝下其議、僉謂神占地久、不可妄動、德大寺相國至、徑命發冢、捕蛇悉投諸水、流衆議乃止、

神谷某始仕、未祿、途遇大老酒井忠清、避路而拜、忠清適有所念、弗之知、神谷忿、他日遇、輒不為禮、家康聞其不遜、欲黜之、而無公罪、初許祿一千石、乃牒授八百石、冀其自引去也、未下、忠清請曰、如神谷者、宜增焉、不宜減、家康告之故、忠清曰、臣職冠諸士、誰敢不敬、神谷剛直不阿、是其所可任用、矣然則如之何、忠清曰、倍焉可、家康難之、於是諸老集議、竟予一千五百、神谷造忠清、感泣而謝、

重臣之重如山

兼家設儀　　家康解縛

一條天皇登極之日、有司設位、忽見大極殿御牀側有血髑髏、走白攝政藤原兼家、兼家方睡、不應、再言之、兼家佯為驚、問曰、儀設已成否、其人忽悟、遂不言而罷、妖亦不徵、

剛如巖量如海

平塚越中、幼有驍名、德川家康百方招之、不肯曰、公長、温言而吝賜、予吾不欲仕也、後仕石田三成、既而三成敗於關原、軍吏生縛越中以獻焉、家康見之、笑曰、汝向不我足、今其狀如何也、越中張目罵曰、咄、戰敗為虜、武夫之常耳、足下之幼、囚於織田氏、縲絏數年、醜態可想、是之不問、而何嘲人之為、抑負故太閤遺訓、欺孤兒寡婦、以奪天下之權、足下所為、丈夫恥之、吾頭可斷、吾口不可閉、家康怒曰、無狀如此、與其一擊為快、不若留以受人間苦楚、乃解縛放之、本多

正信聞之不悦、他日從容問曰、殿下何以不殺越中、家康曰、然、越中可憎者剛愎也、其勇其辨可惜矣、留以爲子孫鷹犬之用、亦爲不失一士耳、正信感歎曰、非臣等淺中所及矣、

右識量

物部論佛

杉田諫君

欽明天皇時、百濟獻金銅釋迦佛像、天皇大喜、大臣蘇我稻目勸天皇拜之、物部尾輿、中臣鎌子奏曰、夫我國家所祭、有天地社稷百八十神、今拜蕃神、則恐致國神之怒、天皇因賜之稻目、既而諸國大疫、民多夭折、尾輿鎌子復奏曰、陛下竭不聽臣言、致斯災、不遠而復、必有慶、宜遄棄佛像、以謝國神、天皇納焉、詔有司、投佛像於難波堀江、悉焚伽藍、

投之焚之、而不能禁後世之信奉、蓋聖道之於佛、猶善之有惡、絶惡在盛善、絶佛在明道、而明道唯正政而已、

德川忠直臣杉田壹岐、起歩卒列國老、常好直諫、一日忠直放鷹而歸、意色欣然、曰、今日之獵、從者馳騁殊可觀矣、緩急從此輩、我復何患矣、諸老皆賀、壹岐在末班、獨默不言、忠直怪問故、壹岐乃曰、以臣觀之、今日之事可歎也、不可賀也、臣聞侍臣之從獵也、度君擧動無常、往々與妻子訣別而出、君臣之情如此、萬一有事、誰為君用者、而君反以為可用、臣故曰可歎也、忠直艴然大怒、侍臣伊藤某揮壹岐去、壹岐叱曰、汝少年何知、直脱佩刀、却之背後、進伏忠直前曰、君第甘心焉、臣不忍坐視國運之蹙也、忠直不答而

可謂大臣

使人愕然

入壹岐歸舍待罪、此夜忠直召壹岐謝曰、吾過矣、吾過矣、我深感汝也、因手賜佩刀以賞之、

信吉面目　　百川服心

德川家康命中山信吉傅公子頼房、頼房喜任侠、好奇服、装佩刀以黃金、信吉數諫不聽、時家康既薨、秀忠聞之不懌、召信吉、信吉入見閣老曰、殿下所以召臣者、問寡君事耳、以實對、是彰主過也、不對則欺上也、進退維谷、不如屏居竢罪、乃趨出、閣老留之不聽、歸見頼房、具白其狀、因大諫曰、臣死不足惜也、獨所

慷慨之狀可想

憾者有三焉、臣不肖、不能謇諤以匡君過、一也、先公命臣以輔導之任、而亡狀至此、深負付託之意、先公而在、何面目見之、二也、左右小人迎君之惡、虧損盛德、臣非不知也、而不能强諫之、三也、臣雖死、遊魂不離左右、願君悛之、頼房大感悟、直椎金裝刀、脱奇服、謂信吉曰、自今而後、吾能自新矣、

改亦速、所謂不遠復元吉者、

藤原百川為人忠藎、嘗迎立　光仁天皇、天皇因甚信任之、委以腹心、時皇后淫縦、百川奏廢后及太子、群臣奏請早定儲位、　天皇擇所立、百川請立山部王、參議藤原濱成曰、王母賤、不可立、　天皇然之、天皇意欲立酒人内親王、濱成意欲立稗田親王、百川瞋目曰、夫儲君宜論德之高卑、何論母之貴賤、山部王令聞夙著、天下屬望、願勿他議、天皇不答、起入内、百川勵聲曰、不得聖旨、臣不肯退、立殿前四十餘日、天皇感其誠悃、乃許之、百川抵掌歡呼、急宣迎親王、立為皇太子、實桓武天皇也、

大臣定國宜如此

長政還舍　　藤房退身

征韓之役、太閤一日大名諸將會議行臺曰、外征將

士、久不奏功、迺公不可不自往也、疾具兵艦、吾意決矣、淺野長政進曰、臣視殿下近狀、為野狐所憑、爾太閤怫然扣刀跪曰、謂吾狐憑、有説乎、無説則死、長政對曰、有説也、饒使無説、臣固不辭死、且如臣等頭、雖到千百、何足惜乎、顧天下纔定、瘡痍未愈、人々希休息、而殿下乃興無故之師、以殘暴異域、使我父子兄弟暴骸骨於海外、哭泣之聲四聞、加之漕轉賦役之相因、所在盡為荒野、當是之時、殿下一舉趾、則六十州之寇賊雷動風起、臣恐殿下舟師未達釜山、而根

剴切無比

本之地已爲他人所據、是勢之最易覩者、使殿下有平昔之心、豈有不察於此、不察於此、故謂之狐憑耳、鄙語曰、鼈欲啖人反啖於人、殿下之謂也、太閤益怒曰、狐乎鼈乎、吾且舍之、以臣罵君、不可舍也、將拔刀斬之、前田利家蒲生氏郷在傍、斜睨長政曰、可去矣、長政乃徐起還舍待罪、數日、有上變者曰、肥後賊梅北擧兵取佐敷城、太閤大驚、急召長政謝曰、吾甚慙於汝也、命汝兒幸長爲大將往定肥後、

後醍醐天皇既滅北條氏、寖倦政、游宴自肆、徵求珍異、壚谷高貞献千里馬、天皇出觀之、以爲祥瑞、藤原藤房諫曰、天馬毋用於平生、近日賞罰無信、工役繁興、文臣內諛、武臣外怨、而姦雄窺釁於其間、天馬之出焉知非亂兆哉、天皇變色、入藤房驟諫不聽、遂舍官遁去、天皇驚使追之不及、

漢文同見、而有君臣之別、所以異治亂

親眞極諫　信形直言

大友義鎮少好畋獵、性麤暴、數手刃人、嘗作大刀長四尺餘、其傅入田親眞諫曰、此刀雖大、所斃不過數人、夫人君鋒刃之利、有銛於斯者、仁慈以撫民、德惠以勸衆、上下輯睦、闔國悅服、以此征國、何國不服、以此陷陣、何陣不摧、此之謂人君之鋒、若夫逞意一劍、徒事斬伐、此匹夫之勇、非主將之任也、義鎮大怒、遂誅之、其後驕暴滋甚、老臣臼木鑑速吉岡宗歡等憂之、條其過失諫之、義鎮悔悟、自是兇暴頗止、

武田晴信初荒耽酒色、不恤政事、又喜文雅、常延僧徒賦詩、老臣患之、不得見、板垣信形稱疾不出、潛招詩僧學爲詩、信形性敏捷、不數月能之、一日出陪詩筵、求題賦詩、辭理可觀、晴信大驚、授以新題立成、晴信大悅、信形因大諫曰、詩賦固可喜、然嗜之則廢事妨務、往者京兆君以亡道、遂致廢黜、今君驕恣、抑又甚焉、今而弗悛、必踐覆轍、臣直言犯顏、甘就顯戮、晴信感悟、遂勵精爲政、

右諫諍

保則米糧　門成笞鞭

> 保則名世之才、而其德如是、可敬可慕

藤原保則、爲備前守、風化大行、吏民畏愛、號曰父母、時安藝盜憑險劫奪備後調絹、逃過備前、問逆旅主人曰、此邦太守政績何似、對曰、府君化民、專用仁義、一邦之人、盡爲廉潔、具語及其治化本末、盜色忽變、終夜歎息不寢、向曉馳詣府門、叩頭自首云、小民無狀、畧奪備後官絹、請服罪、保則召盜語曰、汝知向善、竟非惡人、即與米糧贓絹、移之備後、備後守小野喬査悅爲赦之、盜遂爲善人、其以德化人率類之

> 寛猛有時、俱歸治、苟能治而民戴之、不可以爲酷吏

丹墀門成、爲丹波介、土民暴戾、舊號難治、門成蒞以猛政、廳前笞鞭爲堆、數年部内大治、後遷大和守、搏擊豪右、無所回避、境内肅然、百姓戴之

泰時出償　藤綱還錢

> 婉而嚴

北條泰時、當路於鎌倉府、清廉率物、諸將士贈賄有致奇珍、便不悅曰、諸君厚情、將無以難得見貺耶、盡隨其價出償、而止、爾後無有行貨者、

北條時賴擢青砥藤綱爲引付衆、有公文者、與北條氏封人爭畔、而訟、衆皆畏時賴、曲公文、獨藤綱直之、公文德之、欲有所報、夜苞錢投其後園而去、藤綱大怒曰、相模公、司天下之直、直公文、即直相模公、公宜見報、是何舛也、郵還其錢

保則賑民　高房誅巫

> 先自窒欲、天下第一之良策

藤原保則、除太宰大貳、先是鎭西飢饉、姦猾横行、筑前筑後肥前爲尤甚、保則到任、即以其俸米賑贍三國、深加慰撫、賊徒大悅、相語曰、府君以父母之情遇我、我豈可不盡孝子之心乎、相率改行、

藤原高房、意氣豪放、不拘細謹、其任美濃介、威惠兼

施、請託不行、發奸摘伏、盜賊屏息、安八郡有陂渠、隄防決壞、土人相傳、陂渠有神、不欲過水、違之者死、前守仍而不修、高房曰、苟利於民、死無恨矣、遂發民修之、後世賴焉、席田郡有巫爲妖術、黨與頗多、民被其害、長吏恐怖、不敢入其界、高房單騎馳入、捕而誅之、妖害遂絶、歷備後肥後越前守、所至有聲譽、

> 循而勇斷、何爲而不成

首名勵吏　勝重計婦

> 千秋循吏之祖

道首名、少治律令、曉習吏事、其爲筑後守、奬勵吏民、教督耕種、至植菜草、養鷄豚、曲盡其方、時躬按行、有

不遵教者、輒譴責之、老少竊怨焉、及收入、莫不悦服、又興作陂池、以便灌漑、至今人蒙其利、及卒、百姓祠之、

德川家康居駿府、命板倉勝重爲奉行、勝重固辭不許、乃請曰、願得歸家與妻計焉、家康哂許之、妻欣迎曰、有人告夫婿有慶事、何也、勝重脱朝服坐、謂之曰、吾受奉行之命、欲與汝計之、且辭而歸、顧汝謂何、妻驚曰、是公事也、妾何得辨之、勝重曰不然、自古爲吏者、誰不以內謁敗事、自今以往、汝於我所爲、無一有

（公議則與妻妾爲之亦可、私議則與君子爲之亦不可）

議於外、人苞苴無一有受、則吾拜命矣、妻曰、敢不唯命是聽、勝重與之誓、復被朝服、穿袴而出、妻送見其袴後拗也、呼返欲正之、勝重怒曰、何背誓也、妻惶恐謝、於是往拜命、就職、訟獄平允、百事大治、

（奇警無比）

右良吏

訂正增補 皇朝言行録卷之四終

訂正增補皇朝言行録巻之五

和泉　土屋弘　著

子道第四

綏靖悉心　仁明敬親

綏靖天皇、神武天皇第五子也、幼而岐嶷、有雄抜
之氣、及壯、容貌魁偉、最長武事、而天資純孝、志尚沈
毅、神武天皇四十二年、立爲皇太子、時年十四、及
天皇崩、悉心葬事、悲慕無已、

文武之道亦基于孝

仁明天皇、朝皇太后於冷泉院、毎朝必歩、一日太后
欲觀天皇御輦之儀、天皇詣之左右、咸曰、唯命
是從、輦進、天皇猶且歩下殿、沒階而乘之、左右皆
嘆曰、至尊敬親如是、聞孝自天子以達庶人、誠哉有
涙下者、

孝養竭力　至孝忘身

風早富麻呂、安藝加茂郡人、德行懿美、竭力孝養、父
母沒後、不食滋味、哀慕無已、天長十年、敕叙二階、免
戸田租、
僧某、名字不詳、事母至孝、母嗜生魚、某常買而羞焉、時
白河上皇嚴禁屠殺、因不能得魚、母羸憊幾死、某不
堪悲惋、乃自往桂川、捕二鯫魚、巡吏覩之、執而送於
官、吏鞫問、僧收涙曰、法之所禁、誰不遵守、況身在釋
門、破戒律、罪不可逭、但吾母老且病、非肉不食、是以
不覺犯法戒耳、幸饋母、所聞一下箸、則雖身爲萬段、
無所憾矣、辭氣懇切、吏卒感泣、上皇聞之、賜金帛
赦還、

發於至誠者不好事皆爲好事

樵夫進酒　家主絶味

美濃當耆郡樵夫、事父至孝、家貧鬻薪自供、父嗜酒
樵夫常過市、賖酒以進、一日山行、偶見石間色似酒、
掬而飲之、馨烈甘美、樵夫大喜、汲歸供父、靈龜三年
九月、元正天皇幸美濃、車駕過當耆郡、觀醴泉、以
爲孝感所致焉、命泉爲養老、因改元養老、授樵夫官、

孝感之德及千秋

後家至富饒
伴家主、安房人、性至孝、父母沒後、口絶滋味、設像供
養、事之如生、事聞、承和中、敕叙三階、免戸田租、旌表
門閭、

二子復讐　三人冒死

河津祐泰爲工藤祐經所殺其二子祐成時致常欲報讐建久四年五月源頼朝獵于富士野祐經從焉二子竊覗祐經一夜祐經召倡妓宴飲遂大醉而寢二子入其舍蹈席大呼曰祐成時致爲父報讐祐經驚覺將執刀而起二子揮刀交下遂寸斬之時祐成年二十一時致年十又九

漆部司令史石勝坐與泰大麻呂盗漆並處流時其子祖父麻呂十二歳弟安頭麻呂九歳乙麻呂七歳同詣官冐死伏請曰父盗漆由子多家貧冀臣等三

藹然其言

人爲官奴以贖父罪養老帝愍其志准請乃赦石勝罪獨令大麻呂赴配所既而免祖父麻呂等歸養爲

山田讀書　　夏井建堂

山田古嗣幼喪母後遭父憂哀毀過禮嘗讀書至於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流涕不禁巻帙爲之沾濡

蓼莪之篇外增一典故

紀夏井仕文德天皇朝内外機務多所補益母石川氏卒居喪過禮建草堂藏體骨晨昏定省無異生時

長政直馳　　秀忠大驚

賤岳之役中川清秀敗死黒田孝高亦守一砦知其不可支自決死召粟本四郎諭之曰汝護阿吉而逃勿使黒田氏無後四郎請共死不可乃勉强從之阿吉長政小字也途問曰率我將何之四郎泣告實驚曰大人每戒兒曰武夫之子有進無退今而逃是負平生訓也回馬直馳是夜豐臣秀吉来援因得大勝時長政僅十歳

正行可去長政不可去

德川家康老於駿河一日獵于田中得疾留四日乃

歸秀忠得報大驚戒行急至駿府日夜看護衣不解帶

良繩氣絶　　弘吉孝感

藤原良繩性至孝父大津在任國得疾良繩聞之欲輙奔赴朝議不許及凶聞至嘔血氣絶數剋乃蘇及母紀氏寢疾良繩看護不違左右衣不解帶目不交睫及其没哀戚過禮殆至毀滅

丹生弘吉若狭遠敷郡人幼喪父獨與母居力田奉養弗懈温凊而愉色婉容每朝詣父墓擗踊哀痛其

所種、水旱風蝗、未嘗被害、郷里以為孝感所致、事聞、貞觀中敕叙位二階、

兵太上書　明丸讓官

浮田秀家之流於八丈島、子秀勝乳母澤橋氏號泣徒跣、詣官請從行、不許、恚欲自殺、官吏止之、上聞、被允、澤橋氏大喜、從入嶋、撫育秀勝、秀家夫人前田氏歸于加賀、澤橋氏有一男、曰兵太夫、猶幼、育於夫人前田氏、遂仕前田利長、後為僧、去加賀、及德川家光朝京師、兵太夫遮輿上書、衛卒呵之、不肯去、將搏之、

母子双絕

家光自輿中覩之、命從者取其書、及歸江戶、召兵太夫問之、對曰、臣三歲時、臣母從主秀家于八丈島、無期會面、願如八丈以養母、官諭使其遺書招還其母、母復書曰、縱我憫汝、奈何可棄吾主而還、兵太夫又訴之、官更諭曰、法不得為汝枉也、他聽汝所欲、兵太夫乃請曰、絕島中乏資用、願使前田氏每歲遺米金、官許之、由是前田氏遺八丈不絕云、兵太夫名聞天下、諸侯爭召、不應曰、加賀吾故主也、乃再仕前田氏、無幾死、

丸部明麻呂、讃岐三野郡人、外從八位上、己酉成子也、年十八、入仕京師、既而任本郡大領、明麻呂請讓官于父、自守子職、不許、明麻呂乃朝夕往父家、孝養備至、嘉承元年、敕叙三階、免戶田租、

秀康少年　家康成人

德川氏討上杉氏也、石田三成舉兵於大阪、家康乃反旆西向、於是擇留守之任、本多正信薦秀康、乃召命之、秀康曰、兒願效力西討、何留守為、家康曰、汝年少不知、留守任重耳、且諸侯置質江戶、非汝莫以繫

衆心、秀康猶不肯、家康叱曰、汝畏景勝耶、秀康乃頓首曰、兒留矣、苟許兒以大將、則不使景勝出白河一步、大人勿復憂、正信進拊其膝曰、壯哉郎君、無論為大將、家康戚泣、取一甲授之曰、是我少小所被、未嘗視背於敵、今以付汝也、秀康拜謝、以萬人陣宇都宮、令東北豪傑皆受其節度、

德川家康在熱田也、父參河守清康卒、訃至、家康時八歲、哀慕如成人、

知章代父　重盛諫親

天生此人於保元亂中蓋有意

一谷之役、平知盛爲敵兵所逐、其子知章時年十七、遮鬪斬其一騎死之、知盛得間而遁

平清盛欲幽後白河法皇、重盛諫之、且曰、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重盛進退窮於此矣、生覩是感、不若死也、大人必欲遂今日之擧、先刎重盛首、然後發、且言且泣、擧坐感動、

黒丸色養　　金村胥立

矢田部黒麻呂、武藏入間郡人、事父母至孝、生盡色養、死極哀毀、齋食十六年、終始不易、寶龜三年、免其

戸徭、以旌孝行

綱引金村、備後葦田郡人、八歳喪父、哀毀骨立、尋丁母艱、追慕益深、景雲二年、詔賜爵二級、復其田租

繼先哀慕　　吉野涕泣

財部繼麻呂、加賀能美郡人、有至性、父母既沒、朝夕哀慕、感愴郷里、承和四年、敕叙三階、表門閭、免租終身、

藤原吉野、性至孝、父嘗聞有鮮肉、遣人求之、庖人以吉野不在不與、吉野歸、聞之涕泣、大譴庖人、終身不

義經不知此礼

復食肉

信忠奉詔　　護良上書

松永久秀叛據志貴城、織田信忠伐而誅之、既而入朝、廷臣傳詔、叙從三位、任左近衞中將、聽昇殿、信忠稽首曰、天恩隆渥、無物可比、雖然臣不敢輙受、請告之父信長、然後奉受、强之不肯、使者還報、天皇動容嘉賞、聽其所言、信長答書曰、久秀老猾、汝一擧殄之、汝功多矣、宜奉詔也、信忠乃入朝拜謝、覲安土、而歸岐阜、

足利尊氏、妬護良親王之功、讒之、後醍醐天皇、天皇召親王、執之、囚于宮中、親王憤惋、因所識宮人上書曰、臣以罪累、敢訴冤枉、唯陛下憫察之、臣夙憤武臣專恣、釋法服、被戎衣、寧受世譏、而不顧、爲君父忘軀、在廷臣僚、莫敢効力、而臣獨張空拳、以抗强敵、賊之耳目集於臣身、購臣以萬戸、臣晝伏夜行、匿山谷、践霜雪、殆死而復生者數、焦思運籌、遂得底誅夷之績、而不圖獲罪於此、仰將訴天、日月弗照、不孝之子、俯將哭地、山川弗載、無禮之臣、父子義絶、乾坤共

弃、臣不敢復有望於世也、儻宥死刑削籍歸佛、臣終身毋悔、抑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刑而秦世傾、聖明盍延古以鑒今焉、涕隕心惛、不終所欲言、書遂不達

豐永守墳　章信圍居

秦豐永、美作久米郡人、天資恭篤、孝事父母、父母逝、常守墳墓、事聞、叙位三階、蠲課役、表門閭

後醍醐天皇、以中原章房諳練法律、引參庶務、甚被寵待、　天皇欲再討北條高時、章房諫之、　天皇恐語泄、陰命平成輔圖之、時有瀨尾兵衛太郎及弟鄉

房者、居雲居寺傍、倶以俠聞、成輔啗之以貨、刺章房、二人諾之、一日章房詣清水寺、兵衛太郎裝為行旅、伺其虛、自後斬之奔去、從者追之不及、章房二子章兼章信聞之、走至其處、舁父尸而還、日夜計復讐、而不知讐為誰、百方蹤跡、始得焉、會章兼疾、章信乃衷甲、率僮奴數十人、往圍瀨尾宅、索之不獲、章信悵然將還、偶見屋間衣裾微露、以長刀扶承塵、兵衛太郎知不免、拔刀下、從者斫其股、不能起、尚能左右盤刀、從者從後刺殺之、遂縛其弟鄉房而還、道路觀者皆稱快

不矜而揚祖先

賴光韜藝　元春知醜

長保中、源賴光爲東宮大進、一日有狐臥殿下、　太子命賴光射之、對曰、臣壯歲好射麋鹿之類、爾後久不試藝、敢辭、　太子强之、乃射中其胸、　太子及群臣稱歎、賜寮馬賞焉、賴光拜謝曰、此非微臣藝之巧、即祖先之神祐也、

毛利元就、以子元春未有伉儷、使兒玉就忠密問其意所嚮、元春曰、吾欲得熊谷信直女、就忠曰、郎君得

眞男子、又眞孝子

無謬聞其美乎、彼女醜惡無匹、君必悔之、元春哂曰、然、吾素知其醜也、抑古名將多以女色失其勇、所以人不取而吾取之、人不取而吾取之、信直必感喜、為吾出死力、此間將帥孰出信直右者、吾與之聯鋒、以為家君之先、所向無不摧破耳、就忠慙服、告元就娶之、信直果大喜、自此毛利氏兵鋒益鋭云、

信勝擐甲　忠政還胄

武田勝賴敗入天目山也、使子信勝間道奔陸奧信勝曰、大人宜奔耳、兒辱冢嗣、義當死于此、勝賴曰、然

則吾與女共死、顧女未行擐甲禮、乃請秋山光次為實、被信勝以無楯、比禮畢、敵兵奄至、勝頼父子、及土屋昌恒秋山光次阿部忠高温井常陸小宮山友信、等皆死之、信勝時年十六

豊太閤征小田原也、有人獻佐藤忠信冑、太閤曰、令日當被之者本多忠勝也、乃賜之忠勝、忠勝長子忠政謂其父曰、忠信源九郎從僕耳、大人以德川氏將領而被其冑、以為榮乎、亟還之

信幸自請　　公助受撻

関原之役、西軍大敗、眞田昌幸與次子幸村乞哀家康、不許、長子信幸因井伊榊原二氏固請、家康使言之於秀忠、秀忠曰、吾失関原之期、實終天之憾、而致之者昌幸也、必處之死、信幸固請曰、嚮也臣寧負父不能負君、今也寧死殉父、不生事君、榊原康政入白、家康秀忠嘉之、為宥死一等、放之高野

斷得明快

隨身公助隷攝政藤原兼家、嘗從父武則賭射右近馬場、不勝、武則怒撻之、公助伏而受之、人曰、何不逃、公助曰、父老足病、追我急走、恐致顛躓、是以受而不逃、聞者感嘆焉

我邦伯俞

許知遭讒　　果安救疾

倭果安、奈良許知麻呂、並大和添下郡人、果安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凡人有疾病飢餓、自齎糧、往看養、登美箭田二鄉百姓、感其恩義、敬愛如親、許知麻呂禀性孝順、與人無爭、嘗遭後母之讒、不得入父家、而絶無怨言、奉養彌厚、和銅七年旌二人孝義

是亦為政者

造媛忌塩　　微妙奏舞

大化中、蘇我日向譖倉山田大臣曰、圖害　太子、太

子信之、遣物部二田造塩斬大臣、　太子妃造媛為大臣女、聞之悲慟、惡聞塩名、遂成疾而死

微妙本良家女、僑寓鎌倉、一日源頼家宴于比企能員家、能員命微妙奏歌舞、態度妙絶、觀者嘆服、能員白曰、舞女本京師人、欲有所訴於幕府、頼公親問之、頼家召問其故、微妙潸然涙下曰、建久中、妾父右兵衛尉為成因讒得罪、竄于蝦夷、妾時甫七歳、無幾母亦以憂死、及年漸長、思慕益切、而無緣聞父消息、遂執此賤技、冀賜哀恤、頼家聞之惻然、滿堂酸鼻、頼家

依於仁、遊於藝、学者可愢

母政子深感其孝思、便遣使陸奥召還之、至則既死子配所、微妙聞之慟哭幾絶、遂薙髮為尼、更名持蓮、政子特憐之、賜居宅、厚加存撫

泣血哀慕　　悲泣徒歩

衣縫金継女、本右京人、居河内志紀郡、生十二歳喪父、泣血哀慕、聽者感動、服闋、母許嫁人、女逃出詣父墓、旦夕哀慟、自是母不復言嫁、於是獨與母居、値父忌日、齋食誦經、境内有恵賀河、古市冬日人病渉、女與母買材造假橋、便于往來、後母死、哭不絶聲、承和八

年、敕叙三階、免戸田租、表門閭

橘逸勢女有至性、及逸勢得罪貶、悲泣徒歩從之、監護使叱之令去、女乃晝止夜行、遂得不相離、及逸勢死、乃收屍葬之、廬于其側、自落髮為尼、名妙冲、誓念苦至、曉昏不懈、見者為之流涕、後負其屍、以還人皆異之、稱為孝女

恭敬事親　　劬勞憶母

福依賣薩摩國民家女也、父母老無男子、家又窮蹙、福依賣行傭、以養父母、二十餘年如一日、雖生長於草野畧閑禮儀、常恭敬父母、仁壽中賜爵三級、旌表門閭

其説與伊川先生暗合亦奇

源三位頼政女讃岐、頗渉經史、嘗曰、少已失恃、毎値生日、便憶母氏劬勞、水漿不入口、而世人生辰相賀吾所不曉矣

訂正增補皇朝言行録卷之六

和泉　土屋弘　著

列女第五

神后征韓　仲子決死

仲哀天皇八年秋、討熊襲、不克、明年春、天皇崩、皇后攝軍、遂征新羅、親令三軍曰、寡而勿輕、强而無懼、暴悍勿赦、降服勿殺、勝者必賞、走者必罰、冬十月三日、發和珥津、直抵新羅、旌旗蔽海、鼓吹震地、新羅王讋服、面縛來降、叩頭請曰、自今而後、永爲飼部、春秋調貢、勿敢或解、或曰、斬之、皇后曰、人已降服、殺之不祥、乃解其縛、爲飼部、遂入其都、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樹矛於城門、而還、從是新羅調貢不絕、高麗百濟聞之、亦來降、於是三韓悉服、

皇德皇威共盛

藤太后仲子、稱崇賢皇后、疾病、醫藥無効、公卿僉奏曰、請奉幣諸神、且祈於太山府君、太后不聽曰、為一人勞萬民、吾不忍為也、遂薨、年九十三、

聖明

平母補窻　政子謝使

平相州時賴母、見廳窻紙閒破、手自糊補之、其兄義景在前、言宜命某夫耳、母曰、某夫之作、未必勝我、義景再道、更紙新之、則工亦省力、且復美觀、母曰、然、吾非不爾思、亦自識物不必悉改、隨壞補之可也、庶使年少輩知斯意耳、

文伯之母不過此

源右府嘗獵富士野、長子賴家甫十二、射中走鹿、賴朝大喜、使人報之政子、政子曰、彼將家冑子、獲一禽何足煩專使、右府愧之、

牝雞亦有時發往音

徑入奪刀　臨發誡子

楠正成戰死於湊川、足利尊氏送其首於河內、擧家聚哭、正行起入室、母尾而闚之、則執父所授刀、將自殺、母徑入奪刀而泣曰、女何惑焉、乃父之遣歸汝、豈教女自殺也、女御遺命歸来告我、而汝先忘之、惡能任王事、正行大悟、自是以討國賊復父讐為志、

蒲生鄉舍子曰大膳、關原之役、父子屬石田三成、為先鋒、臨發、母誡之曰、吾非不願汝富貴也、然志士重名、汝謹勿苟生壞名、及軍敗、大膳與父同死、

仗杖送奴　事君行義

朝鮮之役、貴田孫兵衛從加藤肥州航海、嘗奉肥州

四十七士中往々有此類蓋有此母故能生此子

命使名護屋行營孫兵衛有母年七十餘以使事急
不得過省遣一奴往問起居母仗杖送奴門外曰汝
還語吾兒勿以吾爲念吾餘命不足惜惟恐兒臨難
眷戀私親墜公事也孫兵衛聞之感激

織田信孝與豐臣秀吉搆兵及敗出其母及乳母爲
質和焉既而信孝復起兵秀吉殺信孝母于安土城
下乳母有子幸田某在岐阜母遺之書曰臣致身於
君大義也親先子死常道也汝事三七君行其大義
以常道自釋勿以吾故懷貳心也秀吉招幸田不至

乃磔殺其母遂圍岐阜信孝戰敗幸田兄弟力戰死
之

結廬墓側　　守志寡居

高橋波自采女對馬上縣郡人夫亡之後誓不改志其父尋
亦死結廬墓側每日齋食孝義之至悲感行人景雲
二年表其門閭

伴富成女甲斐山梨郡人年十五嫁鄉人三枝平麻呂夫死
守志寡居常齋食奉靈床如平時承和中國司上書
敕免田租表門閭

凱風之母可愧死

遂匿西山　　能事舅姑

新田義貞夫人藤原氏中納言行房妹也義貞之受
詔北行置之於近江居二歲迎致杣山既至聞義貞
在足羽轉赴之途聞義貞戰沒大慟殆絕歸杣山欲
執喪于義貞舊居以敵來逼歸京師削髮遂匿西山
終身

四比信紗倭果安妻也果安亡後積年守志并妾所
生有八子撫養無別事舅姑能竭婦道爲鄉里所歎
果安亦以孝稱和銅七年旌其孝義

咩迷兩切

晨昏悲泣　　削髮自示

刑部刀自咩武藏多磨郡人嫁族人廣主廣主死居喪有礼
事之如生廬于墓側晨昏悲泣累歲不渝承和中國
司上言敕授位階免田租

老猿[illegible]不解廉恥

蒲生氏鄉夫人織田氏色美氏鄉卒後豐臣秀吉欲
取之織田氏弗肯秀吉脅之家臣交勸其往織田氏
削髮以死自矢

哀慕不渝　　修福爲尼

和邇部廣刀自加賀人年十四適山城人秦眞勝夫亡

廬於墓側三十餘年、哀慕不渝、言及悲泣、齊衡中、賜爵二級

阿虎者、大磯娼也、曾我祐成嘗遊大磯、見而相悅、諸豪競欲招致之、不顧焉、會和田義盛來飲其家、召虎佐酒、不出、義盛怒欲罪之、其母懼勸之往、虎竟不肯曰、夫曾我寒士、和田豪族、妾豈以貧富移易其心哉、及祐成報讐鬪死、哀慕悲泣、登箱根山、請僧修其冥福、作諷誦文悼之、遂爲尼、如信濃善光寺、時年僅十九、後歸大磯、住高麗寺云

我邦、何栢舟之多、

供給盡禮　　守節誓死

眞玉主、壹岐人、年十五夫亡、自誓不改嫁、三十餘年、供給盡禮、一如平生、寶龜四年、賜爵一級、免田租

難波部安良賣、筑前人、父母沒後、朝夕詣其墓、哀哭、年十六適宗像大領宗形秋足、秋足死、遠近聘之、誓死守節、州郡上狀、詔免田租

窈窕者幽閑貞靜之貌

寬子危坐　　幡梭諫止

藤皇后、諱寬子、關白敎通第三女也、嘗居於二條東洞院亭、會雷震其室、衣裳皆焦、后瞑目危坐、泰然不動

鳳凰和鳴

雄畧天皇、一日獵於葛城山、皇后幡梭從焉、野豬突至、天皇命舍人逆射之、舍人恐避、豬躍衝觸、天皇蹴倒之、獵罷、欲斬舍人、皇后諫曰、人或將謂陛下荒畋以獸故殺人、無乃不可乎、天皇欣然納其言曰、獵者獲禽、朕獨獲善言

眞室閉門　　毛妻勸義

石田三成起兵於大阪、眞田昌幸以信濃兵應焉、昌幸長子信幸、素受德川氏眷顧、固諫之、昌幸使之赴東軍、而自與次子幸村西走、夜過沼田、沼田信幸邑也、欲入見其婦、婦本多氏、忠勝女也、辭曰、良人不同歸、是必有故、妾不敢私開門、欲見其子、曰、公欲抱孫、何必今日、遂命士卒乘陴、昌幸不能强而去

快婦

關原之役、毛利勝永應石田三成、得罪、放於土佐、及大阪役作、勝永謂其妻曰、我得罪久困於此、今有所思、然難公言矣、妻曰、願聽其意、勝永曰、我家世以武顯、大丈夫安鬱々沈淪邊土、我欲爲豐臣氏死、然我若去、汝窮困愈甚、因愴然涕下、妻哂曰、妾雖不似爲

士家婦、是何足爲意、願良人爲主、致忠揚家聲、勿以妾爲意、勝永大喜、乃潜如大阪、與眞田幸村後藤基次等、各將一面、城陷、勝永死之

夫妻觀舞　婢妾鳴弦

源義經之匿芳野也、姬靜從焉、義經諭之訣別、使僕齎資送歸京師、僕奪其資弃靜、靜獨行風雪中、爲山僧獲、送之鎌倉、詰義經所在、靜固陳不知、以其有娠留之、夫人政子聞其善歌舞、欲一見、引病不往、既而賴朝夫妻詣鶴岡祠、召靜命舞、靜固辭強之再三、乃

千秋有餘哀

起上塲、工藤祐經撾鼓、畠山重忠擊銅拍子、靜整衣裳而進、唱離別曲、又作歌言慕義經意、（歌曰、美與志乃也美袮乃志良由幾不美和計天以里珥志比登乃阿登曽古比志幾）衆皆垂泣、賴朝色變曰、賤婢不肯頌我、而敢慕亂人、欲誅之、政子諫止、賜纏頭罷之、祐經與梶原景茂等、俱就靜舍飲、景茂景時季子也、醉挑靜、靜怒而泣曰、吾曾侍豫州、豫州非鎌倉公親弟哉、女乃公家人、何遇吾亡狀、使公全友道、女欲識我面得乎、景茂大慙

舒明天皇九年、上毛野形名奉命討蝦夷、不克、兵士

婦人在軍中兵氣轉揚

潰散、形名走入壘、爲賊所圍、計無所出、欲乘昏逃去、妻慨然曰、走將何之、祇取辱耳、乃飲之以酒、形名酣寢、妻親佩其劒、令婢妾數人鳴弓弦、形名醒起、取仗而進、賊以爲兵猶多、解圍而去、散卒稍集、遂擊蝦夷、大破之

從夫伏刃　抱兒投淵

鎌田政家妻平氏、長田莊司忠致女也、平治元年、源義朝兵敗、將走關東、路歷尾張野間、投忠致家、忠致殺義朝、併殺政家、妻聞變、至其死處、哀慕悲慟、遂伏

政家刃而死

康平中、源賴義討安倍則任、則任妻見軍敗、謂則任曰、請先于君、抱兒投淵而死

袈裟代夫　夜叉從兄

遠藤盛遠嘗見源渡妻袈裟艷之、乃劫其母、強求見之、母不得已召之、袈裟至、盛遠悅挑之、不從、乃露刃迫曰、汝不從我言、我必殺汝與渡、袈裟紿曰、相逢而辭、女子常態、君情誠切、則速殺渡、盛遠大喜、乃相約曰、今夜妾使渡沐髮醉臥、君認新沐者殺之、盛遠諾

全母全夫并感賊為千古美談亦宜矣

焉、袈裟歸、設酒互酌、渡大醉而臥、袈裟乃自濡髮裝為男子、隔席而臥、夜半盛遠斬首而去、旦日視之、則袈裟也、盛遠大悲恨、直至渡家、告實請死、渡曰、事既如此、殺汝無益、於此盛遠遂為僧、號文覺、渡亦剔髮脩其冥福、母聞之、號哭幾絶、得遺書於筐中、辭甚酸楚、不堪讀云

夜义、左馬頭源義朝女也、義朝嘗朝京師、宿美濃青墓驛長大炊家、嬖其女延壽、生一女、卽夜义也、及義朝敗走、異母兄賴朝來青墓、既而被執、夜义啼泣曰、他日受辱、寧從阿兄而死、將走出、衆諭止之、後竊赴水而死、時年十二

婦人而如是兵氣何不揚

瓜母行酒　岡妻嬰城

延元中、新田義貞據金崎城、瓜生保與弟義鑑源琳重照守杣山城、奉義貞姪脇屋義治、以里見時成為將、往援金崎城、敵將高師泰出兵于敦賀、敗保義鑑時成戰死、源琳重照收散卒、還杣山城中、號哭、獨保母自若、進謁義治曰、兒曹不力、使里見君戰沒、竊恐大傷郎君心也、幸二子從死、足以少謝、尚使賊平、亡百千子姪、何足悔、幸餘三子、猶可計再舉、因親起為義治行酒、士衆感激、思自奮、

林氏、鶴崎城主岡掃部妻也、掃部既戰死、林氏守節撫孤、天正十四年、島津氏伐大友氏、進兵攻略、令諸將攻鶴崎、林氏聞之、命浚塹增壘、躬擐甲嬰城拒守、既而粮竭、乃陽請平、饗享三帥（伊集院美作、野村備中、白濱周防）、使少艾佐酒、及薩師撤還、設伏擊破之、斬三帥、餘衆潰走、

增訂補正皇朝言行錄卷之七

和泉　土屋弘　著

友悌第六

皇子讓弟　太子避兄

泰伯王季不足多

清寧天皇崩、皇太子億計讓位於弟弘計、弘計固辭不受、於是飯豐青皇女臨朝聽政、皇女薨、太子取璽付諸弘計、再拜就諸臣之位曰、夫帝位有功者可以居之、吾所以至此者、皆弟之力也、以天下讓弘計、弘計固辭曰、先帝既立兄爲儲嗣、且爲兄謀事、而處

其功、弘計所不爲、太子曰、先帝所以立我者、徒以我長而已、弟以社稷爲計、百姓爲心、功德素顯、宜勿辭、發言慷慨、至流涕、弘計不得已從之、而未遽即位、世稱其友弟能以實讓

天子讓

應神天皇崩、太子稚郎子讓位于兄大鷦鷯皇子曰、弟不材、豈敢繼寶祚乎、君宜登位、弟則爲臣佐之、皇子曰、吾豈違父命乎、固辭不受、於是太子興宮於兎道避位、時海人獻鮮魚於兎道宮、太子曰、吾非天子、不受、令進諸難波宮、皇子亦反之、於是魚餧於往還、太子一日慨然曰、吾不欲久生煩庶人、乃自死、皇子聞之、馳到兎道宮、標擗慟哭、後不得已即位、實仁德天皇也

清員奮袂　義光吹笙

今川氏眞將朝比奈泰長襲五本松城（松城屬德川氏）殺其城將西鄉正勝、子元正在月谷、聞變馳援、見父已死、赴駿河軍死、其弟清員爲泰長所捕、行歷萬丈谷、奮袂自投、遂脫歸、因菅沼定盈告狀德川家康、命承父兄後、辭曰、臣兄有遺孤、臣請佐焉、家康義而許之

源義光爲右兵衞尉、兄義家征陸奧、軍不利、義光奏請赴援、不許、遂舍官赴之、義光素好音、嘗學笙於豐原時元、是時時元已死、其孤子時秋送義光至足柄山、會月明、義光因吹笙、盡授所學訣別、遂至陸奧、義家喜泣曰、吾見汝、猶見先君也、乃與俱進攻、遂夷之

直孝力請　秀忠自迎

君子哉若人

大阪之役、井伊直孝以兄直勝癈疾不勝事、代攝其軍、有功、將軍秀忠遂命領其國、直孝辭曰、直勝雖羸、有先臣養士在、每有君事、臣攝焉而從可矣、今以廢

守成之基

孽先嫡長臣所不安也又因安藤直次力請將軍嘉賞而不許乃賜彦根十五萬石別賜邑于直勝

德川秀忠厚於兄弟弟忠吉疾病秀忠親往其館候視使者旦夕往来寢食隨報加損又以庶兄故最重秀康凡西諸侯會同江戸者不得齎火器秀康嘗赴江戸具銃隊入碓氷關關吏呵禁秀康曰汝不知越前宰相乎秀忠聞而驚命吏勿問自迎謝之

泰時輙起　　家光微行

北條泰時嘗在評定所聞弟朝時第有寇輙起赴援

恨知有兄弟不知有君

平盛綱曰是小事耳公任重職何自輕也泰時曰兄弟有難何曰小事以吾視之與建保承久二役奚擇苟喪吾親重職何為朝時書藏於家曰世々子孫毋背武州裔也泰時父臨卒遺命曰地之肥腴物之攻緻凡百所有固宜在儲子家但復分其餘賑濟弟妹泰時由是凡物之良者悉分弟妹所自執唯窳物而已

松平正之德川秀忠之孽子也初秀忠侍婢有孕而出生男於其鄉保科正光以無子請為嗣家光立而未達也家光嘗放鷹於驪鄉從騎散而自息家光與近臣數人微行入邑中佛寺寺僧誰何家光曰吾番搬也願少息此僧與坐而談家光視其壁畫頗雅謂之曰貴寺在僻何以得若是豈有大擅越耶曰無有也唯有保科氏亦貧乏不足有為吾聞保科君將軍親弟也小民猶知恤兄弟貴人何情薄也家光色少變目從者辞謝而出居無何有教增封正之于山形二十萬石賜松平氏

大義者也

訂正增補皇朝言行錄卷之八

和泉　土屋弘　著

交誼第七

家康援孤　政宗重義

豐臣秀吉與織田信雄搆兵、池田信輝、瀧川一益等、皆黨秀吉、信雄大窘、乃乞援於德川家康、家康曰、吾嘗荷信長厚誼、今視其孤之窮蹙而不援焉、將何以對天下、即諾之、遣石川數正、水野忠重、其子勝成、往助信雄、攻拔星崎、勝成先登、秀吉陰誘諸將、忠重不納、既而家康親將發濱松、酒井忠次與平信昌等、以前軍先發、敵圍城邑者聞之、往々解去、家康至清洲、信雄謝之、家康曰、君安之、某在焉、秀吉之兵雖有百萬、不能以病君也、遂軍於小牧山、後大敗秀吉兵於長湫、

上杉景勝臣直江兼續、攻最上義光、義光乞救伊達政宗、政宗許之、片倉景綱說曰、兼續戰勝、則兵疲、君承其敝、兼續可擒、而山形舉矣、君因乘勢、攻會津、會津可指日取、是君一舉而收大利也、政宗曰、規利忘義、幸親戚之危、我所不爲也、乃使伊達政景將兵赴援、擊兼續破之、

交誼非爲私

不謝寃者不責誚者右大將之非人君器可知也

行平解寃　兵右共死

文治中、伊勢祠官訴畠山重忠目代抄暴神戶、將軍源賴朝怒、奪重忠所領、拘於千葉胤正宅、重忠絕食七日、杜口不言、胤正以聞、賴朝大驚、召見赦之、而削其邑伊勢沼田御厨、梶原景時乘間譖曰、重忠怨望謀反、賴朝召結城朝光、下河邊行平等議之、朝光曰、臣與重忠善、其人天資忠直、決非謀反者、宜召致面察其情狀、賴朝然之、遣行平召之、行平往告、重忠憤然曰、吾有何所缺望、自棄舊勳、肯爲叛逆之徒、赤心奉公、幕下所知、而爲讒口所陷、意者子之來、欲捕我也、引刀將自殺、行平遽止之曰、子常正直自許、今何逆詐之至此、且僕平生以信接人、豈非足下所悉哉、重忠意解、乃命酒歡語、遂與行平俱至鎌倉、陳謝、賴朝召見、只談世故、無一及糺問、事遂釋、

朝鮮之役、島津氏臣川上忠實、相良賴豐、勝目兵右衛門、守泗川、明兵夜來襲、忠實拒戰、獲明驍將李寧、

> 勇決好死、薩國之風、然不可死而死、亦却失信

黎明明兵益來、我兵血戰、發銃殪明將盧得功、忠實遂潰圍走、賴豐戰沒、兵右衛門聞賴豐死、曰、我嘗與相良約共死生、寧可負乎、即回馬冒明軍死、

長政短襖　秀吉輕裝

石田三成被捕、諸將帥爭折辱三成、獨淺野長政視之憫然、脫其短襖衣之、曰、子雖我仇也、同為豐臣氏臣、吾不忍乘其困、加以無禮、

織田氏將荒木村重、為明智光秀所讒、得罪叛、應毛利氏、織田右府自將討之、豐臣秀吉往見右府、曰、臣識村重、非叛者也、是必有故、臣請說降之、乃輕裝赴伊丹、面諭村重、村重謝曰、織田公豈釋然於我哉、秀吉泣別而出、伊丹人請殺之、村重曰、彼肯輕身來此、殺之不義、遂不發、

> 二人各不失其道

龜右用計　有國察情

井戶龜右衛門、增田藏人、皆細川氏臣也、藏人資性豪縱、食祿六千石、而家計極乏、龜右衛門嘗受托其父、數箴之、不聽、無幾藏人役江戶、奢靡滋甚、龜右衛門憂之、以為箴之不以計、彼終不悛、料其交代將還、間行至桑名、伺其過驛、策馬而東、如將赴江戶者、藏人見之、曰、卿非龜右耶、曰事急、不得緩語、怒馬馳去、藏人回馬追之、曰、平日交誼、豈容如此、執其轡不縱、龜右衛門乃下馬曰、將軍將有事于大阪、藩兵刻日赴會、藏人愕然曰、吾無儋石之儲、卿所悉、今日之計、將如之何、龜右衛門顰蹙曰、吾屢戒卿以奢侈、而卿不省、今悔何及、藏人泫然淚下、龜右衛門視其窘甚、乃曰、前言聊試卿耳、雖然方今天下恟々、志士當豫為之備、而卿放奢無度、一旦中原有事、豈可垂涕而止乎、諺曰、冬衣裁于夏、雨傘製于晴、卿其思之、藏人感悟、自是勤儉以奉國為務、後三年大阪之役作、藏人率兵數百人從焉、蓋龜右衛門切偲之功也、

> 尚發於誠心、權詐詭譎、皆無不宜

> 與七月之詩同意

藤原道隆怨藤有國、及執相權、乃奪其官祿、至御堂公為政、得復官爵、道隆之子伊周、以罪左遷太宰帥、時有國為府大貳、聞伊周遠流、慨然曰、伊父公之橫、我嘗無罪見削奪、爾時自以為大辱、今帥公以相門后族投竄遠裔、想其思辱倍我昔時、乃使其子迎謂曰、有局守、不能候迎、承乏之役、唯公所命、伊周感其

> 怨不及其子、亦忠恕之道也

厚、殊相親善、

訂正増補皇朝言行録巻之八

訂正增補皇朝言行録卷之九

和泉　土屋弘　著

雜記第八

義家兵法　　爲輔德言

源義家嘗過藤原賴通第、談陸奥戰事、博士大江匡房在別室、聞之曰、好男子惜未知兵法、時阿部宗任從焉、微聞之慍告義家、義家曰、其或然、見匡房出禮之、遂學焉、

所以爲義家

黄門藤原爲輔曰、人應如張屏風、小有屈曲、亦以此立而自不失嚴正、若徑欲方正、則倒且不作事、人以爲德言、

屏風之曲、非邪曲之曲、猶經之有權

藤綱辭祿　　覺兵感恩

青砥藤綱、自儉而喜施、日食一脯、布衣袴褶、刀室不漆、時賴欲加之祿曰、神見夢於我曰、女願治者增藤綱祿、藤綱固辭、時賴曰何辭、曰神曰增藤綱祿、增之則神曰、斬藤綱首、斬之乎、

警

飯田覺兵衛語人曰、吾一生爲主計頭清正公所瞞過矣、吾之從軍、冒矢砲、踰屍而進者數矣、及軍既罷、顧見同儕、死亡相枕、乃惕然意悔、欲脫戎服去、則賞賜隨及焉、曰今日之捷、因汝之功、吾感恩遇之厚、欲去而不能、終至爲隊將、是非爲其所瞞過耶

實定賞月　　一徹吟詩

治承四年夏、遷都於攝州福原、至中秋、諸卿各翫清影於名區、或吟住吉濱、或賞須磨浦、唯德大寺亞相實定憶舊都、省萱堂、開庭月、影荒叢露華、興情可以想見、乃及曉吟詠而歸、

趣在眞

稲葉一徹既服從織田氏、而信長猶疑之、乃設茗讌、延之茶室、竊使其臣三人託伴接以圖之、一徹從容入室、朗誦壁間所掛詩曰、雲横秦嶺家安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三人就問其義、一徹說其典甚詳、信長隔壁傾聽、忽然走出謂一徹曰、我初謂汝一武勇男子也、今有文學如此、猜疑之念頓消矣、一徹頓首而謝、於是命三人、各取匕首於懷以示之、一徹亦袖裏出一刀、笑謂三人曰、今日之事、僕亦期不徒死耳

信長知愛文字亦奇

時賴攜酒　　義家圍碁

北條時賴自奉儉素、多人所不堪、大佛宣時嘗詣時

如此而人不識其吝所以不可及

賴時己深夜時賴手一壺酒曰、欲與子共之、顧安所得肴、照紙燭索于庋、覩碟有殘醬、取而佐酒、其儉薄如此、

源義家、一日過右大臣藤原賴宗家、圍碁會有犯人拔刀趨庭、聞義家在、棄刀就縛、義家從士數十、忽自外來、擁之而出、其有武備、類如此、

重忠避賞　景勝守約

波多盛通、在鎌倉府、俄受將軍命捕人、時畠山重忠在側、偶亦有助、及受賞、惡波多者證功非一人、將軍

明眼如白、然後能為此事

召重忠問之、止道不識其事、毀者大慚、

豐太閤定加賀能登越中、獨率石田三成等三十人入越後、自稱使者、至薄氷城、見城將須賀、告以實、欲面見景勝、計事、須賀馳告景勝、請執殺之、景勝不許曰、彼身司天下權、而踰嶮入敵國者、蓋恃前約也、殺之不義、即日與直江兼續等六十餘人見太閤、

七郎授馬　將監齋鶴

大洼七郎兵衛隸士曰杉浦久藏、大井之役傷而後、七郎兵衛下而授馬、久藏曰、戇哉將也、臣等螻蟻千

主僕如父子

百死何害、將之死生關于國家、臣誓弗乘矣、七郎兵衛曰、乘否在汝、吾則舍馬也、步而先焉、或扶久藏強乘之以免、

善守法

國家有禁殺鶴者罪、蓋重仙禽也、石谷將監為步隊長、其部下之庭有鶴下來、家奴戲以斧投之、即斃、部頭以下驚愕、不知所措、先幽其奴、與主人告之石谷、明日石谷齋鶴詣朝、啓閣老曰、昨暮僕部下之庭有鶴下而死、蓋食毒蟲之所致、其奈之何、閣老首肯曰、既已暴死矣、當不必問、石谷曰諾、但中毒之鶴不可

納之官、請拜受而歸、乃退呼部頭、舉鶴付之曰、昨來部下奔走、心身亦勞矣、以此慰焉可也

維新同食　忠文警眠

後世君臣相隔如天地、宜矣士心之不附

嶋津維新、自奉甚儉、冬月不襲衣、其在朝鮮、方冬營中設一長爐、與士卒俱伸兩脚圍之、同卧起飲食、加藤清正聞之歎曰、兵庫頭得士心、其强盛不亦宜乎、

人亦神駿

藤原忠文、為近衛司、每直夜、必取御廐馬、立之枕上曰、終夕聽踶齕聲、以警我眠、

左內玩金　藤綱撈錢

金固可愛之物、唯顧處之如何耳

岡左内家素富、常列金席上愛玩、世鄙之、一日鄰閭有鬪諍、左内方玩金、聞之直把刀赴救、經宿而還、亦未嘗問金也、關原之役、献一萬貫其主上杉景勝、曰、知君不乏也、願賜之從者、又數遺金其儕輩、以是世亦稱之、左内後稱越後守、歴仕秀行忠郷、以壽終、臨終、分予金舊故、盡燒債券、

過激、然非過激不足醒世人

青砥藤綱、嘗夜行、遺十錢於水中、乃買炬照水撈之、炬直五十錢、或曰、得不償失、藤綱曰、五十錢吾失、人得十錢誰得之者、我取六十錢、以益於世、不亦大得乎、

義家献弓　　廣有去鏃

白河法皇嘗患夢魘、敕源義家献其兵器、義家上一玄弓、置之御枕側、卒無患、　法皇問曰、毋乃東征所執乎、義家對曰、臣不復記也、　法皇嗟賞之、

有怪禽鳴于紫宸殿上、每飛翔、光氣四閃、敕公卿、廣選善射、隱岐廣有應其選、建武元年八月十七日夜、入候、　天皇莅観焉、廣有注鏑矢、將發輒止、去鏃又注、一發中之、翅如車輪、旋轉下墜、衞士執火觀之、人面蛇身、勾嘴利距、翼廣二丈六尺、衆咸無不驚歎、天皇問曰、汝何故去鏃、廣有謹對曰、臣恐箭著于殿屋、故去之、　天皇益嘆稱、立授從五位下、賜食邑

臣不失礼宜如是

義貞赦罪　　泰時償息

延元元年、新田義貞帥軍赴播州、豫令軍中曰、刈田麥、犯民屋者抵罪、是以軍之所過、農不廢耕、商不止市、時部將小山田高家潛芟青麥、長濱某見之欲罪高家、義貞聞曰、高家兵食既罄、爲士卒忘法乎、遣人撿之、果無糗糧、唯有馬與器械而已、義貞乃特赦

其罪、以衣二襲與田主謝之、高家感激、後代義貞而死、

凡在位者宜以此爲則

北條泰時、鋭意求治、其參政府、先衆而入、躬執勤儉、以率將士、將士貸於富家者、自爲償息、尤貧者幷償子本、遇有饑歳、發倉賑之、或設場救濟流民、及卒、天下惜之、

吉長達命　　賴宣攬涕

可兒吉長仕福島氏、關原之役、從攻岐阜、拔之、進屯赤阪、樹竹柵守之、與西軍相對、正則遣吉長使其氏

似猶宜還於柵內

營、副以一壯士、壯士謂吉長曰、請行柵外、吉長曰、敵矢砲可慮、不如行柵內、壯士以為怯、不從、獨從柵外往、既致命、吉長乃欲從柵外還、壯士色變顰蹙曰、吾殆為矢砲所中、請行柵內、吉長曰、嚮吾欲與子俱、顧未達君命、即殞命、不忠莫大焉、今既畢使事、死不足愛、壯士止之、不聽、獨從柵外還、復命、

大阪之役、德川賴宣自後軍馳、見諸軍輜重屬途爭進、曰、是軍既捷將舍也、已而天主閣煙舉、賴宣咄嗟而馳、至茶臼山、則諸將賀者大聚、賴宣攬涕曰、大人

凡為人後者不分老幼宜曰吾復無今年

置兒後軍、使不及事、松平正綱曰、郎君年僅十四、前途修遠、不患不建功、賴宣變色曰、吾復有十四歲乎、東照曰女此言、足以當首功也

家康沒泥　忠茂除稅

德川家康、嘗遣左右、相戰地、還白、右有深泥、家康親往察之、時初夏、著素袷、謬陷于泥、泥沒腰、左右驚救之而還、一軍皆覩焉、及戰莫有陷焉者、

德川清康居安祥也、族松平親貞據岡嵜及山中、以掠傍近、大久保忠茂曰、先拔山中、則岡崎不攻而下、

此是真功利

乃夜襲取山中、親貞輙降、以岡崎為參河要地、徙居之、國人稱曰岡嵜公、遂徇下西參河豪傑五十餘姓、於是欲賞忠茂、問其所欲、不答、強而後答曰、願賜城下市租、公許之、而疑其貪也、忠茂盡召市人、以君命除其市稅、四方商旅聞之爭至、岡嵜終以是富實矣

元就乃笑　覺兵退泣

毛利元就、嘗酒間慨然言曰、凡英雄以身繫天下治亂者、求友於千載之上、即同世而生、志合則天下治、志不合則天下亂、又嘗問左右曰、吾於前世人主、可

儒士傳笑往々如是可警

不刊之論

比於誰、有一儒士對曰、可比周文武、元就笑曰、吾乃今知、不若文武也、文武之臣、豈有面諛如汝者哉、

加藤忠廣、為人庸劣、嘗謂左右曰、吾願筋力倍人、襲兩甲以臨戰、可無矢砲之懼、飯田覺兵衛進曰、先公以一領甲、建賤岳七槍之功、爾後陷陣拔城、未嘗被創、終宣威於海外、苟恤民愛士、則一軍皆為我用、謂之襲一軍之甲亦可也、若不植恩信、上下懷携貳、縱襲百甲、為何用也、既退泣曰、何與先公不相肖之甚也、無幾忠廣得罪國除、覺兵衛乃隱京師、

隆景政寛　重次性急

小早川隆景治筑前也、獨奇法華、奮弊整飾士風、綏撫反側、布寛大之政、務與民休息、境内悦服、嘗慨喪亂之久、人不知學、乃募下毛足利學舍、建聖廟、行釋菜之禮、使執政以下士庶入學、親臨勸勉焉、吏民觀聽靡然成風云、

＊著顯於德川公之前

德川家康與関白秀吉和入京師、秀吉母大廳在岡崎、役卒日積薪其舘外、其侍婢怪之問故、對曰本多作左遲主公歸也、曰若有短長、焚殺大廳、此老性急

＊此老事皆奇而真、唯真故奇

令曰、己欲縱火、井伊公留之而止、婢大怖相謂曰、往年參河任子來関白、指其一人曰、彼鬼作左之兒也、令其鬼乃欲殺我輩、遂白之大廳、大廳憂悸、馳書秀吉、促家康歸、既而家康歸、令井伊直政送致大廳、既歸大廳侍女愬重次亡狀、請加罰、秀吉笑曰、家康多佳士、可羨、

兩士禮讓　二人才智

源實朝任右近衛大將、詣鶴岡祠、三浦義村與長江明義中從兵之選、命義村列左、辞曰、明義年高、宜列左、明義曰、義村有戯理、當在左、相讓不已、實朝喜曰、汝等以禮相讓、吾甚嘉之、因更命曰、明義年老、前途無幾、宜列左、以為子孫光榮、二人喜而從命、時稱其有讓、

大阪之役、德川兩帥屢巡視諸營、前將軍未嘗衷甲、被褻號戰袍上馬、從十餘騎、至生玉口、城兵望覩識之、叢銃雨注、衆爭請避之、前將軍不顧、按轡徐行、横田尹松後至、排衆而進曰、此公喜當矢石、矢石之來莫甚於川場、請往焉、乃扣馬而西、使去城遠、他日將

軍巡至天満、登有馬氏堙樓、城兵狙發大熕、從者請去、不肯、水野勝成曰、元帥巡師、與斥兵異、不當專視一處、乃肯去、城將後藤基次曰、兩帥皆天授、豈可徼倖扼衆、勿妄發銃、

＊二臣皆敏能知体面

謙信送鹽　嘉明毀器

武田信玄國不濵海、仰鹽於東海、今川氏真與北條氏康謀陰閉鹽、甲斐人大困、上杉謙信聞之、寄書信玄曰、聞氏康氏眞困君以鹽、不勇不義、我與公爭在弓箭、不在米鹽、請自今以往、取鹽於我國、多寡唯命、

＊謙信氏康規模於是決矣

漢土英雄不能為此語

慧悟

乃命賈人平價給之後信玄之死也北條氏政馳使告之謙信謙信方食舍箸而歎曰失吾好敵手矣世復有此英雄男子乎因潸然流涕者久之

加藤嘉明待諸臣恩威兼洽嘗好聚舶載甆器家有青甆碟子十枚嘉明最愛之一日侍臣某誤墜之地破其一枚侍臣恐惶待罪嘉明聞之如有所思乃召侍臣曰汝勿患我豈以小過棄一士耶因呼取其餘九枚盡毀之曰汝等勿謬以我為洩憤吾有所大悟也蓋自此不復愛奇物

源番鞍馬　匡房貨舩

源義經西奔也至攝津渡邊依源番番悉意護送番坐囚于鎌倉數年自束髮待刑會天野遠景征鬼界島而還至渡邊娶番妹攜歸鎌倉親族咸喜謂番必得釋遠景亦許諾及還鎌倉使人通意於番番曰丈夫坐事就囚何恥之有與渠為姻固所不願也乃謝使曰辱承厚情第僕孤獨無由結姻遠景大怒譖之於頼朝拘囚益嚴番不以為意後頼朝征陸奥召番謂之曰為有此役久繋留汝宜立功以贖罪乃給以鞍馬器仗番果有功竟復舊土番為人沈勇尤善射嘗會客於家見鯉魚躍池射之每發皆中坐客服其精妙

大江匡房為太宰帥及歸所得雜賄密識其貨當受與不分載二舩既而覆没一艘非理貨船無事而至匡房歎曰世已澆季神亦無靈

勝商大聲　雅定寂然

長篠之役奥平信昌堅壁拒守城中食盡饑甚信昌使其臣鳥井勝商告急濱松徳川家康使勝商還報

曰吾與信長出兵在近堅守勿降勝商至長篠為邏者所獲勝頼使勝商語城中曰信長不能來援不如趣降勝商偽許之既至城下大聲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固守勝頼大怒殺之

源雅定拜内大臣時藤原實行拜右大臣或往賀之車騎闐門士女操作陳設甚盛良久實行出見喜動顏色次詣雅定門庭寂然不見賀者俄頃雅定出接第曰大臣之職繁劇可厭何賀之有人服其偉度

重盛捉蛇　秀吉頒帑

平重盛嘗啓事中宮有蛇至膝下恐其驚中宮徐捉其首尾以衰袖之召藏人源仲綱授之仲綱受之出宮中終無知者其性度如此

豐臣秀吉既定天下諸道歳入二百萬石府帑充溢因謂積而不散是貪財也乃積金銀於庭悉頒與之親王公卿諸侯大夫

坐中失笑　　樓上歎賞

長尾某稱隼人仕福島正則以勇称關原大捷後德川家康召諸侯家臣有戰功者賜盃隼人與同列尾

関石見福嶋丹波同進隼人鈌唇其二人則跛與聵也坐中皆掩口而失笑既退家康叱左右曰彼等皆以功名著可謂佳士汝等安得以其貌嗤之哉左右皆有慙色

都良香左京人初名言道博聞强記善屬文弱冠入學此時士習矜伐妍媸不分良香嫉之著辨薫蕕論諷之對策及第聲譽益著時論謂其文章得之天性世傳良香月夜過羅城門吟所作詩曰氣霽風梳新柳髪氷消波洗舊苔鬚樓上有嘆賞之聲又遊竹生嶋得三千世界眼前盡之句對未成嶋神賡曰十二因縁心裏空

闇齋守道　　道風善書

山嵜闇齋来江戸時寒窶無儋石故鄰書商債居以借閲其書當是時井上河内侯好學下士書商亦數謁見一日侯謂商曰寡人將學爾之所知有足為人師者請為介商曰近有一儒生山嵜嘉者自京師来住小人東家視其所以度越尋常閣下而召之其得不虞之幸福也豈不感奮思荅恩乎侯大喜乃延致

商歸告闇齋闇齋毅然曰侯欲問道則先来見商憮然以為措大不通時勢若薦若人必凌上無法累自及不若不薦也佗日侯復問曰疇昔所告山嵜生如何商曰小人非惰也前日既傳命於渠渠曰侯先来見余是非頑愚不可曉即狂率邀名也請別選通儒侯嗟良久曰方今自称師儒者多無意行道東奔西走欲其技易售而寡人聞之礼聞来學不聞往教山嵜生能守之此乃眞儒也即日命駕訪其居

小野道風善書道勁神逸冠絶今古歴事醍醐朱雀

村上三朝、至正四位下內藏權頭、晩患中風、手顫筆勢彌生奇體、嘗為橘直幹書奏疏、村上帝常置坐側、會禁闕火、帝顧侍臣曰、直幹之疏存否、不復問他、康保二年卒、年七十一、後稱道風及藤原佐理藤原行成、曰三蹟、

小川戴笠　細井餐蔬

安永中、有松山天姥者、以善書聞、嘗見小川泰山、嘆曰、斯兒非凡、且有書才矣、廼為司馬溫公勸學文、而與之、泰山臨摸、且誦不怠、漸解文意、既知讀書益於

人、父喜之、受業其所親善山本北山、北山授以太史公之文、泰山受而讀之、有所感於項羽書足以記姓名而已之言、自是不復事臨書、決意讀書、時年僅七歲、泰山自一執謁於北山、雖烈風大雨、未嘗不詣師家之闕、曾大雪、戴一巨笠赴之、途未至半、雪積笠重、力不能勝之、顚蹶大傷膝焉、人愍扶之、勸令歸家、不肯、遂至師許、忍痛受業若常、比隣傳為美談矣、

細井平洲、幼好讀書、誦讀既遍、歲十七而請遊學於京師、單身趣之、與伊勢人北畠世規者、同舍僑居、垢衣弊帶、食糲餐蔬、務儉費用、先是父正長為之與金五十兩、使適其用、在於京一年、費散十兩、以其餘購得書數百卷、及歸期、馱兩馬而還、鄉里皆以美談之、

三善能文　中江脩身

三善清行、淡路守氏吉子也、延喜中累官至式部少輔、兼大學頭、時帝方勵精圖治、詔求直言、清行上意見十二條、切中時弊、論者比之唐陸贄、後任參議、兼宮內卿、清行明法律精算術、強記洽聞、為一時之宗、嘗作詰眼文、寓其意、所著有善家集、

熊澤蕃山負笈上京、求良師、未得其人、共投宿者一人語曰、往日余為主遠行、時懷金二百兩、即主之所使齎也、途跨驛馬、出金繫鞍、日暮忘收之而宿、困頓就枕、半夜始覺、乃覺遺金、則茫然猶疑為夢寐、既而神乃定、痛心疾首、千思萬慮、求之無術、一決死雉經、戚然自嘆、不爲天所吊恤、逢此悲凉、時聞剝啄聲甚急、問之則稱馬夫某、因亟出渠、即出金曰、小子歸家、將洗馬、及解鞍得之、是君之所遺、故來還呈、封完如故、吾驚喜不知所措、腰纏別有十六兩、即解以謝之、

馬夫不受曰、君之物付君、奚謝之有、然爲冒夜来此、顧得債二百錢足矣、吾曰、孽自作、微汝發義心、吾無得生之地、所謂生死而肉骨也、不腆黃物、非敢云報、聊以表寸志、馬夫愈辭、乃減八兩、亦不受、稍々減、纔至方金二、馬夫執益確、曰、君毋溷我、予有所守也、吾歎問曰、淡於欲者、今之世不多見、至其以義爲利、如汝則絶不可得、所謂所守者何事也、曰、賤役糊口、豈不思利乎、而有中江與右衛門者也、敎授里中、嘗聞其言曰、誠正以修其身、事君致忠、事親盡孝、毋以貧

濫、毋以賤枉、今若以所賜利之、則欺此心也、言畢去、噫澆世、安得有此人乎、蕃山傾聞良久、曰、馬夫一鄕鄙人耳、素不識道之爲何物、則趨利若鶩、何義之思、而其廉潔不愧古之君子者、必敎育所致也、所謂中江氏者、其德與學可想見也、方今之世、捨此人而誰適從、是日即束裝往謁、請業於門、藤樹辭以不足爲人師、蕃山益請不置、二夜寢其廡下、藤樹母見之、謂藤樹曰、人自遠方來、懇請如此、傳之其所習、誰謂好爲人師、於是始接容、蕃山時年二十三、

大藏地仙

大藏善行以文學著、元慶中爲少外記、大內記、都良香狀讓其職曰、善行等、文富春華、學收秋實、若抽毫麟閣、洗硯鳳池、則左右得人、起居傳美、仁和中轉大外記、後爲東宮學士、常服鐘乳、九年滿九十、猶有壯容、時人嘆異、謂之地仙、

菅原天神

菅原道真起翰林、遭遇明時、不次登庸、位極將相、諳練治體、裁決如流、紀綱振肅、人想風采、藤原時平常嫉其寵遇在己上、譖毀排陷、奏曰、道真欲廢陛下而

立齊世親王、道真女適親王、故時平以是動之、帝富春秋、在位日淺、遂惑之、延喜元年正月、叙從二位、俄貶太宰權帥、男女二十三人皆被貶黜、三年二月、薨于貶所、年五十九、道真能文章、最長詩、有集行于世、延長元年、追復本官、贈正二位、一條帝正曆四年、贈正一位太政大臣、初天曆中、民閒建祠于北野、祀道真之靈、稱曰天滿天神、

跋

懿德發於秉彝而秉彝好懿德猶燥濕之於水火故其感發人蓋有非言語之所及者善矣哉土屋伯毅之以此編誘導子弟也評之點之知僭矣而亦出乎彝心之不能已則余安能自止之校之刻之則美矣可以及惠於萬彝伯毅其不自止并不止人可也

明治庚午秋

朗廬坂谷素識

竹外姬島鮮書

錢牧齋謂徐霞客游記云多載米鹽瑣屑如甲乙帳簿此所以爲奇間眞文字余常疑謂游記之妙在布置有法取捨得宜而使水經山脈歷歷可辨纚纚衜云栁子厚是耳苟米鹽瑣屑無讀則衜程記爾俗爾雜爾何有拾其爲眞文字頃者土屋伯毅示巡校日記徵評且叙閲之其所記若與余持論符者既謂又舉此呂質庚辰一月念八日題于

堺縣之寓竹雨山房

友人　五十川淵撰并書

五十川訊堂云先提綱

訂正增補皇朝言行録　附載巡黌日記

土屋弘　著

明治十年六月三日。文部大書記官九鬼隆一。從行一等屬久保田讓。十等屬笠井邊。自東京來巡視我堺縣下小黌。縣令稅所君。令余及稲垣六等屬從導焉。日午發縣廳。途過博物舘。不過堺師範黌及市中各小學者。先此書記官既來視也。左折。取小栗路。視伯太及南王子兩小黌。伯太者往時為渡邊氏治所。今則壘壁廢蕪。為一村落。南王子者新平民所住。生徒進業有可觀。遂取道大津。抵岸和田。余舊主岡部氏治城所在。今則城復于隍。

巡黌日記

一

坂谷朗廬翁云小學以上任其好與力是大陵長育微章之意

訊堂云此行所主在視學此尤肯要處宜乎作者之懇々說出也

而街市不與昔時大相異。夜就書記官。質學制。書記官曰。學有大中小。各別其品種耳。非階級之謂也。故不必人民一般逐次學之。唯如小學科。一般人民必需之業。故政府尤所注意督勵焉。至大中學則雖政府所舉。亦半任民為是。蓋今日學制之主旨也。

依田學海云此一節後段自然照應

四日晴。視岸和田學校。以下稱學校者總係師範學校分局　及岸和田南北。南小學北小學　貝塚。信達諸小學。教場皆整頓可觀。凡

又云金剛山乍見乍隱全篇指針

浪華以南至此。地勢平坦。彌望咸良田。東則金剛山横列如屏。西則茅海一帶為灣。信達以南。漸就山徑

又云全篇中分界之處不可苟［illegible］過此及今［illegible］所謂［illegible］繩法也

視山中小學。牧童樵女。負狹兒就學。此為紀泉之界。有琵琶巖絶壁下臨深谷。頗為奇險。凡泉州山皆不甚峻。惟接紀州處往々峻絶。如地誌所謂。與書記官別。約七日會於和州五條驛。益書記官從是巡視和歌山縣下也。余等就歸途。薄暮達堺。堺距山中村九里。此行往從小栗路。復從官道。

又云［illegible］往復有歸宿

五日晴。参廳。調査學事年報。

朗廬云勤［illegible］可想

六日晴。至師範學校。纂輯學規教則。

七日晴。謁縣令申以赴五條。縣令更命井出訓導同

巡黌日記

二

行。於是三人同發縣廳。日正午。五條距此十二里而遠。乃傚快車。出花田口。過仁德反正諸陵下。經葛井寺。達春日村。此為金剛山麓。從是舍車而徒。阪路三十町。所謂竹内嶺也。躋攀頗勞。流汗遍背。至嶺上。涼風颯然。快不可言。此為和河分界之處。過竹内村。

進鴻溪云孝女行事此篇中不可欠之要典且備考人口吻軽々叙去尤得体

有孝女阿伊濶舊宅。建石題曰孝女阿伊濶舊蹟。三宅某所筆。稲垣云。孝女不詳姓。事母至孝。嘗負母出都下。巡遊名勝。以悦其心。母嘗欲食鰻炙。孝女貧不

朗廬云王祥之當體孟宗

能供。宅前有渠流。偶有鰻數尾游至。便取供之。孝女

之寒筍皆偶然而為孝子之奇福蓋偶然而不偶然者乎

訒堂云四字可當論賛

事母大抵此類也。其事跡之詳、有別録。河内寺内村某氏藏之宅前渠流、今猶在焉。清澈可鑑。就芳店買醉。仰望金剛山。不覺甚高。蓋在其趾也。夜達五條驛。學區取締中井東來、即遣訪問書記官。還報曰、本日経高野山而至。疲甚。俟明日面晤議事。浴罷呼酒。供香魚鮮腴可口。

朗廬云僕童子之時從親在五條今猶記香魚之味讀至此不勝舊感

八日晴。寓樓上坐望銀峯山・橡原岳及芳野山。樓下清泉涓々繞堦流。訪書記官。曰、欲四日間巡視和河兩州。於是同發。蓋笠井有故先至。下市焉。視五條小學。途上望裁判支廳而過。廳係德川氏時所建。所謂五條縣廳也。文久癸亥之變、代官鈴木某死難。中村某承其後、改築。今之支廳是也。結構雄偉、隱然似一城堡。此地負金剛山、控芳野川。瓦甍鱗次、數百家為山間小都會。経今井・三在諸村、踰宇野嶺。石徑犖确、行歩極艱。抵阿田村。沿芳野川而上。此間四山迫圍、蒼翠欲滴。視下市・新住兩小學。経檜垣本・越部、抵六田。喚渡舟。水清澈、囓崖而流。芳山距此漸近。視六田小學。教場不整、而庭中花石頗有趣。登一里為芳山。

訒堂云小勤

朗廬云先自健康方乎

途分岐。左為正道、右為間道。書記官等從正道。余輩舍車從間道。既抵芳山。有銅華表、頗壯偉。聖武帝所建。自是東一道為芳野街。市屋率架崖腹、有葺以杉皮者、有瓦甍者。亦山中一小市也。書記官既在旅店。俟余輩。店主供茶。清味沁齒。余更乞清水、盥沐拭躰。拜延元陵。更抵吉水院。延元帝行在所也。拜觀御物數種。凡此際可記者、指不暇屈。匆々一過、何能得其梗概。不若閣筆以待他日之閑遊。視芳野小學。有女生久保満智者、講萬國地誌畧。音吐琅々、講解明晰。

訒堂云亦此行本色不可欠

鷲家村醫生子。父既死。母教育有方。満智今寓教員武藤氏、專修筭術。齡僅十二。凡此地方子弟言語明晰、有可聽。不獨此女生為然也。其山村僻境女生、亦能如此。教育之遍、可以推耳。就歸途。書記官等命車先去。余等歩而降山。過七曲阪上。櫻樹萬數、緑雲密布。所謂一目千株者是也。惟憾不及芳時耳。又降數百歩。有村上彥四郎父子墓。路傍竹叢蒙密、猶昔。想見當時壯烈之状也。又降數町。隔川見一聚落。瓦屋連接、即上市也。凡此地方、五條・下市及此為小都會。

朗廬云諸陵及忠臣之跡不漏一吾兄平生尊王之志不覺發洩者歟

詠堂云小勦　又云断住
又云一句引而不發客心惱殺之景況可想
又云蒙上
又云應
朗廬云忙裡之風色蓋如渴得清泉
詠堂云惱情開発
又云亦蒙上
朗廬云數育之状何如
又云長吉亦吐舌
陳曼壽云句極雄壯

時暴雨沛然至雲霧充塞頓失峯巒乃一喝鼓勇直
達六田蓋從正道也從此命車衝雨而馳薄暮還下
市笠井在焉半夜聽雨眠
九日細雨霏々夙發下市踰葦原嶺則一望平野所
謂國中也嶺南北地勢山脈似自殊區域者視高取
小學時雨漸霽高取城在山頂樓櫓粉壁隱映于樹
間蓋距山麓五十町云途中遥拜畝傍山東北陵視
芝村學校及三輪成願寺兩小學此間雖無觀異四
山新緑經雨殊覺鮮美眺望之佳目不暇給投奈良
客舍往縣支廳晤蔦田警部是夜井東四等屬野淵
訓導來訪談酌數更
十日早起開窓御蓋山緑與猿澤池光映発爭輝而
雙浮屠南北圓堂離立其左風景甚佳視奈良學校
營築既成輪奐為縣下諸黌第一視椿井小學亦壯
麗從是西下視郡山學校及小學經龍田法隆寺抵
亀背嶺亦為奇境余嘗過此得一聯曰痩山肩破露
奇骨怪石牙摧嚙激流記實也此為和河分界之處
視國分柏原植松諸小學此夜宿八尾書記官設宴

又云破擬易撐二推擬易撐
朗廬云書記官蓬頭不飾尨教育之事其状可想也
詠堂云不可無此結局
朗廬云爽快使人神往
詠堂云関組
又云亦不可欠
朗廬云唯願女学生不傚歐米女子得意乎女權

謝勞酒間說教育大旨諄々有序
十一日視寺内小學時書記官有事於大阪府拉笠
井去焉久保田氏代攝視久寶寺蛇草中小阪加納
岸和田堀溝中振枚方等諸小學竟視禁野學校亦
從是去渡淀江直赴京師是日大風雨宿枚方驛客
樓臨江稱縣下勝景第一會煙雨满江凄凉如秋晩
十二日放晴早起推戸兩岸空豁宿霧未披糢糊描
山形者左為山崎右為八幡而大江汪溶流其間既
而比叡比良鞍馬諸峯漸出没隱躍於雲煙中眺望
奇極佇立久之割愛下樓則宿霧全開日光煥發群
巒畢露對岸諸山蜿蜒西走比之和州山水秀傑雖
或讓焉而地勢雄豁則迥然自別視楠葉小學女生
就學尤多民心向學教員授業得宜並可知從楠葉
取間道行十余町踰小山此為城河之界一望開豁
遠山近水樹竹茅舍斷續點綴明媚可喜下山則瓦
甍参差肆店相連此為八幡街左折又登山七八町
有八幡祠宏壯秀麗肅然使人起敬山腹有一茶店
就憩焉左望宇治醍醐諸山遥翠一簇排天際者和

又云方是醋暑不勝想像

學海云。前敍後斷。筆有分寸。

詠堂云文亦回顧

朗廬云平生注意亦可知也

之春日山也。聳其左者。叡山也。其他諸山。橫臥如列翠屏。巨椋湖在其間。如布練。山水之勝。使人應接不暇。吟賞移時。請觀八幡小學。訓導大塚某接待有禮過橋本。望山崎寶寺。僅隔一水耳。乃想像天正間戰鬭之略。土人傳云。當時豐公在此驛。指揮諸軍。從是舟沿淀江而下。視諸守口。而小學教塲皆整。出守口。則平田曠野。瀰望無際。顧望金剛山。思昨來所經歷。既而達浪花路次通覽各小學而過其造築之美固非吾縣下小學之比。然而其用心於教育。未必多讓

學海云。總收。

詠堂云得此一結。覺從前山水教育一路敍排處。總不是浪筆

焉也。卅出有事於友人。迂路往訪。余與稻垣同車。薄暮歸家。翌十三日參廳復命。縣令曰。數日間足跡彌於數州。亦可謂勞矣。凡此行。於山則登芳山男山。於水則臨芳川漢江。而為日僅々不過八日。而得略窺五州教育之梗概與名勝之一斑。因記以示同友。

此編題曰巡校日記。本宜詳記教育上事。又恐事渉煩雜。眯看者目。因別製一表。附之卷末。

十年七月初五　土屋　弘識

前年余評馬關日記。日記專記與外艦砲戰之狀。悲壯激烈。使人扼腕。此記則藹々和氣。溢紙上。可以觀時變焉。抑今也日薩鬩牆。慘毒不勝言。余更慨然希王化速覃布。藹々教育。亦如此記者出也。

明治十年七月　朗廬阪谷素妄評

僅々八日間。而車迹殆遍於三州。從行巡視。鞅掌之暇。輙及山川形勢之奇勝。城墟市街之規模。孝子忠臣之遺址。英雄戰爭之偉略。概舉不遺。使人一讀了然有所得。是非筆路縱橫綽々有餘地者。

則不能焉。敬企之餘。一二採摘揣擬。以應下問懇至之徵。極知僭越之罪無所逃也。

明治己丣雨水前三日　鴻溪進漸妄言

細碎排敘。却貫珠連環。成一篇大文字。觀者不可徒以尋常游記視之。

明治戊寅五月　詠堂五十川淵妄識

公務繁劇。暇及山川。非綽乎有餘裕者。決不及此。

丙申九月　學海依田百川拜讀

諴堂云。伏筆。
又云。全篇以河上川與小川為脈絡。而水石之奇觀。全為兩師之腸。是處先提出。以為之地。切勿以閒語讀過。
三島中洲云。佳讃。
菊池三溪云。敘景如画。又客中一適。
諴堂云。開窓僅見寸碧。又云以下係兩師之功者用ゝゝ。係川脈者用・・。以標出良工苦心。
三溪云。宛然柳州九記。以下皆然。

續巡黌日記

是歳七月六日。税所縣令又命余及太田正名陶山郁二郎巡視大和芳野郡各小黌。此夜宿五條驛。驛在金剛山下。區長玉置高良學區取締中井東等來。話十津川北山絶險之况。既去。夜半盲風驀起。雨如建瓴。狂雷雜之。墻壁戸牖皆震。余笑謂二子曰。雨師風伯。應為我筆清前途。

七日。陰雨霏々。中井來郷導。視岡村表野兩小黌。時天漸放晴。傍溪而行。大石負老樹。盤踞中流。一種盆景也。前岸紫陽花盛開。成叢幽艶可愛。視山影丹原靈安寺野原四小學。薄暮還五條。本日所視六小黌。生徒甚少。召各村總長等督責。夜半罷去。

八日晴。發五條。取路大島村。沿芳野川而進。過小島村。抵永山寺。川瀰曰無殸。蓋此際水滙為潭。深碧不測。淙然之響頓絶。所以得名也。寺有古鐘。高凡五尺。周四之銹碧異常。銘係菅公文道風書之。去十餘町喚渡而東。有村曰島野。四山圍合。清溪抱村。桑竹茅舍。點綴占境。繞山足。沿水濆而行。兩崖大石錯出。爭

諴堂云。漸見林麓。
諴堂云。反映取姿。
中洲。名可厭。景可喜。
三溪云公論。
三溪云。敘水脈處。如讀禹貢。

逞奇狀。碧流激注其間。噴沫飛雪。又行數町。曰瀧村。雞犬水碓。殸相答。幽邃清寂。頗有塵外之趣。抵瀧小黌。教場可觀。生徒亦多。與中井別。又沿芳野川而進。水益急。石益奇。水石相鬪。如互爭勝者。更進。有村曰左名手。有一大奇石。傳云。往昔狩野法眼元信過觀。歎曰。如是詭狀。我不能寫焉。遂閣筆而去。因号曰閣筆岩。余曰。石則奇矣。然水勢緩漫。比前景有死活之別。太田陶山亦謂然。視新住小黌。就學尤多。視下市小黌。童兒滿黌。擾雜可厭。傍芳野川而進。薄暮達上市。學區取締達四郎三郎來迎。

九日晴而熱。渡櫻津。山水明媚。左望妹山。右則脊山。對岸有飯貝村。村民適議新建黌舍。請余相其地。民心向學可喜。還視上市立野兩小黌。遂過妹山下。有山茶。枝節間別生葉。似檜頗奇異。蓋寄生之類。從是沿津風呂川而進。流不廣。而水石則奇。抵津風呂村。村在萬山中。距立野村凡一里。民風甚淳朴。視小黌。雖生徒不多。間有進業者。遂取山徑。踰盤野嶺。雨忽至。炎熱為之一洗。嶺上俯瞰窪垣内村。村前二水分

訒堂云。此敍在水為左右分流之処。在文為上下轉換之處。一讀至此。既以知二水之勝。又以知文章之妙。
又云。先注左方。
船山云。宛然柳記。
三溪云。心胸爽然。幽邃可想。
船山云。添山

流。右自大臺原山出。号曰河上川。左自高見山出。号曰小川。二川至新子村合流。入芳野川。祇新子小黌生徒進業。頗可觀。雨霽炎威加甚。出村渡一溪。所謂小川也。架獨木橋。橋下大石橫臥。石厓自左右出。靂奔流。沿溪而進。石質多青蒼。時見香魚觸岩磯而跳。此間滿山皆杉。鬱翠攙天。而樵歌鳥語。時從林樹間聞。視小栗栖小黌。抵鷲家口。投宿。夜半夢覺。溪流激石。殷徹耳。又聞山蛙。幽寥可知。

十日。視鷲家口小黌。行一里。隔水有蟻通祠。祠前二

巡覺日記　十一

注一句殊奇。
中洲云。二句自柳記得來。
又云。評至此。清冷之氣亦逼人。
三溪云。袁隨園諸遊記。似迹一齋筆鋒。犀利奇才奇文。
船山云。画手閣筆。

水。左發源高見山。右自辭岳發。至此合為三名川。即小川上流也。路傍有丹生川上社。号曰奧宮。又行十餘町。有銅坑。窺之暗黑。試投下石。響少頃歇。踰三尾嶺。滿目杉檜。陰森不見曦景。視三尾小黌。踰狹戶嶺。過大豆生村。又沿小川而行。前岸大石屹立高五丈餘。古木攫石而生。輪囷佶屈。翠葉披拂其上。清流涵影。溪間奇石錯落。小魚十數尾游泳甚樂。乃與太田陶山等共脫帽踞石。少憩焉。清冷之氣逼人。從是以東。溪流漸邃。樹石益奇。其境尤為幽峭。視麥谷小黌。

訒堂云。巒峭二字。此一段中緊要文字。所謂画龍點睛者。
三溪云。此一解記物產。
中洲云。幕府頑民。王朝義士。
三溪云。可以補正史之逸。
船山云。一句多少精采。

元為佛宇。傳左甚五郎所構。今則傾敗。無可觀。聳其東者曰山葵岳。其南者即辭岳也。距此殆一里。山中有池。名大鏡池。久旱禱雨必應云。此為芳野郡東隅。即小川發源處。此地方乏耕田。土人植杉苗。易桼麻。又生山葵極多。此夜還投鷲家口村。達生曰。往年天誅黨敗。匿十津川。及追兵來逼。踰北山（北山莊在十津川莊東北）而逃。彥根及和歌山兵要之於鷲家村及此地。悉捕斬。殘黨有四十餘名云。實文久癸亥九月廿四日夜也。獲黨魁吉村寅太郎在翌廿六日。當日戰鬭尤劇。伏屍狼藉

巡覺日記　十二

訒堂云。結法從太史公論贊來。
又云。雨師賜深一層。下文適字亦自此生出。
三溪云。引日本書記。考據的確。

於山足水涯。益達生所親睹云。

十一日。晨發鷲家口。雨甚。沿小川而下。溪流暴漲。響如狂雷。行草間。雨滴衣裳。荊棘刺脛。抵南國栖小黌。黌倚山設。對山開。前帶溪流。眺望頗佳。達生云。國栖為五村總称。大和萬歲舞叙于此地方新子村。黌北三町。有天王淵。廣二十間。長一町餘。益河上川至此廻流為淵也。產香魚及鱒魚。國史曰。國栖人獻腹赤魚。蓋為此地。從是以東為河上莊。沿河上川而上一里。抵東川小黌。教員小原龍太與余同鄉。嘗游于余

訒堂云既窮小川黄源竅則勢不得不轉注右者也然亦作者苦心可想提起以下入河上莊

三溪云下三逾字取姿致此是文家秘訣

中洲云奇景愈出愈奇

訒堂云華下有声

船山云餘音鏗然如鼓布之態

訒堂云別添一泒流大有趣

中洲云亦旅中一興

訒堂云亦為奇觀四字有斟酌

中洲云勸学餘談及開路勸民之志可欽

門者龍太胃雨送余十數町。固辭別。更沿川而進。水逾増響。石逾呈奇。而雨亦逾甚。且阪路嶮嶮。陟降極艱。行二十餘町。兩崖巉巖屹立十餘丈。右曰萬壽巖。左曰鎧掛。奔流激于其間。更有巨巖。當爲廣數百丈。參差咋㟪。與水相撃。氣勢甚雄。鞫殷撼山。其他巨石硉兀。散布水中。形尤怪詭。不遑一々狀之。視大瀧小黌建築佳麗。爲芳野郡中第一。生徒進業者亦多。投逆旅。晩間微醉。與二子散策溪上。一山突立。下臨溪流。即鎧掛背後也。時水方漲瀑。流吼怒。滿溪翻白。會漁夫釣得魚。狀似鱒。別有魚數十頭。大尺許。爭瀾瀑流。而竟不能遂。亦爲奇觀。還至旅舍。則日既暝。濕雲侵檐。夜土藏莊三郎來訪。爲村著姓。周旋于學事尤勤。本村小黌營築費及教場器械生徒衣服。皆其所辨云。談及開路事。莊三郎云。舊奈良縣參事津江田子。嘗釀金五萬圓。開水陸運路。以僕所見。此猶針穿山耳。必也。須六十萬圓。然後可也。此言似大有理。然余謂陸路開通。事既就緒。成之不甚難。至水路。則激流急湍。未易遽下手也。

中洲云吾邦隴蜀

訒堂云奇峯別現

又云談及大臺原一句余激賞不能已觀者信否

十二日。學區取締船津新四郎來。早發大瀧村。又沿河上川而進。山益峻。水益急。行十餘町。有落粉谷。噴瀑激瀉。其他有懸泉數所。路傍怪巖多。口欲噬人。抵迫村小黌。亦爲偉搆。倚山臨溪。頗占形勝。鄰黌有幽林。此爲丹生河上奥宮。蓋小村所有。出後人擬設者歟。又行數町。有高原川。奔湍跳石上。瀧猛殊奇。合河上川處爲三叉。各架板橋。渡而前。橋極壯。攀峻坂八町餘。抵白矢村。村在山腹。山農八十餘戸。多架崖構屋。拓峻阪爲圃。種豆及稷。有小黌。生徒較多。船津云。前年有大石顛墜。碎民屋三處。死者三人。嶮絶可知。還過溪橋。見懸泉直下如匹練。又陟峻坂十餘町。曰人知村。前對白矢村。髣髴如望仙境。阪路極隘。深茅沒脛。聞津江田子。鋭意開徑。功未竣而罷。從此以東不着手云。抵井戸村。小黌在萬山中。又行二十餘町。溪流分泒。左出於大臺山。右自大峯出。至此合流。爲河上川。視下多古小黌。遂宿森本氏。談及大臺原事。森本云。原廣袤七里。滿目叢篠。川流數道間有大樹探討者。往々拾家什器具還。蓋往昔有人住焉。

三溪云善叙難叙之事如作家書所以為老手。
中洲云出入蜀記所無奇甚奇甚
學海云善狀難狀。
訒堂云一句標提。

十三日發下多古沿小溪而行見樵夫運木材其法就峻坂密比嵌渾木務滑澤之而連下木材樵夫在後掣繩使不旁騖極快捷謂之陸筏亦不誣也人智精于所習信矣又沿河上川而進喚渡不應僕夫背余等渡對岸曰白川渡此至和田村八町間水清淺舒緩異于他急湍激流行十餘町前山缺處望大峯堂宇房舍歷歷於樹間大巖屹立其前所謂西覗東覗者蓋距此不過二里云視和田小釁遂探洞窟又沿溪流至柏木村凡和田村以南此為赴紀熊野之

又云海内無双四字借他人口出之妙甚不得不圈
三溪云以下叙洞穴處奇幻巧妙不可方物蓋山水奇矣文亦自然不得不奇然徒有山水之奇而不獲筆墨之奇不能標其奇也惟有斯奇筆

本道船津云此地又有洞窟其奇稱海内無双請一見余躍然曰吾亦久耳之矣二子亦喜見于眉宇乃雇導者導者手炬火使余等各持燭下山數町出溪涯仰首則大石突立曰不動窟有洞口西向而入廣可坐數十人稍進屋石中空如懸鐘曰鐘形石口稍蹙曰第一門傴而過左有石曰高麗狗口又蹙曰第二門伏而過有石曰行者笈曰倒立錫杖口益蹙曰第三門有石曰行者繫繩蓋小角當初入窟繫繩此石而縋下者乍聞隱轔之聲心怔之口又益蹙曰胎

可以寫此奇山水也、
訒堂云三溪翁評大得肯綮然猶有可憾者未道及作者所以特詳叙此洞窟而累叙他洞窟之故
中洲云一闔一開景與文共妙使讀者一驚一快下已
訒堂云已上層一層深入已下忽轉足

内泳匍匐而進有橋曰無上渡之則廓然空濶瀑泉激瀉不知其高下為溪流蓋響所怔之聲即是踞石少時使人神寒沿溪流西行掬水飲之極冷冽曰三津川此間屋石水滴如注燭火屢欲滅衣裳皆濡溪流屈曲為淵不知底上有木橋登而進口又蹙尤難躬而上凡四五間又廣豁如巨屋窟至此極矣距洞門一町餘此中尤多奇石一俛一仰使人叫奇不絶首者曰行者額曰虚空藏佛戎大黑其在中央者曰長大童子短小童子十三佛釋迦佛其在深奥者曰

向高而占此窟極矣足所以有此小叔也
又云縱東
陳曼壽云此景毀敝國黔中牟珠洞大同小異造物之弄巧誠不可測
訒堂云此作者尤竭神摹鬼刻之力處文亦稜々露頭角
又云不動窟叙畢

不動明王千手觀音護摩壇懸其上者曰髻鬘瓔珞疑石乳凝結者皆以形似名焉其他種種名稱雖盡是浮屠氏所妄命然其殊形詭狀實所謂神摹鬼刻不一假人工而要之皆石骨稜稜露頭角者耳洞窟中寒冷如冬還至洞門則炎熱之氣驀然來襲凡此鄉有岩洞五處其四在柏木村其一在和田村在和田村者曰水晶窟北向而入深六十明中有白石瑩然似水晶在柏木村者第一曰菊窟東向而入深二十五間洞口甚狹中有石頭簇簇似菊花亂開者第二則不

又云與前對敘詳略有法

鴻溪云若我吉備素稱多洞屈之國其中所有及門戶等形狀名号與大異取於道佛之言以名之者亦居多矣而若巖石奇巧更有甚焉其曰鬼橋曰羅生門者是也特恨不得假如伯毅巨筆而記之以報知

動窟也。第三曰正善窟。東向而入。深不過十間。有石。名曰大金鼓。小金鼓。叩之逢々鳴。凡此數者。雖形狀有小異。大抵同於不動窟。而洞中瀑泉之奇。則他所絶無。其第四曰聖天窟。導者曰。此窟入者必有異。敢辭導焉。余等亦不之強。薄暮投逆旅。船津遲。余等久之云。

十四日。晨起發柏木村。白霧埋山。少焉日出。前山忽露頭角。溪聲猶自霧中聞。老松掛天。阪路崎嶇不易行。視伯母谷小黌。就學甚少。渡溪為河上川。上流即

造物者妙手於泄上好水人也

中洲云山中晨景如睹

訒堂云此一束不可欠所謂收上引下者

中洲云午景亦如睹

發源大臺山者。從是不復沿川流。一路峻阪。行樹根石頭上。往々叢茅沒身。蜂蚉螫膚。惟巨木陰森不漏寸光。時來清風。使人不知炎日中天。此為快適。所謂伯母嶺是也。右望大峯於樹間而過嶺。上有一茶店。就憩焉。左方一山。維石巖巖。此為大臺山南端。店主供燒酒一。醉不覺坐睡。醒則陰雲起於後山。店主云。雨意可虞。乃鼓勇下山。凡二里。途分岐。僕夫言。左入小椽村。右則川合村。乃取路于右。亦極峻絶。下盡則清溪淙然。此發源大峯者。從伯母谷至此六里中間

訒堂云挑起以下入北山莊

唯有一茶店耳。沿溪涯行數町。為川合村。一水又自東來。此發源大臺山者。二水至此合流。南奔為新宮川。從此以南為北山莊。時日既沒。四山又鎖煙霧。夜總代後十助來云。小椽村即南帝潛匿處。有寺曰南帝山龍泉寺。

訒堂云彼此交形

又云空中着想妙々聽者盡首肯

中洲云有此總括使讀者了其地勢

按伯母嶺雖云峻絶。中間地勢却平曠。亦高原之類耳。大臺原余未極其境。而參考土人說。想其地勢與此相似。特廣其幅員者。地名大臺原。蓋記實也。

十五日。視川合小黌。教員授業有法。沿北山川而下。

中洲云近來發撿礦坑少出鑛而磐者海內皆然不獨和州

又云此巡視之功

路極險。行一里曰白川村。村前十餘町。有鑛坑。本年二月所發撿。就觀焉。鑛夫持燭導余輩入坑口。銅氣衝鼻。傴僂而進。有梯緣而下。四面見鑛。命鎚之。獲數塊。又向上進。銅氣益甚。且溫熱不可耐。乃却出。鑛夫云。鑛凡百斤得純銅二十四斤。又云坑旁有一山。鑛脈既露。開此則其利不貲。又云。近來和州發撿鑛坑凡七十二所。而出鑛之多。在和田村者為最。遂去視白川小黌。生徒甚少。詰世話掛。曰村有岐村六所。遠者殆隔二里。所以就學者少也。余乃命閱支校。遂經

認堂云、柳州
中洲云、溪村實況
認堂云、僕在昇中觀見大谷川水亦為深緑色、讀至此想出曾遊、為之憮然

栂野、平中、平諸村。大抵三五家成村、多者不過十戸。抵古代村。踰峻阪、俯瞰前鬼川。兩崖大岩屹立、水湍其間、為輪狀而流。川不架橋梁、會木筏塞川。乃践其上而渡、行數町、北山川自東来合流。其衝激處、巨巖兀立、岝㟧嶔奇。與水相撃、氣勢頗壯。又行半里、踰一山、又沿北山川而下。川流至此漸深且廣、水為深緑色、而游魚無數、歴々可見。薄暮達池原村。從川合村至此、行程不過四里、而其嶮莫比。大抵排荊棘蒙茸、或拾斷岸峭石、屢俯激湍、足趾毎酸。相傳神武天皇從紀伊入大和、經此焉。路之險悪、今猶如是。二千餘年前果何如也。

按、伯母嶺以南、風氣頓改、言語自別、判然似異疆域者。此夜熱甚、不能安眠。

十六日。亦甚熱。副區長坂口長國来。視池原小黌、教塲井々可喜。唯女子就學尤少。渡北山川、踰一山、頂上有池、方四町餘、冬夏水不増減云。旁有祠、曰池神社。降八九町、抵池峯小黌。凡北山荘各小黌女生甚少。曰懇諭區長戸長及父兄而去。渡西野川。此亦發源大峯者、南

認堂云、考據毎插、輒佳、是伯毅長技
三溪云、詩亦清絶可喜
認堂云、插詩大生趣
中洲云、旅行之苦可想

流至桑原村、合北山川。踰小山、一望秧針青々。從此地勢漸開。視寺垣内小黌。遂繞山足、傍溪涯、發源于池峯村、下合北山川。行七里許、至上桑原村。竹籬板屋、隱映樹間、風光明媚、異於昨日來所經。余問坂口、曰山在南方、而地名北山、此何義。曰此地往昔屬紀伊、故從紀伊見之、在北方。余曰、謂戰國之時、武人割據、往々擅分疆域、此或然。視桑原小黌。薄暮投龍岩寺。四山蒼靄、前溪水声幽寂殊甚。枕上得一絶句曰、求宿來投古梵城、半山斜月夜風清。禪林不結塵中夢、聽盡溪流觸石聲。

十七日。發上桑原、沿溪流下半里、踰不動嶺。此為大和紀伊分界處。峯巒攢叢、瀑泉懸焉。南降三十餘町、北山川向西而流、水漸大、山漸舒。抵竹原村。時黒雲一點起前峯、須臾白雨如覆盆、迅雷助勢。山間徑路避無地、衣帽皆濡。經大野川端而村、踰一小山、又見北山川潺々。此為小松津。與舟渡中流、巖石之狀、或突兀偃蹇、或参差巉峭、錯出競奇者、不知數。從是以南、川流又漸迫、水紺緑色、蓋石崖括激流也。就小松村民家有兩屋而已。請宿、辭以病者。乃買酒、努力而進行

諷堂云又提起入十津川莊

諷堂云総束妙在有意無意中

又云幽絶可喜是非天津橋上声

又云分行一擧安知不又為伯縠留後遊一着

中洲云所謂雨行之奇勝晴行者依云字不多而意足紀行文宜然。

十餘町。有榜。題曰此以南堺縣管轄地。即十津川莊也。徑路狹隘如前。但剪榛荊決行潦。稍可行耳。抵安曽村宿。懇待情溢於辭。本日所経不過五里。而地半属和歌山縣管下。路極嶮惡。徒涉水者十四五回。深過腰者兩度。瘀頊亦極矣。

十八日。雨發安曽。沿北山川而下。學區取締上東政二郎來迎。抵神山小學。就學甚少。沿葛川而上。水勢頗壯。而石不奇。視上葛川小黌。凡北山郷以南及此地方。屋皆葺以杉板及杉皮。不見一瓦。宿中村正岡氏。晩酌供鹿肉。柔脆可口。主人云。昨獲之前溪。夜聞杜鵑。此行欲遍視十津川各小黌。而不欲多費日。乃分路。余與太田取一道。陶山上東取一道。

十九日。細雨霏微。與陶山上東別。副戸長深瀬某為余郷導。冒雨發。一路峻阪。名曰玉置越。登十餘町。濛雲埋路。比至絶頂。雨漸霽。回看四山。白雲揺曳。從風變幻。殊為奇觀。有瀑泉三条。尤高者十餘丈。似白龍蹴碧雲而翔。樹石幽峭可喜。降盡峻流。囓崖而走。此為十津川。視折立小黌。生徒較多。沿十津川而下。川

巡覺日記　廿一

諷堂云遥顧

諷堂云再々欲招

中洲云記此一話足知其深僻

北芳野川稍狹。而迅急則過焉。宿平谷村。此間山路較坦易。往々見稲田。又間有瓦屋。此夜月出前峯。清光滿溪。吟賞移時。

廿日。視平谷學校。係師範學支校 生徒百十四人。喜專修漢籍。蓋土人率為然。沿西川而上。此川至平谷村合十津川。抵重里村。視小黌。攀七森嶺。甚高峻。頂上西南眺無端山。東北遥望大峯芳野諸山。抵出谷小黌。在萬山中。夜投迫野村。村僅四戸。散在山麓水涯。是日小學世話掛深瀬太谷二人來從。途中謂余等曰。近日紀伊本宮民聚草。途過無端嶺。遇四熊相搏。大傷頭面。纔脱而歸。在距今十五日前。乃指示曰。其處在彼焉。

廿一日。望無端山而過。視上湯川小坪瀬小山手三小黌。宿小山手村。此夜亦月色清朗。溪声徹耳。得一絶句云。一嶺纔過又一嶺。山間毒熱酷于烹。誰知此夕溪堂宿。月色泉聲不耐清。

廿二日。發小山手村。踰一山。沿西川而下。曰朴谷。荒水清石奇。偶見香魚觸石跳。大尺許。視玉垣内小黌。生徒講解可聽。又渉溪流。抵今西村。教員某率生徒

巡覺日記　廿二

三十餘名。出迎。既就業。教場整肅。揖遜有禮。覺對鷹巣鉢形諸山。眺望頗佳。遂渡溪橋。踰三浦嶺。陟降三里。山中有平地。号大野平。又称古矢庫。有二茶店。舊名于之。水清冽無比。薄暮達三浦村。

廿三日。視五百瀨小覺。教員授業無法。沿神納川而下。抵河津村。區内事務局在焉。區長戸長等来謁。區長西村某。頗用心教育。可喜。與副戸長深瀨某。別戸長久保某。為郷導。又沿十津川而上。神納川至此合流。兩岸石峭。犬牙峙崿。略類於北山荘。行一里。視上地小覺。教員授業有法。又沿十津川而上。過宇宮原村。石奇水急。有女子數人游泳。軽快勝丈夫。行十餘町。曰長殿瀧。磐石互川心。往年鑿開。今則舟筏可通。投長殿村。陶山上東先在焉。聽其數日来所巡視景況。概畧同於余所経。

謖堂云。作斷作續。

學海云。奇。

廿四日。視長殿小覺。遂攀峻阪。抵沼田原。視小覺。蓋長殿沼田原兩村戸數各不満二十。経山腹出遠堂村。渡溪橋。視堂平小覺。踰樫木嶺。抵阪本村宿。是日往々沿小流。即天河之下流。而為十津川上流。

廿五日。視坂本小覺。踰天衢。坂路峻絶半里餘。上有山農三十戸許。往年天誅黨據此。民家罹兵燹。近年漸復舊云。絶頂有二道。左赴高野。右則通五條。翹首見金剛山。余輩喜可知也。行一里。曰長坂。長程與名相称。又行一里。曰大日川。有坂不甚嶮。沿大日川而下。地勢平遠。時見童山。與十津川北山境大異。其趣薄暮達五條驛。逆旅主人供西瓜。甘冷甚美。二十日来未嘗此味。

謖堂云。昵忘船山云馬頭米囊之想。

謖堂云。一結叙目前之事。尓然得此結。彼此山勢風土之殊異益可見。又云。起筆亦跟上文結来。

廿六日。發五條。途上田望。昨来所経諸山。高揷雲表。視戸毛王手御所新荘若橋五小覺。學區取締吉村直十郎来迎。抵高田宿。晩来小雨。繞簷鳴。枕上草數日所経事。

来

謖堂云。小雨既為伯燚做個文章收結之引。誰謂天道無情乎。

廿七日。視高田曾根與田坊城四小覺。藤井文馬来迎。亦學區取締也。與吉村別。抵三瀨村宿。此日瞻拜畝傍山東北陵。

廿八日。與上東別。視三瀨與樂島荘三小覺。路傍田塍中。有大石平卧。土人呼曰鬼俎。有巨巖半沒田中。曰鬼廁。蓋古代石棺之遺歟。與藤井別。雨忽至。殷其

之六。在前山。呼車不至。步而前。視穴蟲小黌。日暮僑
鄉導。踰嶺。所謂穴蟲嶺也。此為和河兩州分界處。投
宿春日村。流螢點々於田間。

學海云。只一句。見時節。是省筆法妙。
訒堂云。常山蛇勢。

廿九日。義春日村。渡石川。上流。視平尾小黌。時黑雲
漲天。雨將大至。乃僦快車。直馳入堺。同二子謁縣令。
復命。

往年己丑。寄從行巡視記一冊。因得領和河泉三州學
校山川風土之大畧。感荷之餘。敢採摘一二。以致鄙
意焉。而今又得見示此日記。以詳吉野全郡風聲教
化之具。山水奇絶之勝。及土俗之淳茂。使人神魂飛
越。如足蹈其地。而目覩其況。何賜如之。嗟堺縣官屬
一意汲々于學事。實如此。其能致教化之懿。諸縣無
比之稱者。非溢也。既卒業。末繫二絶句。以表敬企之
情。

人生何處不風流。官路兼成山水游。三戶村中皆有
學。堪知教化冠諸州。

絶無人處雨沾衣。纔有家邊晚叩扉。寫盡溪山幽邃
跡。蓬窓一夜夢依々。

己卯八月念日　　學知 中備　鴻溪進漸

近日老友草場立大。袖一冊子。俾余點定其可否。時
余不在家。歸後秉燭而讀焉。大抵叙述其山脉水理
處。原本禹貢水經等來。粧以柳州九記。陸劍南入蜀
記。善咀嚼古人游記膏味者。近日京攝間。山陽小竹
諸老下世以後。斯文寥々。其弄文墨者。書画者流焉

耳。煎茗揷花之徒焉耳。偶見從事于文章著述者。皆唾弃弗顧也。余亦唾弃中之一人耳。幸立大不以余不敏時々過訪今亦見示斯冊子。其喜悦豈何如乎哉。則批而評。完趙。時明治十二年陽月三十日也。

平安　菊池純拜識

既有進氏之批評。継以菊池翁之細論。僕復何贅焉。但一批閲間。雲蕩霧蒸。熊狼所竄。山開水平。雞犬桑麻。絃誦相和。使人倏而魄動。忽而神怡。不知文之能使山水奇乎。山水果有助於文也。閲了。聊題數語。

己卯十一月念一夜　草場廉拜首

無景不記。無事不叙。極詳極密。自非筆健腕敏。悪能至此。

己卯臘月卅日　中洲三島毅妄言多罪

僕讀諸家紀行。率係熟路。文雖極工。㝡皆屬陳腐。無由廣見聞。此巻所載。他人多未曾經。可以資地誌。可以備談柄。況於文字簡勁。山水靈活。必傳無疑也。

丙申十月　友人　依田百川拜讀

寫景奇峭。叙事確實。展誦再四。不啻親歷。貴於諸名勝。令人應接不暇。至小黌之受教育之勤。觀摩之盛。於此可卜文運之蒸蒸日上焉。雖云日記。實有關

世道之文。

光緒七年辛巳正月六日

秀州弟陳曼壽拜讀

訂正増補皇朝言行録附載 枕上閑課

土屋弘 著

比日體不佳枕上偶得碎玉話及常山紀談讀之盖永元間實録也不務文縟而事實明徵可補史傳鈌者頗多余特摘數條譯以漢文固病牀遣鬱之閑課耳戊辰長夏鳳洲土屋弘識

永禄中柴田勝家守長光寺城佐々木承禎攻之破外廓進薄牙城勝家防戰尤力承禎遂絶其汲路城中大困而外猶張雄未嘗見苦渇之態承禎怪之廼陽議和遣平井甚介察城中狀甚介入謁勝家命侍

者進盥乃持大盤来水溢於盤盥畢侍者覆餘水於庭下而無惜之色甚介還具言其狀承禎益怪之當此時城中僅餘一缸水耳衆兵大渇勝家一夜會衆言曰水既竭矣不戰亦死戰亦死死一也我寧與諸君決戰而死衆皆奮於是勝家出水缸使衆兵縱飲罄竭而親手肩大刀鐓碎其缸昧爽開門突出承禎軍大驚擾亂勝家縱横奮擊斬首八百餘級自是世呼勝家曰破缸柴田

（警軒云精采發揮）

（訒堂云畫龍點睛）

凡事非出至斷則不足收至功而至斷毎生於窮苦之極焉柴田氏此役可謂窮苦之極矣惟其窮苦極故得出此至斷而取此奇捷也語曰斷而行之鬼神避之柴田氏有焉

武田信玄將攻信濃閲兵偶有鳩来集庭樹上衆相見有喜色信玄問之曰鳩集者戰每利此行得捷必矣故臣等先相賀也信玄即命銃射鳩落之

古人往々假權術一衆心今信玄由正道解群惑其見卓矣

（阪谷朗廬翁云英斷）

小田原役中村一氏攻山中城從士數内匠先登少

焉有一騎又馳登城豐公偶覩之曰彼背徽異甚呼使問其姓名曰渡邊勘兵衛公大賞其壯勇盖公以勘兵衛爲先登第一而不知有既先登者也

賞人以耳目所及是士所以懐不平敗大事也然則豐公何以不敗曰是僥倖耳嗚呼後之人君莫徒恃耳目而狃僥倖也

（警軒云中間二句作一問警拔之極又拗折之至）

大阪之役東照公使本多忠朝視河水歸報曰水方漲不可渡公笑曰汝亦甚愚欲知水之漲使女童可也豈遣汝哉

（又云眞人之言匪夷所思）

朗廬翁云光武之王覇可思

又云蕭曹良平皆秦民而已

又云得左氏兵機

謦軒云奇語得奇筆而益奇

訒堂云某亦宜為冥帽死

又云矣字千鈞

為斥候者。不可不識此意也。

松倉權助初事筒井順慶。人呼為怯。後去事蒲生氏郷。屢有戰功。擢為隊長。權助每臨陣。身先士卒。勇冠三軍。後陷敵戰没。氏郷謂近臣曰。權助剛果有大志。非甘為人下者。故吾夙拔為隊將。其死蓋感知遇也。可惜矣。

一權助也。始怯而終勇。由是觀之。則士之勇怯在率之者耳。古人云。強將麾下無弱卒。

大友氏與島津氏戰。大友氏士大鹿劔助始臨陣。謂其將某曰。我軍必敗矣。士無鬪志。志在財貨。某嘲曰。汝弱齡何知。劔助歎曰。噫使可分吾躬為二。則留其一以笑子敗焉。軍果大敗。劔助死之。時年僅十八。古人蓋不廢芻蕘言。況於士人言乎。為將帥者。宜留意矣。

中村新兵衛壯勇善用槍。時人稱曰槍中村。常戴唐冠冑。敵見之輙曰。唐冠來矣。不戰而走。以此大得名。一日人貌乞其唐冠。新兵衛與之。後每戰敵相慶曰。唐冠不來。莫復足懼。新兵衛自呼挑戰。敵不以為意。

枕上閑課　三

朗廬云菊水旗千點勦所以驚天下

訒堂云一句中有多少含蓄斟酌此等妙處勝者所不解

又云四字扼要

又云突起使人目驚矣

謦軒云忽忽叙似我之調絶佳

新兵衛終敗歿

唐冠一微物耳。猶為三軍輕重。況為之司命者乎。

斑鳩平次嘗仕上杉氏。有故去于加藤肥州。肥州素聞其名。因祿之以所食於上杉氏。平次謝曰。羈旅之臣。獲免飢餓。幸矣。且無功而食。臣所不屑。請姑待他日。後數年朝鮮之役起。平次從肥州。屢建殊功。每一奏功。增五百石。後積至三千五百石。蓋比舊祿加千石云。

聞之平次常曰。吾每臨陣。措死生于度外。吁是其所以能建殊功也哉

肥國主龍造寺隆信。國富兵強。近鄰盡服其威。獨筑後人蒲池重并不屈。隆信屢攻之。不能得志。乃議和。以女妻焉。蓋慾之也。居三年。重并舉一女。於是兩家益親善焉。一日隆信招重并。重并謀諸其老。蒲池左馬介重并叔父也。曰。彼固不可測者。然親善如是。或無它心。重并乃決意赴之。隆信喜饗焉。似我者京師之善鼓者也。時在重并從騎中。隆信素聞其名。乃張猿樂。令似我奏鼓。賓主樂甚。重并留兩日而歸。既上、

枕上閑課　四

朗翁云信玄亦誘殺諏訪頼茂誘殺可奪國斷不能有天下

訒堂云錯綜有法

警軒云重并左馬介似我三人之言論死戰錯綜叙來末終歸入隆信作結眞是扛鼎之筆力矣

訒堂云應起

途忽有一卒齎書遺左馬介曰令將圖重并而足下僕之舊識似我天下之絶技吾不忍并殺之請速避焉左馬介愕然以示重并重并曰命也我唯有鬪死而已汝拉似我疾適左馬介慨然曰此行也臣勸之且臣忝君戚族臣義豈敢適哉似我從容曰受君殊恩臨危而遁臣亦不敢為也既而前後伏起喊聲衝天左馬介直馳入敵軍槍殪數騎折拔刀又斬數人遂死於亂兵中似我亦血戰數合與敵相刺而斃重并見之馳入道傍民舍自絶喉死於是乎隆信遂并

首收束

警軒云酷肖龍門史贊

訒堂云義憤二字通篇關鍵

又云左氏筆法

又云卓識

筑後云

甚哉隆信之忍也重并為其女壻而誘殺之嗚呼隆信眞可謂之虎狼耳矣雖然虎狼猶或不能忍於其子而隆信忍之嗚呼隆信謂之何哉若左馬介似我則可謂義勇男子也矣

細川忠興夫人明智氏光秀之女也及光秀謀逆弑泣謂忠興曰父之所為其謂之何事必不就矣即誘君君必勿應以故忠興不與也豐公在伏見城也數召諸侯夫人延之於深室酣宴笑語以為娯明智氏

又云烈操

聞之歎曰夫為人妻見他人於深室世謂之何況笑語歡飲以亂禮節乎公若召妾不得辭則有死而已懐利匕首以俟豐公聞之大悔悟不復為醜猥之事

石田三成將擧兵也召西諸侯妻子盡收諸城中以為質明智氏謂其臣小笠原正齋曰吾決不可出邸至如入城為質其辱殊甚矣汝善辭之既而使者屢來促之明智氏不肯於是城中遣兵圍邸齊呼曰速出否則將奪去邸中婦女狼狽悲泣不知所為明智氏神色自若曰吾固知有今日也呼正齋立於後自

又云烈操總束有力

引刀洞胸正齋斬其首而出放火自殺初明智氏與前田氏同邸前田氏者忠隆夫人也先難數日謂前田氏曰頃城中召質急矣妾欲與夫人同逃然恐為人所告却買禍夫人宜先逃妾亦將繼而出乃令前田氏潛逃乎浮田氏邸蓋慮其罹禍也

又云末段叙一事以證其卓識見布置之妙

又云卓識

又云以卓識烈操表之大佳

光秀之女而有此卓識烈操嗚呼人固不可以種族論之也

又云行文若自表忠觀碑得來者

小田原役勁弓叢射城兵多死傷一日城兵登陴呼曰比日我兵頻被創而甚服其技願得識面豐公乃

命弓手登高丘射之城兵認之銃斃射者公大怒使

朗翁云詭道中自有分別

謂城中曰汝兵士不知軍禮乎氏政聞之捕發銃者刎而贈之以謝焉

磐軒云風神直逼古人

人而無禮不死何爲禮固不必於罇俎之間也

朝鮮之役加藤肥州在蔚山韓人大兵圍之肥州之糧窘甚韓人亦糧盡將解去一夜碩聲撼山岳我兵以爲敵必來襲巡警徹夜明且望之敵營上只有數

訒堂云肥州陣中久師曠其人歟

點柵鴉耳乃遣兵撿營中掃除清潔不留一汚穢物云

數萬兵乘夜去使我兵不知之何其號令之嚴也數月間頓數萬兵去後不存一點汚穢亦何其軍律之

又云文律亦可謂嚴肅

肅也

今川氏眞將二萬騎圍一宮城城屬德川氏本多信俊守焉氏眞分兵八千命武田信虎爲後拒東照公得報單騎欲赴援老臣止之曰敵衆十倍於我且信虎強戯君所悉請君勿易之公曰主有難臣救之臣有急主援之武之常經也今日暴骸原野吾寧忍坐

訒堂云勝算在此

視信俊急哉群臣聞之感奮公於是從二千騎直馳至城下城兵望見大悅氏眞會諸將議合圍殲之公得間入城呼信俊而出信俊以手兵四百擊信虎軍破之酒井忠次石川數正牧野康成殿之氏眞見有不可犯之勢不敢尾擊公遂振旅而旋時永祿七年

又云一結悠然

公年僅二十二

或勸淮陰謀反淮陰曰漢王解衣而衣我推食而食

又云本文字々含蓄誠字至此始說露何等巧思

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夫一衣食之微以過其反心誠之感人如是夫此役也公爲信俊殆忘身其誠之感人更何如也異日開三百年太平豈徒爾乎哉

評語雅古殆使寧靜子瞠若乎後一二鄙見録上請賜取舍

丁丑五月　南岳藤澤恒

評文有二剔抉瘢瑕與發出精妙而已此篇精錬極盡無復瘢瑕可剔抉特發出其精妙處不知作者掀髯首肯耶否

六月念一日　詠堂五十川淵

以遒健之筆行淬錬之辭故之所向無不迎双盛

夏讀之何啻風窓披襟之快乃曰此編在吾凡則枕上閑課在他人則金莖杯露。

丁丑七月下澣　　警軒坂田丈

明治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御屆
同　年四月　發行
大正六年五月十五日再版印刷

版權所有

著者　土屋弘
東京市本鄉區駒込東片町四十七番地

發行者　加藤鎭之助
東京市小石川區林町五十六番地

發行者　福田信次郎
大阪市南區大寶寺町西之町十二番地

印刷者　武井万二
東京市京橋區弓町十三番地

安積艮齋　撰

名賢言行略

慶應四年（一八六八）年刻本

據慶應四年（一八六八）刻本影印

慶應四年戊辰孟春新刻

艮齋遺稿 初編

名賢言行畧之部

東都書肆　甘泉堂

名賢言行略序

慶元之際海内鼎沸騷亂相尋
烈祖夙懷戡定之志親當矢石摧
陷廓靖以濟黎元於塗炭之中爾
後英主賢將相繼而興諸侯景從
萬姓嚮治其遠略雄圖較之前古
無有匹儔而一時智勇節烈之士

先後輩出而輔翼之能效其死力
不悔者亦非　烈祖之器使人材
而誠以待之乎嗚呼此其所以驅
除鯨鯢略定中原而啟重熙累洽
之基也歟及建櫜之久武家舊族
生長繁華目不覩干戈耳不聽鼓
鼙以祖宗櫛風沐雨之苦反為子

孫穀色膏粱之啫其曩時敵愾奮厲之氣變為脂韋淟涊之習試使先人再起則余不知其果欵感慨為如何也㞐齋安積先生學經之餘博閲當代書史遇其名賢鉅公豐勲茂蹟可傳者隨覧抄謄或由傳或家紀旁及稗官野乘無不蒐録積至若干巻號曰名賢言行略夫先生以師儒為任其以道德仁義教導子弟恂恂不倦今又作此篇以風勵惰靡之末俗其用心教化可謂至矣頃者先生次君子明來與余謀將鋟梓以傳之且屬余序噫先生之學術文章天下所知奚待余揄揚其文略諸篇已鏤版於世是特其緒餘耳然其所係乎古亦有文略諸篇之所不可及者世乙卯春與監察妻木君校讎一過鐫成於秋開彫於冬迄丙辰二月所竣余與先生為同郷其在江戸掾邸請益從游有年今繙此集愴然不能自已因題數語簡端聊表瓣香之微衷云

安政三年丙辰二月

二本松教授山田徵撰

雪江關思敬書

名賢言行畧目次

卷之一
越前中納言公 秀康
尾張大納言公 義直
尾張大納言公 光友
紀伊大納言公 賴宣
水戸中納言公 光國
保科右中將公 正之
卷之二
松平主殿頭君 元忠
松平伊豆守君 信綱
松平甲斐守君 輝綱
水野日向守君 勝成
酒井左衛門尉君 忠次
本多中務少輔君 忠勝
本多出雲守君 忠朝
本多能登守君 忠常
卷之三
本多作左衛門君 重次
井伊兵部少輔君 直政

井伊掃部頭君 直孝
井伊靭負佐君 直滋
榊原式部少輔君 康政
大久保左衛門君 忠政
大久保新八郎君 忠武
大久保七郎右衛門君 忠利
大久保相模守君 忠世
大久保相模守君 忠隣
卷之四
鳥居伊賀守君 忠吉
鳥居彥右衛門君 元忠
鳥居左京亮君 忠政
鳥居土佐守君 成次
內藤彌次右衛門君 家政
植村出羽守君 氏義
植村出羽守君 家政
牧野駿河守君 忠成
松平左近君 康親
土岐山城守君 定政
酒井雅樂頭君 政親

酒井河内守君 忠重
酒井備後守君 忠利
酒井雅樂頭君 忠世
酒井讃岐守君 忠勝
卷之五
土井大炊頭君 利勝
阿部備中守君 正次
阿部對馬守君 重次
阿部豊後守君 忠秋
青山伯耆守君 忠俊

青山因幡守君 宗俊
永井右近大夫君 直勝
板倉伊賀守君 勝重
板倉周防守君 重宗
板倉内膳正君 重昌
卷之六
板倉内膳正君 重矩
松平伊賀守君
伊丹播磨守君 康勝
堀田伊豆守君 正虎

本莊因幡守君 宗資
松平右京大夫君
土屋但馬守君 數直
户田山城守君 忠昌
户田能登守君 忠真
秋元但馬守君 喬朝
小笠原佐渡守君 長好
久世大和守君 廣之
北條安房守君 氏長
柳生但馬守君 宗矩

平岩主計頭君 親吉
本多佐渡守君 正信
天野三郎兵衛君 康景

名賢言行畧卷之一

越前中納言公秀康

慶長四年。烈祖入大坂。賀重陽。大坂諸臣密議圖之。時公在伏見。聞之。召將士。登時皆至。大番士有六隊。其二既扈從。其餘亦欲往。公使二隊往。曰。天命未去。此兵足矣。如其既去。雖遣百萬甲兵。不可救。乃勒兵備變。具狀以聞。烈祖悅曰。參州智勇殆過我矣。

烈祖征上杉氏。屯小山。有飛報。大坂兵起。烈祖謂本多正信曰。我將旋師西討。但恐景勝追躡

長驅。則關東又乱矣。誰可能拒之者。正信薦公。即召之。正信迎謂曰。天下安危。決於今日。請愼之。相與入謁。烈祖有留後之命。公不悅曰。兒當為先鋒致死力。何可留也。烈祖曰。不然。西師雖有幾十萬。皆烏合之衆。此易與耳。上杉累世將家。輝虎尤雄傑。善用兵。天下罕比。景勝承餘烈。自幼在行陣。今已屹然老將。可與之相衡者。惟汝而已。與其從我而西。不如留拒上杉。使我無東顧之憂。孝義莫大焉。公沈思良久曰。兒雖未慣戰。使為大將承方面之任。於拒景勝乎何有。正信進曰。壯矣。元帥之任。何待請。烈祖大喜。自出鎧一領。曰。是吾自少所擐。未嘗敗北。宜被之拒勍敵。顯英名於天下。於是公率諸將。進屯宇都宮。景勝不肯出戰。後賜越前者。以此功也。

公與福嶋正則相友善。正則嘗造之。通謁竚堂上。見手槍在側。脫鞘。以指爪指之。監察使見之。以聞。公勃然變色。令侍臣取寶刀。侍臣駭。私告正則。正則亦愕。稱宿疾暴發。遲出。公令侍臣取槍來。又召司兵某。脫鞘熟視。謂之曰。鋒刃精瑩。正

則以爪試之。何愧若有一塵翳。將磔殺汝。汝雅素注心護兵仗。大可嘉。加賜祿百石。異日遇正則於朝。曰。前日辱臨。深以不相見為憾。正則逡巡畏縮。尓後候公。止投刺耳。

京師有名娼。曰阿國。歌舞精妙。冠絕一世。公在伏見。召而觀之。娼掛水晶念珠於領。公曰。念珠猶粗。未足副絕藝。命侍臣取鎧上所掛珊瑚念珠賜之。舞畢。公嗟賞流涕曰。妙哉技。至此乎。眞天下第一流女子也。而我未能為天下第一流男子。豈不大可恥哉。

公
烈祖第二子。初為豊臣秀吉義子。後以秀吉
命。繼結城氏。故　烈祖以其弟　台德大君為
儲君。公威名夙著。功烈震世。而能致恭敬。不失
上下之礼。　儲君待遇甚優。隷募之愛。終始弗
渝。天下稱之。

尾張大納言公義直

公
烈祖第九子。好學崇儒術。為林羅山造宜聖
殿於忍岡。又喜武技。膂力過人。嘗謂風憲官曰。
凡臣民為不善。汝等所見者。宜彈劾。若未及見
而懼且避者。置之勿過詗察也。元和間。　朝廷

定法令。先召宗藩讀之。且曰。若有未安宜議之。
讀畢。公進曰。條中有儒醫兩道之文。方今學士
若林道春等。皆祝髮。不似儒容。故合為一塗。然
甲令百世之龜鑑。儒以脩身治國為道。醫則畧
類陰陽師。若稱醫陰兩道。庶乎其可爾。　朝廷
以為然。遂從之。
公在尾張。有貼匿名書於殿楹者。署藩臣九人姓
名。題其尾曰。凡十人。公異之。遍詢于衆。莫能知
也。書記持田治左衛門曰。臣知之矣。然不可顯
告執政有司。願因近臣白之。公使侍臣問焉。對

曰。凡此九名。皆姦邪宵人。一藩莫不憤嫉。其一
不署名氏者。蓋公也。臣不可口述。願具書以聞。
退而錄公過失十條。以封上。且曰。貼殿楹者臣
莫知其誰。然此十事。士民所怨苦而不敢言者。
願改之。公大怒。遣壯士誅之。傅相竹越山城守
匿持田於邸。馳入城。謂公曰。公求名士久矣。臣
今得一國士。忠勇絕倫。海內無雙。公問其名。則
持田治左衛門也。公憮然。竹越曰。持田所諫。臣
亦知之矣。而畏威怒。未能發一語。彼以眇然一
書記。顧能為社稷致忠諫。奮不顧身。臣實愧死。

豈非忠勇絕倫之士耶。公宜從其言而奬拔。此
尤盛德之事。公默然良久曰。善。亟召見竹越為
謁者。公嘉賞加秩。任以顯職。有大事輒參決焉。
國政大治。士民歙然稱之。

尾張大納言公光友

公為政嚴正。守先公遺法。講如畫一。性儉。朝夕食
甚淡。夫人憂之。以為非保嗇之道。饋以綺膳。公
笑曰。我食蔬茹淡。非惟躬率士民。乃所以攝生。
也且人無貴賤。夫養妻常理也。焉有享六十萬
石之封而為妻所養者哉。遂卻之。

酒井忠直朝于江戶。過尾州。下士與馬夫忿爭。遂刃之。自訴于吏。請死。吏押送抵一刹。便引決。公聞之曰。士無高卑。與馬夫不同。馬夫不遜殺之義也。然酒井使其自裁者。以吾為宗藩也。吾吏送諸寺。其意深矣。住持僧以慈悲為道。而不乞宥其死。是無慈悲也。亟逐之。

紀伊大納言公 賴宣

元和元年。烈祖復征大坂。賜公旗幕。從軍。五月七日。公聞先鋒接兵。馳至則戰已訖矣。見烈祖。泣曰。兒不幸不得為先鋒。故不及戰。殊可憾也。松平正綱在側。慰之曰。公妙齡。後來臨陣必多矣。不須深憾。公怒曰。唉。正綱謂賴宣再有十四歲之時乎。 烈祖悅曰。今日使賴宣有戰功。不若此一語為雄偉也。列侯在座者。皆感歎。以為有食牛之氣。

嬖臣間宮久弥忤旨。公罵之。久弥語不遜。公忿甚。拔佩刀斬之。謂侍臣曰。吾刃久弥。是乎。衆曰。是也。獨高井伊織默然。公罵曰。汝顏若不懌者。豈以為非乎。曰久弥死有餘罪。公誅之是也。但不下諸吏。而手自刃之。無乃非乎。公官為中納言。天下所具瞻。而小臣濺血涴衣。恐非所以敬天朝也。公感悟。不復刃。

大高源右衛門。不稱意。公愠曰。國無人焉。百事皆曠。那波道圓進曰。非無人也。特公不知人耳。新舊之臣。其多如此。文武智勇之士。自存其中。豈真無人邪。其亦不知人也。公自悔失言。感歎久之。

公善騎。嘗調馬。馳騁之際。風吹帽墜。即捉之。奔逸如飛。從臣莫不贊歎。後又調馬。松平總太郎適至。左右告以是事。松平曰。公騎未精。公色變詰之。對曰。小田原之役。 烈祖為先鋒。豐臣諸將見旗幟。皆避登邱。有小橋架溪流。諸將相謂公以名騎聞。盍觀諸。 烈祖至橋下馬。沿水行可二十步。騶卒控轡步士負。 烈祖而涉。然後上馬。兵士皆哂。惟諸將俱云。以公之善騎。過小橋極易事。而能自貴重。不肯踐危。乃天下名騎也。今公不自重。踐危銜技。故曰騎未精也。公感喜。命侍臣錄而弃之。

公留心經濟。計一歲賦稅之數。以制國用。分為七項。群臣俸祿之用一也。江戶朝覲之用二也。都

邸淹留之用三也。城郭修造之用四也。甲冑兵仗之用五也。衣服飲食之用六也。散樂放鷹之用七也。作一大圖。書其費。分以彩色。彼此增減。使無不足。假如今年修造之費。出定額。則減衣服飲食之用。加祿褒賞之費。出定額。則減修造之費。皆於七項中。緩急相通。多寡相補。竟歸於平均。不溢。名曰棋局圖。由是終其身。無國用不給之憂。

大和柹味絶美。而久儲易潰落。合信政竭智慮。遂得其方。踰歲鮮芳如新滴。嘗堆盤。託桑山某以獻。公不悅。謂桑山曰。信政職爲番頭。宜盡心武備。多儲兵馬。訓練部下諸士。察封疆之地理。審行軍之所由。而於將畧無關焉。顧注意於果實之末。殊無謂也。此等小事。特鄉長里正之爲耳。昔者孔子斥樊遲以老圃之言。安有當將帥之任。而爲小人之事者哉。汝此之不慮。受其託以獻。亦一丘貉也。

和歌山大火。延燒及城。國老大野和泉守所管城樓一座。督士衆登之。呼曰。勿下。下則斬矣。遂全一樓。大野及臣僕頗焦爛。自誇奇功。公無一言

褒賞。人皆異焉。後數年。談及火災。公曰。勵士衆防之。而不顧死者。血氣之勇也。夫火無情之物。氣燥風厲。煙焰奔騰。非人力所能遏。乃欲致死撲滅。危矣。若賞之。後有火災。必竭力滋甚。則燔死者多矣。忠勇之士。國之干城。所賴以拒敵討賊。而焚殺之。不亦惜乎。大野聞之大愧。

公少時。近臣有不稱旨。即舉佩刀。不脫鞘而扶之。傅相安藤直次聞之。即時入城。逕造公所。兩手掐公袴。諫曰。公於臣士。有不稱旨。何不命臣罰之。而親加楚撻。其傲如此。烏得保五十萬石封。宜慎之。若不能慎。則自裁可也。直次素多力。公不能少動。謝曰。敢不從教。直次大悅。縱之。則衣袴俱破裂。兩股生赤瘢。公晚年入浴。護瘢不澡。侍豎以爲發痛。問之。公不應。出浴披衣。匡坐而語曰。此直次遺物。所使我保五十萬石者。豈可洗而滅之。

公徜徉後苑。俄召群少年觀射。皆著黃挾弓而至。觀訖。隊長就侍臣白。部下少年刻日試之。猶惶恐多不中。況事出倉卒。皆失措。公笑曰。向者俄試射。而諸士之技如彼。亦可設有事。豈有挾弓入

苑之暇哉蓋公試之卒迫欲使其預備不虞也太夫人聞搞資豫壯勇謂内臣曰諸侯之寶莫大於得士搞今為舊君所錮流落不得仕然若有世變須聘致置麾下乃每歲賜二百金資給之其識量俊偉閭閻中所罕有也公見牽牛花過午尚盛採以獻太夫人曰此花殊可奇愛夫花雖微物善養之久而不萎君亦宜攝養延壽且養士民如養花則國祚長久矣

水戶中納言公 光國

公威公第二子也威公嗣未定 嚴有大君令中

山信吉赴水戶公時六歲信吉一見知其賢還報 大君命威公為嗣公稍長讀史記伯夷傳慨然有讓國之心蓋以長兄賴重當立而公代之也威公薨公以兄子賴方為嗣使其子賴常為兄後賴方殤乃又請其弟綱條賴重辭曰向者君以吾子為國儲意已不安今又以其弟繼之最不安願還賴常繼之公固請不已遂以綱條為嗣天下韙之

公好古篤學留心編纂建彰考館聚天下書籍聞有秘記異典輙遣學子數輩蒐索之雖朽簡零篇必謄寫輸致不以千里而沮也由是藏書浩富為諸藩之冠嘗輯 皇朝遺文三十卷事達于 後西院帝宸聽有睿感賜名曰扶桑拾葉追 皇宮罹融災秘閣舊藏多燬公獻嘗所寫秘書賴以不亡 帝詔作鳳足硯銘即撰以獻 帝大悅賜宸翰褒賞之有備文無武絕代名士之語公感榮寵彫聖語為印平素悼 皇朝正史不備徵召名儒數十人開局編修作大日本史三百卷舉凡發例褒貶與奪多公所裁定叙事明暢議論正大有麟經遺意洵曠代盛事

也輯 天朝舊式作礼典類聚五百卷其他編纂不可枚舉保平以降騷乱相尋五百餘年文學蕩然掃地矣逮 烈祖龍興始注意文事天下草昧之際聘名儒建學校訪求遺書奎運寖興 列聖相繼崇尚儒術公及會津中將亦皆好學文運大開碩儒名士彬〻輩出至今海内莫不家絃而戶誦猗歟盛矣

威公殂公葬之以儒礼不用浮圖法建廟城中祭祀之儀秩如也是時世有殉死之弊承威公寵者欲傚之公親造其家戒止之論辯正大聞者

歎服從命其後　縣官令天下禁殉死公其權
輿云
公致位後居西山茅檐笆籬堂廡儉樸不類大藩
苑衰矣池植芙蓉山口栽桃數百株有川圯橋
架焉二三月之交紅霞輝映波作臙脂色花落
鳥啼漁人欲迷曰桃源橋園中放鹿養鶴皆馴
人不驚公日逍遥其間如山叟野麗人間軒冕
之榮泊然不入懷作壽壙於瑞龍山瘞衣冠建
碑親製文刻之朱舜水卒葬其側為校遺集鋟
諸版稱門人中納言源某校儒林以為榮舜水

名之瑜字魯璵舜水其號浙江餘姚人明亡航
海抵崎嶴公聘之待以賓師之礼舜水感歎謂
公尊道隆儒過魏文侯遠矣
水戸封內有弑父者吏捕而鞫之將處極刑民性
愚生長山谷未嘗知倫理乃不承曰我若殺人
之父則當受刑今我殺吾父而刑之何冤也吏
以聞公召儒臣曰以此頑民付汝三年受業宜
竭力敎導懈將罪汝也儒臣敎督甚至未三歲
民稍解讀書始知弑逆之為大罪甚慙自請就
刑然後誅之

公平居尚儉素愛惜楮紙退老後藏簡牘封裹無
長短必接聯用之歌詩起稿必用反故紙黐水
於席必拭之以布不以紙誡仕女勿多費紙未
能從一日公謂之曰觀製紙甚樂盍一寓目乎
皆喜欲往乃遣仕女數十於松草村觀焉架棚
於川原布蒯席四無障壁時嚴冬寒氣刺骨製
紙者皆赤脚入水操作甚苦仕女大駭又不耐
寒瘁不能久視既還白狀公曰製紙之勞乃尒
吾所以誡汝曹也由是不敢濫費
公嘗諭司農諸官曰急於為上而不恤下不可也

忽於為上而惟下之恤亦不可也上下之際各
得其宜要須如愛女色勿如龍陽之寵也因莞
然一笑
公既老謂侍臣曰世謂我好文而不好武是大不
然今之所謂士皆武弁弓馬槍刀之技乃其本
業雖不勸亦性所好至于文則多不好者然所
以為人之道悉具於此尤不可不講習也
保科中將公正之
公嘗問侍臣何所樂也小櫃與五右衛門對曰臣
有二樂焉家貧財乏順天命甘淡泊未嘗知驕

奢之事一樂也公問其二曰難言也強叩之曰臣生不為諸侯二樂也公驚問之曰士庶有師友過失相規又自警戒遷善故資性雖魯不至於大愚惟諸侯不然群臣皆以容悅為事不肯忤其意有善則贊美過實有不善則回護而遷就之是以雖有聰明之資絶倫之才不學無術卒歸於大愚故曰生不為諸侯二樂也公竦然感起曰善我當夙夜競惕求不為愚人也由是刻心經典崇奉濂洛之學聘山崎闇齋受學遂為賢主

公作士訓每月朔輙召群臣讀之江府邸亦如此胥吏步卒不在士班者命長官各於宅讀之由是孝悌礼義之風行境内雍雍如也

公崇尚儒術一藩靡然向風惟安西八左衛門佐瀨平左衛門吉川市之進安藤三郎左衛門倜儻嗜武胸無寸墨不肯赴講筵一藩嫉之監察彈劾公不報四士益肆監察又上書於都邸亦不報諸有司恠焉及公還會津俄召四士衆謂渠受嚴譴甚快既而公見四士曰尓曹頑頑自恣吾耳之久矣然廉其素行職務不曠精錬武技欲為社稷致力意其所以致謗毀者特以不好文而已乃命市川領親軍安西佐瀨為先鋒騎將安藤為行人一藩大驚蓋公懼群臣流於文弱故舉焉以勵之也

邸在江都芝濱煙波際天房總諸山遠翠一髮眺佳公又闢園池花木環匝轉饒勝致安西八左衛門始祗役入都公召而偕觀焉意謂渠生山國未嘗見海瀕勝概必奇賞之安西初不下一語公問何似對曰佳則佳矣抑邸局湫隘又為園池所占奪不虞之備且置之若　官有土功

之命京師扈從之事遽召封内士民將何所停駐公感悟亟鏟山埋池剗草木豁如也

名賢言行畧卷之二

松平主殿頭君 忠元

曾祖忠定。攻參州深溝城拔之。遂居焉。故世稱深溝松平氏。參州將士皆忠勇出于天性。當矢石。力戰而死者不可勝計。而君一家尤為忠烈。祖好景永祿四年與叛將吉良義昭戰。主僕三十餘人皆死。父伊忠六年攻鳶巢。自期必死。君欲從之。不許。釃酒敘訣。勉以忠義。遂戰沒。君守遺訓。從 烈祖屢有斬獲之功。慶長五年與鳥居元忠守伏見。為西軍所圍。據孤城當大敵。君臣

八十五人皆鬪死。有二子。曰忠利。曰忠一。元和元年。大坂兵復起。忠一謂帳下曰。此役畢。天下無復兵革矣。我將為先鋒。橫骸草野。繼父祖餘烈。遂以五月七日戰死。自好景至忠一。凡四世。皆為國家殞身。視宋康保裔三世殉難。蓋過之。

松平伊豆守君 信綱

君大河内久綱之子。叔父松平正綱。養以為義兒。小字長四郎。年十一。給事 儲君竹千代公。台德大君寢殿有雀巢焉。 儲君尚幼。令君探㲉。君辭不獲命。夤夜升屋。誤墮地。 大君驚起。提刀出視。怪問之。對曰。探㲉也。又問誰使之。曰。臣自為之。無所使。 大君怒納之褚中。繫柱。竟不肯食。黎明。 大君出視朝。 大妃憫之。命侍女胠褚賜餐。又緘之如故。响午。 大君至。 大妃為謝。然後見原。 大君目送之。謂 大妃曰。渠若不失此心。以至長大。當是 儲闈良輔。感歎久之。

君初為侍臣。同僚皆年少。離次退休。君堅坐不動。呼輒至。 大君以為忠。嘗臨西城。時新造橋小。不稱旨。顧君曰。宜命有司少加穹窿。君取腰扇。

開二摺以為準。 大君曰。差高矣。又開一摺。曰。可矣。乃呼匠監。舉扇指示。便領其意。 大君以為智。新賜五百石。寵用自此始。故支封以三扇為徽章云。

大城内庭有巨石。 大君令亟撤。有司白。石盤陀。非數十人不可移。而殿廡犬牙。役夫艱于致力。君曰。於石側穿穴。廣輪與石稱。擠而瘞之可也。時人相傳以為機警。時函嶺樫木阪多巨石。行旅苦之。吏襲其智。皆穿穴瘞之。

大君於城濠放鷹。令左右驚鳧鷖而無石礫可投。

是時楊子溝尚有市肆。君馳人買蛤蜊投之。令列侯邸外皆布沙礫。蓋亦備之云

大駕觀鮮人騎技於楊子溝。前日命俄下。馬埒難猝就。觀畢撤去亦費力。君令有司命都下結籠者長可一丈。高稱之。作數百籠。聯接雙引置草土於其上數百步。長埒一夕而成

丸橋忠弥與由井正雪謀逆。發覺。忠弥勇而疎。善揮十字槍。收吏畏之。君令吏伏衆於宅畔。又置數吏於樓戶。大呼曰火。忠弥駭登樓開戶。則跳入捕獲之。

寛永中都下屢有欝攸之災。閣老相議。東叡山仁王門外市鄽櫛比。若有南風失火。恐將延燒
烈祖閟宮。則市人罹重刑矣。宜移鄽池畔。乃命市尹令之。是月君進香　閟宮。市人遮道訴曰。吾儕小人遽毀舊構而更造之。費甚鉅。當相戒不失火。願緩之。君喩之不服。因問灸而養生乎。將食旨中毒而死乎。市人不答。山本某在側曰。食旨而死。不如灸而生也。汝等以為何如。咸曰然。君曰。令狃舊常之安而不知終罹極刑。非食毒而指命乎。不憚一時之勞而移其居。雖失火不至重罰。非灸而養生乎。市人唯々而退

君采地在武州曰野火留。地平曠乏水。便欲引玉川供壑關之用。召縣令安松金右衛門咨之。安松曰。非捐三千金不能也。君曰。吾封轉徙叵測。然為國家興百世之利。雖萬金何靳焉。乃命安松董其事。穿溝長十有六里。既竣功閲一歳。消水不至。君問之。曰必有以也。姑待之。又經半歳。復問之。曰兹地平曠多風。土常燥。河越人家舊時塵埃蔽席。惟今年稀疎。旱田百蔬悉豐潤。從前所未有。蓋引玉川一衣帶水入廣莫之野。滋

潤數里而後溝流可通也。既三年水竟不至。君怒而譙讓之。安松神色自如。是秋大雨弥日。川水驟至。淬盪迅激。響如震雷。一炊頃而十六里長溝皆盈。野火留舊不過二百石。至是頓為二千石沃壤。君喜躍見安松。激賞加祿為二百五十石。

君以才智見稱。世多傳為嘉話。然非天下大計所係。其於大計可羡者有三焉。　大猷大君薨。新將軍尚幼。君執政未行封賞。或諫曰。　先將軍之時。凡有勳勞者。賜郡國與爵秩。今子執政

未嘗行封賞。非所以勸士也。君曰。不然。今　將軍幼冲。雖行封賞。人將曰閣老各私其所親愛。非出于　君意也。此非惟不能勸士。適足以招謗耳。封賞天下之重事。竢　將軍親政而後行。未晚也。此其可美者一矣。近世殉死成風。賢臣良佐。徒埋骨於蒿壤者。迹相接。至君著為嚴禁。百世被澤。此其可美者二矣。明暦巽馬之災。城郭閭閻。悉為灰燼。燔死者以十餘萬計。建都已來。未嘗有也。加以由井正雪叛逆之後。人心匈匈。當是時。君處置區畫。悉中機宜。未幾都下帖然。

人樂其生。此其可美者三矣。雖古賢相蔑以過焉。然其政蓋係諸老會議。非盡出於君。而世之美刺皆歸焉。乃其盛名所致。

明暦中。大城燬。　嚴廟尚幼。遷居西城。君每夜潛往侍焉。或以為憂危。君曰。不然。倘使　先君若在世遇此巨災。必當俾予夙夜不離　儲闈。今雖不在。吾可不原其意而宿衛邪。

君感　猷廟知遇。竭力庀職事。迨其歿代也。每月二十日。必謁東叡閟宮。感念往事。淚澌澌下。每謂人曰。予平素以為　猷廟之神儼然在上。我所為皆監焉。儻為一不善之事。便有愧于心。安得不慎。

猷廟薨後。尤盡瘁奉職。有人欲見。必吐哺而起。未嘗須臾遲留。侍臣憚其勞。食訖乃白。疾將卒。養母謂曰。子宜念佛資冥福。對曰。某自幼就仕途。久承君寵。每欲竭力報萬一。而未能。俄罹危疾。然一息尚存。此志不容懈。惟當唱奉公奉公。不須稱佛名也。

松平甲斐守君 輝綱

君年十九。從父豆州赴嶋原。數欲戰。豆州堅制之。

城將陷。君單騎馳去。豆州怒。遣岩上某止之。岩上叩馬諫曰。嚴君奉命為總督。不許與諸侯爭功。故帳下士拱手不敢戰。而郎君犯令。何也。即控轡還。君不聽。岩上脫鍪延頸曰。郎君欲進。須先刎臣頭。君不得已而退。以為深憾。每言使吾無戰功者。岩上也。雖然。諫君不當如是乎。

水野日向守君 勝成

君少而負勇力。倜儻不羈。長久手之戰。患眼不戴冑。父泉州罵曰。汝以冑為溲器歟。君怒。躍馬赴戰。泉州使太田重助止之。不顧而馳。水野喜左

衛門。又追止之。君瞋目叱曰。席上之諫尚可從。今欲突敵陣立功。雖百諫不從也。直舞槍而進。獲甲首。還示泉州。其豪如此。遂忤意。去為有髮僧。周游諸州。泉州沒始歸。賜舊封并屋。後封福山十萬石。

君少時。稱六左衛門。落魄遊鎮西。宿逆旅。盤纏已竭。通夕憂之不交睫。會主人嬰兒罹疾。呱呱不止。君捻垢膩為丸。呼主人與之曰。是奇藥也。能已小兒痱疾。主人受而服之。兒啼即止。舉家大喜。翌早。謂主人曰。予適乏路費。請他日償之。主

人惻然。出錢若干贈之。君辭去。仕佐佐成政。受五百石。得一卒守門。性謹愨。進止不凡。君異之。以為非常人。嘗命入浴室。執役。陰使人入其舍啓櫃。則有甲冑。作舞鶴金裝。甚華。因訊之。果名士庵原助右衛門也。庵原仕井伊侯。有故而去。隱于隸伍。君大驚。與之以其祿之半。後告侯復之。侯悅。召之。遂為國老。世稱其藻鑑。

君謙恭愛士。每謂群臣曰。君臣一體。相須而成者也。然君不愛士卒。與同苦樂。孰肯棄生而赴死。我當視汝等猶子。汝等亦當視我猶父也。羣臣

悅。有士某。有故而去。仕某侯。受祿千石。後君獵于郊。偶見之。呼曰。向汝事我。不過三百石。今仕大藩。受千石。何為而来也。對曰。祿則厚矣。而遇士不如公。故辭去。不知公復畜臣否。君悅。增祿養之。晚年告老。號宗休。嗣子勝俊襲封。君嘗出獵。過其門。聞如也。詢之侍臣曰。忤令侯旨。致仕而去。君歎曰。彼棄大藩千石之祿。而甘我微俸。作州乃不善遇之。蓋不通下情之過也。予少年負氣落托。為有髮僧。倚尺八作生活。浮遊諸州。風餐露宿。備歷艱苦。故得通下情。封福山十萬

石。作州生長富貴。不通下情。使佳士去。豈不惜哉。夫士之有智勇材力者。非其道。雖君命不肯從。是以明主遇之以礼義。結之以恩信。儻有過則怒之。猶不改。使僚友規之。欲其終始事我也。作州一忤意。即加譴責。其待士如此。吾不知所稅駕。

寬永十五年。嶋原教匪作亂。　大猷大君。命板倉內膳。率九州諸侯攻之。城堅不拔。因遣松平豆州尋使君赴援。明年正月。內膳戰沒。　大君使人戒豆州曰。水野未至。圍之勿攻。君至。豆州召

諸牧會議。戶田左門曰。有容旨。諸將宜運籌拔
城。勿浪戰損士衆。某因謂待城中食盡而後攻
之可也。豆州以問。君曰。方今四海一軌。區々烏
合之賊。易破耳。但茲城危險。自古稱名城。予少
時遊鎮西。既聞其形勝。苟以力攻之。多損士衆。
莫若待糧竭力衰而一鼓拔之。此乃　烈祖拔
高天神之術也。戶田氏言是。左門喜曰。然則不
攻而殄之可也。君曰。否。賊倉卒擧事。既經百餘
日。度其糧食矢鉛累盡。不及今拔之。則城中皆
白骨矣。胡為殄之。惟當百道齊攻耳。於是議決。

鎮西二諸侯。請以吾兩軍拔羅城。諸將鼓譟助
勢。君勵聲曰。此城惟以二軍拔之。兩侯成功則
善矣。諸將執肯拱手觀之者。予雖不武。結髮從
　烈祖。大小五十餘戰。未嘗落人後。況徒發喊
如群鷄。尤所未慣。且諸牧爭功如此。必多損士
衆。與台旨相戾。豆州總督也。諸將宜稟命進退。
予老矣。不堪久坐。奮衣徑出。豆州定以二十八日
攻城。前一日。諸將聞某侯已攻。爭發連營喧擾。
君徐勒精兵五千。偕子作州破牙城。樹幟。城遂
陷。

酒井左衛門尉君 忠次

武田勝賴圍長篠。築壘爲巢。使騎將武田信實等
守焉。　烈祖乞援于織田信長。信長率兵會之。
屯長篠。遣諜覘之。還報曰。兵精陳整。不可犯。將士
相顧失色。信長召君問狀。對曰。臣屢使人偵之。
師寡且老。擊之必捷。信長喜曰。子誠東道智勇
之士。善料敵情。勝賴已為掌中物矣。因賜酒曰。
聞子善撈蝦舞。請為之以壯士氣。君起舞。俯仰
甚俊爽。衆歡呼敲簸。舞罷議戰。君曰。今夜襲鳶
巢拔之。則敵奪氣。詰朝戰必勝矣。信長怒曰。始

吾以子為知兵。今何迂也。君愧而退。既而密召
君曰。子策甚善。吾恐其漏。故佯怒。宜亟發。乃與
兵五千。　烈祖亦付兵三千。以奧平貞能為導。
夜參半。黎明抵鳶巢。鼓譟縱火攻之。壘將信實
等多死。餘兵皆走。甲師聞壘陷喪氣。遂大敗。信
長嘉賞。賜眉尖刀。
烈祖會諸將。議攻小山城。君曰。故信玄用兵如神。
勝賴承餘烈。雖長篠大敗之餘。必傾國赴援。吾
師長篠以来。攻戰相尋。兵勞士疲。宜休之。松平
防州曰。不然。勝賴猛將勁卒。殲於長篠。謙信又

取信州彼自守之不暇安能出師攻之可也
烈祖從之圍小山勝頼果募數州二萬餘兵来
救　烈祖旋旆甲軍追躡城兵夾擊吾師危甚
君勵士衆殿而退敵騎逼輙擊破之高坂弾正
諫勝頼俄斂兵
烈祖與豐臣秀吉戰于長湫大敗之秀吉懼構和
乞公子阿義君為義子嫁妹於濱松使西上
烈祖欲往君諫曰不可秀吉桀黠其心叵測若
不往彼怒而加兵臣請為　公破之詎可輙入
虎口勲戚諸將亦諫止　烈祖曰秀吉大舉寇
我汝曹致死力破之不難也然秀吉待吾之厚
如是縱使圖我我胡可不答其意哉四海大乱
生民塗炭蓋二百餘年乎茲矣幸而秀吉戡定
諸州天下稍嚮治今復尋干戈兵連而不休禍
結而不解諸州豪傑圜視而起則寓内復化為
戰場士民死者不知幾萬計吾不忍也與其多
殺不辜以争天下不如吾一人死之以救億萬
生靈豈不大丈夫之事哉汝曹熟慮之勿徒多
殺人諸將感歎曰非所及也秀吉又使人奉母
氏抵岡崎以為質　烈祖意益决遂入京師君

從之秀吉大悦嗟乎　烈祖欲以一身代萬民
之死其至誠惻怛之心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故
雖秀吉之梟雄亦服其德不敢加害異時統壹
天下開億載泰平者已兆于此孟軻氏所云不
嗜殺人者能一之不其然乎
酒井氏鼻祖曰親清　烈祖遠祖親氏公之子也
公始入參河居坂井生親清遷松平生泰親公
是為德川氏始祖嗣子信光公攻安祥親清從
之力戰陷城爾後累世事　德川氏君自幼輔
相　烈祖攻城野戰未甞不待左右功高望隆
洵為開國元臣

本多中務少輔君 忠勝

祖忠豐仕　贈大納言公天文十四年死於安祥
之戰父忠高十八年攻安祥中矢死其弟忠真
元龜三年死于三方原父子兄弟並為國授命
忠勇萃于一門
君所愛槍曰蜻蛉柲長二丈刃稱之蜻蛉嘗觸
刃即裂因名焉每戰必提所向無堅敵勇震三
軍天下莫不知蜻蛉也晚年過桑名城下於
川原調馬握槍鐵一振即截去柲三尺許或問

之。曰。兵仗輕重。宜與吾力相稱。
武田信玄。侵遠州。拔諸壘。吾師出屯于見付。信玄
兵三萬。部伍甚整。吾師僅四千。欲戰。内藤信成
制之曰。彼衆我寡。加以信玄之雄傑。而　吾公
適不在陣。戰若不利。彼長驅入濱松。　公以殘
兵當之。危矣。不如姑班師。待織田援兵至而後
戰也。但彼已逼。殿而拒之。非吾所能及。誰能任
之者。君進曰。予請任之。時年甫二十五。著玄條
甲。戴鹿角冑。提蜻蛉。跨馬。指麾兵士徐退。神
采凜然。敵人屬目。莫敢近。卒全師而還。信玄帳
下士。詠歌美之。由是君威名大震。
烈祖赴安土。見織田信長。信長饗待甚殷。謂　烈
祖曰。吾兒信忠。滅武田氏。威名頗著。是君之力。
且東面之事。一委君。無復顧慮。今將西定諸州。
而諸軍未集。君宜以是間遊京畿。乃命長谷川
秀一為導。豪商茶屋某亦從。　烈祖悅。辭信長
入京。循覽名勝。抵堺浦。將還。使茶屋先告信長。
尋又遣君。君途遇茶屋。撥馬而還。色變氣促。怪
問之。曰。鉅變俄作。今日織田公為明智所弑。君
愕然。與馳報。時　烈祖已發。至飯盛山。茶屋具

告。上下愕眙相顧。不知所出。時從士僅三十四
人。　烈祖歎曰。我與信長相交深矣。若有兵數
千。當討光秀復仇。今此寡兵。何足以當之。莫如
入知恩院自裁。以報之。乃令君前驅。行數里。君
招酒井榊原諸將。慨然大息曰。吾公存亡決于
此。臣子極慮竭力之秋也。公欲入京殉信長。是
徒死耳。盍亟歸參河。興大衆。誅光秀。報信長之
仇。願諸君為我言之。忠次悅曰。吾子年少。顧能
及之。吾曹有愧焉。乃具陳以請。　烈祖曰。吾豈
不思之。意者光秀分兵扼前途。土冦又四起。吾
衆不諳地理。彷徨山野。為草賊所殺。醜莫大焉。
故欲入京而死耳。秀一曰。此間居人多相識。一
呼可致。以此輩引路。何憂不知地理。宜從忠勝
之言。酒井諸將皆賛成之。甲州叛將穴山梅雪。
以信長命。從焉。聞京師之變。頗生猜疑。辭去。過
宇治田原。為土冦所殺。俊一召居人。護送　烈
祖。供頓無闕。經伊賀伊勢。歸參河。此行　烈祖
一生艱厄。而能保全入故國者。君之力也。
本能寺之變。　烈祖自堺浦還。與從臣説道路艱
梗之苦。且曰。是行八幡神現焉。汝等見之乎。曰

無見。烈祖曰。本多忠勝。乃八幡神也。彼能悉力護我。故得脫厄。

長湫之戰。豐臣秀吉聞秀次敗。大怒。亟率精兵數萬援之。時君在小牧。慮吾師老。秀吉奄至也。尋遣步騎僅三百。循山並馳。相去甚近。屢發弓銃永井與次郎墜馬。馬逸去。君逼敵捉之。載永井徐還。傍若無人。豐臣麾下欲擊之。秀吉曰。不可。彼兵太寡。不能當吾萬一。而賈勇並馳。欲綴吾師。真驍將也。殺之不祥。後君聞之曰。我詎得當秀吉。然彼擊我。我力戰至死。當延晷刻。則長湫之事了矣。此吾志爾。

烈祖與關白和。詣京相見。談及長湫之事。關白稱君曰。世所云一騎當千者。伊人之謂矣。

關白平小田原。東下於宇津宮。召君。取佐藤忠信兜鍪。與之曰。是陸奧所獻也。於今可戴之者。唯子。諸將榮之。嗣子忠政。年十六。獨不懌曰。大人見為德川騎將。而獲義經帳下兜鍪。何榮之有。須見還。

豐臣秀吉征嶋津而還。每稱立花直茂之勇。為西國冠冕。及君從烈祖入京。即召與直茂相見。贊之曰。二壯士東西角立。驍武絕倫。士林模範也。直茂以君齒長。故加敬。屢過談兵。受教。君曰。吾公自少接群臣。百事不明決。予竊以為太緩。及年寢老。乃悟從上臨下。善惡較然易見。乘其易見而遇之以明決。則為下者畏縮喪氣。不能盡其情。故　公寬恕接下。不敢作聰明也。子宜思之。

台德大君在伏見。嘗過君。君邀立花直茂侍宴。令陶真奏平忠度戰歿一囬。至諸國烏合之衆。皆散走。無一騎在側。歎曰。此段尤為警策。　公及

年少壯士留心聽之可也。

君有二子。長忠政。次忠朝。忠政亦初稱平八郎。君見二子習槍。曰。吾少時祿微級卑。故戰陣以槍為主。今則承殊恩。為諸侯。諸侯所肄習。當以揮旄排陣。指撝三軍為主。然非謂不可習槍也。特其所主。有尊卑之異耳。

本多出雲守君 朝忠

中書將沒。召老職松下河內曰。長子忠政襲封。戎具茗器之屬。皆付焉。次子忠朝可與黃金一萬五千鍰。既沒。松下以告忠政。忠政曰。封邑器械固不

待言。雖黄金亦嫡長所宜受。松下以告君。君曰。我族小。用不廣。那須多金。舍兄多養士。若有事。則其費不貲。雖有遺命。我何敢受。松下又以告。忠政感悟。亟從治命。君固辭。遂至兄弟相讓。宗戚胥議。使各取其半。忠政謂君曰。我為宗戚所逼。姑受之。子若有緩急須告。我將付之。封而藏諸府。終身不用。

君從父中書。戰關原。敗嶋津。親獲首二級。大為烈祖所賞。大坂之役。為先鋒。翌年亦然。有所愛善馬。曰百里。是役率帳下數十人。騎百里。突陣縱横馳擊。殺傷無算。遂死。初　烈祖攻大坂也。分方面。命諸將。君所向不便於用兵。具状以聞　烈祖不悦曰。乃父用兵。不論山川險夷。直擣之。君大愧。慨然有死志。既而和議成。以為至憾。至是兵再起。乃格鬬而歿。從士擔屍過營。　烈祖見之灑涕

本多能登守君忠常

君平素嗜淡巴菰。然以尊人不好。侍左右。不敢喫。尊人屢勸之。竟不用。惟私室從所嗜。謁尊人。必漱盥更衣以進。尊人没。三年斷煙。忌日終身不用。其敦篤如此。

君於司農衙前。置鉆筩。受農商投書。每月晦。遣侍臣取之。獨於密室看詳之。群臣不得與焉。由是諸有司相誡。廉謹自守。莫敢為非理。封内大治。

江都大火。二邸皆燬。新築經費數萬金。群臣上書。請減祿俸之半。君召之曰。汝等忠誠可嘉。然其平居行儉素。不敢濫費。將以上供職事之資。下賑臣民之窮也。今經費不少。而未至府庫空虛。即使空虛。亦不當減俸困群臣。若群臣困而不能自給。雖府庫充盈。積金如山。與獨夫何異。群臣固請曰。公愛臣等至此。安可不致微忠。臣等雖獻祿俸之半。未必至減僕馬憂飢寒。而公造營之費鉅萬。豈可袖手觀之。君益嘉歎曰。減俸決不可許。而其志不可遏。宜獻材料一種。群臣大喜。乃獻柱材千章。乃受。農商聞之。皆請獻材木瓦石之屬。不允。因獻備後筵千枚。乃受。

有步卒。其父自殺。未殊。監察臨問曰。以子不孝也。訊其子。曰。臣不知其故。監察持父子爰書以聞。是夜父以重創死。君命吏復鞫其子。對曰。為人子者。雖大不孝。不至使其父自殺。況未有不孝之事。然父死矣。而分疏不已。是益重罪也。箝口

不復言。君召群有司咨詢。咸曰子不孝可誅也。君曰仁者非其時。雖一草木不肯折。況置人於死乎。汝等宜更熟慮。既而衆議皆如初。於是君會諸有司。謂曰汝等皆言子不孝當殺之。予則以為子果不孝歟。父殺之以為鑑誡。猶可也。今惡不孝而自殺。是何義也。今視爰書子近乎知道。而父則悖乎人情。無乃狂歟。父狂死。何可刑其子。汝等須求至理而駁我。咸曰非所及也。由是步卒得免死。

君旅行。必置歆案於轎。讀書不輟。未嘗側卧瞌睡。

行一二里。輒與近臣舁夫語以慰之。每言我在轎。猶不耐寒暑。況汝曹乎。我穩上盤坐。猶覺疲倦。況汝曹乎。凡飲食不及臣僕。不敢餔啜。其仁恕如此。

名賢言行略卷之三

本多作左衛門君 重次

永祿八年。烈祖悉平參河。始置郡宰三員。以君及高力清長。天野康景任之。君性剛毅少文。直言不忌。若無智慮者。群臣疑其不勝任。及爲政。嚴而慈。決獄明斷。吏民大悅。群臣服。烈祖知人。

吾師敗于三方原。馬中流矢斃。步鬭。爲敵騎所圍。便揮槍刺一騎。奪馬而還。烈祖曰。信玄將乘勝圍城。吾聚兵而守之。恐糧食不給。君曰。臣聞信玄入寇。輙儲糧峙穀。足支數年。烈祖悅。從此每征討。必以君爲留守。

信玄善用兵。麾下多猛將。所向摧敗。天下震慴。勝賴繼立。負勇任兵不戢。然藉餘威。戰輙勝。天正元年。烈祖攻長篠城。勝賴分兵爲二軍。一援長篠。一侵參遠。君及榊原諸將。留守濱松。君曰。我若襲武田信綱。破之。餘軍當不戰而走。乃與諸將掩擊。信綱敗走。吾師將追。君曰。諺云。捷須固冑纓。敵將聞敗。必來援。吾師疲。不可當也。收兵入城。山縣穴山等。果馳至。吾師還。長篠亦陷。

遂引去。甲州宿將。蹙眉相語曰。吾兵自先侯以來。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衂。敗衂從此始。亡無日矣。

烈祖癰發背。醫治無効。漸危劇。烈祖自以爲不濟。召宗戚勳舊。屬以後事。羣臣憂惶。罔知所措。君侍病。請曰。老臣昔患此症。有一醫治之。遂愈。請召之。烈祖不肯。曰。死生命也。衆醫療之不愈。又召醫。似畏死者。吾不爲也。君固請。卒不聽。則艴然變色曰。公初易視。以爲微恙。致大患。今有名醫可治。又不從。何愚也。臣耄矣。不忍後公而死。請從此辭。拂衣而出。烈祖令侍臣留之。君勵聲叱曰。丈夫一言告訣。可復留乎。侍臣持袂苦留。乃入見。烈祖曰。汝其狂乎。吾死汝當自重在世。策勵少壯之士。使社稷不淪亡。而欲先我死何也。對曰。使老臣尚强壯。何敢從浪死之主耶。今年已老。莫能爲役。其誰飫養之。且老臣結髮從軍。大小百餘戰。刀瘢如錯繪。眼中鏃偏盲。指墮足跛。爲支離不具之人。但公以舊臣加寵遇。爲群臣所敬畏。一旦公棄群臣。敵國姑置之。公婿北條氏。必大舉襲我。將士新喪主。神

沮氣萎。莫肯放一箭拒之。家國不旋踵。而為他人有矣。當是時。老臣猶偷活草間。外臣將相嗤笑曰。彼耄者。 德川氏累世舊臣。其姓名人所知。而今如是。醜莫甚焉。故欲先公而死。爲爾老臣每見驍勇知名之士。不幸國破家亡。頫首屈膝。隷吾公麾下。碌碌與庸人為伍。心竊憫焉。不意今日老臣還為此一輩人也。因欷歔流涕。
烈祖惻然心動曰。汝言至矣。吾當召汝所薦治之。尚不起。汝宜護家國。使不為他人有。乃召醫。醫言宜灸。君親取艾炷之。初不覺痛。寝炷寝痛。

傳以神膏。是夜癰忽潰。膿血流出。霍然起。君喜極而泣。侍臣亦莫不感涕。

遠州阿部川原。有巨鑊。爲相傳烹罪人之器。 烈祖嘗見之。命吏遷于濱松。君途遇之。督役夫擊碎。使吏報曰。公欲廓清四海。撫綏人民。安用湯鑊之刑。臣謹為公碎之。

豐臣秀吉與 烈祖連和。乞公子阿義君為子。君長子仙千代從焉。及秀吉為關白。奏請公子叙從四位下左少將。兼參河守。更名秀康。使 烈祖西上。不許。道路流言。秀吉怒。欲害公子。石川數正之子。亦從在京。數正為秀吉所利誘。又懼其子見誅也。奔之。君稱兒母疾篤。徵還之。以明無貳心。秀吉數召之。不遣。秀吉怒以為責己。詆言喧然。京師兵興。 烈祖與群臣會議。岡崎為襟喉之地。誰可守之。本多正信曰。非致死堅守者不可。 烈祖曰。無以易重次也。乃付精兵數百。君承命。意氣壯烈。以死自期。 烈祖賜書長子。許世襲嗣之。

秀吉使母氏抵岡崎視女。蓋質之也。 烈祖使君守焉。西上見秀吉。群臣猶危之。君於殿側積薪如郎。侍女怪焉。私招奴與酒食。詢之。奴曰。仄聞關白若害吾公。或留不遣。則將舉諸貴妃燔殺之。故本多令奴輩日入山伐薪。積諸此而為之備也。本多性卞急。憤公歸來之晚。數欲縱火。井伊大久保固諫不果。京師諸貴妃姣麗如神人。一旦付煨燼。不亦哀乎。侍女大懼。相謂曰。彼日来候起居。容貌兇惡可畏。因憶阿義君始謁殿下。侍兒仙千代從。殿下語曰。參河三尹有鬼作左者。侍兒乃其子也。今見之。果猙獰如魑鬼。彼卞急。公不發還。必燔殺妾等。盡白太夫人。請亟

還公。相與具言。毋氏大駿。寓書報秀吉。無何。烈祖還三河。而輜軿亦西旋。夫侍女見秀吉。泣愬君兗悍之狀。乞加誅。秀吉笑曰。德川氏有佳士如此。我亦欲得此輩人爾。

秀吉大舉征小田原。烈祖開沿道諸城借之。令君及本多正信修葺之。秀吉入岡崎。君所守也。不郊迎。欲見亦辭。秀吉入駿河府。烈祖來見。豐臣將帥皆坐。君後至。昂立大言曰。唉吾公所為。不亦異乎。有國者。虛我居城而借之人。人若欲借君夫人。亦將許之乎。言訖即退。烈祖謝

座人曰。彼老為本多作左。某累世舊臣。頗以武事見知。而性倨傲。視人不啻如蟲蛆。令於諸君高會中。罵某如此。況二人相接之際。其不遜可知矣。願恕之。咸曰。聞令名久矣。今而後見之。寔過所聞。蓋君此言。有以諷刺之云。

井伊兵部大輔君直政

父直親。屬今川麾下。僕小野但馬。譖諸氏真。誣以謀叛。氏真令朝比奈備中圖之。新野左馬介諫氏真。保其無異志。陰遣人告直親。直親居采邑井谷。從二十餘兵。自往辨理。備中徼擊殲之。時

君周睟。新野乞而鞠之。其妻撫愛尤至。後新野戰死。妻託君於寺僧。及再醮松下氏。乃迎養焉。烈祖嘗途見君。神采朗秀。問之。或曰。名族井伊氏孤也。惻然憐之。召置左右。稍長。容姿秀偉。智勇絶倫。益愛之。賜舊食井谷。分騎士隷焉。武田氏亡。以其名將山縣土屋部曲及關東壯士百餘騎付之。為一隊將。旗幟皆用赤。世稱井伊赤隊。

長湫之役。吾先鋒擊豐臣後拒。敗之。後拒走。與前驅合。將復戰。君赤旗耀日。自山馳下。縱橫衝突。

西師大潰。橫屍蔽野。勇聲三軍。西兵畏怖。稱赤鬼。

君送關白母氏入京。關白饗之。以石川數正有雅也。接伴焉。君偭而坐。不與語。及關白親賜茶。數正又侍焉。君謂座人曰。此夫也叛累世舊主。而屬殿下。義不可與坐。願卻之。一座駭絶。

烈祖偕秀吉圍小田原。城東有郭。曰篠。有橋焉。烈祖召君。惟曰橋。君不喻旨。夙夜深思。以為問橋下濠水淺深。親往測之。以白。烈祖又問如初。君益惶惑。思之四十八日。曰吾得之矣。夜抵

橋視之。析弱。踏之頽危。急馳報。　烈祖曰。是也。
汝去無奮悟。君俄督兵過橋仰攻。遂破之。城兵敗走。
又進攻之。親發銃。銃裂傷指。不顧。急麾兵。擁鐵
盾直前。又破之。先儒謂　烈祖惟舉一橋使君
自攻。即聖人教人之方也。君深思不措。閲四十
八日乃悟。可謂得其方矣。苟以此心求治國之
道。何憂不得。不爾。説之諄諄。聽之藐藐。終不濟
事。況戰鬭呼吸成變。非自得其意而善應之。雖
經口講指畫。其能不敗者鮮矣。
秀吉殂。後人心危懼。物議紛拏。嗣子秀頼。自伏見
還大坂。　烈祖將去大坂入伏見。是夜士馬騷
然。禍不測。麾下纂嚴。夜闌有潛覘邸者。翌曉出
邸。使村越與惣右衛門乘輿。
烈祖跨馬。混騎隊。從森口。艤船而去。遙見銃手二
隊。蔭映行松間。欒線臭甚。衆大駭。抵岸則君率
兵而迎也。君衷甲披猩緋緉襠。銃手二千人。一
卒牽彌八騮。彌八騮。　烈祖所愛駿馬也。　烈
祖上馬。一鞭入伏見。君整旅徐還。風采凜然。觀
者莫不賛歎。
烈祖敗西師於關原。命伊奈圖書於京置新關。譏
察甚嚴。福嶋正則使人入京。抵關不得進。與邏
卒忿爭。見殺。正則大恚。欲自訴得圖書。君遇于
途。止之曰。吾當爲子請之。正則許諾。乃見　烈
祖。具述。　烈祖曰。吾命圖書置關。彼使者不遜
見殺。非圖書罪也。彼欲得而甘心焉。不亦悖乎。
君曰。誠如尊旨。然彼若不得請。必舉兵而叛。願
公忍之。　烈祖勃然變色曰。關原之戰。彼力戰
立奇勳。然負功自恣如是。吾詎忍使不辜之士
就死邪。君曰。彼兇悍驕勇。加以不世之功。不得
一圖書。必煽動大閤舊將。屯相阪山。火三井寺。
據要地而戰。破之難矣。今公畧定天下。萬姓擧
治。而復動兵革。豈不惜哉。且圖書捐一身。定禍
亂。死亦榮矣。　烈祖默然良久曰。汝宜處之。君
徑馳入京。見圖書説之。圖書曰。臣之事君。死生
一也。吾死而天下安。敢不奉敎。乃自殺。君携其
首去。正則意不可得。將屯山科。營中甲而譁。君
示以首。正則驚喜拜謝。事遂定。

井伊掃部頭君　直孝

君直政庶子也。幼育於箕輪里。正夜有盜數人入。
爲君揮刀斬先進者。餘駭散。時年纔十一。人知

其為偉器。
君以父蔭為大番頭。浪華兵作。兄直勝多病。　烈
祖令君攝行。是歲又命代兄承家。君固辭曰。兄
雖多病。帳下士乃　殿下所付先人者。此曹平
素攝政治國。有事。則臣攝行臨戰。上不廢公事。
下不斥適長。可也。何必代之。不允。就首輔本多
正信申請。竟不允。因繼家。始入朝。直進坐正信
之上。威儀儼然。退而謝曰。某繼故侍從家。與舊
秩迥異。雖似不遜。焉得不自重。正信曰。今日之
事。適與鄙意合。乃　大君所以使代兄也。座人
私相謂曰。伊人昨為大番頭。其班迥在閣老下。
今俄坐其上。威儀矜莊。不少貶抑。洵得大臣體
矣。
浪華驍將。長曾我部元親為俘。　烈祖見之。問汝
方面將帥。不幸戰敗。何不自盡。而受纍紲也。元
親從容對曰。初力戰得捷。後為赤隊所敗。命也。
烈祖又問。何不戰死。曰勝敗兵家之常。吾為方
面之將。豈容輕死。君適在坐。進曰。向所謂赤隊
乃吾兵也。元親仰視歎曰。敗我者子歟。有頃。卒
伍引之立牆下。與脱粟飯醃鰛。元親愠曰。自古

將帥為俘多矣。而食奴僮之食。未之聞也。吾不
欲食。宜速刎頭。君過而聞之。叱卒理膳羞。延元
親於堂。解縛使飧焉。元親感其有禮。
台德大君將致位老于西城。令土井利勝召諸侯
宣喩。咸拜賀。君獨不賀。　大君起入內。令利勝
問之。對曰。大阪之役。未久。江戸駿河城壘修築
相繼。加以日光山閟宮營造。諸侯助役。皆困於
財用。今又傳位行大禮。諸侯財益困。必至聚歛
剥民。是乱之端也。臣未知所賀。利勝以聞。　大
君召見慰諭曰。汝言是也。第諸侯列賀已畢。令
不可復改。然後來有所思。必當極言。利勝自側
賛之。使拜謝。君曰。臣言是歟。　殿下宜從臣將
拜命之辱。今徒以臣言為是。而不肯從。臣未知
所謝。　大君踧踖。利勝進賀曰。臣等耄矣。無能
為也。年少若掃部。忠直不顧諱。此社稷宗廟之
福。天下久安之徵也。宜明日更諭諸侯。於是傳
位替延之命下。明良相遇。千古罕覯。聞者感歎
淚下。
京極高實卒。無子。　大君謂高實國當除。然不忍
使纍世名族不血食。宜賜侄高知大津六万石。

酒井忠勝曰。高實先人高次。洎鳥居氏。皆守城拒大敵者也。鳥居城陥身死。高次不能死。開城去。然以高次名族。賜若狹一國。鳥居以世臣賜岩城二十万石。忠恒早世無子。國除。賜弟忠春信州三万二千石。今京極無子。仍賜其侄六万石。不亦太過乎。君曰。不然。高次嘗與 東照大君比肩而立。又為豐臣氏親戚。然捨而歸我。以區區之衆。守孤城。當大敵。援絶力盡。開城去。不得已也。鳥居以身殉城。忠烈無比。然累世麾下。吾曹同儕。與外諸侯不同。縱使吾曹城邑悉為

縣官所沒。僅賜俸祿。亦復何言。此人臣之分也。不得以鳥居比京極。但大津乃京極舊封。今與之。似非新恩。不如別賜他邑。如舊封其孰敢議之。乃賜龍野六萬石。

嚴廟之為儲君也。近臣相議。佩短刀侍左右。儻有喪心病狂者。變不測。況 儲君尚幼。尤不可不警備。宜脫刀而進。君聞之。笑曰。何陋也。 儲君幼冲。世容或有圖不軌者。故益加警衛。雖刀上加刀可矣。近侍皆股肱爪牙。而有發狂行逆。則是天命已絶。吾末如之何也已。議遂寢。

初 烈祖與伊達政宗約。賜百萬石封。政宗藏璽書。請于 台德大猷二廟。並不允。至 嚴廟申請益力。宰執以 大君幼冲辭焉。正宗不服曰。東照大君璽書儼存。雖無請固當賜封如約。而閱歷 三朝。恩命未下。何也。宰執憂之。君曰。祖宗所不允。今將奈何。予請任之。乃詣政宗邸。見之曰。子有請于 幕朝。故來議之。願觀璽書。政宗喜出而示之。君覽訖。即扯裂之曰。當時東照大君之意。雖倍此。且不靳惜。今則世遷勢殊。海內無閒地。將於何處賜之。而子屢請于

數朝。嘵嘵不已。吾恐子非惟不能得。必將禍于而家。故予為子裂之。意氣壯烈。若相俾然。政宗憮然自失。侍臣相視愕眙。畏君莫敢動手。既而政宗徐言曰。事既至此。莫可奈何。惟後来國事。子善圖之。君曰諾。由是事遂寢。夫以人臣裂君上璽書。非深慮遠識。為社稷致身。圖天下之安安者。不能也。

福嶋正則有罪。國當除。 台廟時在二條城。召諸臣會議。藤堂高虎等言。正則除國還謫於江戶。命之恐生禍乱。不若第以公事召而命之也。如

此。則臣僕在江戶者。失其主。勢不得擧兵也。台廟以為然。時君在下座。高虎曰。井伊雖年少。智略過人。請一咨之。 台廟呼使前問之。對曰。衆議臣竊以為不然。令憂正則作乱。召而命之。後有公事召諸侯。皆危懼莫敢亟至。則於政令不無凝焉。且非所以示大義於天下也。臣愚謂於江戶命之為可。若生禍乱。臣雖駑下請為殿下誅之。高虎以為不可。與君相爭辨。 台廟弗懌入内。是夜召君曰。向汝所言是也。但宿將不可。故不輙從爾。乃遣久世坂部二子於江戶命之。正則莫敢格。遂就謫。井伊藤堂由是有隙。迨高虎疾篤。遣价邀君。執手謂之曰。自京師之議。卒致疎濶。今吾死矣。敢以賤息累子。善視之。對曰。敢不竭力報知己之恩。從此二氏相親如故。

君性儉素。不喜華侈。然封邑距京師不遠。加以海内無事。士風寖趨奢靡。君憂之。將就國。預製木綿衣。如從士之數。至封内。上下皆換衣而藩士未之知也。皆鮮衣出迎。見儉樸大恧。莫不面頸發赤。由是風習頓變。

嘗出遊。見門廡荒敗。一士洗馬焉。徑入問其祿。對曰。百五十石。君擊節嘆賞曰。汝祿不多而能養駿馬。欲立武功於戰陣。曾屋宇荒陋之不顧。何壯也。彼堂廡宏麗者。觀則美矣。一旦有事。可騎而戰乎。即日倍賜其祿。闔藩聞之。莫敢復飾居室。

都下有一醫。出入列侯之門。君寵之。每相親狎。嘗寢疾。召醫。室中竹簀蒯筵。四壁糊以故紙。衾褥弊陋。醫以為太儉。規之曰。方今諸侯留心攝生者。席下列板二重。實以穀殼。惟公竹簀寒湿易犯。豈攝養之道哉。且衾褥甚陋。雖陪臣未如是之猵也。君笑曰。汝刀匙則精矣。而未精於武也。夫帥師用兵。櫛風沐雨。偃臥草野陣營之間。安得列板二重。實以穀殼邪。吾聞治不忘乱。方今天下無事。然安知無叛逆之臣。一旦攘臂而起邪。故吾之所以尚儉甘淡者。將以勞動四肢。為國家致力於戰陣也。昧者不察。乃謂以三十萬石之封而儉薄如此。殊不得體。顧不繆乎。武弁之徒。當尚儉省費。多儲戎具。若用錦綺製臥具。是特娼妓之事耳。後醫復至。時方隆暑。君導之

行堂廡。取涼。每堂曝甲冑鞍鐙旌旗兵仗之屬。
盈席溢架。不知幾千百。偉麗奪目。醫大驚曰。盛
哉。我具某入侯門多矣。未見如是之夥且麗者
也。君撫掌譃之曰。此乃娼妓之臥具也。

永
井尚政。嘗詣君。問居官之要。君曰。善哉問。予少
就仕途。歷諸官。以至於老。不無所得。然不可
輕授。須齋戒受之。乃刻日。尚政宿齋戒。着礼衣
而至。君亦礼服出見。正色誨之曰。諺云。油斷大
敵。此一語不可斯須忘也。君雖未學。授受鄭重。
與太公授武王丹書相合。乃敬勝怠之旨。言異

而理同。真格言也。

井伊靫負佐君 直滋

君直孝長子。少時直孝問。吾欲使人傅汝。汝於群
臣中。有稱意者乎。對曰。某以長子繼家。一藩孰
非吾臣。今簡吾所愛而用之。則不用者。以為我
輩不稱意。各懷觖望。不肯勵職事。某不敢簡擢。
唯大人之命。直孝感其有識。後祝髮謝世。人莫
知其故。或謂直孝以庶子代嫡長。故君避儲位。
欲使嫡長之子襲封。洵有延陵遺風。

榊原式部少輔君 康政

關白與 烈祖和。以其妹嫁之。君入京議礼。館于
富田氏。即白關白。臨焉。把臂語曰。今日相見。何
幸也。往年小牧之役。子檄吾諸將。辞甚不遜。予
不勝忿。懸厚賞募獲子者。今與 德川氏結婚。
其忠臣良士。乃予所愛重也。故欲亟相見。不能
待廷謁。詰朝入見。關白饗之極豐。定議而還。

溝
口外記。豐臣氏行人也。嘗同堂而坐。溝口倨稱
疾著絮帽。君在下座。嫉其不遜。謂座人曰。諸君
皆荷豐臣公重恩。其尤厚者。惟溝口耳。衆問其
故。對曰。某雖 德川麾下。祿足以養溝口數人。

至于戰功。則不足當吾一臂。而傲然據上座。傍
若無人。其假豐臣公威力大矣。故曰受恩尤厚。
合座愕然。時君十萬石。溝口五千石云。

石
田三成陰召兵欲襲 烈祖。諸將多衛邸者。君
適西上。途聞之。星夜兼程。而馳至勢田。設新關。
不通行旅。行旅闐噎數驛。大坂喧傳三成以為
東師大至。懼莫敢發。三日而後廢關。行旅一時
入京。絡繹相屬。是日君擐甲。散髮帕首。立馬標。
入邸上謁。 烈祖悦甚。君呼吏。出錢數萬緡于
府。付士卒。入市買酒食。宣言曰。内府兵六萬餓

至。糧食難辦。凡可充食者皆賒之。又使買草鞋殆盡。曰兵十萬自關東至。於是諸侯黨石田者畏强大多叛之。大坂益懼。不敢舉兵從　台廟由中山道。會　烈祖於美濃真田昌幸據上田城。攻之不抜。本多正信制之。乃從間道西上。君獨率兵過城下。昌幸閉門不出。抵美濃則關原戰已訖矣。乃馳至草津行營。　烈祖怒不見。　台廟上下憂懼。莫知所出。君入謁曰。中納言公不能抜上田。又不及戰。非　公罪。乃臣等罪也。人或謂　殿下怒甚。見果爾。　殿下亦不為無過也。關原之戰。社稷存亡所係。宜令飛騎告期。猶不至。則待焉而戰未晚。　殿下本月朔發江戶。十一日。抵清洲。經二日。屯美濃。十五日戰關原。雖兵貴神速。何太急也。　烈祖驚曰。前月晦飛騎報之。使會戰。而曰不亟遣。价何也。對曰。貴价本月七日。始達小諸。　公駭星夜電赴。而木曾棧道。天下之危險。加以霖雨泥沒脛。大軍日馳十五里。士馬皆疲。其後戰期。不亦宜乎。　烈祖召价訊之。曰。霖潦河水皆漲。不得輙濟。故滯數日。　烈祖意稍解。君又諫曰。　中納言公。鋭意欲抜上田。老臣等不可會議彌日。不惟淹滯。并不得抜上田也。　殿下父子之間。敎戒之善矣。但　公既繼位秉天下之政。億兆所具瞻。而忤旨不得奉歡。天下其謂之何。非獨　公貽羞。　殿下亦不免物議。而台慮不及此何歟。　烈祖感寤。召見　台廟。語關原戰鬪之狀。且問上田軍事。相歡如故。　台廟退而大喜。親作書賜君曰。今日精忠。子孫百世不可諼也。後數日。偕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會宴。直政謂君曰。上田之事。子委身諫爭。遂能合　兩府之驩。豈獨為家國。抑天下蒼生之慶。其功過戰功遠矣。君聞之意頗自得。忠勝曰。誠如井伊之言。然有一疑。子能解之否。子致諫諍。奮不顧身。忠矣。獨上田之事。胡為黙黙。爾惟正信之言是從也。吾曹為德川宿將。天下莫不知。子若一言脫口。孰敢不從。盍亦為先鋒。一鼓而抜上田乎。則雖不及戰。其功尚可償之。　老公之怒。未至此而子亦豈有委身批鱗之憂哉。君不能答。因相視大笑。蓋君與忠勝同年生。又同閭。自幼相狎。竟莫逆於心。亦足見名將和脇之風矣。

榊原式部少輔君 忠政

君康政第二子。為大須賀氏義子。後歸繼本族。賜松平氏。任式部少輔。移封姬路。國用不給。賣家藏茶盒。天下名器也。某侯以萬金購之。君言我己賣家寶。貽羞天下。請以銅錢換黃金。某侯許諾。貿易闔都銅錢。載以車數百輛。輸送塡路。君悉須羣臣。賙其窮。某侯括封內財購之。世剌某侯而美君曰。侯鬻重器。令名著於天下。亦奇

大久保左衛門君 忠武

君仕安祥公。有松平昌安者。居岡崎。兼領山中城。

欲悉并參河。公欲攻之。君諫止。一日暴風雨。襲山中拔之。將進攻岡崎。昌安懼。乞和。以女嫁公。公喜。召君曰。汝功大矣。賞邑惟其所欲。對曰。竭力所事。人臣之分。何功之有。且子弟皆沾寵。得要地。臣又已老。無餘願也。公曰。雖然。不可以不賞。不然。無以勸士。君乃請斗量之征以送老。許之。公本勢微。地小。至是寖强大。開 烈祖龍興之基。君力為多。

大久保新八郞君 忠利

安祥公登世。岡崎公尚幼。從祖叔父信定。逐公。據岡崎。悉奪封邑。安部大藏。以公奔駿河。依今川氏。君兄弟留在岡崎。今川氏出兵。拔參州牟呂城。納公。信定疑君兄弟。攜至伊賀八幡祠。使書盟書數通。君陰會諸弟曰。諸臣孰不欲納君。而信定獨疑我殊深。苟不先發。則悔之無及矣。密遣价告公。徵舊臣。拔岡崎。納公。悉復舊封。

有二弟。曰忠貞。曰忠久。並仕安祥公。公令二人隸弟信孝帳下。天文中。信孝有罪。收采邑。信孝託今川氏。請救岡崎。公不許。信孝怒。欲舉兵。二人謂同僚曰。我以君命屬信定。非委質也。今信孝

謀逆。我將歸吾君。衆以為然。相率還岡崎。信孝氣沮。奔織田氏。

大久保七郞右衛門君 忠世

烈祖攻梅坪廣瀨諸城。拔之。畧定參河。勢寖强大。佐崎有寺。曰上宮寺。與野寺針崎諸剎。煽動檀越士民。推吉良義昭為渠酋。舉兵而叛。 烈祖怒。召羣臣。令之曰。一向宗之行久矣。吾舊臣率皆檀越。今敎匪作亂。汝等其改宗派。獻盟書。勿黨逆亂。羣臣信異敎者。不奉命。俄叛而從逆。凡八百餘人。惟君一族。離姻戚。絕交友。捍衛 烈

祖。莫一人敢從逆者。築壘上和田。討滕淵寺。血戰無虛日。實永祿六年也。越明年正月。大戰于上和田。殊死格鬭。鬮族儻從。莫不被創。 烈祖亦屢危。二月。蜂屋半之丞。托大久保忠佐請降。 烈祖怒不允。君諫曰。群臣叛者。不過戇愚信佛。豈合與叛逆同科。公若赦其罪。騷乱可一麾而定矣。不然。四鄰思啓疆者。將乘釁而至。不亦危乎。且臣鬮族裒瘡苦戰無虛日。公所親睹。願以臣鬮族之功。贖叛士八百人之死。 烈祖黙思良久曰。善。於是叛者皆歸降。義昭亡去。一國危

乱頓定。

元龜三年。吾師大敗于三方原。 烈祖授牙旗於君。樹諸犀棧。收散卒。還濱松。是夜君請以銃手鼜營。 烈祖以為奇策。徵銃手。死亡畧盡。殘卒僅可三十。君益以手兵。得百餘。猝起鼜甲軍於犀棧。鉛子雨注。營中大擾。信玄歎曰。德川氏今日大敗。將士殆殲。而掩擊何敢爾。其用兵詎可測邪。翊早引去。

長篠之役。君謂 烈祖。信長若先我而戰。則我無勇也。請先之。 烈祖深然其言。選精弓銃者付之。君下馬舞槍先登。甲將山縣昌景。督精兵。鼓譟而來。君退。發弓銃如雹。山縣退。輒復進。戰如是者數。信長諸將。為馬塲內藤所蹙。走入柵。莫敢復出。惟發銃數千。君一軍殊死戰。呼聲動天地。信長遥望見。謂侍士曰。有兩士善鬭。一挿金蝶翅於腰。一背旗畫黒圈。以為敵歟。倏在吾師。以為吾師歟。倏在敵衆。神出鬼沒。英姿颯爽。彼何人也。侍士馳至。問之。曰挿蝶翅者。為大久保忠世。畫黒圈者。其弟忠佐。信長嗟賞曰。兄弟絕代驕勇。吾將士未有其倫。

烈祖與武田滕頼相持大井川。會霖雨。一夕岸大崩。聲震數里。吾師以為甲師奄至。全軍大擾。制之不止。君使人擎燭籠於牙營。戒曰。比吾還。凝立勿移。乃馳至前軍。呼曰。汝等不見牙營燭籠不動乎。將堅陣而戰。何惶擾乃爾。由是前軍頓定。又馳至牙營。呼曰。前軍整兵待敵。而騷擾未止。無受揶揄乎。由是中軍亦定。人稱其機敏。

烈祖與信長定甲信。信長死。二國又乱。乃命君平之。初甲將依田信蕃。守二俣。君圍之。援兵不至。城將陷。君喻之使降。對曰。吾主存亡未詳。請開

城去。君許之。聞勝頼定死。迎寘二俣。至是謂
烈祖曰。甲將多英武絶人。若信蕃義勇。則不易
得。柴田七郎獲罪。潜居多年。願赦二人。使入濃
信二州。聚其宗兵。討國人不從命者。必能鎮定。
其功勝於用數萬甲兵矣。　烈祖從之。二將入
濃信。拔諸城。遂平之。　烈祖喜。賜信蕃舊封佐
久郡。并甲駿之地九十萬石。置君及柴田於甲。
鎮撫之。兩州叛乱纔七旬而定。

大久保相摸守君 忠鄰

君幼稱新十郎。智勇材力。不讓乃父。為　儲君中

納言公傅。文祿四年。　烈祖暨　台德公。在聚
樂之邸。　烈祖將歸江戶。容謂公曰。關白秀次。
必當叛太閤。彼雖情好甚深。不可黨也。後秀次
果圖不軌。為秀吉所疑。欲托　烈祖謝之。知不
可得。乃將奪　儲君為質。黎明。遣使請饗晨羞。
君察之。對曰。寡君幼。每旦晏起。願竢其起告之。
使還。即潜使土井利勝護公入伏見。有頃。使者
復至。君應之曰。寡君昨與人約茶讌。拂曉赴之。
某鹵莽。不勝惶恐。使者復命。秀次齮齘久之。無
何。發覺見誅。

馬場某上封事劾君。　烈祖與本多正信議。令君
入京申天主教之禁。翌年收小田原。命京尹板
倉勝重付君於井伊氏。寘江州。勝重奉命詣館。
君方棋。聞之神色不變。終局收子。徐起披礼衣。
出聽命。甚恭。無幾微慍色。從臣大怒。以為冤。欲
鬪死。訖言四起。輦轂騷然。二條城闔門戒嚴。君
誚責從臣。悉舉鎧仗付京尹。逕入江州居焉。井
伊氏深憐之。欲為愬冤。君曰不可。若辯誣明已
無罪。是彰君過也。寧死不忍為之。井伊氏感歎。
或曰。君以勲舊長子。而智勇過絶人。為　両府

所愛。蓋正信譖之也。先是上田之役。君士卒有
功。正信以為犯軍令。誅其隊長。君不懌。遂有隙。
正信因陷之。寛永中。賜其孫正朝。加納五萬石。
貞享中。賜舊封小田原十萬石。

名賢言行略卷之四

鳥居伊賀守君忠吉

岡崎公甍。烈祖尚幼。寓今川氏。義元總攝參州政令。命君及松平次郎左衛門。交番鎮岡崎。君悼家國衰。欲復舊業。竭力理財。充府庫。烈祖年十五。入岡崎。逗數日。君導之。偏觀府庫錢穀曰。今公雖播越于駿。而本州兵士。皆舊臣。他日召聚復祖業。不可無儲也。故臣平素悉精力。充牣府庫。不使義元知。臣衰老且暮入地。公善自貴重。及稍長。乃歸岡崎。養舊臣。以此財可矣。

烈祖泫涕。感其忠貞。後數年義元死。烈祖歸。財豐而用足。遂開浩基。君之力也。

君每入駿河。侍　烈祖。保護備至。烈祖親愛。稱翁不名。君召子元忠。為侍豎。時　烈祖十歲。元忠十三歲。烈祖養百舌鳥。使元忠調之如鷹。不稱旨。大怒。蹴而墜階下。左右諫曰。此兒老臣忠吉所鍾愛。然自參州攜至。以給事公。宜愛遇。爲君聞之。温顏謂左右曰。使公為常人歟。應為吾曲意愛兒。今毅然不顧。痛加敎戒。器度不凡。異日當為一世英主。吾耄矣。恐不及見子輩及吾兒之祉。其可涯乎。其忠誠重君如此。是時今川氏待　烈祖太薄。衣食殆不給。君奕世家道豐饒。乃傾資奉養甚厚。又賑侍臣之貧者。

鳥居彥右衛門君忠元

幼從　烈祖。寓駿河。追其還岡崎。征諸州。未嘗不在行間。搴旗斬將。不可勝數。姉川味方原戰功最烈。天正十年。織田氏沒。甲州大亂。川尻肥後守見殺。森勝藏東帰。信州亦乱。烈祖遣大久保忠世定甲州。君及三宅康貞副之。君在府中。鎮撫郡邑。北條氏直。命北條左衛門佐。將兵八

千餘來爭屯甲嶺。伏兵巘谷。欲誘吾兵而殲之。君偵知之。不肯輕進。宣言曰。敵衆我寡。不可與戰也。不如嬰城堅守。待援兵至而夾擊。乃佯召役夫。為居守之狀。北條聞而侮之。謂須及其未入城而追擊。麾衆競進。屯黒駒村。君夤夜發師。人啣枚馬結舌。遶敵後。伏黒駒山陰。昧爽自山上吶喊馳下。連營震駭。皆不戰而走。君乘勝追蹙。敵兵墜谷死者相枕籍。北條右衛門佐馬斃。步走。高澤弥助追而馘之。北條左衛門佐僅以身逃。君將進攻谷村城。衆謂兵疲宜凱旋。君曰。

不然。敵大敗。神沮膽落。必走歸小田原。城兵聞敗無守志。可一鼓而拔。機不可失也。乃進。城兵亦潰。是役。君以兵六百。敗北條八千之衆。斬首三千。尤為奇捷。

君善撫士。與同苦樂。遠州奥山之戰。勝敗未決。日既暝。山路險巇。輜重未至。上下皆飢。一卒入民家。得飯一盂以進。君曰。軍竈未炊。將不言飢。士卒飢不能戰。吾雖獨飽。安得立功。不如與衆俱餓死也。取飯投谷底。士卒感喜。如飽大牢。少頃糧到。遂得大捷。

豐臣秀吉。召君敘爵。意欲其仕己也。君固辭曰。臣田舍漢。不嫻礼節。又負重創。疲癃之軀。不足任驅役。何可冒爵位邪。遂不受。後秀吉以其長子忠政。為羽柴利雄義兒。配以其女。亦欲仕己也。君曰。賤息娶利勝女。臣奉命矣。為之義子而仕殿下。則不得從也。臣祖先累世為　德川麾下。荷恩厚矣。義不可仕異姓。秀吉感歎。允之。先是。烈祖將賜書賞功。辭曰。公既知臣微勞足矣。臣亦何以得書誇功。為其退讓如此。君殉節後。烈祖統一天下。與忠政談及辭爵之事。泫涕曰。使乃父尚在。應喜而受吾爵。惜夫。

烈祖征上杉氏。使君與內藤家長。松平家忠。松平近政。留守伏見。曰。東征之後。大坂舉兵。此城當其衝。必當先攻之。吾知汝等忠貞。故留之。善守勿怠。咸對曰。臣等當竭力拒戰。繼之以死。後大坂果舉兵。毛利秀元。遣使喻之開城。君對曰。寡君使予守此。安得開城。若欲得之。宜攻而取焉。乃嚴兵堅守。令曰。兵寡不得相救。當各守其所而死之。若畏死者。去之可也。吾不敢怨。衆踴躍從令。前此宇治茶商上林竹庵來居。君麾之使

去。竹庵曰。小人久承　德川公重恩。且辱君知遇。雖商賈不忍臨難而去。願從君死。君義而許之。大會將士。寘酒敘訣。談笑如平時。既而秀元諸將來攻。凢九萬三千餘人。城兵僅千八百餘。皆分必死。敵四面環攻。蟻附而登。城兵善拒。死者山積。乃列砲連發。響如萬雷。屋瓦皆震。城兵不屈。益竭力拒戰。敵不能登。是夕。嶋津氏督精兵來攻。銳甚。城兵殆不能支。君自譙樓觀之。率兵突出。擊卻之。城中俄有叛者。縱火。敵見之。争登。城遂陷。家忠近政及臣僕皆死。君帳下二百

十餘兵亦死。殘卒勸君自裁。不然恐將死奴隷之手。君曰我所以悉力拒敵者非求生邀名也。第欲麋敵於此少抒關東之難則死奴隷之手。何愧。爲汝等亦皆鼓勇殺敵。勿亟死。乃率殘兵入萬衆中殺傷數十人。敵兵披靡即收兵敵復竟至君回戰擊破。如是者數次從兵皆死存者三十餘無一不被重創敵爭進圍之君大怒奮擊潰圍入于城則殘卒已殲因挾偃月刀踞石待敵雜賀孫市舞槍而進君呼曰我城將也孫市偃槍而跪曰我輩刺大將不恭宜自盡君嘉其有禮脱甲割腹作十字。呼曰剄孫市進馘之。時年六十二

杉浦河内鳥井權平市川茂右衛門安藤甚九郎皆帳下士也有事赴下總聞伏見被圍星夜馳至大津西軍寘新關不得入乃祝髮着緇衣欺邏者入伏見皆戰沒

君之守城也金吾秀秋陰使人言某庇 内府厚徳深矣今大坂以某為元帥圍城非素志願内而共守爲君應之曰予固知子與寡君相親然臣受命守城非咨之寡君不得輙納乃飛騎報

烈祖未還城陷其臨難守正識者稱之

小臣司茶事者曰神谷竹谷及城陷揮刀力戰殺傷頗多敵人圍而擒之石田三成問城將戰沒之状竹谷説之甚詳悉三成感歎因赦之使報長子忠政忠政悲慟撫陣亡者妻子加厚

鳥居左京亮君 忠政

先人守伏見戰歿雜賀孫市獲其元後孫市仕水戸使人言先侯鎧仗皆在爲請貽之君悦欲觀孫市齎至則着礼衣迎于門外延之正寢受先人遺物拜觀甚恭因流涕謝曰今日有復見先人之想饗待豐腆明日孫市遣价致謝對曰昨辱以先人戎裝見惠深感高義然予家猶有遺物在此戎装宜傳諸家示武功使後裔有所激勸爲故謹還之其後屢遣使於水戸贈衣物終身不衰水户公感其忠厚每使来輙賜孫市海鮮饗之

鳥居土佐守君 成次

石田三成被俘 烈祖以其為父讐也付君囚之君善視之解縛使浴與衣服藥餌曽無怨色翌日上言先人為國家授命非與三成私鬬也臣

亦不敢獨讐之。蓋三成即天下之仇。非臣可私
誅。願還之。　烈祖深感其妙年有識。允之。
君為亞相駿公傅。公長而鷙暴。屢忤　台德大君
意。君以為大感。或犯顏諫之。或愉色諷之。終莫
能改。寬永二年。　大君賜公駿遠二州。加以舊
封甲州。令閣老青山幸成。臨邸命之。公弗懌。又
弗謝。君進曰。　大君不惟賜二大國。并舊封賜
之。榮寵莫大焉。青山亦慰諭。公赫然大怒曰。唉
幸成以我得三國為踰分乎。吾為　將軍胞弟。
於賜之乎何有。君使幸成還。乃涕泣諫曰。吾邦

不過六十餘州。然公以　老大君之子。　新將
軍之弟。故得賜天下二十之一。非至榮也耶。顧
公無喜色。又不致謝。是何義歟。且公既為人臣。
將軍諸臣皆僚友。況青山以老職銜君父之命。
公摧辱之。不忠不孝。莫斯為甚。公怒稍霽。因勸
入朝謝恩。其後君寢疾於甲州。寢危。　老大君
賜公暇就國。公大喜。使侍臣馳告。君力疾見之。
使者致命。則涕洟欷戲。不能仰視。使者以為死
期已逼。精神消耗。喜極而泣也。惻然哀之曰。公
云。成次聞之。心喜氣旺。可以為醫藥之助。果然

可謂君臣水魚之契深矣。君拭淚大息曰。某年老
身多病。宜溘焉先朝露。而尚奄々延餘喘。見天
下至苦至憾事。何不幸也。公以就國為可喜歟。
可憫亦可哀。何則　老大君春秋既高。又近歲
多不豫。其所朝夕視膳者。惟公兄弟二人耳。父
子之情。正當使其侍左右。承顏致養。不可須臾
去側。何故屛之數十里之外也。公一去。雖欲見
兩府之面。且不可得。顧以此自喜。可憫亦可哀。
其在世。調護而和協之。亦或有其道矣。而今如
是。不如亟死之為愈也。往擁被而臥。啜泣之聲。

感動左右。闔座莫不酸鼻。未幾。凶問至。翊年春。
老大君甍。是秋公獲罪而殂。
　内藤弥治右衛門君　政家
君善挽彊　烈祖攻二俣城。兵朝比奈某。懿払平
彥久郎取首。君射之。洞甲而死。弟弥藏逆戰。又
一發洞心。鏃出白。敵騎負尸而走。城將依田信
蕃。壯其勁弓。遣使還矢。　烈祖脫緉繒賞之。
君與鳥居元忠守伏見。拒戰甚力。有叛者焚城。烈
焰四起。君連射。飛鏃如雹。死者相枕。而身亦中
流矢。手兵多死。令次子小一郎。安藤治右衛門

拒敵。還入鐘樓。作書。召僕原田某。呈諸 大君。又告子左馬助。使知戰沒之狀。乃割腹而死。小一郎。時年十六。與安藤出戰。屢卻敵。被重創。欲從父死。入城。烟焼蔽地。咫尺不辨。乃割腹投火。安藤亦戰死。原田冒重圍東下。獻書。 烈祖震悼。

植村出羽守君 榮安

安祥公討尾州。屯森山。有安部弥七之變。事起倉卒。將士惶惑。不知所出。君悲慟欲殉死。衆諫曰。織田信秀。將乘釁襲岡崎。今皆死矣。誰為幼主

拒之。吾曹從先公于地下。適在是時。了盡延數日之命。相與暴骨於草野乎。君然之。收兵而還。信秀果提兵八千。侵參州。屯大樹寺。勢甚鋭。松平信定。通款據上野城。國中新附之士多叛。守岡崎者。惟世臣舊族僅八百人。皆以死自期。相與見幼主告訣。邀敵於伊丹。分為二隊。一由高原。一由平田。信秀亦分兵。鼓譟而來。原曠豁。左右覺至。圍吾師數匝。一隊皆殲。田間路窄。敵不能齊進。君舞槍跳盪。諸士繼進。猛氣咆勃。莫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敵兵大敗。乃乘勝擊原上

軍。勢如風雨。敵兵又大敗。信秀僅以身逃。當是時。國新喪主。士叛兵寡。擧國震讋褫氣。而諸士血戰。敗十倍之衆。其精忠勇烈。前古未嘗有也。

天文十四年。麾下蜂屋某。拔刀刺岡崎公。不中而走。公怒追之。某擲刀中股。創不能追。君遇於途。即相搏。共墜于溝。松平信孝。取槍臨視曰。縱之。君曰。是逆賊也。宜并我揕之。信孝徑入溝刺某。君斬其頭而起。往年安祥公為安部弥七所害。君即時斬殺。至是又斬蜂屋。一手誅兩賊。復君讐。亦奇忠也。後攻沓掛城。力戰而死。人莫不痛

惜。

植村榮政。稱新六郎。 烈祖與織田信長講和。始入清洲。持佩刀侍座。織田衛士禁之。榮政怒而叱之。聲色倶厲。信長壯之曰。汝勇氣凜然。如樊噲在鴻門也。乃與盃。贈行光刀。

植村出羽守君 家長

台廟詣日光山閟宮。駐蹕宇津宮。有人密告。城主本多正純。形迹甚異。 台廟驚。夜參半。挾侍臣潛出城。人莫之知。君適來候起居。土井利勝怪問之。對曰。今夕吾心蕩矣。不能交睫。以為有異。

故来爾。利勝悦告實。由是君衛從還江府。先祖羽州。手誅二賊。而君亦得護 大駕於倉卒危難之際。殆若天誘其衷而世濟忠貞者。

牧野駿河守君 忠成

慶長五年。君與父康成從 台廟西征。過上田。真田昌幸出戰。吾先鋒敗走。君年十八。親督手兵。力戰破之。吾師競進傅城。殆拔之。還有命收兵。其後本多正信建議。誅犯令攻城者。諸將帳下多獲罪。君手兵亦當斬。君奮曰。若誅手兵出死力立戰功者。孰復致勞乎。且臣僕為主授命。固

也。主亦豈不為臣僕殞身。即率手兵亡去。父亦受譴家居。迨有 猷廟降誕之慶。始赦父子。食舊封。元和四年。賜長岡七萬石。

松平左近君 康親

烈祖與織田氏講和。今川氏真憤之。道路流言。將害質子三郎君。 烈祖使君及久松勝俊攻西郷城。今川驍將鵜殿孝景所守也。君偵察城勢。俄起蔽之。孝景不能拒。請棄城去。許之。伏兵於途。擒其二子。氏真憂歎。請以質子易之。由是三郎君得歸。 烈祖稱其智勇。

姉川之役。君為敵所射。矢貫右臂。著鞍。君令士卒拔矢。反射敵斃之。

永祿十二年。 烈祖拔遠州訪原城。謂諸將曰。此城當高天神要衝。枕大井川。距田中城不遠。本州襟喉。敵人必爭之地。誰能為我守之。諸將莫肯應。惟君請以死守之。 烈祖大悦。賜名氏。為松平康親。

土岐山城守君 定政

吾兵敗績于三方原。 烈祖從士絶少。君及三宅定次二人。未嘗離左右。每追騎逼。輒反鬭斬一

騎。馘之。時有僚友喪馬者。請與君倍騎。不顧而去。僚友呼曰。子若不救我。則平素勇名廢矣。君然之。回轡扶之。倍騎而退。

烈祖救信雄。與秀吉相持於小牧。池田勝入潛師襲參河。君生擒持移文者。 烈祖由是得知其謀。便潛分兵躡其後。或諫止之。君怒曰。今而不戰。斯無時矣。乃從一卒先發。會池田兵至。即刺殺三騎。從卒亦斃一騎。敵兵見之。競至。君益鼓勇奮擊。吾師繼之。大敗池田軍。 烈祖將收師。候騎報。敵兵且來。即令君偵之。君單騎突陣左

右馳騁究其形勢。復命曰。敵兵皆脫鎧晩食。必不来矣。宜速凱旋。 烈祖從之。果如其言。

酒井雅樂頭君（親政）

罔崎公夫人。水野忠政女也。生 烈祖及女公子。天文十二年。忠政卒。子信之叛。今川屬織田。公謂吾藉今川力得還國。水野叛之。而室其妹。非義也。亟令君送歸。夫人適寢疾。君哀之。以為寧受罪。不如待其差而發也。乃置諸宅。日邀世子兄妹相見。及疾已。遣人護送入刈屋。 世子使侍臣淺羽金田二子倶送。距刈屋數里。夫

人曰。吾兒既與公為仇敵。汝等若入城。必殺之。莫一人得歸者。吾雖見逐。吾兒在罔崎。汝等即其臣僕。胡忍使徒死。宜棄我還。送者皆不奉命。夫人戒喩懇摯。乃付居民護送。皆辭去。囬顧則精騎百餘奄至。送者駭走得免。是時松平家廣亦離婚。還其室於刈屋。室乃夫人姊也。送者悉為所殺。於是人始服夫人先見。

神谷與七郎。始委質。 烈祖許賜祿千石。璽書未下。神谷遇君於道。却立致礼。君不知而過。後相遇。輙不致礼。 烈祖聞之。以為神谷質直能勤職事。今以其不礼老職逐之。人人危懼。將曰。正親譖之。若減秩與八百石。則神谷必自去也。乃草璽書。君適入謁。言神谷剛直。擧止不凡。願優賜秩祿。 烈祖叙所見。君驚曰。此乃臣所以賞神谷也。臣蒙寵遇。執政柄。羣臣莫不畏敬。惟神谷不屈。氣節過人。倘使感恩。其臨大事。致死力明矣。願賜二千石。 烈祖曰。然則如約可也。君懇請。諸老臣參酌之。請賜千五百石。 烈祖從之。召神谷。賜璽書。且告之故。神谷感泣而退。其後果累軍功。至歩將。 烈祖每謂執政曰。汝等

當以政親為法。

酒井河内守君（重忠）

本多重次。為郡宰。參州坂崎民。有訟不克者。以重次為不公。罵詈不已。又作匿名書謗之。重次召訟者覆案之。其曲益明。乃斬之。其後君決獄。有類是者。召而曉喩之。乃服。 烈祖召二臣。訊之。重次曰。慢上者不誅。則紀綱隳矣。君曰。慢上者誅之。則郡宰驕矣。 烈祖就有學識者質焉。曰。慢上者誅之。常刑也。然不誅而民服。不亦更善乎。凡誅人。出於不得已。故曰。惟德善政。政在養人。

烈祖歎服。由是益重君。

酒井備後守君 忠利

封内豪農。有稱備後者。直而戇。郡宰以與君同名也。使易之。不聽曰。小人納祖税必先衆。庸役未嘗懈。而有茲命。何寃也。小人家世皆稱備後。郷黨莫不知。令遽更之。雖藩侯之命不能從。第侯易名可也。郡宰怒其不恭。以聞。君笑而置之。烈祖聞之歎曰。世之昧者。徒以不急之事困辱人。欲以立威。是謂無用害有用。豈為民父母意哉。惟備後寛弘愛人。有識力。子孫其昌乎。

酒井雅樂頭君 忠世

君為 大猷大君傅相。嘗入謁。見泥金香撞在座右。極精麗。蓋時俗所尚也。問是何物。大君有愧色。君使近臣取之。近臣畏憚不起。大君促之。乃取以示。君熟視曰。此必年少輩狃恩寵所進也。昔者 東照大君在駿河。一夕膳宰方上食。近臣某擧案而進。袴甚華。大君指問之。對曰。是為茶宇。大君艴然變色曰。天下之乱久矣。近時稍嚮治。萬姓小安。當以儉為本。汝袴華麗。人主且不知名。汝小臣乃著之。是啓奢侈之源。造禍乱之端也。汝其退。勿侍吾側。某震慄而退。大君餘怒不霽。對案不食。臣等為百方謝罪。然後下箸。則夜已初更矣。 祖先慮天下之治乱。防奢侈於將來。其慎密如此。今 殿下玩細娯。極清麗。非所以法 祖先訓後世也。乃起投諸石粉碎。

豪商茶屋長次。嘗上城。時已削髪。佩短刀。刀飾華煥。君請觀。乃脱之以進。熟視嗟賞曰。裝飾鋒刃皆精絶。雖士大夫罕有。徑取其鞘去。長次於稠人中。匿刃於外套下。霜鍔爛然。不可掩。窘甚。見

監察過告之。監察曰。酒井且至。姑待之。既而朝方散。長次益窘。見監察過。又哀祈伏地。不聽。因起詢諸衆。僅得鞘收刃而歸。因悟吾儕市中細民。與士大夫不同。而刀劍精美。實為僭奢。此君之所以敎我也。製木刀佩之。

酒井讃岐守君 忠勝

大猷大君之在儲闈也。稱竹千代。介弟國千代。為 太妃所鍾愛。羣臣崇敬。侯左右者。溢戸閾。而儲闈闃如也。由是世有國本動揺之説。君以為大戚。 儲君嘗遘疾甚劇。介弟侍臣心竊喜。

君日夜看護。不交睫解帶。設有不諱。欲殉死。陰
齎匕首浴衣寘側。一日介弟將食。廚頭喧嚣。
儲君湯藥。忽略不省。君大怒。叱膳吏曰。　儲君
不豫甚危。皆兩手握汗。而汝等胡為有喜色。其
食勿進。意氣慷慨。神采毅然。少選。　台德大君
臨視。令君先導。君意謂不礼介弟。必受譴。是日
稍小愈。　大君喜。屬君善護之。疾遂痊。世稱其
忠烈。
君輔相。　大猷大君。德邵行完。忠鯁無比。天下以
為賢相。先是福嶋正則見君曰。諸侯及　幕朝

諸士。雖多人材。當以君為第一流人物。予不勝
欽慕。願贈吾鹿角冑。君受之。不甚寶重。又無傳
子孫之意。置牛門別墅。寬文中。燬于火。正則豐
臣猛將。威名震天下。而君不悦者。豈以其心術
不正歟。
尾侯季子。曰五郎太。幼善散樂。侯邀君饗之。使公
子舞。君初不贊賞。既而謂傳相成瀨隼人曰。將
門須以講武為主。今以貴介公子。扮裝女鬼。何
益。其伎倆已見。宜令他人代之。
隅田六鄉二水無橋。行旅病焉。君建議剏之。或以

為失都城要阨。君笑曰。治天下。以得民心為本。
若失民心。而徒恃一衣帶水以防之。安能保社
稷。但撫綏人民。使不窮困。乃第一要阨也。　大
猷大君朝于京師。君扈從焉。大津縣令上言勢
田橋名自古已著。而黝黑不宜觀。請近歲新之。
君曰。橋朽敗。有傷人之憂。可速改作。何待近歲。
不然。惟以觀不美新之。不可也。夫橋有古色。可
以見歷年之久。清平無事之徵焉。
君為閣老。或上言下總有間曠之地。若墾之。可得
新田十萬石。君問古田無損壞否。曰穿川引水

可失古田二萬石。築堤起堰。亦可失二萬石。君
曰。然則所得不過六萬石。而墾闢資糧亦可費
二萬石。其餘止四萬石。所得無幾。又其成否豈
可必邪。都下戶口益殖。薪樵之用益繁。價益貴。
不若就間曠之地。植松杉雜木。以供薪樵。上不
費資糧。下得便宜也。於是多植材木。都人便之。
明曆元年正月十八日。大風揚沙。晝晦冥。君遽命
吏。糴於近都諸驛。是日大火。一都煨燼。穀粟多
燬。不但穀價騰踊。搶攘之際。無賣米者。士民大
窘。乃悉出所糴濟之。全活數萬計。閣老議。給列

侯暇就國。濟一時之厄。或恐有乘變而叛者。君
大言曰。列侯在都。公私俱困。給暇甚便。設有據
國圖不軌者。亟發精兵而誅滅之。以收城邑。歸
公邑。不亦至幸乎。於是議決。諸侯各就藩。都人
頓減。上下晏然。
田畑村有寺。曰興國。劇盜數人。殺僧奪貨財。村近
王子。官道。搜索甚急。不獲。因懸賞募之。竟不能
捕。會板倉防州自京來。閣老咨之。曰。意者賞金
未多也。若倍而募之。其黨應有自首者。乃更作
榜。揭于途。賊見之自首。因悉捕獲。後數年。有盜

入邸掠財。索之不獲。或請襲板倉故智。君曰。以
術誘之。防州則可矣。吾任重望隆。正當以公道
索之。不可陷人於詭計也。
寬文初。 中宮東福門院。召松平豆州。請十餘事
於 幕府。豆州即時辨其不可。不復以聞。世稱
其才。豆州亦自得。時君致職。居牛籠別墅。豆州
還江戶。訪別墅。談次及之。君曰。是重事也。子且
不論是非。先白 幕府而後置。對可也。乃遽辨
斥之。雖處置不愆。而於 幕府重 禁闕之意
其謂之何。豆州不能答。

青山伯州嫉君不與和。伯州卒。子因州。以寬永二
年。為大坂府尹。是日阿部豐州。遇于朝。攬其袂
曰。子門閥。吾曹非不知。而未得薦。今段之慶。讚
州力也。吾曹有愧焉。因州退朝。詣牛籠山莊。致
謝。君驚曰。是非吾所與知。乃 大君意也。何謝
之為。聞者稱其厚德。君天資明而仁。人蔭其庇
者。盈朝。而未嘗有德色。天下仰之。以為賢相。
大猷大君不豫。或勸觀歌舞自娛。因屢召觀其彈
唱。京紳所製美少年。佩木刀。雜飾雕金銀。容止
極流美。諸侯各妙簡侍童有姿色者。使肆爲飾

以錦纈。爭獻之。於是一時風行。君承間諫爭。遂
止。
實永中。井伊直孝。松平信綱。板倉重宗。及君並為
閣老。世議謂執政各持意見。不相和。或以白
大君。召而詰之。曰。人謂汝等不和。果爾。不忠莫
斯為。大君對曰。臣等同心協力。安有不和。但陽
為不和者。一則欲使人議其非。一則欲觀諸侯
意嚮。是同官相謀而為之耳。曰。然則以告者過
也。對曰。非過也。外人視以為信。然故告。 大君
領之。及 大君厭代。閣老益和協。天下怗然。或

有識不殉死者。君聞之。笑曰。吾曹孰不承先
將軍恩寵。若皆殉。誰復輔佐　幼主者。彼欲待
吾死而據吾職。故以此劫之。何足介意。

朝士為君語曰。賢郎備後守。審諸事嚴法令無一
滲漏。世稱賢明。君不悅曰。如吾子之言。吾國其
衰乎。朝士逡巡請教。君曰。今夫士有數僕。非有
大亡狀也。而命令如麻。苛察繳繞。此亦不可。彼
亦不可。一動手。便罹法網。僕隸惴惴然。如坐針
毡。雖欲為主致力。恐受譴斥。志挫氣沮。奄奄不
振。其家必衰。況於治國乎。子不見夫種樹乎。培

壅根柢。幹之傾者扶植之。枝之繁者疎洗之。生
意自暢。枝葉自茂。終可以充棟梁之用矣。好事
者撓其枝屈其柯。或拳曲之。或剪剔之。朝摩而
夕撫。使生意不得伸。其不枯槁者鮮矣。法令煩
則人易犯。犯而不罰。則法令廢。罰之則不勝用
刑之多。卒之法弛令慢。并與大經大法而廢之。
此之謂君子玩法小人犯刑。凡立法令。必察諸
人情。揆諸時勢。考前古之得失。審後世之利害。
人皆可以循守而不變。然後行之。苟狗一時之
利。不顧後來之害。遽思之。若確不可易而弊終

生於意料之外。此之不慮。惟法令之密是務。則
民窮下困。而國家衰敗隨之矣。

藩臣有三淵帶刀者。君欲以女嫁焉。三淵固辭曰。
臣有常祿。雖賜女公子。衣食不得踰分。且室家
和睦未可量也。君曰。百事惟汝之從。吾不敢使
以貴驕人。乃成婚。三淵世為老職。厚祿多婢僕。
家道饒裕。合卺後。衣服飲食。悉從省約。及歲月
寢久。女公子脫都會華靡之習。而後復舊常。家
庭雍雍如也。女公子亦有貞順之稱。

酒井備後守君忠朝

嶋原賊起。閣老將遣監軍。衆謂當選宿將有譽望
者。及命下。乃少年某也。舉朝大驚。大久保彥左
衛門素簡傲。於朝會稠人中。大言世已叔矣。令
一少年監軍。彼口尚乳臭。何能為也。夫戰場與
席上不同。惡得容易如餔啜然哉。少年聞之怒。
相爭辯。座人莫敢和解。君排戸而入。叱少年使
退。謂大久保曰。足下恃宿將舊勳。慢侮人亦甚
矣。士之立功。不必宿將。足下年十六。於鳶巢先
登成名。而尚謂少者無能為耶。大久保不能答。
退而謂人曰。讚州兒子不可輕。勃窣理屈。可畏

可畏。

酒井壹岐守君 忠重

君為大番頭。部下騎士宅外。有犬死焉。時有殺生之禁。騎士訴。君容使瘞。因語曰。父母之所愛。雖犬馬亦愛之。況臣僕乃祖先所親愛。何可虐也。人有能。有不能。取其能而不強其不能。則天下無棄人矣。今士有一二僮僕。屢易之。意其為人。貪吝不愛下者也。故下亦不竭力。百事苟且。所損不少。其所自以為利者。乃所以自害也。此人不可以命官任職。苟愛臣僕如子。則彼亦愛我如父母。雖一歲交替之奴。孰不致忠。況世臣舊族乎。凡視臣僕。當如視祖宗遺器。殊加愛重。不可以為吾有而虐使焉。聞者稱之。謂有乃祖風猷矣。

名賢言行畧卷之五

土井大炊頭君 勝利

君壯時事　東照大君大君嘗問某何如人也吾將除一職對曰渠未嘗至臣邸故其為人未之詳也　大君不懌曰渠祿位不卑而汝云爾何也夫為政之要當無親疏高卑知其賢察其能不使人才沈埋今至汝邸者舉之不至者不舉人將曰出入大炊邸者皆得推薦受美官如此則士之貪利無廉恥者皆奔競焉而砥礪名節確然自守者埋沒不彰此士風之所以不振也夫士以武術為職不論世之治乱使其奮迅興起相率以勵武術而不流於驕奢諂屈者執政之職也且為政者尤當務養士氣使輸寫深衷盡其所欲言若士氣不振畏縮而不敢言則下情欝于下而賢不肖不可辨矣故理治世難於治乱世汝宜留心焉君感愧流涕尒後痛自剋責遂至德業純備於閣老中稱傑出盖有得于大君之言深矣　大君謂人曰老職雖多其德器可配大炊者鮮矣及讓位於　儲闈所傳有七寶君其一云

大猷大君之為儲君也青山忠俊酒井忠世及君並為傅資性各殊而同心協力如乳水相合酒井威儀矜莊雖君及青山亦加敬重青山剛直儲君有過輙諫諫若不入則脫刀肉袒而進曰宜誅臣而易台慮言極剴切君醞藉不忤大見親信每侍宴談笑曰若雅樂伯耆太谿刻人生不盈百惟可酒以延壽耳　儲君歡甚因徐說之曰向者伯耆所言亦韙矣　殿下盍從之或有過舉則曰得無雅樂頭聞之乎　儲君嘉納由是聖德日新紹廓　祖業為守成之良主三君力也世謂之寬永三輔

寬永中朝鮮聘使將入江府前日風雨譙樓一扉墜土剝落　大君詣增上寺途見之命松平豆州亟脩之樓絕高非結架不可脩塓人大窘豆州使人自函道登換以别扉人稱其機警君聞之謂豆州曰凡事難猝辦者須告其實使人主知焉子多智刷急後人代其職者才不及子人主必以為迂緩不及事將受譴豆州歎服曰請以此為弦韋

君事　大猷大君政無大小必承旨不敢先發其

憲。又不言衆議使　大君精思。儻有不可速決
則曰。願深加台慮。然後決之未晚也。大君由是
啓發知識。於事莫不通焉。君或有遲疑不決。
大君輒曰。宜諮之寺田。寺田者。稱與左衛門君
所簡拔而委藩政者。其賢可知矣。然以陪臣受
台知。士林以為至榮。
君嘗見席間有唐絲一尺許。呼侍臣大野仁兵衛
適在直應聲而至。君曰。屬諸汝善藏之。大野受
而退。左右竊笑。經三年。問大野唐絲。即出諸荷
囊。以進。君取之結刀鞘條首之解者。召老職寺
田與左衛門示之曰。往年見此絲在地。屬仁兵
衛藏之。左右皆笑我纖嗇。仁兵衛顧能謹藏之。
忠實有餘。宜與祿三百石。抑此絲乃唐山之民
所飼蠶而製。唐商貿遷。航海入崎港。崎商又轉
販京攝之間。然後入江府。其費人力乃尒。雖一
尺斷線。亦係天物。寧忍委塵土。今取以結條首。
使不廢其用。亦所以事天也。但予托之仁兵衛。
為侍臣所姍笑。今又以三百石買之。不亦好笑
乎。
君多鬚。或謂酷肖　烈祖。君曰。非也。翌日剔去入
朝。蓋自邃古至此。上下皆留鬚。惟　猷廟剔去。
故人疑傚之。其實避肖　烈祖也。尒後人尚留
鬚少許。延寶以還悉剃之。
往時大城議機密。多在茶室。其後君建議。大殿密
扉皆撤去。豁然無翳。　大君坐中央。諸老臣會
議。番頭持筆硯以進。
堀田正盛拜閣老。加賜采地。詣君問曰。弊邑風憲
官。當用何如人。對曰。凡治國在知人。若風憲官。
尤不可不擇也。今夫我與子。以職事之重。為諸
侯所招邀。酒美魚鮮。烹飪精良。大適口。足見主
人用意之厚矣。俄有一人。自厨頭来報。某膾有
蠅矢。某羹有死蚊。則雖於飲食不害。而興味索
然盡矣。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苟洗垢索瘢。吹毛
求疵。苛察而彈劾者。勿任此職也。雖然。盤餗有
砒霜烏喙。而坐視不肯言者。亦豈可任之。予嘗
謂弊藩監察曰。目之横者。天性也。從陰蔽覘人。
或逆視。或睨視。非天性也。譬之行道路。當直視。
不可旁視。
猷廟少時。殿室有不稱旨。召松平信綱。急改造之。
問明且可竣功歟。信綱曰可。俄聚衆匠。一日而

就。壁可至者。悉貼白紙。詰朝。　猷廟臨視喜甚。
君謂信綱曰。夫以　將軍之威。天下之富。雖一
日作一殿。不為難也。況此蕞尒者。第　殿下春
秋鼎盛。不可使知作事之易。其勞民費財。為盛
德之累。蓋不少矣。
加藤忠廣國除。　猷廟欲與細川氏議已定。左右
說嘗世近事。偶及之云。都下喧傳。賜細川氏肥後。
　猷廟失色。遽召閣老。慍曰。封國。天下重事。除
諸老臣之外。人莫與知。都下已喧傳。其誰漏之
者。咸惶恐不能答。君進曰。此天下泰平之徵也。

凡奉公勤職者。孰敢漏之。然天監昭然。上之所
議。下之所言。不謀而合。如出一人。此之謂大同。
若政事不當。人心皆怨。當則雖不沾恩者。莫不
胥慶。今賜細川肥後。都人以為當然。豈非國祚
綿遠天下泰平之徵也歟。　猷廟大悅。
大久保相州。本多上州。並國除。或謂二家父祖有
大勲勞于天下。而子孫國滅家亡。雖曰有罪。無
乃少恩歟。君歎曰。人之不知道一至于此歟。吾
曹承乏政府。然子孫若有犯憲法者。立加誅滅。
是天下之公。何怨焉。況方今。創業之始。立政行

法。宜自世臣舊族始。乃所以示大公於天下。而
鎮壓諸侯之心也。何少恩之有。試使忠世正信
尚在。固當不待命而自放之。則雖在泉下。豈容
有一毫怨尤之心。議者大愧。
大猷大君。偕君登城樓。觀焉。匠作廠賤卒。有盗木
梯而搬出者。大君問彼非盗乎。對曰。然。是可
慶也。祖宗在參遠。地小材少。雖賞之不竊。今天
下之大。資用之廣。其下有沾殘膏者。乃豊亨治
安之徵。慶莫大焉。　大君有喜色。
寛永九年。　台德大君薨。是時鞬櫜日淺。大藩強

鎮。林立海內。物議騷然。人心危懼。君適為大老
職。輔　嗣君。運密策。諸侯景從。萬姓帖息。天下
安於泰山。古所謂社稷之臣者歟。
　阿部備中守君 正次
君以寛永二年。為大坂府尹。正保四年。遘篤疾。長
子重次告假省之。至則綿惙矣。重次與諸有司
議曰。吾父易簀於此。恐汚大城。請遷諸城外別
邸。諸有司然之。乃流涕以告。君曰。始予承命鎮
此。　大君面諭云。大阪在五畿之內。近護　帝
都。遠鎮海西數十州。洵天下襟喉。其職尤至重。

汝累世舊臣慶元間屢立戰功忠勇可倚仗故使守要地汝其勿怠予謹對臣材力不足當重任然天下已清平自當無虞設有乱賊竊發覘城壁者臣致死力守之一息尚存誓不付餘子也其矢言如此今雖無乱賊之患豈容未瞑而遽去之且汝謂我甃于此有污大城之嫌然九所以高城深壍成守禦之計者將致死守之也夫致死而守拒敵而戰雖積屍增壘釃血漲血不顧焉何污之有苟以死為污何用築城為此予所以不能從也然予壯時猶不及人況今老

且病何敢自是宜白江府取進止重次飛騎上聞　大君躂之嘉歎不已使者還報君感喜泣下經一日而逝

阿部對馬守君 重次

君幼而給事　大猷大君寬永十五年為閣老慶安四年　大君薨君謂堀田正盛曰我今而後可從先君於地下矣正盛愕然曰　新將軍幼冲吾子宜悉力輔相以安天下其忠於　先君顧不勝於殉乎諸閣老亦諫曰荷君恩豈惟子哉若相與從　先君誰復輔相嗣君者君曰予

固有與諸君不同者昔亞相駿公之謫於高崎也　先君有密旨予稟命云臣當一死獻　殿下而區處之勿勞台慮吾言如此性命既已獻　大君久矣而不意生活至今也諸君縱恕之吾獨不愧於心乎因叙永訣迨退朝與正盛携手俱步從容談笑神色怡然歸邸即自盡

阿部豐後守君 忠秋

君為閣老性愛鶉多畜之聞麴街有佳鶉意欲獲之價嵩高故不買也或聞之亟購而貽焉會朝士来萃談及鶉君曰鶉一禽耳然畜之不易吾

愛鶉則有投其好而貽者乃出所畜於座悉開籠放之衆賓大駭由是苞苴不入門

君代　大君行香上野三縁二山必拂曉而出嘗見棄兒於途憫而收之都下貧窶者伺其行香輒棄兒君又收之者數矣室老諫曰公誠仁矣然都人姦黠多棄嬰孩大可憎冗費亦不少也君曰恩愛之情莫深於親子今棄之豈得已哉吾不忍故收之待其長而臣僕之充吾驅役可謂費乎且大都有棄兒執政之恥也吾收之亦治職事之一尒室老歎服

明暦中。江都大火。延及大城。妃嬪走西城。倉卒之際。不知所從。君令人反席。聯接于西城。作一條徑路。宮人由是獲免。時　儲君在第三城。偕太夫人。避火於尾侯邸。衆臣持椿。張葵章幕。擁蔽宮人而去。不使外人見負擔之狀。本庄宗孝所令云。

寛文中。都下大火。煙焼蔽天。殆及大城。　大君將避。群臣或欲赴酒井忠勝別莊。或欲詣井伊直孝邸。獨君不可曰。　大駕須入西城。西城若罹災則當急營殿廡於大城。苟避火於城外。非所以備不虞也。　大君春秋尚少。然以君議為是。遂入西城。

由井正雪圖不軌。伏誅。閣老因欲逐都下處士。君曰。不可。吾聞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今欲為一人困萬人。豈仁政也哉。若畏處士謀叛竄之乾毒震旦之地則可矣。今逐之。彼皆散而之諸州。猶在藩籬内也。安保其不謀逆。且畏區區處士而逐之。是示不弘於天下。以損國威。為後世笑。竊為朝廷恥之。衆議從之。

君性醇厚。崇敬大宗阿部重次。雖都政府。其入朝必後之。朔望必往賀。重次卒。子正盛尚幼。事之如故。寛永元老土井兩酒井。相繼淪謝。君巋然靈光。為海内所欽仰。　大君待之益優。曾賜親所獲鶴。君固辭。蓋賜鶴。非宗室洎巨藩不能也。　大君援酒井備後守舊例。乃拜受。實異數云。

君少時事　大猷大君。為近臣。或譖之。因失寵。稱疾家居。既而欲出仕。其臣某曰。君有出仕之志。宜委之臣。自是每　大駕出。必從。嘗於淺草川。觀諸士習泅。君與某游泳。某捉君沈諸淵。　大君驚。屢命救之。良久乃出。於是始蒙玉音。寵遇日渥。遂至閣老。　大君每呼為智慧豐後。

長子正喬。朝夕視膳甚恭。君食訖。然後退而食于次室。或謂君曰。賢郎每於次室就食。意思不安。不亦可憫乎。君笑曰。吾見事我視我事先考。其勞不可同日而語。父子之親。孰不欲其安逸。然少年輩。不躬執勤勞之事。而能為善者鮮矣。自少慣勞苦於家庭。乃他日居官之道。非獨行人子之礼也。

青山伯耆守君 忠俊

君傅　大猷大君。大君嘗好觀舞。亦親為之。設巨

鑑二面而粧飾焉。君見之怒。直取而抛于地曰。
是區區伶人之事爾。治天下者。親為之。亂之端
也。臣亦不恭。宜加嚴譴。乃杜門待罪。　大君感
悟。召見謝之。其忠直率如是。所謂寛永三輔之
一也。

青山因幡守君　宗俊

君伯州長子。寛永二年。伯州獲罪。父子謫居近江。
伯州卒。君召還。始入朝。舊友皆来晤。堀田加州
過而見之。問是誰人。座人肅然對曰。青山伯州
之子也。加州去。君問渠何人。曰執政堀田加州
也。曰然則勘左衛門之子歟。座人失色。謂剛直
不讓乃父矣。
君初賜三千石。為大番頭。慶安元年。　大猷大君。
召見。賜小諸三萬石。諭之曰。予少時。乃父忠俊。
輔導竭力。直諫不顧身。以至於成立。時予未能
察其忠藎。今思之。其貶謫實為無罪。故賜汝小
諸。廼所以慰乃父於泉壤也。汝其以乃父之心
為心。事吾兒如乃父之事我。言訖。涙數行下。君
亦感欷。伯州忠悃。至此益彰。

永井右近大夫君　直勝

長湫之役。君年二十有二。與驍將池田勝入鬪。識
之。　烈祖賞賜采地二千石。後織田信雄過
烈祖。召見大加激賞。贈勝入佩刀篠雪。和泉守
兼定所造云。問
信雄意少之。曰。直勝功冠三軍。予則當與五千
石矣。先儒謂信雄猶有織田豐臣之風。故然。
烈祖之不多與賞邑。蓋有深慮焉。
烈祖赴肥前名古屋。豐臣秀吉。親詣營議軍事。見
君在側。問之。　烈祖曰。永井直勝也。秀吉曰。非
獲池田勝入之元者歟。公帳下驍勇絶倫。有若
人。使我不勝歆羨。
君從　烈祖。往反參遠間。逗荒井驛笹瀨弥三郎
許。因相親善。及獲勝入元。使人函送焉。曰是將
帥首級也。請厚葬之。笹瀨具礼瘞宅中。後復使
人掃墓。建小祠祭之。
烈祖賞關原之功。加賜諸侯封邑。井伊本多意欲
然。不受璽書。頗有不平之言。君諫井伊曰。卿等
為　德川氏柱石之臣。而尚欲貪祿。何也。井伊
艴然曰。非子所知也。今諸侯非有累世舊勳。特
以一時歸我助兵勢。而受大國。吾曹自參河隷

麾下百戰粉骨立功者賞邑反不如彼安得不怨君曰弁哉卿之言吾曹世臣惟人主所使何怨之有彼諸侯皆以其財力成家者非吾素養而為我致死力於戰陣義不可不與非常之賞諸侯公也吾曹私也豈可較厚薄於其間且此役也惟以吾衆與西軍戰雖智勇如鬼神安得保其必勝幸藉諸侯之力得以致大捷卿誠勇矣而無士衆獨能戰乎井伊大言曰右近輩尚欲與我相抗歟君冷笑曰甚矣子之愚也使右近有子之兵馬何敢讓但祿少兵寡故戰不如

意子乃倨傲自高吾不意子昏昧至此也請從此絕奮袂徑出是夜井伊感悟即詣本多諭之相與謁　烈祖拜受璽書退而見君謝曰子誠益友也吾甚愧歸則又親齎茶盒稱文珠者詣邸贈之君以其為家寶也辭不受井伊懇請曰聊以表吾志耳強付之相與定刎頸交

細川玄旨仕足利氏明習幕廷故事　烈祖令君就問焉悉傳其說由是　烈祖與諸勳舊胥議因足利舊典而加損益焉以立一代之法制度縝密規摸宏遠前古所未有也是時騷乱甫定即使講求前代礼典而君以才幹中妙選能受其說亦人所莫及也

獻廟之朝有命選藩臣兼文武才藝者得十七人君老職佐河田喜六與馬喜六驍勇屢立軍功而性好學從林羅山受業又善國歌有芳野之詠人相傳為絕唱是時藩士多窮乏就喜六借府金君適在江戶喜六不告而開府出千金分貸之及君還大怒喜六曰臣固知告則不得貸故不告也夫藩士皆所與君同休戚共死生者而窮乏不能給乃借商賈之金出倍稱之息是

益窮也且所藏于府者將以供軍國之用也今藩士窮乏雖有征討之事不能從故臣開府貸金以賑之乃所以事朝廷保社稷也且所貸之金不過十年悉納諸府無銖兩之缺故臣斷然行之雖伏湯鑊之刑不辭也君曰善

板倉伊賀守君 重勝

君幼削髮入參河夏山寺及弟定重戰沒　烈祖令君蓄髮天文十六年　烈祖徙治駿河國府擢為市尹固辭不允乃請詢諸妻然後奉命　烈祖笑許之君退朝夫人迎問聞良人有慶事

何如君微哂不應更衣而坐徐告以故夫人驚
曰家事或與妾議可矣是公事也其勝任與否
顧君心何如耳妾何與焉曰不然吾勝任與否
不獨在吾心乃在夫人心也請安意聽之自古
以来為令長居權要者鮮不亡家殞身迹其所
由或因請託而折訟不公或因賄賂而決獄多
私遂以犯刑憲罹禍殃者大都自婦人起可不
懼乎某就職後親戚故舊請託不敢聽歟賄賂
不敢受歟抑某有非常不測之事不敢議歟之
三者非指天日自誓某不能就職也夫人竦聽
久之曰良人言極有理妾誓守敎請亟奉命君
喜著礼衣故拗袴而出夫人自後呼曰袴拗矣
君曰此乃所以與夫人議也口血未乾即負之
某何可就職將更衣夫人大愧伏地謝愆君曰
愼勿忘也乃出謁　烈祖　烈祖曰汝家人云
何曰妻云宜謹奉命　烈祖大笑
君以慶長六年拜京尹爾時承關原戰伐之餘剏
痍未起都人震讋畏威而未懷德往年豊臣氏
居大坂與京師相近豪奢之風動一時由是慕
舊者寔繁物議匈匈而君一以仁恕臨下最精

於鞫獄明斷如流罹刑者自知其罪莫敢憤怨
閭都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政化大行而
幕朝之德徧畿甸矣天下歙然稱之
君為京尹二子留在江戸　大猷大君嘗欲試二
子識力使決疑獄兄防州聽之請經三日具案
弟内膳立斷曲直判然及兄獻狀其判決與弟
同人多以弟為才及君朝江戸　大君諭之君
曰内膳智所及防州寧不知但　鈞命尊嚴決
獄重事思之三日然後具書以聞其愼重如此
内膳不及遠矣
君為京尹二十餘年累章辭職　大君不允固請
不已因問誰可代汝者君曰臣久居京師不審
群臣賢否然使臣薦舉賤息重宗可也重宗雖
愚非斬姦夫首者　大君悅召命之重宗固辭
謂君曰兒駑鈍不勝任大人薦之何也君笑曰
諺不云乎掃爆於子

板倉周防守君重宗

君代家尊為京尹每日必於西廂遥拜而後臨聽
事座側置茶臼手自碾茶隔窓聽訟人皆異焉

而畏敬不敢問也後數年或問之對曰決獄重事也不容有私意吾聞愛宕神甚靈因敬禱若決獄有一毫私意明神亟殛之勿赦此予所以致拜也凡聽訟不明由此心動于物惟聖賢之心自不動予何敢望之但欲驗吾心動靜莫如碾茶心靜則手與臼相和臼之旋也平茶之碎也細至是覺吾心虛靜不動然後聽訟則庶乎精明不惑矣此予所以碾茶也凡人之面目有可憎有可愛可愛者之言疑於誠可憎者之言疑於僞疑於誠者以為寃枉疑於僞者以為姦

邪此心隨目而遷曾未盡其言與情而是非曲直之辨已生於心決獄安得無私乎夫人有可憎而實可愛可愛而實可憎者人心不測其邪正不可定以面目古人有色聽之法惟其不蔽于物者能辨之若予固有所蔽況坐堂上持生殺與奪之權訟者仰見吾顏即逡巡縮慄不得輸寫其情終有寃枉者以此思之究不如不相見之愈此又所以隔窓聽訟也

京師知恩院源空寺並藏古硯相傳平重衡所愛松蔭者石性自潤潑墨絕佳希世名硯也二寺論眞贋不措遂訟于官君判曰兩寺僧皆禪林老宿獨昧於此何也吾曹雖非雅人亦藏硯二三面況重衡貴介公子風流自命宜藏佳硯數面則二寺所傳皆眞詎至相爭訟也

播州明石城中有人麻呂祠君聞之使人謂藩主曰人麻呂以國雅名天下何不徙祠於海濱爽塏之地使慕其風者進香予當寄置銅燈一基侯許諾徙之海濱高處君寄巨燈通夕點之先是明石洋船舶夜間遇風雨失方嚮往々漂蕩至是認燈為標識患遂絕蓋君移祠本起于此

而不敢明言者不欲露其迹也

君嘗過近畿一聚落有古廟焉甚頽圮廟祝攝弊衣冠讀書其中君問何書對曰神書也後一年又過廟祝讀書如故君謂曰茲廟修葺不得請于官予當為助費乃指貲修之賞其篤家學也

一京紳爵位俱隆嘗出遊有市人失礼大怒訴于君君令吏捕而繫獄召使者曰市人無礼即囚之又下令於市禁戒之宜白諸公敢問尔日公作何裝而出對曰燕服戴巾加外套佩兩刀僞從一人君憮然不悦曰某以公著衣冠具鹵簿

騶從以行。而市人無禮。故罰之。果如子言。是奴態耳。市人那得知為貴紳。其無禮固宜。此事若聞于 幕朝。恐將有不利焉。宜衣冠騶從如制。不尒市人無禮。又何以禁之。使者還報。貴紳大懼謝過。

君偕京紳入江府。 幕朝刻日延見。誤不關報。是日君入朝。令盧兒呼側用人中根壹岐守。盧兒曰。令侍 大君。姑待之。君颺聲曰。汝第言予有所議。語徹于左右。時 大君東帶將見京紳。使中根退。君謂之曰。舊制京紳延見。必刻日告京

尹。今違舊常。豈其無状。不勝任歟。則當罷職。不然令日延見。宜輟之。中根曰。吾子之言當矣。然京紳方入朝。 大君盛服以竢。何可輟也。曰吾子職掌復逆。而不肯白。則吾將親白之。中根不得已以聞。 大君令中根謝曰。吾過矣。今日延見輟之。諸閣老謂君曰。吾子使 大君致謝。從前所未聞。豈不至榮哉。對曰。 大君非謝予也。謝烈祖也。 烈祖不云乎。 天朝縉紳家及西三十三國。京尹所總攝。 大君蓋記之。故屈意從予言。乃謝 烈祖也。予豈可僭冒以為榮幸。

京商有賃予舍而居者。拾遺金於塗。屋主欲頒其半。獲者不從。遂訟于官。君判曰。拾金者當得之。何可分諸人。屋主不服曰。若使伊州公在職。判決不如是之偏也。是夕。君質諸尊人。伊州曰。某已致仕。何敢議。強請之。伊州曰。凡賃舍者有不法之事。屋主必與焉。則汝所判是矣。若賃舍者有罪。屋主不與焉。宜與其半焉。有與其禍而不與其福哉。君歎服從之。

君為京尹餘三十年。公廉慈仁。未嘗有寃枉。人人悅服。輦轂之下大治。雖古循吏莫過也。但有一

事不免議者。一商家世以典質為業。曾有訟事。君聽之。商人援古法辯之。且曰。公雖賢未之知也。後商人質盜物。盜發覺伏誅。商亦連坐見誅。或謂罪不至死。蓋商人嘗譏君。故報之也。報之一字不可不慎。如此雖然三十年間。決獄平允。人人悅服。其不免議者。惟此一事。可不謂賢尹乎。

板倉內膳正君 重昌

烈祖與大坂和。擇使者。君妙年中選。抵大坂。受誓書。秀賴印誓書。君直前逼膝下。顧左右曰。聞公

英姿魁梧膝盖之大可及摺疊扇故拜觀以誇
關東之士耳因為出扇度之而其實撿印也秀
賴問誓書所署對曰宜署　新將軍初　烈祖
偶忘言之以為深憂及聞君對甚喜
君有寶弓常置諸燕寢嘗出行侍豎試控弦即折
大駭詣室老謝罪室老曰玆弓所傳以為重器
也汝折之罪不測須杜門待命及還具以此聞
君亟召之豎震慄而進君曰吾今而後知汝忠
也此弓寘座右將以虞變一旦有事即折不亦
危乎今汝折之於無事之時使我備於有事之

時忠莫大焉復何罪之有豎涵泣而退
石川重之號丈山大坂之役先登獲首級然以其
犯軍法也退居于京師以文史自娯君為京尹
聞其賢敬事之每邀公侯必延丈山寘之座上
謂諸賓曰此翁文武全材也其下賢愛士如此
嶋原教匪作乱　大猷大君以君為總督君適患
痁閣老欲擇人代之酒井讃州獨不可曰渠聞
人代之不惟不喜必將自刃若斃于途更擇人
未晚也遂使亟發君大悅輿疾星夜馳長子重
矩從焉賊數萬據城固守不陷因復命松平豆

州督之夫久保彥左衛門聞之歎曰內膳其死
乎君聞豆州来果督諸將攻城親當矢石遂戰
死重矩亦被重創君遺命重矩曰我由讃州一
言承總督之命死亦榮矣汝等子孫親厚酒井
氏勿忘德也

名賢言行畧卷之六

板倉内膳正君 重矩

君少時。賜邸於本莊居焉。屬野間三竹署扁曰咬菜軒。揭諸楣間。每以文史自娛。倦則手鋤蔬菜。或摘以餽人。不慕榮利。澹如也。後擢為大坂府尹。便攜此扁。揭于官舍。居數年遷京尹。又晉閣老。亦揭此如初。三竹問其故。君曰。昔居本莊。甚間散。鋤菜自娛。是吾分所宜也。一旦繆承寵擢。敭歷顯職。實出於望外。恒恐驕奢之念生而玷闕職事。故揭此自警。不忘本也。

寛文間。京師奢靡之風盛。　幕府欲矯之。以君為尹。又寘市尹二員。君西上。收富商大賈奢僭者致法。搢紳寘而不問。然相警戒。莫敢過制。由是風俗頓革。時瞽官檢校。獻千金則得之。世稱一夜檢校。其職總理羣瞽。年利頗多。富商甲有占瞽籍為檢校者。君下令曰。檢校瞽官也。宜抉眼為之。甲大懼。致官。大賈耶波屋尤奢僭。擬士裝。從聖護院入金峰。君欲抵諸罪。而有投鼠之害。因使改造宇治橋。以罰之。其費鉅而不中大賈一月之用。迄橋成。雕姓名於巍寳珠。以誇耀于世。喜甚。君終身悔之。

君性剛。大老職酒井忠清。威權薫灼。士大夫爭趨其門。君非公事。未嘗一詣。而於酒井忠勝。屢候之。未嘗曠時月者。遵先人治命也。忠勝深感其敦篤。推轂之。為閣老。

凡諸侯贈遺。必拜而受之。或問公貴重何乃尓。曰諸侯遺我。以居此職也。若在冷局。孰肯遺一介。然則是官賜。非私餽也。豈容不拜受乎。素尚儉。喜施予。恩賜贈遺。悉散于宗族臣僕之貧者。府無餘儲。

寛文間。荒饉。都下多乞食者。官為造粥廠於柳原養之。有一民。羸而負母乞食。不入粥廠。官嘉之復其舊居。令街吏資給。人以為孝義所致。飢民聞之。爭負耄耋。乞于門。人憫之。多與錢穀。其實負飢民之老者。佯稱父母。至暮分所得而散去。或至爭多寡相忿爭。市尹嫉其黠。欲禁之。君曰不可。勸惡者。雖小宜禁之。若勸善。寘之可也。且不誠者。雖一時得利。人必知之。終歸于徒勞耳。何以禁為。後果如其言。

代牧野氏為京尹。始賜謁。舊制朝謁。御簾纔捲

耳。君奏請畫褒御旛。拜。　天顔。不然。賜謁有
名無實。　朝廷允之。蓋異數云。君好學。延熊澤
百助聽講。為政以猛濟寛。紀綱甚肅整。　上
皇每稱其能。尤留心民隱。加茂川屢有水患。因
築堤於四條捍之。又市原當鞍馬孔道。亦多水
患。行旅病焉。因買田開山崎。以避水害。百世頼
其利。土人歡抃胥慶。君没。追慕不已。寘神牌於
如意山。歲時奉祀。

松平伊賀守君

有德大君以君為京尹。君留意國雅。與諸縉紳相
交。每良辰美景。輙見邀。　大君聞之不悦。蓋以
其職不可媚京紳也。一日。　禁闕會公卿講
伊勢物語。召君俱聽。講畢。縉紳相謂在原業平
風流蠱冶。傾動一世。洵可歆羨。君正色厲聲曰。
某雖不肖。代　幕府。鎮護都輦。方今公卿。設有
業平其人。婬靡乱俗。某緝捕而流竄之。或處以
死刑。以正風俗。肅紀綱。公等乃羨之。顧不繆乎。
公卿懼然失色。　大君聞之悦曰。壯哉伊州。識
力絶人。果不負吾藻鑑。俄召為執政。

伊丹播磨守君 康勝

寛永中。寘大司農三員。君其首選也。勸農通商。不
聚歛而國用饒。都下有豪商。每歲獻抽稅金千
鈒。悉買甲州小紙鬻之。後又有一商。請于官曰。
使小人任之。願獻二千金。諸有司欲許之。獨君
不可。既經三年。商人夤緣貴權。申請益力。閣老
因謂君曰。千金不為多矣。然亦足助國用。子何
獨固執不可。對曰。若有良法。使民不盜竊。則可
也。怪問之。對曰。吾邦貨物。所過唐山者。紙也。而
小紙最為日用之資。價賤則民利。貴則民困。今
倍而獻金者。不知其金從何處而出。必將增價以
補之。彼已增價而小商轉販者。又皆增價。則紙
益貴。然富者未足以為患。貧者日所入甚少。僅
累一二錢。以養妻子。而日用之物。價貴則其所
自鬻者。亦各增其價。故一物貴則百貨皆貴。遂
至於民窮而不免飢寒矣。夫飢寒憯於身。而不
易其心者。士且難之。況乎氓之蚩蚩。以為飢寒
亦死。盜竊亦死。均之死也。與其束手塡溝壑。不
如盜竊以延一日之命也。於是掠財刼人者群
起如蝟毛。而都下騷然矣。故曰若有良法。使民
不盜竊則可也。然此特論民耳。物價貴則士大

夫亦窮。窮則爭利。爭利則無礼義之心。於是聚斂行于上。苞苴盛乎下。風俗大壞。廉耻掃地。其禍甚於盜賊。豈不重可歎也哉。苟尚儉省。用則一歲所羸。不知幾鉅萬也。乃得區區千金之利。而物價翔踴。士民困竭。壞風乱俗。猶之刲股肉而盈腹。腹盈而身斃。不亦過乎。大抵天下物價之所以貴者。由郡國抽稅之多也。後來應有如是之事。予老矣。恐不及見。公等宜留心焉。聞者感歎以為至論。

堀田伊豆守君 正亮

君屢移封。又屢罹舞馬之災。國用不給。因尚儉素。日用百須悉從簡省。出行未嘗過餉午而還。諸器玩未嘗購求。每謂侍臣曰。人肝視必生侈心。惟下視貧賤者。而反諸躬。則知止足之分矣。

義子播州好蹴鞠。長谷川權兵衛亦好之。君謂之曰。聞汝好蹴鞠。於習騎無害否。對曰。未覺有害。君曰。聞兒亦好蹴鞠。不習騎。吾恐其怠武事也。汝宜諫之。且汝亦年過五十。己為一官之長。指揮近臣。而躬脫佩刀。披褻衣長裾。徒以蹋鞠為樂事。一旦有變。將何以應之。盍自誡焉。

本莊因幡守君 宗資

君采地分在上州者八百石。縣官收之。更賜地羸二百石。大司農荻原江州付田籍。君曰。某叨蒙厚恩。為諸侯。祖先所未有。則采地可供上用者。敢不惟命之從。今反得餘羸。意殊不安也。遂固辭不受。

宮內少輔宗孝君兄也。與京紳二條公為姻戚。其妹乃 憲廟所生母。所謂桂昌院也。其華膴如此。使君極豪奢。亦何求不得。而性寡欲清儉謙挹。下士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以 憲廟臨其邸也。為營殿廡。頗宏麗。君每謂人曰。某殿監也。若以此為吾宇。則天命斬矣。可不畏哉。

松平右京大夫君 輝貞

君性嚴正。 大駕嘗臨其第。加賜一萬石。大司農荻原江州見藩臣深井友之助。私語曰。今段加祿之地。某州某邑皆沃壤。惟侯所請。深井以白。君艴然曰。汝以我為何等人也。吾本支族之主。幸為因州義士班于諸侯。自參政歷京尹重任。加秩至七萬石。恩寵高深。海岳罔喻。縱使官吏為我與膏腴之地。安得請之。汝不拒其言。而輙

白于我其罪不輕。但以乃父為高崎留後。故姑恕之。汝宜杜門自劾責。且此事不可不使江州知。汝亟往告勿隱也。深井惶愧而退。

土屋但馬守君 直敷

君武田麾下土屋昌恒之孫也。武田勝頼亡。祖殉難。時父忠直僅周晬。帳下神戸三郎右衛門。托駿河清見寺僧鞠之。稍長。 烈祖遊獵過焉。忠直捧茗盌而進。視瞻異常。 烈祖問是誰子。僧惶恐告實。 烈祖嗟賞曰。是忠臣之孤。吾當畜之。後携入江府。使謁 台廟曰。吾為將軍得一護身刀。善遇之。由是得仕。漸貴顯。至君為閣老。時武田信英為大番頭。君以其為舊君之後也。獻歲必邀而饗之。親薦食。礼待甚恭。儼如君臣。然公朝會遇。守職位。不敢卑遜。人尤歎稱之。

君初受三百苞。為書院番士。後遷隊長。嘗祗役駿府。同僚二士。溝幽憂之疾。乃請于 官行藥近郊。捕鳥。不知係遊獵之地也。既而為吏所訴。及還江府。閣老召番頭。黜罰二士。番頭奉命。君不肯曰。彼遠戍駿河。不知而犯禁過也。諸侯祗役于此者。陰賂鷹師。捕鳥者多矣。今舍行賂犯禁者。而獨罰誤犯之士。豈公道也哉。若罰諸侯之犯禁者。則臣亦當令二士受罰。閣老以為然。二士卒得免譴。

君擢為執政。謂夫人曰。予齢已餘五十。而琴瑟和諧。未曾有纖介之隙。然今以蹇劣之躬。叨蒙遴選。承乏閣老。經理天下之政。任重責大。若寄情於衽席。焉得悉精力於職事哉。自今以往。不肯復入房帷。當保畜精神。益勵忠勤。以效涓埃之報。夫人且然。况於婢妾乎。其專精守職如此。

金工後藤某上言。改鑄金幣。雜以銀。其利於國用。不啻倍蓰。君怒讓之曰。 東照大君有甲令曰。本邦金銀之數。大凡有額。若過多則害生矣。夫黃金天下之至寶也。今無故而欲改鑄之。以下其品何也。 縣官方以色品不如古為可愧。而今乃欲下其品。是惟謀利。不謀義。使天下至寶濫惡不貲。其罪豈小哉。金工慙懼而退。是時君執國柄。專行儉素。省冗費。欲以足國用。故金工開利路誘之。而君屹然不動。天下稱其識力。

江府大火。三緣山鐘為烟焼所薰。音不高亮。當改鑄。然有司以為時方行儉省。姑寘之可也。君曰。

夫行儉者。將以省冗費養財力也。至于鐘則所傳于百世者。豈可不改鑄。但雖無九乳。亦不害聲音。宜易其形而彫之。

戸田山城守君 忠昌

君養秋元喬朝女為子。嫁酒井忠直。忠直尚弱。藩政就松平信興咨決焉。其至重者。詢諸君。侍臣其祿千石。疾卒。子惷愚。侄聰敏。忠直及老職。欲分其祿之半於侄。謀之信興。信興曰。是重事也。盍詢之戸田氏。乃詣君。質焉。辭謝不應。老職以報信興。曰。是事山州其有不慊乎。宜復懇請。老職

從之。復至。君曰。子愚而侄智。故分祿與之。是就利圖便。非公論也。惟愚不足用。而與之以舊祿。則忠厚之道。而其父勤勞之功亦著矣。若賜子以舊祿。而更與微俸於侄。庶乎其可耳。信興聞之歎服。

戸田能登守君 忠真

松平濃州封內民與朝士某民争田。訟于官。濃州方承殊寵。威權薫灼。朝士乃微者。故濃州民藉勢誣人。大司農萩原江州。承望風旨。以為有理。君時為寺社奉行。父山州為閣老。父子皆醇謹。

平居談不及公事。至是君將決其訟。密謂山州曰。兒未嘗私議公事。但有一事難辨者。兒惑焉。今枉道取悦。陷人於不辜。則失事君之義。不忠也。若循理決獄。以忤權臣。則貽憂於父母。不孝也。語未畢。山州勵聲叱曰。守道盡職。雖父子俱被竄殛。不可謂不孝也。苟顧親愛身。貪戀利祿。行不義之事。乃不孝之大者。君意便決。是時大駕臨濃州邸。親觀決獄。執政有司皆莅焉。萩原私議。欲使濃州民克。呼訟者。近坐簾外。君進聽訟。直據理斷之。濃州民大屈抵罪。衆失色。既

而無免黜之命。然君不自安。移病罷職。後復擢為閣老。茲一事。非惟見君父子忠鯁。而　朝廷寛厚之德。尤可欽仰矣。

秋元但馬守君 喬朝

君天資純厚。寛而愛人。一藩士民皆悦。後擢為執政。江府引玉川供用。陰梘易朽。屢有修造之勞。有司會議。欲立永世不拔之計。然以鐵為梘。則鏽氣不勝飲。鉛雖不鏽。有毒。惟陶器為宜。以白於君。君曰。陶器一遇地震。必破碎矣。不如以板厚七寸者造之。可保百年。每百年輙改造。未足

為鉅費也但吝財用多用脆薄朽敗之木徒費尓衆議從之是年地大震陰棍不壞人始服其遠識

小笠原佐渡守君 長好

元祿中自京尹為閣老松平信玆代之舊制每交替必録囚雖大辟皆按決囹圄一空謂之掃牢君曰刑獄人命所係須反覆訊鞫悉其情實若一時決遣寃濫必多且其中疑案難決者有焉何必以掃牢為信玆代之守法畫一每云為政務在奉行舊令而已臨事操縱則有之矣新法

多害不可行也

久世大和守君 廣之

君初稱三四郎屬番頭中根大隅守部下曾選為小納戶不稱旨免官歸部下後有遷除之事中根薦君閣老曰此人嘗以不能罷那復舉對曰某部曲才力器識莫踰此者詎可棄賢而薦不肖閣老以聞因復召用大稱旨累遷大和守為執政賜関宿五萬石

膳宰白近歳厨下之費甚鉅小吏所掠亦不少請加撿查罰之因問小吏所給幾許曰俸二口金四五圓耳又問家累有幾曰或五六人或七八人曰家累之多如此俸金之寡如彼非竊官物那得舉火汝等知而不言反欲加罰庸不謬乎宜慮其生計而加俸金使不至寒餓則掠奪自止矣聞者感其寛而愛下

北條安房守君 氏長

君事 嚴有大君為大監察會 朝廷有重事閣老諸有司會議不決各有異同獨君初無一言酒井雅樂頭洛之則曰衆議恐皆未允松平豆州作色曰衆議紛然不決子有所見盍發一言

而俟人之問然後斥其非何狠也君曰某平素以為監察之職陪執政有司之座聽其議審其是非人主有問則以對如是而已矣若發慮出謀與衆相商論與執政群有司何異故初無一言至酒井氏有問不敢不對也審如豆州之言某平素所守職者非歟豆州不能答酒井復請乃始肯陳其意衆感歎從之是時閣老盡心政事虚懷取善不恥下問如此但豆州似失言而其意欲為天下盡人言不敢隱情亦可謂觀過知仁矣

柳生但馬守君 宗矩

君家世采邑。在大和柳生。因氏焉。慶長中。始仕幕朝。刀技精妙。為天下之冠。 大猷大君師之。遂究其奥旨。寵甚隆。世人以為由刀技。不知其有進乎技者也。 大君每謂侍臣曰。治天下之道。學于但州。得其大要。其見推崇如此。君老且病。將屬纊。 大君臨視。及卒。贈從四位下。蓋特恩云。後談及君。則未嘗不慨然歎息。曰伊人尚存。所當諮詠者。極多也。此豈一武技之士所能得哉。嶋原教匪之興。板倉重昌。稟命往討。君適在有馬侯邸。聞之。登時策馬追。至川崎。不及。還上城則昏黃矣。侍臣通謁。 大君出見之。君曰。聞使板倉重昌討耶蘇教匪。臣憂其死。欲矯命止之。馳馬疾追。不及也。 大君驚問之。對曰。殿下以百姓嘯聚作亂。為易滅。故遣重昌討之。然因教法舉兵。非尋常草賊可擬。臣恐重昌位卑望輕。不惟不能討滅。必將死之也。 大君色變。起入內。既而復出。問汝言重昌死。何以知之。對曰。夫能使三軍之士。視死如生者。雖古名將難之。而愚民之信異教。確然自守。以死為榮。千百椎魯之徒。悉化為精悍勇決之士。此豈易滅哉。臣不待徵諸前古。止以近事論之。以織田氏之英武。加以數萬之精兵。而攻區區長嶋之衆。猛將勁卒。戰死如莽。竭數年之力。而僅得拔一城。至于鷺森。則百戰不能拔。遂藉 天子之勅。以成和。乃若吾 烈祖參州一向騷亂。亦可見矣。世臣舊族。忽為仇敵。 烈祖屢阽危。百戰乃得戡定。凡教法倡亂者。其禍慘烈如此。雖名將英主。猶不易誅滅。況重昌乎。往年 烈祖於萬衆中。擢重昌。奉使命於大坂。時重昌。尚少。能處大事。不辱君命。其智勇固已絕人矣。故 殿下以為重昌稟鈞命。指麾鎮西諸侯。誅草賊易於振槁。然事勢與往時不均。重昌若位高祿厚。又久據政府。為天下所畏服。則可矣。今以藐然騎將之身。總督大藩巨鎮。彼雖一旦畏鈞命就條鏇。至于城堅兵頓。智力俱困。數月不能拔。則重昌百端督之。終莫能討滅。當是時。勢不得不遣宗藩若宰執之臣。則重昌何面目見天下人邪。其不旋踵而死也明矣。顧不惜乎。且御使命而指麾諸侯者。死于蕘夫牧豎之手。失一名臣。

竊為。朝廷羞之。大君感悟。頗有悔意。後果
如其所料。此亦可以窺其智略之一斑矣。

平岩主計頭君 親吉

君幼給事。烈祖。其止於尾張。寓於駿河。瑣尾流
離之際。未嘗不待左右。弘治二年。烈祖年甫
十五。始臨陣。君時十七。從軍有功。嗣後征討。必
從。所向莫不摧陷。材武勇略。鬱為名將。而仁愛
及物。又稱寬厚長者。
世子三郎君居岡崎。君為傅。內理政事。外治軍旅。
世子每戰輒勝。威名赫著。織田信長以女嫁之。
所生母築山氏妬悍。由是琴瑟不調。讒世子於
信長。信長恚。召酒井忠次。謂世子圖不軌。宜除
之。君聞馳謁　烈祖曰。郎君豈有異圖。蓋為讒
邪所構。臣為傅無狀。宜斷臣頭謝信長。明郎君
無罪。　烈祖曰。人言兒圖不軌。予亦不敢信。但
方今天下大乱。吾以區區之地。介在大國之間。
所賴者信長耳。一旦忤意。失強援。亡無日矣。吾
祖先披荊棘。百戰建國。今惜一子而付社稷於
墟莽。吾不能也。儻以汝頭謝信長。得完吾兒。為
之可矣。然信長意在殺兒。雖送汝頭。亦不免。適
足重吾辱耳。因流涕嗚咽。君亦伏地而泣。是歲
遷世子于大濱。又遷于堀口。于二股。卒賜死。或
云。世子英武。信長忌而誣之。或云。　烈祖與信
長相為唇齒。武田氏畏而間之也。後數年。　烈
祖觀優人演仲綱。歎曰。仲綱以吾兒代君子。真
忠臣也。後世無其人。悲夫。於是世惜其遷徙。有
微旨焉。而群臣不能喻也。
大久保忠世。鳥居元忠。諸將攻上田城。城將真田昌
幸。闔門不出。吾師侮之。進入郛。伏兵四起。前後
夾擊。吾師大敗。昌幸追擊銳甚。吾師不能支。又
敗。君俄發烽。軍中。昌幸疑其有詭計。趑趄不進。
因得收兵而退。人稱其機敏。
烈祖始定甲斐。士民未沾德化。反側不安。敵國又
覘疆場。有兼并之志。君為總督。行政廉而公。威
愛兼施。國人悅服。後　烈祖第九子五郎太公。
封甲斐。君傅之。公移封尾張。為傅如故。封犬山
十萬石。及歿無子。封除。世惜之。

本多佐渡守君 正信

君初稱弥八郎。長　烈祖四歲。以味澈仕焉。迨一
向僧作乱。黨之。乱定。奔于京師。松永久秀見之。

謂人曰吾見參河將士多矣大都驍勇過人耳
惟正信不剛不柔器度曠遠智畧有餘非常人
也
君僑加州　烈祖赦罪召還時　烈祖遊界浦君
適至明智之變俄作　烈祖倉皇歸參河光秀
遣兵徼撃之君輯聚宇治土人夜設燎於木津
川若將渉者敵兵爭赴之即從間道導　烈祖
入參州
君自幼事　烈祖每相親昵迨　烈祖略定海内
猶呼為大殿　儲闈為弱殿並諸侯之稱也

烈祖亦呼老祖不名特長於諷諭軍國重事一
兩言便了　烈祖在伏見諸侯嫉石田三成姦
邪欲舉兵討之物情騷然君謁　烈祖夜參半
烈祖已就寢問有何急務而來對曰石田事
將奈何　烈祖曰吾方思之曰大殿既思之臣
復何言即退
石川丈山語人曰正信與　烈祖議事迥絶常人
烈祖言稱意則贊美無已若不稱意瞌睡不
應予事　烈祖久矣見其與議僅二次耳其一
烈祖嘗過正信座忽竚立容與之語正信贊

歎而已其一大坂兵興無何連和　烈祖入京
召一士曰汝之大坂告將軍曰吾將以某日
還駿河又顧正信曰何如正信坐睡不應　烈
祖抗聲呼老祖便開眼徐舉右手屈指若有所
計曰　大殿忘某年言於伏見事歟　烈祖沈
思良久乃悟遽罷使命其答問簡易率如此今
人輒曰正信議事必援證古今精析義理纚〻
累數百言未必然也
君嘗誨其子正純曰昔　烈祖在濱松召三士有
所命二子退一士留出封事於懐曰臣累年欲

諫者敢以呈　烈祖喜形于色使讀之每一條
輙撃節稱善士大悅而退予時在側問彼所言
皆細碎非國家要務　大殿屢稱善何也　烈
祖搖手曰否〻彼言雖不足採用其所累年竭
智慮待時納諫者非忠也邪世之人能自知過
者鮮矣苟知其過誰復為之但自以為是而不
知其非過於是乎成焉然卑賤之士有親族有
朋友見其過必相糾正故知而改之也易惟官
高爵貴者親族之情疎朋友之交少朝夕候左
右者皆容悅不忤又烏能斥其過而諫爭之幸

有諫争之士。過之大者則議之。其小者則不論。
夫小過積而成大過。雖欲改之。亦無及矣。故言
不逆於耳。則終身不自知其過。是人主之通患
也。自古亡國敗家。皆自不聞其過起。故予每云。
凡諫我者。皆忠言也。懿哉大訓。汝宜銘諸心。正
純問上封事者為誰。其所言何事。君作色曰。其
人其言。汝聞之何益。
君又嘗識正純曰。昔者北條義時。滅公室。遷
乘輿者。以其營私也。細川勝元。不恤其祖頼之
之善行。與山名宗全相鬩。卒開應仁之乱者。以
其争權也。其子政元。廢將軍義材。立義以乱天
下者。以其謀利也。迹是觀之。大臣之所以禍家
國者。皆自私欲起。可不慎乎。欲樹之茂者。必培
其根。欲天下之治安者。必養其本。民者國之本
也。養之如養樹。根幹枝葉俱鬯茂。而無偏重之
憂。則天下治矣。有大臣之忠。有小臣之忠。經綸
天下之大政。整理軍國之重事。使社稷安於泰
山者。大臣之忠也。各治其職。不相踰越。夙夜勤
勵而不懈者。小臣之忠也。若石田三成。參天下
機務。而負才力。親細務。有暴風雨。輙廵視城樓

損壊。翌早卯時已白之。而匠作監始上言於巳
時。其叢脞如此。豈大臣之忠也哉。予綿力薄材。
不足任職事。　大殿憫而用之。汝亦承寵用。後
當有加爵秩。然以此逞私欲。肆驕奢。不忠莫大
焉。汝其識之。
烈
祖寵任甚隆。使　台廟事無大小咨決焉。故君
往来武駿之間。席不遑暖也。小金原。係　烈祖
獵場。一歲霜嚴草枯。野鳥大損麥苗。青山大藏。
内藤修理昏議。此間雖非　大君獵場。兩府之
親。自不相妨。乃令人捕鳥。守場者憤其侵犯。待
　烈祖至。訴之。　烈祖大怒。罷青山内藤官。
台廟憂懼。詢之君。君抵小金原。　烈祖召見君
愀然曰。臣事左右數十年矣。顧有何罪戾。使事
江府也。臣恒惴々。恐賜死。願歸駿府。　烈祖驚
問其故。對曰。　新將軍畏　大殿殊甚。今聞
大殿東下。意欲承歡。而愚民不察。使　大殿怒
罷兩執政之官。是以滋惶懼。欲誅二臣謝罪。令
臣候進止。臣竊以　兩府固為至親。此事又非
其所使。而震懼太過。臣諫之不止。今日。恐其積
怒。賜死也。　烈祖意解曰。　將軍畏我如此甚

乎。吾當召見慰嚼。汝善事之。勿憂死。君還報。
台廟大喜。青山內藤。亦尋得復職。
慶長五年。以奥平作州為京尹。江府遣尹始此。後
烈祖欲使人代之。君舉叔倉重宗。時重宗食
祿五百石。烈祖問加祿幾何。對曰二萬石。
以為太過。君曰。不如是威輕力微。不足以鎮撫
京畿。烈祖從之。
福嶋正則。以戰功封藝備五十萬石。性嗜殺。為政
酷虐。台廟欲收其國。召君議之。時君老且病。
扶舁而朝曰。關原之役。正則獻城為先鋒。力戰
破西軍。遂致大捷。功居第一。故賜以二州。然其
心術不正。緩急不足恃也。秀賴之會于二條。其
所倚仗者。以正則為最。加藤清正次之。淺野幸
長次之。而正則俄以病辭。惟清正幸長從。不離
左右。成礼而還。先將軍感其忠誠。娶幸長女
于義直。清正女于賴宣者。以此也。彼正則者。荷
秀吉寵恩。重於山嶽。而觀望謀利。首鼠兩端。其
心術如此。詎足恃邪。且殘虐嗜殺。手刃人如草
菅。士民死者。不可勝數。豈可顧正則一人。而置
兩國士民於塗炭哉。台廟意遂決。

台德大君。待君殊優。以其祿少也。賜采地三萬石。
君固辭曰。臣荷厚恩。為執政。列侯皆有餽遺貨
財不乏。不須賜重祿也。後數日。君袖一小壺浼
覽。大君問是誰所贈。對曰黑田。大君戲之
曰。予亦羨汝。
君嘗言。士大夫欲讀書知道。則須擇師之直而寡
欲者。若四書五經史記漢書温公通鑑。須先取
其尤精要處而講習之。今世讀書不知道。反陷
于不善者。由師不正也。故天下之大事。在於擇
師與大臣。師正則子弟良矣。大臣賢則天下治
矣。小說豔史。若源氏物語伊勢物語等書。祇足
以導姦誨淫耳。
君起寒微。累遷至執政。歷事二廟。平居好讀書。
通古今成敗之迹。器度深宏。才智絕倫。人莫能
測其際。凡兩朝所以擘畫區處天下之大計
而建萬世之基業者。君之力居多。洵為帷幄謀
臣。開國元老。而每存謙挹。戒盈溢。自言古今取
禍殃者。大都在於富厚與驕奢。故雖屢加祿秩。
必牢讓不受。終身不過一萬餘石。東照大君
嘗欲加賜郡國。君固辭曰。臣久荷恩寵。家雖不
甚富。亦不

甚貧。衣食自有餘饒。且臣壯時。猶不能彎弓盤馬。策勳於戰陣。今老矣。不能致犬馬之勞。雖受厚祿。將何所報。莫若以此分賜材武雄傑之士。使其鎮撫四海也。如此則天下無事。臣得以優游送餘齒。平生志願了矣。其撝謙如此。元和二年四月。　東照大君薨。是歲六月君卒。相去適五十日。春秋七十有九。著書一卷。世稱本佐錄。議論正大。通時務切事情。先儒謂明體適用。得王道之精要矣。

天野三郎兵衛君 康景

君幼侍　烈祖。松平內藏叛。織田信秀出師助聲勢。　岡崎公乞援今川。今川許諾。使致質。乃遣　烈祖。時六歲。從士五十餘人。君亦與焉。戶田彈正。密通款信秀。誑從士。駕船直入尾州熱田。從士始覺之。皆恇駭。莫知所出。君年十一。密謂其僕曰。吾欲作書報岡崎。旁多耳目。不能也。汝須遁至岡崎具告。僕即亡去。由是岡崎始知有變。

永祿八年。　烈祖平定參河。始寘郡宰三員。以君及本多重次高力清長任之。封內大治。國人為之語曰。佛高力。鬼作左。無倚偏天野。蓋高力寬本多猛。而君處寬猛之間。彼此相濟。能適其宜。初　烈祖之命三人也。曰夫婦雖不和。有子則和。命官者不可無此意。　烈祖之知人能任。亦可以闚其一端矣。故四境大治。兵強糧足。天下創業之基立。三士有力焉。

君以功受駿州興國寺一萬石。嘗欲造居室。斬竹木儲峙之。每夜有盜掠去。因置步卒守焉。是夕群盜數十輩來。卒呵之。不退。直行刼奪。卒大怒。拔刀斫之。乃公邑農民也。被創者訴于縣令。譟

之曰。忿爭見傷。縣令使君捕傷民者出之。君不可曰。凡殺盜無罪。古今之通法也。況傷之乎。彼來盜材。吾卒安知其為公民。斫之當矣。而欲捕誅之。不亦悞乎。適會　烈祖自江府還。被創者自訴于　駕。即召君及縣令訊之。君以為盜。縣令以為忿爭。迭相辯詰。因姑罷之。本多正純稱承旨詣君。慰喻曰。彼農夫公民也。縱令子之言果信。不可以私愛損公威也。盡捕而出之。對曰。步卒至賤。然吾臣也。今奉吾命禦盜。而吾誅之。不義也。吾寧蒙罪。以不廢公法。詎忍殺不辜之

臣而為不義哉。遂棄城亡去。不知所終。其高風清節。視棄萬戶封若脫屣。識者稱為希世名賢。

安積祐助著

山田氏藏板

東都書林　和泉屋市兵衛

梅澤肅 著

本朝名臣言行録

安永五年（一七七六）刻本

安永五年（一七七六）
刻本影印

西郊先生著

本朝名臣言行録

覇者之民ハ

驢虞堂藏

題本朝名臣言行録

蓋葉元之冒冠第一之國令

而為二人以来雖舊而西洋

而東執之〻

神祖一折衝於千里之外以

垂太平于萬歳之基

不從曾我等東緬而出彼也

皆之源之内和古今之厚錫

不然豈史臣記之于後者

于國史實録藉于二百年来不出是

此等之之一二之予一旦道小

手正史續國紀之當世人之

故今采籍收采以資從政者
之縄尺稱今中之一端
張河路賈録當固法録史
子也若夫梅津性父之言者
收先為井狩之之見摘要系
闕焉以張之將來以一其書
之之而可以稱是書所云

代龍源稱孰撰

東江源鱗書

言行録 一　題言　十

本朝名臣言行録題言

世有毀瓦畫墁以求食者。則人皆笑以爲無用也。斷前歟後。飾無根之語而爲辭者。則人皆稱以爲古文也。抑古則古矣。亦何用之爲。梅惟艾少善擊劒。以勇聞。既折節讀書精力過絶人。學亦速成矣。而

無復可用。慨然始有立言之志。乃釆纍朝名臣言行施之當時既致其效載之後世可以爲法者。録爲一編。化龍源公子好學下士。爲作序以成其美。於是乎。惟艾文學與脩辭。亦可以觀焉。過此以往。發其所蘊。用之　昌平之時。有補於萬一。則有命也。非惟艾所敢也。惟是不與毀瓦畫墁者伍。則足矣。書曰。念茲在茲。惟艾亦善念之。純卿年未五十。髮既種種。齒豁面皺。不復置意於斯世。比年以來。唯酒之耽。今視惟艾所業。則内省慚愧。汗下不止。因次此語

爲題其首。又以自警云。

安永丙申之秋

金峩井純卿

直清確言記者鳩巣小説之一名乎
花菱記不知為何書竊按柳沢事件之書乎

凡例

一　此書所引、多出於武野燭談、落穂集、古諺記、永日記、直清確言記、發智記、智嚢花菱記、嚴秘録、駿臺雜話、寛延奇談、等書、其他故老之所傳、輯録之、其名疑者、以仕籍正之、二名難裁者、標掲之以備参考、

一　此書稱以年號而不言何公朝、且三侯及公族、亦皆諱、以紀年推之、則可

言行録　二十一　驪龍堂藏

一　稱侯者、皆以仕籍推之、以當時采地書之、注下記其族及名

一　采地不詳者、書族及名、注下記官号稱謂、伊賀守内膳正之類、是也、無官号稱謂者、書族及名、注下記其稱、新藏宇右衞門之類、他皆效之、

一　其名不詳者、書某氏某、注下記其稱、喜内權兵衞之類、他皆效之、本書有族及官號稱謂、今驗諸系譜中、而不見者、書某氏某、注下記其官號稱謂、

一　地名及氏族、從本邦制作字、以實其事、笹山牛込之類、他皆效之、

一　此書也、雖考討事實、而躬不能窺蘭臺石室之秘、唯據簡牘之所記、故老之所耳、極知必不免東野之誚、實冀大方君子之是正耳、且也脩辞之業、非余所專、為則其文鄙俚、固勿論已、唯欲使嘉言善行傳于千百年之後、知所以致太平之美、是肅之志也

言行録　二十二　驪龍堂藏

梅澤肅識

藩幹譜中亦書斯語

本朝名臣言行録卷上

東武　西郊　梅澤肅　著

田直道

富田幹　挍

慶長中始置京兆以加納侯（奥平信昌）尹之後欲代之問本多正信（佐渡守）正信曰板倉勝重（四郎左衛門）可也公曰我意亦然正信曰京兆者重鎮也非厚祿威權則不足鎮撫以二萬石而可也許之乃辟勝重益封之受命為伊賀守辟出私諸正信曰願與婦謀婦諾則辭否則辭之可乎正信曰可還語婦曰今有京兆之命予若有毫髮私謁之心而長舌闖外則不若辭之哉不能使婦人食其意婦曰豈敢夫子勿疑將出著褶故糾其要婦呼曰糾矣勝重曰咄婦也無信京兆可辭婦人匍匐謝之曰誓不復言乃出受命矣初勝重為五百石吏擢封二萬石為京兆尹時猶有浪華而京兆稱間關也勝重冠帶治之終身不我衣善保　王室靖安幾内及克浪華多賛其謀京師治

勢免天話草中亦有此条

此条嚴有公為世子時又有此事同日之談乎

寛永三輔別有圖
抛鏡（勇）忠俊
碎佩璽（智）忠世
採羹（仁）利勝

化益其力也

慶長中酒井忠利（備後守）就封于武川越邑有備後村其長世稱備後有司喩之曰不宜與君侯同稱速改之長不肯後侯巡召其長親問之何以不避豈有說乎村長對曰野民世稱之長一縣未嘗負租課殿常為諸縣之最何罪當吾世而廢此乎侯笑曰可矣公稅不負田賦不殿於汝何罪汝稱其稱我稱我稱亦無害異矣卒不問

慶長中令安藤直次（帶刀）傅紀侯侯得望遠鏡與近臣日登城樓玩之一日從焉侯謂直次曰千里目擊子試之曰諾操管窺之少選顧左右曰奇則奇矣然使人知之則必難往來豈公侯之所玩乎即擊碎之侯大怒　公聞稱其鯁直

元和中令厩橋侯（酒井忠世）古河侯（土井利勝）岩槻侯（青山忠俊）傅世子厩橋侯嚴格有威持重少言　世子畏憚之二人亦敬重之岩槻侯簡易剛直其或諫之而不聽則摽歛肉袒伏于膝下以死爭之古河侯統斷多智先合然後引之大道故善得其意　世子亦愛之常侍

此制至今而然

燕從容諫之、世子常納之、三傳各以所長輔匡之、

元和中、以板倉勝重已老、將代之、令其二子同獄案決之、以試其材、召長子重宗(周防守)問之、對曰、願假數日論報之、許焉、又問重昌(内膳正)、重昌口決之、條理精辨、　公大奇之、數日重宗書上、相按如合契、後辟勝重、賞勞之、且問嗣焉、勝重曰、不若賤息重宗、　公因告之以試二子之狀、勝重曰、如重昌口決之者、重宗亦能之、而假數日、此其所注錯、可知矣、夫人之情、不變於此而常守坯、故任職居官、不憂其不敏、憂甚不

愼、夙夜敬戒、不易細微、猶恐其多過、況可輕易乎、　公乃命重宗為京兆尹、代其父、

忍侯(阿部忠秋)幼從父(正吉)造本多正信、正信見、嘆曰、此兒風神秀徹、邦國之器也、顧戲其父曰、鷗鵜生鸛、豈是乎、後果如其言、

故事、執政論機事於密室、古河侯(土井利勝)為執政、每有機密、設席于高堂正中、悉徹四方之屏障、而議之、

寛永中、韓使來聘、饗有期、一日暴風雨、高墉之堊壁剝、有司將治之、恐其不能及焉、川越侯(松平信綱)救之曰、當以紙補帖之、遠望之則如眞也、衆從之、執政古河侯(土井利勝)至、讓侯曰、唯子也可矣、恐難為繼、且為詐僞、苟且以給上、非大臣之誼、遂罷之、

寛永中、　公疾漬甚、諸執政以馹告板倉重宗于京、重宗(為京兆尹)再四不報、夾旬報書至曰、前日出獵信于郊、以故緩報、　公疾間、聞之悦曰、夫也故為之乎、不然京師騷擾矣、諸執政初悟其意、

寛永中、獵于郊北、条氏長(新藏)以步兵長從焉、獲多、及暮召氏長命之閲、氏長即細裁白帋、計其數、注之竿

首、如蠅拂、屬步兵各受一、令曰、走至于防、悉以一枚結所獲之禽耳、畢則速還、謹勿散落、皆出須臾而還報、乃數其竿頭之遺紙、因得知其數、　公大奇之、

信幸一為信之

島原之賊未平、熊本侯(細川忠利)與征、松代侯(真田信幸)送之曰、宜運饟繕賦、豫為彌久之備、曰、力沛若有餘、曷為曰、吾聞諸先人、軍勢一跌、不三年則兵氣不復振、今也將斃師熸、欲急之而得乎、果如其言、

川越侯(松平信綱)克島原、其子輝綱(甲斐守)先登力戰有功、然以犯法、不列狀之、侯振旅、大久保忠教(彦左衛門)謂侯

曰足下機捷辨才爲世所稱而軍旅之事則未也侯曰何哉曰輝綱之功也以犯法寢不列狀孰知喋血之勲若旌其罪放逐之則天下皆翕然稱曰不以法假其愛而讓登之功亦著如此則　公必賞之豈没没乎此所謂所以兩得名實也侯服之

川越侯松平信綱過神尾元勝備前守因録疑獄不伏罪者數人謂侯曰此輩姦猾非訊鞫笞掠則不伏侯曰唯當治之耳三問答如初後或問之侯曰夫聽獄者以兩造知其曲直窮治得其情者聽獄者之耻也

川越侯松平信綱嘗集於某氏坐有熊澤小幡二子了海字伯繼号蕃山者修陽明之學景憲勘兵衞者修武田氏之兵皆時之選也侯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今夫不能通法我公遠道上古不說王霸之兵而說小國之兵者雖辨我不取焉

戰國以来諸府文書悉用花押舐筆和墨而濃飾之川越侯松平信綱曰方軍書交馳羽檄押至則馬鞍之閒亦當用之焉得如此且易僞矣唯當爲真率耳時人以爲知言

淀侯永井尚政新命爲執政謂彦根侯井伊直孝于朝曰下走以淺劣荷大任願獲懿訓以免罪戾彦根侯曰老夫耄矣將何知焉固請彦根侯曰如不獲命則有一言而豈容易乎特化我不敢不告淀侯曰謹聽命矣乃明日朝服造其邸彦根侯曰善哉諺曰油斷大敵此言雖野乎請薦之足下可乎淀侯跪拜曰僕雖不敏服膺奉之

戰國之際有徇死之俗以試黄泉薦螻蟻爲忠國家新建沿襲從之故家懷惴惴之恐邦有百其身之怨川越侯松平信綱爲執政上疏論其不經乃禁之

寛永中紀侯英邁多材藝武猛有大志嘗渡遠江灘暴風陽侯波起乘舟如羊角而升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皆伏不能起侯神色自若摳衣救應叱咤舟人厲飾槳柂以故獲全濟

川越侯松平信綱爲執政憂銅鉄之費鼓京都浮屠所祀之巨金人決眼代幹大鑄銅錢布之天下黎民賴澤矣

君子曰、自漢以來、碩儒雖多乎、豪傑雖衆乎、未嘗聞如此愉快者也、　本邦自　王室之盛、及諸霸吏匡中原、雄俊比肩而至、亦未有髣髴于此者、呼、使後世士大夫崇佛媚僧之徒聞此風、則破膽驚死、亦不疑矣、

松本侯堀田正盛問古河侯土井利勝曰、願聞選官任使、對曰、庶官雖多乎、莫重於監、曰、敢問選之若何、對曰、設爲人所饕、炰俎已備、醯醬已潔、主人之厚意見焉、有人呫囁容曰、我省其庖、則蚊蚋啜醬、蒼蠅集肉、於是使容意不得、不小悪而終不能厭足、此謂訐小悪損大美也、又有酖酒藥肉、而恐其不飽、不以告之、此謂揚小美掩大悪也、無此二者、然後可以任監矣、松本侯曰善、

川越侯松平信綱爲執政時、有諸吏白事者、其不可者、輙曰、老夫耳不聰、請再白之、諸吏知其不可、乃辟罷、無敢再陳者、岡部與賢丹波守爲大番帥、剛直好氣、嘗以部下之事白之、侯曰、耳不聰、請重聽之、與賢正色曰、執政者國之大録、黎庶之具瞻也、耳不聰者、多過聽、雖足下之敏、一日萬機、豈無註謬乎、事當謁他執政敢重犯顏行乎、趨出、侯從之、執其手笑曰、僕雖老乎、未至如此、唯欲審之耳、足下之言、略既聞之、不宜有怒、敢謝不敏、與賢色解、其抗直多此類矣、

寛永中年饑、執政議以爲民爲酒醪糜穀者多矣、宜禁焉、若有盜釀者、而奴隷首之、則以其主家之資産賞之、議定以聞、議下高槻侯永井直清、侯對曰、大逆無道、或上變之者、有是賞、其他未聞没主家與奴隷者、以聞可止、

寛永中、有賊入武田畑村佛寺、屠殺僧徒、掠奪貨財、遣吏跡捕之、不得、朝議以五十金購縣之、猶不得、京

兆尹板倉重宗、奏事適來、有司咨之、重宗即令吏書於板曰、倍金則我首之、夜竊縣諸金傍、明日賊見之、恐有黨類先發者、自至府實焉、遂逐悉得之、後小濱侯酒井忠勝有盜、縣金購之、不得、人曰、君侯盍效京兆之術也、侯曰、否、夫京兆之職、在發姦摘悪、故權變詐偽、無所不爲耳、如走辱任大政、莞國體、豈挾小術鉤人心乎、雖得哉、我不爲矣、

寛永中、會津侯就封、令有司定律令、有司議上三十

物侯曰夫法者欲人勿犯之譬如溝瀆人多陥之以繁而小也譬如江河人無陥之以疏而大也是以法不欲苛而小欲寛而大也乃削為十物又為載書令衆盟曰侯若為反逆則死勿從此其首章也後辟山崎嘉(字敬義号闇斎一号垂加)専任之沮勸牖其民孝子順孫多出于其國悉褒章之嘉始信程朱之学晩崇所謂神道之学侯亦信之甍葬于龜谷赤土山謚土津神

岩槻侯(青山忠俊)强力黙記嘗一見之者終身不忘自諸侯至小吏悉識之嘗朝會諸人稱之侯曰此亦有方

耳皆問之對曰去鄙心而後可能矣皆曰若何曰大國之諸侯人皆識之至小吏則不之識何則見大國諸侯者心體之故識之小吏則否我心無此累故遍識之衆皆服焉川越侯(松平信綱)尚少在坐隅色不服揖侯曰日月列宿人皆識之至其小星則識之者鮮矣足下識之乎侯曰此何言也至小星則天官猶難之況於我乎川越侯曰然然則大者易識小者難識是人之常情也豈鄙心使然乎侯瞞然

島原賊未平諸将圍之日以遑告其狀　公謂近臣曰諸營堅賊不能襲皆曰豈敢高槻侯(永井直清)曰以臣見之其必襲　公不悦後夜襲之聞至果如侯之言

川越侯(松平信綱)為執政時嘗請林学士親延諸後堂謂学士曰我自幼奉侍　公宮未嘗学問今任大政恐有過謬幸以　明王之靈與二三子之力得無大過矣而夙夜悔且恥之願欲以豚犬煩先生故請之耳乃令二子執弟子之禮甚愼傍有一婦人煎茶地爐手親奉之者学士怪之後知其公夫人大嘆之其儉素多此類也

忍侯(阿部忠秋)為執政時贈遺毫無所受大稱清白性好鶉鳴嘗出行見善鳴者意欲買之不果人或私買之以為其所畜贈之侯不知絶愛之後有告之者憮然曰嗚呼我無他嗜好唯好之奔奔之弊耳不意亦致此屬階即起開籠悉放其鶉終身不復畜之

律禁宮中吹烟者然往往有盗吹者焉松本侯(堀田正盛)巡諸廬監北見某(久太夫)從焉有盗吹者遽闔戸而臭猶達某謂侯曰臭甚侯笑曰足下之任為司監又將為司嗅乎終不問

島原賊起、命板倉重昌為将、疽發于背、諸執政議将易之、小濱侯（酒井忠勝）曰、不可、若易之則愈亦死、不若道不起而易之、公可之、疽亦適愈、發至島原攻之、踰月不下、公意急也、令川越侯（松平信綱）代之、大久保忠教語人曰、死矣重昌、非厚顔受代者、果如其言、

板倉重宗為京兆尹、有冨賈罹文法者、囚之、其二子愬之、不免焉、二子趣江戸寃訟、執政議之、即免之、書至、重宗坐府上、令吏先論殺之、而後發書、為報曰、不幸而不及、既殺之矣、又別令其人奉書于執政曰、若

以京兆獄不速決、人皆趣訟諸江戸、京兆亦以其煩劇、悉舁千里之纍牽、則何以為治乎、僕也罷駑、以先人之拳、辱大任、奉職無状、請挈領執政色然、以其書聞之、公即遣使尉安之、且謝之、

板倉重宗為京兆尹、明斷密察、鉏輈張、培下戸、悪侈貴朴、風化大行、姦止訟息、簿書日間、時探勝山水、或漁獵郊外、嘗出見羣兒之戲嬉、有一兒顧望曰、京兆至了、無畏色、怪停騎、令吏問其父名及所居、還移書召其父、親問之曰、汝兒易我于路、嘗汝坐寃怨言於我者非邪、對曰然、小民幼孤、藐諸無黨援、叔父将奪我田、遂訴之、叔豪猾多助、明府亦聽叔、終至使小人潮陥飢渇、殿屎窮閻也、而京兆聲譽、日満都鄙、皆稱神明、豈京兆日月之明、而小民獨遭其食乎、故數與妻子言其寃恨、兒輩效之、冒觸嚴威、罪及妻孥、亦無所怨也、重宗令主簿閲舊獄文書、果如其言、重宗曰、負負無可言、然十年之前、不可覆案、我賜汝買田之金、以庚我過、乃與之金、

忍侯（阿部忠秋）為執政、阿部正森（對馬守）者其宗也、襲父封

冠始朝、令正森先、而已從之、其他佳節朔望、先至其宗、而後朝、未嘗失尊宗之禮、

寛永中、豊島某（刑部）刺横須賀侯（井上正就）于朝、公大怒令曰、刺大臣于朝、此無君上也、族之以懲艾其後、小濱侯（酒井忠勝）不肯、曰、夫大臣者、居處深嚴、内周樓蹝、其出也從騎如雲、叱呵避人、雖赳赳武夫、孰得逞其意乎、發忿快志、剡手可以衝大臣之匈者、唯朝廷而已、亦足以制權臣之腹心、何族之為、議上、可之、

本朝名臣言行録巻上　終

本朝名臣言行録卷下

東武　西郊　梅澤肅　著

田直道　富田幹　校

城南有六鄕川、源出玉河、城北有墨田川、出刀禰川、皆大河也、小濱侯(酒井忠勝)議橋之說者以爲郊外之嶮也、不宜橋之、侯聞之曰、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固扞敵之臣、誠

死城郭封疆、皆能如此、則此有金城也、何在嶮乎、宜免行旅陷溺之患已、

小濱侯(酒井忠勝)令子弟學文武之藝、唯禁演劇、教戒曰、此非莊士大夫之事、朱儒狎徒爲之、但備觀耳、豈以謾戲瀆衣冠乎、尾張侯嘗饗侯、酒酣、令世子起舞、侯跪止之曰、此非世子之事、請止之、宴罷出、謂尾相成瀨某(隼人正)曰、演劇多鬼神浮屠之言、甚不經也、非所以涵養德性、夙成岐嶷者、宜禁之、

(一作正就)

橫須賀侯(井上忠利)在藩、年大旱、有司將振貸之、其計薄、侯一日乘筍巡城外、還出芋莖、暵然如枯索、示有司曰、旱如此、當益薄、有司乃增五百金、救濟之、民大悅、

島原賊起、使板倉重昌征之、中炮死、遣川越侯(松平信綱)代之、彌年不克、會津侯　公之庶弟也、(命襲保科氏)大度明哲、有　公之風、人皆稱之、說者皆謂若賊不平、則任在會津侯、衆指目焉、于時　公召之、皆曰討征之命、而命之歸藩、衆皆愕然、侯歸藩、會奧白石郡之民怨郡吏、而黨畔、吏懼竄于江戶、隣國蠢動、侯使有

司某誘畔民、有司受命、密至郡、聚畔民、謂曰、吾侯之總惠也、世之所稱、且　公之親也、請無所不得、幸近在會津、常惡郡吏聚斂之刻、今衆民陳吏之刻薄而愬之、則無不如意、皆喜而從之、復教之曰、唯里長一二豪傑俱往耳、必勿麇至、皆諾、有司先歸、乃里長豪傑百餘人、密至會津訴之、侯蔑率盡拘之、即日刑殺諸城下、湶血爲河、隣國之民、不寒而栗、東奧安定、而後告之江戶、說者皆謂不告而專殺之、侯之罪當貶爵削封、明年朝于江戶、　公執其手曰、自今以往、天

下之事、汝所善者則行之、所惡者則廢之、雖徑為而
可也、労賜有加、於是衆意解
島田守利、彈正剛直毅氣風生、無所回避、嘗朝會諸執
政憂穀翔貴、議之、守利遥中其説、曰、執政大臣有貴
庚者、何得不貴乎、皆驚曰、孰乎、曰小濱侯酒井忠勝是也、
侯召其宰問之、對曰、無之、守利正色進曰、某月某日、
買穀數十石、縦為馬食、亦何如此其多乎、侯笑曰、然、
此我過也
堀田正信、在浅草、省其父正盛于　西宮邸、日視其膳、

雖風雨未嘗不至焉、居試騎射、都肄刺伐之伎、平書
之志存報國、然嘗造舅小濱侯酒井忠直、盛陳其志、侯盧
胡而笑曰、止、是我宰之為耳、列侯大臣、所以報國輔
化者、不可如此其小也、因引大體冷之、大服之、
横須賀侯井上忠利在藩、與客圍碁、忽言賊民起、轉入城
中、中外如沸、宰等皆驚、侯自若不顧焉、報曰、　公郡
吏某師卒結束、出請進退之命、侯使人對曰、還守其
郡、勿動民衆、復與客争碁、城中益懼少焉、果訛言也、
侯徐斂子、召其宰曰、夫賊民之起也、當有漸、何如此

（頭注：一作正就）

其遽乎、少者猶可也、子等長大而關國家之事、何其
無俚乎、宰皆慙服
正保中、　世子幼、聞侍臣語流宅之艱食、而徃徃有
致死者、意哀之、嘗請　公曰、流人之中亦有遭赦而
還者、豈使之餓而死乎、願輸其陳粟賜之、　公悦曰、
善哉、用之為孺子之始政、乃施行之、
慶長中、璽書賜百萬石於奥侯政宗、後侯數上疏請之、
皆跪寢不下、及慶安中、　公幼踐位、奥侯綱宗復請之、
執政忍侯阿部忠秋等憂之、彦根侯井伊直孝曰、是無何也、我

請任之、乃造奥侯、侯謝疾、强見之、謂曰、大國有　先
君之璽書、願駁之、乃示之、盥漱讀之、顧謂奥侯曰、噫、
誰謂之不真乎、竊思　先君賞大國者、其意豈止此
乎、　公意亦然、今夫以足下觀天下、何地容此大封
乎、故　公亦無若之何耳、縱令有此書、亦何益、皆
疑其贋者、僕請明之、願賜之、即挽裂之、手斂視歸而
述、辞氣凛然、無敢牾視者、遂還復命、衆驚曰之
慶安中、　世子冠、新爵亞相、朝楓山宮、　公欲令三
侯紀侯尾張侯水戸侯從之、執政朝宣告之、紀侯故為亞相、曰、

（頭注：綱宗一為忠宗、直孝一為直澄）

寡人自幼好武、未學禮、不知使舊位之人從新位之後者、抑是何禮、請敢教之、諸執政皆側目、無敢答者、川越侯(松平信綱)進對曰、否、非從後之謂、 公寵 世子、欲令三侯同朝于廟耳、紀侯不得已而從之、

慶安中、 公薨、後宮皆哭、聲聞于外、禁之不止、川越侯(松平信綱)召母語之曰、 公喪秘未發、恐一旦有反披之冠、嚊譁于蕭牆之中者、後宮一人能得免乎、即止、

忍侯(阿部忠秋)為執政時、道遭棄兒、輙收養之、男為臣、女嫁之、故窮餓之人、抱子望其行、有司悪之、諫焉、侯曰、

孤也辱任以政、至令天下如此、豈非我儕之罪也、矧受人之孤託、而舍之乎、為空倉廩、亦我所不辭也、終不聽、

慶安中、高槻侯(永井直清)守浪華、福知侯(稲葉紀通)有叛聞、執政阿部重次(對馬守)在浪華、召而欲驗問焉、板倉重宗為京兆尹、以為關西之政、吾所仔肩、治之于京、重次曰、吾辱執政之任、適在斯、於治之何有、遂相爭、侯至、謂重次曰、諸君過矣、夫京兆之職、在保 王室、浪華亦關西之咽喉、不可以召叛人、 公令我族尚政居

淀城一為伏見城

淀城以間兩都、蓋有所備乎、不若治諸淀城、皆曰可、使將發會福知人来告其自殺之狀、乃罷、

慶安中、有叛黨者、驗問之、未竟、川越小吏口侯(松平信綱)曰、吾知之、請告之、侯曰、默、事有急焉、即令吏移書告諸執政曰、酒井空印有河魚腹之疾、甚潰、宜速集于牛籠、敢告、皆大驚、即集、侯曰、有奴隷首變者、是天下之事、豈私聽之乎、故託主人之疾召之耳、請勿疑、乃召其人驗問之、其敏捷如此、

承應中、諸執政朝會、川越侯(松平信綱)曰、臣竊思古今之

傾敗、無不由苞苴、自今以往、所私饋微者、有如白日、皆誓、忍侯(阿部忠秋)獨笑于列、曰、諸君當爾、於我固無之、何又更誓、皆赧然、

明暦三年丁酉正月、風甚、折大木、蜚大屋、塵埃四起、沙礫撃面、都下有災、蛾乎周都、小濱侯(酒井忠勝)老在牛籠、即使人走于郊外、大買糴、災後穀暴騰踊、乃輸糴於廩人、以故得食贍、

明暦中災、 公欲避火于東台、執政皆善是議、會津侯曰、 公駕一出于城外、則大生民心、不若避于楓

山宮、公從之人稱其固守、
明暦中災、先隊長某、帥卒衞外門、火已延公宮、內
外道絶、失公之所在矣、於是小濱侯（酒井忠勝）老牛籠、
以為公匿焉、驅赴之、至則請與干掫、侯告無之、而
猶疑之、環邸守之、亦不禁焉、及災止、乃知公在掫
山宮、謝告去之、後或問之、侯曰、倉卒之間、無乃有姦
人而窺覦非望者乎、故我欲誤其耳目而已、
明暦中災、火延于後宮、嬪御號泣、不知所之、川越
侯（松平信綱）至、邸令吏反藺席接于西宮、使之循而出、

去、以故無一人迷惑者、
明暦中、稻葉某（伊勢守）戍于駿、其宰安藤某（甚五右衞門）與
嬖童松永某（喜內）私通、恐事覺、竊令之夜以其七首弑
之、偽為自殺之狀、部下之長久世某（宇右衞門）等、訴視其
尸、手脫七首、非自殺者、告之江戸、令以其家衆囚於
小田原侯（稻葉正則）、與親戚使參治焉、其宰曰、寡君性褊、
且亡愛女、悕甚、遂狂易致之、潸焉泣下、衆皆凄然、數
日不能得、一日皆集、侯曰、數日而不得、又無若之何、
議限今日、濱松侯（太田資次）尚少進曰、已至于斯、不可復

譲長者也、侯喜曰、善哉、如何、曰、其宰可疑耳、何則未
聞私窮治褻御嬖臣、而唯謂之狂病、且宜揚其君之
褊心、以露其醜、毋問之涕泣言之、衆為所動、抑者彼
涕無從乎、我請驗之、親問其宰、對如初、乃問家衆曰、
宰所善者為孰乎、衆曰、其尤親善者、無若松永某也、
即囚之、面窮治其母、猶不服、小田原侯使人謂其宰
曰、子手書與松永某曰、事已發露、當實之、其宰不肯、
其人曰、子若無他腸、則書之示何害、若不肯、反受其
咎、強書之與之、松永某某忿邑泣且怒曰、整粉七尺、

武則一為武時

我所甘之、豈思彼人不信允哉之、二人遂服其罪、衆
皆稱濱松侯、
川越侯（松平信綱）卒、遺言曰、以駑材負重任、獲全首領没
于牖下、又何憂悔、唯有一過寵栄耳、
寛文中、峽侯好酒、酗虐手殺無辜、其臣根津武則（宇右衞門）
憂之、數極諫之不聽、方飲復諫、侯不悦、嬖童植村
某（右近）曰、老臣之言可聽矣、請少止酒、侯勃然皆溢、叱
曰、已厭老夫之言、然況汝乎、拔佩刀横斷之、顧羣臣
曰、佳殽宜飲、引滿復飲、武則進曰、生亦諫、死亦諫、豈

可以已乎侯大怒遂殺之其夜將寢武則儼然盛服
在旁諫之如生時彌旬不止於是侯感其忠精克已
矯性禁酒修行祭諸殺死者厚賜其子孫祀武則于
駒籠後寶永中褒顕其忠烈命祀之今猶存焉
牛込其忠左衛門除長崎尹將蔱辭執政板倉重宗曰予
聞長崎之地蛮舶輻湊文易珍奇姦猾奸蘭吏汙贓
賄且也懷來遠人招撫異類實九州之大鎮也僕不
敏不能盡犬馬之心恐斧質踵後願得一言奉之周
旋重宗曰善哉予少為京兆先人戒我曰夫為吏者

之矣常在掩不敏一人掩之則下皆效之禍莫甚焉
我奉此言夙夜戰栗銘之肺腑故以負乗之才幸免
折足之辱請竊借仁者之號以此言贈之可乎某拜
誓首曰請刻諸骨
岩槻侯青山忠俊以數直言忤旨坐事免命其子宗俊因幡
守以三千石為大番帥於是小濱侯酒井忠勝新用事侯
以為煬已意怨之實不然矣後　公思侯之忠命宗
俊曰如汝父輔我復以孺子累汝封之于信小諸四
萬石後寛文中撰浪華守難其人小濱侯已老號空

委托之方実渇
之可為後規

印公召問之對曰青山忠俊輔匡　先君可謂忠
矣宗俊亦有父之風願令伸眉于此挙以彰其父之
忠乃命之為浪華守拜出忍侯阿部忠秋謂之曰我數年
之懷不若空印一朝之言心懸之小諸侯乃造牛籠
謝之空印曰岩槻侯之忠　公欲賞之者久矣足下
之任　公所鑒拔不佞不與奚以謝為卒不受
小濱侯酒井忠勝致仕謂其子忠直曰林野某宗左衛門雄豪好
氣當屈焉惠見某太兵衛謙讓易退當進焉張弛汝轡
勒使御之令二人克盡其材而無齧蹄竊轡則足以

致遠矣命林野某曰我子壯也與我不同愼勿較轢
恐得罪又命惠見某曰我子孺也隨便從事摩厲矯
拂勿敢偷懦
烏山侯板倉重矩襲父封居本所抱甕灌園從容自得不
求聞達不事權貴時以菜蔬贈之已人以為簡矣今
野間三竹書咬菜二字扁之齋也於是小濱侯酒井忠勝
老厩橋侯酒井忠清用事士争趣之侯獨耳其父之言數
訪小濱侯存問腆渥厩橋侯亦異喜之寛永中挙之
為浪華京橋守寛文中辟為執政自在浪華及為執

政所、在常以其扁揭之、三竹問之、侯曰、方昂食之時、不忘咬菜之約、庶幾免刑戮已、

厩橋侯（酒井忠清）為執政、公忠藎籍、挙烏山侯（板倉重矩）佐倉侯（戸田忠昌）為執政、蒯祓甲斐庄正親（飛騨守）北条氏平、（安房守）皆其力也、

氏平一為氏長

武田信英（越前守）為大番帥、峡之裔也、土浦侯（土屋数直）其先昌惟、（宗撤）累峡主（武田勝頼）于天目山、峡之忠臣也、以旧君之故、敬重之、請饗信英、設盛膳、親薦其羞、固執君臣之礼、毎春如此、

享保中於大城亦有如此事賜告身于美媛云々

烏山侯（板倉重矩）後閣婢妾、年至二十五者、則出嫁之、曰、婦人過時則色衰華落、遂誤終身、恃可憐焉、

白川侯（本多忠義）桑名侯（本多忠勝）之孫也、守法講武、善継父祖之業、有五子、忠平、忠利、忠序、忠晴、忠豊、毎漁猟行役、自仲以下、令与其人同従事、堅肌膚、健歩走、備嘗岨嶮、後皆為万石侯、侯少慕辨慶為人、及老請号武蔵坊、以詭激不許、乃自号能登坊、

忠晴一為忠明

寛文中、小濱侯（酒井忠勝）孤託之臣也、自懼威権満盛、常挹損之、数辞職、不許、後處嫡子忠直於和田倉邸、避勢于牛籠、毎朝従和田倉、以便房為憩息之所、不敢居正寝、嘗使人梳髪、忠隆忠栄皆幼、侍王父之側、梳罷、人出、遺其盤、忠栄七八歳、起徹之、侍人属目嘆其敏捷、侯意善之、及将朝、提携左右、謂忠隆曰、夫為嫡者、与庶子異、宜為持重、不可軽給汝向者為不知使弟為之者、我深美之、謂忠栄曰、為庶子者、如汝可矣、不可以驕大耦嫡也、汝兒輩庶幾顧念繾綣之言、可各尽其職耳、

酒井忠栄、多力、常与其人戯角材、嘗曰、我能隻手揮

碁局、扇滅大燭、兄忠隆不信焉、于時忠隆有馬、曰繊月、愛之、弟亦欲焉、請曰、願賭之、兄曰可、乃設大燭、忠栄便搤擘引局生風、一扇滅焉、乃与之馬、父（忠直）聞之、召忠栄戒曰、夫為将帥者、宜好謀済事、投石抜距、豈其任乎、慎勿復為焉、

小濱侯（酒井忠隆）在国疾、其子忠囿年十五、在江戸、請省疾、其路六百餘里、單馬趣之、二日而至、侯疾間、謂之曰、少壮之時、幸有此等之事、亦足以固筋骸習騎乗也、請在城中侍疾、不許、舍諸城外、日入侍其疾耳、嘗

忠囿一為忠門

請巡城中、侯曰、汝以省疾而来、不可巡城中、終不許、
土浦侯（土屋數直）為執政、憂經費不給、建議治節儉富強
之政、故為厚利之說者、皆闢說之、然姦利貪饕之說、
一無所聞、嘗有請更金幣者、說曰、今幣也精、若雜之
以銀則海内金幣、信于今、不亦利乎、侯亡可色、承間
數說、侯作色曰、吁汝焉知之、其金幣也、天下之寶、而
萬國稱　本邦者、豈有他乎、以其純精也、而今渾汙
之、縱令天下多如土、亦可謂國家之利乎、說者服之、
延寶中、忍侯（阿部忠秋　老号空煙）老麻布、邸鄰笄橋、　公數徵

笄橋、侯每盛服之牆中、其謹愼如此、
延寶中、越後乱、群臣爭權、各樹朋黨、互相扇動、會
公薨、未及治焉、　館林侯踐位、将治焉、然憫其宗族、
不忍致法、萬故遷就、欲宥之、執政安中侯（堀田正俊）諫曰、
正治之際、天下戴目傾耳、觀化聞風、今若骫法於宗
族則諸侯其解體乎、願少留意、於是遂治其乱、遷越
侯、刑其臣、天下竦然、
延寶中、越後相小栗正矩、（美作）有姦謀、荻田正幸（主馬）等、
訟焉、因召其臣衆、令對簿、正矩傾非口辨、正幸等所

發者、拒之、或援左驗者、或據券書、解何甚密、有司眩
之、無旌別淑慝者、忍侯（阿部正武）特詰之曰、夫輔君治國
者、服忠信執直道、何每事用徵驗券書、為子也姦人、
慮為人所糾譎、豫為之、以滿讕其詐者非耶、懷詐樹
黨、誣君上、危其國者、非予而孰乎、正矩舌絆、不能答、
遂驗治得其遂、衆皆服忍侯之明、
延寶中、歲饑小民凍餒、襤褸盈路、令吏為食於柳原、
振贍之、猶不及而死者多矣、有負母乞食者、吏驗問
之、以實聞、　公美其孝、使傳食于街長、自是皆競偽

為之、人亦憐之、得食倍常、及其夕分錢粟也、相爭鬪
傷、執政悪之、欲禁其偽為父子者、烏山侯（板倉重矩）不可
曰、偽善者勝於偽悪者、且無誠者、不能久、姑待之、後
果止、
王室夜宴、故事京兆尹、席階下而衞焉、房閒闃、多佚
行、土浦侯（土屋政直）為京兆尹、悪之、移席于階前、遠望之、
房閒肅然、
貞享中、以端門之邸、賜會津侯（保科正信）、此邸也、始賜安
中侯（堀田正俊）、大築府庫遊觀、壓城門、假山剩水、珍卉奇

石、極致壯麗、及侯就邸、乃隨府庫遊觀、以為馬埒、伐珍卉、投奇石、以塡池沼、有司請曰、與投之汚泥、寧斥賣之、侯曰、默、非汝所知也、此執政之舊居、不可宣揚珍怪而白其過也、

元祿中、水戶侯仁惠大度、聰敏好學、博覽多通、其他伎藝所綜多矣、立楠子之碑于攝湊川、自銘之、著楠子三代實錄、彰其忠、其他著述多傳于世、後明人朱之瑜(字魯璵、号舜水)避乱来于長崎、侯請為上賓、因師事之、尊崇儒術、命史臣、著日本史、自總裁之、及薨、華禮悉

依古制、其他嘉績善政、存于今云、

元祿中、高崎侯(松平輝貞)以秦公謹篤見寵、公畏雷、薨後每雷雖夜必起、盛服馳詣東台、自守其塋、其人亦貫之、莫敢後者、

荻原重秀(近江守)本小吏也、資適逢世、以厚利見鉤用、畀為度支、議以為罷吏士五百石以下之禀俸、與之田祿、其意因是欲釐理封國、轉移釆邑、剔抉其尺餘寸羸以利　縣官、執政佐倉侯(戶田忠昌)獨言其欺、數折其說、人皆稱之、

尾張侯憂國之急、躬行節儉、膳不過具器食、令有司罷無用省殺諸用度、有司議沙汰老羸之卒不堪事者二百人、侯聞之、責讓有司曰、所以節用省費者、為愛人也、豈至使老病提携妻子、餬口於道路乎、且也、壯者尚可、既謂之老羸、何往而不老羸、其誰畜之、為人主者、使人陷溝瀆、而謂之節儉、則可乎、大非我意、速復之、若有一人離散于他邦、則罪有所歸、有司大懼、皆復之、

元祿中、赤穗侯(淺野長矩)及吉良義英(上野介)于朝、會朝諸

侯棄位離次、怒擾已甚、鳥羽侯(松平乘邑)揚聲曰、如有非常、而如此則何用諸侯乎、衆忸怩、各反其次、侯時年十七、

笠間侯(本庄宗資)貴戚也、性恭儉能持滿、荻原重秀移其上毛釆邑八百石、令吏籍千石之田、欲易與之、以意告之、侯超然不悦、曰、下走非有攙草尺寸之功、徒以葭莩之親、妄竊大封、且[illegible]股弁糞全首領、何以羸二之田、重罪之為、願勿增之、雖磽埆無所怨也、重秀大慙、

信愍一為信庸

笹山侯、(松平信愍)為京兆尹、　王有疾、將禬禳之、故事有
禱祭、則詔京兆尹、聞之江戸、得報而後行焉、故詔之、
侯對曰、千里之報、不旬不至、豈累日之久、王疾無
進乎、不若速為之、臣請以遽告之江戸、乃行之、
佐貫侯(柳澤保明)席寵奮棟、其民横恣、將奪隣邑之山、遂
相訟、有司皆畏而不能斷焉、此月也、戸田忠眞(能登守)
為獄之任、論會有期、佐貫侯令使託之、對曰、曲直
自當已、無所辱命矣、其父佐倉侯(戸田忠昌)為執政、初相
約云、公事勿請謁、故定省未嘗及公矣、於是忠眞自

憂若以直則禍及父、往而謀之、侯曰、苟以直則何有、
剗而類、破我家、雖赤族乎、可也、請決行之、勿顧念老
夫以辱其職耳、諾還、既而及期、　公令論會于常盤
橋佐貫侯、執政有司皆集、荻原重秀等、皆欲舞文法
適頤指、　公親臨之、令曰、無偏無黨、其惟愼哉、忠眞
應聲辨其曲直、即蔽獄佐貫之民、衆竦然股栗、為其
父子恐之、後佐倉侯無改、忠眞以忤貴權、自辭職、
元祿中、宴高崎侯、(松平輝貞)賞賜益封一萬石、明日荻原
重秀往賀之、謂其宰曰、某地某地者、膏腴之田也、唯

侯之命、僕請共之、其宰告之、侯怫然作色曰、此何謂
也、我辱荷恩寵、比肩列侯之間、進無敲骨出髓之勞、
退無拾遺補闕之功、心嘗恐之、況復益封、重負其戾
乎、且執政之所命、雖石田可也、何私託有司而利美
田乎、汝固知我心、何受姦人之言、欲以汚我乎、莫復
言、宰畀赧退、
川越侯、(秋元喬知)佐倉侯(戸田忠昌)之庶子也、冒姓為秋元氏、
性敦樸廉公、邂逅其父于路、則逡望其矛、輒下轎走
拜焉、雖雨雪載塗、望中必走、其謹嚴如此、子孫皆守

其操、世多哲人、
堀田正虎、(伊豆守)襲兄封、自父安中侯為稲葉正休(石見守)
所刺於朝、寢見疏外、移封于出羽山縣、且數罹災、
國用不給、於是躬服節儉、省用務、播夜與侍臣論經
義、其在國也、辟耆老、與談論、終身未嘗見謾瀆之容、
奥羽美之、其子正直(因幡守)好蹴鞠、侍人長谷川某(權兵衛)
亦好之、常相與蹋焉、侯嘗謂某曰、鞠其不害於騎
乎、曰、不害、曰、否、正直居恒好之、以故廢騎、豈謂不害
乎、且汝老身長子、而事兒戲、非所聞也、宜禁焉、

璵也
順也

岡山侯、池田光政爽邁有識量、務政憂國、聘賢延士、辟熊澤了海、委任之、了海性精敏好学、修陽明之学、達練國體、有經濟之材、善興水利、築堤防、竭地力、國富民給、而後興学校、繼吏士民、多毀浮屠、盧其居、人其人、國大治、其他治功、後世蒙其澤者多矣、所著大学或問、傳于世、近世只實經濟者、茂卿德夫等、其說大抵淵源于此、

寶永中、峽侯好学、令儒生日講經、雖蟲蟲栗烈之日、常盛服聽之、無敢懈色、

寶永中、峽侯負疾、游江松軒為醫、疾稍進、公遣奥山立庵切脈、反命曰、疾大進、不易治、曲直瀨養安院亦言之、公乃命令立庵代松軒、旬而知、踰月復故、諸人皆稱立庵識松軒、侯尚遇如初、有司請黜之、侯曰、不然、焉知於立庵所不能治者、而松軒亦有可能治之者、豈足以一人知其術之精粗乎、且我而黜辱之、則天下孰有嘗其藥者乎、以一過廢其終身者、我不為也、

新井璵、字君美、号白石、稱謂、筑後守、儒生也、師事木下順庵、博聞强記、善屬文賦詩、寶永中為大夫、秩祿千石、專見任用、其志在改服色、更制度、興禮典、新朝議、數說之、公納用之、公在位日淺、故不得遂其志也、其所著文及詩集、多傳于世、

正德中、韓人来、館諸東本願寺、故事、執政勞之于館、韓人坐堂上、無送迎之禮、新井璵據聘禮、責之、韓人辞曰、比如此矣、非我所能為焉、璵使人謂曰、兩國之交、唯禮之視、何比之有、且我本邦有如虎之士、一且稱宍堂上、則諸君何得無堂下轉墜之辱乎、韓人

戰懼、送迎之門外、及事訖、不能化我矣

大岡忠相、越前守初為勢山田尹、地與紀接、境民有相訟者、罪在紀人、尹畏紀不敢、歷數尹而不能決焉、忠相至日、會吏民、決曲直、即刑紀人、遠近稱快、享保中、公自紀入践位、擢之、令治獄、為天下之最、

享保初、公田于葛西、還舟及兩國橋、風已甚、火于下谷、橋當火道、古河侯本多忠良成列出趣之、宰梶其金平在榧坊、亦帥卒遇諸塗、侯曰、雖無公命、將衛橋、曰、可也、臣意亦然、故在焉、遂與馳、其人遠藤某、八郎大夫庇

兵備而從焉至則立議衞之已而屋比鬱攸避火者
稠有司蹕于橋皆萃岍侯使人謂有司曰火急也不
得橋則恐不免不可侯復使謂曰他日易罪于我請
代焉遂令而許之乃皆得渡矣　公舟至顧曰衞橋
者為執乎侍臣曰忠良也有司謂侯曰衞可也請避
卒徒曰我卒固無可避者固請不許　公至親労之
明日賜策賞之後為執政

享保中賞執政土浦侯（土屋政直）賜之杖命曰子在　先
公朝論赤穂之刑面引廷爭夙勤謇謇之節先輔
三朝祖忠補闕無愆其位耆德彰聞今予責汝用之
于朝于堂以旌國家報德之美勿敢辭

梅沢午郎ハ水府家ノ史官也篤実謹慎ノ隠君子
ナリト聞及ヘリコノ子孫同姓孫太郎ナルモノ又文章
アリ水藩ヨリ一橋ノ邸ヘ供奉シ慶喜公覇府御相
續ノ日擢ラレテ廟堂ノ毫臣ニ列シ監察御史ニ命セラレ
輙進シテ大監察ニ轉シ今年四月十二日東叡山ヨリ
台駕ニ陪シテ水城ヘ赴キ屏退シ奉ルト云々

本朝名臣言行録巻下終

梅澤與十郎著

至知編　出來

名臣言行録拾遺　追出

建國功臣傳　追出

韓非子集考　追出

安永五年丙申春

驩虞堂藏

館森鴻　著

先正傳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明治三十七年）

台湾日日新報社鉛排本

據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明治三十七年）
台湾日日新報社鉛排本影印

序

館森子漸雅學績文纂述甚富蓋篤劬士也鄉者由臺島航禹域游歷閩粵江浙方將溯長江入巴蜀歸觀燕京會燕趙亂作吳越震動道不可行購書萬卷旋臺請寓余邸讀書乃置之邸中已五年而雅容刻厲不為風俗所移非有負固之力不能若是乎頃者友人荒井扇齋見子漸所箸先正傳大喜付刻求余序余曰善夫此不但發揚先正之烈亦足以扶翼世教矣然先正事迹不止於此他日嗣刻二編三編遂以成一代鉅觀則其有功世教更何如耶抑子漸年富志大苟能繼前游與中外諸賢上下其議論而盡當世務其亦有勝于箸作者歟甲辰二月首旬

後藤新平序

序

德川氏之末造何其濟濟多士也蓋多士則雖亂叔季猶可以持世道正人心回澆風頽波矣惟德川氏不知所以駕馭之故敗夫跅弛非常之士懷其能執其節卓然自立其方威約而不能展也爲危激爲俠烈直言抗議喪元殺身而不悔雖時或不合於中行苟令協心勠力與謀國政則足以興國疆兵也況我國

皇統一系上下同方與彼民主革命之國異體故明治中興因多士之力猶取物於府庫遂致今日之隆運而考其原委則化政以還英俊偉傑實開之端矣友人館森子漸著先正傳將公之世徵冕言余余受而觀之其所收皆德川氏末造英俊偉傑之士而基中興偉業者也或以學術或以異能立言獻策發於忠君愛國之至誠正氣所存風霜凜然使聞者興起頑懦加之採摭頗博事不失實與夫孟浪鹵莽徒賊梨棗者殊撰則不獨可以傳於今世後之修史者將有取焉方今鄂羅梟張構釁於我而吾士氣奮揚摧其鋒褫其魄將逐而出之朔漠之外此雖曰器械精巧將士練熟所致非有所謂和膽者存焉能如此嗟夫和膽之未斬其誰之力豈不賴先正嘗爲之倡乎然則此書之有功於世道人心其亦大矣子漸齡厪逾而立而能確乎自持綜覽群籍尤深經義生平所叙述甚富如此編其緒餘耳余來臺疆始與相知文字訂交推爲益友及其刻成也聊爲序

明治三十七年紀元節於臺北城南僑居　中村忠誠撰

自序

當德川全盛時倡始尊王黜覇者前有山縣公勝竹內式部後有高山仲繩蒲生君平至德川季世尊王攘夷之說起於水戶藩盛於薩長二藩遂以攘夷之名舉尊王之實名分自此定國體自此尊而王政維新之業成矣此雖曰天運抑亦人事而水戶則藤田東湖戶田蓬軒長藩則吉田松陰木戶松菊薩藩則大久保甲東西鄉南洲松代佐久間象山土佐阪本龍馬等參之此數君子者其所趨向雖時有同異要之前後輩出從時勢所變遷備嘗艱險或殉國泯身以立大功於天下向所謂王政維新之業成者數君子之力爲多余心儀久之私不自揣搜訪當時軼事遺聞立傳如干名曰先正傳亦當世得失之林也觀其人論其世先正之行事備而君子小人消長之故略可考矣頃以友人索稿付刻問世自知文字蕪雜如塵飯土羹覆瓿之識所不免焉而區區私忱則以古道照人芳徽未墜即今日維新甄揚大烈謳歌升平何一非先正之賜願與並世有心人共相質證云爾明治三十七年一月書於棲霞先生後藤長官邸櫻國男子館森鴻

先正傳

凡例

一國家中興百度維新稱爲文明之治此蓋二百年來仁人志士豪傑先後輩出殫心宣力之所致爰考其事迹或倡尊王攘夷或講兵刑律令曆算地理或造艦製砲或海防或開港雖不能悉施當世而其言行典模皆足不朽惟憾無專書以資徵考故後人往往知其姓名而無由明其事迹余不自揣尋按前蹤考合誌銘或訪師友祕錄鐵汰繁冗衷而出之人爲一傳得二百餘首名曰先正傳又自以聞見孤陋常恐未能賅備因先擇三十餘首爲一編庶幾少備掌故云

一近世箸書概附師友贊評粉飾可厭是書閒附評語皆子孫故舊所傳足證事迹者非敢雷同要以懲浮文妨要之習爾

一是書所遺者擬他日釐爲二編三編以網羅軼事尙望君子指摘紕繆或寄示先正祕册及其誌傳俾得訂證考核成篇嗣出實先正之靈所慰非惟一人之幸也

一宋衞正叔禮記集說會聚諸家不參己說其自序曰他人箸書唯恐不出於己予之著書唯恐不出於人是書亦會聚諸家正叔之言實獲我心

一清顧亭林曰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宋以後乃有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其說誠是今朝廷不置史官故雖立傳無受侵史官之譏然余豈好冒列傳之名哉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亭林曰別傳所以別於史家是書在別傳之例

一臺島歸圖余載筆從軍亂平與北郡陳君淑程訂交因取是書原本屬淑程閲定後游禹域會其國亂中途旋臺卽請後藤長官舍其閒室一切人事謝絶搏志讀書近者取淑程所閲稿本循環展玩補其所闕撰其未備歷數旬乃成長官一見稱賞荒井扇溪君捐貲付栞刻

明治三十七年一月初旬　　館森鴻

先正傳目次

卷上

山縣昌貞
林友直
高山正之
工藤球卿
蒲生秀實
伊能忠敬
賴襄子醇
藤田彪
梁川孟緯
梅田定明
茅根泰
橋本綱紀
勝野正道
吉田矩方
大久保親春
藤森大雅

卷下

藤本眞金
松本衡
佐久間啓
久阪通武
眞木保臣
平野國臣
周布翼
武田正生
高島茂敦
松林漸
高杉春風
原忠成
阪本直柔
三好清房
横井時存
大村永敏
小原寬
木戸孝允
大久保利通

先正傳卷上

宮城館森鴻箸

山縣昌貞

山縣昌貞字公勝號柳莊稱大貳甲州人系出山縣昌景祖昌志父昌孝世稱村瀨氏至昌貞復本姓勵志邁俗不與群兒伍同里加賀美光章號櫻塢學于三宅尙齋才學絕人昌貞往游其門刻苦讀書尤精邦典識論諤諤不求苟合好擊劍諸生皆畏愛之光章亦雄其志而恒歉然不自足浪遊四方周訪師友兼通兵法律令天文地理算數音律刀圭諸學弟殺人與昌貞謀逸去坐罪削籍乃詣京師倚一公家一日主人理髮不稱願曰致煩子再理昌貞意謂彼叙崇爵班巖廊而難役一鄙人爲幕府所蠛蠓可知也乃慨然有勤王之志是時幕府勢重天下稱治而昌貞推尊朝廷

指斥幕府與人論名分大義輒舉古規今辭氣激切嘗曰我邦神聖肇基列聖纘業專興利用厚生之道明德文化光被四表二千有餘歲矣保平以來亂賊得志張威權以凌朝廷雖未有大變革實賴古先王德澤浹於民心故神器不動皇統巍存要之典章頹圮政敎廢弛至今爲極嗟乎可勝道哉因箸柳子新論白河鳥羽二上皇在院爲政專營己私百弊叢生姦宄乘隙大權下移其勢幾不可挽因又箸院政紀略閱者莫不激勸入江戸寓四谷徙八丁堀嘗以紫綬結髻有司詰責撤去乃下帷讀書遠近從者翕然講兵法律令論旨精核談辯如流諸藩重幣徵之不就小幡邑主織田信邦器其才以賓師禮待之信邦爲內大臣信雄之裔世任侍從儀準國主擢任老臣吉田玄蕃釐革藩政藤井山城守右門京師產也與玄蕃親善尤推服昌貞又善浪士竹內式部每談及

時事慷慨輒悲歌泣下藩士松原郡太夫嘗與玄蕃有隙信邦族信榮亦不懌一夜昌貞與玄蕃右門談兵展函關圖與論攻守之策松原聞而大恚往見信榮譏右門等謀不軌信榮發其事於幕府幕府命吏覈治無纖毫實則逮昌貞嚴詰之昌貞不少屈歷陳幕府僭竊之罪吏大怒昌貞曰吾以一浪士論時政得失苟爲犯上案法便斫頭何爲怒耶明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就刑年四十三昌貞爲人耿介較然不欺其志有烈士風好學博覽箸書甚多今存柳子新論院政紀略醫事撥亂柔難評孫子講義數種昌貞既刑右門被梟竹內式部處流諸公卿累坐削官者十七人又收織田信邦封更封其子信浮於天童

論曰昌貞當幕府赫灼時首倡勤王之說絕脰濆腦不少悔不誡毅然烈丈夫哉明治十三年車駕幸甲斐命侍臣問其子孫賜祭

粢後十年贈正四位蓋卹其倡論大義而斃于非命也

林友直

林友直字子平以字行仙臺人父曰良通伊豫探題河野通清裔也友直爲人機警有大畧好講兵學垢衣糲食如在兵間健步無比善騎射馳突如飛見士人酣養膏粱輒曰此輩肉緩筋慢何爲用耶周遊四方行輒穿屐人不知其行千里之遠犯寒暑衝風雨親山海如坦途遂遊西南窮肥薩及琉球諸島東北入蝦夷凡郡國土宜之美惡山川地勢之利害政刑之得失風俗之醇漓靡不悉焉又能觀古英雄之所馳騖以考其攻守勝敗之由未嘗一日忘天下之憂常曰我邦海國其可憂者莫大於海防再遊長崎就荷蘭人咨諏海外情形益知海防爲急務因著海國兵談曰西北諸蕃概以奪地拓疆爲務駕峨艦挾巨砲橫行大洋而我環國皆

海江戸日本橋溝水與俄羅斯荷蘭諸國一海相通且我蝦夷與俄羅斯相咫尺若使包藏禍心窺窬邊疆何以防之何以守之宜節國用蓄軍實瀕海要樞設砲臺築壁壘儼然成一大長城一旦有外寇以逸待勞則庶乎可耳方今南北諸島措而不顧彼或奪以據之則異日之大患以其未罹寇禍自謂泰山之安此以天幸為常而不知海國之急者抑又危矣乃著三國通覽備論諸島之形勢是時四境無事不復知海防為何物故其意將欲提醒天下之耳目也二書已出天下愕然友直名噪一時一日訪幕府天野氏見示外國甲冑曰徒觀不若躬擐也乃擐而跨馬馬躍不休直過水戸公邸邸卒詰之曰馬逸問其名曰仙臺林子平公召見之胸毛鬖鬖然眼光射人問曰爾非著海國兵談者耶脫袍賜之欣然服而出已而議者謂其張虛說撼人心以此就逮禁其書燬其

版錮於藩友直作六無歌別號六無齋謂無親妻孥版金及欲死之心也禁錮以來歲月已久而自守愈嚴人或謂曰子禁錮乃幕議非本藩意盍出訪親故以自遣友直賦和歌辭曰天若無日月十月之關不可越哉抵死不隻步出門先是閑院宮贈謚未決物議紛然友直見白河樂翁談及此事笑曰天朝之於幕府是一家事縱有變猶夫婦衽席之爭耳不至喪家也若夷虜則在外之大盜苟不為慮必至併家奪之可不憂哉嘗稱蝦夷為天府曰我國富源在此宜興百工且北門鎖鑰不可不畫策以纘比羅夫遺績也三上書條陳所以植富強之基雖不行識者偉之又著父兄訓曰童蒙末也父兄本也本之不訓末何以成為子弟談兵罵世之曰甲越曰孫吳者曰渠何為適用宜博涉史籍覈其治亂興廢之故以養智力也自少絕念仕途藩醫工藤球卿與友直親善嘗勸

之曰子戚屬多搢紳幕僚推薦有人盍干之不肯終身不畜妻妾處貧賤而夷如也是時高山正之蒲生秀實與友直並稱三奇士而不合嘗在京謁中山亞相亞相稱正之慷慨論時事聲淚俱下友直曰渠有泣癖耳方今天子端拱區宇乂安奚以泣為即可憂者惟海防倘有外寇豈可期神風於萬一耶秀實往訪之友直見行裝粗野罵曰何物田舍翁敢至此秀實忿然曰腐儒慢人亦如是耶不交語而去友直已廢寬政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病歿年五十六友直博聞強識於兵家言無所不窺著述滿架歿前數日痛自刪棄今存海國兵談三國通覽富國策父兄訓兵策問答坪碑考輿地國名譯荷蘭船圖說諸藥異言安永道中志詩歌集十餘種後十餘年邊警荐臻東北騷擾秀實乃服其先見上書閣老沼津氏曰距今三十八年林子平刻所著海國兵談獨自決命以警

當世橫罹罪禍厥後政府用其說又十餘年而有今日之變子平寃死謂之何哉宜贈勳位祭其墓慰忠義士有命追敘封其墓慶應中藩主伊達慶邦贈前哲二字立碑明治九年車駕北巡問其家賜祭粢十五年贈正五位

論曰友直當天下無事時觀宇宙大勢慮醜虜覬覦人國涉鯨鱷之淵蹈熊羆之窟窮南洋諸島及蝦夷柯太北疆著說以謀綢繆於未雨此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者可不謂豪傑之士哉夫天下之憂莫甚於豪傑之士噤口而不言業言之則群起而觝排之不特使其言不行乃從而收逮之其人轗軻䮾就遂齎憤入地悲夫余嘗聞伊藤參議之陪駕至仙臺也往弔友直墓墓沒荒草間隔墓有一茅庵垣頹壁破一老嫗守之會雲黯雨至便避雨簷端佇立賦詩時十一月十日也既賜朝祭又受賢相之弔如此友直有

知其亦掀髯于冥漠乎

鹿門吾師曰林子平箸述極多而未嘗知其能詩文久辛酉春余訪松木奎堂於名古屋奎堂曰子知子平之爲詩人乎曰不知乃誦其養老瀑詩曰蘿月松風山中夕林下伴宿鶴一隻曉出僧扉尋水聲靑苔染鞋谿澄石忽看飛流三千尺玉簾織煙挂空碧古來多少留題詩婀姸誰評凝與白不消鐫石記我名我游曾與雲無迹古淡健雅非深嘗甘苦者不能也恐蒲生高山無此伎其詩藏濃州一農家云又曰嘗見佐藤椿園諸著序文言林子平入先子門學兵此亦異聞

高山正之

高山正之字仲繩稱彥九郎上野新田人祖名貞正父名正敎世服農畝正之長身巨口隆準深目高髻揷梁而如紅玉少孤爲祖

母所育事祖母孝好學匪懈年十八遊江戶從劍客江上關龍學劍每夜揮劍千次悟其祕常慨王權下移乾綱頹墮列聖御諱山陵諳記無遺周遊東山東海北陸京畿健步日行二三十里其所負擔重踰甲冑蓋思出師從征當服甲冑故預以負重練其體云凡所經歷必觀地勢察民情討古戰場訪孝子貞女談及正閏王覇君臣順逆每拊膺慷慨繼以涕泣天明三年祖母死正之與叔父正業廬於冢側者三年哀傷嘔血殆將滅性四方有志贈詞賦弔之鄉俗鄙陋多喜飲博被誣繫獄獄吏與食不食赦出每詣京師至三條橋望闕拜跪振聾自呼草莽臣高山正之涔涔淚下行路怪笑不復顧也又過足利尊氏墓怒氣不能已數其罪鞭之三百寬政二年北遊途過水戶見立原翠軒藤田幽谷大悅相訂爲友至仙臺主林子平家三旬餘始經石港拜芳野先帝菩提碑渡龍飛岬因風濤險惡不得航蝦夷而還詣京見巖倉卿於西洞院會諸同志與謀國事嘗遊山陽過備前閑谷黌見學制册子就燈手寫五十葉畢翌日宿姬路又翌日晩辭去曰入京觀內殿神樂正之雖武人而性醇和無麤率氣納交公卿論大義正名分倡酬歌詠尤爲巖倉伏原二卿所重一日天子見典藥山科里安曰汝知高山彥九郎乎渠混聖護院家士觀樂朕記其面貌正之聞而感泣賦玉御聲一首四年歷山陽航西海寓熊本明年遊久留米主森嘉膳家抵薩摩踰歲再來久留米曰有急入京蒼皇辭去時五年四月也越六月十九日重訪嘉膳氣色大惡指甲刺齒齒格格然齘欲碎嘉膳驚問其故曰餓暑也乃進藥至二十六日手裂日志及諸家贈答詩歌盡投於水次日衝逆愈甚寸裂諸文書嘉膳曰子多年所勞而得一朝寸裂不可惜乎且裂諸文書則何證

左以釋人疑正之默然嘉膳命婢進藥頃之往視則剚刃而伏其血淋漓瞋目曰吾所以爲忠義者反爲不忠不義此天使吾發狂也爲吾寄語海內豪傑好在嘉膳曰子宜放刀且施療治子拒不可奈我有罪何正之乃投其刀旋問帝都鄉國方位挺身端坐遙拜兩次神色不亂竟以是夜終年四十七藩吏來檢甕中唯有四方名山神佛勝槪游記孝子貞女傳金二十四兩幕吏臨問顚末五閱月事畢始禮葬之明年伯父劍持長藏來久留米祭墓藤田幽谷作文祭之迨明治中興賜其家三口糧贈正四位

論曰正之及蒲生修靜藤田幽谷等奮然說大義論名分欲以明古先王之道殆將廻狂瀾於既倒者歟正之仗劍周遊海內以空言木鐸於道路其意將乘幕府運衰光復王權故往來於王公間密謀國事也幕府覺之遣吏偵察迨再航鎭西途見物色正之甚

事機敗露乃手裂日志者滅其迹也其東向拜帝都寄語海內豪傑好在者表其誠也蓋是時文恭公新立百廢悉擧故悟不可爲遂齋憤殉國較諸修靜幽谷爲更烈也迨後時勢一變王政復古大命維新雖由君明臣良亦未始非正之輩明目張膽發泄天地之正氣所致也豈不偉哉吾聞唐崎常陸之介詣栗山門有客顧之曰君非高山氏乎客曰足下唐崎君乎二人握手涕泣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二人一見相許竟不見栗山而去栗山怪之樺島石梁陳其狀栗山大笑石梁嘗爲文贈正之他日正之撫石梁背曰天下能裁彥九郞者獨足下一人耳後唐崎聞正之死乃自盡其墓下唐崎亦烈哉

小山春山曰按仲繩有子義助學於林祭酒樺島石梁集中有義助來自上毛展其考墓留余家一旬臨別涔然賦詩贈之曰悲哉豪傑士化作異鄉塵山海三千里星霜十一春憐君來展墓令我重沾巾孝道期終始殷懃愛此身亦足以記其實也

鹿門吾師曰仲繩游歷諸國水戶史臣編日本史地理志時囑仲繩考索其說關八州如指掌登島海山兩次尤詳蝦夷云

工藤球卿

工藤球卿字元琳稱平助仙臺人本姓長井氏父基孝事紀藩有武幹長於騎射球卿其第三子也年甫十三爲工藤恭默所養遂冐其姓寶曆四年五月襲祿三百石居江戶日本橋巷資產豐優食客不絕最善林子平每入江戶必寓其家子平少球卿四歲故兄事之球卿素以海防爲憂論天下之形勢當世之得失瞭如指掌常以一旦有夷虜之警何以防何以守戚戚然憂形於色子平著書多取球卿言其刻海國兵談爲助資成之球卿又善醫術博采百家探賾究原多發古人所未發心存濟生其視病尤懇到凡有志而窮財者無貴賤周而療之故爲士大夫所仰慕寬政初進爲侍醫與僚友大槻玄澤約爲親族六年九月二人奉命檢仙臺封地所產藥物三十種定其藥性精粗稱旨在職五十年歷事四君有勤勞屢被恩賚十二年十二月病卒年六十九後子平死七年也球卿學博才高敏事通務性孝友愛物有宏度大節當時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交合無間皆盡歡又有膂力坐左常置千兩匣隻手運之有人來輒曰子能擧之吾立與之欲即此以風世習武備修邊備其以醫術見稱非其好也子平之錮於藩也辭連球卿而球卿不以爲意官亦不問著述甚多皆觸時忌子孫懼譴不出示人嗟乎子平名藉一代而世不復知球卿故特述其傳略焉

論曰往昔阿部比羅夫奉命征服蝦夷置戍後羊蹄山以備肅愼靺鞨三韓服屬玉帛修誠安史作亂詔增太宰府兵蓋所以豫備不虞也當時王略北窮地樞西及海外可知也厥後朝綱漸墜禍亂相踵自德川竊柄以來天下盤惰不知兵備爲何物獨球卿子平輩出奮然欲明先王之道覺天下之民曰我國海國也我可以襲人人亦可以襲我不講兵備可乎夫天下無事輒忘兵遂使兵之與備皆屬空談可勝歎哉嗚呼使球卿輩率天下之人盡講武備則未必有嘉安之際海疆處事棘手如彼之甚也

陳淑程曰夫論天下事於成敗之後則是非利害庸人亦皆知之而獨至觀事於未萌慮禍於機先者則非識時務之俊傑不能元琳先生之時海內晏然無事擧世方從容歌頌太平而彼獨沈機觀變毅然以講武備邊爲事其識見固偶乎遠矣憶我

舊邦道光末年英吉利法蘭西縱横海上疆事方殷而林文忠嘗語人曰此猶易與也終爲東亞洲之患者其唯俄羅斯乎但我身不及見耳按其時俄尙未臻强盛文忠此語人多訝之今俄據東亞之北控其背而扼其喉有囊括八荒兼併四海之志文忠語垂四十餘年竟驗若蓍龜老成慮遠憂深始共歎服又文忠生平於水利農田兵法最爲究心在兩廣總督任內因禁鵶片事與英啓釁然英終未能得志迨文忠被議革職去任時英始蹂躪粵東大受挫衄咸豐初文忠再行起用行至嶺南卒於幕次粵東士民罷市巷哭非其恩澤入人之深能如是耶惜老成凋謝繼其後者闃寂無人爲可悲耳余每讀文忠公事略恒爲之廢書三嘆明治丁酉五月二十九夜附誌

蒲生秀實

蒲生秀實初名君平稱伊三郎下野宇都宮人系出蒲生氏鄕氏鄕封會津至子秀行移封宇都宮庶弟正行稱帶刀食三千石其妾福田氏娠會秀行復會津正行從之妾留所生家舉男父母佯稱女子及長冒福田氏竟爲編氓是爲正嗣正嗣四世孫曰正榮秀實其第四子也少好讀書祖母甚奇之謂曰咨汝藤原朝臣秀鄕之苗裔會津參議氏鄕之庶流汝善記之秀實知其世家感泣欲顯揚前烈復姓蒲生嘗慕段太尉爲人改名秀實從鄕先生晝夜講誦學與識進治尙書箸典謨述義又治春秋考覽邦典推見王道之治亂議論文章駕出儕類深慨紀綱之頹廢名分之錯亂自國家之制度古今之沿革至兵賦農財之要莫不悉焉每謂吾不逢大化大寶之世又不値天慶天正之亂大織冠淡海二公之相業與秀鄕氏鄕之將略竝非所企及然在其位則行其道不在其位則行其言稽古徵今修曠世之墜典補王化之萬一吾亦可庶幾矣箸革弊賦役祀政等七篇名曰今書以規切當世又以後人無由窺先王施治之大法獨綜覽典籍編修九志曰神祇曰山陵曰姓氏曰職官曰服章曰禮儀曰民曰刑曰兵而山陵志先成尋編職官志志二官八省及后妃臺職衛府國郡等稿成分爲五卷其編山陵志跋歷海內參以古圖記雖遐陬僻壤必往攷覈書成獻諸朝廷及幕府有司曰此非處士所宜言秀實引律文據故事以對曰吾敢道人之所難言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有司詰其涉不恭殆陷重辟會林祭酒救解之曰草野儒生不知諱忌不足深咎因得脫免歸文化四年北虜猾邊物議騰然秀實憂之箸不恤緯五篇獻諸當路言頗剴切不省知時不可乃劇飲大醉頹然自放而貧甚教授諸生自署其門曰修靜菴竭力譔述鑽研數年

手校職官志將以次編九志未悉成以文化十年七月五日年四十六歿於江戶其臨終自譔墓誌曰敬吾君以禮撫吾民以德禦戎狄以義精靈在天地俟其人以授斯三寶蓋其三寶說生平持論云親舊相謀禮葬於谷中臨江寺秀實爲人寡嗜欲剛正狷介家貧艱瘁備至猶無憂色人勸仕進不可曰今世貴人多矯飾僞安吾安從是屬求活耶遭閔凶喪過乎哀幾將毀滅服闋遊京師嘗過東寺見足利尊氏像不勝憤恚大聲曰何物逆賊敢害忠賢抗萬乘之尊罵且鞭者三百又嘗在鹿沼聞一人議楠廷尉舉室鳩巣箸書證之秀實方在厠心大憤不遑盥卒然出曰鳩巣胡爲敢議廷尉不知臭氣襲席也朝廷追贈役行者小角曰神變大菩薩乃怒曰彼小角異端妖術惑亂人心罪不容誅況歷代山陵荒廢列聖中且有未上謚號者而追贈彼徒何顚倒混亂之如是耶

且怒且泣不知者以爲狂秀實交道甚廣與水戸藤田一正最親善秀實既歿一正爲墓表曰嗚呼微斯人吾誰與歸其推重有以也明治二年十二月詔宇都宮藩旌里門錄子孫後七年車駕東巡駐蹕宇都宮特賜祭粢又五年贈正四位

論曰秀實負出類之才好經世之學其志在乎正名分辨大義修禮樂刑政齊內治禦外侮以明古先王之道不幸遇幕府秕政時不得展其蘊齎憤窮死可勝惜哉然其議論文章發於公誠者鬱勃而昌明志士聞風而起氣運一變遂開中興之基庶幾所謂豪傑之士信道篤者歟聖上親政首正祀典秀實以草野儒生與源義公及高山正之林子平等蒙追賞其亦可紓憾哉

小山春山曰文化初有俄虜之警時君平在江戸貧甚有一僕見其顏色太惡問之君平笑曰數日不食乃親買米來炊之談及海防君平就釜蓋上指畫形勢談辯如湧不知飯之既焦也蓋君平海防論源于林子平觀其遺箸可知也

伊能忠敬

伊能忠敬字子齊號東河稱勘解由下總香取人父神保貞恒伊能長由養以爲子長由壹岐守景久八世孫爲右族不幸早世家道漸墜忠敬慨然以勤儉興復之天明三年關左大饑忠敬發私儲賑卹鄉閭施及鄰里六年又饑則又賑卹如初地頭津田氏優賞之少壯從林祭酒講經又涉醫書算術尤好星曆之學每自期一功一事有補於世獨以家道未復故不能寬政六年年四十三委家事於其子景敬入江戸宅深川龜島講求曆術頗發疑義七年幕府有改曆之舉召高橋東岡東岡名至時大阪人精西洋曆法忠敬往聞其說宿疑渙然氷釋乃棄舊學而學焉尤善推步測晷九年金星南中乃測量之我國日中測天自此始十二年閏四月幕府命測量蝦夷及東南沿海享和元年正月賜銀如干稱姓帶刀蓋賞往歲救窮民也三月命測量豆相房總常與沿海二年自出羽至越後三年伊豆以西駿遠參尾至三越加能及佐渡沿海文化元年編各圖是歲東岡歿星官吉田秀賢因東岡子景保獻各圖賜十口糧列小普請班十二月又命測量山陽山陰西海南海四道壹岐對馬官道及沿海十一年業畢十二月江戸測量圖成三月又命測量伊豆七島及函根湖令屬吏代而爲之十四年九月江戸細測圖成最後命修定與地全圖及度數諸行程記自始承命至此閱十八年而竣文政元年四月十三日病卒年七十四家人以與地圖未竣頓祕喪四年七月甫成附實測錄十四冊以獻乃發喪葬淺草源空寺東岡墓側從遺言也孫忠誨以蔭

賜廩米第宅忠敬自少聰敏神氣勇邁不甚拘禮法性愼密加以困勉勤苦手製針器樹表亘線縱橫步算仰天之闊極地之與每測量命下欣然有喜色跋涉豺狼之窟魚龍之淵祁寒暑雨未嘗少沮喪嘗發程時梁燕墜死皆以爲不祥忠敬笑曰燕死奚關吾事釃槽破裂皆益驚勸改日起程又笑曰鐵石尚且裂況木槽乎其測量薩海諸島時風浪暴起榜人大懼因叱曰聞薩人有膽勇今何怯如是也其毅然果敢大抵類此所箸有國郡晝夜時刻表一卷對數表一卷紀源術竝用法一卷求割圓八線法一卷割圓八線表紀源法一卷地球測遠術問答一卷測量推步錄一卷一里六分圖東西經度自北極下國直圓徑差考一卷安政中英人請測量沿海幕府贈忠敬製圖英人實測歎稱其圖精核無舛錯明治維新後朝廷命其子孫獻所藏諸圖賜金三百圓贈正四位

地學會頭北白川親王與衆謀立銅表于芝公園以旌遺功

論曰幾何測量之法由來舊矣或云往古埃及每年尼里河漲兩岸田地盡失畛域人皆苦測算遂創幾何法鞮爾斯傳其法希臘至費答俄拉斯其學益精耶蘇紀元前二百年游古立大成之借根方對數表開于支那傳于泰西愈精益密我國昔無星海探源者其作器具測地製圖實自忠敬始忠敬手製象限儀子午線儀垂搖球諸器一度爲二十八里二分用恒星赤道緯度起測算遂以此製圖其功高千古矣卽與費游諸賢竝稱可也吾聞原圖祕藏江戶紅葉山文庫副圖藏勘定所往歲荷蘭船入長崎始有海軍傳習之舉永井尙志督之是時鍋島閑叟公亦令藩士講航海術佐野常民監之一日見尙志藏忠敬縮圖寫本大喜借歸倩工寫之維新後常民赴澳國博覽會以其原圖陳場中頗得各國賛賞又陸海軍測量一據其圖云

賴襄傳 子醇

賴襄字子成號山陽稱久太郎安藝人也父惟完號春水爲廣島藩儒員襄少嬉戲搏土爲陣好讀國乘作坐右銘自警曰汝甘同草木俱腐乎父祇役江戶襄作詩寄之時甫十三柴博士栗山見其詩歎曰賴氏有子矣襄感激自勵一日讀蘇軾史論乃躍然曰天地間有如此奇文乎遂肆力學文出語往往驚人年十八從叔父杏坪遊江戶入尾藤博士二洲塾又問業柴古賀二博士時三博士悉主宋學襄不甚信之聞平山子龍講韜略乃往見不可卽請紙筆爲文以告曰天下奇男子賴元僟願見關東英雄平山子龍先生陳志元僟其小名也一見語合慨然具濟世志卓躒負氣不屑隨物俯仰其視世蔑如也好論天下事每以被酒不自檢致

干父怒遊備後菅茶山先生甚奇之留督其塾且薦之乃辭曰家君修史草創未就襄雖不才願紹其志成一家言斯心素定有如皦日又遺築山參政書曰大丈夫不能爲有用人則當箸有用書欲箸有用書則必當徧歷大都名邑殫見洽聞以資采擇襄也疎狂見斥家君又乖藩命誠知罪戾之重然他日得遂所志亦足稍圖尺寸之報足下我父執且知襄者仰叨足下之力脫除藩籍據大都以遂所志庶幾少免罪戾矣參政憐之乞藩主除籍卽以文化八年入京涉獵志傳律令兵法地理考覽經典旁及家譜野乘以明古先王之道毅然以名教自任專事譔述風勵後學十三年二月聞父罹病時講莊子投卷卽發閱五晝夜到家而屬纊不及也致喪三年自是不復手莊子服闋遊鎭西從豐筑經肥極薩隅明年春歸廣島奉母歸京侍與遊芳山嵐峽是秋送之至廣島後屢迎之周覽濱灣琵琶湖迨再蹐芳山櫻花爛漫如雪母悅曰吾願足矣襄喜溢於色曰得阿母言勝爲宰相矣文政六年結廬三樹坡稱水西莊起亭榭對叡岳臨鴨水榜曰山紫水明處蕭然四壁左右圖籍有客至輒對酒賦詩或彈琵琶酒酣耳熱每縱談時事歎息流涕有戴安道之風暇日出遊近畿歷佳山水則浮白大嚼跌宕自喜一時臺閣搢紳與四方學士人人願見輒拒絕不少顧諸藩厚聘不應日野亞相集諸儒爲文字飲聞襄名招之不赴再三致意乃自陳曰野人不嫺禮節酒非伊丹之釀不能飲魚非琵琶湖之鮮不能食亞相皆許之乃往翌日亞相餽以金幣凡公侯頒賞皆大書己名於上小書受者於下襄一見怒曰是豈禮賢之道乎命塾生後藤機卻之亞相大媿往訪其廬愈加敬禮時人頗共姍笑之而襄澹然不介於懷也平居耽讀書刻苦兼人常曰

非眼揭日月精透金石則無以收效每病舊志繁冗箸日本外史閱二十餘年甫成白河少將樂翁索稿鏤梓又箸日本政記日夜構稿殆廢眠食遂病歐血日請服藥顏色陽陽不亂會豬飼彥博來訪談及南北朝事不合襄慷慨語曰若以北朝為正統豈以楠新田諸公為亂臣賊子乎箸正統論付諸政記中當言之之時目眶冉冉動病劇甚猶索眼鏡手刪政記且書跋語百餘言擲筆而瞑天保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也年五十三襄為人清癯髗高眉聳而秀氣益眉睫間天才警拔高自標樹性峻直苟非其類弗能容納又不折節下人常以氣節文章自許尤善史學敘事豐約得宜論事洞中機要其文有光岳之氣象又工詞賦嘗評杜韓蘇三集故得力于杜韓蘇者深書筆遒勁迥出常格人爭寶之所箸有日本外史二十二卷日本政記十五卷通議二卷春秋講義若干卷書後題跋四卷日本樂府一卷山陽詩鈔八卷山陽文稿二卷山陽遺稿八卷明治中興賜祭粢金百圓贈正四位

醇字子春號鴨厓襄第三子也以文政八年生於京都三樹坡因稱三樹岐嶷夙成好讀書年十五學于後藤機居三年遊江戶入昌平黌始見仙臺齋藤竹堂竹堂大奇之遂相友善又從佐藤一齋梁川星巖遊通經史大義修古文辭尤工詩吐音成篇什竹堂戲之曰子乃崔駰王勃之流亞醇不悅曰大丈夫不能為天下畫奇計奮鴻烈寧以布衣終老泉石作煙波釣徒一流人耶生平喜酒自豪好談時事當其酣時意氣鬱勃議論風生旁若無人蓋其尊王黜霸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一日抵東叡山觀祠廟宏麗曰咄德川茂視朝廷掊克黔黎窮極土木何僭踰如是也過一店大飲酗酒罵坐遂倒石燈大呼曰快左右勸止醇拔刀擬斫之為邏卒所捕以與尾藤水竹為中表因得免歸周遊諸國自常毛經陸奧涉龍飛碕遠入蝦夷歸歷兩羽北越歸京所經名山巨浸大都通邑窮地理察風俗探古戰場以審形勢其入蝦夷也西蹟駄峰東攀臼嶽阻風於江刺邂逅故人松浦弘相得甚歡館主謂醇曰先生敏於詩盍試一日百詩弘曰余好刻請執刀且吟且刻筆飛刀舞自所至晡百韻百詩咄嗟而成詩奇氣橫溢刻亦巧妙一時珍之稱為雙絕弘嘉中蠻船出沒東海醇深憂之嘗與家長輯庵校栞魏源海國圖志遂獨創意見箸海防策佐久間象山一見稱善為之跋癸丑以來夷狄窺邊國事日棘海內騷然醇以明大義濟時艱為己任曰方今朝廷無一介之輔幕府無折衝之勢此誠臣子盡節之秋也嗣見朝廷屢勅掃攘夷狄而幕府因循不決乃與梁川星巖梅田雲濱糾合同志欲以乘時光復王業小林良典飯田忠彥伊丹重賢副島種臣等與醇協策將共舉事會朝廷怒幕府失政下勅水戶前中納言董大政而醇雅荷青蓮院親王之知乃承命作疏幕府大懼興黨人獄自王公相將迄士庶凡慷慨負氣者皆被拘禁醇亦與焉醇言論文章足以鼓動人心故幕府媢嫉尤甚檻致江戶有司詰其容說近貴醇曰吾夙受庭訓知尊王大義其他勿計也疏中有光復王室在是時語有司舉以責之醇不答繫獄復以詞賦倡和遣其湮鬱獄吏錄之名曰骨董集其罪不及死有司欲赦之醇奮然口不絕罵安政六年己未十月七日就刑年三十四聞者雖市井小人莫不墮淚青蓮院親王和其絕命詩弔之醇博聞強識其為文章俊絕稱其意氣又工筆札皆可觀既刑大橋正順收其尸立表有旨倒表常陸有櫻眞金者嘗從醇遊手拾遺骨私瘞之文久二年冬遇赦改葬荏原郡松陰祠境

後贈正四位
論曰襄之罹病也門弟子請寫肖像自贊二首曰身偃仰一室而心關百世之得失不恤已鹽虀而憂人家國嗟是何物迂拙男兒耶雖然烏知無念此迂拙者之時乎曰此膝不屈於諸侯聊答故君之德此眼竭之於群籍不虛先人之囑此腳侍母輿二蹟芳山三蹟太湖四上下濱瀨而未嘗踵朱頓之門此口不甜殘杯冷炙而此手欲援黔黎之饑寒也嗚呼讀此可以知其抱負矣鬱其所蓄不得施當世乃僅發之於書後人讀其書遂共曉然於尊王黜覇之道群賢奮起扶翼中興其子坐黨議處死論者以爲襄父子先倡之功於斯爲重不信然耶淸黃遵憲曰山陽高視濶步似東坡父子使之在今必應徧歷淸韓歐美諸國其於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取舍損益以宏圖時務吾爲山陽惜者在此區區文章

猶未也亦可謂千載之知已矣
又曰鎌府創覇以來北條足利豐臣諸氏踵起至德川氏太平三百年而復王政夫水戸義公爲東照公孫所著大日本史儼然顯尊王之志白河樂翁爲有德公孫所刻外史隱然擴黜覇之説義公建湊河楠子碑樂翁作白河結城靈山北畠二君碑其言若出一軌亦可知二公微旨所在矣余常謂二公前後輩出股肱覇府而日本史外史二書正名分重國體鼓舞士氣遂闢復古氣運然則德川保乂王家門葉滋繁班崇勳叙名爵綿延勿替非偶然也吾恨不得起襄父子於九原而論之
狩野三岳曰山陽癸丑歲偶作詩十有三春秋逝者已如水天地無始終人生有終始安得類古人千載列青史栗山先生見而歎曰賴氏有子者以此詩也閒山陽於壯年恃才無行嘗譖大阪時訪中井履軒履軒怒曰吾不欲見不忠不孝之人山陽慙憤大有所激發退而奮力著書卒能編成千載信史宜其卓犖不凡也

藤田彪

藤田彪字彬卿號東湖稱虎之助水戸人其先世爲參議小野篁後父名一正嘗爲彰考館總裁每慨王室式微有志正名定分彪少受家學既長造江戸學劍於岡田十松又從龜田鵬齋太田錦城遊會夷艦來大津父謂曰此必貽百年之患汝宜往勦辦之彪躍然奉命旋報夷艦已去時年十九復從伊能一雲齋學槍術常以武力自喜不甚好讀書已而幡然改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古人所笑奈何不之學乎于是折節讀書日記千百言遇忠孝節烈事輒奮激長歎常欽文信國之爲人氣節雷厲議論激抗諸搢紳

先生見者咸以國士稱之丁父憂哀毀骨立不御酒肉者三年服闋襲職爲彰考館編修兼攝總裁論館中五事極爲懇到藩主哀公病繼嗣未定衆屬望介弟景山公子執政忌其英明欲迎淸水公齊彊彪奮然將赴江戸筮之不吉乃投策曰臣子爲國何問吉凶遂與諸同志往謁支藩守山公論繼嗣事辭旨剴切守山公爲之改容許諾未幾哀公薨遺命立景山公子此爲烈公烈公既立擢爲郡尹累遷側用人烈公每發新令彪必秉筆筆翰如流詞旨謹嚴不煩繩削而自合時烈公收攬人材布列中外然資兼文武負政事大略者獨彪爲最彪名於是乎益著弘化元年幕府突命列公傳國世子慶篤彪亦蒙譴幽囚小梅邸私擬文信國正氣歌歌出時人傳誦踰三歲赦還水戸隱居授徒四方志士慕風而至者猶群介之宗龜龍也嘉永六年夏美利堅乞互市幕府起烈公

参海防議烈公召彪復原職製砲造艦倡練水勇講求西學彪乃援古典按新例出入風議天下咸想望風采焉嗣以幕府因循輙相支吾慨然賦詩以見志曰寶刀不染洋夷血卻憶常陽舊草廬讀者莫不賛歎蓋烈公負旋乾轉坤之才講整內制外之策參徵猷布風聲以新民之耳目者彪之功居多自結髮從政凡二十年夙夜罔懈見機處事事無細大精鑒微識察衆靡遺烈公問政事必熟慮始對未嘗有欺飾至乎臨大節決大議則其所學所志不以死生禍福變易嘗曰三決死而不死矣容貌魁岸威儀端重秉性忠誠典職機密毅然以明大義正人心自任覃思邦典考核三禮簪歴世帝王圖解迨總督學政尤多所釐革雅好文籍雖在劇職手不釋卷敬禮賢俊奬訓士類雖一藝一材罔弗甄錄凡名士後進被其容接得彪一言重於千鎰之賜平居危坐據几終日不見惰容書筆峻勁逸宕自肆書聯語曰稽古徵今發明神聖之大道尚武右文鼓舞天地之正氣其素所抱負然也安政二年十月初二日江戸大震水戸藩邸亦頽彪僅免顧母在內復反身入室母方得出而已不及避屋崩死時年五十士之識與不識皆哀悼之所著有回天詩史二卷弘道館記述義二卷東湖封事五卷東湖隨筆一卷常陸帶一卷東湖遺稿五卷門弟子記其言行者二十卷顧嘉安之際歐美各國迫脅竝至海內騷然上深憂之特嘉烈公留心海防彪名亦達天聰其卒也上歎曰水藩遽失良臣大可憫傷明年立碑烈公爲篆其額曰表誠之碑明治二十二年春二月發布憲法贈正四位尋列祀典弟子故舊等行祭於水戸四方會者四千人

論曰彪少受家學荷烈公殊遇秉資文武改革藩政其矩模殆將

風行海內中道既躓復起顧常慨升平三百年士氣闒茸不振乃倡尊王攘夷之說以鼓舞激發之嘗以回天二字題其詩史蓋以挽回天運自期亦可謂不負所學矣夫以彪識量之恢宏學問之醇肆政術之敏決加之以恭儉申之以氣節使天假以年悉出其所蘊以賛畫廟堂之上嗚呼其可量也哉長州有吉田矩方振作士氣建維新之基薩州有西鄕隆盛率勵天下光輔中興皆聞彪之風而興者非豪傑之士其孰能與於斯乎

梁川孟緯

梁川孟緯字公圖號星巖稱新十郎濃州曽根村人系出齋藤實澄有宗圓者善茶儀事越前宰相直政始宅濃州祖曰長家父曰長考少從花溪寺僧大隨讀書年十八游京師明年造江戸師事山本北山與朝川善庵宮本茶村友善鑄大鐵扇佩之人怪問之孟緯笑曰某先生衆辱乃公若遇之途將以逞一擊人以爲公圖膽志當求之古耳文化六年入京明年再游江戸與柏如亭市河西野大窪天民相結爲詩明六義尤以名節自勵由毛野經駿遠閱歳歸里柏如亭歿孟緯適在勢州得訃悲感入京索其遺箸聞紀某携之浪華乃轉道往見紀某謀雕板以傳賴山陽義而序之蓋山陽重孟緯詩筆孟緯亦重山陽史學嘗有人以山陽比司馬相如孟緯即吟曰寄語傍人休錯比馬遷非是馬相如挈妻張景婉游伊賀大和經浪華自播州抵備後菅茶山贈詩曰出關詩賦人爭誦君是今時梁伯鸞過廣島訪賴杏坪杏坪爲山陽叔父見孟緯大喜詩酒跌宕極一時之盛由長州航鎭西游長崎留宿十旬與江芸閣沈綺泉相倡和探耶馬溪歴讃州入浪華自出關至此四閱年云訪山陽京邸偕游嵐峽賞櫻花曰己自不勝其樂尙

何富貴之足慕哉文政十年正月天子御南殿閱樂乃往謁賦長句卜居鴨厓間地與山陽水西莊竝稱京畿爲人文淵藪貫名海屋豬飼敬所筱崎小竹藤澤東畡等各主壇坫而孟緯與山陽交最親時日野亞相頗好文數招二子飮見孟緯西征詩賜之序時人謂詩則星巖文則山陽無敢優劣之者天保三年秋將赴江戸訪山陽山陽力疾賦詩孟緯和之途過駿州簿山陽訃乃賦七律三首設位哭抵江戸華頂王召見賜道服五年十二月創玉池吟社以詩教授妻亦善詩家庭倡和忻然忘世佐久間象山俊傑士也晨夕過從論經賦詩好談時事嘗謂孟緯曰今爲天下倡而自內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其君之謂歟是時列藩士大夫皆賓禮孟緯自羽倉蓬翁鹽田松園卷菱湖藤森弘庵菊池溪琴大槻磐溪皆重之遠近問詩者殆千餘人岡本黃石齋

藤竹堂遠山雲如谷太湖大沼枕山小野湖山伊藤聽秋鱸松塘皆出其門玉池之名鳴當世孟緯骨格清臞若不勝衣鬚參參蔽頰頤長十餘寸而瞳子白黑分明凜乎不可犯博通書史尤好讀楚辭榜其居曰讀騷齋詩才得之天授然未嘗破律每鎔冶往什會以神理吟諷終日不苟下筆雖難題險韻必全工力矩度精嚴旨味雋永能兼該各體自物徂徠倡道李王西野天民宗唐人法兼取宋元稍益駁雜獨孟緯泝游三十年提倡風雅主張盛唐餘風之所激越詩道一變手取弱冠以前詩焚之弱冠以後詩凡二千三百九十首刪存一千五百十七首而在玉池者十五年門弟子謀以次刻行弘化二年夏西歸明年入京當是時幕府政衰邊警頻至嘗讀林子平海國兵談慨然知海防爲急務歷覷總房沿海數見羽倉蓬翁佐久間象山小原鐵心論籌策嘉永六年美艦入浦賀變且不測幕府令諸藩修武備孟緯憤懣賦詩曰何須警報方爲備轉海書來既十年于諸公卿說以尊攘於是豪傑聚輦下而小林民典飯田忠彥賴醇梅田定明藤本眞金等推孟緯爲倡首孟緯頹然雖老以明大義濟時艱自任王公問以國事則造膝密對未嘗漏言衆莫能窺焉安政五年幕府與美國訂約閣老堀田備州入京劾之不省士人倡尊攘者競議時政闕失幕府大怒遣間部總州逮捕尊攘士總州故孟緯弟子也孟緯欲迎之大津獻時事詩二十五首竝陳時宜會病九月初四日卒年七十是日捕吏突至孟緯既前死乃捕其妻繫獄尋赦出孟緯晚年頗知陸王之學尤精劉念臺書獨自歎曰吾幾錯過斯生矣今而後好學之不可以已有詩曰頹齡既六旬方始志於道人皆益敬之所箸有星巖集三十二卷星巖遺稿八卷春雷餘響十卷自警錄五

卷明治二十四年四月贈正四位賜祭粢岡本黃石伊藤聽秋胥謀召同人追祭之

論曰伊藤聽秋示余藤本眞金所畫孟緯像狀若清臞而神氣驅遒有晉賢風孟緯逢遇時艱則獨以布衣衰老之身周旋名公鉅卿之間又能以詩感發天下義憤此豈尋常詩人所能跂哉

伊藤聽秋曰先師年六十志於道學尤好劉念臺書嘗自言吾三十而無雜夢爾後三十四年間或瘟疫或痁瘧屢經痛患瀕死者凡四五次而亦無有一夢囈此可知其涵養所致矣且立身大節不愧于念臺橫井小楠以道學姦雄目之誣甚

梅田定明

梅田定明號雲濱稱源次郎若州小濱人父曰重輔生有異稟游江戸師事山口菅山讀書過目不忘其學爲淺見氏適派是時士

習尙詞藝定明惡之曰天下自有實用之學竭心力猶弗逮何暇區區詞藝也父以藩命赴鎭西定明從之徧歷肥薩諸國還入京師從上原立齋問經慨然欲自樹名節立齋深才之妻以女家極貧甑石屢空夷然也嘉永六年美艦入浦賀士論紛起赴江戸交游士林頗悉時情歸京下帷授徒時藩主擢定明儒員固辭遺國老某書策論時事爲權臣所沮然志在匡世倡尊攘之說常曰論海防者輙言鑄砲製艦築砦練兵此固今日急務然最急在洗三百年積弊振作元氣元氣盛則敵國不得侵元氣衰則何以免外侮俄艦入浪華近畿戒嚴十津川人深瀨維正野崎正盛等謀襲擊推定明爲帥至則俄艦已去朝廷屢詔攘夷而四方志士聚輦下定明與梁川孟緯賴醇小林良典爲物望所屬謁靑蓮院親王及近衛鷹司三條諸公密奏時事幕府詆爲黨人與獄幽斥王公逮志士而盡之矣定明檻送江戸囚于唐津藩邸吏詰曰汝藉口朝旨以肆陰謀其必有指使者奮然對曰男子死則死吾惟知執義報國耳豈肯聽人指使安政六年三月十四日病死獄中年四十五定明爲人剛直推誠待人若以非義干之正色窮詰語及國事慷慨激昂繼以涕泣嘗游長州結交吉田松陰之徒手書松下村塾四字以贈松陰甚重之云明治十六年三月弟子故舊相謀立碑朝旨褒錫金如干贈正四位

論曰定明持議侃侃誓不顧死固忠義奮發哉吾聞高田渡部多總次學于定明藏其遺墨二詩其一曰妻臥病牀兒泣飢挺身直欲掃戎夷如今死別與生別唯有皇天后土知署曰俄虜入浪華吉野十津川鄕民謀出拒請余爲帥慨然有作據此賴支峰撰碑以爲臨終作非也抽味詩意具見其聲氣風動天下矣

中村研里曰余之入京也寓三條公邸與上原立齋訂交立齋稱甚太郎有學行其子綱藏學于余梅田雲濱娶上原氏因又交雲濱後去京教于大津數年梁川星巖牧百峰廣瀨旭莊小倉鯤堂四屋穗峰及雲濱輩先後過從詩酒倡和故能知諸君子之爲人雲濱尙節義而鄙榮利有國士風好酒縱談時事慷慨激抗擧碎唾壺不知者以爲狂人其與賴鴨厓飯田環山小林良典謀國余亦與焉既而雲濱鴨厓就逮余獨以石川縣令庇護得免自來鹿鹿無成今頹然老矣每憶亡友愧怍欲死明治二十二年三月跋于東京芝三緣山下修道館

茅根泰

茅根泰字伯陽稱伊豫之介水戸人父曰爲敬泰少不喜嬉戲母增子氏奇之授讀書及長能文並習武技爲人沈實有器度議論往往屈其坐人藤田東湖見泰曰他日繼吾志者惟此生耳天保十三年擢牀几廻尋爲弘道館舍長十五年烈公獲罪會澤憩齋罷總教結城朝道用事政多私曲泰大怒上書爭論辭職下帷授徒率以實學門人稱曰寒綠先生烈公嘉之親書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八字以賜時年二十二及烈公寃雪復牀几廻累進馬廻郡奉行祇役江戸會江戸大震藤田東湖戸田蓬軒災死朝道乃煽動左右間烈公父子泰見順公規諫不遺餘力且曰臣聞正人一心事君無待于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願其辨之順公悟卽誅朝道朝道姦黨魁也正姦黨爭語在武田正生傳有旨兼攝學政初烈公創學學制未備及會澤憩齋復原職泰草學令進之曰敬神愛民政教之所基也至是所設施皆有效轉小姓頭加祿百五十石侍讀順公當是時美俄諸國交要互市幕府失政士之倡

勤王者競起泰佐烈公畫策而烈公再為忌者所中傷被譴屏居泰奮然以為我公不出則天下事不可為也乃與執政安島信立議曰方今開鎖之議未決將軍立嗣又未定內憂外患並至國步日艱志士豈可旁觀乎會朝廷下勅烈公輔幕府以決大議定大計泰躍然曰此誠千載一時之遇也與四方豪傑相結欲使烈公奉旨盡革大政議已定矣大老井伊直弼忌之授旨間部總州起黨人獄鉤捕勤王士泰及信立收下獄時吏政尙嚴切而吏斷獄須深文案檢榜掠慘酷泰曰吾身可隕臣節不可辱也遂論死安政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處刑年三十六是日幕府遷烈公於水戶未幾薨天下悲之泰之就逮也人謂禍且不測泰慨然賦長古書畢而出一家掩泣其夕密歸家曰活一日矣手草鞫訊筆記假幽竹中邸曰又活一日矣筆記遂不脫稿云所箸有投筆餘錄息距備考詩文集明治二十四年春列祀典

論曰泰與信立結交豪傑慷慨謀國竝罹慘禍是誠有天乎哉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老子云國家昏亂始識忠臣其泰輩之謂歟

橋本綱紀

橋本綱紀字伯綱通稱左內越前福井人少師事吉田東篁通四子大義游大阪從緒方洪庵修醫術父長綱以醫鳴乞治者踵至有一人患龜頭綱紀診曰此不劀殺則不愈乃施術中度時年十九長綱顧其妻曰是必大吾門藩主春岳公奇愛之命游學便詣江戶從川本裕軒講荷蘭學又執贄鹽谷宕陰問經義嘗讀宋史岳武穆傳心慕之自號景岳介東篁書往謁林鶴梁鶴梁聞其議論之宏辯歎曰是台輔器不可及也已藩主擢綱紀釐學政乃建議文武兼修別設西學一科講究天文地理算數兵法進侍讀參機密是時外國要盟海疆開閉論起大將軍溫恭公多病儲嗣未定天下寒心以一橋公有賢名皆言宜立以為嗣藩主以幕府懿親最主張此說安政五年正月閣老堀田備州從川路司農殿瀨肥後晉京藩主召綱紀曰備州此行在請勅裁外事奏定立嗣而國家安危繫焉汝宜西上干說王公以達寡人微意綱紀再拜領旨西發與水戶及薩土諸藩士相結執謁三條鷹司諸公又上靑蓮院親王書曰方今外患內訌竝至而朝旨幕議動輙支吾此非國家之福願水戶前中納言位在列藩上夙負輿望伏惟下勅前中納言協力列藩扶翼幕府內以立德川儲嗣外以決海疆開閉得失庶幾不玷辱國體而釋宸憂寧邦家此寡君之所以尊天朝忠幕府之職分也抑寡君命臣以此事臣雖不敏如何其不陳力

顧殿下鑒臣愚忠而奏定之備州請假有旨曰國家多難一至於此而大將軍未有嗣宜擇親族之賢者立以安天下心綱紀聞而大悅先備州歸江戶藩主倚仗之事幾成會溫恭公薨大老井伊直弼擁立紀伊公子襲宗統而興黨獄陷異己者於是藩主及水土諸藩獲罪閉居藩邸中根師質敏練有忠智與綱紀共事綱紀謂曰吾與足下所謀社稷之大計也不幸使我公被大咎吾輩不敏之罪也師質壯之曰疾風勁草百折不移烈士之志也今臣子臨難不能全節亦何面目以視天下二人殉節志已決藩主手書論之綱紀幡然益以雪君寃為任十月二十三夜綱紀與師質飲共談心事慷慨泣下捕吏突至師質走免綱紀就逮檻致石谷穆清邸六年十月七日處刑年二十六是時士之被告者皆不勝楚毒自誣伏罪不欲累其主獨綱紀奮曰吾實受主旨吏詰其語則

皆明言不隱避獄中讀通鑑又有詩數首綱紀爲人美姿容如好處女性忠忱溫和肫肫不動聲氣而中實嚴毅遇不避確不可奪其下獄也人咸以莫須有覗之既刑則曰斯人應無愧岳王於地下矣埋遺骸于小冢原後得歸葬鄉之先壟明治十一年車駕北巡駐蹕福井追褒綱紀勤勞國事尋列祀典所箸有啓發錄一卷藜園遺草二卷

論曰西鄕盛隆嘗在江戶曰吾於先輩服東湖藤田氏同儕則獨推橋本左内武田耕雲見綱紀亦歎曰東湖死後復有東湖川路司農曰吾晤橋本生其言論剴到如切膚其爲諸子所奬稱如此此可見其器識夙成矣而隆盛被誅耕雲受戮司農自戕使綱紀與諸子應運贊業其功烈爲何如耶不然得朝夕匡救抑其亢激則諸子全節保寵亦未可知余述綱紀事未嘗不歎天不棐忱隕命於毒刃也噫

高雲外曰余嘗師事川本裕軒先生講荷蘭學時與橋本左內同几案獲益爲多左內旁善文章一日觀余抄本阪井虎山先生遺文大喜遂手寫之其文專主磨練而沈實雄勁有蘇老泉之風余私服之別後數年聞其罹慘禍不覺黯然乃賦一詩以弔之曰落木風淒日景沈來供香火立碑陰不言郤勝鍾儀節(對獄時言不及主曰有旨行焉臣之職也言色彌壯)一死偏憐紀信心(或曰其就刑也實代主致命云)舊好慕君還媿我餘哀感昔又思今豈知當日鉏蘭者遺臭更無塚可尋(劉備將誅張裕諸葛亮表請其罪備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又南濠詩話蓋江海自蔡州回駐軍牧牛亭命軍士於秦檜塚上便溺以快意人因謂之遺臭塚云)此詩固不足錄然左內心事誰能悉之今讀此傳追憶當時殊不堪痛惜也

山口東軒曰橋本景岳游江戶介吉田東篁先生書往謁林鶴梁先生先生復書云橋本子器度深沈材識卓拔他日必發名于天下余家藏其書明治十年余游林塾先生云橋本子就逮前夕來談時事旁及學文辭氣和平毫不見畏吉田氏遺族藏景岳書簡十數通其中有言云藤田東湖天下名士惜不通曉外事又云方今京紳及列藩槪皆乳臭獨島津公(齊彬)可畏耳又與村田氏壽書云支那終必不免瓜分我宜與俄羅斯相結以經略支那延及南洋諸島縷縷數千言其書見藏村田氏此等事世人不知之世人又傳其對獄言不及主誤矣重野博士撰墓表云此國事非私事臣請明言之建儲以長賢利國家也外事乞勅裁重天朝也吾主實命臣臣實周旋之此實錄也顧坊本以訛傳訛者甚衆是作筆筆得實可與墓表竝傳今特擧其一二所聞知以附後

勝野正道

勝野正道號臺山稱豐作江戶人父曰正弘稱六太夫先世出於信州仁科氏中世稱袁稱勝野氏寬永中有正淸者豪俠好義與阿部四郎五郎友善子孫爲阿部門客領二百石正道少高邁有父祖風而謙抑不自放好學善筆札又擅技勇與藤田東湖藤森弘庵大野謙介安島信立日下部信政相結講求時務水戶烈公甚奇之手書盡忠報國四大字以賜是時幕府失政國事日艱正道深憂之率諸同志入京師與賴醇梅田定明干說近衛鷹司三條諸公又介伊丹藏人謁靑蓮院親王密奏時事朝廷大怒下勅烈公董大政而幕府興黨獄賴醇梅田定明等就逮正道潛伏大野謙介家以俟時機而無知者安政六年十月十九日病歿年五十一正道晦迹時其妻子下獄長子正倫謫三宅島後病死妻與

季子正滿後赦出正道爲人純篤推賢重士襟度豁如也賴支峰
小野湖山小﨑根乾堂等皆寓之尾藤水竹磊落不事生產儉嗇
常空正道每春秋製時服以贈客至則置酒縱談語及時事意氣
慷慨聲淚俱下聞者莫不激揚其歿也諫介私葬之水戶大戶村
水戶藩追賞錄其子士籍明治中興事聞列祀典
論曰正道抱盡忠報國之志倡尊攘以鼓舞士氣至其事成敗是
有天焉中道而死又何恤耶世之論仁人志士者當先觀其志所
在何如矣

吉田矩方

吉田矩方字義卿號松陰通稱寅次郞長州人本姓杉氏父曰常
道出冐吉田氏少從叔父玉木韞學山鹿兵法藩主毛利公聞其
講兵歎曰頓使七書爭光六經山田公章戒之曰爾盍開鉅眼觀

宇宙大勢矩方有所激發以爲英法諸國雄視濶步窺我沿海若
立大策耀武威則凸鼻虜何足畏嘉永三年秋游鎭西四年春藩
主東覲乃從而詣江戶歷覗相房沿岸曰吾旣領八州形勢顧東
北土曠山險接滿州俄羅斯宜先覗其地乃約熊本宮部增實同
游邸監不許矩方曰吾豈可負約乎俱發經二毛奧羽自越後航
佐渡閱歲而還以其犯法除籍會美艦入浦賀海內騷然矩方曰
彼固侮我不有所懲則蔑以保國威是時佐久間象山憂憤時事
上書阿部勢州論航海學爲急務矩方往見語合乃執贄而師事
之聞俄艦入長崎乃奮然曰我國禁外交離海咫尺茫矇東西幾
何不速外侮乎吾將請俄人游海外象山贈詩勗之至則俄艦已
去途過熊本訪增實遂偕東游時美艦恫喝要盟幕府爲築館橫
濱許其請二人往觀不勝憤懣攬袂曰刺乎增實曰無益也是夜

會增實及來原盛功烏山景淸談志矩方曰吾願私投美艦以覩
海外形勢增實沈吟曰危計也盛功曰成否天也可坐失機乎矩
方秉筆書曰丈夫有所見決意爲之富岳雖崩刀水雖竭亦誰移
易之哉增實見其意決遂解佩刀贈之澁木重輔微者也嘗從矩
方慨然請俱見象山於橫濱赴下田夜棹漁船近一美艦艦人指
示本艦卽轉達之艦卒疑訝執棍揮推二人不爲意躍攀艦梯投
書曰某等不幸生東洋一孤島游蹤不能出十數緯度比之諸君
大艦巨礮壯游五洲奚啻鷃雞之於鯤鵬乎夫跛者羨步者步者
羨騎者人情之自然本心之尤切者也某等局束一隅自諸君觀
之跛者耳步者耳其所以欽羨何如也願諸君使某等得一游海
外艦員維氐曰督將嘉二君志而通好結約將成盍少俟時機二
人曰已犯大法還則戮維氐曰暮夜無知者矩方請見淸人羅森

不許驅迫下艦而漁船爲風浪所漂佩刀行李不知所之維氐命
短艇載歸矩方仰天歎曰天也將引決恐累君父重輔曰盍自首
曰不可累象山先生彷徨至曉會漁人上二人遺物吏乃捕二人
檢行李得象山贈詩卽拉逮象山下獄吏詰其承象山旨矩方曰
古人有言事成歸主事敗獨身坐耳吾心欲爲古人可以自屈而
承人旨耶檻致二人於藩繫獄踰歲重輔瘐死及其出獄乃創
松下塾聚徒講大義名益譟安政五年幕府假定互市條約奏上
京師不可大老井伊直弼專權鈐假條約斥罰水尾土越諸公授
旨間部總州西上長藩亦恐累及密使參政周布翼入京矩方恚
曰勤王我公素志俗吏何知焉門人久阪通武適在京師報大原
三位謀光復王權事矩方喜草時勢論以獻會長井時庸至自江
戶曰東覲者解幕府之疑而已矩方極論不可聞水尾諸藩士謀

刺直弼乃大息曰事晩矣會諸同志曰江戸爲人之所先我有東上刺總州耳衆皆躍然血誓書成乃書告父曰幕府挾積威上違明勅下逆輿論而無復問其罪者兒不自揣糾合同志斬姦臣之首貫之竿頭表藩公勤王之誠發萬姓積鬱之憤如是而死死猶生兒狂妄而虚名四馳梁川星巖取兒策時事書因近貴供乙覽大原三位書七生滅賊四大字以賜綾小路卿亦寄詩有博浪鐵椎語期待甚殷豈可徒生無爲乎父素有節概不敢止已而藩主東發國論一變矩方上書爭論言極激切考吏送獄矩方瞿然歎曰吾何敢畏避但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可會父病篤矩方嗚咽請留三日守護父病乃召門人故舊設酒訣別父欣然昂頭曰吾兒屈於一時猶可信於萬世矩方詣獄安於義命而不忘天下憂讀書如在家時六年正月有二書生密告曰三條大原二公方謀要毛利公東覲光復王業此千歳一時機請與諸君贊之矩方顧其徒曰二士披肝膽告大事我藩無一人應之者辱也俟贏自刎送無忌田光自刎送荊卿我黨豈可無所爲衆遲疑不應乃大怒曰若時機一失將置我公於何地乎入江弘毅兄弟慨然請往即勵之曰我瑞穗國士宜師北宮黝事覺弘毅下獄時間部總州盡逮勤王士命長藩檻送矩方五月二十六日發其徒送之酒半浦無窮爲作肖像神采奕然矩方秉筆自贊曰三分出廬兮諸葛已矣夫一身入洛兮賈彪安在哉心師貫高兮無素立名志仰魯連兮遂乏釋難才讀書無功兮樸學三十年滅賊失計兮猛氣二十一回人識狂頑兮鄉黨衆不容身許家國兮生死復奚疑至誠不動兮自古未之有古人難及兮聖賢敢追陪款曰馬角羝乳生還無期我就磔東市此圖亦有生氣書畢而出衆皆悲泣已

繫江戸獄吏訊嚴刻如束濕薪矩方對曰吾謀募同志刺間部總州正其罔上之罪不敢不自首吏失色十月二十七日就刑年三十矩方爲人廣顙鋭頤深瞳隆準蒼秀之氣盎于眉宇性好學博聞強記筆翰如流每憂國事毅然有烈丈夫風常曰天下大物也非一朝奮激所能動矣夫唯積誠動之然後有振發耳自外事起以來專以勤王禦侮爲説所著有幽囚録一卷照顔録一卷留魂録一卷幽室文稿六卷講孟劄記十卷武教講録二卷孫子評註一卷明倫鈔二卷東北游日記一卷回顧録二卷坐獄日録一卷鴻鵠志一卷松陰詩集二卷松陰遺吟一卷明治二十二年二月與藤田東湖佐久間象山同贈正四位列祀典

論曰矩方之囚下田番所也彼理適過其前憫然就視矩方書示曰英雄之謀事也成則坐廊廟擁矛戟與王侯齒敗則陷縲絏宛轉鼎鑊與盜賊伍古今皆然僕童丱聞有五大洲欲就諸君遂四方之志不幸罹此禍以六尺軀入樊籠欲泣近愚欲笑類狂吁其可奈何彼理曰此豪傑士也發使下田奉行曰斯人容貌魁梧器宇軒昂余爲貴國惜之願貰其罪彼以異域人猶且知爲偉器而幕吏困辱百端戕而害之其速亡也宜矣惟長藩慴於幕府不能庇此義士悲夫

又曰矩方云水之流也自流也樹之立也自立也國之存也自存也豈有待於外哉無待於外豈有制於外哉無制於外故能制外

又云主戰者鎖國之説也主和者航海通市之策也以國家大計論之欲負雄圖馭四海非航海通市何以爲哉封關鎖國坐以待敵勢屈力縮不亡何待顧當時抱此説者藤田東湖佐久間象山藤森弘庵横井小楠數人耳可不謂眞有識者哉

中村研里曰松陰自警詩云士苟得正而斃何必明哲保身不能見幾而作猶當殺身成仁道竝行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則松陰之心可見矣

大久保親春

大久保親春字子信小字要常陸土浦人父名某世事土屋氏親春少喪父鞠於義父稍長事義父及祖母孝敬祖母年九十三歿其病瘻痺動止不良親春常待寢處奉盥漱進醫藥或澣濯汚衣幾不知其有臭穢入夜對鐙讀書往往徹曉年甫二十一擢爲藩學助教自謂非才兼文武不足任事乞假游江戸從平山兵原講韜鈐文政十年藩主奉命備豫鹿島邊海親春入贊戎務尋任監察掌刑獄兼兵學教授累遷藩學教頭每憂王室陵替以明古先王之道挽回衰運爲志言及南北朝事感慨泣下慕林子平爲人覃思海防爲天下倡嘗游水戸藤田幽谷會澤憩齋諸耆宿一見歎爲奇才戸田蓬軒藤田東湖皆推服遂訂爲友擢任執政薦藤森大雅相與改革學政砥礪文武一藩翕然向化天保十四年大將軍詣日光山乃從藩主警備外山臺嘉永三年藩主爲大阪城代親春以公用人從之六年藩主管大阪海防親春佐之以從來砲術類不適用使隊士講西洋砲術始製砲隊安政元年俄艦入攝海親春率兵警備兵庫開港議興藩主陳意見親春奉旨裁書曰戎狄之心桀驁難信蓄精養銳伺釁乘隙因肆猖獗玆乃不圖備豫草草了事貽後患必矣況兵庫畿輔咫尺之地豈不可虞哉且今天下雖然國是未定惡可遽開互市以國內有限之脂膏委海外無窮之谿壑乎五年朝廷怒幕府失政勅水戸烈公董督大政而藤森大雅勝野正道日下部信政等贊助有力焉親春適在

大阪聞之私憂勅語未足示威遣使見正道論之勅書已發親春以大事不成爲之憮然已而黨獄興王公士庶坐陳國是者數百人親春亦被拘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歿於獄中年六十二親春爲人豪爽少多才略性好學通大義能文辭尤精武藝詣京師結交梁川孟緯西鄉隆盛僧月照又在江戸與安島信立高橋愛諸茅根泰勝野正道親善接人以誠扶義醇篤未嘗以才上人追論國家得失則奮然有邁往之氣又能趨人患難嚮人才士失志無聊多方爲之周急烈公之罹寃厄也與藤田東湖竭力營救其被幽囚決命遂志泰然曰吾罪昭雪或不須三年耳果於歿後三年朝命追赦立碑明治二十四年列祀典所著有花宇津穗五卷懷刀記一卷土屋家系譜二卷武林隱見錄一卷土屋累代言行錄一卷正氣堂叢書二十卷雜錄十卷

論曰親春負豪傑之才嘗與水戸君臣相結納其志在勤王禦侮故當事應機獻替規畫勤勞不倦雖其無成亦足壯矣

藤森大雅

藤森大雅字淳風號弘庵江戸人父曰義正事播州一柳氏大雅少好學師事長野豐山又從柴碧海古賀侗庵諸儒能通經傳百家書爲時人所重天保五年土浦藩延爲賓師委學政兼知郡事夙夜罔懈興利除害施實德於民民悅服而爲俗所憎流言紛起乃謝病歸江戸下帷授徒一時才俊從之者甚多土浦藩思其舊勞餽三口糧嘉永六年夏美艦乞互市禍且不測大雅奮曰剝膚之漸在玆矣著海防備論二卷水戸藤田東湖傳景山公旨詢時事乃著芻言五卷上之議論明快切中時病景山公感歎手加朱批大雅名於是大著諸藩或厚聘之固辭曰吾不欲事二君景山

公益重之給十口糧有疑義則遣人就問是時幕府政弛尊攘之論漸起大雅風裁峻整以名節自勵一日松浦弘來謂曰今朝廷不乏人而隄卿尤有聲望願先生具所見弘其達之藤田東湖亦贊之乃操紙筆書勤王禦侮之方滔滔數千言付之松浦挾書西發意將有所爲會傳奏三條東坊城二卿東下故隄卿不及奏而謀多機宜不洩人無得而知也鹽谷世弘嘗謂大雅曰予聞子承景山公旨遣松浦弘乞院宣錦旗創攘夷此舉信乎大雅笑曰方今仙洞上皇不在無下院宣之謂錦旗事見太平記今誰倣此迂策者而他日蹈禍實因是等事云安政二年春構一樓邀常所往來者飲而落之時雨至乃署曰春雨終日文酒逸宕如無殷憂之心而未嘗頃刻忘勤王志也四年春詣京師見梁川孟緯頼醇等遂經播州過三備再入京師抵勢州主世古格太家格太慷慨士

也每服其說大雅常欲建策歸後有所深慮一日捕吏突至收諸文書大雅適在外聞之大驚途就逮捕蓋是時下勅水戸烈公蟄正大政大雅與梁川頼等與焉而井伊大老直弼忌之興黨錮獄毒網四張道路以目節義之士無一免者大雅議論文章風動一世幕府尤忌嫉之時秋官無審愼之法競爲殘刻大雅對曰吾聞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若有罪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辭氣慷慨泣下遂傳繫獄獄中名主者凡新囚無賂輒加侮辱甚者至死聞大雅名則稱先生坐上坐私給筆墨大雅欣然揮洒無復勞苦之態然獄舍隘穢毒熱發病特出獄錮諸其家是歲七月十三日再鞫大雅病雖困尙自整勵抗辯聲徹門外吏不能屈竟以誹謗罪當追放此爲十月二十七日也乃遁居下總行德自號天山眞逸後得赦歸江戸文久二年十月八日年六十四病歿有詩

曰空餘滿腹經綸策執筆枉書絕命詩聞者莫不隕涕大雅聰識洽聞攻古文辭汪洋澹蕩有前賢風工於詩又善筆迹晚年其遇益窮而其名益重豪彦志士慕風而至大雅待之以眞率論文揮筆言笑啞啞至於臨大節雖機穽在前鼎鑊在後不顧也其下獄人咸危之大雅泰然曰吾得下從范滂游於地下足矣且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曾不幾時世局一變王室中興大命維新事聞嘉憫賜祭贈從四位所箸有如不及齋文鈔三卷春雨樓詩鈔五卷雜錄若干卷

論曰幕府末造紀綱日亂崇論閎議苟涉時事者橫加拷掠旋見拏戮羅織興獄轉相誣染海內嗟毒禍害於是烈矣余特痛大雅一代儒宗主持大義竟以危言離荼毒陷身非罪悲憤鬱抑不獲一伸厥蘊也大雅自贊語曰布衣憂世似陳亮清議買禍似范滂

人或笑其狂獨謂今之時何時乎吾怪人之不狂也嗚呼孔子曰狂者進取又曰古之狂也肆若大雅者卽其人歟

小山春山曰余聞弘庵先生游勢州時世古格太問先生意見卽應曰幕府主和諸藩主戰夫戰機在前年今已失機且彼乞互市非求戰我豈有掃攘之理乎但彼逞強暴我弱招之也今日之事有懋遷有無以圖富强耳某欲箸交易事宜備論之未能也夫無故開戰曲在我直在彼曲不在彼則不可戰水戸君臣專主戰庸詎知非藉主戰之說振作士氣以保國威乎吁此可謂有識矣

先正傳卷下

宮城館森鴻著

藤本眞金

藤本眞金字鑄公號鐵石備前御野人父片山佐吉出冐藤本氏自少好韜鈐技勇過人學于兒玉韞涉經義通識邦典又善書畫尤工山水人以爲倪黃流亞然不欲爲倪黃也嘗爲池田家臣所見不合乃去周游四方足迹殆遍海內初寓浪華又移伏見終宅京師鬻畫自給自號都門賈菜翁與梁川星巖山中靜逸板倉槐堂親善星巖夙慨國事與梅田雲濱賴鴨厓倡尊攘之說其志在光復王業眞金深服之與天下豪俊相結干說公卿益以尊攘自奮蓋星巖啓之也萬延元年井伊大老直弼斃安藤對州代之而海疆開閉議未決朝廷以掃攘誓天地神祇天下無不激抗文久二年四月毛利島津二氏入京志士皆謂事可旬日決矣松本奎堂忠壯弘毅爲士林所服而重眞金志士稱兩本時島津氏持重不發衆議奉一親王於比叡山以爲義舉奎堂嘗與梅田雲濱謀結交十津川豪族曰比叡地淺不若據十津川旋事中敗三年正月大將軍入朝勅議攘夷廟議謂非車駕親征無以決天下方向八月十三日詔幸大和議軍事眞金躍然謂千載一時矣私獻策曰大詔已發錦旗所向誰敢異議請速進乘輿臣等奉迎於南都奎堂奉中山侍從忠光先發歷說狹山丹南白木諸藩衆戎裝旗幟皆畫菊章拜後村上帝陵謁楠公冢眞金率同志出迎路左五條隸幕府代官治焉數代官鈴木揺克之罪梟其首榜云聖上慨外夷凌蔑國威行幸大和親率六師征醜虜忠光先天下倡義首

誅姦吏虐民者自今而後昧大義誤方向者當糾罪無貸會櫻井寺衆推眞金爲總裁奎堂副之吉村重郷伴林光平宍戸昌明各職文書軍糧三條公聞而大驚遣平野國臣安積武貞諭止十八日廟議一變長藩獲罪七卿西竄眞金知事不成而勢不可中止遂營天川發使十津川說以義舉乾嗣龍野崎正盛來會衆千二百人二十六日乘曉霧襲高取城城兵發砲十津川隊聞砲聲潰亂乃退天川據險自守幕府命紀州藤堂彥根諸藩討伐忠光遣使藤堂營曰親征詔下忠光將與同志奉乘輿效力戎事會賊臣矯旨沮親征忠光志在糾合義士討賊臣誤國者以安宸襟也不省是時紀州兵塞吹口藤堂氏屯五條彥根兵次下市我軍移營金峰與藤堂彥根兵戰大破之乘夜縱火下市敵委糧仗而走翌日藤堂新七以書勸降眞金答曰賊臣罔上矯旨天下之所切齒盍協力義擧勤勞王事中川親王遣人宣諭朝旨鄉民拒之奎堂曰朝命不可違而敵三道並進發彈如驟雨乃火營退長殿村眞金度事不可爲辭衆而生死相誓者四十餘人夜踰大峰絕頂崎嶇輾轉由白川經伯母谷和田至厨子口忠光斫敵二人以眞金勸遁去時九月二十四日也二十五日赴鷲家口憑高瞰敵營營兵發砲我軍奮戰眞金傷不能步操紙筆賦絕命歌與奎堂重鄉等自盡死年四十八僕福浦元吉每能服勤遂同死云眞金狀貌清癯襟懷灑落無芥滯性沈勇臨事果決奮志尊攘不以死生禍福移也絕命歌曰朝夕仁磨幾阿滿勢志玉體奈計心見武時波來仁計里所箸有日鑑家訓王室中興朝錫褒賞列祀典

論曰眞金以一匹夫覩朝綱之墜如切膚之痛於已自外事起慨然以身許國毛利氏之建議親征也乃謂移蹕函嶺問幕府違勅

之罪不赦醜虜不足處中興之業可一舉而成也其行幸大和者特假託之言耳是故倡大義發大難曰奉攘夷之命願爲先鋒實則以囘天之功自期也不幸時機中沮釁血原野以自完尊王之志事雖不成耿耿此心誠足動天地而光山河烈哉

松本衡

松本衡字士權號奎堂稱謙三郎三河人祖政成父維成世籍刈谷藩衡少穎異學槍瞎右目退而歎曰此未足以發名成業乃折節讀書游江戸入昌平黌學古有獲具匡國志議論文章殊絕時輩既而恃才跅弛與黌友爭事除籍藩主召見大奇之擧爲用人見老臣寵貴弄權卽面折之老臣自皃謝罪群臣數衡衡執義不屈由是屛居三年詣京師復來江戸入羽倉簡翁塾岡鹿門嘗與衡同學是時養痾閒室中以衡向斥逐實非其罪往説古賀氏使

再入昌平擢爲舍長業成西歸鹿門送之至豆州留飲三日衡奉觴謂曰子他日聞予擧事不成幸一銘吾墓足矣因談胸膈間事鹿門賦長古以別衡再詣京師與賴醇梅田定明謀國事覺獄興衡適在十津川得免教于名古屋一時問業者甚衆乃好與博徒飲曰是輩不畏死可用也鹿門西游過名古屋衡倒屣迎之問近藝笑曰時事急矣何以文章爲蓋不屑以雕蟲小技成名也後鹿門之入大阪也邂逅松林飯山飯山固昌平舊友衡亦來三人咸稱百歲奇遇於是僦一宅以同居會朝廷下攘夷之詔幕府抗詔不應文久二年四月島津久光率壯士東上三人慨然入京干説公卿四方志士雲集久光慮是輩釀禍亂不敢發志士欲別奉一親王擧事議已決衡曰十津川山險大塔宮所潛匿民多果勁可據也卽夜赴大和因事中變志士或死或散衡亦遁淡路三年二

月寓東洞院自號洞佛子教授生徒土佐人吉村重鄕英達夙成聞衡名來謁遂訂爲友八月親征議興衡躍然曰時哉不可失侍從中山忠光年少有俠烈風衡與藤本眞金及重鄕出入其邸糾合同志有詔頒告曰乃今幸南都議軍略於春日社親征醜虜衡乃代忠光贈三條東久世諸公書曰臣等將途出攝泉行募義旅赴南都奉迎乘輿機事須密用兵要神速今已頒告親征宜速進蹕若遷延度日姦慝乘隙巧弄唇吻以矯聖旨大機一失百事瓦解賊臣跋扈夷狄猖獗神州陸沈是則諸君立廟堂參機密何以遁罪於天下後世乎卽日與重鄕等五十有六人奉忠光抵大阪稱朝使赴下關裝船艦出天保山海口衆斷髻誓死生無他曉達堺港館狹山觀心寺遣使要邑主北條氏藩士大鷲宰臣答曰乘輿已戒敢不盡力甲田水郡長雄義士也播館迎謁乃頒軍令拜

楠公冢納甲冑禱捷當是時豪傑以幕府專制憤惋不平聞忠光志在勤王遠近響應軍勢大振會有堺門之變親征中沮長藩獲罪三條東久世諸公西竄衆愕然曰聖上爲賊臣所要無復成事有懸軍以待天定而已倶奉忠光赴十津川途過天川四周絕壁足以爲固便定爲本營攻高取城幕府發令討之彥根兵戍下市我軍移營北山與彥根藤堂兵戰大日川郤之遂縱火彥根營已而敵奄至勢不可支因踰熊野出新宮緣藤葛攀匡壁夜至大峰絕頂見敵篝火戒木本尾鷲乃轉道間關崎嶇衆大憊休二日赴鷲家口進潰重圍冐前據險衡連夜不眠病目遂盲志不稍挫斷與後軍指麾風發兵盡力窮慨然曰丈夫死於忠義尙何恨耶呼紙筆賦和歌自刃時九月二十五日也年三十三衡爲人軀幹短小音吐清亮襟宇瀟洒其在昌平黌一日大雪肩琴跟蹌蹈雪抵

墨陀隄踞白髭祠欄顧滿江風雪撫琴調曲聲出金石是日疊韻三十首一時傳誦爲文紆餘澹宕有魏氷叔之風又善書筆尤精邦典嘗讀皇朝史略每有大江廣元姓字輒墨筆抹去蓋鄙其佐覇也後以其書贈飯山勵以國事又呼鹿門曰石交友鹿門撰碑揭衡之烈其風誼亦可尙矣所著有奎堂文鈔二卷奎堂詩鈔二卷明治二年朝錫褒詞後贈從四位

論曰衡嘗登駿之久能山大罵德川廟觀者以爲狂蓋自源右府專兵馬之權朝廷失政且七百年衡深憤慨之恒以覆覇府復王朝之舊自誓夫以眇爾之身舉兵勤王功雖不濟大義凛千載矣絕脰而死亦足壯哉顧天下義憤發爲銀山爲筑波爲薩長二藩未必不由十津川之舉啓之也其關繫於大勢誠亦大矣此豈與夫氣節矯激致命一朝者可同年而語乎

高雲外曰余與奎堂相識多年嘗歲南歸訪之京師烏丸僑居爾時上巳前三日壁間棚上舖朱毯挿桃花於瓶設人勝六七曰吾去春舉一女今以當其生辰而自慶也少焉厲聲入戸者數人隔壁煩言爭起勢似索逋債曰米鹽柴炭之費無能辨之渠不知我志所在故然余於是辨酒肉暢談半日與慰契濶更有所告導不聽遂別後數閱月舉義十津川而死惜哉今讀此傳慨然久之

松田餛堂曰予嘗入京訪奎堂于東洞院旅塾見其妻及伊藤三彌宍戸彌四郞同酌予問奎堂曰聞子在尾張娶成瀨家臣某女生男甲太郞而今妻與之異乎奎堂掉手掩予口曰莫莫吾娶此妻是池內陶所妹常藏護身短劍欲從吾殉節余貧旅聘之之時佯曰初娶否則不應聘云云言猶在耳去歲在修史館閱諸文書維新後朝廷之褒典及其妻而不及甲太郞母子何也此三人者見今存否乎明治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于東京日枝祠下明志學舍

329656

佐久間啓

佐久間啓字子明稱修理信州松代人其先出自高望王居房州佐久間莊因氏焉元祿中備前守某者居信州長沼城坐事國除子孫事松代眞田氏祖國正父國善竝有時譽啓生於象山之麓因自號象山少讀書家庭通四書大義從鎌桐山學作文吐屬驚人桐山歎曰是兒千里駒吾安能抗顏爲之師游江戸入昌平黌師事林述齋佐藤一齋特荷羽倉簾翁禮遇與梁川星巖大槻磐溪山田方谷親善鑽研經史涉獵邦典尤好韜略從江川英龍于韭山講西洋砲術所見不合歸江戸從坪井信道杉田成卿講荷

蘭學審宇宙大勢常用意國事指陳時政闕失毅然無所忌識者知爲國幹器矣藩主每憂中外弛備及其爲閣老專掌海防事啓上書曰海防之要在砲與艦而砲爲之最宜聘船工砲匠於海外鎔解銅佛梵鐘鑄造銃砲練水勇習砲陣更簡派重使審量海外形勢蓋非知彼知己則邊奏有警何以禦守以藩命鑄大砲蓋參易象於蘭書以發其祕蘊比之江川法更爲精核築砲臺於深川邸試演之歷覩荒岬城島三崎浦賀猿嶼諸砲臺曰江戸天下之吭也富津洲嵜雖曰天險海口猶濶水勇缺則難制敵今不之察裝監呆堵頑堞是示我無策也顧吏胥庸流不足責其搢紳鳴玉自謂出類者不知天下大計徒靡財帑可勝道哉因申藩主不許嘉永四年春演砲松代城西七晝夜諸藩士來而問業者甚衆應中津藩聘鑄砲二門試之鶴牧五年蘭人報歐美各國要約卽見

川路司農陳制外策六年夏美艦乞互市海內騷然乃建議曰開
航海學造堅艦練水勇曰改築沿海砲臺曰編砲隊曰釐革慶安
兵制曰定砲政開硝田曰演砲以時曰選將材曰正賞罰振士氣
曰一致列藩兵備此可以矯除積習振刷頹綱以保國威矣不報
乃憤懣曰九里濱之事何以異城下之盟有詩曰微臣別有征謀
事安得風船下聖東當是時啓名動朝野豪彥志士就問時事長
藩士吉田松陰尤服其說遂師事之會俄艦入長崎便欲投之游
海外來告別啓贈詩勉之至則已去是歲冬鹿兒島長州長岡大
野秋田諸藩交請鑄砲安政元年正月美艦來申前請幕府命松
代小倉二藩警備沿海啓與藩宰望月貫恕俱部署其兵二月廿
日開下田開港議已決謂貫恕曰彼地天險不可使虜據一旦有
變起不便策應不若開橫濱之為愈也歸江戸具狀因藤田東湖

上之見阿部勢州堀利熙論其得失又使門人小林虎勸說長岡
公皆阻格不行小林虎由是被譴六月吉田松陰至下田西航事
覺下獄辭連啓併被逮獄中為省諐賦九月禁錮松代啓雖罹重
辟獨能持大節不以死生禍福一動其心常曰予年二十以後乃
知有繫乎一國三十以後乃知有繫乎天下四十以後乃知有繫
乎五世界而其心未嘗一刻不繫帝室一日為櫻賦傳入乙覽上
歎賞既而幕府免其禁錮長州土佐二藩交聘竝辭有王道無偏
黨願傳蕩蕩風之詩蓋知夷之終不可斥也文久三年飛鳥井亞
相傳朝命召之以病辭元治元年三月入京衆交危之啓慨然曰
諸子愛吾乎抑愛國家乎苟愛國家何為沮吾行謁大將軍有命
築浪華砲臺固辭山階中川二親王竝召謁又傳詔旨使條政事
啓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以獻島津泉州亦使西鄉隆盛詢時務

為六月上書一橋督府論陳國事是時尊攘論大興浮浪橫暴中
以飛語士大夫為啓危懼或勸退待時機啓談笑自若曰天知吾
誠吾何憂哉七月十一日抵山階親王邸途為賊所傷遂卒年五
十四上哀戚有失人之歎云啓姿度雄爽精光四射音吐清朗每
劇談隔壁聆之輒了了性忠忱識量弘遠臨事喜愠不形於色嘉
安以來隱然以天下大計自任至其議論規畫秩序井井就順乎
事幾綜核乎鉅細而能愼重以處事賓接士大夫備有禮美使彼
理異其儀容路左揖之川路司農曰受美使之揖獨吾子耳少壯
好學凡禮樂刑政星官算法醫卜冶工書畫詞賦竝究而悉之曰
集大塊所有之學以立大塊所無之言是為達觀大塊者所著有
四書旁注喪禮私記琴錄春秋占筮書補正洪範今解皇國同文
鑑砲卦砲學圖編荷蘭語彙象山詩鈔象山文錄省諐錄如干種

明治二十二年二月贈正四位列祀典

論曰啓五樂說云君子有五樂而富貴不與焉一門知禮義骨肉
無釁隙一樂也取予不苟廉潔自養內不愧於妻孥外不怍於衆
民二樂也講明聖學心識大通隨時安義處險如夷三樂也生乎
西人啓理窟之後而知古聖人所未嘗識之理四樂也東洋道德
西洋藝術精粗不遺表裏兼該因以澤民物報國恩五樂也觀此
則啓之器識可概見矣惟其弘此抱負英風浩氣至今為昭豈偶
然哉而直道不容竟為摧折非獨啓為不幸也

又曰當美艦乞互市時海防論大興韮山代官江川英龍督築品
川砲臺啓大非之曰江戸海口不可無砲臺予亦屢言之夫海口
之防戰利在砲臺然其得力處全在別備砲艘相機策應砲臺一
區而足不必多築今日所築陸續相連是陸軍屏壘之法非海

口防敵之術也蓋陸戰攻中寓守守中寓攻守則以壘自屏攻則出壘以衝守與攻皆係壘中之人故人衆而壘不能不多亦無多壘障礙之虞海口之戰則不然砲臺之兵不操砲艘砲艘之兵不在砲臺故砲臺不貴多而砲艘不厭多也蓋砲臺多則兵分兵分則用士衆而左者不能拯右右者不能拯左不幸敵艦入於中間左右之臺互相障礙不能用砲惡在其爲利也且砲艘匱乏進勦無術如賊連船於相房間以絕我海運何以郤之是時內港有百砲臺亦屬無用欲不屈不可得也若乃多備砲艘訓練以時開戰策應無所不可足以讋服外寇而制其死命又何苦以若爾砲臺爲多事之際其經費亦可惜矣江川氏小有才幹素無學術見西洋陸戰壘圖未知其解杜撰牽合誇爲守海口之策當路者亦受其欺予深訾之屢言於川路司農司農信余言而不能救可勝慨

哉此論殆乎駕出魏源可爲後之任事者鑒戒也

久阪通武

久阪通武字實甫小字元瑞長州人少好讀書每遇忠孝節烈士蹶然改容吉田松陰慷慨國事錮於藩特許聚徒講書通武與入江弘毅高杉春風從之慨然有報國志遊歷鎭西畿輔東海至江戶入芳野金陵門與河本惟一松田和厚中村知一及金陵子世秀意氣投合益相切劘見醜虜橫行怒曰味膺懲大義者匪我徒也痛論時事豎眉決眦口角飛沫夏日金陵晒軍服於風簷通武取而服之大聲疾呼爲大砲碎艦狀河本松田等從旁大笑衆目爲狂而不顧也是時倡尊攘者競起通武與弘毅俱詣京師謁大原公私獻囘瀾條議暨松陰所箸時勢論藩主父子朝覲世子定廣承命諭勅使東下通武與春風從之幕府議不輙決通武曰肉食者不足與謀因欲火橫濱虜館竟決謀出邸世子大驚馳馬而追及之諭曰家君自矢盡力報效孤亦奉勅而東今輕舉大事去矣惟望汝等鼓動雄心振發義憤以輔翊孤通武泣謝曰臣等淺慮幾貽累二公死有餘罪乃已一日望殿山虜館不勝憤憤輙曰是使猛虎負嵎也乘夜行火直入京師明年將軍入朝詔曰廟議決於攘夷國家安危繫此一舉開言路採衆議凡有所見者詣學習院陳之乃與眞木保臣平野國臣出入學習院鞅掌王事而幕府依違不前通武大怒見閣老板倉勝靜詰之不省通武於是齋宿絕粒與寺島昌昭轟寛胤詣闕抗疏請定掃攘之期伏地弗起世子聞之馳告鷹司關白關白奏之遂令諸藩會議頒告曰以五月十日爲期世子先諸藩西歸築壘壁修戰備通武與春風編奇兵隊陣馬關會美艦適過便砲擊之忽聞賊戕姊小路公乃愕然

曰廷議必一變兼程東上果變矣八月十八日勅闕九門停公卿參朝罷長藩士衛堺門長藩士退屯大佛忽號砲發通武以爲變起直造鷹司關白第關白亦蒙嚴譴門卒拒不入通武毀後門進謁關白問狀亦不知滿第囂囂詔削三條公等官爵停毛利氏入京通武等奉三條公等西走元治元年六月福原益田兩宰擁衆東上福原隊入伏見益田陣山崎通武與眞木入江等從之裁書因老中稻葉正邦奏之曰臣藩主父子一奉掃攘之旨盡力王事唯恐睿慮不徹一朝被咎爾來恐悚待罪哀訴路絕望闕號泣不知所爲願一垂聖盻召臣藩主父子親賜玉音足以釋宸疑霽嚴威未報國司親相亦稱鎭撫踵至屯嵯峨天龍寺伏見山崎嵯峨三營鼎峙衆凡三千九門戒嚴京師騷擾幕吏永井尚志傳一橋公旨撤兵不服草檄鳴松平容保之罪乞在京諸藩協力三道並

進通武固執不可曰彼挾至尊臨我我不能免逆名請奉朝命退屯兵庫待嗣君至而後決亦未晩也眞木保臣抗言曰今日之事但有横尸闕下以明尊攘大義而已福原曰事急矣不可以累嗣君七月十八日夜三鼓福原隊先發通武直入鷹司第逼見前關白且有所謀忽巨砲轟蛤門通武不少動口説大義前關白蒼黄避去通武隊起擊走越軍將進入華洞適彦桑會薩四藩兵來攻彈丸雨注通武蹈火督勵將士戰甚苦有飛丸中其膝乃執刀抉丸血淋漓帕約登樓圜合呼入江弘毅託以後事且曰吾已矣諸君其勉之剴腹而死年二十六已而全軍大敗弘毅保臣保天王山戰歿世子率兵東上途聞敗報還明年三宰謝罪後五年王政復古又二十四年贈正四位列祀典所著有江月齋遺稿論曰長藩士擧不特無名義亦無謀略足言也蓋綸言反覆勢不得不至

於斯耶吾聞來島政久年六十衆稱來翁顧叱通武曰白面書生豈解戰事乎通武死時有詩曰嗚呼吾死有餘罪恨不以死諫來翁悔犯闕無名義也蓋以一朝被咎故不忍憤憤輕擧誤事是特小丈夫之爲也通武追悔靡及良可悲夫

眞木保臣

眞木保臣稱和泉號紫灘筑後久留米人少渉邦典常慨王室式微然匡君之志雖切而資藉之功尙少一日讀會澤憇齋新論乃喟然歎曰是眞吾師也遂遊水戸問業憇齋會蘭船入長崎報曰清英構兵清殆敗保臣奮曰醜虜安知無朶頤乎卽日西旋倡尊王大義鼓舞士氣以言錮於藩十二年當是時邊事旁午幕府使堀田備州奏請外交保臣慨然上書三條公主張攘夷之説不可乃與平野國臣議曰不藉大藩之力不能也撰書二卷因國臣上島津泉州大久保利通自京師歸途見保臣謀覺乃提銃蹌踉入薩會泉州奉勅東發志士要之兵庫共謀義擧馳書四募同志泉州意在擧正黜姦以匡濟時政深恐志士過激敗事留之大阪邸令左右諭之曰凡事不得天裁則名義不立吾將詣闕奏時事以請天裁諸君其待之衆不服曰島津公負天下重望而猶豫不決今日事不幾九條關白酒井所司代聳動天下之耳目固不可也因擬田中綏猷襲九條第久阪通武攻酒井第柴山橋口二人直入相國寺因青蓮院親王奏狀議已定衆曰凡事有主者然後濟眞木君才略超群自今已後事無細大取決於眞木君是夜將其黨潛發薩人與之者三十七人泉州怒其負命授旨奈良原大山等八人且曰渠不聽惟汝所爲八人馳至伏見諭旨不聽乃斬柴山橋口以下八人檻致保臣於久留米既而薩長二藩競倡勤王

是時藩主有馬氏起保臣問所見保臣對曰薩藩國富兵强主倡大義苟欲有爲宜與協策卽遣保臣往薩歸則藩論一變坐罪閉居侍從中山忠光在長州遣使救解之會有朝命釋保臣罪保臣於是入京謁三條公爲學習院徵士乃獻策親征志士贊之將託大和行幸移蹕函嶺以問幕府之罪事敗三條公等西遁保臣與久阪通武從之參謀議元治元年六月長藩福原國司益田三宰擁兵入京京畿戒嚴保臣與通武據天王山變名甲斐眞翁將忠勇隊來島政久據天龍寺草檄鳴松平容保罔蔽天朝之罪擧兵保臣言其非計不聽遂合兵戰闕下久阪來島等鬪死保臣退據天王山恐不支遂自殺時年五十三所著有紫灘遺稿二卷明治五年五月詔賜祭粢十七年四月諸有志謀立祠東京水天宮側特許曰紫灘神社併賜金百圓

論曰久留米爲高山仲繩自双地人多慕仲繩遺風好說勤王大義而保臣世襲水天宮司叙從五位最有重望來往常武京攝間結交豪傑常曰天下有事我七族殉王而後可瞑矣若保臣死志匡王國氣震姦回可謂烈矣然吾惜其不少隱忍以審時勢而徒輕擧以失事也

平野國臣

平野國臣號獨醒軒稱次郞筑前人少學邦典深憂皇威之替陵遊肥後過菊池公遺墟將建碑徵文於搢紳乃入京師是時夷狄猖獗邊疆騷然閣老堀田備州入朝奏訂美國條約國臣曰玷辱國體一至於此志士豈旁觀之秋乎更姓名曰都甲楯彥與小林民典田中綏猷賴醇梅田定明俱謀國而大獄興小林梅田賴諸人檻致江戶薩藩西鄕隆盛度不免乃挈淸水寺僧月照西遁至筑前託諸國臣國臣晉識月照於近衛公第乃爲之僕下筑後川偵卒追尾因易服爲道士開關入鹿兒島而偵察益急島津順聖公甍藩論一變衆不知隆盛承順聖公旨謀事皆咎其庇月照隆盛亦幾弗測乃與二人潛發航日向隆盛月照不勝憤相抱投海榜人猶救隆盛蘇月照死國臣叙其顚末題曰西海波聞記潛入京師上近衛公月照所懷文書是時出羽人淸河正明與田中綏猷謀矯稱靑蓮院親王旨赴鎭西募義旅國臣曰此輕擧誤事者薩藩國富兵强順聖公雖逝介弟泉州君豪邁有大志此可倚也衆然之乃抵薩摩說宜倡大義以副興望叉是所箸回天管見錄培覆論培覆者謂培朝廷覆幕府也泉州深嘉之賜金遣歸國臣常慕高山仲繩爲人捐貲製石鐙安其墓下明年四月泉州率勤王兵東上國臣與諸同志要之兵庫先入京師賴近貴建言曰方

今黠夷逼於外大姦橫於內如癰疽潰裂天下阽危且不謀夕今年十月爲大阪兵庫開港之期期至彼必起商館築壁壘繫兵艦兵庫爲畿甸之咽喉坐爲彼所扼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者不如治兵以備然非藉大藩之力固不可也今島津氏入京此千載一時謹獻三策曰拔浪華火彥根居二條還車駕於大阪城勅七道諸藩統六師以討幕府是爲上策募義旅以浪華爲根據使靑蓮院親王問幕府違勅之罪是爲中策就島津氏所奏黜幕吏張皇威駐蹕浪華會合諸藩以伸尊攘之大義是爲下策此三者一斷於宸衷莫失千載一時機也會福岡藩主黑田氏東覲至播州國臣曰黑田公爲島津泉州叔父予係藩籍以至誠說之可撼也乃往說黑田氏愕眙遽移病西旋國臣因是下獄獄中箸盡忠錄制蠻策征寇說國體辨神武必勝論囧圖集六種旣而勤王諸藩交入京師藩主赦出國臣直命入京朝廷擧爲學習院徵士與久阪通武眞木保臣等參大議時土方久元宮部增實上書曰方今大計有六師親征而已抑錦旗所向誰敢異議請速進蹕勅靑蓮院親王爲先鋒則志士響應而至非直醜虜不足虞中興大業可成也國臣力贊之關白近衛公入奏乃詔車駕將詣畝傍山陵有所議會侍從中山忠光擧兵大和國臣承命往諭歸則廟議一變三條東久世澤諸公西走國臣亦投長藩以爲糾合同志以應忠光可少振天下義氣也三條公弗聽乃與其黨美玉白石諸人奉澤公宣嘉航至播州會大和軍敗國臣常欲詣京淸君側且爲三條公等雪寃而事日非乃入但州襲生野廨舍散金穀召士衆草檄鳴幕府挾朝廷矯聖旨斥正議構勤王諸藩之罪一擧陷銀山據妙見山而出石姬路豐岡三藩兵來伐國臣挺身格鬪銃丸中腰

乃勸宣嘉奔豫州美玉白石諸人戰死國臣走免爲敵所擒繫京獄明年長藩士犯闕幕吏慮志士越獄愿之斬國臣以下三十三人國臣秉筆大書憂國十年東走西馳成否在天魂魄歸地十六字又賦和歌東向拜闕從容就刑時元治元年七月二十日年三十七明治維新後澤公宣嘉爲長崎知事西下追賞國臣之烈知藩事黑田氏亦賜四口糧事聞朝錫褒詞贈正四位

論曰國臣之下藩獄也乞筆硯弗許乃捻紙片多造字形排貼之紙面箸七千餘言所謂神武必勝論盡忠錄諸篇是也其援古引典皆出憶記略無差謬乃者宮內省石刻神武必勝論字形奇古文辭明暢足以見熱誠忠赤之所注眞可尙矣又嘗讀西三條公行狀先帝勅公曰平野國臣奏討幕囘天之議朕一一記之國臣固以挽囘天運自期奔走十年畫策之偉氣魄之雄規模之大卒能使人人翕然知所嚮宜其以一布衣能動聖聰如是也惜乎時幾未至每舉輒敗遂不令終悲夫

周布翼

周布翼字公輔長州人父兼正世事毛利氏少喪父兄爲母所育性敏悟異於凡兒逮長入學舍掃一室篤志力學好讀邦典凡制度之得失風俗之美惡能悉其源委擢爲國學都講累遷政務役會美艦乞互市海內騷然幕府詢和戰得失於諸藩長藩主戰而幕府不奉朝旨又與水尾越諸藩不諧於是尊攘之論漸興翼知亂兆已成夾輔藩主敬親修文講武惠工勸農且以勤王事長藩爲天下倡先者其大端蓋發於此安政五年幕府與美俄諸國修和立約遣堀田備州請勅准不可而大老井伊直弼幽閉水尾土越諸公竝鉤捕勤王士上宸衷軫憂不安寢食鷹司正親町諸公密通叡旨於長藩以保佑王室相勉敬親驚喜欲遣使詣京而難其人翼自請行遂以爲使預聞朝議於正親町第卽優旨賜御巵御杯以勞之朝廷爲幕府所制飮膳亦被裁損翼聞之憤然愈以尊王黜覇自勵還密勸敬親獻土產充供御上悅益倚重之萬延元年春大老直弼斃尋有阪下之變時勢一更翼適在江戶揣摩時勢慷慨論列奮不諱忌用事者以危言中之脫然西旋會敬親東上翼追見之亡幾世子定廣奉勅入朝嗣又銜命使幕府翼與久阪通武高杉春風參贊甚力而春風等私謀火橫濱虜館俱出土佐藩主山內容堂聞之大驚告定廣因追及諭止之翼亦馳至謂春風曰諸君休矣幕府模稜術舉世所知如容堂公亦模稜無能爲已土佐藩士憤怒事且裂春風卽扶翼上馬翼行且罵土佐藩士共來請一決定廣慰撫之竝往見面謝容堂容堂曰君莫以小靑爲念宜貸其罪翼於是免死屛居文久三年大將軍入朝詔頒告攘夷之期敬親父子卽日西發異人猛士景附響臻咸曰時機至矣五月十日馬關砲擊美艦敬親起翼攺稱麻田公輔掌軍國事毅然以重遠自任事多參畫時論謂馬關之舉足以振三百年墮廢之氣而幕府使閣老水野泉州詰其乖幕議長藩據理抗辯遂與幕府不相容延至八月朝議一變十八日俄有免藩禁衞罰敬親父子之命初翼秉政一藩忠勇果斷無所顧忌而小人多嫉惡之至是競肆觝排翼憤惋欲入京挽囘朝議至大阪知事勢已去三條東久世諸公西走知無奈何將引決會敬親召還慰諭備至乃草奉勅始末及愬寃疏上之不省士之稱尊攘黨者閧然一辭必欲獲松平守護容保之首而甘心焉因相與兼程赴輦下呼天鳴寃事決裂定廣方率兵東指途聞敗報還幕府大怒起軍

問罪翼往見岩國吉川氏託後事挺身將叩東軍戟門矢死雪君寃敬親又召還之會馬關講和俗論棼興一藩疑懼不知所措翼仰天歎曰吾才薄任重畫策失宜使我公被大咎吾何面目復視息天下乎惟有一死以塞罪而已不食數日遺書伏刄而死時元治元年九月二十六日也年四十三死前一夕謂人曰吾意撥亂反正在乎後賢今當事者一蹶不振是可死矣世人不爲玉碎輒圖瓦全圖瓦全則何以激勵後賢乎翼死後高杉春風起兵大破東軍春風翼素所奇愛可謂能踵其志不負所知矣明治二十四年春贈正四位列祀典

論曰翼蚤納交近貴欲興復王室其志終始不渝可謂知大義持大節者矣敬親父子志在勤王而遭際迍亶進退失據雖綸音前後不符抑亦太阿倒持受人所制故也是以翼處朋黨角立之間寃憤怫鬱不克令終悲夫然不踰時而碩德異材雲臻鱗萃顛踣幕府光輔帝業翼志終底於成宜哉嘉慨賜祭子孫蒙采錄也

武田正生

武田正生字伯道號耕雲齋稱彥九郎水戶人天保中擢參政兼學校奉行是時藩士正姦分黨烈公獲譴幕府藤田東湖會澤憩齋戶田蓬軒相繼貶黜正生不堪憤恚以其徒入江戶上書閣老水野訴君寃礙職閉居烈公之參大議也東湖蓬軒皆起翊之已而災死姦黨結城朝道伏誅正生任執政總理學校安政五年幕府將許美俄諸國乞互市士論紛起朝廷大怒下勅水戶輔幕府攘外夷正生建言曰宜速奉聖旨以決天下方向幕府忌之再幽烈公彥根大老直弼遣安藤對州奉還勅書正生與金子教孝高橋愛諸極論還勅不可其徒數百人屯聚長岡皆正生所養者烈

公深憂之使青山延光往諭衆皆散走乃命國老大場景淑齋勅書南上於是有櫻田之變是歲秋烈公亦薨天下洶洶文久三年春一橋氏入朝正生從之預聞海防議朝廷以五月十日爲掃攘之期藩士奮躍謂朝廷頒告攘夷之期正臣子成先君遺志時也七月正生東歸警備水戶沿海元治元年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伊賀守藩主慶篤爲諸曹所愚以市川弘美任執政黜正生藩士失望鄕校士子千百爲群藤田信爲東湖第二子據筑波山正生戒之曰藩公昏懦不足繼先君遺志嚮者朝廷頒掃攘之期不若義擧爲稱首也歷說小川潮來諸校田丸直允年六十頗好義慨然曰是擧繼先君志宜令衆知名義所在造烈公木主題曰贈大納言從二位源烈公每事告神衆謂日光山地勢險要照祖所廟鎭可據也上書閣老板倉亦以因備二藩主爲烈公子疏陳情事請爲掃攘先鋒次宇都宮日光奉行戒嚴不得入轉道據太平山山國共昌曰此地屬幕府不若據筑波山以俟時機也田丸直允然之率衆移筑波市川弘美睺藩學諸生曰彼藉名攘夷逆迹已露而藩士旁觀何以謝幕府諸生至江戶見藩主請親伐之且曰武田氏實主是事正生惡姦黨得志挾其衆南上幕府關松戶千住乃屯小金原藩主恐物議拘禁市川佐藤朝比奈三姦七月幕軍與筑波軍戰高道祖破之夜半擊走幕軍而姦黨矯君命囚正生以下妻子藤田信以步騎五百赴水戶國內假擾會長藩士犯闕諸老要藩主參幕議乃命大炊頭松平賴德鎭撫正生在小金原迎謁請從衆千四百人賴德臨國疆姦黨請單身入城賴德怒曰吾代藩主來進退在我何煩爾指揮言未畢彼兵發彈正生曰此不可以口舌決請據那珂湊爲後圖然姦黨已據之正生登厰船

山暾敵營急令進軍陣礮濵兩黨隔水對戰數日不決筑波潮來諸隊協力奮戰拔那珂奉賴德詣神勢館召參政戸田忠則責其亡狀忠則病是屬暴橫專事彈壓於是欲納賴德姦黨不肯砲擊神勢館賴德大怒退保那珂幕府命參政田沼意尊督福島壬生土浦諸藩兵討伐意尊次府中火玉造小川諸校薄那珂正生衆二千五百固守不屈幕吏田中鉒大呼勸降賴德曰寡人不幸墜市川姦計田中曰吾固知其非本意盍爲衆請命賴德出正生危之不可姦黨誘之檻致江戸賜死十月二十二日諸士異論者降幕軍縱火正生衝圍而遁筑波潮來諸隊來合衆千餘人次太子村皆曰吾輩欲奉朝旨勦醜虜成先君遺志而爲姦黨所陷事至於此唯有因一橋公哀訴闕下耳乃推正生爲總督經兩野破高崎藩兵由中山道過伊奈度小田切之險入美濃大垣彦根藩兵

扼揖斐轉出長峯時大雨雪凛風偃旗士裂膚人馬凍死衆負糧伏蹤蠅嶺夜臥雪中崎嶇間關達今莊事聞京畿震動一橋氏奏曰浮浪横行至此臣之罪也請親勦討乃督會津桑名大垣彦根福井加賀諸藩兵拒之正生遣使加藩曰臣等奉先君遺志常恐失墜爲市川姦黨所擠無由雪寃一橋公實先君寵子寡君介弟將進京訴微忱以請洗雪願爲道地參政永原義之周旋甚力一橋氏郤之衆皆曰歷難至此不若百戰快死正生曰一橋公我之所執臣禮安得抗手尋告加藩曰臣等謹歸命戟門既分萬死復何言唯志在報國今徒蒙賊名千載有餘憾一橋氏拘之敦賀僧寺其徒八百二十三人慶應元年二月田沼意尊傳幕命斬正生等三百五十二人流百三十六人餘以從論正生年六十三明治維新正黨在京者奉勅誅市川朝比奈諸姦正生等列祀典

論曰鹿門吾師云姦黨奉藩主附幕府正黨戴烈公奉朝旨兩者不容互募黨援而正黨過激者刺彦老狙安藤氏襲英館目爲激家中立持重者憂此屬粗暴專事鎭撫目爲鎭家及筑波事起鎭家不能自保協力姦黨非其志也而其多藩學諸生曰諸生黨一起一仆互相吞噬父子仇視骨肉相屠殆類假名國事而逞恩讐者矣信如吾師說而黨爭三十年烈公所養人材於是死亡略盡可勝惜哉車駕北巡詔錄正生以下諸人後賜金修墓又特許建祠曰松原神社庶幾可以少慰已

高島茂敦

高島茂敦字子厚號秋帆稱四郎太夫長崎人爲人慷慨讀書講武豪邁有才識管掌清蘭互市兼辦海防事務是時清英構兵茂敦上書奉行田口伊州請講火技貯糧粟申令邊備修飭戎務私

購臼忽加炳諸砲延象胥講西洋兵法會蘭人某來其人從拿破崙履經戰地最精火技茂敦從之學砲術業成乃創兵制事聞幕府天保十二年五月率門弟子東上演砲槍於德丸原整列槍隊聽令開砲一進一退倏忽如風觀者莫不驚歎大將軍賞賜白金二百兩進班秩江川英龍下曾根信敦等皆列門籍火技大開西式練兵始興同僚福田某嫉茂敦聲位出己上殊不平適因幕府監察鳥居忠耀信用本莊茂平次茂平次長崎人乞假西旋見茂敦曰足下獻大砲開西洋兵法而賞不酬勞予近出入權門請爲道地茂敦正色曰吾世荷國恩志在報國奚敢負緣求非分耶茂平次大媿往見福田激動以言會長崎火延及茂敦家乃修小島別墅據崇丘繞石欄鄉俗呼爲小城茂平次故慫慂福田謀陷之歸江戸見鳥居忠耀譖曰四郎太夫築私墅占據險要僭擬城廓

延蘭人購火器情且不測忠耀告之閣老水野忠邦忠邦怒授旨長崎奉行收茂敦父子下獄逮捕門客是爲十三年十月也明年二月檻致江戸案經五府竟無證左而小人承旨鍛鍊成獄先是舌人私買淸商貨物法當斬茂敦力救之至是追治之錮獄已而忠耀積姦暴露褫職廢錮茂平次亦逮而茂敦繫如故嘉永六年六月美艦要互市邊徼驟擾江川英龍以韭山縣令秉掌海防事屢請赦茂敦乃獲赦命爲江川附屬督鑄造大砲任砲術教授上書論時務曰我邦元和偃武以來兵式崇尚漢法朝鮮之役始用火器尚限步卒銃彈量三錢至一兩射力僅四五十步無隊伍節制之法我兵制五十騎爲一隊每騎從卒迨千人戰者不過半如西洋兵千人千槍無卒不戰而我軍無水勇大軍陳沙場晝張旗幟夜篝炷火此殆揭標而待彈者我船載百石始安大砲一門砲

彈量不過五十兩西船一艘裝巨砲數十門此勝敗不戰而較然者往年粤東之變水陸連戰皆敗出償講和大辱國威此非前車之可鑑者耶不知迨今一變兵制而講火技貯硝藥造軍艦築砲臺願士大夫見國家全盛未涉域外情狀故議論未得要領承平日久舉世不知戰備爲何物若邊隙一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禍結必有虎狼意外之患宜潛形藏影覘其所爲以應之順適其意其間修海陸軍制移侯國於要陝使彼知懼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是固爲制外之至計且請許互市曰我許淸蘭來販幾二百年未見其害今也天事人事俱變五洲梯航聲息咸通交商和親洵爲公理而我邦屹立東海鎖港之說豈爲得計乎唯宜接之以禮與之以信取萬國之長資我之短以固立國之基揣摩情勢指陳利害縷縷萬言言極剴切而當路疑忌百端獨閣老阿

部勢州嘉納之擢爲講武所砲術師範秩一百石晉武具奉行任海陸軍制取調秩并二百石茂敦雖以武起家性頗好文嘗受書法於廣東人施南筠書大槻磐溪聯曰布武修文孰非經濟嬉笑唾罵俱皆文章筆法遒勁無和習磐溪大喜亦刻印贈之曰火技之中興洋兵之開祖當是時江川下曾根二氏門日盛而茂敦名益重慶應二年正月十四日年六十九病卒明治二十六年十二月贈正四位

論曰茂敦抱持見地每主張開港之說曰唯宜申之以禮與信且善講砲術論海防以豫備未然詩所謂用戒不虞者非歟特當時幕吏忌之被誣繫獄未幾忌者斥罰而茂敦寃錮十餘年不克盡其才爲可惜也吁小人比周飾成罪害古今一轍可勝道哉

村山拙軒曰先人松園與磐溪先生親善先人嘗云磐溪在長

崎時始知秋帆示太田南畝詩有一自西洋傳火技孫吳韜略皆陳腐之句秋帆由此發學洋兵之志此事先人所親聞而世或不知之

松林漸

松林漸字伯鴻稱廉之助肥前大村人生于北筑飯盛山下因自號飯山甫三歲解書字七歲時執簡賦詩邈焉寡儔藩主召置左右甚幸愛之藩主東覲漸從之時年十四師事安積艮齋艮齋見所作詩大奇之授以讀書法入昌平黌與岡鹿門松本奎堂等以經史文章相切劘漸少鹿門數歲兄事之時稱三人爲昌平三才子是時幕府政衰羣凶崛起時論紛如漸以矯激而漸等抱尊王黜覇之志以文字譏切時事痛言極論諸耆宿咸深驚歎不敢以新進小生遇之漸名稍著既而奎堂造尾州漸以事詣大阪鹿門

適在奎堂亦至欣然自謂百歲奇遇同僦堂島一舍居之京攝爲人文之淵藪三子因與恢奇博辯卓犖之士縱談時事中夜起舞時或呼酒叩劍慷慨悲歌有國士風時人稱曰雙松岡或有以混沌社諸賢比之鹿門獨不服蓋自負氣節文章超軼七子也嗣見朝廷數降勅攘夷狄幕府依違不前島津泉州獨率其衆入朝三子慨然曰此豈志士袖手旁觀之秋耶乃俱杖策入都干說公卿會變起倉卒海內騷然漸與病而西鹿門亦東歸文久三年夏頒詔親征奎堂糾合同志擧義大和漸奮然投袂而起曰聖主頒告親征豪傑響應此千載難逢之會時機豈容坐失哉因將東上勠力共事渡邊昇者漸親友也謂漸曰夫立廓淸之功宜見幾而作請少審量時勢莫蹈危機引据止之漸感悟卽與渡邊兄弟楠本正隆等倡道尊王鼓舞士氣是年擢爲學館教授參決機務漸益

感激蘊義抱貞秉正排邪無所迟撓藩政於是大振然嚴毅自持盛名之下不免爲俗所憎正月初三日偕渡邊昇等詣藩主第賀新正夜歸遇盜於途劍銃交下漸獨遇害年二十九是歲慶應三年也漸性敏而貌厚才大而氣銳少好修實學愛多羅山之秀時時入山讀書尤注意古聖賢出處常念激昂靑雲必有潤澤於天下故其所著見於議論尤乎文章其爲文鬱勃而昌明與其人適相稱云所著有飯山文存二卷飯山詩稿一卷明治二十二年列祀典贈從四位渡邊楠本等招漸故舊追祭之

論曰渡邊楠本等之爲追祭也鹿門吾師適在北海余乃折簡報之復札曰渡邊兄弟楠本等獲有今日而大村公露賞典增封土皆賴飯山之力渡邊已列華族固不可不奏此人功此可以贊漸矣余復何言然漸既歿之明年王政復古渡邊楠本等勤勞王事爲維新功臣天獨不假漸年豈不惜哉

高杉春風

高杉春風字暢夫稱晉作長州人少師事吉田松陰與久阪通武親善通武沈實老成春風負膽氣不甚好讀書故松陰揚通武而抑春風春風憣然改志痛自刻責通武曰暢夫非吾所及也春風聞之曰久阪君才識出類吾敢比之乎松陰欣然曰二生推讓如斯乃國家之福也二人生同歲人稱爲聯璧遊江戸入昌平黌交結知名士文久二年春幕吏航上海藩主命春風隨以觀西洋砲艦意竊欲矯命購艦但爲罪已重必觸君怒繼慨然曰觸君怒毋寧購而備之還稽首於藩主坐前曰臣知武備不可忽專約購艦敢昧死伏矯命罪請裁之藩主原之不咎卽命購取每疾醜虜猖獗與通武謀火横濱不成遂爇殿山如京師三年夏詔頒告攘夷

之期春風躍然西歸馬關之役興乃建議選軀幹强壯者編奇兵隊藩人素服其才而嫌其無檢束於是咸曰渠必不爲故態至則持傘著屐左右擁妓如不留意然衆大笑已而陣馬關與通武等砲擊美艦會賊戕姉小路公春風度廷議或更變卽赴京師果如所料乃奉三條東久世諸公西走於是物論鼎沸竟獲罪錮獄此爲元治元年三月也七月三宰犯闕通武等死之廷議以爲朝敵東軍進討報至藩主大懼戮三宰謝罪春風特出獄乃奮曰東軍雖百萬何難敵之有少壯輩皆附之時總督德川慶勝命移三條公等春風曰三條公等窮而投我移之不義遂擁兵抗當路藩主怒斬其黨七人春風走筑前慶應元年正月總督以長藩伏罪撤兵是夜春風以奇兵八十人襲馬關驅官吏略糧仗傳檄四疆曰我公繼纂祖洞春公貽謀盡力王事而俗吏託名恭順且將割地

而容悅於幕府此所謂委肉於餓虎之喙者吾輩義不與共戴天因將誅戮俗吏以慰烈祖公靈振曜我公大節願諸君勠力義舉旗章悉用一字三星一字三星象洞春一品位也衆遲疑不發春風怒曰俗黨漫用公家徽章我正黨千百用之亦何害便自率兵入山口藩主使世子詰狀對曰臣等請誅戮俗吏一決國論以伸大義藩主嘉之乃斬用事者數人而舉春風等以參機務春風自起兵至此十有三日一藩兵權歸其手幕府大舉問罪春風謂衆曰曩者戮三宰謝罪今又討伐此不刈盡忠義種子不已者吾輩縱無所成亦安可不樹義聲以慰死者靈哉直航上海買艦而買銃砲兵制一倣西式封鎖四境時薩藩以幕府在疆內構兵修怨縮國脈而耗國力英法諸國虎視於後不知防制爲今之計在諸藩協策共濟時難爲急務因解長藩俘囚禮遣之又遣使請釋怨

俱謀國藩主會群臣議春風不可衆曰島津氏重大義棄小怨爲國家行成而我峻拒可謂義乎春風首肯二年二月令小笠原長行松平宗秀伐長藩二人駐牙廣島召藩主不至薩藩論出征無名以拒之宗秀監藝石兩道長行逃小倉東軍與松山藩兵夾攻大島春風身督兵艦鬻入敵艦之間縱橫馳突敵大擾二月十七日砲擊門司田浦遂登岸奮戰守兵不支走大里七月四日攻大里火民家長行竄于長崎會大將軍薨勅令撤兵乃留馬關管兵馬三年四月十四日病歿年二十九春風爲人才明果斷不拘細節雖在軍中常携婦人然臨危蹈難志氣不挫尤能出奇用兵有古名將風所箸有東行遺稿二卷明治二十四年贈正四位

論曰用奇取勝兵家常談而非奇傑士不能也若春風者其庶乎春風以一陪隸慨王政之墜憤幕府專橫踴躍其誠磅礴其氣一致國論破東軍於一擊之下以效其忠節雖未竟其功而逝其志則已快矣惟藩主危疑之際震懾幕府不能總群策以斷之而收效稍晚亦可惜也

原忠成

原忠成字仲寧稱市之進號伍軒水戶人父雅言世事水戶藩少聰敏師事會澤憩齋藤田東湖成童能屬文是時幕府政衰士風委靡不振忠成爲文痛論時弊東湖見而奇之曰此偉器也必繼義公遺業以增光國史因作政事學問無二致說獎之忠成深服其言入弘道館益自刻苦業大進遊江戶從藤森弘庵羽倉簡堂問經入昌平黌與岡鹿門重野成齋高橋虛舟親善創論史會其爲文章暢達衆莫能及時烈公參大議川路聖謨赴長崎接俄使挾忠成以行聖謨深器忠成將薦之固辭藩命退饗饗友爲張祖

筵是夜地大震忠成馳至小石川邸東湖災死忠成慟哭將喪東歸遂下帷授徒烈公每慨國史志表之不畢業開史館招賢才忠成徵拜修譔閣老井伊直弼幽烈公別邸忠成奔赴與諸同志謀救之會朝廷怒幕府失政勅烈公督大政直弼忌之逼烈公奉還勅書忠成奮然曰勅書其可誣乎疏陳還勅不可十條已而有櫻田之變未幾烈公亦薨天下洶洶大原三位奉勅東下忠成與藩宰大場景淑武田正生見長藩桂孝允松山藩山田球居中周旋幕府卒奉朝旨是時文久二年十一月也明年將軍入朝忠成與武田正生藤田信從一橋公詣京留參帷幄方是時外人窺隙薩長以雄藩互構異同浮浪蠭起幕府事日急而一橋公佐將軍決大議使三百藩不至崩頽者忠成之功居多焉是歲大將軍薨一橋公承宗統卽日召爲監察忠成感激出入風議靡事不爲獲旨

一日五遷孝明天皇崩忠成掌山陵大儀建議廢浮屠式一復古制及兵庫開港議起乃歎息曰氣運之變潛會默移常出人意表當局者或不及知知而不及制者此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洞觀時勢勸將軍上奏許外請而小人權倖多疾惡之宣言曰兵庫開港原氏實主張之此反覆賣國者遂害忠成卒年三十八慶應三年八月十四日也一人自首閣老板倉邸乃知幕臣之爲

忠成狀貌偉然沈毅有才略寡言自是亦不與人校短長當其任督府事也與永井尚志柏原某等議臨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死生不渝故薩長諸藩多忌憚之其風槩亦可想見矣性好學於書無所不窺尤邃邦典工詩筆翰所箸有居學筆叢若干卷護王明神事蹟考一卷西遊記一卷論史會稿二卷督府紀略二卷尙不愧齋存稿四卷明治維新後贈從四位

論曰鹿門吾師誌忠成墓曰仲寧常慨外事將承烈公志蘉天下力耀國威於海外故當德川還政時使仲寧在必當贊將軍協力薩長諸藩成維新業此余之所以爲幕府深惜仲寧之死也其爲吾師所推重如此然余嘗以爲忠成與大場武田諸子首倡尊攘之說而武田之率同志西上忠成盡勸一橋公匡救之當時雖陰匿武田遺孤以存其祀究不足以雪武田寃憤也此所以卒死於非命歟

阪本直柔

阪本直柔通稱龍馬高知人父直足世事山內氏直柔少時尫弱爲衆所侮及長狀貌魁碩志氣雄邁不群常以武力智謀自詡嘉安之際尊攘之說大起所在囂囂島津泉州率勤王士入京四方聞風響應直柔慨然欲盡力國事自脫藩籍東上至則事已沮乃入江戶途見諸藩東覲儀從甚盛曰咄優孟衣冠焉得濟事乎學劍于千葉周作刻勵數年極其祕奧會藩主被譴屛居物議沸騰乃與武市小楯俱南歸經兵庫見英艦航過顧小楯曰吾輩常論攘夷謂我有百錬之刀可以制勝於一擊殆兒童之見耳彼一旦來攻則巨艦大砲環海皆敵何有於百錬刀乎再遊江戶訪勝海舟得聞海外大勢及論水勇倡練急務直柔悟即稽首曰前聞友人述先生之說無所融會以爲刺謬今獲親謦咳崇議宏辯擧世所稀始深恥固陋願列門牆受業海舟大奇之啓誘備至後銜命巡薩海直柔從之詣鹿兒島見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尤服隆盛隆盛亦重之元治元年長藩士犯闕大敗幕府擧兵征之長藩戮三宰請罪是時薩長互構異同而勢力動天下直柔謂其友中岡愼太曰兩藩講好夾輔王室則挽回天運成中興業不爲難也此

非志士效命之秋乎愼太然之因與土方久元入京師見小松淸廉大久保利通謀薩長修好約久元赴長藩說木戶孝允愼太入薩藩說西鄉隆盛遂俱西發久元途見直柔即告以實直柔曰予請赴長藩而愼太入薩隆盛時已東指疑爲薩人所賣直柔聞之即日入京始知隆盛與愼太中路相阻未遇乃馳赴長藩見孝允曰幕府不奉朝旨統御失方群藩各心亂兆已成今貴藩與島津氏苟釋宿怨而勠力謀國則挽回天運洗三百年積習以固丕丕之基在此一擧若坐失時機海內分裂英法窺隙禍殆叵測可不寒心乎毛利氏會諸臣議高杉春風持不可直柔曰貴藩已和歐美而難薩藩此親殊類而疎同胞也春風大笑首肯議遂決與孝允俱入京師見小松西鄉大久保議國事薩長交日密而幕府不知也大將軍家茂大擧西伐令諸藩出兵薩藩論征討無名義以

拒之初幕府因島津氏抗毛利氏至是悟為其所紿幕吏乘夜襲
直柔寓直柔與其友近藤昶研數人奪門走脫途中近藤易服買
酒盤礴酣飲各自別去慶應二年東軍進發直柔西下召募浮浪
編水勇六月東軍攻大島甚急因授意高杉春風以佯為薩人所
脅授之七月三日治砲艦冒曉霧襲東軍東軍退而築壘富士迅
動鳳翔三艦發彈為聲援直柔督水勇由馬關逆擊破之大將軍
薨德川慶喜嗣遂託喪罷兵適藩主山內豐信使後藤元曄造長
崎購取輪船直柔與春風俱往見請即以所率兵艦除脫藩之罪
元曄具狀藩主許之乃編艦隊號海援隊中岡愼太亦編陸援隊
皆隸其藩竝購銃千挺獻之說以協策薩長二藩光復帝業藩主
授旨後藤寺村福岡神山四臣建議王政復古乃與愼太東上幕
府自征長無功威權已替慶喜知不為衆所與遂上表辭闔職會

親藩於二條城出示手書左右嗚咽無仰視者直柔挺身進謁曰
殿下深慮天下安危奉還大政實出至公誰敢異議願速請朝旨
以奏實功一坐大驚議論漸起慶喜特召後藤元曄小松淸廉詢
以此事會桑二藩固執不可慶喜心嚮之默遣侍臣傳旨元曄艤
然而去會桑二藩脅關白二條公曰朝廷遽廢幕府浮浪陪臣横
行殿陛而無寸兵尺鐵何以制諸關白頗為所惑淸廉往說之曰
光復王政丕揚大烈時勢所趨今有不可已者獨殿下持異議何
也抑不聞乎才谷梅太為浮浪之魁變者後藤元曄之謁將軍也
瀕行梅太誡曰若將軍有不可復古議則子自刄於殿前予要途
擊將軍是屬聞殿下持異議則必遷怒於殿下臣竊危之關白瞿
然變色曰敢不奉教亡幾勅允慶喜還政之請才谷梅太卽直柔
變名也一日愼太過直柔寓入夜有人叩門求謁三人尾將命者

而入斫將命背仆焉直柔方蹶起執刀脫走不及盜刄亂下愼太
亦斃三人呼快倡猿樂曲而出直柔創重顧愼太曰為國斃於毒
手豈非天乎乃瞑年三十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也愼太少直柔
三歲三人者幕府近藤勇等云明治二十二年贈正四位

論曰鹿門吾師刻所箸尊攘紀事岩倉右府以其叙德川還政未
悉卽招吾師具說直柔協和薩長兩藩顚末故其箸補遺載直柔
事迹叙述簡明議論雄快誠足以不朽矣惟與予所聞小異乃參
他書立傳蓋島津泉州之入京也長藩悔為其所先毛利父子相
踵入朝明年賊戕姉小路卿遺刀銘曰薩工與泉州忠重幕府諜
者疑為薩藩仁禮某田中某遣卒捕之田中拒鬭自刄仁禮拘於
松平藝州邸詔罷乾門守衛薩人以為長藩所陷中川親王與島
津氏有姻故一日遣其臣伊丹山田二人詣楠社三條公疑其授

旨私使薩藩矯勅發兵捕之是時薩人擊走英艦奏捷而長藩與
美艦開戰勝敗不決上意漸向島津氏追詔罷親征薩人援會桑
二藩逐七卿禁長人入京長藩三宰之犯闕也薩人勠力幕府逆
擊破之兩藩互搆嫌隙莫能相下當是時雖出於權勢之所爭亦
由於疑忌莫釋排解無人也惟直柔知兩藩之不可不和幕府之
不可不倒王室之不可不興感槩豪健毅然自任天下之重故能
以一浮浪之身蹈萬死一生之地運雄圖於方寸之中協合兩藩
贊成維新之業岩倉右府謂其功不在木戸西鄉諸人下信哉

三好淸房

三好淸房字顯民通稱監物號閒齋仙臺人其先出自阿波十一
世祖義元以武勇游事藩祖貞山公於大阪賜祿六百石以黃海
為采邑祖義偏父淸明淸房少遭父喪母菅生氏訓之有義方長

而好學慕岳武穆之爲人自負氣節慨然有報國志歷職扈從目付近習公儀使擢任出入司會柯太疆界論興幕府命仙臺戍蝦夷藩主難其人清房卽請行乃命往戍手書陽氣發處金石皆透八字以勉之清房再拜受命巡視國後擇捉二島深憂北虜窺邊上屯田策是時美俄英法諸國乞互市開閉論大興而朝議以攘攘爲主清房進見藩主納以勤王之說藩主聞而重之陟參政祇役江戶文久二年建議改革藩政不報三年大將軍入朝親征議起勅召藩主國老遠藤允信拒之猪苗代謙道曰賄近衞公金三千兩庶乎得免清房奮然曰謙道何人敢抗明詔耶藩主呼曰止止卽西發清房與但木執政從之朝廷頒告攘夷之期清房乃欲先歸以修戰備直謁近衞公賦和歌呈覽近衞公悟許先諸藩賜假增祿百石乃益感激勞畫防務而權臣不便遂相與騰口而忌

清房者以危言媒孽其短遷番士隊長慶應三年冬大將軍德川慶喜奉還大政勅召薩長諸藩尋竝召藩主藩主復清房參政卽請入朝而群臣倡異議曰德川還政出薩長二藩要刼非朝旨也清房獨稽首於藩主坐前曰我藩念西公以來積勞王家今坐視王家之急可乎夫爲忠爲不忠在公駕之發與不發願勿失千載一時機而貽笑於天下事定之後藩主聳聽直命晉京且曰孤亦當嗣發清房領旨直駛火船西向入下田港船長聞正月三日東軍敗於伏見請回航品海不許促趨鳥羽港二月二日詣京義旗輻輳輦下爭先東伐特詔仙臺討會津寵以御旗二旒時九條公爲鎭撫使澤公副之醍醐公參軍事清房分隊護之乘程東下衆心疑懼異言紛起清房仗義措辯議已決藩主郊迎之鎭撫使于是與參謀大山綱良議征會津初執政阪英力承德川旨歸自江戶揚言曰薩長二藩要幼主奪德川政權其所以禁令者僞勅耳衆以爲然通款會津庄內二賊爲應競播訛言至是疾清房如讐飛謗騰譏勢益洶洶清房不懼直行終爲所構褫職醍醐公問其故阪英力曰三好參政有事涉不敬故解職清房艴然見英力曰足下職爲執政而撓我公勤王之志今反誣吾不敬者何也英力曰予豈誣子惟惡要刼朝廷毒亂天下者耳非敢忤朝旨也清房抗言曰朝廷光復大政置總裁議定參與諸職取決於有栖川仁和寺二親王中山納言公以元舅之親翼亮聖主預聞萬機絲綸所頒錦旗所向四海景從亦足知薩長二藩無私心也英力默然久之然卒不能悟清房已黜國論一變會奥羽諸藩於白石要盟抗逆王師清房度不可爲奉母屛居釆邑已而磐城白河淪落英力恐清房再起伏兵於途召之清房稔其謀以病辭會衆議構異

同松本執政欲起清房問意見發使往召甚急母曰汝往則獨蒙媿恥隕命毒叉不若自戕以全節清房曰死者士之常分事至於此皃敢汚哉乃作上醍醐公書諭諸子曰王師臨疆撥亂反正或不踰三旬宜將書面呈爲王母請命又遺書藩宰大條宗亮以陳己志懸岳武穆畫像於堂命酒賦和歌從容顧左右曰吾得從古人遊於地下足矣或勸其遁秋田則曰國家昏亂不能誅暴禁邪何面目復見日月去玆非吾死處也遂伏劍而死年五十四明治元年戊辰八月十五日也清房既死未幾藩主悔過歸誠國論於是反正一如清房言清房性孝事母祥順自奉菲薄而遇人能推誠襟懷灑脫好蒐古書畫至五百餘幀又作畫畫如其人晚年好讀通鑑歎曰温公眞君子人也非至誠憂國則何以克濟蓋其生平大節確乎不可抜者多得之學問云二年十一月詔賜祭粢金

二百圓贈正四位
論曰當德川還政時奥羽諸藩闔事機倡異議獨淸房投袂而起力排衆議而不辱其身明目張膽伏义義氣發皇謂之智節兼全之士可也當時謀國者非無賢智之人惟但木阪諸執政積慴幕威適以罔上不道陷藩主於不義玷辱國家智者亦不可奈何惟有一死以謝君父耳而某某與淸房共事者生存至今尙力攻其枯骨是誠何心哉顧庇門吾師與淸房爲莫逆爾時淸房罹禍吾師亦下獄卒能得一生於萬死之餘乃表其墓曰我藩雄於東北而一旦爲逆徒所誤有一淸房固守大義百折不回遂以身殉此可以少說於天下矣噫可謂特識矣

荒井房溪曰余聞三好參政當在函館與堀織部正頗有畫策時法蘭人爲二公撮影余因參政子孫見之二公英姿颯爽眞令人欽慕不已

横井時存

横井時存字子操通稱平四郎熊本人父太平世事細川氏時存少入藩學讀書通古今明大義善騎射尙論古人以小松內府比顔子於先賢獨取熊澤蕃山常慕楠公爲人自號小楠慨然志天下天保中游江戸受業林祭酒之門又見松崎慊堂服其學識慊堂亦許爲奇才與藤田東湖川路聖謨交議論踔厲風發不可掩也藩主懼所論觸時忌命歸里水戸烈公聞其名使東湖傳旨先是時存慮水戸分黨爭權貽害他日屢見東湖論之東湖不敢用至是西歸杜門謝客涉獵群籍著說論道德爲經國濟民之本家貧躬爨炊者四年設教于家弟子各以材質授書勵以大節愛才容衆初信伊洛之學其後悟曰高談性理濶於事情者非聖人所以隨時成務也又慨學者多爲勢利轉移賢者則沈溺於文藝乃極論正德利用厚生之道曰堯舜之政在水火金木土穀以濟民用漢唐以來質不勝文宋儒說性理而不達利用厚生之旨發明者顧在西人其言切中時病故詞藝之士忌之稱爲實學黨藩主擢任文武事國老長岡是容荻昌國皆推服是容致仕忌者益衆時存顧其徒曰宋時有以僞學之稱蒙罰者我儕負實學美稱不亦善乎四方聞風爭趨門下越前三寺某來見深服其說嘉永四年二月從二弟子東游抵越前藩宰迎之館其別墅八月歸越前藩主春岳公欲聘之釐革學政使藩臣傳旨乃草學校問答錄以獻六年癸丑夏美艦乞互市時烈公參大議時存贈東湖書曰天地大道萬國共由安得有鎖國苟有用我者吾當體上帝一視同仁之旨先說美國然後歷使歐洲結約講交俄艦入長崎川路聖

謨往勞俄使乃贈書曰今之虜非古之虜宜應對以禮移居沼山津弟子就爲運土伐木建設塾舍由是號沼山優游如遁世者而未嘗忘天下憂當是時沼山號動朝野安政五年三月春岳公厚幣聘之乃赴越前人或譏其仕二君時存笑曰孔子游七十二國云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然則何仕不可聖人之道特治人濟物爾既至春岳公待以賓師自稱門人遂預聞機務曰勸農桑整商務以富國製砲艦練水勇以强兵士則文武無歧凡三大端次第施行時存天資敏練遇事剛果邁往之氣人不可當故慕者衆而忌者亦衆一日與客飲暴人提刄而至時存翻身逸去春岳公度其取奇禍乃遣歸藩主責其不抗敵沒世祿慶應三年幕府廢朝廷綜攬庶政徵拜制度局判事超任參與敍從四位與木戸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典職機密會獲病自草遺表少焉

稍愈志氣猶壯從政纔八閲月未及展其所蘊蓄一日退朝途罹賊刄遂卒年六十一明治二年正月初五日也上宸悼賜賻知與不知聞訃者莫不惜時存軀體不逾中人然神氣魁岸好讀王新建書頗能識道理與勝海舟元田東野最親善但内行不篤人皆病之生平所論述甚多皆散逸嗣子時雄蒐輯遺稿行世

論曰吾讀小楠遺稿其文辭雖不工然往往足以警發曰明堯舜孔子之道盡西洋器械之術何止富國何止强兵布大義於天下耳曰收攬人才洞開言路與天下爲公共之政此皆見其卓識矣抑其伉爽有餘而絀于善藏取後之道故自令摧折歟不然何須之暴也

中村研里曰維新諸公大抵叙崇爵榮子孫獨不及于小楠何哉或曰所云明堯舜孔子之道此主張禪讓者非所以忠天朝

也果然乎夫堯舜禪讓出於不得已者固聖王之糟粕耳據此爲譏可謂誣矣孔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仁之本歟然則孝悌云忠恕云仁云者皆爲一本可知也小楠慕楠公爲人自號小楠此豈有不忠之心哉

大村永敏

大村永敏初名良安本姓村田氏稱益次郎防州吉敷人少好學欲以儒鳴年十八師事廣瀨淡窓粗通書史是時國勢陵夷士氣不振而西學漸盛永敏憣然改曰丈夫焉作章句儒耶游大阪從緒方洪庵講西學兼修醫術尤好韜鈐爲宇和島藩所聘譯荷蘭兵書入江戸下帷授徒幕府延爲講武所教授居一年辭職歸藩主毛利氏擢任兵學教授賜祿百石譯普國兵書尋修軍制會三國老以兵犯闕幕府發兵討之永敏與諸同志謀傳檄四疆自率兵當北方一面大破東軍慶應三年王政復古明年正月永敏隨世子入京任軍務局判事編親兵置牙伏見車駕幸大阪永敏先驅檥兵艦以肄武上嘉賞詔還江戸五月叙從五位兼任江戸府判事前將軍德川慶喜屏居待罪而故吏驪擾常野甲信之間其在江戸者嘯聚東台稱彰義隊與會津仙臺諸藩互爲聲援永敏曰賊勢不可長也請速勦之議者以兵寡不從獨大監察三條公然其計舉參帷幄是月十四日永敏部署肥筑諸藩兵次日昧爽圍東台苦戰賊一隊擊德川家康所用旗標據寛永寺王師縱火破之奥羽諸藩不服王師東征賊據函館五稜郭陷松前城永敏曰彼擁船艦非水陸並進不可也廷議從之明年三月賊遂不支請罪歸順於是東北悉平詔論功行賞賜永敏世祿一千五百石

永敏建議曰今國家中興諸藩各異兵制宜海軍倣英國陸軍倣法國以統一之而延兩國教習養成士官製造兵器爲急務諸藩頗駭其言由是異論喧然永敏極陳東西形勢以指切當世得失廟議始決廢軍務局置兵部省永敏任大輔奉命歷視大阪兵庫可設兵學校造兵局地館于西京賊乘夜襲擊創重上遣御醫賜藥遂就大阪病院明治二年十一月初五日遂卒年四十七贈從三位賜賻有加永敏爲人方額圓顧眉軒目張生平持己儉薄待人少恩臨事果決無欺飾矣其所規畫撤諸藩禁佩刀定徵兵令開兵學校皆次第施行於是人皆稱先見弟子故舊相謀立銅像於靖國神社之域三條公爲之銘

論曰永敏治軍嚴肅臨機果料敵明謀定而後戰能以寡制衆雖古賢將無以尚焉且其兵制設施得宜斯皆根於忠智而已惜乎

中道而殞也朝廷授爵榮子孫其待功臣亦可謂至矣

小原寬

小原寬字栗卿號鐵心美濃大垣人祖能令父忠行世事戶田氏寬少負氣從佐藤一齋齋藤拙堂問經義又從梁川星巖學詩天資明敏雖寡學術而能通時務天保中襲先職爲執政時承宿弊出入不償乃百方經營未幾財理倉實又興學講文演武一藩翕然賞賜三百五十石卽歲納二百五十石充公安政中美俄諸國乞互市海防論大興乃獻策墾田練兵以資武備增祿百石固辭朝廷屢詔攘夷幕府不應於是士之倡尊攘者聚京師寬亦鞅掌王事元治元年夏長藩士犯闕後軍福原元僴在伏見鼓譟而進寬督藩兵擊破之元僴傷以身免云慶應三年大將軍德川慶喜奉還大政詔置總裁議定參與諸職寬與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

等任參與明治元年正月三日也會伏見變起藩兵爲德川先驅寬子忠迪在兵中乃馳使召之又因藩主有罪卽日乞假兼程歸藩進見藩主論陳大義甚力遂勸藩主入京待罪且上書請恩貸優詔爲東征先鋒建功自贖當時諸藩多誤方向獨戶田氏幡然反正而存社稷者寬之力也是月兼任會計事務局判事閏四月改任會計判事敘從五位下兼任江戶府判事病辭優旨賜物二年夏藩兵奏功賜藩主三萬石乃分一千五百石酬其勞諸藩奉還版籍詔以諸藩主任知事寬遷大參事獻金千圓充治內開拓之費四年七月廢藩置縣乃轉本保縣敘正六位未赴任補藩廳出仕五年四月十五日病卒年五十六寬容貌魁偉濶達有才識其議政事不好苛察言多詣理好飲善談衆無雅俗皆盡驩少壯周遊四方自名公達人至文學緇流鮮不與善尤善僧雪爪嘗挈雪爪遊嵐峽邂逅木戶孝允廣澤眞臣俱設飲與方豪鍋島閑叟秋月古香松平春岳諸公追至雪爪睥睨諸公閑叟撮魚膾入其喉中寬從旁侑觴一坐大笑又嘗訪山內容堂於橋莊容堂與秋月古香泛舟賞月見寬大喜興酣耳熱取賴山陽所書赤壁賦賜之又嘗侍宴上親賜酒寬巨觥滿引獻詩性本愛梅栽數百樹起一亭曰無何有莊暇則與客觴詠其間酣暢盤礴往往徹曙而止然未嘗以宿醉廢事閱歷時艱憂勤國事一藩士民賴以爲重所著有鍊卒訓語一卷火船摭要一卷改革十則一卷飲夢一卷鐵心文稿二卷鐵心遺稿四卷後車駕嘗南巡途經美濃贈正五位賜祭粢子孫列華族

論曰余讀鐵心遺稿知其東西祗役輔佐藩主講文演武振作藩政與老儒名士論經濟與杜多羽流談玄理皆中竅要其詩雖流

連風景往往微寓時事有少陵每飯不忘之意大垣人某嘗謂曰小原大夫欲改革一藩兵制將具書建策庶僚頗駭其言會僧雪爪住藩靈域夙負重望因反覆開諭衆始服後詣京師贊中興初政亦雪爪薦之也雪爪聰明瓌奇出示所箸山高水長圖卷都記生平閱歷者於寬交游最爲悉余由是益知寬之與雪爪固爲有心人矣

鴻雪爪曰余在大垣時與小原鐵心小野崎立堂俱訪菱田海鷗與逸飲劇海鷗詰鐵心曰君何不潛心於經義余嘗深惜之鐵心笑曰頃得一奇句在座希聯句以成章遂書鐵心本來不讀書七字爲倡余續句曰一笑蔑視古豪傑立堂海鷗亦皆聯屬竟成一大篇鐵心顧曰予卽以不讀爲別號請書不讀書屋四大字余左手一揮拙殊甚鐵心又爲一聯曰書於左手擬生

妙人遇多艱節始高一坐擊節稱妙此事余已書鐵心遺稿中今又爲館森子漸書其傳後者以子漸甚悅之也識者不爲阿好則幸矣

木戸孝允

木戸孝允號松菊長州人本姓和田中稱桂後改木戸稱小五郎父曰正直世事毛利氏孝允少卓犖不羈母深誡之母病看護弗懈丁內憂哀毀盡禮師事吉田松陰涉獵經史嘗獨行郭門外群小爭道擠孝允墜水孝允起振衣而去人皆笑其怯孝允曰天爲邦家生吾吾安得爽天意而輕身命與群小校哉松陰聞而歎曰此將相器弗可及也遊江戸學劍於齋藤立善又從江川英龍中島永胤勝義邦講泰西兵法英龍巡相房豆武沿海孝允執鞭鐙從之安政中藩主毛利敬親創有備館於江戸邸練習文武擢孝允爲都講是時幕府失政內外多事尊攘之論大興孝允建議修武備偵河邊元善要擊安藤對州不克投長藩邸自殺孝允累坐事釋入京干說近貴慨然奮志澄清文久三年七月藩宰益田親施私上封事輔相三條公將藉長藩之力以復王權密勸先帝移蹕大和事洩守護松平容保奏停公卿朝參悉斥逐長藩士三條公等西遁明年益田親施與國司福原二氏擁衆東上上疏愬寃松平容保拒之孝允雅荷三條公之知頗有所區畫憂親施等輕舉誤事諫以反軍不可遂犯闕敗走而孝允自竄于巷一夕捕吏突至俠伎松子以身蔽之得免松子慧而有氣後歸孝允乃共易服爲賈人奔丹波踰歲入馬關此爲慶應元年四月幕府奏褫敬親父子官爵傳檄諸藩大舉問罪敬親戮三宰謝罪總督德川慶勝班師請寬待弗許一藩於是反激遂鎖四疆敬親任孝允監察

革兵制爲戰備二年六月幕府再擧臨彊長藩逆擊破之三宰之犯闕也薩人援幕府互構釁隙土佐阪本直柔說薩長釋怨共濟國事敬親然之私遣孝允詣京見小松清廉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二藩交日密而幕府不知也及其再征薩藩論征討無名義以拒之會大將軍薨遂託喪罷兵於是利通見敬親曰我兩藩奉旨鳴幕府僭亂之罪一洗三百年積弊以彌國家維新之基非資兵力固不可也孝允贊成之藝藩亦應之三藩兵已東指因中御門中山諸公奏狀朝廷下密旨討幕府會大將軍德川慶喜知衆議不容遂上表奉還大政詔曰方今新復王政挽回國威庶政一決於公議與天下更始乃廢攝關守護諸職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而慶喜猶觀望未肯解職擁兵次二條城廷議處分之勅召敬親入朝以薩長土三藩兵戍伏見鳥羽明治元年正月慶喜約會桑諸藩入京構薩長罪狀天兵邀擊大捷慶喜遁江戸是月孝允爲參與尋任總裁局顧問四月車駕幸大阪命孝允及副島種臣後藤元曄等創制度召見孝允利通親問時務超拜從四位藩士賜謁自此始七月詔以江戸爲東京是冬東遷孝允扈從明年更官制補待詔院學士陞從三位食祿一千八百石固辭不許次年春拜參議孝允常憂諸藩錯峙治不歸一與利通及西鄉隆盛謀廢藩爲郡縣三條岩倉二公大然之二人各勸其主肥土二藩應之連署上表奉還封土版籍諸藩皆倣之乃任諸藩主知事尋免諸藩知事時四年七月十四日也孝允輔佐藩主效力王家者八年而還政納封二事實爲倡首云是歲十月右大臣岩倉公爲特派全權大使赴歐美各國孝允與利通副之閱二歲還會朝鮮有異言臺灣生蕃殺我漂民陸軍大將隆盛欲出師問罪孝允與二三

大臣固執不可隆盛議不合辭去七年四月征臺議決孝允奏疏辯不報乃移病辭職優詔慰留補宮內出仕賜暇歸休利通奉使淸國議和班師欲起孝允共事佳會于大阪勅召還之復任參議兼管宮內八年四月詔置元老大審二院開地方官會議孝允爲議長朝鮮人砲擊我軍艦於江華島朝議征討參議板垣正形曰征外寇宜先鑒內治左大臣島津久光右之劾首輔不稱職二人辭去於是臺閣分黨中外危懼或勸孝允去不可曰大難當前大臣去位天下事誰可支拄者因奏請躬往朝鮮便宜措辨適罹病不果轉內閣顧問九年夏扈駕東巡還兼補宮內出仕初孝允與板垣副島諸人倡立憲政體之議郡縣制度雖已成而諸藩俄失封土士人不安至是頒金祿公債證書上下始知所向孝允常謂施政之本在培養君德因屢請選啓沃之任一日侍講筵問及國

體對曰昔者王朝倒持太阿一授外戚再授武門然均在國內事不關皇統今也五洲梯航異類覘隙苟國憲不立政柄推移則金甌一缺不可復補此臣之所以責難不辭也上竦然倚重之十年一月陪駕赴西京宿痾復發二月薩人奉西鄉隆盛作亂孝允大驚奏請身往諭之不許乃參征討機務積勞成疾病益劇車駕臨問勅遣御醫賜藥五月二十五日遣侍從鍋島直彬就授勳一等旭日大綬章翌日薨年四十有四上震悼贈正二位賜賻金五千圓兩宮賜金二千圓及絹帛數匹誄冊曰孝允公誠忠愛夙傾心於皇室獻替規畫大展力于邦猷贊維新之鴻圖襄中興之偉業功全德優有始有終洵是國之柱石實爲朕之股肱蓋其篤棐之忱早契宸鑒也葬西京靈山塋域賜儀仗兵護柩百官送葬詔進其嗣子班華族嗚呼孝允以命世之才擢自陪隸升列台輔公忠

偉畧濟時匡國功已顯勞亦至矣故其薨也士庶婦孺皆發哀相弔豈直舂者輟相而已哉向者勤王恤民之德可謂浹於百姓矣孝允狀貌英偉器宇弘罄不苟言笑涖官臨事任以大節矢以小心每能獨抱見地善謀好斷絕無所矯飾然性善病其爲參議三拜三辭不久在位而其心罔弗在王室故與望所歸隱然爲天下重嘗構別墅園池成趣四壁書畫公退餘暇與名士雅流倡和興酣揮毫雲煙飛動品藻鑒識夐絕過人常勤咨訪量材授任推賢讓功和衷共濟信可風矣賴醇吉田矩方橫罹荼毒中島永胤河瀨元善忠憤死事竝經紀其後又割俸以周舊藩士其風誼曷可及乎哉

論曰孝允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竝崛起及遭際會協策自謂千載一遇也卽俱勠力濟世夷難翼亮中興措天下於嶽安猗歟

偉哉若斯之盛也而隆盛死於叛利通斃於賊獨孝允全節鉅美誄冊所謂有始有終者其智慮必有度越諸子也歟當聖上親政日淺外事最艱孝允憂國憲之不立其奉使於歐美諸國也訪政治風俗審所以致富强知我故常之不可不革亦惡其貌襲以失國體議曰制度文物隨地異宜而其所以致盛衰存亡者獨在國憲立否何如耳日者聖上頒告誓文以示天下方向宜擴充其旨確立政規因草創憲法惜其不幸不及目今日百度秩然也而無識輩或不涉內外不辨國體風紀爲何物不知取舍損益以適時宜此不惟倍聖旨抑亦孝允之罪人也

大久保利通

大久保利通別號甲東通稱一藏鹿兒島人父某稱次右衛門世事島津氏利通少精敏好學匪懈與西鄉隆盛親善爲記錄所書

役父獲罪流鬼界島利通坐罷職越三年父赦還時幕府政衰内外交訌藩主順聖公常抱康濟志利通與隆盛屢建議稍獲親近順聖公薨藩論一變隆盛觸譴流南島介弟久光夾輔藩主忠義擢利通參機務利通言隆盛潤達有大略勠力盡規欲以義聲倡天下以成順聖公遺志請召還之文久二年久光入朝奏時事朝廷令大原重德諭旨幕府久光副之利通居中關說周旋甚力慶應二年英法諸國交逼開兵庫港朝議未許衆論鼎沸大將軍德川家茂上表請解職滿廷惕然利通進曰此戞機也宜召諸藩采公議庶政出於朝廷議連二晝夜不決先是長藩毛利敬親得譴幕府藩宰懲寃犯闕喋血幕府討之敬親戮藩宰以謝至是再討令諸藩出兵利通論征討無名以拒之閣老板倉勝靜召利通有所諭利通佯聾曰雖幕府有罪大舉討之誼所不忍然已有命敢不報寡君閣老大聲辯之竟爲不解而退物議洶然會大將軍薨遂託喪罷兵時會桑二藩藉幕府逡公卿矯朝旨利通承于久光見毛利父子與木戸孝允共議匡濟藝藩亦贊之朝廷降密旨討幕府土藩山內豐信建議王政復古大將軍德川慶喜知大勢所趨上表奉還大政是時三年十月十四日也利通至鹿兒島傳密旨促藩主入朝謂此千載一時機弗可失藩主然之乃西上勅廢攝關將軍守護諸職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利通任參與大集議朝堂山內豐信曰召慶喜班議定利通抗言曰今日事在處分慶喜爲得參大議乎勅諭慶喜慶喜擁兵退大阪明年改元明治正月伏見變起六師奏捷慶喜東走利通擢爲總裁局顧問建議遷都布恩威四月召見賜謁自請東下乃與輔相三條公議置鎭將府理庶政九月東幸十二月扈蹕西還勸藩主獻封邑十萬石以

擴張軍政優詔不許二年正月詔遣使薩長二藩褒其勤王利通從焉而諸藩胥率納封土未允上東還令利通繼發秉掌行政官六月聽諸藩之請以諸藩主爲知事七月更官制遷待詔院學士尋任參議九月朝廷論功行賞叙利通從三位賜世祿一千八百石是時朝制屢變世疑薩長不相和利通以爲方今之勢非薩長一心大有所更張恐大業不振因請往說久光隆盛詔遣利通召二人未至而孝允以病不朝利通憂之邀孝允傾懷共談無所隱語大合遂議廢藩置縣三年十一月朝廷遣岩倉公於薩長二藩召久光敬親利通孝允從之久光使隆盛代朝敬親亦遣其子元德利通偕隆盛孝允赴土藩見板垣正形即告以實遂偕還大議立政四年七月詔廢二百六十二藩爲三府七十二縣悉免諸藩知事治竟歸于一矣是歲十月右大臣岩倉公爲全權大使視察歐美各國利通與孝允副之在外二年召還參議副島種臣後藤元曄板垣正形江藤新平等憤朝鮮無禮欲征之陸軍大將隆盛請曰奉使往論不服則用兵利通與岩倉公及孝允固執不可曰方今急務在整頓內治未遑外事我與朝鮮鷸蚌相持是徒與漁夫利且我與歐美各國立約禮非對等英法置兵我地若屬國然不是憂而啓朝鮮忍於大不忍於小察於遠不察於近愚未得其說隆盛等所見不合皆辭職初利通與隆盛情好親密協贊大業至是其交始離矣十一月置內務省以利通兼卿隆盛既去利通專任國事七年二月前參議江藤新平作亂利通請往鎭之尋有臺灣之變朝廷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都督往討生蕃蕃人伏罪淸國有異言駐淸公使柳原前光辯論不決利通請往八月爲全權辨理大臣遣淸利通與彼大臣會議議不輙決將辭絕之淸

廷遂認討蕃爲義許償銀約三條款即日上道抵臺灣見西鄉都督商議撤兵朝野稱慶上手詔慰勞內旨賜金一萬圓淸自是亦歸和好明年朝廷以柯太與俄羅斯久利留島互換嗣朝鮮亦修好英法諸國皆撤兵咸出利通議時孝允在散職乃起之悉革衆事以修紀綱奏請輕減賦稅剏內國博覽會任總裁九年五月車駕巡奧羽奉命先發還併諸縣爲三十一縣又設考績之法皆利通所奏定也時稱利通及孝允隆盛爲三傑均以英才碩量應運而興至於政事大略利通獨爲全才焉蓋其規畫本末備舉以地方制度未善先務殖產以養國力他事次第修舉而値鹿兒島之變初隆盛之歸鹿兒島也興私學校其徒倡亂奉隆盛主之利通慨然曰吾與隆盛睽隔數年然今以大義說之必有所合因請赴鹿兒島朝廷止之乃與太政大臣三條公及孝允等辨征討機務

王師水陸竝進賊軍大敗隆盛等伏誅亂平敘勳一等賜旭日大綬章敘正三位賜勳章年金七百四十圓十一年五月召地方官會議設公債以興產業議定遂下其令是月十四日將朝會福島縣令山吉盛典來見利通留之謂曰日者會地方官告殖產事畧意未盡幸子至請畢其餘蘊大業之成須三十年分爲三期戊辰至今兵馬騷擾內外多事而一期已過今後十年爲第二期變亂漸定內治且興此爲最緊要時某與諸君所當努力也至第三期則承繼潤飾俟後賢能者地方官宜知中間一期之爲最要長計大策以養國力愼勿濡滯貽害下民盛典感激而出乃戒駕途過淸水谷島田一郞長連豪等六人害之車上薨年四十九六人者嘗結鹿兒島賊遂及是擧而利通之遇害距與盛典語僅數刻事聞上震悼遣侍臣臨弔贈右大臣正二位賜賻金三萬圓兩宮亦弔賻之誄冊曰利通忠純許國策鴻圖於復古公誠奉君贊丕績於維新剛毅不撓外建殊勳英明善斷內奏偉功洵是股肱之良實爲柱石之臣勑使奉冊就其第賜之十七日葬東京青山塋域賜儀仗兵護柩卿尹士庶暨海外人之典使於玆者莫不發哀流涕而歎天不憖遺以竟其勳業可悲也利通爲人軀幹修碩瞳光洞照勇烈氣充肅毅威嚴弘裕足以容人矜莊足以臨衆性善任事遇盤錯而不挫處煩難而不擾至於臨大節決大議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又未嘗爲浮議所搖其作事安詳熟慮持重不輙發至事機發則勇往直前百折不回而其趣要歸於仁厚且遭値時艱毅然以天下自任死生禍福置之度外權時乘機蹇蹇匪躬贊道嚴廊以光昭元元之丕烈當路參機務者十一年出入將相謀行功從擧賢任能所薦多至數十人皆服其進德之勤樂爲之用故

密算祕謀事無遺策平生寡言笑語無枝葉識大體每涖事群臣異同利通一言以定中外無間言好圍碁又喜據懷抱賦和歌筆翰亦大可觀云

論曰成齋吾師大久保公家傳縷縷萬言詳明純備余小子烏能贊一辭然幸亦有與聞焉爰忘僭踰之罪愼取其要參諸所聞次爲傳略竊附鄙見曰聖上天錫勇智弘濟時艱平定區宇一洗七百年僭亂國體與海外諸國相對峙休光盛烈麟麟炳炳前無往昔後無來今而利通與木戶孝允西鄕隆盛擢自陪隸躋柱石之任宣文武闡皇風燮和萬幾實爲中興元勳明良遭遇謂非古今罕覯乎而利通與隆盛親如骨肉一旦議格遂爾乖隔鹿兒島之變隆盛雖爲之主亦其黨激成之也利通當時知非隆盛之心欲往諭不及惜哉隆盛已伏誅曾無幾時利通亦遭害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余每深慨二人之不能公誠相協愼厥初終嗚呼是不直二人之不幸也

後序

明治維新一刷舊套取長於歐洲以補我短於是乎年少諸生競遊海外修其學術然而襲其皮毛以爲自得者皆是也浮薄之徒覩而悅之靡然成風苟浸淫不止則國家之元氣其亦將消磨而漸盡是識者之所竊憂也乃者館森子漸以其所著先正傳示余余曰此今人之藥石也何獨因先正事以見時勢所變遷云爾耶宜出諸世以救沈痾於未深之先乃爲捐貲而付刊刻時方有事於俄國夫誅暴輔仁固先王之道而先正之所信據故其論俄患者亦衆嗚呼當是時世有心人讀此書而自興起鼓動元氣獲贊所謂誅暴輔仁之道則不第繼先正之志述先正之事實不負爲丈夫國之民而天壤固有之美粹然見矣

明治三十七年二月中旬　扇溪　荒井泰治撰

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十二日印刷
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十五日發行

宮城縣平民
箸述者　館森萬平
臺灣臺北石防街二丁目一番地寓居

印刷兼發行者　宮部勘七
臺灣臺北城內西門街四十七番戶

印刷所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臺灣臺北城內西門街四十七番戶

細野忠陳　著

尾張名家誌初篇

安政四年（一八七七）刻本

據安政四年（一八七七）
刻本影印

安政丁巳十一月刻成

細野先生著

千里必究
不許翻刻

尾張名家誌

名府書肆　皓月堂

叙

門人細野忠陳好學而銳志
焚膏繼晷孜々汲々未嘗有
廢其業爲其窮理也蠶絲
牛毛々析其綴文也妥貼
確實無敢一字々空設也

寂感舍藏版

一日袖書卷來示余題曰
尾張名家誌繙而觀之
則備已治人學術文章爲
一時之領袖者丹款朱誠
振綱肅紀篤厚純至姱節
介石者熟閑于弓馬操練

於兵法刀劍之人修三乘觀
四歸剝跡高蹈方世外之
徒或九壤十踢之學四時
八節之筭趣死田生之術
乃至似畫六法及吹律調音
過雲遠梁之妙鎚鑿彫

鏤劈削椿棧之末技搜羅
而不洩其覃思焦心貴淺之
乎哉蓋此書公行于世則為
各國名家誌之嚆矢矣
嘉永紀元著雍涒灘辰
至日

尾張藩書監七十有六
歲深田正韶併書

序

夫紀傳者傳信者也不信則不唯誣其人亦欺觀者矣故撰述不可不慎也若夫傳聞之訛則曾參殺人滕窩之誤則三豕渡河凡若斯之類誰咎而然是所以作傳難乎其人也吾鄉二百年來多

士如林文教尤盛而未有筆之以行世者徒使其嘉言懿行湮沒而不傳豈非可惜之甚哉往歳余在江戶欲著我耆舊傳而以其離絶之遠也家乘碑誌不便于搜索焉竟因循不果至今尚慊素志之未成也近日與細野忠陳子高相知子高龍武弁之家而好文所著有名家志若干卷一日齎來其係文學部者俾余校閲繙之自寛永至天保所記載數十人務崇實行抑浮華卓成一家言其闡幽發隱之功亦至矣雖則余素志未成而今得子高斯編而見其鋪叙之

詳乃前賢風采宛然有親接之想也於是乎轉慊為快即操觚為子高前驅云

弘化丁未八月　澤田師厚撰

[illegible]

尾張名家誌　序　六

寂蔵舎蔵版

尾張名家誌凡例

一余嘗蒐録偃武以来。本國諸名家之事歴。命曰尾張名家誌。其立目十三。曰儒林。曰兵法。曰循吏。曰書畫。曰天文。曰暦筭。曰醫術。曰忠孝。曰貞烈。曰隠逸。曰畸人。曰雜技。曰沙門。其収入儒林者。無慮一百五十人。今且採摘六十人。附之剞劂。其餘當嗣刻。

一編次之序。概從生誕先後。然如奕世承業者。列載以便覧者也。

一生於本國卒於他邦。生於他邦卒於本國。或生卒並他邦。而其間留住本國得禄俸者。亦皆入于編。

一此編專以舉事蹟之大概為主。而如其著書生卒葬地。則慕其風者尤所欲知者。故不厭煩重悉載之。如其未詳者。附後考云。

一各家之傳。皆據於家乗碑記而撰之。采其的證無疑者也。其或得於稗官口碑者。則不保無謬傳。且余也謭陋寡聞。不足顯明先哲之事迹。希大方君子刪補以達余志。何幸如之。

弘化丙午春三月

細野忠陳識

尾張名家誌初編目録

卷之上

儒林

堀杏菴
陳既白
並河魯山
深田圓空
深田明峯
深田愼齋
深田厚齋
深田九皐
小出永安
小出蓬山
小出侗齋
小出愼齋
清水春流
天野白華
沖野南溟
須賀精齋
須賀亮齋

木下蘭皐
朝比奈玄洲
千村夢澤
千村鵞湖
天木善六
松平君山
松平霍山
闌祖洲
闌元洲
蟹養齋
中西淡淵
堀田恒山
中村厚齋
中村習齋

卷之下

儒林

秦峨眉
秦滄浪
木村蓬來
宮崎筠圃

津金鷗洲
細井平洲
南宮大湫
南宮龍湫
人見璣邑
宮澤欽齋
岡田新川
恩田蕙樓
磯谷滄洲
石川香山

石川魯菴
松永德榮
清水丈山
冢田大峯
樋口信夫
川村乾堂
奥田鶯谷
永井星渚
佐佐木嘯堂
鈴木離屋

神野菊叢
松田棣園
甲斐岷谷
丹羽盤桓
林南涯

尾張名家誌初編卷之上

後學　細野忠陳子高　著

儒林

堀正意字敬夫號杏菴又杏隱通稱與十郎祖定澄(任伊豆守)近江野洲郡野村城主也永祿乙丑戰死于北白川之役父德印幼爲僧後學醫有名于時杏菴生七歲從父入京十歲習句讀於南禪寺後師事藤原惺窩(名肅)博學篤行與林羅山(名忠)松永尺五(名遐年)那波活所(名方)有四天王之稱爲人遜順寡言衆皆指爲長者慶長丁未安藝侯(名幸長氏淺野任紀伊守)聘召賜秩祿侯卒仕嗣君(名長晟任但馬守)甲寅冬從大坂之役敬公聞其名請於安藝侯而辟之元和壬戌始仕本府爾後從駕西東者數回寵遇最渥公抵江戶及發江戶之日杏菴必與長臣謁幕府有衣服之賜寬永丙子朝鮮使來聘杏菴承命筆語使人見其文大嘆賞目以文苑老將壬午春奉幕府命入弘文院與諸家系圖傳編纂之事又別撰武家系圖若干卷此歲十一月二十日病歿于江戶享年五十八葬于芝金地院所著有甲申鬪記朝鮮征伐記東行日錄歸尾紀行中山日錄等行于世(杏菴娶茅原田氏生二子伯正英號立菴又默桃軒通稱七大夫仕安藝侯季貞高號忘齋通稱勘兵衛爲杏菴嗣仕本府子孫世祿立菴有二子曰玄達曰正朴玄達生景山名正超字君燕正朴娶木下順菴女生南湖名正順字身之又號習齋皆有文名)

陳元贇字義都號旣白又有菊秀軒芝山升菴等號明國虎林人崇禎中進士下第後避亂投化遂應辟抵尾張或入京又如江戶與諸名士交萬治二年於府下與僧元政(名日政)始相識契分尤厚其所唱和彙曰元元唱和集行于世元贇通百技書學趙文敏而有一種風致殊善拳法正保中於江戶西久保國正寺授徒此方有斯技自元贇始云寬文辛亥六月九日歿享年八十五葬于德興山建中寺所著有老子通考

並河健字德脩號魯山通稱自晦(居號釣耕軒)父芳菴以醫仕本府兄曰意卜(通稱芳菴)繼其業爲法眼魯山自幼銳志儒學受業于堀杏菴博涉經史確信濂洛之說精易及太極說亦善醫其名翹翹一時與陳元贇唱酬壯歲召爲儒官其說書抽要領於言表不必拘末義深愜公意日夜侍側眷顧甚渥寶永庚寅十一月二十九日歿享年八十二終身不娶無嗣墓在三河寺部守綱寺

深田得和字正室以字行號圓空犬山城主石川光吉(任備前守)孫居于美濃加茂郡深田村因氏焉爲人剛毅頴

敏。入京受學于堀杏菴。兼精天文地理。寛永辛未獻所著萬國全圖。及所製準天儀於　敬公。　公特鑒賞。更獻之　幕府。遂承命與堀杏菴如江戸。　幕府召見。褒之賜黄金。丙子七月。初仕本府。為儒官。而猶家于京。有公事。則往来武尾。以服職。嘗精思製自鳴鐘。亦獻之　公。世目此曰正室時計（世俗稱自鳴鐘為時計）。又得織唐織錦及緞絹方。傳之西陣（地名）織工。織工至今鬻此二物。為上品。實受圓空之賜云。寛文癸卯四月十七日歿。葬于城南德林寺。

深田正清字晋甫。號明峯。通稱宗信（後改正室）。圓空子。幼承家學。又善天學。寛文乙巳七月獻所著璿璣玉衡圖。於瑞龍公。　公又獻之　幕府。加賜俸米。以賞其善繼家學。寶永丁亥特賜采邑。此歳十月二十四日歿于京。享年六十九。葬于浄福寺中寶林院。

深田正倫字彝卿。號慎齋。通稱清藏（後改宗信。又改正室）。近江人。永原佐平次子。受學于明峯。明峯愛其淑質。養為嗣。寶永丁亥冬。襲禄為儒官。享保辛亥加賜采地。元文丁巳十月十二日歿。享年五十五。葬于城南性高院。

深田正純字美之。號厚齋。通稱佐市。慎齋長子。受業于松岡恕菴（名成章）。為人謹厚安詳。燕居嚴正。行止有常。飲酒克温。元文己未襲禄為儒官。擢近侍。兼伴讀。數得賞賜。天明癸卯年七十　公及　世子賜之和歌。世以為榮。甲辰四月晦日歿。享年七十一。葬于先塋側。

深田正益字子謙。號九皐。通稱彦九郎。慎齋次子。厚齋無子。養九皐為嗣。幼受家學。既襲禄。歴諸職。為用人。所任皆有能名。為人聰敏寛洪。有識材。足專對。深了世故。不以得喪欣戚。涉經史。能詩文和歌。燕居則彈琵琶。演平曲。聽者忘倦。當時士論以九皐為第一流。享和壬戌七月十三日歿。享年六十七。葬于先塋側。所著有惺惺齋漫録。日抄。戯言等。

小出立庭字不見。號永安（一作永菴）。通稱内記（居號新蕉軒）。幼而穎悟。入京受業于熊谷活水（名立節）。學成。召為儒官。後復遊京。又如江戸。客于木下侯（名利康。肥後守）。貞享甲子十月二十七日歿于江戸。所著有論語序説抄。中庸和語抄。在尾張日。承命撰城南靈岳院鐘銘。其嗣子建碑城南長榮寺。

小出忠字道恕。號蓬山。又賓翁。永安子（或云永安姪）。資性特異。幼受家學。其業既成。名聲籍甚。梶井宮召為儒官。後辭而歸鄉。以儒為業。門人甚多。元禄甲戌十二月十五日歿。葬于城南延廣寺。

小出敬迓字巖眞。號侗齋。通稱治平。其氏子。幼而篤實溫謹。讀書不倦。逢山異之。養為嗣。後入京。見淺見絅齋。（名安正）學成歸家。從游者盈門。元文戊午六月二十二日歿。享年七十三。葬于城南長榮寺。所著有朝鮮畧說。藏于家。

小出孝承號愼齋。通稱周八。（居號求放舍。又停車園）種田氏子。侗齋養為嗣。愼齋專信淺見氏說。又好詩。有晩唐風。寶曆己卯十月十三日歿。享年三十九。葬于先塋側。所著有木屑。（愼齋養子惟式號千之齋。通稱務平。深信愼齋說。最耽詩。天明戊申四月七日歿。葬于城南法然寺）

清水仁字春流。釣虛散人。貴文翁。皆其別號。少讀濂洛之書。後從黃檗木菴（名性瑫）深究禪理。又精易學。善和歌。為人風流溫雅。居常愛詩酒。壯歲負笈於濃參之間。後入京。又去之難波。留九年。歸鄕。居亡幾。如伊勢桑名。以教授為業。嘗著貴文翁傳。以擬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其畧云。我未有環堵之室。生涯如浮萍。身世似水雲。迲迲以其所居為家。委性命任去留。嗒焉忘人間得喪。迺其娛樂在於酒。將詩。元祿年間人也。所著有周易或問。心詩百咏。釣虛詩集。儒家十牛圖。百絕詩草。釣虛弄筆續徒然草。徒然草新註。法語。懺悔物語。三教同旨等。行于世。

天野信景號白華。通稱治部。藤內遠景之裔也。祖孝信始仕本府。父信幸。孝信次子也。起家為町奉行。以貞享甲子歿。白華襲祿。正德乙未為先手物頭。享保癸卯以病辭職。庚戌遂致仕。為人溫厚和平。博聞强記。最好宋學。傍曁稗官野乘。無所不窺。從游者麕至。晩年信佛教。祝髮自號信阿彌陀佛。爾後葛巾布服。不復食肉。寄蹤方外。優游自適。享保癸丑五月八日歿。享年七十三。葬于城南性高院。所著有鹽尻。（總計殆千卷。今多散亡）尾張國人物志。尾張古城志。參考尾張本國帳。尊命記。集說神臂絕壓。家紋舊傳。伊勢參宮記。讀書範等。

沖野孝寬號南溟。又大嶽。通稱一郞左衞門。本府世臣也。資性剛直。不拘細行。傲然芥視權貴。學無常師。讀書一過便成誦。尤長詩賦。正德中坐事落職。爾後謝絕賓客。閉戶讀書。家產屢空。處之晏如也。享保乙亥六月歿。享年三十六。私謚曰文毅先生。

須賀諠安號精齋。（居號麄澤窩）通稱吉平。次父曰洞水。精齋幼而頴悟溫謹。稍長從父受句讀。既而師事小出侗齋。不屑仕進。其接物敦厚。處事明決。故人愛而畏之。侗齋嘗曰。我門得汝者。天福我也。比學成。四方從游者日盛。官賜月俸。入仕籍。延享中擢侍讀。賜采地。寵遇殊厚。乃

從駕於江戶數矣。其為門人講經。甚莊敬。如講論語
必著禮服。寶曆甲戌十月二十日歿。享年六十七。葬于
城南長福寺。所著有猫眼。主一箴解。昭穆圖解。行于世。
須賀安貞。號亮齋。又玉澗。通稱圖書。初稱順次郎。精齋子。為
人嚴恪。不妄發言。幼受濂洛學。寶曆甲戌為侍讀。祇役
江戶。居數月。會父病。乞暇歸省。日夜侍湯藥。衣不解帶。
遂丁憂。哭泣盡禮。除喪。乃襲祿。尋為儒官。數加賜祿米。
文化甲子十月嬰疾。猶以賦詩啜茗為樂。十一月二十
九日曉。端坐正寢。忽然逝。享年八十一。葬于先塋側。
木下實聞。字公達。號蘭皐。又玉壺山人。通稱宇左衛門。

其系出自豐臣氏。世仕本府。蘭皐天性穎脫。少為近侍。
祇役江戶。受業于荻生徂徠。名雙松。又從岡島冠山。名璞。學
華音。名聲大振。享保己亥朝鮮使過府下。館城南性高
院。蘭皐承命。偕朝比奈玄洲赴賓館。接遇之談。以華
言使人大服其才。其所唱酬者。彙成編。題曰蓬島遺珠。
行于世。寬延己巳賜采邑於愛智郡中村。實豐臣太閤
縣弧之地也。庚午年七十。建壽碣於城南延廣寺。越二
年寶曆壬申八月六日歿。享年七十二。所著有玉壺詩
稿。壺中放唫。蘭皐子。孠覽艸拾遺。虎溪記。
朝比奈文淵。字涵德。號玄洲。通稱甚左衛門。父某為本
府世臣。玄洲其次子也。起家為右筆。祇役江戶。師事荻
生徂徠。尤長詩章。又善書。凡有衣帛新成者。則必先書
而後附染匠。享保己亥朝鮮使見其書。深嘆服。其所筆
談唱和者。集曰客館璀粲集。行于世。享保甲寅正月十
二日歿。葬于城東乾德寺。終身不娶。無嗣家絕。
千村良重。字興臣。號夢澤。通稱勘平。致仕稱潛夫。幼而
為井出氏養子。後復本氏。為人溫潤平和。好揚人善。從
遊小出侗齋。後為伏見邸奉行。在職數十年。未嘗有失
焉。以文學著名。所著有蓬左詩歸。本府名士之詩經刋
者極少。慮後世或泯滅。為上木以期不朽者。一曰防丘

詩選。一曰崑玉集。安永癸巳二月十二日歿。享年八十
葬于城南政秀寺。
千村諸成。字伯就。一字力之。號鶩湖。又笠澤。通稱總吉。
夢澤子。寬保中為近侍。居職五年。以病免。又起為先手
物頭。祇役江戶。越歲而歸。遂致仕。與友人來往唱酬以
為娛。天資敏妙。弱冠學詩於石島筑波。名熟。受書法於月
僊。淨土宗僧。俗氏丹家。參茗理於曲全齋。性尚儉素。汎愛不黨。人
皆謂每與鶩湖語。輙忘懷塵務。寬政庚戌六月晦日歿。
享年六十四。葬于先塋側。所著有自適園集。行于世。鶩湖
有二弟。仲知亮。字識明。號鳳山。幼有淑質。其詩雁行鶩湖。季春友。字東萊。號駒嶽。從父受句逗。稍長學醫於櫻

井桃山名麁。父歿後之他邦。資性孝友。麁直而不常其居。嘗冬月遊伊勢。塗見寒者。輙脱衣而與之。寛政己酉客死于伊勢四日市。享年五十二。
天木時中通稱善六。其先世大和宇智郡人。應永中移
居于尾張。稱越智氏。後改天木。父曰光玄善六。以元禄
丙子生於智多郡須佐村。幼從小出侗齋受句逗。其成
誦曉義。已異常兒。弱冠遊江戸。從學佐藤直方。通稱五郎左衛
門。親炙才九月。直方歿。善六為服心喪期年。而還鄕。時
年二十五。常往来京。長島侯名ハ正忠増山氏任對馬守聘名之。留五
年。後卜居于京。聚徒教授。家貧自炊。有姊寡居。養之尤
厚。為人朴實剛介。勇為義。喜聞過。勤學奮勵。忘寢食。嘗

在江戸。為稻葉迂齋名ハ正義獨守其舍。恐炊烹妨業。旬日
不擧火。食脱粟。飲水而讀書。遂患泄瀉。人或勸少加攝
養。善六笑而不答。在京就正三宅尚齋。名ハ重固尚齋愛其
才。遇之異衆。欲以嘗所營培根達支兩堂附之。而不幸
罹病。遂歿。元文丙辰九月十六日也。享年四十一。先歿
二日。自知其不起。區處家事無遺漏。會生徒戒以朱子
臨終之訓。其言貌不異平日。云。墓在京東鳥邊山。所著
有為貧説。命説。氣块然筆記。調息箴筆記。祠堂制祭四
世説。五服飲食居處制。訓兒書等。
松平秀雲字子龍。號君山。又龍吟子。通稱太郎左衛門。

本氏千村。幼而岐嶷。七八歳讀書作詩。學無常師。既長
松平久忠以其女妻之。且乞為嗣。享保甲辰襲祿。寛保
癸亥為書物奉行。博聞強識。自諸子百家至野史稗説
無不渉獵焉。詩文亦下筆直成。資性愷悌。愛人。就學者
多。國中有名之士多出其門。嘗奉 命編選尾張府志。
士林泝洄等數十部。又有 命采船来藥卉菜蕈之有
益民用者。相地之所宜種之。前後得賞賜數焉。明和甲
申朝鮮使来聘。過府下館城南性高院。君山攜其子霍
山及孫伯邦唱和於賓館。使人南秋月名ハ玉嘉嘆曰。三世
一席各贈瓊篇。希代之珍也。編其詩曰三世唱和行于

世。天明辛丑致仕。癸卯四月十八日歿。享年八十七。葬
于城南性高院。所著有年中行事故實考。本草正譌。弊
帚集。表海英華。孝經直解。樂府尋源。群書品節。博覧録
要。詩經國風衍義。南軒日課等。尾張府志及岐阜志畧
木曾志畧。事蹟録四編則藏在官庫。不布于世。
松平忠武字純臣。號霍山。通稱三左衛門。君山子。為人
質慤。事親至孝。己老弗衰。受家學。善詩。延享乙丑君山
蒙 命修撰圖書。毎命霍山佐其事。丁卯賜月俸。爾後
數賜金以賞其勞。天明辛丑君山致仕。霍山當嗣。以多
病請以其子秀彦承祖。辭俸養痾。允之而賜俸如故。丙

午三月疾病以十月歿享年六十八葬于性高院中一行院所著有詩集若干巻霍山子秀彦字伯邦稱九兵衛亦好學

闗弘字子光號祖洲通稱安之進美濃大垣人也遠祖曰勝興從戸田氏於肥前島原役有戰功子孫世仕大垣父曰勝智祖洲為人質直不好阿諛常閉戸讀書及壯有志四方乃以毋弟為嗣東遊從荻生徂徠而學又去入京为學不窺園十年人皆信敬之寛保壬戌始来尾張講學門人日進名高一時乃承　命登國校講説累歳寶暦癸未賜月俸安永癸巳八月七日歿享年七十五葬于城南天寧寺

闗嘉字公德初名照字公集號元洲通稱進治祖洲子幼好學善詩父歿繼業安永己亥賜月俸會細井平洲從　駕就國一語而合遂從遊江戸期而歸門人益進時國家大崇儒業建學選士元洲乃釋褐都講及明倫堂成更都講稱教授班秩從加平洲間歳從　駕於江戸元洲攝説書讀書毎遇難義必探索其義而註行間故家書朱墨殆遍亦善書画文化丙寅二月四日歿享年五十四葬于先塋側所著有説苑纂註律數揚確等行于世

蟠維安字子定號養齋又東溟通稱佐左衛門安藝人也幼而来尾張育于布施氏因冒其氏暮年復本氏資性英邁五歳寫字七歳讀書十歳講四書既長入京受業于三宅尚齋尚齋設培根達支兩堂於勘解由坊時幹事者五人稱五舎長養齋其一也多田維則久米順利石王當先井澤剛中養齋學成再来尾張教授為業延享甲子官賜月俸寛延戊辰營講堂於城西巾下官賜金若干以資之嘗為門人著諸生規矩諸生階級二編於是進之　戴公公大善之以明倫命堂　親書以賜門人益盛後有故辭俸去如伊勢桑名厥後萍浮四方深以道自任不阿權勢不慢卑弱以闡正學排邪説為務後在伊勢浦田而歿安永戊戌八月十四日也享年七十四葬于藤波

神主山所著有讀書路徑勸學武家須知初學心法為學準的學準教則寓言譬艸教兒法訓兒名修身急務眼鏡小學句讀辨讀小學記居家大事記士庶喪祭考火葬辨孝經句解歳差閏法諺解放伐問答堂室圖解校正八陣圖八陣圖國字解日本樂説猿轡問答制律捷法讀律呂新書記周易本義疏易學啓蒙國字解洪範全書指要皇極内篇筮卜儀治邦要旨天命問答文章筌蹄詩學指要歴代圖辨異編辨復古辨二學書亦徂徠學等

中西維寧字文邦號淡淵通稱曾七郎父曰福尾維幸

仕本府為騎士。屬國老竹腰氏。竹腰家宰中西昌貞無子。養淡淵為嗣。幼時朝鮮使過府下。見淡淵於途。止輿謂曰。此兒不凡。後必施聲譽。與之筆墨而去。既而讀書賦詩大過人。及長身長六尺手垂膝。資性温和。動止鎮靜。雖家人不見喜愠之色。專精力學。自經史百家至陰陽卜筮相法醫方　皇國典故。靡不究覽。寛延庚午竹腰氏祗役江戶。淡淵從焉。門人愈盛。於是主特命留江戶。寶曆壬申七月十五日病歿于芝三島巷寓舍。時年四十四。葬于增上寺中瑞華院。所著有淡淵集。

堀田方舊字維新。號恒山。通稱治右衛門。世仕本府。父

曰正英。恒山為人敏博。善屬文。為松平君山高第。率勉後進。多所獎成。歷諸職為先手物頭。既致仕。寄心事外。逍遥自適。寛政辛亥七月二十日歿。享年八十三。葬于城南總見寺。所著有護花闌録稿及隨筆若干巻。

中村政峯號厚齋。通稱覺藏。本府世臣也。父曰政順。厚齋為人剛而敏。少受業于小出侗齋。侗齋歿。從蟠養齋。事之猶事父。讀書了義。實踐體察。家道一依朱子家禮。始制祠室。至今子孫堅守其法。云。安永己亥四月二日歿。享年六十八。葬于城南瑞寶寺。

中村蕃政號習齋。通稱猪八。厚齋弟也。資性篤實謙虛。初受業于小出侗齋。未得要領。及見蟠養齋。深信其敎。潛心經學。刻意憤勵。昕夕不倦。遂大成。其業至天文地理兵法醫術律曆。無不研究焉。弟子盈庭。教授之暇鍊武技。毎朝習射。且試劒。皆有定度。至老不廢。凡日間所為。嚴立課程。不一日怠。故有所學。無不達。但於詩過中年不復作。曰摸擬剽竊大害心術矣。有贈之詩者。為深謝之而已。偶有所感。詠和歌以抒其懷。為人沈靜。動止有則。言語不苟。處事周密。敎人方正。專崇德行。痛抑浮文。安永丁酉官賜月俸。尋　命如江戶講經於內殿。數有賞賜焉。居二年歸國。寛政己未春病篤。猶為門人說

書不已。　公特恩賜銀。四月二日遂不起。享年八十一。葬于城南瑞寶寺。終身不娶。所著有經學總要一軌圖。一軌圖資講。吾鄉小學講餘。家禮講義。家禮新圖。家禮圖評。喪禮俗儀。祭禮小儀。神主題名類說。神主制諸說。花心餘情。秤停過。大學講義。浪華録。有孳孳録。孟子講義。放伐講餘。詩經講義。讀書經蔡傳。讀易本義私記。讀易學啓蒙。易學要畧。易學口號。占筮問答。諸家占筮說。參兩考。太極圖說解講義。讀程氏易傳記。春秋國君世代曆。左傳人名。左傳系譜。唐鑑筆記。治水條目。治水考。受讀須知。祭祀来格論。詩學則。歌學考。四十六士論。韻

學資講。原風録。第二義。劄東武官邸記。戊戌紀行。庚子紀行。其他諸經傳說。雜劄類。無慮二百餘編。

尾張名家誌初編卷之上

尾張名家誌初編卷之下

後學　細野忠陳子高　著

儒林

秦原丕字子恭號峨眉美濃人也。弱冠東遊受業于服部南郭（名元喬）又學書于細井廣澤（名知愼）業成来尾張從學者多。為人寛弘。未嘗強人以其所不能而薫陶之至人皆不覺化之。故賢愚皆愛慕焉。天明壬寅客于刈谷侯（名利德土井氏任山城守）從侯往来江戸且數来遊尾張寛政辛亥三月復在其子滄浪家忽發病經時不愈親屬請所囑乃曰。吾逍遥花月殆六十年。可謂天幸矣今亦何言哉。但吾死乃収骨於富春山臨終賦詩一章投筆而瞑。九月十二日也。享年七十六。滄浪及門人等從其遺命且多栽花木于冢間云。熱田妙安寺即其所也

秦鼎字士鉉號滄浪峨眉子也。為人卓犖不羈壯歳名為明倫堂典籍遷教授。無幾罷優游終身其學博綜。好校正古書皆有裨于後學。文章不襲古人自成一家。又有樹碑癖。戰場遺墟騷人古跡。往往刻文以徵之人見璣邑特愛其才遇之最厚自縉紳諸侯以下皆仰慕其德。天性孝友。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自嘗饋饌抑搔無所不竭心。其居喪哭泣幾亡性。有一弟。為僧在下野。及病歸極愛養。文政丁亥秋得風疾五歳不愈以天保辛卯七月朔歿。享年七十一。葬于先塋側。所校刋有春秋左氏傳。國語。莊子因。世說新語補。韓文起。文選李善註。（賦部）詩韻含英。所著有一宵話。

木村貞貫字君恕。號蓬莱（初號嶺南）通稱太一（初稱条女）中島郡苅安賀村人也。歳十二如江戸見荻生徂徠。無幾徂徠歿。乃歸鄕力學與細井平洲友善。比壯入京講說為業。其名稍著。會勝山侯（名忠太酒井氏任大和守）番衛于京延為師禮遇頗厚。遂從侯于江戸其說經義譬喩親切言語明爽。故雖昧者領會其旨。侯將大用委之藩政。未果而逝。於是蓬莱辭俸家宰意其必欲如大國。蓬莱聞之曰。先君好學而容朽腐。是欲有為也。而今不幸早捐館。嗣君尚幼。臣不忍素餐。是以辭焉耳。曰子欲安仕。曰不欲復仕問其所以自處。曰未敢自謀。將寄食于友人細井德民家。家宰大服其賢。加秩傳嗣君。既而復請曰臣愚賤非師傅之器。而君素狎恐無所益焉。家宰乃告君。改禮師敬從。是蓬莱正顏侍側。教誨最謹。在江戸邸十六年。交遊甚汎。文學德行重于一時。明和丙戌十月二十五日歿于駒籠邸舍。享年五十一。葬于谷中臨江寺。所著有

玉壺詩選。蓬萊遺稿等。
宮崎奇。初名淳字子常。號筠圃。通稱常之進。海西郡鳥地
村人也。幼而聰慧。强記超群。十歲善詩。其父舜弼嘗受
學于伊藤東涯。名長胤。常謂筠圃曰。勉旃。不繼吾業則非
我子也。比十三歲。母灸其脊。筠圃涕泣不止。母曰。汝不
堪熱耶。筠圃曰。吾豈爲之哉。吾深恐傷遺體也。十八歲
從父母還京師。事東涯。東涯歿。卒業于蘭嵎。名長堅。東涯弟。元
文己未父死。思慕哀戚。服喪三年。菜粥僅給。貧窶亦甚。
母戒之曰。窮當益堅。遺命莫諼。筠圃奉其誨。焦心覃思。
研究古學。夙夜不懈。明和甲申。買宅於近衛巷。將入居

俄而母死。居喪盡禮。服闋而徙。方此時。德望隆重。聲譽
藉甚。四方來學者盈門。爲人恭謹退讓。志純守固。事雖
至小。非義不爲。天性至孝。祭考妣如事生。其接人無少
長。皆盡禮。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必錄藏之。其作文温
雅。詩亦眞率。書學趙文敏。深得其筆法。人得隻字半行。
以爲至寶。又妙墨竹。當時淺井圖南。名直。御園原尹。名中渠。
山科宗菴。名富溪。並稱爲平安四竹。筠圃居其首。請畫者
日尋踵。一日母謂之曰。恐人以汝爲畫工。筠圃深懃悔。
自是誓不復作云。安永甲午十二月十日歿。享年五十
八。葬于東山禪林寺。門人私謚曰行恭先生。大納言源

信通卿銘其墓曰。克光先業。儀表儒門。好善如饑。嗜學
如飡。開朗群蒙。析衷微言。居仁之宅。爵天之尊。德音不
朽。令名永存。所著有備考錄。經說。及詩文集。皆藏于家。
津金胤臣。字子隣。號鷗洲。又默齋。通稱文左衛門。本府
世臣也。幼嗜學。始受業于須賀精齋。精齋歿後從亮齋。
寬保壬戌十月嗣家。歷諸職爲熱田奉行。始墾田海濱。
日夜辛勤二年竣功。邑氓大悅。至今受其賜焉。爲人峭
直。又熟武技。又學和歌于冷泉家。有暇則會友吟咏。抒
暢其情云。享和辛酉十二月十九日歿。享年七十五。葬
于城南大光院。

細井德民。字世馨。號平洲。或稱如來山人。通稱甚三郎。
智多郡平島村人也。其先出于紀長谷雄。長谷雄孫雄
文隱于河內細井鄉。子孫因氏焉。二十世至岑克。徙于
參河。岑克生克成。克成仕今川氏。克成孫雄貞仕神
祖。後退隱于平島村。以耕桑爲業。雄貞玄孫正長生二
子。伯正方。季即平洲也。生而凝雋異于群兒。比十歲志
氣高邁。恒好讀書。至十二三歲。經史邦乘畧已涉獵。親
族謀欲爲僧若醫。平洲不肯。年十六遊京。留一年。遍訪
名家。無適意者。遂回鄉。當斯時中西淡淵方唱古學。平
洲往見之。大服其德。遂師事焉。既而遊長崎。時年十八

主小河仲栗（名寛）友飛鳥子静（名淵）俱結兄弟之交日夜研精講業居三年聞母疾即日東歸歸則母已死平洲悲悼嘔血臥病歳餘先是淡淵徙居江戸平洲乃往從之遂家焉淡淵既歿平洲與秋山玉山（名儀）瀧鶴臺（名長愷）澁井太室（名孝德）南宮大湫等結交切磋經業以誘掖後進為己任聲名籍籍著聞海内　紀香巖公時為西條侯首延為賓師其它列侯貴族修贄者月繁安永庚子明公始召見聽講大嗟賞之　命為侍讀禮遇殊渥於是大興明倫堂以平洲為督學乃撰擧一國耆儒及弟子數人以充學職學政大振天明丙午二月始行釋菜

使平洲為祭酒寛政庚戌兼　世子侍讀壬子以老辭督學優命許之侍讀如故為人風格清貴威儀可仰其接人温恭居家安靜未嘗疾言遽色每讀書少焉則沈思語門人曰學思相須先聖之教也平生好稱人美聞惡則不言諸生有過必從容諷諭以使其悔悟其學尤長政事諸侯延受業者必問以政然其所為謀終身箝口不言往復之書不存稿故人莫知其詳者享和辛酉六月二十九日歿于江戸享年七十四葬于淺草天岳院所著有詩經古傳詩經大訓詩經小訓詩經夷考毛鄭同異考嚶鳴館詩文集小語遊松嶋記獻芹録（一名野芹）政大體花木花小島苫屋

南宮岳字喬卿號大湫又炯波釣叟（居號積翠樓）通稱彌六郎其先出于新羅義光義光二十五世孫曰飯島師勝其第五子曰之勝（通稱仲八）改氏井上善擊劍材幹過人始仕國老竹腰氏其妻結城氏夢懷筆有身而生大湫大湫生而聰悟絶衆以禎祥之故小字曰文太九歳喪父十三喪母十一歳讀書作詩然以多病且早孤不襲父業特攻儒術成童受業于中西淡淵與細井平洲情交尤密長不樂仕官去入京改氏南宮無幾如伊勢桑名僦屋而居教授為業赤貧至三日不食然孜孜攻業蕭

然無憂色其妻林氏亦安焉隣里稍敬異既而徙阿濃津負笈者日相踵修書締交者亦多歳四十二遊江戸僑居日本橋邊教授生徒聲價愈高自列侯貴人至士庶往来其塾者殆無虚日每講會後至者無席可坐居五年其業益盛以其居狹隘卜築講堂於八町堀牛草橋畔其樓以望富士山扁曰晴雪樓教授之暇以著書為樂其教人先德行自處履實理然又不好以嚴厲格物乃謂寛則能容衆課門人不嘗譴責遇奴婢不少呵嘖寄寓生徒常二三十人見其貧者則與衣食使之益專力勤學而不受其報其於知友之窮困者亦然初在

桑名日飲一富人家主人引幻士以娯客幻士將奏技逡巡不進謝曰坐有異人我術不成竟辭去坐客皆敬大湫正志勝邪云大湫壯歲一飲盡斗酒至歲五十痛自禁止自茲雖人強之一滴不飲安永戊戌三月三日歿享年五十一葬于牛島弘福寺所著有孝經指解補註大學考論語師說述義尚書今文定本尚書今文纂註禹貢地理指掌圖考春秋三傳比考歷代備荒考大湫文集守成論勸學編芸窓放言積翠閑言漁翁私言病餘瑣言講餘獨覽移居帖神代卷圖解中臣祓或問茶說獨笑本朝學原浪華抄等

南宮齡初名壽字大年號龍湫又藍川通稱大助大湫子也母林氏比大湫客于伊勢生龍湫于阿濃津後攜抵江戸寓于八町堀大湫卒時龍湫年十四居喪極哀服闋寓平洲嚶鳴館平洲以與大湫友善視之猶子内藤老侯名政陽先已師大湫於是厚饋之以養其母及幼弟於麻布邸舍龍湫刻苦憤勵慨然有報罔極之志天明辛丑秋從平洲來尾張居三年為明倫堂典籍於是迎其母與弟于江戸人皆稱南宮氏有子乙巳冬母林氏以暴疾終終之日　徵命適至龍湫奉書號哭悲慟除喪而後加秩拜敎授兼侍讀寛政庚戌夏得疾經歲不愈明年辛亥又加賜秩祿蓋特恩云正月二十七日竟不起享年二十七葬于城南禪芳寺

人見黍字子魚號璣邑通稱彌右衛門先世居武藏人見村因氏焉璣邑實幕府講官人見靖安次子也靖安弟貞安始仕本府無子養璣邑為嗣璣邑性方正恪愼聰敏多大畧聞人善深美之視人不善切警之故擧世敬重焉少為近侍擢　孝世子小納戸兼侍讀著潛龍論陳用人之道以進之明和乙酉春　世子始朝明公賞璣邑之善輔導賜以采地累遷諸職遂為用人傍掌治水疏鑿安達川分注莊内川以利農田方大興

明倫堂與細井平洲勠力定學規尋兼勘定奉行承命改革農政擧直錯枉置代官衙於各郡使吏親撫且恤問無告者疾苦凡所為壹以清心為要平居麤衣淡飯律己示人當職強毅令行禁止天明甲辰年歉食之富民承風賑濟貧窶璣邑自巡視行賞于四方明年大有年　公喜周賞農吏特賜黄金時服於璣邑無幾以病乞骸骨賜月俸為養老之資居四年起為　白世子傅謇謇輔佐二年致仕月俸如故優游卒歲寛政丁巳二月三日歿享年六十九葬于愛智郡石佛村善昌寺所著有張家寶長崎志三輪物語夕煙鶴鼈文草等皆

藏于家。

宮澤安重、號欽齋、又南溟、通稱懶夫。其先出于陸奧。父曰磯野貞紀、為蟹養齋高第。娶鈴木氏、生七子。欽齋其第三子也。往昔磯野氏支子有稱宮澤者。欽齋襲用之。為人倜偉俶儻。膂力絕人。自幼好學、深崇程朱。初遊于中村習齋之門、後又就正于蟹養齋。學成而教授伊勢桑名。又仕長島侯。（名正賢、増山氏、任河内守）後辭去、又寓居桑名。安永乙未還鄉、隱于醫。寬政丙辰冬、應國相志水氏之聘、訓導其臣僚。志水氏敬愛最厚。丁巳五月十一日歿、享年六十三。葬于城南長福寺。所著有諸經傳講義若干卷。

岡田宜生、字挺之、後以字行、號新川、又有暢園、杉齋等號。通稱仙太郎。本府世臣也。父曰宗愛。娶佐治氏、生二子。新川其長子也。天資孝友。幼而師事松平君山、博覽洽聞、特長於詩律。君山每嘆、以為不及。天明中明倫堂成、以新川為教授。尋遷繼述館總裁。無幾擢為督學。人以為榮。而新川自處淡泊如。為諸生時、常吟咏以自樂。鄭註孝經久亡于漢土。賴魏徵群書治要所載而獨存于我。　邦新川乃表章之、以行于世。其書又西傳。清人洪旌賢（名頤煊）獲之大喜。捃摭群籍所援、以作之補證、送之我云。江戶市谷邸、一舍有老狸、動為怪異。人懼莫敢寓者。新川嘗以職赴江戶。人不告其故。而居之既過三日。其人問曰、先生無乃見怪乎。新川曰、每夜有一女子來耳、無他怪焉。人服其雅度。性多病。晚年益甚、乃辭職就散官。寬政己未春、乞暇將浴伊勢溫泉。途中病劇、比歸家乃逝。時三月二十四日也。享年六十三。葬于城南慈眼院。所著有孝經引證、秉穗錄、彼此合符、常語藪、下學廣集、日下新詠、晞髮偶詠、物數稱謂、畸人咏、新川集、暢園文艸、暢園詩艸、暢園詠物詩、暢園節序詩、暢園題畫詩、暢園祝壽詩、暢園類雅、表海英華、先友詩抄、夢遊篇、堂亭名、甘谷志聞。所校有鄭註孝經、劉向列仙傳。其所作詩至二萬餘首云。

恩田維周、字仲任、後以字行。蕙樓、危園、白山皆別號。通稱進治。岡田新川弟也。為恩田宗致嗣。其幼時宗族皆以為癡。同儕皆輕侮之。蕙樓不少介意、常好看語孟。家極貧。就人乞敗筆故紙、以學書。葛木盛長覽其手書曰、孺子可教。因師事之。無幾盛長歿。於是兄新川携之謁松平君山。君山以為奇童、教育殊至。及長、博覽强記、問靡不答。而以家貧不能購書、與新川謀、買故紙寫歷史數百卷於其背。兄弟俱善詩。世以比機雲。明和甲申為

小十人組。祇役江戸。越一年歸鄉。數歲遷　金臺公子近侍。又如江戸。　公子極愛之。既而以父疾乞歸省。遂丁其憂。哀毀踰禮。尋為繼述館總裁。資性温厚謙恪。不覺轂譽己在其身。其自奉甚約。見世利紛華如惡惡臭。暮年最愛花卉。多種之園中。每四時花開。獨步其間。唫哦以為娯。以殊愛牡丹。自號牡丹花老人。或請刊其詩文。蕙樓曰。鶯花雪月。天之所以娯我也。於是有詩以酬之而已。我豈釣名者耶。固辭不授。文化癸酉八月二十一日歿。享年七十一。葬于城南大運寺。所著有左傳考證。左傳刪國語考。史記考。史記辨誤。史記補正。漢書質

疑。荀子攷。淮南子考。世說音釋。世說訂疑。蒙求攷證。蒙求續貂。隷事。五雜俎備考。帳中物。尾張畧志。愚者一得。小璣。蕙樓隨筆。蕙樓日抄。蕙樓腐談。蕙樓閑語。米倉閑語。米澤餘語。土著論。欵下露。十寸穂。薄。蕙樓集。白山文集。白山詩集。危園集。橘園集。宜捜篇。畫臺篇。歸家漫筆。夢中夢。古史畧。重修聚文韻畧等。

磯谷正卿。字子相。號滄洲。通稱覺左衛門。世仕本府為騎士。隷竹腰氏。滄洲天資英敏。與岡田新川師事松平君山。博覽工文章。君山甞曰。遊吾門者。文有滄洲。詩有新川。　明公在江戸。聞滄洲之名。辟擢為留書頭。眷遇甚渥。明和甲申接遇朝鮮使南秋月。贈排律二百韻。秋月驚嘆云。二百韻排律古今未曾有也。非才學雄贍誰能作焉。讀畢乃就篇中隨意抽出二十字。以和之。滄洲直援筆又賡其韻。秋月益嘆賞。滄洲時年二十八云。性強記。無論經史。雖稗史小說。一閲乃暗記焉。享和壬戌十二月二日歿。享年六十六。葬于城南常德寺。所著有河梁雅契。日光足利紀行。

石川安貞。字順夫。號香山。通稱忠次。其家本出自參河大濱。中世移居尾張愛智郡鳴海村。父曰信庸。香山其次子也。稟性質直方正。少而好學。受業于深田厚齋。及

淺井圖南。小出慎齋。勵精焦思。孜孜不休。其鄉去府下来往凡六里。香山每以寅出。以辰至。列講筵。即日還家。而劄記其所聽。誦習其所傳。至夜半僅就寝。前後三年未嘗以祁寒暑雨廢一日。比壯歲僑居府下。以教授為業。安永丁酉賜月俸。授經于近侍。天明辛丑十一月。命香山及岡田新川撰行水金鑑解。壬寅二月　命編五史要覽。癸卯四月為明倫堂典籍。乙巳十月始置繼述館校勘。以香山任之。兼明倫堂教授。寛政庚戌二月五史要覽成。為卷二百七十五。繕寫以上。特恩加秩。繼命撰資治通鑑證補。壬子四月為繼述館總裁。戊午

二月為明倫堂督學繼述館總裁如故又加祿文化己
巳賜宅於城南御園街以其久在學職又多著述褒賞
賜者數之嘗著金鏡管見陸宣公奏議集註咸達
天朝云其名譽傳播四方負笈者麕至庚午十二月二
日歿享年七十五葬于鳴海村瑞泉寺所著有唐宋八
大家文楷勤學俗訓讀書正誤代奕雜抄等行于世
石川嘉貞字公幹號魯菴又三己叟通稱順次本氏水
野石川香山養為嗣幼有淑質努力不倦能繼述家學
寬政戊午為明倫堂典籍及冢田大峯為督學學政一
變魯菴獨守家學後擢　信公侍讀及　公薨遷書物

奉行未幾而歿天保辛丑四月三日也享年六十九葬
于先塋側所著有道經圖解道燈等
松永國華字德榮通稱億藏六世祖曰久秀天正丁巳
十月軍敗焚死於大和志貴城子吉秀遷尾張葉栗郡
玉野村其子吉正生矩武矩武家于府下生矩之矩之
享保中為郡吏是為德榮父德榮襲父祿明和丙戌坐
事減俸庚寅為　東門館書史寬政紀元轉徒組己未
命如江戶為人卓詭不羈尤嗜酒速中年日有限量
醉則就眠曰養我天年乃此物也好讀書多所發明最
研究律曆詩則好嘉萬之風又從河村葎菴（名秀根）學

皇朝典故平居所游皆當世名人最與岡田新川善文
化甲子七月十七日歿享年六十七葬于城西寶周寺
所著有史記律曆補註東窓閑談行于世
清水常武號文山通稱金二國老石河氏文學也為人
豪放磊落兼善書而其作字不加敬謹時或左手握煙
管右手拈毫且吹且書而其書翩翩可見矣或讓其不
敬文山曰可讀則足矣平生與恩田蕙樓友善蕙樓貧
無書文山常憐之以家多書傾筐假之云寬政庚申四
月十二日歿葬于城南延廣寺
冢田虎字叔貌號大峯（居號雄風館）通稱多門信濃人也父

曰旭嶺（名行宜）從學于室鳩巢（名直清）大峯資性明敏豁達
年十六遊江戶力學有年諸經傳皆自作解其意在依
經解經於是自諸侯大夫至草野之士執贄入門者日
多月盛天明紀元仕　明公為侍讀文化辛未擢明倫
堂督學乃改立學規增學職益生負專以經術誘掖後
進乙亥又加賜秩祿其講經援引該博教誨懇到聽者
心醉老而克壯著述不倦天保壬辰三月二十一日歿
享年八十八葬于城南大光院弟子多仕侯國者千里
聞訃賻贈日至云所著有周易毛詩孝經論語孔子
家語六記孔叢子老子等註尚書補註春秋左氏傳

增註。國語增註。管子弟子職補解。戰國策畧註。聖道得門。聖道辨物。聖道合語。論語群疑考。孟子斷。荀子斷。解慍。隨意録。昇平日新録。孝經和字訓。入官第一義。滑川談。學語。正朔斷惑編。作詩質的。文集。詩集。史漢裨解。皇極和談。見聞録。禮記贊説。論語講録。歷史綱覽等。

樋口好古。字信夫。號知足齋。通稱又兵衛。父曰又右衛門。其先世信濃人。樋口兼光之裔也。信夫自少以讀書賦詩為樂。為人不拘小節。臨事果斷。初為支配勘定。歷諸職為書物奉行。尋遷中奥番格。歷仕凡五十三年。忠精堅確。勵志勉力無所不至。為支配勘定時得元張希孟

牧民忠告大喜。其有益牧司。用諺語作之註釋。鏤版公于世。其書傳至水戶。水戶侯一覽大善之。又別刻以遍頒賜諸臣云。其為勘定吟味役時。巡視國中及美濃近江封内諸邑。悉筆其地理。著郡村徇行記三十九卷及詩稿若干卷。宅中別構一書齋。署曰遲日軒。軒前聚奇樹。築筆冢。有暇則獨坐其間。唫哦養性。晩歲建壽藏於城南本要寺。自題其碑陰。以文政丙戌六月朔歿。享年七十七。葬其地。

河村益根。號乾堂。通稱培二。其先相模河村人。因氏焉。五世祖曰秀久。始仕本府。祖秀世有二子。伯秀頴。季秀根。俱精於國書。秀根有二子。伯殷根。有奇才而夭。仲即乾堂也。自幼聰敏。從岡田新川學。及長知見過人。貫串經史。又通音律。最能篳篥。凡有所學。必潛心捜討。不徹不措。但深惡宋儒。不取其説。嘗定順讀法。著論讀式。以授生徒。寛政壬子父歿。乾堂當嗣。有故絶志仕途。養渡邊氏子為嗣。文政己卯十一月十二日歿。享年六十四。葬于城南法輪寺。所著有帝號通覽。宰輔通覽。載籍通覽。國郡通覽。姓氏通覽。匣載。家塾録。乾堂集。歌集等。

奥田永業。字叔建。以字行。號鶯谷。居號巽亭。又牧齋。通稱與三郎。五世祖曰傍島自入仕福島正則。逮正則國除。歸隱

美濃。後冒奥田氏。子孫世業醫。鶯谷之祖父曰三徹。元禄庚辰來住府下。其子遊川生三子。伯孝英。仲世文。季即鶯谷也。二兄皆遊京。鶯谷獨留在府下。性不好醫。就左右田九平名淑邦學圓明刀術。後折節讀書。師岡田新川。友河村乾堂。日夜憤勵。博綜經史。最善詩。門人衆多。寛政甲寅五月。釋褐為明倫堂典籍。文化甲子四月。遷教授。戊子十一月。列右筆組頭。文政庚寅十一月十八日歿。享年七十一。葬于日置村法然寺。所著有牧齋隨身卷。釋辭等。

永井襲吉。字無咎。初字損疾。號星渚。又盻齋。通稱一翁。愛智

郡荒井村人也。幼而聰悟。好讀書。及下鄕學海（名ハ寛）館市川鶴鳴（名ハ匡）于其家。星渚亦從學焉。鶴鳴奇其才。使熟讀十三家書。星渚奉其教。螢雪匪解。既而鶴鳴應某侯之聘。如其邑。於是門人多廢業。星渚獨執志彌篤。攻業益勤。專潛心聖經二十餘年。遂有自所發明。以成一家。乃著對問一篇。以發其意云。文政戊寅十二月十三日歿。享年五十八。葬于智多郡緒川村了願寺。所著有周易象義。毛詩存疑。尚書考文。論語考文。大學考文。中庸考文。孝經考文。周禮考文。儀禮考。三經義。尚書衍文考。禮記鄭註補義。春秋左氏傳考。國語考。戰國策考。史記考。前漢書考。荀子考。列子考。莊子考。韓非子考。淮南子考。呂氏春秋考。助語辭訣。詩集。文集等。

佐佐木容。字子申。號嘯堂。通稱正藏。幼而好讀書。舉動不凡。衆咸異之。及細井平洲督學國校。委贄焉。從如江戸。寓嚶鳴館。三年而還鄉。其學大進。名爲明倫堂典籍。尋遷敎授。爲人愷悌恭遜。其在仕途。夷險一致。喜慍不形於色。其接人。言談愉愉。平居無戲言。無惰容。及其罷職。不與世交。環堵之室。左右圖書。兀然隱几而坐。有来問字者。乃諄諄誨之弗倦。文政辛巳二月二十三日歿。享年六十。葬于城南延廣寺。

鈴木朗。字叔清。號離屋。通稱常介。父曰廓無。鈴木善阿彌之裔也。自參河来尾張。贅于山田氏。生四男。離屋其第三子也。童齔岐嶷。日誦書千餘言。粗通其意。十歳能屬文。及長。愈加精練。清人錢泳見其文。稱曰。有先秦兩漢之風。無唐宋八家之習。性剛毅有大節。以道自任。又疾世之儒者欲門下多人。苟且偷合。失敎學之意。特嚴師道。愼交游。擇信己者而後與之。是故受業者不多。初祿仕後。轉記録書史。數年遷列儒。負年向七十。擢明倫堂敎授。始講日本書紀於校中。天保丁酉六月六日歿。享年七十四。葬于城南誓願寺。所著有學訓。論語參解。大學參解。六經諸子說。雅語譯解。讀書點例。希雅。養生要論。離屋文集。漂流物語等。行于世。

神野景遠。字志寧。後改子宏。號菊叢。又有雪丘。一無等號。通稱善左衛門。父曰仁右衛門。奉職遊東武。生菊叢于江戸。菊叢自幼捷悟。勤學不倦。比壯漫遊四方。探名區古蹟。遂抵本府。而祿仕。清貧澹泊。讀書自樂。初在江戸。學于山本北山。（名ハ信有）又信荻生氏說。後讀許魯齋全書。大喜之。幡然服程朱。然不株守一家。博涉百家。自兵法書畫詩歌醫術律暦。至稗史野乘。無不通知。又好佛典。嘗閲藏經六年。卒業云。性卑謙。不以才學誇人。平居

服垢弊容貌如愚而言談娓娓可聽天保庚子七月二十五日歿享年七十三葬于城南法應寺所著有隨意艸長湫記參考菊叢文集等

松田昭裕字君綽號棣園通稱三藏葉栗郡松竹村人天資疎豪不拘繩墨幼遊于細井平洲之門弱冠補明倫堂學生賜月俸文化中新除典籍旁詳國史諸乘稗官小說扁其齋曰常春其言曰詩酒絃誦常常為春性嗜酒垂老不止其妻苦諫以非攝生之道棣園笑曰天生君綽豈為汝曹地耶里中有失火衆咸失措棣園獨閑步至酒肆酣醉陶然不顧資財里中皆稱為畸人矣文政己丑三月二十五日歿享年六十葬于城南淨念寺

甲斐磬字士誠號岷谷通稱清大夫父曰石安美濃大垣人來住府下以醫為業岷谷生而穎悟從闡元洲受句讀年甫十歲誦經史作詩世以神童稱之為人溫謹精力過人既而補明倫堂學生就細井平洲而學平洲甚器之文化中除典籍文政丙戌二月十二日歿享年五十五葬于城南誓願寺所著有詩集若干卷

丹羽勗字子勉號盤桓子通稱嘉六春日井郡四谷村人也自幼穎異不群四五歲能書字屹如成人七歲從學鈴木離屋離屋愛其才教育最至其業日進離屋嚴禮以待生徒盤桓獨奉其規事之甚謹為人恭謙貞愼質厚寡言其與人忠其執事敬其治室家肅而和寬政中始開日記局編纂歷代事蹟大冢伯譽名長幹為之總裁舉盤桓寫史書守職二十餘年遷右筆其學術文章皆超出時流而為書名所掩終不顯于世其書細楷特妙暨中年觀宮崎筠圃遺墨深有所契極推服之云天保辛丑三月七日歿享年六十九葬于四谷村長光寺

林維祺字介父號南涯通稱彥八本氏日比野為林季倪嗣初從學于磯谷滄洲文化丁卯為明倫堂典籍已已遷教授天保壬辰進督學為人溫雅謙冲弘量容衆平生詩文槪不蓄稿人或勸著書乃曰如我陋劣曷事著述我偶所見則古人皆已言之又何啜啜之為其處身甚約賙貧極厚書生家貧而志篤者則寄食之塾中撫恤最至老而無子養同族之子為嗣待之寛恕不加督責每語人曰人有能有不能各養其性以供天職而已立己矩矱而矯人之性質吾不為也平居怡怡飲酒有限醉能溫克雖家人未嘗見厲辭愠色也天保辛丑閏正月八日歿享年六十七葬于城南西蓮寺

斯編徃年既脱稿又得
官准幾上木而有故未果
今茲余與兵惟子謀勠力
以竣事云
安政丁巳之春
尾張　田中寅亮識

尾張名家誌初編卷之下

要齋細野爲藏著

安政四年丁巳十一月新刻

尾張
名古屋樽屋町
井筒屋文助梓

書肆

虎岩道說 著

仙臺人物史

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東京鉛排本

據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
東京鉛排本影印

仙臺人物史

摸僧懷素書

仙臺人物史

仙臺文庫發行

仙臺文庫會之版東

仙臺人物史

仙臺文庫發行

虎岩道說翁略傳

翁名玄乙。字忍性。稱道說。幼名卯之松。老後號塞馬。其先播磨守源賴孝。居于信濃伊那郡虎岩鄉。因氏焉。天文中。與武田信玄戰。不克死之。子玄賴時幼。逃于陸奥平泉。性嗜詩歌。無祿仕之意。大崎義隆。以客禮待之。及大崎氏亡。隱于岩出山。有二子。長康賴嗣家。次賴直。善醫稱寂庵。寬永中我義山公召爲侍醫。是爲翁考。翁襲其祿。寬文三年。爲雄山公侍醫。翁好學。曾著仙臺人物史燈前新話。又善書有名一時。今所存大崎八幡祠華表銘。實係翁筆。元祿中歿。葬仙臺江岩寺。無子。養但木氏子道啓。以女配之。善繼其業。子孫以醫仕于國云。

仙臺有書法曰八彌流者。曩時一藩多奉其法。流祖爲虎岩八彌。故人或以爲道說翁子。然族子也。非嗣子也。因茲一言。

明治二十九年一月

鳳泉逸史　作並清亮識

仙臺人物史

目次

虎岩道說 著

上卷

茂庭佐月傳
濱田伊豆傳
遠藤基信傳
伊東肥前傳
鈴木和泉傳
中嶋右衛門傳
泉田安藝傳
富塚綱仲傳

原田休雪傳
白石若狹傳
伊達政景傳
伊達盛重傳
小梁川泥蟠桑折點了傳
瀬上中務傳
小山田筑前傳
津田景康傳
屋代勘解由兵衛傳

下卷

朴澤加賀傳
新妻胤重傳
清水友閑傳
內藤以貫傳
氏家素行傳
横山榮伯傳
石森正榮傳
谷一圭傳
大嶋半隱傳
佐藤信篤傳
佐々定隆傳
柴田外記傳
柴田宗意傳
古內重廣傳

古內義如傳
佐藤文右衛門傳
平田五郎傳
小塚織部傳
岩崎利兵衛傳
丹野重治傳
富田氏紹傳
長沼致貞傳
但木重信傳
石母田景頼傳
小梁川中務傳
黑木肥前傳
伊藤先生傳

仙臺人物史上

茂庭佐月傳 子延元 孫良元

佐月本氏鬼庭。後改茂庭。仕于輝宗君政宗君。而領數邑。天正十三年十一月。佐竹會津白川石川岩城之兵來。而犯我之日。大戰于人取橋。敵兵甚多。我軍欲敗績。佐月爲押後。時七十餘不能著兜鍪。只冠黃綿帽子乘馬。番番指揮士卒。能使衆也如手足也。敵兵呌曰勿著眼於他兵。但討黃帽子。佐月遂見討。我卒肩其尸走去。子石見延元。繼家爲老。晚年祝髮而號了庵。時太守幼子遽然早世。太守最悼之。故元和四年。了庵請登紀州高野峯。謹修其冥福。了庵曾以虎岩昌休爲書記者。因請伴行之。到三年。尙不還。太守命强歸來。於是同六年歸而又聞政。寬永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九十二歲沒。長子周防良元繼跡。仕于政宗君忠宗君朝。預聞國政。最有雄才。忠宗君甚重之。後請致仕。薙髮稱佐月。嗣子周防宣元繼家。領一萬三千石。居於志田郡松山。先是伊達成實以曾無子。請太守令弟令繼家督。稱治部太夫。後改安房。一日出遊于荒濱。有冠笠而過者。家下等走行呵責其無禮。渠曰。我是自相馬來。豈可妄脫笠耶。不屈。到鬪爭。治部宗實。命柴田彥兵衛斬之。於是相馬老臣。寄書於我國老。曰請見殺之者首。國老達于太守。太守下命曰。封內之人不可妄殺。矧於四境外人乎。須速殺柴田。送首於相馬也。老臣傳此於治部太夫。不肯曰。某命柴田斬之。彼何有罪。請某得罪耳。老臣强之。而不敢聽。事到遲緩。太守愁之。即喚佐月相與謀焉。佐月曰。請往于亙理宜詳喩也。太守可之。佐月往說曰。公命柴田殺外人。以彼無罪自思當之則宜也。然不殺彼則將爲國家大事。公奚不察哉。太守與公有同胞之親。故欲殺小而

救大。使某來于此說其道理。公者政宗君之令子也。奚柔弱而無斷。到如此耶。請可令彼遽自殺。公隨意登高野爲僧。某雖老豈歸城下耶。可與公同行。其慮公或有乏於路費。今携黃金來。乃出大革囊甚重觀之。於是治部從佐月言。佐月遂達於太守。太守最喜。大賞佐月之功。佐月又說曰。公欲登高野則不可也。令子既長讓附采邑。公應隱居勿再出。太守前是上策耳。於是治部從諫。閑居于亙理。不又來城下也。闔鄕當時稱其英才也。寬文三年八月三日。佐月八十五沒。既而周防寬文之初作國之老。後以多病辭職。同六年正月十一日四十六歲。遂沒于松山。適子主水姓元繼武而爲亞老。後更周防。寬文之末免職退居。寶永三年七月廿六日沒。行年六十。子又二郞嵩元繼家。多病無子。故子第三弟稱筑後元明。使代已奉仕。

濱田伊豆傳

濱田伊豆。奉仕于政宗君。爲國宿老。天正十三年冬十一月。會津佐竹之兵來犯我邑之時。奉命與瀨上中務中嶋伊勢櫻田右兵衛等。戍本宮城。同十五年二月攻大崎義隆之日。與伊達政景飯野助三郞宮內因幡等。率四百餘騎。陣于師山南。壓桑折師山兵。同十六年六月會津佐竹之兵。再來于安積郡時。奉命議軍事。七月四日與原田左馬助。代景綱成實。戍福原壘而陣。同十七年夏。與富塚近江遠藤文七郞。往田村地。對佐竹岩城兵。又奉命往猪苗代。大戰于摩上原。同十八年豐臣秀吉公。責大崎葛西不臣。而刪其地。以賜於木村伊勢守。伊勢守居于登米城。長子彌一右衛門。住于古川城。當是之時。葛西大崎之諸士。漂泊多歸于農家也。木村無道而行虐政。庶民不耐忿恨。闔鄕悉蜂起。責處處城而殺

守兵。木村聞而驚。乃喚彌一右衛門。往佐沼城而待。彌一右衛門發古川。走會佐沼而評議。時賊兵忽起而圍城。木村父子盡力防戰。登米古川亦賊起殺城中人。淺野彈正在白川聞此事。歸留于二本松。走使於米澤曰。聞葛西大崎賊兵悉蜂起。公須速往誅伐。遣人於會津蒲生氏鄉。亦既報之。而催追討耳。於是政宗君往會氏鄉于黑川。議征討之事。試責宮澤堡。而赦守兵降。徑往佐沼。賊兵聞太守到解圍而去。太守伴木村父子而歸。父子到於名生城。會氏鄉與守城而不出。先是須田伯耆有恨太守。奔氏鄉之陣於松森。詐告太守與賊同心。故氏鄉陷名生城。即保而不出。太守歸留于伊達飯坂。使伊豆及左馬助往二本松報淺野氏曰。氏鄉信伯耆妄言。疑我有野心。縱雖令氏鄉自殺。爲天下敵。身豈可得安哉。公宜熟察之。淺野報曰。只須令氏鄉出城去。故太守應氏鄉之

望。使成實質于名生城。同十九年正月二日。氏鄉伴成實出名生城而到大森。辭還成實。二十一日太守發米澤。赴于洛陽。拜謁秀吉公。秀吉公喜之。恩賜最夥。且命曰。須遽歸國征伐葛西大崎賊也。太守六月發京歸米澤。七月之半出米澤。二十四日到宮崎。責宮崎民部所戍之城。民部能禦焉。伊豆忘身而戰。忽中鉛子而沒。墓今在宮崎。長子某繼其遺跡。慶長中出奔于攝州。仕於豐臣秀賴。稱北川二郞兵衛堅信。其弟某繼濱田家。富塚近江適子小平二亦出奔。俱仕于秀賴。號山川帶刀宣勝。元和元年在大坂城中。盡力而防戰。秀賴敗亡之日。遁城俱藏于八幡瀧本坊。大權現凱旋于洛陽。徧尋逃亡者。因喚某坊。而糾問不止。先是二人與出八幡。隱于洛外東山。聞某坊將到罪。俱出謂曰。某等乃山川帶刀北川二郞兵衛者也。我輩曾藏八幡某坊。因囚某而考問。願赦彼僧賜罪於某等。則可謂厚惠也。皆曰渠入虎口那得保生。然大權現最感義氣而赦之。後二人仕于西國主。得厚祿云。

遠藤基信傳 子宗信

基信氏遠藤。稱文七郞。初甚微賤。而寓食于中野常陸。其爲人也勇敢而有奇才。最好清淨。登厠則自灑掃以潔之。常陸每晨出庭好御馬。腹痛裡急。往庭邊厠。見甚潔。怪問曰。何者所爲也。左右曰文七郞所爲也。常陸知非其常人。使之侍左右。日能眷遇。後與謀政事。多多益辨之。有政事則使基信代已。出言于太守。太守輝宗君愛其英才。最有恩遇。後登庸以爲近臣。又進爲國老。改號山城。曾常陸獨乘國權。驕奢無禮。自衣服飲食以到室家。皆倍公家。忘霍公之愼。慣管仲之奢。一旦常陸出奔於越後。多士從而去。太守愁之而謀基信。基信曰臣以羽檄喩諸士。則遽然皆歸來耳。乃投

翰曰。諸君不忘交遊而從行。定知欲取義也。然背君恩而去本國豈可爲義哉。且慕亡人而作陪臣。此下喬木而入幽谷。奚可爲榮耶。愚也甚矣。諸君改非而遽歸來。則我言乎太守。授舊祿耳。諸士悟而悔之。皆歸米澤也。既而越後牧主寵遇常陸。而授厚祿。將大用之。太守遙聞而憂。又謀基信。基信曰臣爲反間之謀。使彼不用也。即走使价厚送土宜而致慇懃。曰。僕今得顯官。則足下之深恩也。雖今在異鄉。豈可忘之耶。常陸最感謝之。如此者數回。牧主聞而疑之。終不能用焉。基信曾獻良馬於秀吉公。秀吉公裁書賜之子孫相傳爲寶也。天正十三年冬十月。輝宗君薨。義繼之難之日。基信在米澤。訃音速至。大驚大悲曰。某相從則可爲全君之謀。不亦遺恨乎。及葬禮之日。基信欲殉死。而自刺其腹。左右周障止之。政宗君亦止之曰。雖殉亡君。更無益也。須爲我股肱而厲忠勤也。

基信拜命之辱。而加藥治。創漸愈。及滿百日而即自殺。政宗君最悼惜之。同僚皆感傷之。基信生文七郎宗信。繼家。仕政宗君。時年十七。後爲宿老。同十六年六月會津佐竹之兵。犯我邑之時。與老臣等評議軍事。七月二日與富塚近江戍窪田壘。同十七年佐竹岩城之兵。來犯田村地。時與濱田伊豆富塚近江。率伊達信夫刈田柴田之兵。往守田村城。文祿元年正月從太守發岩手山。二月到京都。太守奉秀吉公命。修軍粧而發京師。赴于肥前名護屋。故文七郎亦從行。同二年三月從太守渡朝鮮而厲軍功。八月秀吉公發名古屋而歸伏見。暮秋孟冬使東國列侯在朝鮮者悉歸。本朝。於是政宗君亦還伏見。既而賜暇。而歸國。故文七郎從駕而歸。長子式部玄信仕忠宗君朝。而生文七郎俊信。後改內匠。仕綱村君。而與佐佐豊前柴田內藏預聞國政。晚年致仕祝髮稱自由齋。

嗣子文七郎齊信繼家而爲宿老。奉仕綱村君吉村君。壯年而沒。子文七郎昭信繼跡。不幸早世。其弟文七郎守信繼職。奉仕今之賢太守。

伊東肥前傳 孫重義

重信。姓藤原。氏伊東。稱肥前。鎌足公三十三世之孫也。奉仕黃門政宗君。當天下瓜分之日。政宗君有併呑之志。而數犯鄰郡。鄰國之主亦來而窺我。天正十三年冬十一月。佐竹義重。會津義廣。岩城常隆。白川義親。石川顯光。合兵三萬餘。來暴略我封內安積郡。時肥前奉命。與富塚近江綱仲桑折攝津。衛高倉城。近江肥前相議曰。目今敵兵過城邊。我本陣兵寡。其勢甚危。我輩欲出城攔戰。如何。城主高倉近江。及桑折攝津皆曰。出兵向大軍。猶用撮土塞大川沛然能禦之乎。肥前與綱仲曰。縱雖戰敗入城。勾引敵兵分其勢。猶愈束手而已乎。衆皆從焉。於是綱仲守城。重信出城。令輕卒二百人放銃。自率壯士三十步卒若干。橫衝大軍。手斬甲士二人。戰已終後。黃門君喚重信。而甚感其忠戰。且辟第二子。賜采地也。同十六年六月。佐竹會津岩城白川石川須賀川之兵。凡三萬許。再來于安積郡。黃門君聞之。乃議軍事諸臣。沮對陣。太守不聽。於是議其所陣。濱田伊豆曰。朴澤之原可也。其背後有沼。宜以劄營也。重信曰。方今以寡對衆。平原廣野不宜布陣。只福原之前可也。與窪田高倉城相望。勢援以爲有便。宜對陣於此。於是商議既定。諸士搆營而守禦焉。七月四日。成實景綱。當番衛塞。時會津家臣新國上總。率騎步百餘。過塞柵之前。成實景綱。令片倉藤左衛門。率步卒二百人追之。藤左衛門者。景綱之弟也。悍而少思。因戒曰。必勿遠追。渠堅諾而出。鷹揚龍飛。追北逐背。討二十餘人。乘勝

不還。時敵兵出砦中。雲合蟻聚。成實景綱不忍見。出戰大敗之。敵走入砦中。我兵將還。敵兵又出砦中相接。成實景綱不得還。苦戰移時。於是諸將各率兵來。太守亦潛來督戰。是日重信見敵兵之多。謀罷戰之事。然交接紛然不可分收。於是四馬單鎗。直衝他堅陣。我兵不忍棄重信。相繼死戰。無不一當百。敵兵敗績入砦中。追而擊之。獲首二百餘級。我兵死者四十餘人。重信逼于營門支戰。遂鬪死。諸將各收兵而退。皆曰今日之奇捷。重信之力也。既而收其骸骨。而葬于窪田河邊。重信長子重綱繼武。後賜邑於桃生郡。而住于小野城。適子重義稱新左衛門。繼父祖。而領二千石。有義氣忠肝。寬文三年嗣君僅五歲。伊達宗勝田村宗良。輔佐幼君。而預聞政事。當是時重義奉命。而爲國老。恐其不有利于國。故强請使宗勝宗良裁誓書。其文曰。懷二心於幼君。則諸神夫罪之。時宗

勝在國。故重義見以血押印。宗良在武陽。而未押印。重義不幸嬰于沉痾。自知終不愈。九月三日發小野。十四日到于武陽濱宅。宗勝宗良。與入客亭。見重義之病。明日又來。重義令宗良押印於誓書。見以甘心之。十六日終歿。行年三十三。國人皆大悼惜之。重義無子。曾請古內主膳重廣之子釆女。而爲後嗣。同八年坐叔父伊東重孝之事。故宗勝宗良。命因此於登米。而以伊達土佐之弟右近。令繼其家。右近亦得罪。邑遂見除。前太守中將綱村君。追思重信之功。而以四世之孫新左衛門重良。爲其遺跡。而賜五百石。嫡子宮內祐榮繼家。今作前太守老。祐榮向應乃父之命。請文於高泉禪師。而立碑於重信墓。以傳後昆。其墓在安積郡窪田河邊也。

鈴木和泉傳

和泉。氏鈴木。本州岩手山市長大學之子也。幼而穎悟。稍長倜儻。

尤厭市井。而欲升士籍。曾赴于長安。學茶湯之禮而還。數爲茶會而樂。昔黃門政宗君。在岩手山城之日。闔鄉無知此道者。故升聞于朝。太守召而問之。甚稱明旨。於是初賜祿。而奉仕。終爲嬖臣也。後統繁務。多多益辨。太守稱其英才。昔茂庭石見。應命選當爲國老者記姓名。而備高覽之時。以渠氏族甚卑賤乎不記載之。太守曰。登庸和泉。則如何。石見對曰。甚可也。臣偶不及此耳。於是命爲老。賜釆地於古川。嗣子七右衛門。仕于羽林忠宗君。而爲廐士長。無子之可繼家。養公子右京宗良。而作後嗣也。既而宗良。改氏稱田村。號隱岐守。寬文年中與伊達宗勝。輔佐幼君。預聞國政。子孫今列侯也。

中嶋右衛門傳

中嶋右衛門者。黃門政宗君之家臣也。天正十七年六月。岩城常隆。暴略田村之地。太守命右衛門及茂庭利兵衛。而守門澤城。常隆來攻之日。雖守兵皆遁去。二人共戍城。自揮長鎗。各刺敵兵三人。遂並枕鬪死。太守最感其勇敢。同僚大憐惜之。

泉田安藝傳

泉田安藝。諱重元。仕于黃門政宗君。天正十五年正月。太守授五千之兵於政景及安藝。而擊大崎左京大夫義隆也。十六日。帥兵而到于松山。遠藤出羽所曾住也。政景伊豆安藝出羽等。相會而評議軍事。曰氏家彈正早內應於我。四道尾張亦然。四道（尾張住所）岩手山（彈正住所）相去不遠。最近于中新田。（義隆居城）於責中新田甚有利也。然黑川月舟背我而欲救義隆。（月舟者義隆之繼父）入桑折之壘。而與師山之兵。一心戮力。將防我兵之過。似甚不便。如之何。出羽進言曰。新沼之城主上野甲斐者。某之妹夫。而有忠于當家者

也。不敢防我。令兵數百屯于師山南。以壓桑折師山之兵。而橫行於中新田。則何難之有乎。政景曰。吾子之言可也。然中新田。去師山殆三四里。當敵之兩城（桑折師山）於背。而深入敵地。則甚危。所當慮也。泉田以爲政景與我有隙也久矣。且此回我勸太守而出兵。然月舟者政景之舅氏也。以是見之。則此度之會戰可無拔忠肝之心也。故言曰。出羽之言極可也。氏家彈正雖內應于我。不見我之旌旗。則變心而納忠於義隆乎。留兵於師山。而壓敵兵。進責中新田之城。不亦上策乎。衆皆可之。於是二月二日諸軍發松山。泉田將於四千六百兵。長井月鑑。高城周防。大松澤左衛門。小山田筑前等從焉。過師山新沼下新田。而責中新田城。南條下總出而戰。不利而入。於是我之兵燒其外郭。日既至申之終。故泉田收兵而去到師山。是欲會政景共歸于松山也。政景其兵四百濱田伊

豆飯野助三郎宮内因幡等從焉。屯于師山城南。而壓敵兵。以是之日將暮。引兵而還於松山。故師山之兵出而破其江橋。泉田等不能渡江。無如之何。又進兵而欲入新沼城。時下新田之兵來。而與我會戰于多多川。筑前返馬而突戰。敵兵走去。日既向暮。筑前遂鬪死。我軍敗績。而致死者夥矣。泉田等入新沼城而保焉。堡狹而難容衆。且食乏士卒將到飢。當此時仙道多難。而援兵不至。故將士皆大困。衆議曰。吾輩有何所待而移時日於此哉。當過師山。兵出而防我則奮擊突戰破敵陣。而可歸去耳。月鑑曰。桑折師山南北相對。而相去亦不遠。且有大川。我兵渡川之時。兩堡之兵狹我而防戰。則我軍狼狽而致死歟。暫伺敵之體而可也。衆皆可之。時大崎之臣鈴木伊賀北郷左馬丞與來。使喚大谷氏賀澤氏言曰。使泉田安藝永井月鑑質于我。則新沼之兵任退去耳。大谷賀

澤歸而報之。泉田之家下湯村源左衛門進而言曰。堡中之軍勢與出此地。而戰死則所本望也。然安藝一人爲質。而往于敵地。則身蒙縲絏而見斷其首。豈可疑之乎。我主夫莫許焉。時月鑑言曰。兩人爲質而助多兵之命。不亦忠乎。湯村尙不肯之。足下之心僕已察之而對論。泉田謂湯村曰。汝夫莫又言之。縱雖我一人欲爲質而代諸軍之命也。於是報曰。助堡中之兵則我輩兩人當爲質也。二月二十三日。安藝月鑑與出新沼。而到於蟻袋。於是我之兵悉還于松山。濱田伊豆。小成田總右衛門。山岸修理等歸于米澤。詳言於太守。太守曰。我兵深入敵地。故敗績耳。後來先責桑折師山。而取城壘。使彈正來加也。既而最上牧主義光。使野邊澤能登來于蟻袋。能登對面于月鑑。而有密談。月鑑即還于深谷也。能登件泉田而往于小針田。屬之於支蕃。及九郎左衛門。其夜能登來

而謂泉田曰。方今邀足下則我寡君之所爲。而非大崎之所致也。相馬佐竹會津岩城之牧主。一心與議而欲責伊達公。故自相馬令橡窪又左衛門者來于我山形。而詳述其心也。寡君亦與之。故令某來此。願足下合心於親戚。而俱背於貴國。而屬我弊邑。泉田應之曰。我捨身而爲質。以助新沼之兵。只欲報主恩。豈可背於國乎。請使賢主疾斷我頭。一所願也。能登聞之歎賞其忠心無比倫。泉田遂見移于山形。天正十六年秋七月。義光與太守行成而還泉田。時太守與佐竹會津白川石川對陣于窪田。故泉田來於窪田之營。而拜謁太守。太守曰。汝臨大事尙不忘忠。見囚敵國。苦心焦思。吾既察之。乃賜大小刀衣服十領。良馬一匹。而感賞之。

富塚綱仲傳

綱仲。氏富塚。稱近江。仕于黃門政宗君。而爲宿老。天正十三年十

一月。佐竹義重。會津義廣。岩城常隆。石川昭光。白川義親。合兵五千騎。陣于須賀川。來犯我封内。陷中村堡。時奉命與伊東肥前。戍高倉堡。而議欄客軍過也。同十七年五月。與濱田伊豆遠藤文七郞。共往守三春城。近江生内藏丞（一曰信綱）綱忠。及小平二。小平二出奔大坂。筮仕秀頼。而稱山川帶刀。元和元年五月。秀頼敗亡之日。遁隱于八幡。事在濱田傳。綱忠生重信。稱内藏丞。歷仕羽林忠宗君。少將綱宗君。中將綱村君朝。重信生重長。初稱長門。後改近江。奉仕前中將君。致仕而更出雲。嗣子長門重標。仕今太守。繼職爲宿老。享保三年夏有罪而見囚于水澤。家遂亡。嗚呼惜哉。

原田休雪傳

原田休雪。當家之世臣。而歷仕輝宗君政宗君。子左馬助宗長。繼家而爲宿老也。天正十三年。犬内備前以四本松叛。太守政宗君。

輝宗君使宮川一毛五十嵐蘆舟。往于小濱。而說以來于米澤也。備前答曰。感命之辱。然縱雖到滅亡。不願登于米澤也。於是又命片倉意休。原田休雪。赴于四本松。兩使傳命曰。令子弟質于米澤。則雖吾子不來。我說太守而解其怒。可以令平安也。備前不敢聽。其臣太内我齋言兩使曰。太守豈可得亡我大内乎。罵詈不止。兩使怒曰。令備前來於米澤歟。又誅伐備前歟。可見他日我太守所爲也。歸而詳言之。輝宗君政宗君俱怒焉。太守喚左馬助及小十郎語曰。自會津走使曰。赦備前則可令彼到米澤。我那沮之哉。然備前實含會津之心。而吐如是之傲言。我甚惱之。若於會津有内應者。則欲責會津也。左馬助對曰。會津走使致懇懃。而備前不敢從。某甚怪之。今聞太守之言。而瞭然于胸中。某家有平田太郎右衛門者。本是會津之浪士也。應令渠往于會津求内應者也。太守

曰可也。乃命之往於會津。而說柴野彈正約束内應。故左馬助奉命。經猿倉坂。到彈正宅而放火。會津士倉皇。時平田忽變心而告會津。衆曰内應者彈正一人。自伊達來者亦原田一人。其兵甚少也。故會津衆大喜。盡力防戰。原田雖能戰。衆寡不敵。而到敗軍。乃携彈正及妻子而還。天正十三年八月。與濱田伊豆。小梁川泥蟠。白石若狹等。陣于飯野。以待太守來。二十四日。太守率兵而來。故奉命攻小手森堡。會津仙道及二本松之援兵。出小濱而徐徐來。大内備前亦來入小手森堡。堅守不出兵。故我兵欲引而還。時堡中之兵出。而與後陣相戰。諸將皆還合大戰。客軍敗北入堡。日已暮矣。備前還小濱。援兵亦去。成實議移陣於竹屋敷。絶小手森往來。休雪諫太守曰。移陣不可。合戰亦大事。暫伺敵可也。衆議未決。成實獨移陣。於是諸軍皆移。堡中無助。恰如涸轍魚。堡中之兵請

還于小濱。不許。諸軍急攻之而鏖堡中之兵也。十一月十七日。伊達元安。伊達美濃。伊達上野。伊達彥九郎。片倉小十郎。濱田伊豆。中村八郎右衛門。原田左馬助等。與佐竹會津白川石川岩城之兵大戰于本宮觀音堂。同十六年六月佐竹會津白川石川岩城須賀川。合兵五千騎餘。來將犯我。太守集諸臣議對陣之處。左馬助亦與焉。休雪與肥前司鹿以老武也。四日成實景綱。守窪田之營。與客軍大戰而克之。薄暮左馬助與伊豆。代成實景綱而戍窪田之營。秋八月休雪景綱奉命往田村城。令逐寄旅士。是依田村月齋橋本刑部之請也。同十七年六月朔日。左馬助應命發大森赴于米澤。率北條及下長井之衆。往于大鹽而攻堡。五日我師與會津兵大戰于摩上。而大克之。故大鹽堡主。北鄙鄉民悉去聚于若松。左馬助不用戰。六日之暮。到于摩上。增賜百貫之地。八月奉

命責梁取堡。悉殺男女。同十八年冬十二月。與濱田含命使于二本松。逢淺野長政而逃太守之命。事在濱田傳。文祿元年正月從太守。發岩手山到于長安。三月之朔。出京都赴肥之名護屋。左馬助軍粧甚異。同二年三月。從太守出名護屋。而渡朝鮮。以厲戰功。冬從駕而還于岩手山。左馬助生甲斐。曾仕少將忠宗君。甲斐生宗輔稱甲斐。仕前中將綱村君。寬文之初爲國老也。當是之時。前中將君猶幼。伊達宗勝田村宗良。預聽國政。宗勝凶逆不忠於國。擅權而振猛威。宗輔阿諛於宗勝。不思社稷。寬文十一年伊達安藝宗重。訴宗勝之惡於江府。三月二十七日。安藝及柴田外記。古内志摩。原田甲斐等。會於酒井雅樂頭之第。甲斐忽斬安藝。故外記乃斬却甲斐。蜂屋六左衛門亦走來與斬之。甲斐即死。長子帶刀。飯坂仲二郎。劒持五郎兵衛。平渡喜平二。及帶刀之子某。凡五

人皆賜死。家遂爲鳥有也。

白石若狹傳

白石若狹。諱宗玄。一曰宗實。仕黃門政宗君。天正十三年秋八月。刈松田堡主青木修理叛于大內備前。欲仕我太守。向小濱而放火于民家。而報成實。成實言此於米澤。太守即令若狹泥蟠左馬助伊豆來于大森。成實伴四人而往四本松。成實陣于龍子山。若狹泥蟠等陣于飯野。欲以救刈松田。後從太守攻小手森堡。而陷之。若狹成實櫻田右兵衛在築館壘。二十七日出壘而戰于小瀨川。不利而還。冬十一月若狹伊豆高野壹岐親衆。守玉野井壘。佐竹會津等之大兵。來戰于本宮觀音堂及船橋邊。若狹伊豆壹岐走來。而過成實之陣。相加于本宮本陣。同十四年。賜四本松於若狹。若狹移住于小濱城。後移于宮森堡。大內備前賴于成實而頻

請降。成實告若狹。若狹可之。後又賴若狹而請降。同十六年四月十五日石川彈正襲西堡。若狹來助。而與之戰討。取首二十餘級。成實自二本松來而救之。時彈正已還去。若狹大喜。饗成實於宮森也。橋本刑部田村月齋。賴若狹言于米澤曰。石川彈正叛于太守。田村諸士。皆以爲太守必來可誅彈正也。然未見兵馬來。今也田村之士。過半屬心於相馬。視太守不討之。則皆謂伊達不足恐。而悉叛于太守耳。然慮最上封境兵甚少而不果。於是又賴若狹言曰。田村之士。不見旌旗之來。則盡變心而可從相馬。太守慮長井之變。而不能留兵馬於此地。請可一戰即歸去。不然則某等到自殺。不可疑之。若狹達於太守。四月十四日。太守率師而到於大森。四五日逗留于茲。二十日移兵於築館。石川彈正居築山堡。小手森堡亦彈正之所統也。太守欲攻小手森堡。相馬義胤聞之。即

來于築山堡。彈正亦入于小手森壘。而堅衛之。太守巡見小手森而還。時是霖雨不能用兵。二十五日歸于大森。月齋刑部賴于若狹及成實言曰。某等雖願一戰之功。奚度歸馬之速到如此也。倚賴太守者。皆變心從相馬歟。請淹留于大森。而有急于田村。則可遽來助。若有事于長井。則可疾歸去。欲令田村諸士知此心。是某等所大願也。若狹伴成實而到大森。逢于原田休雪守屋守柏伊東肥前片倉小十郎。而語兩人之所願。請達于太守。肥前言曰。二人之所願。誠宜也。然成長井之兵甚寡。長井去此。殆三十里。雖有事奚能及之乎。若狹曰。足下以田村地爲甚輕否。田村之諸士皆有從相馬之心。只月齋刑部倚賴太守。太守若去此地。則二人亦失望。而與叛于太守。未可知之。肥前又曰。太守雖欲保田村。有事于長井。則力能及之哉。若失之則得田村。亦不能長井者本也。田

村者末也。培養根本。則枝葉自可茂生耳。時景綱言曰。奚用議論耶。詳言于太守。只任盛意可也。即達于太守。太守曰。今聞二人之所願。前日依霖雨。不能用兵。故空歸去耳。吾留于此。有田村之急。長井之變則可遽往還禦之。若狹歸而傳命。兩人大喜也。相馬義胤欲謀取三春城。田村梅雪會內應焉。五月十二日義胤伏兵於郭外。而著袴來訪叔母。(清顯婦人義胤叔母)橋本刑部乃著甲冑。命輕卒令放鳥銃。鉛子中義胤所乘馬。故義胤不能登城狼狽而還。十六日攻小手森堡而陷之。石澤築山動。目木之敵兵皆退去。於是田村境內全屬無事。十六年六月。若狹等議對陣之事。七月三日若狹與田村孫七郎宗顯。(假主田村)成窪田之營。十七年四月九日。若狹及成實。應田村宮內之請。往會于白岩宮內語曰。大越

紀伊叛于田村而從岩城。然知遂不自全。今悔前非欲仕田村。願太守赦前日之罪。賜本所領之采邑也。有岩城之士二人。率兵來助。我須討彼以贖我之罪。是紀伊之所冀也。若狹成實達于太守乃許之。以賜朱印。事既發覺。常隆聞而怒。囚大越於岩城。五月岩城常隆相馬義胤將攻三春城。太守命瀨上中務桑折攝津大條尾張。往戍三春城。太守乘此隙欲取相馬。令若狹成實景綱戍三春城。中務攝津尾張等。代三人而歸。太守自率中務攝津尾張及刈田柴田伊具名取之兵。而攻駒箇嶺新地堡。兩堡之主請降而去。賜駒箇嶺於黑木肥前。與新地于亙理美濃。以肥前舊邑丸森授于高野壹岐。六月太守往猪苗代將攻會津。因整軍隊。先陣猪苗代彈正。二陣片倉小十郎。三陣伊達成實。四陣白石若狹。五陣即本陣。六陣濱田伊豆。大內備前爲左軍。片平助右衛門爲右軍。

五日大戰于摩上原。義廣敗北。獲首一千五百八十餘級。十一日太守入若松城。佐竹岩城之兵。來犯田村之地。若狹及成實。奉命往守三春城。十月二十六日。太守攻須賀川城。八幡崎先陣新國上總。二陣白石若狹。三陣四保但馬。兩呼口先陣大內備前片平助右衛門。二陣伊達成實。三陣片倉小十郎。俱大戰。自辰至申城遂陷。自此仙道悉從。都入我轂中。野州奧州之境。稱關名護設關。於此令若狹成實更往而守之。若狹邀春於白川。文祿元年正月。若狹從太守發岩手山。赴于洛陽。三月出京往名護屋。二年三月太守渡朝鮮。若狹亦從而有戰功。冬從駕還岩出山也。若狹生相撲仕少將忠宗君。無子繼家。養公子式部（忠宗君第五子）而爲後嗣。後稱伊達式部宗倫。式部無子。請前中將君之弟而繼武。稱若狹。住于登米城。

伊達政景傳

伊達政景稱上野。輝宗君之弟。而政宗君之叔父也。領采邑於宮城郡。而住于利府。天正十三年十月八日。輝宗君在宮森營。政景及老臣等。往宮森陣。而賀四本松及二本松入轂中。二本松義繼來謝。賜所冀之邑。輝宗君出而接之。政景成實抑抑侍坐。高林內膳。鹿子田和泉。太槻中務。從義繼而坐于席末。禮儀既終。義繼起席而還。輝宗君送之於庭際而辭。義繼忽捕輝宗君。其家下等即圍之。政景成實等無如之何。從行到高田。輝宗君遂見害。我兵奮擊斬却義繼及家下五十餘人。十一月十七日。本宮觀音堂之役。政景率兵而戰。十五年正月。太守使政景泉田。將於五千之兵。往擊大崎義隆。兩將率兵到于松山。會于遠藤出羽。而詳軍事。二月二日。泉田率四千六百之兵。攻中新田城。政景之兵四百餘騎。壓

桑折師山兵。日將到暮。泉田未歸。政景等欲還。黑川月舟以其舅氏走使於月舟曰。某等欲歸松山。無足下防我輩。則幸孔耳。月舟答曰。吾子一人可還去。他兵之歸吾不許之。政景重曰。某一人豈可歸哉。若留濱田等則可與鬪死也。於是月舟憐增之死而許之。故政景濱田等還于松山。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郡山敵兵來窪田營前。欲塞通路。政景令其輕卒戰。（此時政景在本陣乎）大和田佐渡。列本陣隊進而出營外。自相戰。獲首級而被創。凡本陣之兵禁妄相戰。然太守不咎之。却賞之。蓋感其勇也。十八年。秀吉公沒收太守所犯之會津仙道。而賜蒲生氏鄉。又奪葛西大崎之邑。而授木村伊勢守。太守還于米澤。怏怏不樂也。義隆飄泊。而唇亡齒寒。黑川月舟恐太守睚眦。而來政景之所曰。太守赦我之罪而助命。則雖執鞭士豈辭之乎。政景達此於太守。太守怒曰。曾攻大崎之

日。月舟叛我而助大崎。故我兵多致死。我爲死者見月舟首以甘心之。政景雖切請之。太守不敢聽。屬月舟於秋保𤣥蕃。於是政景往于米澤。訴曰。向攻大崎之時。以月舟之恩。繼某及濱田飯野宮內等之命。今措而不論之。月舟即某之舅氏。太守之所知也。獻某所領之邑。以易月舟之命耳。太守不得不肯焉。乃赦之。政景雀躍此甚。往𤣥蕃之所。伴月舟而還于利府。後來頻請祿。太守遂賜祿於月舟。且授安宅於仙臺。時拜謁太守。先是八森相摸切諫月舟。以莫令政景等歸。且寫太守小旗之紋。以爲已小旗之紋。太守聞而怒。屬此於上郡山民部。殺之。以及妻子也。文祿元年正月。政景從太守赴京都。三月往名護屋。二年三月。渡朝鮮而戰。冬從駕而還國。慶長五年九月。師兵而往于羽州。與直江相戰。元和元年大坂之役。政景亦在軍列。一日營中著袴以拜謁太守。太守惱之。後

減其采地。而令移伊澤郡水澤。政景生和泉宗直。仕少將忠宗君。嗣子宗景繼家。稱上野。仕前中將君。而早世無子。

伊達盛重傳

盛重本氏伊達。稱國分彥九郞。晴宗君第十之男。而輝宗君之舍弟。故於政宗君有叔父之親。食數邑於宮城郡。而住于小泉。天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本宮觀音堂之役。盛重在軍隊而戰。十八年蒲生氏鄉。與太守討葛西大崎之賊。時氏鄉疑太守之叛。保名生城而不出。故令盛重質于名生城。氏鄉請以成實爲質。同十九年正月之朔。與成實往于名生城。而謁見氏鄉。二日氏鄉出名生城。送之於某處而還。慶長四年盛重稱病。不朝于岩出山。太守疑其反心。而欲殺之。盛重聞而驚。出奔于常州佐竹。有一男子。年十有三。稱仁德丸。太守欲殺之。實雅法印請而爲僧。稱𤣥性坊。當忠宗君之時。司龍寶寺。叙法印位。後隱居于覺祥院。明曆元年六十九遷化。盛重所曾領之邑。今稱國分也。

小梁川泥蟠桑折點了傳

泥蟠氏小梁川。點了氏桑折。諱不曲。共歷仕輝宗君政宗君之朝。太守政宗君。使之侍食以備應對。且數預議軍之事。天正十三年八月。泥蟠與若狹伊豆左馬助等。入于飯野堡。而爲刈松田之援兵。後責小手森堡而取之。點了嗣子攝津。亦仕太守。冬十一月佐竹會津仙道之兵。來犯我封內。時攝津與富塚近江伊東肥前。戍高倉城。十六年六月。泥蟠點了與成實若狹伊豆休雪近江文七郞景綱肥前左馬助等。評議軍事於安積山。太守曰。敵之大兵既逼于郡山城。守兵之亡不可疑之。我欲對陣於此以爲援兵。如之何。各謂爾志。點了言曰。雖太守之言如甚是。然敵兵甚夥。而我兵

最寡。僅向六百有餘騎。多寡不敵。何以得對陣哉。敵兵若來戰。則我兵敗績歟。如是則對陣果何益之有。衆皆可之。然太守不敢聽。上于山王山。遙望郡山而下。又謀曰。今上于此山。敵可定見我之旗。不對陣而失郡山。則我家之大疵耳。夫戰之勝負。身之存亡。實依天步也。泥蟠曰。相馬義胤欲取田村。田村之士有從相馬之心者多矣。只橋本刑部一人服于太守。當田村於背。而對陣于此。不亦危乎。別有戰而大得利之謀則可也。太守曰。郡山窪田福原高倉之城皆從我。四城之主。令子弟質于我。若到對陣則可令我兵代四城之主也。本宮二本松者。成實之所領無又可慮。本宮去此五六里。戰若失利。則還兵於本宮。豈可難之。雖有田村之反。有大河之隔。兵何速來乎。我欲決對陣也。於是議排砦之所。以窪田定爲戰場。十七年五月岩城相馬之兵。將攻三春城。攝津與瀨上中

務大條尾張等戍三春城。太守乘隙欲取相馬。使成實景綱若狹。代攝津中務尾張守三春城。三人與歸。從太守攻駒箇嶺新地堡而取之

瀨上中務傳

瀨上中務。仕太守政宗君。天正十三年冬十一月。奉命與中嶋伊勢櫻田右兵衛。戍本宮堡。十六年陣千窪田之時。守福原堡。十七年春三月。岩城常隆犯田村。而取鹿股城。以陣于小野。太守聞之。令中務及郡治部飯坂右近。守田村城。五月岩城相馬之兵。將攻田村城。又奉命與桑折攝津大條尾張。戍三春城。太守乘相馬之虛。欲取相馬邑。中務尾張攝津自田村歸。而從太守。十八日攻駒箇嶺城。城主不能支。特賴于中嶋伊勢永宗。請曰。助城兵則可出城去也。太守許之。伊勢入城而爲質。城主即退去。十九日攻新地堡。堡主賴于伊達元庵。請出城去。太守許之。堡主未請質。夜來有失火災。我兵急攻之而多殺守兵。堡主遁去後爲僧云。

小山田筑前傳

小山田筑前者奧州人也。勇氣兼人。仕太守政宗君。而有戰忠。天正十五年春正月。太守使伊達上野泉田安藝。討大崎義隆。兩將率五千之兵。而到于松山。濱田伊豆。長井月鑑。粟野助太郎。高城周防。大松澤左衛門。宮內因幡。飯野助三郎。小山田筑前。小成田總右衛門。山岸修理等從焉。筑前奉命爲軍奉行。以老武也。更令小成田山岸爲軍監。大崎聞我兵將攻。即議軍事而分兵。古川彈正。石川越前。葛岡太郎左衛門。百百左京戍師山堡。飯川大隅守桑折城。黑川月舟（義隆繼父）屬之。中新田堡主即葛岡監物。而里見紀伊。谷地森主膳弟屋木澤備前。米泉權右衛門。宮崎民部。黑澤治部等來加焉。將防我兵之過也。既而上野安藝與遠藤出羽議行軍之道。而衆議既決。於是二月二日夙發松山。先陣之將泉田安藝其兵四千六百。後陣之將伊達上野其兵四百。先陣之兵過師山新沼下新田。而攻中新田城。當此之時。義隆之臣新田刑部起亂。而因此於新田。故南條下總獨守城。出而防戰不利而入。我之兵放火以燒其外郭。下總堅守本城也。以我軍深入敵地。恐客軍自後來襲。筑前令諸軍整隊修伍。日既到巾終。後陣之將政景。及伊豆助三郎因幡等。以四百之兵。屯于師山堡南之廣野。以壓桑折師山之兵。日將到暮。故引兵而歸于松山。先陣之將安藝及筑前等。亦去中新田。欲與後陣之兵還于松山。而到師山。然政景等之兵既歸。敵兵破師山江橋。故諸軍不能渡江。又進兵而欲入新沼堡。時下新田之兵來。與我戰于多多川。我軍將敗績。然筑前

獨返馬奮擊突戰。故敵兵逃散。有步卒一人後而北。時是二月殘雪擁田上。恰如平地。筑前躍馬追之。馬入田中而倒。筑前乍落馬。敵兵競來圍筑前。筑前戰。敵自背截斷其一脚。筑前忽倒。然尙不捨刃切齒而振之。四窪尾張之卒欲取其首而近之。筑前棄刀而拘拔短劍刺之。遂並而死。先是筑前發松山之晨。所乘之馬忽言曰。時之太鼓既遲矣遲矣。家僕等大驚異之。筑前祝曰。今日之會戰。當大有利也。蓋此日將鬪死之妖孽歟。敵兵取此馬而熟視曰。先年義隆所寄附于野野竹觀音之馬也。義隆亦見之曰誠然。又取筑前之小旗。（黑絹白馬楯之紋也）送最上義光。義光見之曰。此主者所曾遙聞之勇士也。遂收此於羽黑山權現宮云

津田景康傳　清康

景康（一曰信康）稱近江。（一曰豊前）氏湯目。當家之世臣也。天正十

九年正月太守政宗君。發米澤赴于洛陽。時與伊達成實留守于米澤。冬太守領大崎葛西之地。而去羽州米澤移于奧州岩手山之日。賜佐沼城而住焉。文祿年中豐臣秀吉公。聽流言而疑太守之叛。以嚴譴之。故太守懷恐惶。而蟄居于聚樂之第。時景康記太守無罪之條目。待台駕之過。津田自訴之。豐臣知太守之無罪而終赦之。太守感其忠心。後賜氏稱津田。蓋永記其忠肝也。慶長五年秋八月暮。最上義光之長子修理太夫。走馬而來于北目曰上杉景勝之家臣直江山城。帥大兵來攻我中山城。城主玄蕃援兵飯田播摩俱戰而死。今又攻志村伊豆所守之長谷堂城。城若陷則我家之滅亡也必矣。賜援勢以救我危急。則生前之大恩耳。於是太守議援兵。以使伊達政景爲將。津田景康。(時稱民部)大條薩摩。(尾張之弟)成田左馬助。保土原江南。武山修理。及輕卒之長大峯式部。石川彌平。遠藤但馬。鹿又大藏等從焉。兵凡若干。秋九月往于羽州。而屢挑戰。客軍甚強不能克之。政景走人而報之。故太守使屋代勘解由往而助戰。冬十月之朔。我軍與直江相戰雌雄未決。直江慮戰之難終得利。收兵而還。以屯于福嶋。屋代到于笹谷。而聞之踟躕不進。太守自往而攻之。政景景康收兵而還。景康生穎景稱豐前。奉仕於少將忠宗君。以爲國老。明曆三年以病歿。長子景康稱玄蕃。繼家而爲亞老。仕于前中將綱村君。寬文十一年。坐事而見減菜邑(八千石)而爲四千石。蟄居于佐沼。晚祝髮稱如水。享保二年五月七十三歿。初無子。其弟清康稱民部(初七之助)繼家。爲江戶番之長。進爲亞老。延寶八年七月十五日。扇千代君降誕于江府。清康爲其老。貞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扇千代君早世。行年六歲。景康祝髮歎悲。元祿三年九月十一日。爲國之老。與柴田

內藏。佐佐豐前。富田壹岐爲同列。十五年春增賜千石而爲五千石。後爲代代宿老。正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病免職。明年五月之望。上書致仕。落飾稱梅軒。五年十月二日以病死。享年六十有一。曾養其兄如水之子又二郎武康以爲嗣子。武康繼職而爲宿老。改稱民部。奉仕于今之太守中將君也。

屋代勘解由兵衛傳

屋代不詳其父祖。壯勇而有雄才。奉仕于黃門政宗卿。而爲國老。天正十九年冬。政宗卿去羽州米澤。而移于奧州岩手山。文祿元年。豐臣秀吉公將伐朝鮮。故令列國主皆到洛陽。政宗卿亦正月之初。發岩手山赴于洛陽。當是之時。使屋代留守於藩國。乃命曰。以政屬汝。應信心而行之。屋代獨執權而行國政。驕泰無禮。睚眦殺人。一日出門外而見御馬。泰心院乘馬而過數百步之外。屋代遙視之怒曰。奚其無禮。令人急追斬之。僧臨死曰。殺無罪者。我當爲鬼報此恨也。又一日將塞城外河水。曰貴賤須皆出戮力也。於是自公族到顯職老少。悉出自運石荷簣。屋代隱床机而指揮之。恰如君主。暴惡之大。驕泰之甚。無不惡者也。二年冬。伊達安房成實從太守自朝鮮歸于伏見。成實曾賜邑纔五千石。雖攻城野戰之功最大。恥不如政景昭光之厚祿。同四年冬出奔于紀州高野。政宗君大怒。遙走使而命乎屋代曰。成實畔我而去。其家下等可悉誅之。故屋代帥兵攻角田。其臣羽田右馬助。及妻子家下等。凡三十四人悉戰死。其餘或降或走。慶長五年九月。我軍往于羽州。與直江山城數相戰。客軍甚強不能克之。政景走人報之。故使屋代往而助戰。十月之朔。我軍與直江會戰。直江收兵而歸。屋代到笹谷聞之。欲即引歸。太守聞直江屯于福嶋。而三日發軍。片倉景

綱道遠未來。茂庭石見先陣。屋代自笹谷直進來而及之。直江陣于瀨上河際。屋代戰而克之。敵又調隊而待。屋代。前陣黑澤豐前突戰避銳。客軍敗績。我兵乘勝追到福嶋。景綱進來使輕卒放銃而挑戰。得首級十二三。屋代石見等。所討取之。首百餘級。太守見而怡。明日將攻梁川城。忽聞關箇原之戰。家康公大克之。歸馬入于北目堡。南部信濃守利直。曾屬大權現。又密通交情於上杉景勝。利直之家臣和賀主馬助。告此於太守。太守命于白石若狹曰。利直攻和賀。則可往而爲援兵也。利直遙聞石田起兵。大權現自小山歸于江武。收與最上義光向景勝之兵而歸于南部。忽聞石田敗績。即經北國而赴於江戶。言曰。某之家臣和賀主馬助欲取南部。故某歸入南部而誅戮之。然伊達政宗將救和賀。是以某之力不能以克之。大權現信疑未決。利直重言曰。某歸南部欲攻和

賀。政宗可定以多兵救之。請得監吏以爲證。於是大權現命于大谷小右衛門。託捕鷹使往於南部也。以大谷曾得太守恩遇。直來北目堡詳報之。近臣等無信之者。故大谷赴江刺。遇田手肥前宗實語曰。此度利直應攻和賀。貴國出援勢。則多年忠勤。一時爲烏有耳。莫必出兵也。肥前遙達此於老臣屋代。屋代亦不敢信之。彼鷹師奚知之哉。終不詮達太守。利直攻和賀城。白石若狹帥衆而往。利直見而謂大谷曰。吾子亦見之哉。即收兵而去。其老櫻塲阿波曰。某一戰以爲後來之證也。乃勵兵而戰。若狹失利退于鬼柳。(南部封境)鈴木將監等討死。長子相摸宗直歸馬防戰。故不到大敗走。既而收兵。和賀來奔于我。利直以所得之首級。送于江武曰。召白石若狹。及和賀主馬助。須糾問之。大權現以是問之太守。對曰無這箇事也。後召若狹和賀。和賀自盡。故送首於江都。自此不敢問也。先是天正之末。奉命殺太守之幼弟。(竺丸小二郎)又與山岸修理。支倉飛彈。支倉六右衛門等。帥兵往深谷襲葛西之賊。修理設伏兵。而殺多少賊。永井月鑑家下志賀上野。與西郡新右衛門戰而討之。屋代與有壁遠江相戰。遠江奮擊曰。我是日本第一之剛者也。屋代終討而取之。右之賊徒等。則向請太守而降者也。曾集此於深谷。今承關白秀次命盡戮之。世傳屋代曾滅却鹽竈之神領也。後得罪於太守。終見逐。或曰。懷不平而出奔于越後也。其安宅則今柴田外記所住之處也云。

仙臺人物史上　終

仙臺人物史下

朴澤加賀傳

朴澤加賀者。朴澤長門第二之男。而秋保刑部之姪男也。長門之姪女嘗病將死。加賀聞之往問其病。則婦既死。長門之僮僕十數人。以屛風圍其屍而護焉。其屍動搖。人皆恐懼。時加賀年十八。往而見屍。家人幸加賀之來而皆遁去。故加賀一人守之。日將到申。屍忽躍出。加賀即捕之。强力難當。加賀猶不放。左手抱柱。右手取髮引而留之。大發聲而呼家人。時刑部走來而與戮力。既而投櫃合鎖。屍尙動搖須臾而靜。刑部大感勇敢。乃與小刀而賞之。後列此於給主。刑部以爲給主之長也。大坂之役刑部率加賀而往。加賀取首一級出太守之前。太守曰。以爾之壯勇獲一級首豈足稱之哉。於是走往即討騎士獲首及麾。而備高覽。太守大感乃貺所取之麾。約他日爲輕卒長也。然太守待時未發而薨。世子忠宗君襲封。一日漁秋保川。召加賀往秋保貺三百石。以爲輕卒長。延寶八年九十六而歿。子孫今繼而奉仕。

新妻胤重傳

胤重氏新妻。稱甚兵衛。後改長門。玄蕃第二男也。狀貌魁梧。天性剛勇。又多力能健行。其捷如飛。黃門君屬此於令子攝州。攝州食邑於岩箇崎。故胤重家居于此。其親戚朋友多在仙城者。欲往遊則喫晚飯而出家。及戌來于仙臺。遨遊寬談。而子丑之交出城下。翌日之朝到家。地之相去二十餘里。非經二日殆難到也。然平日往來爲夜話而樂。一日出家而來遇賊諸塗。一人前言曰。某腹痛不能行。請得藥而治之。胤重憐之取藥與之。賊曰。非實腹痛。某等三人共自仙北來。用盡路費。無緣投宿。請得錢以爲路費。胤重曰無錢可與。賊曰然則得君大小刀而易錢。二人自背後抱之。欲取大小刀。一人自前執其手。胤重曰。夫刀劍者士之所常帶。而須臾不可離之。豈與汝等哉。賊等欲急奪之。胤重怒罵曰。大賊等何爲。即執一人擲十步外。殆欲死。又挾二人於兩腋曰。提汝等而可到宮野以屬邑長。即疾行恰如飛。二人之足觸石而傷。紅血大流。二人號曰。足痛難忍。願得高免。悲鳴求生。胤重曰。我欲急往于仙臺恐至遲延。故今赦汝等。即放之。二人伏地謝曰。君者是如何人。强力殆非常人。雖古綱金時豈勝君哉。既而來于仙臺謂親族曰。今宵來最遲。遇賊諸塗因少移時也。詳語此事。滿座皆驚。昔石川丈山翁。午後出洛陽及申而到于江州栢原。行程凡二十三里。常人所不及也。試比此諸山翁。所謂難爲兄難爲弟者歟。攝州已歿。時君屬此于幼弟兵部宗勝。以爲其宰。後以病終于江城。享年五十七。人皆悼惜之云。

清水友閑傳

清水友閑者洛陽人也。初爲僧。少博通百家書。後筮仕羽林忠宗君。而爲侍讀儒。賜祿三百石。蒙眷遇而侍左右。嘗從羽林君入於太守黃門君之茶廬。太守自點茶取茶匙而掛茶壺。友閑忽發聲而笑。羽林君恐。太守發怒白眼見之。友閑止笑。茶禮已終。羽林君出正堂責之曰。爾向發笑聲。我大恐。太守發暴怒。何失禮之甚哉。友閑對曰。臣向覩太守之袴垢以爲吝嗇。故不覺而笑耳。羽林君怒而令之退。時太守出曰。嚮友閑笑我面前。凡群臣無笑我前者。我感其剛直。吾子宜令之侍左右賚遇之。羽林君拜謝而退。其爲人也豪放不顧細謹。見權貴如同列。未嘗面諛。而能直言頗似汲黯。一日羽林君集群臣而飮宴。謂侍臣曰。嗚呼加州侯者實豪富

也哉。嘗聞甚嗜東寺(洛陽)蕪葉。而使輕卒每日持蕪葉來江戶以食之也。雖我嗜南都酒。在國之日有或不給。苟欣羨耳。時友閑在側。耳腐不能聞。侍臣具傳命也。友閑曰。加賀守先祖稱前田又左衛門。初甚微賤。以功勞至盛大。爲加賀能登越中之牧主。其子孫雖無尺寸之功。襲封而極榮耀。當爲節用而愛民之政。今欲樂口舌。到妄費財而勞民。諸侯須爲戒者也。豈可欣羨之哉。羽林君感此言。羞赧流汗。曰異哉儒者之言也。侍臣恐或違旨。然羽林君益能遇也。寬永中經營廳事於城外。使老臣出聽訟獄。更命友閑而臨之。一日老臣等會廳。友閑亦出。古內主膳決事。友閑問主膳曰。某邑某者吾子之親戚歟。主膳曰。渠下民也。豈我親戚哉。友閑曰不然。夫王侯將相之子孫零落。則或爲庶人也。以此觀之則士大夫之親族。或在民間而已。主膳曰。雖誠然實非親族。友閑曰。然則取賄賂歟。主膳曰。否。子何出此語哉。友閑曰。吾子有扶持彼之心也。我不欲居此即退去。直登城出君前。羽林君曰。老臣等聽事了乎。友閑曰未。羽林君曰。爾奚速退去。友閑曰。主膳決事甚有偏頗。臣問主膳以云云。臣不屑居廳。故遽退去耳。其後羽林君述友閑之語。以警戒主膳也。其奴有傳助者。一日出奔。家人告之。友閑曰。取錢物而往乎。家人曰否。友閑曰。不取錢物何以爲路費。憖也甚矣。有錢否。家人曰。纔有錢六百。友閑命蒼頭曰。爾可逐傳助爲授此錢。蒼頭逐之過岩沼。遙見之。傳助顧後知追我來。故疾走不能及之。蒼頭擲錢於道上曰。主公以此錢賜汝。須爲路費也。蒼頭忽歸。顧後則傳助即歸。戴錢而立。既而蒼頭歸詳報之。傳助來其親戚之所曰。某負主恩而出奔。主公賜以路費。重得此深恩。去而何往。願賜刑戮。則生前之幸也。親戚告之。友閑曰。唯可如本仕。我即

赦其罪也。又其婢嘗與奴密通。竟到有身。親族告之曰。須斬奴婢以爲戒也。友閑曰。今斬二人後無此事否。親族曰。安知後來無此事乎。友閑曰。然則不可以殺。終赦之。曾在江城之日。相伴伊藤氏(久兵衛)而出芝下宅。將往上宅。友閑過肆。以杖指而問曰。是何。肆主曰。生薑也。友閑曰。生姜也生薑也。又指而問曰是何。肆主曰大根也。友閑曰大根也大根也。又指而問曰是何。肆主曰豆腐也。友閑曰豆腐也豆腐也。伊藤氏曰。豈用妄問哉。與速行耳。友閑不聽問盡諸物而去。又過日本橋而入市肆。肆主曰。欲何買哉。友閑曰。可出枕也。肆主以爲欲見枕即出之。友閑取枕迺睡。肆主不得如之何。友閑移時熟睡覺來歸去。皆稱異人也。曾養某氏之子左助。以配其女而令繼家。晚年隱居于吉津(屬宮城郡)以天年終也。

內藤以貫傳

閑齋氏內藤。晚改以貫。長州人也。少好讀書。涉獵于群籍。博聞強記。能賦詩屬文。又學擊劍。頗到精熟。嘗仕我先君忠宗君。而領三百石。常陪其左右。爲人溫柔寡默。能爲應對。故甚蒙恩遇也。老臣古內主膳好問三國之事。仍數讀三國志。忠宗君既薨。繼仕綱宗君。而候品川別業。綱宗君能遇。寬文中弘文院林學士。奉鈞命而修國史。當是之時列國諸侯皆貢家譜。中將綱村君亦令之撰政宗君忠宗君年譜。以送此于學士。後不喜程朱之學。用陸氏及明儒之說。而作石經大學諺解。嘗娶某氏而生一女。故養上野景滋之子久太郎。而妻之以爲後嗣也。家事大小不欲自知。專肩其婿。又好書法而學朱子之筆跡。國人皆以爲能書也。性勇敢而輕死。故同僚數有爲之屈。多病不勝官務。隱居于根白石山中。以養老病。其人中甚長。故世人謂物長。稱閑齋人中也。平日作詩而樂幽

趣。凡詩文不留稿。故見之最稀。弟子須藤氏幾集遺稿而爲一卷。元祿中逢以壽終。葬於某山中也。子孫曾得罪不得居封內。可謂不幸也。

氏家素行傳

氏家傳次諱素行。仙臺人也。曾司廳事記錄。孜々不懈。增賜菜邑到三百石。性木訥而篤實。好程朱之學。不欲博讀書。常讀大學以爲聖賢之學盡此也。仍集諸儒成說而作大學新大全也。寬文中坐事。謫于阿地嶋。居於嶋民之家凡三年。未嘗入婦女所居。平日讀書而自得。嶋民尊信之。皆謂古來無如此人來此嶋也。後逢金雞赦。而歸于城府。延寶二年初爲近臣。當是時太守綱村君猶少年。未得歸國之暇。故往武都而侍其左右。三年之秋太守初賜暇而歸國。素行從駕而還。明年又扈從以入武陽。有罪而賜死。先是養氏家紹安之子善八。而配其女以爲後嗣也。經十餘年徵善八。賜百五十石也。

横山榮伯傳

横山榮伯。晚改謙益。初四夫而賤。常護城之中門內。少好讀書。强記能諳聚分韻。時人奇之。太守忠宗君徵載士籍。而使之學。博通諸家之書。雄辨能講書。寬文中拜命爲侍讀儒。常候武城。延寶三年太守綱村君。初賜暇歸國之時。從高駕過千壽橋。忽發狂自投河。人扶持之幸得不死。其後病愈。見許講書於家塾。然尙不許出遊。坎軻終世。嗣子早死而無繼。可謂不幸也。

石森正榮傳

石森正榮者仙臺產也。幼稚之時聰敏能記文字。故太守忠宗君命之而令讀書。長後通於群書。數爲諸生講說。性輕卒不修威儀。

又嗜酒家貧而乏衣服。延寶三年當朝會日。表褚衣而出。人皆笑之。有不恥敝袍之心。閭鄉稱異人也。曾請書格銘於羅山子。乃書授之。見于文集。以壽終家也。

谷一主傳

一主姓藤原。氏富岡。後更爲谷。號傳左衛門。自稱逝水子。父一成母細川氏。慶長十一年。生于越後頸城郡。幼志文字。元和七年一主年十六。詣武州江戶。筮仕我先牧忠宗君。而爲內豎。最蒙恩遇。食地於栗原郡有賀邑。(三百石也)暇日則好讀群籍。豪氣能直言。惡脅肩諂笑。又學劍術頗到精熟。後請爲儒者。寬永九年奉謁黃門君。有旨令繙經典。久之。老臣聽州之獄時一主亦預焉。當時世子光宗君始讀書。使一主爲之句讀。一旦逮其早世。一主哀慕之餘。欵唱薤露。聞者彌追悼焉。慶安二年嬰風疾。七月二十九日歿。年僅四十四。葬于城北覺範寺。聊擬儒家禮而不用僧儀也。親族以遺命告羅山先生。先生作墓誌而與之。即刻石以立。文集詳載之。

大嶋半隱傳

大嶋氏洛陽人也。初稱良設。受業於熊谷立設之門而歷覽群書。能賦詩屬文。曾仕于太守忠宗君。陪其左右。數往來西都東奧之間。萬治元年太守既薨。歸洛而閒居于家。後移居於黑谷。數扣六六山人之門。討論敲推。故詩益進。山人稱之半隱。寬文十年。恭應召命來于武陽。而爲侍讀。屢講說經傳。以輔相幼君之德。益祿到三百石。延寶三年。太守綱村君年十有七。初得歸國之暇。而歸于本州。半隱從高駕而來。增賜采邑爲六百石。自此又往來于武奧之間。奉命而移家於仙臺。一旦太守因古內氏勸。尊信浮屠。於是竊歎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稱病而退。或賦詩或點茶而自樂。

其後古內氏罪惡貫盈。終見放逐也。自此太守有時召之。元祿六年奉嚴命而束髮。稱四郎左衛門。十年之夏。應召赴武都。時候左右。十六年之春。半隱老病不能登城以拜謁。太守將往武城。故枉高駕而問病也。寶永元年病不愈終歿。享年七十。葬于城南佛眼寺。先是應柴田氏之需。作牧民忠告鈔。詩文之稿凡若干卷。嗣子俊亮收此家塾也。

佐藤信篤傳

信篤氏佐藤。初稱作右衛門。後改木工。父權右衛門昔守太守洛陽之宅。常住于此仍生信篤於洛陽。父任既滿。歸鄉里以病歿。信篤繼家領三百石。性篤實寡言。且習威儀而好進退。好朱子之學欲力行之。足不踏非禮之地。目不視非禮之色。寬文中司奉膳盤。數往來武陽。未嘗入茶肆酒肆。鄉人皆以謹敕稱之。而慕其風操

也。後爲諫議。又遷司府庫。(此曰納戶奉行)漸進爲亞老。(此曰若年寄)元祿元年朝廷修日光之神祠。時太守綱村君亦預焉。故奉命與同僚行而監之。三年秋終功而歸。增祿到千石。四年坐事免職。以閑居于家。又徵爲三百夫長。(此曰番頭)嘗借府庫之金甚夥。而不能償之。故欲辭三百石領七百石。廼上書請之。太守綱村君許之。寶永二年六十而歿。

佐佐定隆傳

定隆氏佐々。初稱下總。後更伊賀及豐前。祖謂若狹。初在側微。太守政宗君徵爲內豎。穎悟有奇才。後登庸以爲出納司。未嘗行收斂。能使國用足。太守嘆其稱職。甚蒙恩遇而爲千五百石。若狹既死。子織部嗣家而生。又作及定隆。又作先死。故定隆爲嗣子。少讀書略通四子大義。狀貌甚壯。嚴毅方正。愼言勵行。壯年爲江戶番頭。時綱宗君隱居品川別業。定隆奉命而作老。延寶之初遷而爲國老。到太守偶有過而政事或違常。則直言諫之必歸正而後已。秩祿漸增爲三千石。天和貞享之間。有姦臣震猛威。朝野皆危懼。當是時。國家可爲大息者夥矣。國之公族等大愁之。欲退姦臣。獻書切諫之。定隆與同僚柴田宗意富田氏紹。一志忘身以諫止之。周旋其間終成其功。時人皆謂社稷臣也。元祿六年以病歿。享年六十餘。定隆無子。養其弟又左衛門以爲嗣子。先死。故使嫡孫伊織爲後嗣。伊織改稱又左衛門也。

柴田外記傳

柴田外記朝意父佐竹土佐守。母長曾我部元親之女。慶長十四年生於大坂。元和元年五月秀賴敗亡之日。大坂城中男女悉遁去。某之妻亦微服携外記而遁。我兵捕而歸于本州。不知其何人

也。後仕于城中。一日黃門君睹其兒岐嶷不常。使之爲內豎。時年九歲。甚蒙眷遇。稍長拜命作柴田氏嗣子。後兄加江藏人亦來。作五十嵐氏之嗣也。寬永十三年黃門君既薨。繼仕羽林忠宗君。而爲江戶番頭。萬治元年忠宗君亦薨。故奉仕羽林綱宗君。三年綱宗君隱居武之品川。龜千代君僅二歲。伊達宗勝田村宗良預聞國政。寬文之初爲國之老。領三千石。務輔佐幼君。教之讀書學禮習書法也。宗勝縱暴虐重刑罰。國家岌々乎。士民悉憂之。公族伊達安藝宗重憂到社稷之危殆。訴宗勝之暴於江府。十一年三月廿七日。應召安藝與古內志摩原田甲斐登于大丞相雅樂公第。蜂屋六左衛門爲之引導。丞相等悉會於大廳而糾問。甲斐詞屈而退。須臾又召甲斐。甲斐廼拔劍害宗重。欲走登大廳。外記急追斬之。蜂屋遙聞鬪爭之聲。疾走來斬甲斐。甲斐即斃。時滿堂之士

來集從後斬之。故大呵而退之。外記死塗于肩輿中。蜂屋到明日而死。外記年六十二。葬於芝東禪寺也。

柴田宗意傳

宗意始稱宗恭。外記之長男也。初稱中務。後改但馬及內藏。少好讀書。又學軍法。習本朝之禮。兼通茶之禮。最有雄才。寛文十一年春三月。父朝意死難於江城酒井氏之第。宗意繼跡。秋爲國老。年三十餘。自此往來于武江。以勤其職。天和元年國用漸乏。國將用楮幣。奉命往於武都。恭言大丞相堀田筑前守。得許可也。三年筑州卒難於武城金殿中。時相丞命停用楮幣也。天和貞享之間。有寵臣振虐威。國家殆危。宗意與定隆氏紹等一志盡力而退之。可謂有忠國也。元祿元年朝廷修日光神祠。井伊掃部頭往而總經營之事。我先太守中將君。亦奉台命往而戮力。宗意扈從。三年秋七月土木功成。從太守而歸。先是増賜采邑到五千石。領柴田船岡。晩年住此。曾嬰眼疾終亡明。故不能力職。四年請辭職而閑居常點茶以自樂也。胤子中務宗倏更藏人。繼其武而爲亞老。進作令尹。先父早世。故宗意以弟眞山隼人子使繼其家。稱之中務宗理。曾爲亞老。寳永三年八月九日。宗意享年七十歿。其私邑船岡也。正德二年夏中務遷而爲國之老。改名稱外記。自曾祖以來四世秉國之權。不墜其家聲也。

古內重廣傳

古內主膳諱重廣。初稱平藏。父者國分彥九郞盛重之從僕也。盛重者輝宗公之令弟。而政宗君之叔父。領宮城郡數邑。而住于小泉。一旦有故出奔於常州佐竹。故其家下等皆漂泊。其所領之邑今名曰國分是也。平藏少能御馬。忠宗君爲世子之日好馳馬。故

徵平藏與俸米。平藏長六尺。狀貌最美。且有英才。故忠宗君寵遇最切。後擧爲近臣。因更後名。寛永十一年夏六月。大樹家光公欲述職而入洛。天下列侯牧伯悉相從。政宗君先驅到駿州大堰川。時暴雨初晴。河水大漲。水勢最可恐。無敢涉者。往來客皆滯而涯。忠宗君先至水涯。太守顧主膳曰。列國牧伯以次繼我後。我留此則彼亦留滯。爲之如何。主膳對曰。某可先涉試水勢耳。乃乘馬入波。殆危達涯。其弟伊賀鵜田駿河相從而涉。告未可以涉。忠宗君曰。我常游泳或馳馬爲之耳。廼乘龍馬涉狂瀾。直截水勢以到涯。須臾水落。步卒相扶而涉。既而入洛。秋從高駕而歸。十三年五月政宗君薨。忠宗君襲封。八月賜暇歸國之時。重廣亦從來。拜命作國之老。十月從太守而往武江。初無男子。唯有五女。嫁于山口內記。成田木工。大和田四郞左衞門。片倉小十郞。奥山勘解由。後以內記之子肥後爲嗣子也。既而生重直光任采女及三女。食祿漸增至於一萬六千石。領岩沼。後割而爲兩。以八千石與肥後重安。(後稱主膳)以八千石予造酒助光任。爲遠藤左衞門嗣子。采女繼伊東新左衞門之家。三女者歸石母田長門。茂庭大藏。津田民部。重廣孜々奉事于太守。須臾不離左右。且夕侍食。故許安坐及頭巾。太守最嗜酒而劇飲。重廣數直言諫之。凡所獲重廣者官遷祿加。是以當世之人。每日夙造其第。相坐待出而謁見之。其所提携之物所贈遺之品。如雲如林如稻如麻。該計一年所得之物。殆到數萬。故家大富。當時有志者竊誹失人臣之禮以貪貨財也。萬治元年七月十二日。忠宗君六十而薨。重廣即自殺而殉。享年七十餘。肥後繼家而秉國柄。寛文之初壯年而死。其子稱主膳直定。早歿。其子主膳重與今爲亞老也。

古內義如傳

古內義如初稱治太夫。後改志摩。其父伊賀者重廣之弟也。羽林忠宗君最寵異重廣。故召出伊賀賜三千五百石。而使相于世子光宗君。世子早世之後。有故違旨坎軻沒世。義如繼家。久之爲諸士之長。寬文八年逢選擧而作令尹。曾請片倉小十郎之弟左門。而爲嗣子也。十一年春三月。原田宗輔害公族於江都大丞相之第之日。柴田朝意廼斬宗輔終殞其身。義如幸無恙而歸。延寶元年以病歿。遺言曰我有恨從兄重直汝須絕交。又曰以我弟段右衞門之子治太夫。可爲汝嗣子。汝若他日生男。可令繼段右衞門之家。旣而左門繼武。以治太夫義長爲後嗣也。左門有故稱病。蟄居于我北鄙。治太夫嘗作亞老。令仕前太守於麻布。而列老臣之班也。桑名松雲語友人曰。予昔仕乎丞相板倉內膳正。甲斐害公

族之日。內膳正歸自大丞相之第語曰。奧州太守之家臣。原田甲斐斬伊達安藝。柴田外記乃斬甲斐。雅樂頭之家臣等不知其由。倉皇欲悉殺之。時古內志摩捨小刀謂曰。獄訟未決同僚皆死。而無知事者。某爲寡君欲保生請莫誤某。於是皆退。志摩非有俊才。則豈得免。今日之難哉。最感彼俊才也。以此觀之則志摩不苟遁去也决矣。

佐藤文右衞門傳

文右衞門氏佐藤。初稱春意匠氏之子也。生于武之江都。幼而聰敏能記文字。故父使之執贄於林春齋先生爲弟子。親炙旣久勤苦不怠。涉獵於群籍。先太守中將綱村君徵而爲儒。賜二百石。時使講經傳。元祿六年拜命束髮改後名。後移居于仙臺。寶永四年冬十月。得惡寒發熱之病是乃麻疹之候也。理宜用發散之藥。醫却投溫熱之補劑。邪熱益熾眼目恰如丹。終到亡明暇日而死。臨終賦詩曰

發寒五十二年霜。行々可踏梅花盡。
十月江南遊有方。曾無子以甥爲嗣。

平田五郎傳

平田五郎仕黃門政宗卿。以强力鳴國。昔豐臣公御天下之日。黃門君逢流言而懷恐懼之時。應召登伏見城。故使五郎持草鞋。黃門君登金殿。五郎揚玄關之柱而納草鞋。玄關大震動響金殿。諸士驚來問之。五郎對曰某者政宗之僕從。欲小溲故置草鞋於柱礎之間。即又揚柱而取之。搖動之響亦如前。滿殿士大夫大驚歎。五郎有一女嫁某氏。妬心最深怒則持鐵火箸一雙謂其夫曰。妾不幸爲女而從君耳。乃以指折鐵箸而作寸々。其夫畏而服之云。

小塚織部傳

小塚織部歷仕于政宗君忠宗君朝。而以射鳴國。寬永中政宗君從大樹而入洛之時。射小鳥於近衞殿下前發名於洛陽。後忠宗君寓于江城之日。時輩皆習射於淺草之堂。此堂也雖名以三十三間實正六十六間耳。一日射者五六人持弓而到。時一人忽來當侯仰臥。射者愁之走人謂曰。我輩弓弱矢豈達哉。然有矢達而傷君則不可也。願君速去。渠對曰諸君勿以憂。矢若中則我不幸也。射者皆言狂人之言可甚惡之。我輩雖欲中之不可得也。今日亦必小塚來歟。渠之妙技可必中之。言訖則小塚徐々來。皆喜曰。待公來何遲也。詳語狂人之言請射之。小塚諾乃走使曰。我是松平陸奥守之家下小塚織部者也。今來此而習射若誤傷公則罪不可贖請遽去。狂人又如前答。小塚曰射而殺之則不可也射其脛耳。乃關弓而放貫左之脛狂人引足而去。不知其所往。見聞者

大歎賞之爲技入神也。

岩崎利兵衛傳

岩崎利兵衛。仕于世子光宗君。作內豎。性謹敕篤實。未嘗見忿怒之色。也光宗君既薨。司太守忠宗君衣服。新衣裁縫終則自按摩之。察針之有無。內豎來求雖最急。不如此了則更不授之。友人怪其常不怒。欲試令怒。一日利兵衛坐城中。友人壓倒之而爲御馬。利兵衛曰。足下發狂否。凡士不可爲如此之戲。其無禮也甚矣。友人耻悔謝曰。足下以常不怒。我試之唯仰高免耳。早喪其父。獨養母氏。以孝見稱。四時珍味未供。母則不能食焉。寬文之初爲志田郡令。以法敎民。不受贈遺。國法每驛高掛禁令條目。利兵衛到此則下馬走而過之。一日古川邑民乘馬而過之。利兵衛遙見而督責。乃縛之三日而赦之。邑民感其孝心。携梨栗之類來曰。謹奉君之

母公。則喜而受。乃送此於母氏。必以物報之。邑人恐其嚴服其德。

丹野重治傳

丹野重治。稱喜右衛門。仕于黃門政宗卿而列下士。受秋保刑部之指麾。身長六尺有餘。勇敢有强力。元和元年夏五月攝州大坂之役。刑部戰死。重治負尸而走。敵追之急。然不能及。竟歸營中也。刑部體肥而長大。且著甲冑。其重可知。重治之擧非常人所能及也。羽林忠宗君感其勇力。登庸。而賜三百石。且令司輕卒。重治白鬚最美。故闔鄉稱鬚喜右衛門。晚年致仕。作壽壙於城北榮昌寺。立碑石。某年某月享年八十五歿。先是嫡子某嗣家。司輕卒號喜右衛門。既歿。長子喜七繼武。壯歲而死。後嗣重次稱喜右衛門。爲先君內豎。甚蒙恩遇。增賜采邑。至六百石。爲輕卒之長。正德五年八月嬰風疾而死。享年四十有三。葬乎先塋之側。

富田氏紹傳

富田壹岐諱氏紹。初稱二左衛門。仙臺人也。祖先會津義廣家臣。來仕于我國。父某母某氏。以某年生于仙臺。初微賤。領百二十石。爲名取郡令。而受郡守之指麾。萬治三年羽林綱宗君閑居武品川。當此之時。嗣君僅二歲。選可爲其傅者。氏紹擧而爲之傅。與大松澤甚右衛門。日野次右衛門。橋本喜右衛門。爲同列。故移居於武江。朝夕輔翼幼君。氏紹狀貌最美。厚重而有威。言寡而行正。幼主有過則徐諫之。無不敢聽。幼主最敬憚之。同僚皆貴重之。寬文十一年春三月。原田甲斐害公族。時宗勝之黨多在幼君之左右。氏紹慮禍起于蕭牆。而與同列日夜衛護之。延寶三年少將綱村君初得歸國之暇。而歸于藩城之日扈從而歸。後爲內豎長。又進爲亞老。天和年中爲國之老。貞享三年閏三月十日。與柴田內藏

佐佐豐前。一志忘身而退姦臣。元祿某年以衰老致仕。稱安健。某年月歿。享年七十。先是到二千石。領小野村。嗣子壹岐某繼武。而爲國老。嘗以病辭職。

長沼致貞傳

致貞氏長沼。初稱喜兵衛及五郎右衛門。又玄蕃。領五百石。寬文初爲聞番。而移家江城。狀貌魁偉。性質直有義氣。其親族有長沼玄叔者。有罪賜死。致貞坐之奪官祿。乃歸國沉淪北鄙。自耕田而給饔飧。延寶之初綱村君既長自行國政。知致貞無罪。徵爲近臣。賜五百石。元祿之初進爲亞老。七年爲國老。增賜采地。到二千石。十二年以衰老致仕。自稱一宇齋。某年月歿。享年七十。嗣子外記繼家而爲亞老。移作淺布先太守之老。以病辭職。

但木重信傳

重信姓橘。氏但木。初稱惣右衛門。又改主馬更士佐後改伊賀。其二十餘世祖。奉仕于國之遠祖。中村常陸介宗村君。而爲宿老。自此綿々到于今也。高祖伊賀顯行。曾祖右馬丞某。祖下野某。父惣右衛門某。重信少爲步卒長。(此謂之中間奉行)遷司府庫。(此謂之納戶奉行)後爲出納司。長于諸吏而總國用。大樹綱吉君時。元祿元年修日光祠廟。太守綱村公奉鈞命而往戮力。當是之時。重信奉旨獨往幹于金銀用。三年七月終功而歸。冬十二月進爲亞老。益賜采地。八年二月作國之老。增祿到千五百石。九年十二月爲代々宿老。與遠藤內匠富塚近江津田民部合稱四宿老。夫國老則選才而擧。故不能世官。宿老則不預政事。故以職傳子孫。國以爲榮也。其間有或爲國老者。重信性嚴毅篤實。不嗜酒色。自飮食衣服以至器物皆用節儉。故家殷富。數往來于武江。未嘗入茶肆酒肆爲縱

遊逸樂。時人以謹敕稱之。先太守因古內造酒助重直勸。大信佛法。重直有不從己者則欲以罪當。故近臣皆從學之。重信甚非重直。不能諛從。重直大惡而欲陷之。重信終不從。既而重直惡日積以到亡。重信得無恙也。十一年十月二日。丁乎遠祖宗村君五百年遠忌。時先太守修其冥福於洛外東福寺。重信奉命而往總齋會事。且代先太守謹拈香拜稽首去。十四年正月致仕。長子志摩重矩繼家。十五年四月重信發疽不愈。五月廿七日歿。享年六十二。葬於愚鈍院。正德元年冬重矩拜命爲國老。享保元年春以病免職。適子總四郎重秋繼家而爲宿老也

石母田景賴傳

景賴氏石母田。稱左衛門。仕太守政宗君。天正十八年太守發會津。而赴于小田原。故令二本松城主伊達成實留守若松城。當是秋景賴奉命。與柴田但馬大條尾張戍二本松城。十九年冬太守移封於岩手山之日。賜宮崎城。爾來子孫住于此。文祿四年八月廿四日。奉太閤秀吉公之命。與伊達藤五郎成實。伊達政景。伊達彥九郎盛重。石川中務大夫宗義。亘理美濃重宗。大條尾張宗綱白石若狹宗玄。泉田安藝重元。桑折點了不曲。中嶋伊勢永宗。富塚內藏頭信綱。原田左馬助宗長。片倉小十郎景綱。大內備前定綱。湯目民部信康。遠藤孫六基綱。山岡志摩重長。湯村右近等。連署以呈誓書於施藥院。寺西筑後守。悅丹波守。民部卿法印也。其趣專以可使太守盡忠於秀吉及玉胤。而到太守子孫。亦無二心也。景賴歿。而大膳宗賴繼武而爲老。寬永十三年太守既薨。羽林忠宗君襲封之時。拜命爲老。與茂庭周防。中嶋監物。津田豐前。同職。正保三年以老病死。長子長門繼家。娶古內主膳第十女而無

子。寬文之初請割采邑而授其弟清左衛門(後改淡路)及清三郎各五百石。長門多病不堪忠勤之勞故也。某年先太守中郎將。使嬖臣鈴木孫左衛門繼某家督而爲亞老。改久馬及大膳。有子號百助。某年請朝而割采邑千石以授同姓叔父淡路。於是爲千五百石。元祿某年國老傳命曰。須養長沼作左衛門之子平助以爲嗣子。百助則爲庶流可也。時群下勸大膳曰。先生多病而無子。雖請以令弟爲後嗣更不許之。嚮使君來繼此家。蒙仁恩二十餘年。令子長堪以繼家。今又以長沼氏非某等所願也。縱雖背命以蒙刑戮不敢辭。君夫辭之。大膳曰。吾感汝等之盛志。然吾豈背國命哉翅令之從耳。於是迎平助而養。時年十二。某年大膳以病死于宮崎。平助領五千石。以幼弱先太守命淡路。而爲陣代也。初稱久馬後改長門。淡路致仕而歸家。享保三年秋長門拜命爲亞老也。

小梁川中務傳

中務氏小梁川。泥蟠之孫也。仕于太守忠宗君。承應元年正月三日。田獵之初當家謂之戲動。自著姣衣。步卒六十餘人。帕額皆戴鎌上柄前刄。而挿諸帕額。其狀如戴半月。衣服皆一樣。太守見之曰可也。萬治三年。太守少將綱宗君。隱居于武之品川。中務拜命爲品川之老。嗣子織部後改修理繼家。爲江戶番長。延寶中逢選擧。而爲國之老。獨司財用之事。天和三年坐事而免職見減采邑。（江刺郡野手崎千二百石）爲八百石。閑居于采邑。沉滯坎軻而沒世。嗣子孫左衛門先父死。第二子關金之丞繼其家。多病早歿。村田玄蕃之子中務繼武。早歿無子。伊達肥前村興之二子。久之助繼其遺跡。享保元年久之助歸伊達氏。故大町主計之二子某爲家督。仕于今之太守。

黑木肥前傳

黑木肥前仕太守政宗君。天正十七年。政宗君攻相馬取駒嶺城。貺之肥前。（本領丸森）而遷住于此。後賜志田郡師山。而移于此。嗣子主殿宗恒。歷仕于太守忠宗君綱宗君綱村君之朝。爲千五百石。爲江戶番之長。後爲國之大番長。寬文某年以病歿無子。養伊達宗重（安藝）第二之男以爲嗣子。稱中務。後更主計及上野。爲江戶番之長。延寶中爲國之老。坐事被減采邑。（千五百石）而爲八百石。蟄居師山。而遂沒世。子萬吉繼跡。見移于某邑。仕于今之太守。

伊藤先生傳

先生氏伊藤。諱重孝。稱七十郞。宗久第二之男也。爲人剛强有義氣。好陽明之學。兼學軍旅之道。更習劒術。曾遊于江戶。問學於某氏。又遊洛陽。見于熊澤了介而歸。性寡欲而不干祿仕。又能健行。故著木屐往來長程。其姊夫伊東新左衛門重義居乎小野。先生寓食於此。重義無子。故養古內主膳之子采女以爲嗣子。重義沒後依于采女。寬文之初綱村君尙幼。而不能知政事。兵部宗勝隱岐守宗良預聞國政。宗勝刻薄。而行虐政重刑罰。當此之時國家可爲大息者甚多。先生切憂之捧書而諫。宗勝不聽却大惡之。先生亦見宗勝如讐敵。寬文八年。宗勝賜暇而歸一關。先生欲勸采女與襲一關殺宗勝。旣定軍法將發。小野采女之家下等。廼拘先生而送于仙臺。故囚此於橋邊之獄。四月二十八日將斬先生。自獄出之。先生曰。我欲死已斷食。凡人二十一日不得食則死。我已到于廿七日猶不能死。今爲宗勝將見殺豈不天運哉。廼抱柱而推之。獄爲震動。先生笑曰。我之力尙不衰。即出於獄。靑木彌總左衛門來而傳命。先生曰。請少緩縲絏。靑木許之。於是自取楠子之

画像於懷中。而舒之曰。我多年尊信足下。信心不虛。今爲忠而死也。見滿右衛門曰。汝斬我首哉否。滿曰然。先生曰。我欲飲水請與之。滿曰足下之死今在須臾。雖不飲水可也。先生怒罵曰。匹夫侮士歟。滿覩其顏色甚恐。曰匹夫之過。乃汲水而進之。先生飲水了曰。人首落前即體亦伏。我即仰耳。滿曰。僕斬首甚多。見體伏未覩其仰。如足下未能知也。先生曰。若體伏則已矣。仰則可知有我之神。然則三年之間。當亡宗勝。廼伸首而待。滿即斬之。首落于三尺之外。體將伏廼伸右足踏地而仰臥。人皆驚。捨尸於山中。享年三十七。豺狼不食之。乃到朽腐。然後滿之女子發狂而妄言。見其父曰。爾曾侮我今記否。滿驚謝曰。請寬恕耳。女子不曾知書法。今能讀書書文字。人以奇之。暇旬尙不治。滿曰。君者國之英雄。豈可祟於婦女乎。女曰誠然。此女從來無罪。自是以上即易耳。既而宗勝

之凶悪漸積已亡身也。寛文十一年見左遷于西國。凶徒皆滅。國家并平安。嗚呼。先生於是開眉於泉下耳。

右仙臺人物史上下卷也者。虎岩翁（近訥忍性）所撰也。上卷者老翁自所染翰。下卷者停草稿而永去矣。今茲寶曆十二年壬午之冬。清書下卷。達老翁之遺意云爾。　藤原倫兼記

明治二十八年十月　仙臺　作並清亮　校合
蘆立文助

仙臺人物史

明治二十九年一月二十日印刷
明治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發行
東京府荏原郡大井村二百四十八番地
宮城縣士族
發行兼印刷者　作並清亮
宮城縣仙臺市國分町四丁目百四十番地
賣捌所　伊勢齋助

林读耕齋（靖）撰

本朝遯史

寛文四年（一六六四）刻本

據寬文四年（一六六四）
刻本影印

本朝遯史叙

余每聞古今逸士之高節卑行、心常慕仰、未嘗喟然不嘆焉。二十年前在京師
家塾、而考索衆書、鈔撰古今逸士傳
若干巻。記皆是中華之隠士也。國朝亦
不乏之逸士。所憾者遂不傳于世。後在東
武而與讀耕林子談之。林子於是沈思
研求、廣獵群策、著本朝遯史二巻。凡五

十丁人、其書亦腹笥所貯者特多矣。異人之
載、懐風藻人唯讀其詩而議其人哉。
寔詳矣。惟良春道有秋雲篇、讀之則
飄飄忘俗物、詠之則以可發體向雲為主
臥清溪固亦山人之幽趣乎。亦非老于文
墨者則不能焉。関雄好閑退在東山
奮、居宜哉。昭宣之録、其事之詳矣。春津
之慕閑、惟喬之厭塵、異王之愛山、周光之

灌園、亦非物外之高士乎。武蔵埜翁萬
城山男皆方外之士也。讀耕者羅浮子之子
而向陽子之弟也。家学有源、世可流名
輩。咸推許焉。天才英發、傳貫文史、明辨
可識、性志不羣、宏放義起世之心、亦視軒
冕塵視、珠玉不嘗、以得喪介懐。余少與
之語、則味道腴而代膏粱、不覚日之昏旭。
興、序之涼燠也不倦。本庸人、特旡識、見

澹營利、慕閑素、文獻之嗜、泉石之計、與
讀耕同其志、出米而索叙于余。余與之交
如有宿契、故知為非常之器。何得不言
哉。惜哉讀耕下世、二歳于茲。歳月久遠
而慮乎湮没、遂述本末、諸巻首。

寛文三年冬十月　日

埜三竹子苞甫秉笔
于柳谷破隠竹屋下

本朝遯史序

士不忘山林故不仕焉故歸田焉故辭官焉故乞骸焉朝市江湖大隱小隱中隱各從其志吁彼不欲不忘之者則已苟不忘之則盍使有其不忘之實乎雖匪必不忘之而口語之及此者有焉所謂悉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是也心固不忘之而不得從其志者有焉雖似忘之然不敢忘所謂仕官三十年平生之志在丘壑也或形隱而心不有其實或暫隱而不謝鶴書皆贋隱也僞隱也　嗚呼余素意在山林讀中華之典籍慕其人之風企高逸之躅故春顧洛師之喬木搜究洛表之雲棲而耕于寬閑之野釣于寂寞之濵是之所欲也是之所期也然而時事齟齬以乖夙念然而山林果不可忘故郷固不可忘其不忘之者炯炯于方寸而傍觀以爲既忘之乎無奈之何睠夫逸民有傳高士有傳隱逸有傳高道有傳眞隱有傳遺士有傳中華世世固有其人而記述不乏中華之四裔亦地雖殊人雖異均是不離霄壤匪無陰陽何地不生才胡豈無人乎況又東方之土俗異于三方之外乎　本朝曷爲無隱士之有上世之史僅存者朝家之典神祇之事而不及此高野天皇之不道也猶詔問宜爲朕代之巣許者當時巖棲谷飲可以不寡而以實不側席其人故無聞焉耳再来出塵之徒多是圓顱緇染稱爲遁世者葢習俗之例也雖無斯稱而官客之致仕羣輩之靜退皆謂不可不披剃何其世教之彌淪哉抑領寺院備度衆者公然浮屠也所謂遁世者乃衲衣乃誦根亦

可不謂之蕨氏之黨乎然而其事跡與隱逸相類嘉遯脱塵諒若人之志願也其玩泉石耽煙霞不得知中華之隱士者可歎可惜且精辨之則發于一時之進退而未必出于沖襟者有之贋僞之嘲不為無焉耶然各既不仕又辭官而住山多矣勝彼說山之輩也果矣余以　本朝遯隱之無錄輯為遺恨乃首出于民黑人至于近世

僅得五十一人叙事附賛巻分上下就中有避于雲山有隱于朝市有萍漂寓泛可披校而知之遂命名曰本朝遯史聊表章件件之出處以抒不忘山林之衷情云若夫天山之遯也遯退之義也言之長也今不論焉萬治庚子建未之月讀耕齋野夫

林靖序

本朝遯史目録

卷上

民黒人　藤原麻呂
猿丸　惟良春道
大中臣渕魚　藤原開雄
藤原春津　惟喬親王
白箸翁　嵯峨隠君子
喜撰　大伴黒主

蘭筍翁　南山白頭翁
南山亡名處士　清原深養父
蟬丸　源兼明
藤原高光　野人若愚
藤原為時　橘正通

卷下

源顕基　大瀬近宗
藤原周光　佐藤西行

增叟　池田樵夫
武野老翁　葛城山男子
斉藤時頼　平康頼
鴨長明　佐々木高綱
下河辺行秀　北條時村
丹後國士　藤原藤房
吉田兼好　朴翁
紀俊長　紀行文

義徳隠君　洛市隠人
福可老人　意雲
板坂宗徳　小倉居士
平兼載　肖柏
善住

凡五十一人

本朝遯史

援引書目 隨其表出而不拘次第

懷風藻　姓氏錄
續日本記　藤原氏系圖
日本紀　顯昭古今倭歌集註
皇胤系圖　無名抄
方丈記　二荒山緣起
古今倭歌集　經國集

續日本後紀　文德實錄
三代實錄　伊勢物語
本朝文粹　江談
源氏諸系圖　古今著聞集
本朝麗藻　親房古今集抄
百人一首抄　倭歌古今六帖
菅家文草　作者部類
清原氏系圖　平家物語

東齊隨筆　今昔物語
堯孝歌話　公卿補任
九曆　世繼物語
榮華物語　拾遺倭歌集
書史會要　倭漢合運
古事談　賀茂氏系圖
菅原氏系圖　大和物語
橘氏系圖　朗詠

覺明朗詠註　東鑑
撰集抄　宇治大納言物語
無題詩集　本朝續文粹
職原　西行物語
山家集　十訓抄
井蛙抄　發心集
海道記　源平盛衰記
新勅撰倭歌集　沙石集

太平記　吉田氏系圖
徒然草　野槌
紀氏系圖　流水集
室町將軍傳　續作者部類
村菴集　默雲集
續稽古畧　半陶藁
翰林葫蘆集　琴叔集
宗長手記　古今集傳授圖
常庵集　三愛倭字記

右七十八品也且傳聞及俗談亦多採之其贅中之中華典故之所出不在此限

本朝遯史卷第上

讀耕子林靖撰　贊

民黒人

黒人者隱士也其幽棲詩曰試出囂塵處追尋仙桂叢岩谿無俗事山路有樵童泉石行行異風煙處處同欲知山人樂松下有清風又獨坐山中詩曰煙霧辭塵俗山川壯我居此時能莫賦風月自輕余載在懷風藻也此書之所録自天智之世至孝謙之時然則黒人亦其際之人也

贊曰按姓氏録以民爲氏者神別有二支蕃別有兩流未審黒人何自之出乎蓋其肥遯之高操亭立皎然乃不可掩其履歷之實雖不傳而讀彼兩詩可知其出塵之志幽尋之趣無世慮無俗友泉石風煙到處閑適而覩陶貞白于今日也況於格律身超語句清新乎且山川壯我居與所謂山河壯帝居者固異代之談也懷風藻特書曰隱士民黒人豁矣可謂具一隻眼儻不然則黒人姓名亦可以泯失吁黒人之幽棲何處之山乎既是獨坐其無對伴也可知焉蓋或有擧案之孟光乎想夫四時之佳興長句短章可不受風月之輕侮也今恨其不多見之

藤原麻呂

麻呂者淡海公不比等第四子也元正帝養老元年十一月自正六位下進從五位下五年正月叙從四位下六月爲左京大夫聖武帝神龜三年正月叙正四位上九月爲裝束司爲將幸播磨國印南野也天平元年三月叙從三位六月左京職獻龜長五寸三分闊四寸五分其背有文麻自上進之三年八月爲參議十一月爲山陰道鎭撫使爲人惠辨能屬文常談云上有聖主下有賢臣如僕何爲乎尚事琴酒耳曽有園池置酒詩其序云僕聖代之狂生直以風月爲情魚鳥爲翫貪名徇利不適沖襟對酒當歌是諧私願盡歡情於此地縱逸氣於高天千歳之間嵆康我友一斛之飲伯倫吾師不慮軒冕之榮身徒知泉石之樂性云云其詩曰城市元無好林園賞有餘彈琴中散地下筆伯英書天霽雲衣落池明桃錦舒寄言禮法士知我有麤疎又遊吉野川吟曰友非千祿友賓是飡霞賓浩歌臨水智長嘯樂山仁曽過中納言大神高市麻呂墟賦五言律詩以述感慕又有仲秋釋奠詩天平九年正月先是陸奥按察使大野東人言從陸奥國達出羽柵道經男勝行程迂遠請征

男勝村以通直路於是詔以麻呂爲持節大使發遣陸奥二月到陸奥多賀柵與大野東人共平章且遣騎兵一千人開山海兩道夷狄疑懼仍遣人于海道于山道並慰喩之乃委勇健百九十六人于東人分配四百五十九人于玉造等柵而麻呂率三百四十五人鎭多賀柵又遣兵鎭諸柵四月麻呂録事狀聽勅裁七月卒年四十四朋友泣血麻呂一作萬里是藤原氏京家之祖也

賛曰麻呂雖爲庶孽亦是藤氏之一祖固朝廷之臣也既屬文又督東奥之軍事可不謂之有文有

武乎然其琴酒之欣賞泉石之玩樂風月魚鳥俯仰自得以不愿軒冕之榮者胸中之丘壑是其所蘊也必假之年則掛冠解紱逍遥山水可暢素情其未滿半百而没惜哉余嘉其立朝而懐江湖慨其志之不得伸故表章之所云如僕何爲乎聖代之在生此乃求行樂于官閒得清閑于公退也所云嵇康我友伯倫吾師知我有庚疎此乃愛幽靜事琴酒故以竹林七賢自期而已大神高市者免冠諫持統帝之獵也麻呂高其忠直而慕之乎惟其書法學張芝惜哉片墨之不傳也

猿丸大夫

猿丸大夫不知何代人蓋上世之隠逸也近江國田上有其舊跡云或曰猿丸即是廐戸太子之孫弓削王也未知然否或曰道鏡法師之別號而奥山紅葉之倭歌乃在下野國藥師寺而所詠也非也鴨長明曾游田上川訪認猿丸之墳墓

賛曰猿丸族胤不明故倭歌之家屢談不必如以爲道鏡者甚不然也宇都宮二荒山皆在下毛野州而有猿王之稱道鏡之貶亦野州之藥師寺也猿王猿丸誤用假托而已田上之遺塚猶不蕪歳

長明豈食言乎猿丸詠歌多矣聊就奥山紅葉一篇言之深山固可居焉紅葉固可愛焉秋景固可感焉鹿鳴固可聽焉夫秋景古今相同紅葉隨處有之然而不入深山則豈得分外之幽致乎況於呦呦之悦耳乎境既佳矣景殊靜矣四美具者耶猿丸坐臥於斯嘯詠於斯其至樂可以想也宋玉之九辨潘岳之二毛其餘悲秋哀秋之作最多託愁情于秋心者也猿丸山居無所憂慮唯起時景之感于秋鹿者耶

惟良春道

春道歴仕弘仁天長兼和之間。當時呼之為惟山人。又為良逸人也。嵯峨天皇有和惟逸人春道秋日臥疾華嚴山寺精舍之作。曰。絶頂華嚴寺。雲深溪路遥。道心登靜境。眞性隔塵囂。闃騰禪庭栢。觀空法界蕉。天花流邃澗。香氣度煙霄。風竹時明合。聲鐘曉動搖。轉經山月下。羸病轉寥寥。春道應嵯峨天皇製賦深山寺。曰。上方來往路難尋。塔廟青山柢樹林。片石觀空何劫盡。孤雲對境幾年深。秋燈點點千岑夕。月磬寥寥五夜心。到此能令身世忘。塵機不得更相侵。嵯峨天皇有聽早鶯示惟山人春道詩。曰。春歸物色早。鶯飛曉曉初。邑人不歸寂寂空房無與聽。春寒獨恨薜蘿帷。春道有雜言秋雲篇。曰。青山兮聞寂。懸岸兮絶壁。下臨不測之崢嶸。上捕窮高之空碧。雲雷兮晄怒。日月兮朝夕。我來散髮兮秋復春。林巒森森唯一身。朝炊黍暮烹鷄。白雲為主臥青溪。溪流兮浩浩。芳草兮萋萋。在山中兮物無役。讀詩書兮身多癖。洞之口巖之阿。有時獨坐青山歌。坐且歌。行且歌。青山寂寂奈樂何。

贊曰。春道非始終在山者。然而當時稱為山人。又

僊逸人。則山居之樂。雲臥之趣。固了了矣。讀天子之所賜。及其所自作。而可見矣。秋雲篇最可喜矣。頗得中華之風味者也。若有經國集之完備。則其閑中之吟。猶可不寡也。余為惜焉。

大中臣淵魚

淵魚者。右大臣清麻呂之孫。正五位下繼麻呂之第三男也。弘仁六年任神祇大副。厥後稍經階級。登于四位。即轉伯。天長十年敘從四位上。承和十年上表致仕。性謹密。暗練神事。自弘仁六年至承和九年。都廿八箇年。兼掌伊勢太神宮祭主。自臥家園。不預人物。幽閑送日。藥餌待終。嘉祥三年三月卒。年七十七。

贊曰。致仕之後。不得在宅閑坐。而夕日愛子孫者。世多有焉。淵魚今如此。不亦可乎。此是眞致仕也。其掌神官之事。凡二十八年。惟夫謹密之所致。故逮致仕而謹密亦無所敗。今試就淵魚二字言之。其掌神事之際。濡沫于神道之宗源。涵泳于五十鈴御裳濯之清流。蓋躍淵之魚乎。于至家園幽閑而不接人事。蓋或潜伏之魚乎。奈何。一笑

藤原關雄

關雄、者刑部卿從三位眞夏第五子也。天長二年春
舉文章生試及第。少有屬文。性好閑退。常在東山舊
居。耽愛林泉。時人呼爲東山進士。承和元年秋。淳和
天皇嘉其爲人。特詔徵之。關雄辭而不獲。遂應詔命。
天皇賜以優禮。從事左右。關雄能鼓琴。天皇賜其秘
譜。由是雅調稍妙。關雄亦能草書。南池雲林兩院之
榜。皆令關雄書之也。六年。授從五位下。仁壽二年。爲
齊院長官。以病辭退。遂不被免。三年二月卒。年四十
九

贊曰。陶通明固是眞隱也。然不能不應梁武之招
呼。是以有山中宰相之名。關雄攀桂登科。而退居
故有東山進士之称。其意蓋將終身雲林。然不能
辭斥九重之詔辟。遂卒於位。嚮使彼琴調奏高山
水之操。草書摸寫煙霞之勢。則關雄之志願足矣。
世與吾違。吁時矣哉。周彥倫有北山移文之嘲。盧
藏用有終南捷徑之譏。由是言之。關雄亦不免矣
乎。然而周盧二子。初心一撒。而官情發生。惟其自
取之。關雄蓋不得已者也。固辭而不獲。以病辭而
不免。豈可併論乎

藤原春津

春津者右大臣正二位緒嗣第二子也。風姿美麗。清
警寬雅。天長初。擢爲左近衞將監。仁壽初。遷刑部卿。
加從四位上。性寡嗜欲。不貪財利。唯馬是好。時時觀
之。里第養閑。不肯出仕。帝戲語左右曰。春津是南山
之玄豹焉。貞觀元年七月卒。年五十
贊曰。桓武之眷眷于緒嗣者。以其父百川有忠蓋
也。故緒嗣爵階極崇。人望極至。春津生于富貴閥
閱之家。而寡嗜欲。不貪利。懿矣。其不肯榮位。不預
顯職也。以此其得南山玄豹之称也。亦以此抑玄

豹霧雨以成文章。未知春津有才之文也。德之華
也耶。奈何其好觀馬。乃不忘武備。而有王武子之
癖乎。百川者淳和帝之外祖也。嚮者無逸勢建岑
之事。而淳和之皇子恒貞代仁明即帝位。則春津
等官爵可累加。然而恒貞廢。淳和崩。緒嗣薨。爾後
忠仁公權威莫大。春津位僅四品。不能備貴卿之
列。蓋不遇乎。其養閑之趣。或出於此乎。官資雖不
高。而得朝隱之娛。不亦可乎

惟喬親王

惟喬者文德天皇第一皇子也皇嗣固其所也然而第四皇子惟仁以忠仁公爲其外祖故立爲皇太子清和天皇是也於是惟喬閑居于洛外山崎水無瀨宮吟詩詠歌以自遣每歲賞櫻花一日遊河州交野之奈疑佐院以翫櫻花在原業平從行賦倭歌惟喬自交野到天河以設宴業平紀有常皆詠歌既而惟喬彌厭俗塵隱于小野時人號小野宮小野者比叡山麓也業平曾踏春雪拜謁其幽棲甚感淚詠歌述情而歸貞觀十五年二月惟喬薨年二十六

贊曰惟喬之遯也者出於不得已親爲文德帝之寵子而皇位被惟仁掩焉命矣哉角力定儲者世之謬說也先爺羅山子曾辨之惟喬暫遊山水頗忘俗緣然不知乘化樂天也壽不過而立蓋是幽憂之所使然歟一日萬幾之出自睿心者真天子也清和帝之負王扆也事無大小皆在良房之處分殆是尸位也與其有尸位之名不如閑處于小野之爲愈也惟喬盍思之乎

白箸翁

貞觀之末有一老叟不知何人亦不得姓名常遊市中以賣白箸爲業時人號曰白箸翁人皆相厭不買其箸翁自知之不以爲憂寒暑之服身色不變枯木其形浮雲其跡鬢髮如雪冠履不全人如問年常自言七十時市樓下有賣卜者年可八十歲語人曰吾嘗爲兒童之時見此翁於路中衣服容貌與今無異聞者恠之疑其百餘歲人然持性寬仁未曾見喜怒之色放誕慎謹隨時不定人或勸酒不言多少以醉飽爲期或涉日不食亦無飢色滿市之人不得量知其涯涘後頓病終市門之側市人哀其久時相見移尸令埋於東河之東

贊曰右紀長谷雄之所記也且曰翁死後二十年有見于南山者因引松子梅生以爲神仙也未知信否故今略其後段而不取之蓋翁以賣箸隱于市里者也古人有隱于博徒有隱于賣酒賣漿賣藥也翁亦是等人也當時若有接其言談則衷蘊之發于云爲者恐是不爲尋常也歟

嵯峨隱君子

隱君子鼓琴偶吟元稹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之句忽有元稹之靈來託曰彼句是開盡也後字不可也菅丞相祇献策之時是善與橘廣相同拔擢之有一事之不通廣相策馬到隱君子之居而問之他年或問大江匡房曰隱君子姓名如何答曰嵯峨源氏之清歟

賛曰弘仁帝之皇子單名多矣信也弘也常也寛也明也定也融也是等猶有之清也亦其一也謂云居于秋篠蓋其幽棲于嵯峨而有隱君子之叅稱乎菅氏父子橘廣相皆最有博洽之譽猶可其所不知然則隱君子讀書破萬巻者耶嵯峨之碧山固不負隱君子而隱君子之襟懷亦與西山共高絜也耶其一事一語之不流芳于今也遺恨深矣元微之一件果然乎否張郭入丘江之夢杜陵托蘇仙之聽可以併擬乎奈何大江朝綱高階積善各謂夢中逢白居易其或然乎偶想隱君子之事而及此歟又按皇胤録延喜帝之皇子白髮童形號嵯峨隱君子然不與是善廣相同時也蓋誤乎抑又別人乎

喜撰

鄉里出處未詳隱于宇治山結小庵于御室戸我庵都之巽之倭詠膾炙人口紀貫之曰其詞華麗而首尾停滯如望秋月遇曉雲其所詠傳聞不多故難得彼此之通知御室戸之深邃二十餘町有喜撰之舊跡庵雖不存而堂礎依然云或曰仁和御宇喜撰奉勅作倭歌式或曰山城國乙訓郡人也或曰橘奈良麻呂之子或曰名虎之子非也喜撰或作基泉或作僖譔或作窺仙皆是同人也或曰不為一人其作倭歌式者亦與宇治山之喜撰是別人也

賛曰貫之評喜撰倭歌謂月遇雲就其僅存一首而品藻之可謂精矣喜撰素出塵之徒也且夫深藏莵道而方寸與山月相映則濁俗之雲既永去矣業已如此而吐成三十一字則未必如貫之所言乎想夫宇治之樹際石罅可有漫題口號之倭詠其採輯之者不依寒山詩之例也可不惜乎至今宇治之邃奥有喜撰洞土人傳稱此其煉丹藥之處按倭歌古今六帖載喜撰所詠其我菴都巽之外有二十三首貫之何不知之乎貫之沒後彼遺歌彰聞乎蓋二十三首者別人之喜撰而混入

之乎抑或悉他作而我菴都巽一首之次偶脱落
作者之名乎

大伴黒主

黒主號志賀黒主爲園城寺之地主善詠倭歌仁和初獻大嘗會倭歌又辛崎祓禊之時預祿爲陰陽頭寛平帝之幸志賀也黒主拜候途次以獻倭歌蓋常愛山水不入洛塵者也歟紀貫之曰黒主之歌古樣丸大夫之次也頗有逸興而體甚鄙如田夫之息花前也志賀郡大路之深處有山其傍有黒主明神祠是所祭大伴黒主也或曰黒主者與多孫也與多者大友皇子之子而創造園城寺曾賜大友姓其子都堵牟麻呂而後大友字改作大伴也黒主之在園城寺亦自與多而連綿至此

賛曰黒主詠歌如田夫息花前古來以爲貫之之正評騰矣田夫不知花之風標者多矣然豈皆然乎花之于鳩于園于欄于檻貴介之所賞諸彦之所愛可謂榮幸也其斫于樵斧折于農手可謂辱黷也然而金籠之鳥啼不若林間之自在花亦寂靜于遠野幽獨于深谷者匪全其自然乎黒主之出處村淺茴田夫也而詞語清麗然則田夫息花前乃是其本色也按大友皇子之子是葛野王也與多亦是乎未必可信

藺笥翁

菅亟相有問藺笥翁詩曰問尒皤皤一老人名爲藺笥支何因生年幾箇家安在偏脚句麼又具陳代翁答之曰藺笥爲名在手工頹齡六十宅山東瘡發腫爛傷偏脚不記何年自小童又重問曰近前問汝更辛酸辛紀病源是老殘賣笥村中應賤價生涯定不免飢寒又重答曰二女三男一老妻茅簷内外合鸞啼今朝幸軟慇懃問扶杖歸時斗米提

賛曰藺笥翁之見菅亟相可謂子美詩中黄四娘也鈞是人也瘡腫脚傷僅以藺笥爲營務吁何其困厄之至此哉然而不爲竪目側生而爲生民不爲尫虺而爲男子不爲札瘥夭昏而浮生六旬既有榮啓期之三樂且一妻二女三男亦是萬事足矣乎非耶妻飢兒寒吁可憐也得斗米以苟活然其不斃頭于溝瀆亦是天幸乎文王無凍餒之民凡人之不出于其際將是不辛也翁乎翁乎蚩蚩

之坻耶寧或暖暖含光耶

南山白頭翁

菅丞相詩曰路遇白頭翁白頭如雪面猶紅自說行年九十八無妻無子獨身窮三間茅屋南山下不農不商雲霧中屋裏資財一栢櫃櫃中有物一竹籠白頭說竟我爲詰老年紅面何方術已無妻子又無財容體魁肥具陳述白頭抛杖拜馬前慇懃請曰叙因緣貞觀末年元慶始政無慈愛法多偏雖有旱災不言上雖有疫死不哀憐四千餘戸生荊棘十有一縣

無爨煙適逢明府安爲氏今之野州別駕奔波晝夜巡鄉里遠感名聲走者還周旋賑恤疲者起吏民相對下尊上老弱相攜母知子更得使君保在名今之豫州判史臥聽如流境内清春不行春春遍達秋不省秋秋大成二天五袴康衢頌多黍兩岐道路謳愚翁幸遇保安德無妻不農心自得五保得衣身其溫西隣共飯口常食樂在其中斷憂憤心無化念增筋力不覺鬢邊霜氣侵自然面上桃花色我聞白頭口陳詞謝遣白頭反覆思安爲氏者我兄義保在名者我父慈已有父兄遺愛在願因積善得能治就中何事難仍催明月春風不遇時欲學奔波身最嬾將隨臥聽年未衰自餘政理難無竊奔波之間我詠詩

贊曰此是菅君爲讃州刺史時作也貞觀以來其國政可就而知昔巫馬期爲單父宰也見星而出見星而入一境治安宓子賤鼓琴不下堂而單父又治同是孔門之人雖不可企及而今所謂奔波臥聽亦可通參之耶翁之所告不爲徒言菅君之所取豈爲虛聞乎翁百齡欠二謂高年也獨身無妻兒想其自奉之不煩也不農不商想其自耕以送殘生也茅屋三間而已栢櫃竹籠而已想其簡

便坦率也彼戒之在得者固可鄙歟嗚呼

南山亡名處士

菅丞相有題南山亡名處士壁詩曰秘密鄉村與姓名年顔朽邁意分明無妻潤戸松偕老不稅山畦黍旅生泡影身浮修道念煙嵐耳冷讀經聲比量心地安閑理一室應勝我百城

贊曰處士之姓名鄉村何其秘密乎固以嫌引虛名乎寧以亡命有所畏憚乎乃是閑坐寂漠之真意盖于詩中菅君之表出及此可以覩矣其藏姓

名在處士則素志也在外人則一欠事也

清原深養父

深養父者豊前介房則子爲藏人所雜色爲内匠大允善詠歌平生自謂我無可喜又無可歎時有衒世得勢者之失路哀恨故深養父寄示倭歌構幽居于洛外小原之邊補陀落寺是也其後白河院御幸于建禮門院小原閑居之時途次御覧深養父之舊跡

賛曰無可喜無可歎者深養父之日用乎若然則

苟學鬭穀於菟之志師柳下惠之跡者耶内匠大允藏人所雜色固是賤員也雖其所分而或有不卑小官之意乎奈何其可取者如此然而以補陀落寺爲其幽房之稱由當時世法播布人人不得看破之故也唯詠倭歌而不窺中華之六義何其没意緒哉蓋彼無喜無歎者唯其一時之所得而已乎宰樹千年風聲不可認焉本朝先輩有捨其宅爲阿閃寺爲慈恩寺者深養父之補陀落寺亦同意乎盍稱誰某之幽居某人之隠處乎嗚呼

蟬丸

蟬丸者式部卿敦實親王之雜色也善彈琵琶結庵于相坂而隠栖焉三位源博雅往訪之衝風凌雨既有年矣遂傳得流泉啄木之調也敦實最精於管絃蟬丸候侍久矣故聞知以慣熟焉且善詠歌或曰蟬丸目盲其後世瞽者弄琵琶始於此云或曰蟬丸者延喜帝第四皇子隠居于相坂故其近畔有四宮河原之名此説非也或曰此人之遁于相坂當時無知其姓名者唯以爲仙人也異人也死後世人爲營設名稱曰蟬丸云鴨長明偶過粟津原尋蟬丸之遺蹤

賛曰吸清風飲輕露古作一味之凉不變世上之暑者蟬也斯人辭桂宮之微員幽棲于逢坂一庵之高風破塵市之蔓其所奉甚輕其所樂甚多蟬丸之稱可謂雅矣可謂相當矣所彈之琵琶與關前之水交錯焉與風蟬之奏互答焉況其流泉啄木之調彼此比較乎古人云蟬蛻於塵埃之外又云蟬翼九五蟬丸有焉且夫尸解以爲蛻骨仙也亦未可知

源兼明

兼明者醍醐天皇之子第二源氏也承平二年正月叙從四位上天慶二年二月任右中將五年三月任左中將七年四月任參議九年十一月叙從三位天曆七年九月任權中納言兼近江守十年正月叙正三位應和二年八月兼左兵衛督康保四年正月任權大納言十月叙從二位天祿二年十二月任左大臣勅授帶劔天延二年二月聽輦車三年八月兼明祭龜山之神自作祭文貞元二年四月有勅爲親王叙二品也兼明元是皇子且博學多才年既高而官

最貴故關白太政大臣藤原兼通娼疾之擠其勢威之超己而黜以及此陽貴之而已兼明鬱陶焉乃作菟裘賦其序曰余龜山之下聊卜幽居欲辭官休身終老於此逑草堂之漸成爲執政者枉被陷矣君昏臣諛無處于愬命矣天也後代俗士必罪吾以不遂其宿志然昔隱欲營菟裘之地而老爲公子翬被害者無隱之焉因擬賈生鵩鳥賦作菟裘賦以自廣其詞曰赤奮若歲淸和之月陟彼西山言採其薇吟鵩賦而夕惕顧菟裘而朝發昔隱公之逢害也誠在天之棄背今我之不肖也何遭世之顛越天其何言乎四時行百物成問之不言請對以情惟天高而地廣上無始下無極萬物云生或消或息風雨將治寒暑迴薄千變萬化有何常則禍福相須憂喜不定榮枯同枝歌哭同徑下學人事上達天命不憂不喜其唯上聖歟伯夷得仁而飢彼無奈其盜跖以壽而終是亦若爲箕子囚繫比干傷夷天之與善其信未知故柳下三黜而不悔予仲長徃而無歸況今趙高指鹿之日梁冀跋扈之時虎而冠兮匪常理之可謂梟也鏡兮寧彝倫之所資夫劔戟者嫌於柔不嫌剛而摧

折梁棟者取於直不取橈而傾危徃哲擧措無有磷緇不歠其醨雖孤漁父之誨不容何病可祖顏子之詞亦夫世有治亂時有否泰命有通塞迹有顯晦扶桑豈無影乎浮雲掩而乍昏叢蘭豈不芳乎秋風吹而先敗彼尼父之一望也歎龜山之蔽魯靈均之五顧也繞沅湘而傷楚欲問明訓於先賢以鑑幽致於萬古唐風雖移猶依俙於舊漢德縱厭安諂諛於新殊恨王風之不競直道之已湮聞滔蛙而長歎悲屈蠖之不伸俟河清日浮雲幾春凡人在世也殆花上之露如空中之雲去留無常生滅不定聚散相紛沕

謬乱錯何可勝云不語靡言便是淨名翁之病知者黙也寧非玄元氏之文喪馬之老委倚伏於秋草夢蝶之翁任是非於春叢冥冥之理無適無莫如如之義非有非空嗟乎文王早沒吾何之隨已矣已矣命之衰也吾將入亀緒之巖隈歸菟裘而去來 貞元二年丁丑也 是年十二月任中務卿時人稱中書大王先是兼明作池亭記曰處高貴者無登臨之暇趨名利者無遊泛之情幽閑嬾放之者得虛無浮榮富有風景焉余少携書籍略見兼濟獨善義如今垂老病根漸深世情彌淺七不堪二不可併在一身自從草創此亭

尤合心事矣亭在曲池之北小山之西傍山臨流結茅開宇亭中置筆硯一兩而備居閑携絃謌十數而當行樂夏條爲帷冬氷爲鏡南嶋之五大夫作老伴東岸之一脉泉爲知音況乎竹霧蘋風沙煙波月陰晴顯晦有不可形容者蓋洞庭湖之一雲孫矣毎至池水緑岸葉紅華前春暮月下秋歸一吟一詠聊以卒歳獨善之計去此何求噫人生多改光陰不留不知後日復在何處不撃缶而歌有太耋之嗟然茫茫萬古有賢人君子之終身在泥塗之者吾無古人之德位三品齡半百趨朝有官歸家有亭一日二日閑

臥此亭以送餘生不復可乎因叙大槩書於亭之内壁塵積雨淋字銷點壊誠謂之宜後之觀者與我同志無隠焉不知吾者不可見之已未之歳十二月二月記之 已未者村上天德三年也時兼明年四十六 兼明之母者参議藤原菅根之女也名淑姫奉延喜帝之巾櫛三十餘歳曽於帝城西北聊卜閑地有意建立道場而未成及臨疾誡兼明云必遂此願故兼明因其遺教爲起伽藍號觀音寺乃献状請以私稲三千束充給之京畿之間號觀音寺其數繁多故兼明恐星霜推移名字相錯因改寺名爲施無畏鑄鐘作銘奏請以爲定額

寺被以私稲三千束充給之兼明曽在亀山作三言詩曰塢塞上亀山傍柴扉門竹編墻松有蓋石有床前有樹後有篁春之色秋之光花漠漠月蒼蒼鶯百囀雁一行暁之興晩之望雲湫湫水茫茫詩兩韻琴一張其旨何橘飽霜彼摘何葵向陽薇一簇箏一筐膾一筋酒一觴臥而聽起彷徨荷露氣桂風香凝王湛慵愁出康任行樂入坐忘擯俗地無何鄕心自得壽無疆又作山亭起請曰東棲霞觀西雄藏山中有茅茨松柱三間排霞封霞無局無關詞客禪僧隨往隨還地與靈勝天與幽閑可以導積思可以慰衰顏落

花之朝明月之夜佳辰不可地恐良夜不可徒過把
盃莫空傾秉筆莫空記詩勿問幾許首賦勿限若干
字食取於飽勿求滋味酒取於憂不要痛醉且述乃
懷各言爾志秋燈許夜深話春枕任日高聽或坐或行
衝黒徹明寒炊竈下暖暴雨榮山雲不厭澗水無情
優矣遊矣聊送吾之殘生兼明曽作座左銘其序曰
東漢崔子玉作座右銘大唐白樂天述其不盡者作
續座右銘本朝愚叟元謙光拾其遺云座左銘元謙光者
源兼明三字之換用也
銘云。以忠事其君。以孝事其親。信以交
朋友。慈以撫子孫。貧而莫下志。富而莫驕人。久要勿

忘舊。下言勿忘恩兎蟲入從耳不如無所聞禍胎出
自口須緘其於脣利者恨之府名者實之賓浮生雄
上露榮華夢中春爭奈齡空邁可惜過良辰不擊缶
而謌何以慰吾身兼明既老病鬢髮盡白亦欲落盡
感居易歯落詞作髮落詞以安慰之寛和二年正月
献請被停職中務省卿狀曰右臣者前朝之皃相也
不堪王室之如燬晦跡山門十餘年今聖上幸賜優
容降以殊常之奨恩濫生涯感流老涙而已然黄壤
之期不遠素飡之責更來古所謂以朝衣掛朽株也
臣昔列槐棘之時思辭爵辭官以無爲無事而送餘

生故西山之下聊結草庵以爲退老之地而本懷非
違遺恨在彼今日之所陳者是昔時之宿念也望請
殊曲天慈被收官爵然則上隨老子止足之路下避
少年汗朝之譏兼明頓首頓首謹言兼明有倣江南
曲體憶龜山詩二首其一曰憶龜山龜山久往還南
溪夜雨花開後西嶺秋風葉落間豈不憶龜山其二
曰憶龜山龜山日月閑衝山清景機關遠要路紅塵
毀譽斑登不憶龜山其餘著述不少。十條院永延元
年九月二十六日兼明薨年七十四而後村上帝之
子具平爲親王任中務卿亦是博學屬文是以世称

兼明爲前中書王称具平爲後中書王
賛曰藤氏執國政者久矣至忠仁公昭宣公而勢
愈熾矣故源信源常源融皆弘仁帝之子而極台
階之貴雖然尊居而已朝憲國章皆在彼藤家昌
泰延喜之世右大臣菅道真之左遷以時平忌其
逼己也兼通之於兼明亦然西宮左大臣高明者
兼明之兄也前既謫貶按夫冷泉帝安和元年兼
明大納言也藤伊尹權大納言也兼家非參議也
圓融帝天禄元年伊尹進爲右大臣兼明自若兼
家轉中納言兼通初任參議二年伊尹爲大政大

臣兼明進左大臣。三年伊尹薨。兼明居上首。兼通任内府。兼家轉權大納言。天延二年兼通進任太政大臣。居兼明之上。貞元二年四月兼明爲親王。十月兼通上表。十一月薨。其補任之次序如此。兼明既被伊尹超越。想其憮然。況於兼通自其下列直進上之乎。其不滿之辭氣可不廋也。所以兼通益妬益憚。乃至此也。君昏臣諂之語。兼明何其太甚乎。彼親王之命。或在兼通薨後。則渇無此事乎。不者兼家必可施行之矣。何拘兼通之存沒乎。兼明此時齡過六旬。既去懸車不相遠。何其營營于久

居台鉉之爲哉。何其不謂莵裘之老固在斯哉。雖然見彼請被停職狀。迺可歎也。晦跡山門十餘年云云。西山草庵之退老。本懐非違云云。然則嘯棲霞觀之風。望雄藏山之雲。乃在立朝之餘閑。而貞元二年以後。往來台麓。故作憶龜山曲也。是知兼通雖沒。兼家處置之。吁。夫兼明之不遂宿志。悲哉惜哉。藤氏何爲忍乎。

藤原高光

高光者右大臣師輔之庶子也。村上帝之時爲隨身。天曆二年八月依召候御前。隨貴仰暗誦文選三都賦序。帝感嘆之。師輔喜之。筆于九曆。其後高光叙從四位下。任右少將。既而有出俗塵之志。見月對雪詠歌述感。遂隱于睿山之横川。天子憫然。賜倭歌。高光奉獻答歌。而後去横川入多武峯。肥遁終老焉。世稱爲多武峯少將。

贊曰。天德四年五月師輔薨。明年應和元年十二月高光遯世。蓋素有此志。而慟椿府之摧頽。期喪

既除。乃決意者耶。有三歲之女子。往往不忘于懷云。亦理之常也。聽夫伊尹兼通爲光公季者其昆弟也。皆至太政大臣。兼家亦其兄也。逞攝關之權威。永爲世世執柄之祖也。可謂榮耀也。高光亦倘不避世。則高之可躋台位。下之可坐亞相黄門。然其視之如弊蹝。而去之。皁矣清矣。雲臺爭似鈎臺。高濁富固不似清貧。吁。横川之水。塵纓先濯。談岑之風。雲衣輕揚。

野人若愚

書史會要云。日本國於宋景德三年嘗有僧入貢。名寂照。頗得右軍筆法。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照書。稱野人若愚。又左大臣藤原道長書。又治部卿源從英書。凡三書皆二王之迹。而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能及。

贊曰。若愚未詳其誰某。惺窩先生謂。蓋是具平親王乎。按景德三年者本朝一條帝寛弘三年也。具平薨于寛弘六年。則其時世固相値。具平既能文其筆法亦可不俗。然則以若愚爲具平者頗近之。

然而擬所謂國王弟而言之。具平者邑上帝之子也。一條者圓融之子。邑上之孫也。若愚或是一條之弟乎。雖然攷諸帝系。一條帝無諸弟。則指圓融之衆弟爲國王弟乎。乃知其可爲具平之適近之具平雖不避世。姑稱野人若愚乎。就而想之。照平親王者具平之弟也。賜源姓。叙四品。任右兵衛督。貞元二年爲親王。永觀二年出塵。先居三井。後在岩藏。時人稱岩藏宮。叶安。知若愚之不爲照平也哉。本朝之史乘闕如惜矣。

藤原爲時

爲時者中納言兼輔之孫。刑部大輔惟正之子。而紫式部之父也。頗有文才。叙正五位下。補越前守。嘗題其玉井山莊曰。玉井佳名被世稱。松楹半掩碧巖稜。山雲繞谷應褰幌。澗月臨窓欲代燈。梅發寒花朝見雪。水收幽響夜知冰。池邊何物相尋到。雁作來賓鶴作朋。玉井者和泉國之地也。又以門閑無謁客爲題曰。家舊門閑只長蓬。時無謁客事條空。翟公去尉塵長息。袁氏安貧雪不通。草合閑生秋露白。苔封庭帯夕陽紅。久忘倒屣送迎禮。別作洛中泰適翁。又有住

吉神祠詩曰。晴沙岸上暮江干。欝欝林蘿蔭社壇。應是神心嫌苦熱。浪聲松響夏中寒。又有覲謁之後題太宋客羌世昌詩曰。六十客徒意態同。獨推羌氏作才雄。來儀遠動煙村外。賓禮還慙水館中。畫鼓雷奔天不雨。彩旗雲聳地生風。芳談日暮多殘緒。羨以詩篇子細通。又同韻重寄曰。言語雖殊藻思同。才名其奈昔揚雄。更催鄉淚秋夢後。暫慰羇情晩醉中。去國三年孤館月。歸程萬里片帆風。嬰兒生長母兄老。兩地何時意緒通。當時洛陽才子之論詩人者。謂左尚書中將惟成。右中丞菅資忠。內史慶保胤爲先鳴。爲

時亦相上下矣。具平親王春日排閣設詩酒。惟成等共侍席。既而或歸黃泉、或爲沙門。翌年春具平感之製懷舊之篇、以賜爲時。爲時讀斷腸再詠淚落、敬把高韻云。一條帝御宇、源國盛任越前守。爲時聞之獻狀曰、苦學寒夜、紅淚霑襟。除目春朝、蒼天在眼。帝覽之、暫不進玉食、垂泣于御帳。當時左大臣參省中、知其如此、速召國盛、令獻辭狀、而以爲時任越前守、國盛涕泣。

贊曰、爲時匪真隱也。其於國盛也、使人干祿者顯白矣。然動一條帝之宸感者、獨何哉。蓋以紫式部

在御牀之傍歟。奈何。然而其有書閑之趣、故遙締幽莊于泉州、亦可見矣。所以採入之也。彼源氏物語悉匪式部之作、太半爲時修撰之。吁、爲時盡成實錄、而虛談寓言、聊復舐漆園老人之餘涎也哉。姜世昌何人乎。趙家之一官士乎。其來也何爲乎。不著于宋史、抑或海賈江商之長乎。奈何。惟成隨花山帝而薙染、保胤者賀茂光榮之弟也。以慶滋爲其姓、讀書屬文。一旦披緇、所謂或爲沙門是也。資忠者菅相之曾孫也。永延年中卒。具平之感可在其時也。

橘正通

正通者右大臣氏公之後、少納言實利之子也。少入大學寮讀書、與藤原在衡同硯席。其後在衡任式部少輔、補五位藏人。正通不遇、僅官內少丞也。因作詩讀在衡曰、吏部侍郎職侍中、着緋初出紫微宮。銀魚腰底辭春浪、綾鶴衣間舞曉風。花月一窓交昔睨、雲泥萬里眼今窮。自躬還恥相知久、君是當初竹馬童。其後在衡官位荐進、正通自若、常有不平之心。曾陪第七親王風亭、同賦遶簷梅正開、又陪第十親王書齋、同賦梅近夜香多。其序末曰、正通榮路遙而頭已

斑、生涯暮而蹤將隱。陪于大王萬歲之風月、向後未必知云爾。又陪納言殿下、宴同賦紅葉高窓雨。其序末云、齡亞顏駟、過三代而猶潛。恨同伯鸞、謌五噫而將去。去留未定、請垂博愛。時人大惜之。既而正通遂出洛避世、不知其所終。或曰、正通引妻子赴高麗國、國王善遇之、官職頗加云。

贊曰、古人有二十餘年之同好、而一則相公、一則麻衣者。又有弟子已攀桂、先生猶灌園者。皆其分之所定也。何容芥蔕于胸臆乎。正通之於在衡也、歆羨自恨者甚矣。在衡累進登槐門、至是正通之

願慕也不平也可無津涯吁何其局量褊淺乎憂
之積于中憤之泄于外乃發于文字直說無隱也
固雖淺量之所致亦匪無豪毅也最看蔑視六十
餘州而杳去苟無豪毅則豈能至此乎哉可謂遠
逃之隱子高歩之仙禽也聞三韓之主善遇之顛
陛顯階未知然否若乃彼所不踏于風月向後未
必知也去留未定請垂憐愛此男第十親王及某
納言告之台老達之至尊而授以榮官露以秩禄
則正通遠逃之計可以輟矣然則其素志不必在
嘉遯不必在邁征也後來對馬守親光値源平之

時而奔高麗偶射猛虎彼國主大授禄地正通之
文才親光之武藝雖爲異技而其受句驪王之恩
遇也相同焉正通長留於彼親光乃歸本邦此亦
所不相同也

本朝遯史卷第上終

本朝遯史卷弟下　　讀耕子林靖撰　贊

源顯基　俊賢隆國附

顯基者權大納言俊賢之子也俊賢者左大臣源高明弟三男也天延三年正月叙從五位下貞元二年一月爲侍從寛和二年八月任左少將長德元年八月任參議三年正月叙從四位上長保三年八月任右中將十月叙從三位寛弘元年正月任權中納言五年十月叙從二位七年十二月叙正二位以造一條院行事賞也寛仁元年三月任權大納言三年十二月上表辭退時五十九歲萬壽四年六月卒顯基寛弘八年十月叙從五位下長和二年正月任侍從三年三月任左少將寛仁二年正月叙從四位下治安三年十二月補藏人頭十月爲左中將長元二年正月任參議十二月叙從三位八年十月任權中納言後一條院之寵臣也平生有避世之志其常言云人儻得無罪而見配所之月則幸矣乃所欲也讀白氏文集至古墓何代人不知姓與名化作道傍土年年春草生而感涕頻揮長元九年四月後一條院崩顯基嘆曰吾聞忠臣不事二君乃遂素志先攀天台山而隱棲于洛外大原其四面皆山也構一室于中間唯有樵斧谷響之與嶺鳥交加而秋草鎖門蟲聲撲枕也幽坐閑適焉一日關白藤賴通從杜華輔終夜對語不談世俗及曉即駕顯基拔草萊迎送之臨別曰我男資綱庸賤也賴通深憐之後來善遇之云云永承二年九月顯基卒其弟隆國初名宗國叙爵任侍從之後寛仁二年改名隆國歷任而長元七年七月任參議叙從三位長暦元年十一月叙從二位長久四年九月任權中納言康平四年二月辭退治暦三年二月更任權大納言朝參之暇屢赴宇治別業構茶店呼聚往還之過客使談一話之古今而談倭唐之一故事既而輯成草子所謂宇治大納言物語是也關白藤賴通館在宇治故隆國往往詣候焉乘短小馬直入之告曰此是匪馬唯吾脚之馱也莫以無禮訶責之賴通笑而不怪之後冷泉帝之時隆國最蒙眷遇承保元年正月辭退四年七月卒資綱歷仕至中納言

贊曰俊賢年未六旬而致仕頗知止足者乎顯基早有離塵之念蓋有所見乎無罪而看配所之月可謂奇峭之語也京畿之外東僻南陬西偏北區得除授之人則爲封邑爲治所也得譴責之人則

爲賊地爲配所也凡赴配所之輩罪豈無乎顯基之歸罔綢繆于懷久矣有職掌者眷恩固難棄捐若迺犯廷憲罹罪咎則匪所論也奉上之道盡所當致而後快得閑居之歡者顯基之衷藴也不可遐得故設爲斯語以期他日夫月不隔朝野不拘遠近其所照相同其所見相同而所以淸賞所以感歎乃在人情之殊異也宮閣之月者縉紳之士賞之郊林之月者緇帯之士賞之顯基既已玩禁闕之月想其使後一條帝之眷心明明如此吾人之精忠耿耿如此也既而烱知名利之雲埃遯方

寸地迺洩幽期于常言以堅之所云無罪之配所者果是閑居之謂也唯恨其不遵中華之良轍者不學之過習俗之弊也憯矣所謂忠臣不事二君者其義誤矣王蠋既仕田齊君又從樂毅之招則事二姓之君也故云爾非同姓嗣續兩代之謂也倘如彼之所言則咎繇之於堯舜禹也伊尹之於成湯太甲沃丁也召公之於文武成康也亦皆非義乎豈其此之謂乎果不然矣抑頼通之所召轍于彼草廬不亦可乎隆國之所以緝成草子亦不爲無一與其爲人亦稍快活且夫撰集拾等以俟

賓爲顯基之子訛矣顯基之子資綱也隆國之子隆俊隆俊之子俊實也

大瀨近宗

大瀨三郎近宗者源頼義之臣也膽勇拔衆頼義之討安倍貞任也近宗從行以抽武功多所斬屠其後近宗有遯世之志未果偶其妻發怒于小事忽號之氣不可抑遏近宗慨然遂出居宅處處彷徨乃到北越締草庵于深山麻衣蔽體他無長物朝飧夕飯皆是傍人之所憐惠也一旦諭傍人曰自此之後五日之間莫餽飲食吾有所齋戒傍人諾之逮第六日而

往見之既泊然而逝人皆怪之稱之

賛曰近宗之有勇決也何得不禁遏其妻之勃怒乎惟托平生之遁志於茲以棄之而已身唯麻衣可謂之苦心忍性乎逝知死期亦奇矣後來熊谷直實披剃爲沙門早告其死日于直家同是武夫也宜以併擬凡武夫之有事而遯俗者自此之後世世多矣或有髡而居家者或有在寺院修沙門行者或有飄轉諸方者或有暫避世事而塵慮早起者粤若近宗及佐藤西行佐佐木高綱等脫世塵而没齒不變

藤原周光

周光者参議藏下麻呂之後大學頭明衡之孫式部大輔敦基之子也式部大輔敦光者其叔父也文章博士茂明者其兄也皆以學術爲家業周光仕爲大監物微官漸倦志在肥遁乃擯俗累結幽居于伊洛之濱以倣灌園之生計曾屡遊山寺吟詠遺興有夏日遊林亭詩曰養性自然消俗慮逃名何必上山居酔中取次雖飛盞老後等閑未廢書世路嶮難爭謝遣生涯蹇剥欲何如昔辭棘署思休退今臥蓬衡忘毀譽又有春日言志詩曰射山多歳倦微官詞苑今

朝懸下愚緇素交遊追日有煙霞壯思毎春無又有首夏即事詩曰衡門寂寂一幽居緇素交遊屬夏初師自南隣來尚昵（南隣闍梨日交遊故云）友厭白屋去彌疎（賓友厭貧不來故云）又有言志詩曰閑適由來最所耳松房寂處接玄談午茶散悶功猶少宿醸破愁酔半酣素意久棲幽谷月白頭將入舊山嵐我斯倦道一居士宦學無成逾可懸又月下言志詩有生涯七十少餘喘之句凡其詩律頗多載在無題詩集也厭世塵喜閑寂之趣往往有之當時有釋蓮禪常嗜著述周光共執交而相贈答焉周光有二子曰有亮曰資之

贊曰藤氏式家之有文學也久矣其始祖宇合是文忠公之第三男也當天平之盛寓而才兼文武其所由來固如此明衡敦基敦光茂明之詩文彰見于無題詩集本朝續文粹也本朝文粹乃明衡所編也周光生于紀傳之家不失弓冶之務可以嘉矣大監物者從六位下也周光之官職止此其前途而已耶彼自稱倦微官也固宜迍邅之耿身坎軻之生計乃所以發起肥遁之志也當時宸閣之上丹陛之前冠冕整整焉笏裾森森焉其徳業固不及言也試就文詞議之雖有藤忠通等而讀經

史窺詩賦也不劣於周光者蓋幾希矣乎周光沈于下僚年過古稀可有顔胃馮顛之歎也然非有閑淡之素好則終世汨没埋藏而止周光歎世不浅感生良深既有素好故得幽遯之樂也所謂養性自然消俗慮逃名何必上山居素意久棲幽谷月白頭將入舊山嵐語意可喜句調亦佳抑本朝文學之世業也菅氏江氏弓冶相承今夫周光乃父乃祖阿叔家兄各以筆硯之能振于當世豈可不嘉焉乎

佐藤西行

西行初名憲清、藤原秀郷之後康清子也。達弓馬之家業、又讀書典、有螢雪之勤、且習絲竹、最工倭歌。曾出奧州之郷里、到京師、奉仕鳥羽上皇、任左兵衛尉。爲北面之衛士。上皇之眷恩頗不淺。往往詠歌以應制。大治二年十月、上皇幸于鳥羽新造之高閣、御覽壁障之册、責揭以爲題、命廷臣有歌名者詠之。憲清亦厠其列、奏進十首。上皇感賞、以御劔賜之、命能書者繕寫其所詠。女院聞之、又特賜御衣數襲。憲清纏頭而出、人皆以榮之。憲清素有避世之心、逡巡送年。

佐藤憲康者、其同族也。曾携手退公、且行且語。憲康曰、余先祖秀郷征叛夷、以爲朝廷之藩護。其餘慶延至于我儕、而朝恩稍厚。然而人間之浮榮不可久恃。彼山林之下、豈無所係慕乎。憲清感泣、而相約明晨同候鳥羽院也。詰旦憲清往扣憲康之門、門外人聚、戸内群悲。憲清甚訝、以問之家奴。曰、昨夜主人俄沒。其母七十歲、其妻十九歲。憲清大驚、彌催哀念、乃將遁去、而自謂、不奉拜宸儀而可及此者、於我不安也。直到鳥羽殿、先陪御遊之席、而後奏請逹出世間之望。上皇惻然不肯聽可。憲清决然脫宦籍、爲閑人。改

名圓位。時崇德院保延三年八月也。其後改名西行。其多歲親近之家人亦相從之、以西住爲之名。憲清有妻有子、捨之而仳去。西行草舍柴扉以自悅焉。直詣伊勢太神宮、謹奉拜之。五十鈴川之水、山田原之杉、二見浦之浪、神路山之風、某宮之月、某官之花、皆入襟袖。結廬暫留焉。既而欲赴東關、芒鞋竹杖、固無窘步。到遠江國天龍灘、寄身于武夫之乘舟。舟中人多、而將蕩翻。呼曰、彼遯士可下。而退西行。謂借舟之便者常事也、固不係意。一人突然以鞭扣西行頭、血淋漓。西行無少恨憤、優然離舟去。西住見之、哀泣甚

矣。西行曰、余出塵以來、固知前程之及此。不眞之禍設猶有大於此、而亦何憂乎、何爭乎。汝宜歸郷。西住不得已、東西相別。西行獨步、超佐夜中山、渡大井河、經駿州岡邊、踐宇都山、過清見關、望富士山、登足柄峯、入相州、見澤畔之飛鳴、拂衣于武藏野、玩月于奧之白河。而杖屨之所及、偶見野中之一墓、問芻蕘者曰、何也。曰、是中將實方之墓也。西行爲催感懷、乃寓于奧羽兩國。長藤原秀衡之舘、實是秀郷之胄、而西行亦其同出自也。秀衡接遇最深、且曰、滯留以可送數歲。西行不諾、揮手而出、又向西路、群山諸寺眺矚

不厭到美濃有再遊洛陽之興時聞杜鵑兩三聲遂
入京諦視之向來無貴無賤其所相識所聞名之輩
舊鬼新鬼殊多矣華第朱門之草深鶉藏者亦不寡
矣經過大内之側以窺宮之奥鳥羽上皇之舊時不
相同也西行感歌因卜螭廬于北山之深奥雖饒閑
適而惜之同志適隨意緒之所致逍遥登臨率情莫
忤倭歌銜口以發雅趣凡其常業也不必苦吟而灑
落清高之格調早出于今古也當世以爲天下之名
達故至尊台臣達官廷僚及苟嗜之義者乃至沙門
賤隷皆莫不望愛其風来既而欲歷覽四國先奉幣

于賀茂社告以出洛之事仁安二年十月乃赴四天
王寺路過江口求宿止遊女不諾西行詠歌而去直
趨讃州欲奉訪崇德院遷幸之寢居也既到聞其崩
逝悲涙滿襟松山者其御座之地也往從之而無睿
容之可仰乃恭拜靈墳涙墨濺爲三十一字搆于屋
于州之善導寺側暫留有年而又旋洛而西行離俗
之後其妻雍染爲尼託附其娘子于所識廷臣之家
而後西行遊長谷寺忽聞一尼之唱唄偶口占倭詠
尼聞之走而就之西行熟視之則其舊年之妻也適
問今在何處尼曰住在高野之翠微乃相語抒情叙

別而去西行偶尋其娘子之所在憑人喚之娘子喜
曰我爺來矣西行之遁世也娘子僅四歲至是最長
成故西行亦動喜色相看而怡笑告曰汝毋安居于
鼎峯之麓汝亦與依属於人不如往從于慈親也娘
子拜受其旨遂去其宅與其母共處焉治承二年九
月西行與一伴侶同赴西州又過江口時維驟雨下
尼苦屋棟之漏滴提一片板左拄右遮西行吟一句
抒破屋勞掌之意尼倉卒之際答吟以月光可漏雨
滴可過之趣西行賞其風流乃遊藝州嚴嶋其前之
海後之山左之曠野右之松原以入眼界與拜靈社

奥繞回廊而去進歩于筑紫度拜宇佐八幡宮松風
瑟瑟猿呼凄凄直進到鐘御崎而歸入攝州掠昆陽
野轉到南都奉拜春日社望三笠山而訪東大寺與
俊惠法師晤語多是倭歌之事也俊惠問近來之新
作西行以在讃州多度之庵而所詠之山里待厭世
之友一篇渡難波而所詠之難波春夢蘆枯風度一
篇俊惠深歎美之西行攀高野山誅茅幽居稍有日
矣爾後又赴讃州偶弄筆寫懷著草子九卷號撰集
抄時壽永二年春之孟在善導寺之圓屋文治二年
之秋西行有事欲適奥州先入鎌倉八月之望賴朝

詣鶴岡社。有老叟一人。躊躇于華表邊。賴朝怪之。使梶原景季問之。西行答以其實。賴朝傾然。卑遷館延入之。談及倭歌弓馬。彼問其委曲。西行對曰。其之在俗也。雖傳弓馬之箕裘。而自晚世塵以降。悉廢置之。詠歌亦觸花月之感。僅成三十一言而已。微旨奧義不敢知也。賴朝懇問弓馬。而不措於是。西行啓告之。乃命後兼書記之。而與西行款語通夜。翌日亭午告罷。賴朝頻援止之。而不肯從。臨歸賴朝以銀貓授畀之。西行受而不卻。既出營門。附與群遊之稚童而去。西行之在東州也。聞朝廷有倭歌撰集之事。自謂余

所詠亦可有採入。特向西都。途次逢登蓮法師。談及茲。登蓮曰。撰集甫就。足下之佳什固多取焉。西行曰。鴫起澤之一首奈何。登蓮曰。偶忘失耶。不入選也。西行曰。此猶漏脫焉。則其撰集不足觀也已。遂不西歩而自半途又東矣。西行曾表出自詠配此。爲三十六番。號御裳濯歌合。請慈鎭和尚繕書之。求藤俊成之判詞。又別製一卷三十六番。號宮川歌合。需藤定家之批語。此時定家位五品。年尚壯。無所畏屈。輙批之。西行以此兩卷。自愛之。每歷巡諸方也。莫不携隨焉。一日逢藤家隆曰。他日歌林之秀才。必在足下乎。此兩

卷詠。敝帚千金也。余有所思。肆今以附呈之。登時家隆年尚弱。位尚微。且不爲倭歌之世業。然而詞花風清。言葉露濃。乃與定家聲名相若。後京極藤良經曰。家隆者末代之人麻呂也。果如西行之所期。其識鑑之精也。後人皆感之。信之。高雄山文覺上人。恒聞西行之爲人。駁難之曰。彼既遯隱也。欲爲幽隱。則宜占巖棲之娯。欲爲市隱。則宜潯偷閑之趣。其平生東轉西飛。南翔北嚮。客僊不暇。專意于詠歌。而于官客于緇素。未與世絕交。余甚嫉之。儻或相見。則必格擊之。而已。其徒弟懼之。胥語曰。西行者方今之英產也。設

有上人之及此。則遠近之誇嘲。可在此也。西行洛外緩歩偶陟高雄。往來林下。彼徒弟看知之。甚抱危恐。欲其直歸去。既而西行告曰。我是西行也。日既晚矣。願許一宿。文覺倏聞之。喜色溢眉。揚手張拳曰。夙志得以伸矣。因啓戶而出。瞪視火選而迎入之。彼徒弟危恐愈切。文覺爲設夕食。欣欣對話。終夜不倦。翌旦進齋飯。而西行歸。文覺曰。素聞芳名。今之相值幸甚。徒弟進問曰。上人嘗盛言乎。文覺笑曰。汝何知哉。彼固宜毆撫我。我豈得敵挫彼乎。彼之骨相眼狀最倍。所聞也。建久九年二月十五日。西行沒。享年若干。闕

國痛惜焉藤定家有哀歌其編録平日之倭歌者曰山家集又有西行家集頗有多少異同其所遊歴也所自遣也所贈答也集中備矣

賛曰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乎圓位無爵禄之責無妻孥之累外無恩讎内無憂悔一身軽矣形影相問雙脚健矣輿馬焉求一巾一衣一杖一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到或朝市或山林或江湖或席不暖或暫留或寓泊經年又有輿盡空歸者所以其心不爲形役從容任運也可謂天地一閑人也一奇士也時謁廷臣而不屈其節時對

女娼而不變其操時見武將而不瀆其志時逢流輩而不乖其禮時値閑客而不捨其矣時得異人而不厭其野時拜先皇之墓而不忘晨趨之昔時披古人之籍而尋趣向之類也飄飄乎孤雲之去來無迹也昂昂然野鶴之清唳無塵也離俗于保延三年下世于建久九年凡六十二稔之際始終如一前後同意匪確立之操持而曷爲能使然也哉曽聞西行之詠倭歌也散歩緩行以得興趣藤爲家則不然束帶端坐以逞吟思是亦山林之徒朝廷之士所以相異也

増叟　倭訓麻志天乃於紀奈

増叟者近江國之野老也不詭名姓家甚貧行乞于市里其起居言笑所見所聞皆恒稱増故土人呼爲増叟俗語之増者況之字義也就此推彼以相軽重焉叟結草庵而居屢出于村閭人頗憐之大和國梵侶聞叟有善行而特往問之叟笑曰吾豈敢乃強問之叟徐曰固無他様唯是増之一字而已食乏之腹疲則謂餓鬼之苦猶可太甚又難耐寒難耐暑則謂無短衣有喝焦者猶可太甚偶得美味則謂天上之甘露人間之佳羞固猶多矣倘有見麗色聞妙音齅佳

香則謂是何必爲上品最勝乎是以世上之快樂未曽貪耽也梵侶感拜而去皆是一輕一重而増之字義也

賛曰司馬徳操萬事稱好似無所簡擇而人以氷鏡期之今此一叟頑然陋蕞之丐人愚民也然其匿姓名亦何必顯家昏凢乎事事稱増亦不可輕侮之今夫試爲小善以自喜而不可爲既足況有大善之進於徳乎試行小悪以自掩而不可爲無害況有大悪之戕於身乎狂夫之言固不可棄也叟乎叟乎唯惜不讀書

池田樵夫

淡海國池田村有樵夫。一日携兒子入深山樵蘇爲業。時值孟冬。嶺風冽冽。落葉如雨。樵夫佇立告兒子曰。汝審見之乎。就而察之。與人間世無以異歟。夫春木之萌動。生意暢遂。至夏而陰森。入秋而焜黄。方今萎隨。人壽亦然。抑十餘齡者。非春之弱黄乎。二三十齡者。非夏之茂繁乎。我今六十餘齡。非秋後之衰葉乎。猶不委風而已。浮世如此。短生如此。何敢營營汨没乎。我不還家而可留居於茲。汝乃速歸矣。兒子曰示論固可也。然無一庵之可容膝。無薄田之可播種。

風雨之暴。豺狼之戹。吁難以忍也。某亦相從。汲水拾菓。以奉之而已。其雖壯歲而夏葉之經三秋亦不甚相遠也耶。樵夫歡然。結小廬二宇于山中。以同棲焉。人跡最稀。塵慮永忘。

贊曰。幼弱壯強艾老耆耄者。人壽之次序。春生夏養秋收冬藏者。四時之常數。淡海之州。池田之村。萌隷幾矣。採樵幾矣。然此一夫耳。不聞先言。目不知文字。俄然至此。奇矣哉。彼莫知苗之碩也。束枯而手禿。刈熟而肩赬。紛紛汲汲。奪人之利。以無饜充者。不足云。

武野老翁

佐藤西行東行入武藏國。秋天茫茫。野草芊芊。西顧無碍。忽聞人聲。乃怪而認尋之者。一小庵西壁徒立。一翁雪頂霜眉。坐于其中。西行謂是仙人也。時維中秋。爽月進歩。翁相視相愕。西行問其鄉里名字。翁不答。西行曰。余久居洛陽。偶促東征之志。而及此。請聽子之出處。翁徐對曰。余是郁芳門院之一藤之士也。崩背之後。奮然避世。時二十九齡。歷遊諸國。乃安止于茲。爾來六十星霜。今既迫期頤。西行亦素聞郁芳門院之事。故濺懷古之涙。感老翁之操。通宵談話。追

曉相別。郁芳門院者。白河院之皇女也。

贊曰。郁芳之門猶存。而貴粧早掩。馨香不長。薫花草不久芳也。翁何不守其墓。何不居洛邊。而遥落于武之野乎。野之廣莫。千里無邊。東風遍而雲郁郁時雨下而草芬芳。乃武野古來之眺望也。於是翁豈亦無郁兮芳兮之感乎。抑是無人之地也。翁兀居焉。子坐焉。麋鹿之伍。烏雀之倶而已。豈意秋露蕭索之月下。忽逢嘉遯幽尋之高士。此一事雜抄之所記粗有異同。今暫據西行物語。

葛城山男

佐藤西行赴紀州過葛城山其麓坦朗側有小庵甚狹隘而僅可寄一身就而見之則其無人歎曰曾棲之人捨而去之歟彷徨寓目有一男子年五十許形狀朴野上下峰巒時屬祁寒唯披無袖之一葛衣乃入彼庵而息偃焉西行驚恠問之男子曰某之在世間也素無頼貧窶之身也以鄙事爲口業往來壤壤屢憎於人屢蒙耻黷偶發膽氣欲相死者時有之憮然謂此世逆旅也豈可輕身于一朝之怒乎因度與其宅于他人而告別妻子曰宜自勤以處世遂來于

此無俗慮無外患既是七寒暑欣然以爲計之得也西行深感之暫坐庵前而去

賛曰俗人之應接臨利害而爭錐末論秋毫有所不合則睨之怒之罵之衙之遂起謗寃而後不得不相訴于官廳者固多矣官司之判決或明或不明惟此男子了了察察遂去之飢食渇飲伐木丁丁靜送今日而不顧明日日日獨給優然來歳可也黙也不逢圓位則其事與姓名可同泯矣凡此等之類何山無焉乎

齋藤時頼

時頼者左衛門茂頼子也仕内府平重盛爲瀧口時建禮門院官女有名横笛者時頼愛之茂頼不悦時頼決然出世塵年僅十九潜居嵯峨横笛聞之往尋焉時頼覩見心情驚迷雖然強制之而不相逢於是又移茅舍入高野之深處既而横笛死時頼道機彌熟茂頼亦感喜焉其後平維盛避亂來逢之事詳于演史

賛曰女惑男者常也此即癡貫勉制可也以舊君之子故竭恭於維盛亦可也

平康頼

康頼仕爲判官其幽居在東山雙林寺治承年中藤成親謀滅平清盛時康頼與同焉與成經及俊寛謫徙于鬼界嶋成經者成親子也既而逢赦歸洛乃入雙林之舊莊謝人事而靜退偶著寶物集也事詳于演史

賛曰淨海之罪滔天固當誅也鹿谷之會寓意于瓶子鬼界之嶋傳詠于卒堵不以爲西洋望郷之寃而得東阜歸林之喜幸矣哉

鴨長明

菊大夫長明者賀茂社氏人也。工倭歌精管絃。其名籍甚。一旦望請爲社司。而無勅許。故憮然避世。結庵于洛外大原。偶任藤原雅經之示諭。建暦元年十月赴鎌倉謁將軍實朝公。且拜賴朝廟。以詠感歌。而歸舊棲。海道記之作在是行也。翌年三月在外山之庵而撰方丈記。其當世之災變小廬之簡率閑中之旨趣筆琶之幽興。記中詳矣。其後後鳥羽院降命曰。倭歌所之事宜復舊職。長明詠歌述意謝而不受。人愈稱之。長明又著無名抄。叙詠歌之事。其餘筆記猶有之云。

贊曰。廣廈邃堂固既寬敞。然其容膝之外皆隙地也。方丈之車亦容安有餘。彼食前之方丈可謂奢費也。身毒方丈之室迺是奇飾也。豈可一槩視乎。孟郊曰。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可甚貧也。長明雖不如此之寠。而車中之用最無冗剩。昔范粲不下車者三十六年。長明雖不如此之蟄踞。而以一車爲宅舍者無以異歟。長明之隱退雖可不謂之風流之清介乎。且夫浮家泛宅一生涯雞犬圖書共一船。亦宜類安也耶。其倭歌之才。絲竹之妙。高于當世。故方丈之所玩。亦不得除之。其記中之開卷所謂逝川之流非舊水之波。雖素不窺儒風。而頗似有所見往過來續之義乎。浮屠氏輪廻歸元之說。不敢信承者乎否且也。當時之災變洛中之勢粧摸寫如畫。是知其爲倭語之大手筆也。或人曰。方丈記固是佳文也。海道記出而長明詞才衰矣。蓋有江淹夢筆之趣乎。然今所行之海道記。迺藤光行之作。而不爲長明之撰。長明果有海道記則別有之矣。先考羅浮子曾辨之。其赴鎌倉詣賴朝墓。而秋霜消矣風拂苔之一詠。何其感憶之至過哉。登時建暦元年也。長明熟視鎌倉之風物。頗知實朝之綴旒。妄尊大。而北條氏執權之威重。以察賴朝胤嗣之不可世襲。乃發先見之歎乎三十一字耶。未可知也。否則經歷前世之古墳。而詠之之謂也。已奈何。

佐佐木高綱

高綱者佐佐木秀義第四子也膽勇拔群治承四年頼朝之勃興于豆州也高綱聞之杖劍自江州往從之最竭其志石橋杉山之役百戰奮擊一人當千其從軍功不少逮征義仲而先登渡宇治河至圖國平均而頼朝之恩賚不如曾所告約故高綱憤恨之乃脫出武門隱于高野山而老焉件件之事歷歷于演史

贊曰杉山之厄微高綱則頼朝甚危臥木之急匪景時則不免其功勞共多矣然後景時以佞辨被親昵高綱以剛鋭被疎濶平族摧亡之後兵革之大者奥州之役也高綱久預造東大寺之事而不從戎行想其撫掌鳴弦志馳于藝借平泉之地也夫東大寺之搆建頼朝諒以為偉擧則未必可為委任不宜當之事耶然在高綱則最遺恨也夫功之至高勇之至奮者頼朝娼嫉之其封授高綱偶以前言為戲者亦以此若或受大國巨郡則豈能全其終乎高綱有眼於茲故竭所當致之忠而邈然去之蓋以頼朝為鳥喙之句踐乎乃不蒙兎死狗烹之禍也奇矣

下河邊行秀

下河邊六郎行秀者頼朝之臣也建久四年頼朝狩于野州那須野也大鹿一頭奔過列卒之中頼朝召募善射者行秀膺其選適欲射之雖謹嚴指而矢不得中之鹿脫去小山左衛門尉朝政射獲之行秀大愧大悔直從狩場出奔竄身時人不知其所在久之而後竄隱于熊野山者有年矣天福元年三月新製一舩獨乘之發自那智浦尋補陀落山去憑一封書于所識者遥寄北條泰時泰時持之到將軍頼經座前使周防前司親實讀之其遯世以後之事備錄焉陪侍之輩同聽流淚泰時曰是吾弓馬之舊友也彼舩者行秀乘入之後外面皆釘鋦而無一扉不能受日月之光唯依燈影而已其食味及油僅携二三十月之用云云

贊曰射藝既精君命最重其不中獲之者不幸也伊尼儻脫朝政之臂箭則行秀猶待他鹿乎業已如此頼朝固可怫然行秀逢其掄而如此朝政在不虞而如此吁人之幸不幸存焉爾夫以一鹿哉人之命者仁人不為也然頼朝之慘忍一時烈怒之所發乃不可知行秀胡為畏死乎唯無面目之

可謂見哉脫然深藏蓋送餘生于熊野之雲林而壽補陀落之爲哉想失行秀奔自那須野也泰時健十餘齡旣以爲弓馬之舊友是知泰時之幼敏也後來泰時之威權雖深山幽谷無不達焉故行秀及此乎抑補陀落之遊不亦惑乎不亦妄乎行秀以分必死托事於斯者乎亦可愍也昆陵唐氏曰求觀音者不必補陀求補陀者不必海然而觀音見身獨補陀爲著而其徒往往必跨海以求焉補陀之誕與信無足深究吾特有激也其徒冀一至焉而後爲快其信之篤而趨之果今儒者學于

孔氏孔氏之宮可目量而跐援也冀一至焉而後爲快者何其少歟云云余嘗有感因併書此

北條時村　資時附

時村者相模守時房第二子故稱北條次郎也時房者義時之弟而在鎌倉參決軍國之事承久二年正月時村俄出世塵改名行念其倉卒之擧人皆怪之然後遂不變遯志也其弟三郎資時亦同遁去改名眞照二人共善詠歌載在新勅撰以下撰集

贊曰時村之遁胡然哉偶爾耶有所恨耶有所懼耶徒厭世務耶蓋夫實朝旣薨國柄彌在北條之指揮炙手可熱鬼瞰其室彼警惕焉感激焉而然歟武氏之盜唐也攸緒遯擧今也時村果奈何

丹後國士

北條氏之執國權也丹後國有武人某祿封雖不甚多而家資不乏齡高而死附一封札于長男曰俟忌過後可披閱之旣而聚群弟妹以解其封所附于長男凡幾許次男幾許三男以下諸女各以其次序差減之長男曰可謂條條不紊整整有秩也然而先父有福緣有才斷故于鎌倉于京都其奉仕之務賦役之課未嘗有滯澁也方今分拆此之領邑而各自勤

奉上之事則固至難也就中擇一人爲之家督其他遁世而可也我雖爲嫡男而素無才量何得幹蠱乎群弟宜相議以掄定之皆默而不能答長男曰五郎稍有智察宜以爲宗主而自餘憑其庇耕田以給也乃先去卜小庵而隱處於是諸弟亦從其言

贊曰季札置而不論其餘兄之讓弟弟之辭遜比比有焉此之五郎才惠誠是彼家之白眉乎長男之鑑察不虛乎設是如此而五郎何無一再之辭謝乎固自以爲賢乎奈何長男乃知其才分以家之完固爲之意也遂屛居優游亦可也已

藤原藤房

藤房者萬里小路宣房子而後醍醐帝親近之臣也歴仕至中納言陞從二品元弘之大變奉從于笠置逮城陷而帝着行其在傍者藤房及其弟季房而已既而帝狩隱岐藤房謫徙于常陸而後義軍起矣平族亡矣帝重祚矣藤房歸自常州而官位復舊凡朝之儀章帝之言動藤房所預論所抗諍多矣帝不肯聽出雲國貢良駿藤房直言諫爭帝遂不從藤房感其不足與謀遯世杳然以屏蹤跡時年三十九實建武元年十月五日也帝愕然悔之遣宣房速尋覓之

而不得及爾後聲響永絶或曰妙心寺住持壽翁遁是藤房也豈其然乎蓋彼徒之謬傳矯托也

贊曰羅山子曾作藤房傳敘事備矣議辨確矣不可得復言吁君子見幾而作藤房有焉嚮使後醍醐帝委任政刑于斯人則重祚永固而豈潜幸于台嶠于芳野乎天矣哉未如之何也已建武之亂忠臣致命者不少藤房豈逆覩而臨危愛身者乎龍逢比干是平生之所期也其先見之明遯去之亦所以諫之也猶庶幾帝之驚而省而驚而改之

吉田兼好

兼好者兼顯子也後宇多院北面之臣也任左兵衛佐帝崩之後出塵嘉遯有文才善倭歌當時與頓阿浄弁慶運其名相比世稱之倭歌四天王也往往遊武藏守高師直之家又歴遊他國曾過木曾路有詠歌且暇日作倭語草子號徒然草其憤世俗觀生死感時序摸風景説人情抒私見固是倭文之尤者也

贊曰竺籍之播布于扶桑也故每事用其語者多矣四天王亦是也綱公時貞道末武者頼光之四天王也今井樋口楯根井者義仲之四天王也栗

生篠塚畑亘理者義貞之四天王也兼好亦在倭歌四天王之列今宜以四傑四才子更稱之而可也何其不雅師直之示諭而艶簡染筆乎信一生之過錯也可慨惜焉吁徒然之草乃華人筆談隨筆之類也所謂燈下獨坐讀古書友古人彼固知讀書之樂也四書五經既佑畢焉又喜老莊又愛蕭選白集而本朝之編簡多渉獵焉披徒然草而可以然羅山子往歳爲之抄解號曰野槌梓行于世傳布桑域

朴翁

朴翁號遊和軒又號腓木隱于其姓名爵里不詳蓋南朝之人物也耶足利直冬者尊氏之子也然而父子相悪文和年中直冬奉使于吉野皇居奏稟可征尊氏之意制曰可朴翁聞之嘆息曰治亂興廢皆無不從天理尊氏者父也直冬者子也夫有孝于親則雖及陋被微庸也無孝則雖有忠勞而無重賞其典故可以考矣今直冬假君命而欲戕父兄悲矣宸慮之許納甚非其道此事必不可就後果如朴翁之言

賛曰朴翁蓋南朝之士也姓名不傳惜哉其質稚

必文而有朴之號乎大亂之世有智能者苟進取者其蒙難罹禍也多矣此人韜光晦迹以不才自全而有腓木之稱乎粗繙中華之書又披見多之編也可以知也吉野山之白雲古今閑淡當時後村上帝之皇居在焉山亦顰眉雲亦愁旗鼓屢振兵馬屢驚固不遑寧處然而翁無眷勞之務耶無軍事之勞耶值紛鬧而得一閑可矣哉其憂國憂君之感亦不能無之耶直冬者天壤之罪人不足論也

紀俊長

俊長者世世居南紀爲日前國懸宮之神職俊長喜讀書善詠歌叙從三位後小松帝有詔采其歌詞者凡百餘篇毎有禁苑遊宴遠召預之爲侍從聽内昇殿俊長不慕榮利不好紛冗應永十二年三月出俗塵退居于南紀之舍改名宗傑其所居有梅数百株竹数千莖乃以梅竹爲軒之榜蓋効山陰之種竹者曰竹隠孤山之詠梅者曰梅隠也又貯書籍萬軸誦讀而樂焉往往引酒徒琴侶宴酔而娯焉論者謂此人朝之則以宏才奥學擢身於雲霄之上野之則

以優遊自得棲情於山水之間晏如淡如以此自終不亦賢哉俊長倭歌新後拾遺集新續古今集各載之

紀行文

行文者俊長之子也代俊長爲國懸宮之神職不虚其名又善倭歌叙從三位永享年中會候丹墀賦歌三十章人僉曰不墜家風天子賜寶劍一雙寔一時之盛事也既而行文歸南紀之舊梓欲甘其寂寞荒寒之趣而繼俊長之志緒也當時群僚惜別吟詠禪林東沼亦贈序曰梅亭竹閣出於琴浦暮煙之上而中有詩書絃誦聲者定其公之廬乎亭茅韮竹杖逝以

問之云云。行文倭詠。採録于新續古今集

贊曰。紀氏出自武内宿祢也。世世傳至長谷雄。其子淑光生文煥。任肥後守。文煥生行義。任紀伊守。是紀州日前宮國造之祖也。其子教經。其子教弘。奕葉承襲焉。俊長乃其胤也。既勤神職。又列廷籍。披覧群書。玩吾邦之綺語。遂税駕于幽棲。不亦善乎。南紀之爲佳境也。梅最明矣。竹逾清矣。况有牙籤之萬軸。琴酒之同志乎。俊長固非尋常之輩也。行文亦踵其武。其繼父之志。懿矣。

義德隱君

義德隱君者。姓名未詳。釋東沼有江山小隱詩云。矮軒痴兀發詩人。忽驚山水墮我前。劍峯一碧裂而出。布瀑千尺鳴以懸。飛流濺沫卷雲霧。快哉兩腋習習然。云。是義德隱君之幽屋。適在疊嶂深谷西邊。我友天英喜此畫。寄書一再督詩篇。二君胸次磊磊自有丘壑。所以山容水媚爲人妍。只今仁智誰其主。想像風姿情荐牽。海鶴歌殘蘭棹露。山猿夢破桂扉烟。我遊湖山望湖水。一別塵土已十年。中秋月色白非白。永夜風光玄又玄。小幅題來遂何意。孤錫乘涼問釣船。于時寶德元年中秋日也

贊曰。義德之名。其相協乎。過實乎。未審隱君何人乎。蓋武人之投老于靜處者耶。其所有所見可認可想也。江山小隱之稱。亦雅暢也。抑室町幕府之時。世柳營各有仁山天山等之號。故管領重臣國牧郡長。或粗詠倭歌。或對話禪侶。故隨其所思而軒之扁。亭之揭。堂之額。庵之榜。往往不尠。義德亦此之類也而已

洛市隱人

隱人姓名無聞。康正年中。武衛斯波義廉偶作詩寄之。南禪寺僧村庵靈彦見之。次韻寄隱人曰。柴門雖設亦常關。人比壺公隱處閑。想得玉堂揮翰手。只應拄笏對西山

贊曰。彼何人斯。在京洛繁劇之地。而閉短短踈踈之柴門。時人以擬壺公之隱。可固然矣。未知其所爲何事乎。其所蘊何技乎。果豈碌碌之庸品乎

福可老人

福可姓河野伊豫之産累世之武夫自壯歳痛斥聲色暇日與野老禪衲對談焉曾治和泉國事賦不侵境民不廢業行嚢不貯一金居則吏畏之去則民思之一旦出俗塵周遊名山佳境偶隨國信使僧入大明國歷覽呉楚直赴北燕逢僧録司獨芳禪師時大明景泰年中也景泰者値本朝寶德享德也福可歸朝之後訪僧天隱于建仁寺天隱是其舊友也而後入美作州之山村破鐺煮菜楮衣芒鞋以自喜焉應仁之亂天隱僑居于因州晁石山下福可自作州遥

寄松鶴畫軸請其序之詩之天隱諾而作之

賛曰山水之登臨人同欲之况其慕中華之風者馳情于中華之名勝乎福可之力遊也呉頭楚尾燕之面背掛在其笠檐杖底以朗胸宇以壯眼界吁可羨也其素有治民之才有廉白之操故避俗之後凍險一節也松鶴之圖豈無意乎其貞姿清標乃喜之乃期之焉耳按續稽古畧大明景泰年下有一清禪師號潔祖即左街講經制授弘慈普應之號左街是僧録司也福可所逢之僧録獨芳者蓋是乎否

意雲

意雲老人者後土御門帝之世圍棊之良手也結庵于泉南而幽居焉自號可竹叟以皓隱扁其寢相國寺彦龍周興爲之説

賛曰棊局動隨幽澗竹白鬚道士竹間棊竹樓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凡棊之與竹相于渉也如此意雲棊者而有可竹之稱宜矣皓隱之義周興既演之古人稱棊曰坐隱於是彌淂其實者耶

板坂宗德

宗德者平姓也其爲人不爲禮俗所拘以醫術鳴于世士大夫欽其藥皆多愈矣一旦出洛卜居于江州琵琶湖畔而山色水光以自怡悦然而病家無貴無賤來候其門宗德多謝之人稱其高我相國寺禪僧周麟偶赴江介相逢之宗德需軒名乃命以湖隱爲之詩并序時永正四年之秋也

賛曰古人隱於醫多矣今聊慕之耶琵湖之水挹上池之流耶湖隱湖隱居既安矣身又靜矣袪常清矣塵不染矣

小倉居士

居士者小倉其姓也近江國人也名字未詳又號松齊居士其幽棲蓋在江州山上嘗寄書札于其宗族有云方今日本國非君子之可居也聞有遣唐使事附舶浮大洋可乎其宗族者武夫也一日相遇禪林周麟于有馬湯泉麟嘗與居士相識矣初怪武夫鬚髯似居士而未甚夾路共語遂同浴焉問其姓其國而心想居士口及居士也武夫亦曰是吾宗也因告其所寄之語麟笑曰實如居士之言既而相尋出有馬而後麟贈尺牘于居士也居士喜作詩周麟徃往贈答時人又稱曰松牧居士

贊曰父母之國不可離也然不可止居則去之從仕遠宦不在此限居士所云實有卓量而爲日域不足寄身乎一時之戲言乎戲言亦出於思也眞率之大言乎駭衆聽以自衒也雖然乃奇偉倜儻之士也遐慕中華者其志豈淺乎當時朝廷益衰武將失勢京師擾擾四方鼎沸危邦也亂邦也所以非君子之可居也昭晰矣吁居士蓋小倉實澄之子弟乎九原若可作則余拍手促膝而晤言焉居士稱其庵名爲識廬廬者廬山也

平兼載

兼載者關東人其姓平氏其先出自三浦介自桓武帝至其父式部少輔盛實二十四世兼載從壯歲精於連歌凡風花雪月江山雲烟之景皆以遣興于王侯達官爭迎以爲遨頭慈照院源義政授之宗匠後土御門帝後柏原帝御製之連歌兼載奉勅進批點者數矣以耕閑爲其軒號禪僧周麟爲之記兼載往來于京師于關東嘗結草庵于奥州岩城而居一日赴相模國湯本贈尺札并倭歌于宗長宗長是宗祇之弟子而連歌爲業也

贊曰連歌之於倭歌猶如聯句之於詩律也本朝上世以來久有之而嗜爲者不絶兼載專業之者也值其吟哦而鍛錬安排殊無他想此是閑也播倭語之種于心地漑藻言之苗于硯田此是耕也宗祇亦其同時之先輩也凡有一技一能者皆剏京師當時有風塵之驚故避輦下而或歸本土或散四方者蓋夥矣兼載幽棲于岩城亦是也抑古今集之傳授倭歌連歌之輩以爲極至當時法印堯孝傳之堯恵而兼載受于堯恵而以授兼純是兼載之從弟也

肖栢

肖栢者具平親王之後大納言通方之胤也弱齡早
出俗塵以肖栢為名不為儒流不為道士未必為佛
徒不以姓氏為高粗讀中華之書專嗜倭歌之業就
種玉庵主宗祇而勤習之宗祇之倭詠之學當時之
所推也祇者下野守東常緣之高弟也連歌以講磨
于宗砌于心敬也肖栢親炙悉授受之上自萬葉集
下至新續古今且伊勢源氏物語等及世世歌集能
該究焉曾撰伊勢物語註其稿本備後土御門帝之
睿覽帝喜藏之秘府又點閱六家詠草拔其萃者若

干篇以獻後栢原帝所謂六家者俊成良經西行慈
鎭定家家隆也又抄出九代集中之二千餘首以誨
初學所謂九代者自古今集至新勅撰也其盡心如
此故善倭歌工連歌又屢遊五岳聞唐宋詩律之趣
故頗解作詩其經歷洛中洛外也騎牛以金箔塗牛
角見者怪之驚之笑之肖栢恬然不介意其名聲遠
聞無緇無素皆誦其名年漸老築小隱于攝州池田
以夢庵為其榜又自稱牡丹花其義出於禪老南泉
告陸亘之語以其尋叢林參禪話故及此其滿庭皆
花四序如春座上酒一壺沈香一爐與花併成三愛

且吟且醉樂以忘年建仁寺常庵龍崇依其請作三
愛記一篇且系之以詩曰酒醒香消花亦塵更將底
物樂昏晨枕邊一卷古今集日日結眉千載人時永
正十二年十月也翌年九月肖栢自作三愛倭字記
其趣曰叟年來在洛頃間居攝陽久玩宮禁之月屢
賞吉野之岑凡所踏過之國郡不少矣性賞花嗜香
喜酒凡春夏秋冬之際一花一草皆無不注目無不
觸袖或觀蝶夢或感時濺淚凡香以沈水為其最且
我國所傳來之蘭奢待也紅塵也中河也此等之名
香固是我癖也且又梅花荷葉新枕等之薰香比並

撿訪某家某人之調方以論其深淺而夜雨之同參
壓裏之偷閑在茲凡酒之品中華之液南蠻之瀝皆
試嘗之本邦之諸釀如彼賀州之菊花九州之練貫
固知其味薄酒濁醪亦一酌散千憂或典春衣而盡
醉以避風寒往往長袖舞蹈以成少年之舊態請三
愛記于常庵禪伯而既成矣今依或人之所求以演
倭字云云是年肖栢七十四歲先是永正七年八月
十五日夜後栢原帝夢侍後土御門帝連歌肖栢亦
奉候焉乃命以發句肖栢諷倭歌一首奏曰發句宜
用此意葦曳之山遠月於空仁置而月影高之末之

桸帝夢覺奇之廼諭前內大臣藤原實隆三條逍遥院是也
起肖栢于攝州召見便殿遂理前夢勅進發句肖栢
首唱曰空仁置而見世耶幾世秋月御製續之曰庭
仁不曇玉敷之露而百句速就御手酌天杯賜之時
九月十三夜也實隆筆記之禪僧周麟亦爲之記周
麟常與肖栢友善肖栢嘗以入洛麟有次韻津陽夢
庵老人春日之作曰富貴功名决退藏非關桃李借
恩光恩光不隔去天咫月照驛程無短長旣又歸攝
之幽棲野服葛巾觴詠欣欣一旦避攝陽之亂徙居
泉州界大永七年四月肖栢沒年八十五其年之秋

其門生描摸遺像請常庵龍崇爲之贊龍崇從其所
求題曰夢庵居士畫像贊

贊曰人各有所愛愛有差等然有不可常見者有
不可併得者肖栢之愛惟三而四時無之缺夫花
雖無過於春而固各時有之香之品也酒之味也
固隨時而足矣施心賞于三愛誠三愛乎一項信
風流之好事也肖栢之義奈何肖似也栢後凋之
木也蓋取意於斯耶如此而何以妖艷之牡丹花
自稱之乎牡丹之事最多何獨表出夢之一字乎
廼參禪之故也抑牛角之金箔奇奇怪怪與彼掛

班史者殊異矣

善住

善住者佐佐木秀義十十世之後也其爲人穎利讀
書講其義專精于醫書遊其門者夥矣卜居于叡山
之下湖水之濱自號善住時人以爲隱君子一日周
麟叩善住之義答云取用東湖無文禪師善住閣詩
其詩曰閣前溪水聲潺湲閣後山色青嶺屹取之不
得舍不得善住道人如是觀

贊曰此人名字未詳卜居于琵琶湖想夫激醫流
於此仰醫王於此乎實是東山道之一大湖也故

採用東湖之善住其參禪徒乃時俗之習也

本朝遯史跋

鐘固有聲扣之而應焉鑑固有色迎之而發焉同志之情好各相合蓄適然相値而取應取發亦無巨異耶　本朝遯隱之曩蹟余多年干欲纂抄之遺編有芳聲古道照顧邑野閒氏子苞者余之昵友也一日譚及此事余之喜氣溢于眉宇遂修一書式應彼懲湎式發此夙契云爾

讀耕林子跋

本朝遯史後序

余性僻而不喜市朝每慕山林之樂然在世事之擾々而未能為巖棲谷飲故平日渉獵群書也見有清閑之趣淡泊之言則欣然或抄出之遇有逸居之人高尚之士則莞爾与之交游于書史之閒身雖不脱塵網心在白雲青山之中者乎因茲其所貯者傳有高士編有遯世史有歴代之隠逸箋有塵外之遐擧所以友善于千

古之人者也常想本邦隠士之名實古紀之際小説之末閒有僅存者而不見有其記傳於乎本邦者雖海外之四夷然東方君子之國也豈乏其人哉太以為恨矣一日讀耕林先生閲書之暇揭出本邦之隠士為之傳賛巻為上下始於上世終及近代名曰本朝遯史以余之所嗜好故投示之余見而喜之巻舒不措如太早之望雲霓遂手自弄筆既已終篇且余於先生義侔骨肉而交為金石故親炙有年于此矣先生之架上中華典籍牙籤既富其於本邦之遺編亦多披繙之今也遯史之作振古所未有也其文章之精巧固良史之才也本邦之隠士使先生之巨筆垂名不朽可謂幸哉如余者亦得見之則又是幸之大者也想夫後来之名士見此先生之文才者或謂之雲山之南董溪洞之班馬乎乃先生自序所謂時事齟齬不遂夙念也

林故郷共不可忘寛閑寂寞固其所期其不忘与所期於余亦然矣志之所同於是乎若遯史命名則先生序中盡之豈可贅焉乎唯述鄙志綴陋語咕々然動其喙耳門人菊廬逸民金節漫濡禿頴謹書巻後于時萬治庚子仲秋也

寛文四甲辰年孟夏中旬

椹町通土御門町大森安右衛門板行

元政 著

扶桑隱逸傳

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京都村上勘兵衛刻本

據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
京都村上勘兵衛刻本影印

扶桑隱逸傳 幷序

卍山沙門　不可思議　撰

古之避世者。或顯而避焉。或隱而避焉。顯而避焉者。山林之士。可得而見者也。隱而避焉者。朝市山林。無所處而不避。不可得而見者也。可得而見者。謂之小隱。不可得而見者。謂之大隱。巢父許由之徒。是所謂小隱也。漢之子房。東方朔。黃叔度。晉之阮嗣宗。唐之狄人傑之輩。是所謂大隱也。而復有大於此者。佛也。脫屣金輪寶位

避乎雪山。旋出雪山。隱乎法界宮。淨飯王是父而不得子焉。羅雲是子而不得父焉。國人是民而不得君焉。空有難見。隱顯叵測。蕩蕩乎無能名焉。方袍之士。學焉者也。而有學焉而得者。有學焉而未得者。有學焉而自欺者。自欺者如沙。未得者如金。得者如明月夜光。千萬人中或一人而已矣。余交山林十有餘年矣。多病疎懶。而學焉而未得也。匪翅未得也已。動輒將自欺矣。夫為方圓者。必就規矩。學道德者。必依師友。吾則欲就規矩。而依師友也。然東請南詢者。多病之所不堪也。因此且求古之人也。惟天竺震旦之事。遠而匪親。其隱而避者。大而不切。乃今採其顯而可見者。而近求之於本朝。始不論緇素。凡有逸迹者。皆求之。蓋大法東漸之士。高者多為僧。是故素服尤少矣。而見聞之不博也。不克多得焉。共七十五人。分為三卷。名曰扶桑隱逸傳。於是乎又欲樵兒童輩止啼。以畫其圖。而示其趣。吾黨之小子。由是學焉而不懈。寧止免自

欺已耶。得其如明月夜光也歟乎。

扶桑隱逸傳上卷

役小角　伏見翁
民黒人　竹溪道慈
開成皇子　道融
玄賓　善謝
徳一　怍山
大中臣淵魚　藤春津
勝尾勝如　一演
行巡　七叟
猿丸大夫　成意
安勝　白箸翁
亭子皇子　蝉丸
喜撰　木幡山盲僧

役小角

小角者。役公氏。和州葛木郡茅原人。敏悟博覽兼郷佛乘。壯年棄家。入葛木山。棲止巖窟。三十餘歲。藤葛爲衣。松果爲食。又持密呪。役鬼神運薪水。朝散大夫韓廣足師焉。後害其能。讒以妖惑。文武帝下敕捕小角。小角騰空而去。官吏收其母。小角不得已。自來就囚。便配豆州大島。居三歲放廻。果小角厭我國。携母入唐。

贊曰。役公其神僊之徒乎。何取諸隱逸耶。蓋

岩棲三十年。艸衣木食。豈非嘉遯之式乎。若夫使令鬼神。飛騰虛空。是靈呪之力也。不器之德也。非公之本色也。昔求那跋摩。避竺乾來眞丹。韜晦之士。仰而攀之矣。公之逃本朝往異域。所謂一擧萬里之風。可同日而論焉。如其擒母難矣哉。

伏見翁

伏見翁者。不知何許人。或曰。從竺土來。翁臥和州菅原寺側。三年不起。又不言。人呼爲啞者。時々矯首見東方。天平八年。行基法師迎婆羅門僧菩提。歸於菅原寺。設供。二人甚歡。乃執箸爲拍。扠互舞。于時翁俄起入寺。又作舞而歌曰。時哉。時哉。緣熟哉。三人相共舞。如故舊。蓋頃年作啞態者。爲發此言也。時々擡頭望東者。見東大寺營構也。其臥所。從翁之居名臥見鄕。因以名翁焉。

贊曰。人之不謝人事者。蹶動作語言之不休也。苟休之市朝亦山林耳。何必枕石漱流矣。伏翁三年不起不言。深得遯之術者耶。一旦起舞發時哉之歌。豈翁之道機已熟秋乎。

民黑人

黑人者。民氏。不詳其世代。亦不知何人。只稱爲隱耳。有幽栖詩曰。試出囂坐處。追尋仙桂藥。岩谿無俗事。山路有樵童。泉石行〻異。風煙處〻同。欲知山人樂。松下有清風。獨坐山中詩曰。煙霧幷塵俗。山川壯麗居。此時能莫賦。風月自輕余。

贊曰。於乎隱士。姓民。名黑人。不知何世民也。無懐氏之民歟。何時人也。羲皇上之人歟。晦跡黑漫〻地。只此二詩何處石壁塗抹去。歷風雨尚未泯。顯乎黑人之名也。固實之實耶。

竹溪道慈

道慈者。和州添下人。俗姓額田氏。事呉智藏。稟三論學。大寶元年入唐。歷勝地尋明師。益究宗之旨。養老元年歸。帝嘉之。拜僧綱。性甚骨鯁。與俗不諧。乃解任。歸遊山野。慈在竹溪山寺。左僕射長王宴招慈。不往。以詩示志曰。緇素杳然別。金漆諒難同。納衣蔽寒體。綴鉢足飢嚨。結蘿為垂幕。枕石臥巖中。抽身離俗累。滌心守真空。策杖登峻嶺。披襟稟和風。桃花雪冷々。竹溪山沖々。驚春柳雖変。餘寒在單躬。僧既方外士。何煩入宴宮。

贊曰。政黃牛辭蔣公招宴曰。為僧只合居嵓谷。國士筵中甚不宜。是全慈公之事。而詩句亦相似。但殊方而異時耳。嗚乎慈公白雪曲。世既知者稀。政黃牛所謂古今一鐘期乎。

開成皇子

開成皇子者。光仁帝子。桓武之兄也。幼敏穎。而志在佛乘。帝甚鍾愛。天平神護元年正月一日。潛出宮。入勝尾山。山有善仲善算。時經行山中。適見皇子。驚曰。神彩秀靚。又孔雅矣。溪山孤閒。何為來此。皇子告素志。二人相顧嘆嗟。延歸菴所。一日二人與皇子鼎坐。相語嗚咽涕泣。傍人聳聽。不知何事。良久二人避席。揖皇子曰。謹本有五智。震法雷五趣。只此二句人聞知云。餘詳

見本傳。

賛曰。世人為微禄絆。尚不得脱身矣。況搢紳乎。何況金輪乎。契經曰。富貴學道難。皇子視萬乘如埃。豈乘願力而来也歟。

道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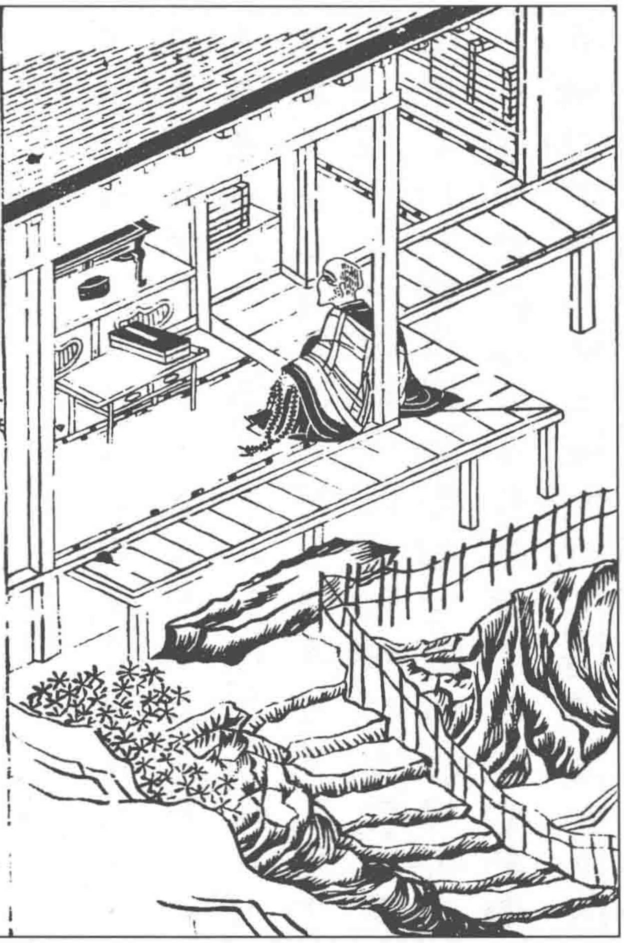
道融。本姓波多氏。少遊視市。博學多才。特善屬文。嘗丁母憂。寓山寺。偶見法華經。慨然歎曰。我久貧窮。未知寶珠之在衣中。周孔糟粕。安足留意。遂脱俗出家。精進苦行。留心木叉。能讀律書。為人敷演。時皇后嘉之。施以絲帛三百疋。融曰。我為菩提脩法施。因茲望報。市井之事耳。遂棄杖而遁去。

賛曰。令人讀半部書。則鳴鼓沽于市矣。只怕賈之不善也。融也不受皇后之嚫。遂取影跡雲巻。世脱俗者。夥矣。若人胡為乎鮮矣哉。

玄賓

玄賓者。内州人。世稱玄賓僧都。性厭囂塵。鋭行勤業。嘗患緇侶營僧官。潜入伯州之山。桓武帝有病。遠詔山中。乞冥助。至化難道。乃負鉢囊而入都。上疾愈。辭歸山。大同帝詔返輦下。聞僧官勅下。潜遯去。往備中州湯川寺。弘仁帝貴其操履。詔問不絶。毎年贈布或綿。亦賜宸書曰。賓上人。嫌跡煙雲。凝思練若。春向竟花而獨坐。夏蔭提樹而閑眠。持戒之光。能耀昏暗。護念之力。自濟黎庶。比来炎暑。禪居何如。朕機務之暇。不忘寤寐。地遠心近。一念即到。羅綺錦繡。想在斥逐。白布一束。聊備法資。願師領之。約文申意。又曰。賓公。形静山水。神王煙霞。春花織錦。對之閑情。秋葉散帷。見之忘歸。求於緇素。卓尓不羣。比来時逼玄冬。序凝縞雪。想彼禪居。實勞遐懷。今故存問。兼附送饋。綿五十屯。布三十端。至宜領之。又敕誓多郡。賓上人在世。免米租。只貢鐵。蓋勞賓之供費也。弘仁九年六月卒。年八十餘。

贊曰。僧無官職。而置官職者。以縄其濫猥不軌也。推古帝始觀勒為僧正。徳積為僧都。蓋不得已乎。澆季緇侶。徳之不脩。以虚名自誇。賓公患之。凝心泉石。嫌跡烟霞。上屢賜宸奎。且養其志。不敢寄之以戸封。但一郡免税。勞清齋之供。民以頼之。可謂處無用之地。而能為用者也。



善謙

善謙者。俗姓不破氏濃州人。少學法相。該通六宗。道業日進。淺諳三學。桓武帝擢爲律師。世榮淡意。入梵福山。閑送餘生。

賛曰。善謙師。善謙世榮。梵福山裏。[illegible]人之寄境。其名得矣。

德一

德一者。唯識之翹楚也。關常之築波寺而居。門葉尤茂。而疾沙門。莊修弊衣麁食。恬如自怡。雖行長途。不用乘輿。駕疲牛。騎瘦馬。嘗作新疏。破山家大師。相淩稱之。

賛曰。弊衣麁食。吾道之標幟而已。佛自着麁布。僧伽梨。擎鉢擁錫。徒歩乞食。是則忍土應化之儀相。而雖文殊弥勒。猶所謂內秘外現。豈可不矜式乎。噫叔世緇流何人哉。彼欲賢

於文殊弥勒耶。今夫務爲華服玉食者。視一
之操履。何無愧哉。

惟山人

惟山人者。惟良春道也。歷仕弘仁天長之間。而
好隱能詩。當時呼曰惟山人。又曰惟逸人。或稱
良逸人。其渡山寺詩曰。上方來往蹊雖尋。塔廟
青山祇樹林。片石觀空何劫盡。孤雲對境幾年
深。紗燈熙〻千峯夕。月磬寥〻五夜心。到此能
令身世忘。塵機不得更相侵。又有雜言秋雲篇
曰。青山兮閑窈懸岸兮絕壁下臨不測之崢嶸
上插窮高之空碧。雲雷兮吼怒。日月兮朝夕。我
來散髮兮秋復春。林壑森〻唯一身。朝炊黍暮
烹鷄。白雲爲主臥青溪。〻流兮浩〻。芳艸兮萋
〻在山中兮物無役。讀詩書兮身多癖。洞之口
岩之阿。有時獨坐青山歌。坐且歌。行且歌。青山
寂〻奈樂何。

贊曰。嵯峨天皇有和惟逸人秋日臥疾華巖
山寺精舍詩。今竊采之以撰贊詞。其詩曰。絕
頂華嚴寺。雲深溪路遙。道心登靜境。眞性隔
塵囂。閑臘禪庭柏。觀空法界蕉。天花流遶澗

香氣度煙霄風竹時明合。聲鐘曉動揺轉経

山月下亂病轉寠。

大中臣淵魚

淵魚者。右僕射清麻呂之孫。朝議大夫繼麻呂之三男也。弘仁六年。任神祇大副。兼掌伊勢祭主。性謹密。請練神事。守職三十年。承和十年。上表致仕。自臥家園。不接人事。幽閑度日。養性俟命。嘉祥三年卒。年七十七。

贊曰。淵魚淵魚。載躍載潛。釣者何求為。

藤春津

春津者右僕射緒嗣第二子也風姿美麗清警
寛雅天長初擢爲親衛校尉性寡嗜欲不貪財
利唯馬是好時々覲之里第養閑不肯出仕帝
戯語左右曰春津是南山之玄豹也貞觀元年
卒年五十二
賛曰人以有嗜欲不得心自在矣苟無之乃
間仙世中佛也何必須入槃康之隊也春津
在乎貴顯之家而不慕榮利安於静退焉甚

心跡也不可得而見之矣南山玄豹之称豈
分外也哉若夫驥騄之好是王濟之癖乎抑
亦支遁之愛乎

勝尾勝如

勝如者世称証言上人一作證如姓時原氏攝
州豊島人也母藤氏嘗愁無嗣詣佛塔求子経
三歳未怠果産一子乃如也如甫七歳母語夫
曰我兒長成亦無慮焉願許我爲尼夫曰我志
亦爾兒聞父母出家悲泣甚切父母慰諭未決
翌日有比丘到家夫婦説本志比丘曰二人皆
壯齢而言出家真火中蓮也兒則聞亦索薙髪
夫婦并兒同日出家仍留比丘朝夕勤修三年

後。比丘失所在。皃年十五。父母中夜一時而逝。如乃投郡之弥勒寺。住山五十年。學亘顯密。性耐修練。一旬二飯。一月六飡。断語二十歳。行常不輕行。十六萬七千六百餘家。其所過之宅必留異香。常閉室而坐。弟子猶不見面者數日。貞觀八年八月十五日。出室沐浴。乃入掩室中。夜金光耀煋。香氣普薫。天曉弟子等開戸。手結定印。端坐而寂。年八十七。

贊曰。勝如之事。備在諸傳。不詳于茲矣。唯見

其出離逃逸之跡也。太奇。至於精修絕倫。吾不能措一辭焉。

一演

一演者。洛城人。本姓大中臣氏。備州刺史治知之子也。俗名正棟。少翔仕途。二兄相繼亡。因而厭世幻。拋冠纓。演居止不定。或宿市鄽。或住水邊。適至河内。一老嫗譲宅曰。此地尚賢之巷。魚塩之津。非師深悲。誰諭愚頑耶。願居此宇。成精藍焉。演平基趾。土中得古朽佛像。支體不全。人傳爲異。漸達天聽。敕將作監。營搆賜額曰相應寺。皇太后不豫。延演持念。病即愈。貞觀七年。

太師藤良房寢疾。百方不効。屈演加之。所患立差。上大悅。擢僧正。演抗表辭之。上不許。九年七月十二日。乘小舟浮水。奄然而化。年七十五。謚慈濟。

賛曰。市鄽水邊。皆是道場。慈濟未息。適建化城。不居榮位。歸水雲郷。嗟乎演師者。有始有卒者邪。

勝尾行巡

行巡者。莫詳氏族。住勝尾寺。爲第六座主。貞觀中。帝不豫。求法驗諸名區。乃勅巡赴都。巡不赴。宣使藤金吾曰。我聞率土之濱。無不王臣。師雖在方外。豈不居王地乎。願速起謝恩。巡便卓杖於地。敷艸座而坐曰。我不坐王地。金吾曰。杖下豈非王土邪。巡便騰空高丈餘。凝然而住。金吾驚異。歸奏。巡尚不下。一月夜。帝聞奏渴仰。重敕曰。雖不入宮。願垂覆護。巡獻法衣一領。念珠一串。帝病乃愈。後帝辟住。幸勝尾寺。而巡已歸寂。徒弟稱光華云。

賛曰。佛成道還國。父王迎而拜。佛便踴空。阿難將涅槃。入風奮迅三昧。令座主承華鄂。亦騰虛空。蓋佛者以避父禮也。阿難者以避生死也。座主者以避王宮也。皆有以也。非徒見神通也。夫空也者。不受物。而能容物矣。座主之獻衣珠。則其所能容烏乎。

七叟

七叟者。皆不知姓字也。老翁七人。形甚憔悴。相聚嘆徒衰老。共作和歌示志。其一曰。可曽婦禮婆。等麻良奴毛乃乎。登之等伊非弖。故等思波伊多久。於比曽之尓家流。其二曰。遠之弖流也。奈尓波乃美都尓。夜久之保乃。可良久母和禮波。於比尓家流可奈。其三曰。於比良久乃。許牟等之理世婆。可登佐之弖。奈之等故多敝弖。安波左良麻志乎。其四曰。佐可左末尓。杼之毛由可奈牟。登里母安倍受。須久留與波悲也。登母尓可敝流杼。其五曰。等里杼無流。毛乃尓之安良袮婆。等之都伎乎。安波禮安奈宇杼。須具志都留可奈。其六曰。等〻米安敝受。無倍毛等之登波。伊波禮家里。志可毛都禮奈久。須具留與波悲可。其七曰。加賀美夜麻。伊佐多知與利弖。美天由可牟。等之敝奴流美波。於比也之奴流杼。

贊曰。或曰。予既譯和語。盡譯和歌。曰。姬魚語安夫和歌者。神國之舊風也。宮商體韻。與彼梵音同工矣。然意旨可以通焉。言辭之妙。不可得而形容也。故以仲滿之才。思尚不能傳其聲字。假筆舌備譯語。徒通其志也已。盖和歌之爲德也。所謂動天地。感鬼神。和夫婦。化人倫。七叟之歌。其嘆人生之不長春矣。斯託之和歌。以警世人焉耳。

猿丸大夫

猿丸大夫者。渡州郷人。至今土人名渡草曰猿丸郷。未詳何代人。或曰。元慶間之人也。或曰聖德太子之孫弓削王也。世莫知其然否。于後隱乎江州曾東山中。鴨長明方丈記云。渋田上川。尋猿丸大夫之墓。是也。猿丸善和歌。古人曰。其奥山紅葉之歌。此在羽林。西對春夜之詠。相抗衡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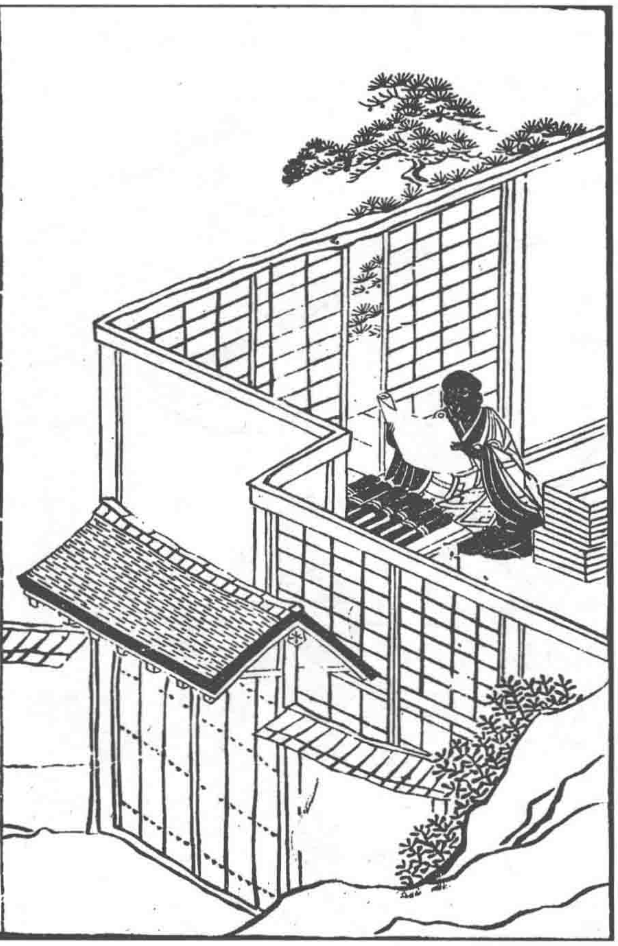
贊曰。藤杜之間。有名奥山者。相傳猿丸之咏

和歌之處也。顧是猿丸之舊栖。而後人因名之耳。余故尋曾東山中。過乎田上川。行二里餘。臨于溪上。有巖居之跡。幽趣可悦。却入山中一里許。有猿丸祠。以亦大夫遊處之地。而村民奉祠也。

成意

成意者。不知郷土氏族。居睿山定心院。性潔白無染著。常嘗賄食弟子匃諸山上皆持齋。師何否耶。答曰。我濟貧餒。不給時日闕違。故使食耳。又直心取菩提。不熱食也。弟子杜口而退。

賛曰。昔有高僧。聞鄰房僧。午後擧爨。不覺涕泣。悲佛法之衰殘也。古人未嘗不淫事於斯矣。既曰山上皆持齋。則見昔日北嶺之亦事蒲闍尼也。意公之直心菩提者。此達人之言也。非僧儀也矣。



安勝

安勝者。未得其閭里族姓。天資聰敏。能誦法華其聲微妙。聞者莫不隨喜。又有慈行。見貧人。分衣食。遇病者。與醫藥。勝色極黒。人呼爲黒色沙門。勝亦自恥。不敢交衆。一時詣長谷寺。祈求曰。我有何夙報。得此黒貌。願大悲神力。明示前因。懇到三日。夜夢。有貴婦人。端正莊麗。異香馥郁。告勝曰。汝前身爲黒牛。在持經者邊。常聞法華以經力故。轉得人身。亦能持誦。餘殃未夷。形黎

甝耳。勝㾾淺。加進苦楚必。

贊曰。憍梵油𣏾。前身駈牛。嗤噍嚼。人称爲牛呵。或曰。牛跡比丘焉。憍梵避人笑。恒作天上之遊矣。吁勝士事。何觸類焉哉。

白箸翁

白箸翁者。不知何姓名。以其常賣白箸呼之爲號。翁鬢髮如雪冠履不全。寒暑之服不易。人皆厭之。少買其箸者。而翁不以爲憂。翁持性寛仁。曾無喜慍之色。故誕慎謹。隨時不定。人有與酒。不言多少以酔爲期。或渉日不食。亦無飢色。或問之年。常自言七十。時市樓之下有賣卜者。年可八十。語人曰。吾當爲児時見此翁。衣服容貌與今無異。聞者恠爲淺。頓斃市門之側。市人哀其久相見。乃移尸埋於東河之邊。貞觀之末也。

贊曰。異人之所窟宅。非獨岩穴。亦有市鄽于狂者爲蓋。驢于岩穴者。或有時人見其光也。所以雖巣父。未免洗耳矣。市肆之間。行人之所往来者之所居止也。匿跡此中。誰得而知其美焉。嗟異人之所以隱於市里也。近時藤杜有狂夫。不知其所来也。或言五六歳時。来此。言語不定。居止無常。冬夏只一葛。或渉

旬不食而不饑。鬚垂至帶。自以稈編之。人或弄之者。便言。吾往禁中訴焉。即走出。須臾而歸。時可八十。竟不知所終。

亭子皇子

亭子皇子者。天長帝第二子也。姿儀端雅。好讀経史。綴文辭。承和帝冊爲皇太子。監撫之暇。志慕佛乘。常辭儲位事。逃逸。帝不許。承和七年。天長上皇崩。九年。弘仁太上皇崩。皇子謂左右曰。元志逃佚。今是時哉。乃應淳和院東亭子。世曰亭子皇子。嘉祥二年。薙髪名恒寂。時年二十五。有二児。才操似父。皇子出家日同落飾。仁和元年九月二十日。浣沐淨衣。入室禪坐。翌日禪扉不開。弟子怪之。啟戸見之。向西跏趺。近而觸之。屬體已冷。年六十。皇子善草隸。弘仁天長二皇世稱二妙。然論者言。弘仁勁筋乏肉。天長豐肉軟筋。〻肉均平。肥痩適宜者。只亭子皇子也。

贊曰。皇子少事逃逸。不樂在儲位。時節相感。斯得脱屣。奇哉二子之同志乎。剎利種中。未聞若斯之事矣。昔妙莊嚴王。因二子落飾。令之二子。以父爲善知識。是亦有夙世之因邪。嗚乎不可測焉。

蟬丸

蟬丸者。不知何地人。自締艸廬於會坂關。丐食於往來人。而時〻絃歌樂之。頭童而形類僧。時人稱爲道人。或名爲仙。性好和歌。又善和琴。仁明帝勅良少將宗貞。就艸廬學和琴久之。得其髣髴矣。世謂蟬丸者延喜第四子也。或謂蟬丸嘗事吏部王敦實。王寛平之子也。王好管絃。於琵琶特妙。自愛流泉啄木曲。不肯傳之人。獨蟬丸聽而自得焉。後隱于會坂。有時弄之。以說皆業然。論世代可知耶。又曰。蟬丸表明避世非也。彼咏歌序云。在相坂關。見往來人相傳。蟬丸自離見濁。故稱爲盲人而已。

賛曰。蟬翁高臥關山之頂。而將葛尾之曲坐授帝使。可見甚確乎不起矣。於乎六絃之琴。五句之吟。時鼓時弄。自爲知音。我尋翁之跡也。尚不多見。況乎翁之心哉。

喜撰

喜撰者。桓武帝之裔也。一名窺仙。幾出塵網。登醍醐山。後隱乎宇治山。而持密咒。辟穀煉丹。一日上峯。乘雲而去。喜撰知和歌。光孝帝勅作和歌式。紀貫之曰。宇治山僧喜撰。其詞花麗。而首尾停滯。如望秋月遇曉雲。詠歌不多聞。不能通彼此而知也。按喜撰之歌。所傳于世。蓋宇治山之詠而已。其樹下集。玉葉集。古今六帖等所載。則既貫之ゝ所不論。恐非喜撰之作云。

贊曰。經有偽經。論有偽論。詩歌亦有偽作而存焉。窺仙之咏。豈多是歟。然其人亦不知。不可復言也。御室戸之幽邃。有窺仙之舊隱。後人結廬號喜撰庵。又有窺仙嶽。相傳登此飛昇去。即當洛之東南也。

木幡山盲僧

盲僧者。不測所來。棲遲於木幡山。自亡其名。形似桑門。甚窶。ゝ呼為盲僧。能鼓琵琶。有三祕調。三位源博雅。其人也常来木幡學琵琶。藝已精矣。於是乎欲傳祕調。盲僧曰。吾不知也。博雅自此夜ゝ潛如木幡。伏乎庭叢之中矣。而盲僧嘗無奏祕曲。已將一百夜。時方九月。夜靜月清。四顧寂寥。盲僧偶把琵琶。弄彼三曲。ゝ終。博雅徐進叢中出来。盲僧有悔色。博雅自說夜ゝ来往。而

幸遇哭時矣。盲僧感至誠也。盡授祕曲。後不知所成之。

賛曰。世謂博雅往来于會坂。而得琵琶之曲。又謂蟬丸爲盲僧。蓋蟬丸似僧之形有盲之名。又以鼓絃鳴哭。以木幡盲僧誤爲説也明矣。如以北邦龍樹爲西天龍樹。以忠孝江葉爲巨孝江葉哭。皆卒尒傳聲而已。

扶桑隱逸傳中卷

嵯峨隱君子　南山白頭翁
蘭笥翁　南山亡名處士
濟原澂葵父　空也
千觀　覺超
增賀　仁賀
書寫性空　藤高光
慶保胤　野人若愚
行真　藤義懷
能因　延殷
源顯基　大嶽三郎
平真近　東聖
增叟　會和尚
獨覺樵夫　禪林永觀
大原三寂　平康頼

嵯峨隱君子

隱君子者。不詳其姓字。隱棲西山。因以稱焉。菅丞相初獻策時。是善與橘廣相同閲焉。會有一事之不通。廣相策馬到嵯峨而問之。一日隱君子彈琴偶歌元稹咏花開後更無花之句。微之之靈託人曰。我自愛咏句。故感而來也。但後字誤矣。當作開盡而吟之也。或曰。延喜帝之季子有白髮童形。號嵯峨隱君子。然是與廣相不竝世。蓋別人也。

賛曰。昔太史公謂李耳曰。老子隱君子也。甚學以自隱。無名為務。今之隱君子亦以無名為務耶。何其不傳名姓。不遺文字。徒令人攀貫追慕乎。噫聃也猶有五千言焉。有郷里姓名焉。比今之隱君子則露矣。

南山白頭翁

白頭翁者。無姓無名。亦不測所来。行年九十八。頭白如雪。面如桃花色。無妻子。獨縛茅屋。住南山之下。不事農商。家無儋石之儲。其所有只柏匱一竹籠一而已。嘗丞相邂逅于白頭翁。乃賦詩三百六十餘言。詳述翁之事云。

賛曰。白頭翁其知道者乎。不営室家。不事生涯。齢垂期頤。色如桃花。不知道者能如此乎哉。

蘭笥翁

蘭笥翁者。莫知出處。宅東山。常製蘭笥爲業。因以名焉。翁偏脚病攣。無復所用。饑寒徹骨。有一老妻。及三男二女。家屢空。朝不謀夕。晏如也。菅丞相嘗作蘭笥翁問荅詩。時翁年六十。

贊曰。蘭笥翁蓋安貧也已乎。餘未可知也。而見取菅 公之詩。或有本者耶。吾故選焉。

南山亡名處士

亡名處士。自隱姓名。築一室於南山而居。人無識者。菅丞相有題其室詩曰。秘密鄉村無姓名。年顏朽邁意分明。無妻澗戶松筠老。不稅山畦黍旅生。泡影身浮修道念。煙嵐耳冷讀經聲。比量心地安閑理。一室應勝我百城。

贊曰。猶龍氏曰。無名天地之始。蓋有名則有跡。見跡必知其所止矣。若夫無名。則無非無是。無非無是。以天地之始也。處士遊乎天地之始者乎。

淸原深養父

深養父者。淸原氏。豐前介房則之子也。善和歌能鼓琴。一夕彈琴。夜深韻高。如松風似澗水。兼輔貫之皆感嘆而詠歌焉。深養父仕爲朝散大夫。任少府丞。後構精舍於北山之窮邃。所謂普陀落寺也。深養父嘗見得時者。俄失路而悲歎。謂言。我無喜亦無憂。因作和歌示意。見于古今集。

贊曰。余訪深養父舊隱。靜原邃溪。去民村半里許。抵一翠微有古楠一株。大殆十圍。森森如雲。村翁指曰。是補陀樂寺之遺址也。溪水泠泠。一鳥不鳴。幽邃孤絶。頗可寄生。因詠彼無光溪歌。有感于情焉。

空也

空也者不言氏族。或曰。延喜帝之子也。嘗共諸弟在山中。時〻獨自言。嗚呼喧哉。諸弟愈愼焉。一時俄失所在。遍覓而不得。已經數月。門人不得已。散而之四方。空也潛入市。而張蔫席為居。設破盆需食。一弟子有事赴鄙。偶見空也。驚喜太甚。跪而曰。師山中多喧。何以在哄耶。空也曰。吾在山中。教育徒衆心。不得靜。市中無事一孟自足。無復所乏。且眼前衆生界。種〻作業。亦能

勸我觀念。欲求閑靜。無過哄處。弟子不知所云。掩淚而去。

贊曰。南岳天台。皆為領徒。證位不進。況其餘乎。天台嘗謙遣門人曰。徒衆轉多。得法轉少。羣賢各隨所安。吾欲從吾志。空也之避衆。良有以也夫。

千觀

千觀。世姓橘氏。相州刺史敏貞之子。黄門侍郎公賴之孫也。父母無子。祈千手觀音像。母夢得蓮華一莖。因而有娠。及生名千觀。初在三井。剃頭染衣。數修浄土業。後避衆住攝之避近山。而時時出淀渡口。自為馬夫。而惠行人。觀性慈順。面無嗔色。常含微笑。俗見遺像。稱笑佛云。永觀元年十二月逝。年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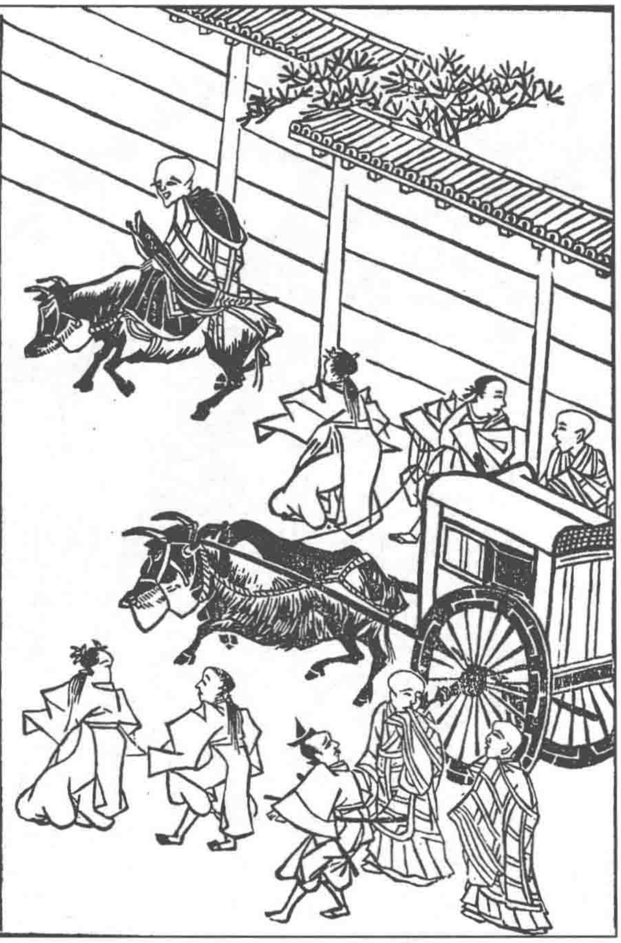
贊曰。余嘗讀釋書。且知千觀之事。後聞金龍

寺縁起。細見行實。唯遯逸之事。尚足述矣。況其惟遠波羅蜜乎。

覺超

覺超者。泉州人。姓巨勢氏。幼上叡山。有奇相。出舌過鼻。慈慧見之。大驚曰。聰明之相也。必爲國寶。儕輩年少。嫉慧言。譁呼號國寶。以故人皆稱之。嘗修月輪觀。其胸常冷如水。皇后有産難。敕超持念。超不起。重詔侍臣藤公。公上横川宣嚴旨。且曰。師若不下山。我又不歸宮。超不得已。藤公請同駕。超不聽。徒歩入宮。産誕即平。帝大悦。加僧都。超不受。速出宮。官司逐背後讀詔牒。世稱兜率僧都。

贊曰。水老鶴之傳。不知僧職之所由。營營求之。若令聞兜率之高致。必謂是何事也。



扶桑隱逸傳中卷　增賀　十三

增賀

增賀者。平安城人。諫議大夫橘恒平之子也。十歲登叡山。師慈慧。性聰頴。操履潔。學綜顯密。尤邃止觀。而惡利名。絕交謁。安和上皇敕為供奉。佯狂垢汙而逃去。太皇大后敬事為師。而延宮中。便於采女中出麤語。又嚴去。慈慧任僧正。入宮賀謝。羣從甚盛。賀帶乾魚為劍。乘瘦牸牛。交先驅之列。諸徒叱而去之。賀厲聲曰。僧正之前驅。去我誰乎。聽者笑而伏。常自歌曰。苦哉名利

人樂矣尫兒身。卒年八十七。增賀或作僧賀。

贊曰。增賀之事。編輯之中多所闕焉。非獨僧史列之也已。其苦哉之歌。吾取諸長明發心集也。惜哉我譯語之拙乎。豈得非童壽所謂令人嘔噦也與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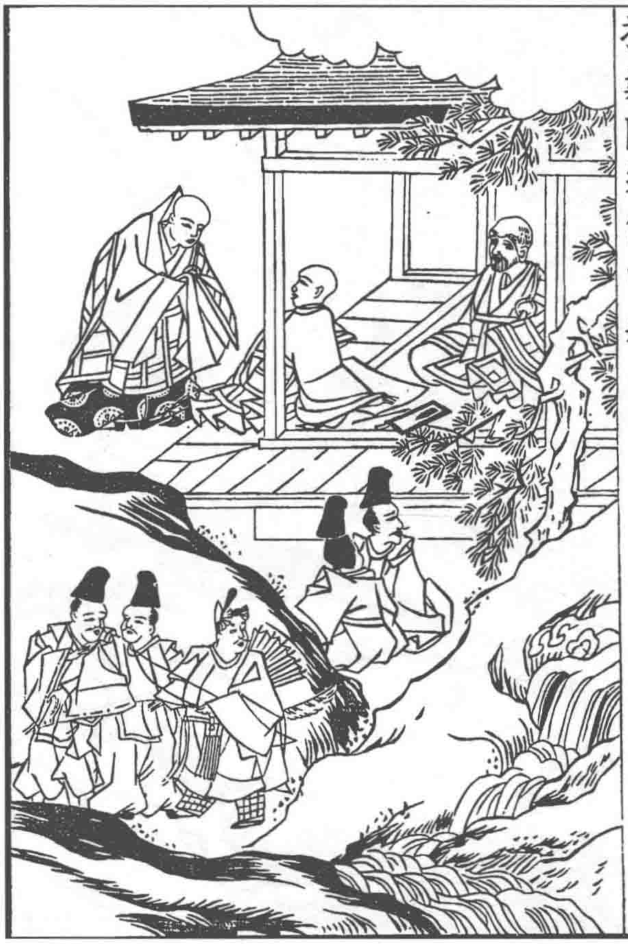
扶桑隱逸傳中卷　十四

仁賀

仁賀者。和州人。住興福寺。有英才誉。濮志厭離。不欲名聞。或称有狂病。或称通寡婦。因以遂遯去。往多武峯。師事増賀。

賛曰。摩訶止観安忍中云。若被名利毛縄當縮徳露玼。隠實揚狂。若尚不脱。當一挙萬里。絶域他方。仁賀當之。

本文ハ止観七ノ語ナリ



書寫性空

性空者。平安城人。大中大夫橘善根之子也。從幼至老。面有微笑姿。絶不麁言。十歳持法華。年三十六出家。尋人跡不至。鳥音不聞之深山。乃往日州霧島。結廬而居。或隔數日而食。或不食而歴旬。居四歳。移住筑前背振山。一日化人来告曰。播州有山。曰書寫。是鷲嶺之一峯也。居之者。発菩提心。得六根浄。空至彼山。結菴西洞。茅薦為席。紙楮為衣。山禽野獣。無機自馴。天禄上皇。使華入山。堅臥不起。長保四年。寛和上皇入山。幸廬。勅延源闍梨。圖空像。下彩筆時。山川震動。畫畢又大震。上皇下地。禮空。寛弘四年寂。年八十。空之異迹。詳于本傳。

賛曰。空師種々異迹。是持誦之力也。深山絶迹。使華入山不起。是修道之徳也。天子貌像。山川震動。是持誦之所得耶。抑亦修道之所得耶。

藤高光

高光者右僕射師輔之子也。能詠和歌。又勤文學。天曆帝召令讀文選。高光暗誦三都賦序。帝感之。師輔大喜。自記斯事也。高光兄弟十餘人。多據鼎鉉。高光不慕榮位。常懷出塵之志。天徳四年夏。師輔薨。明年冬。一夕見月。詠歌寓感。即曉遂出家。入睿山横川。改名如覺。挙世莫不嘆惜焉。帝憫之。賜歌問之。高光奉和答。其在新古今集也。高光嘗娶亜相師氏女。生一女子。時年

三歳。女子見画屏有衣冠人。則呼爺々。覩者哀之。後去横川。住多武峯。與増賀為友。

賛曰。高光生乎高家。位如明月之將圓。而見月觀世。卓介謝緣。嘆横川之水。訣岑之山。智者所云外樂風煙山水。内充妙慧凌禪者歟。賢也乎哉。

慶保胤

慶保胤者。賀茂忠行第二子也。才博贍文章冠絶于時。佳句多在人口。少師菅文時。爲高弟。天暦之末。試獨中第。早預著作郎。少年慕佛教歸心清泰。嘗著日本往生傳一卷。寛和中。兒女冠笄才畢。遂辭塵纓。游歷四方。佛事爲務。每過佛像經卷。必容止而過。天性慈和。愛及禽獸。雖乘肥牛壯馬。猶涕泣而哀焉。長德三年。終於東山如意輪寺。

贊曰。高臥白雲。下視人世。放游林野。安逸爲計。出塵之迹。多不知道者。有此弊焉。慶氏之慈愛恭敬。佛事爲務。是此道勢矣。

野人若愚

野人若愚。未知其何人。或曰。天暦帝之子照平親王也。照平者。後中書王具平之弟。賜源姓。叙四品。爲親王。於後遯世。居三井。又在岩藏。特人稱岩藏宮。按楊文公談苑曰。景德二年。有日本僧入貢。名寂照。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寂照書。称野人若愚。書末云。嗟乎。絶域殊方。雲濤萬里。昔日芝蘭之志。如今胡越之身。非歸雲不載心懷。非便風不傳音問。人生之恨。

何以過之。后題寛弘四年九月。又左大臣藤原道長書。又治部卿源從英書。凡三書。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艸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能及。若愚并寂照為芝蘭友。人品可知。

賛曰。野人之事。雖不可考。或為照平王。亦是塵外之士也。其臨池之妙。既被称于異域。必非凡子也矣。

行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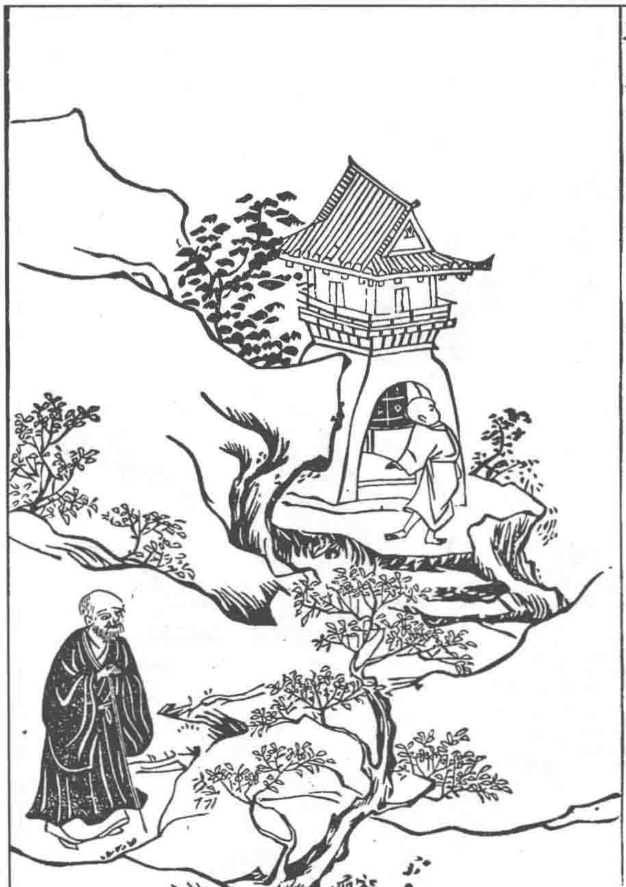
行真者。相國道長之子也。本名顯長。少而學明內外。英才秀發。道長鍾愛之甚。有但馬守高雅仕道長。勤忠出人。高雅有女。道長欲妻之顯長。顯長耻其非偶。辭而不從。道長屢強之。顯長謂曰。吾欲立身行道。反為不孝。不如逃世脩菩提因也。自祝髪上睿山。時年十六。會多武峯増賀在山。乃就而受戒。道長驚遽。尋之入山。相視不能言。反袂涕泣而歸。行真遂随増賀。住多武峯。後来台嶺。説止觀等書。授有志輩。莫論貴賤親疎。人咸貴之。

賛曰。吾佛以孝為戒。仲尼以戒為孝。讀其戒経與孝経。居然可知也。行真既不能以仲尼之道行孝。則決而入無為矣。誠非學明内外。豈能至於斯也哉。

藤義懷

義懷者。相國伊尹之子也。仕寬和帝。爲右中丞惟成。共爲近侍。早至黄門侍郎。寬和二年六月帝潜踰城入花山。義懷與惟成。相逐到山。則見帝已御田衣。惟成速截髻。因曉義懷出家焉。惟成隨帝。而事遊歷苦行精進。世爲此佛世之佛也。而不保晩節矣。義懷直入於横川山中。終身不復出。一春吟花伸懷。偶傳于世。人皆感歎。

○賛曰。初學之事行脚者。此退墮之始也。故法不許暫離依止矣。若其無師。當投巖谷。直至于死也。學者幸鑒於此二子焉。



能因

能因者。肥後守元愷子。姓橘氏。橘諸兄公之胤也。補文章生。継剌肥州。人称曰肥後進士。後薙髪隠。攝州古曾部。本名永愷。更名能因。性甚好和歌。幾乎為歌人之體也。一時名公皆喜與之游。偶惜春登金龍寺山路遇人。落花寂寂能因不知帰。日昏鐘動時詠和歌。人至今誦之。元暦帝擬撰古今歌人。取之左右。爲五十賢。以能因配蟬丸。能因嘗撰玄玄集。著歌枕。又遊陸奥作八十島記。遂終老於古曾部。将死自取多年吟稿瘞埋於土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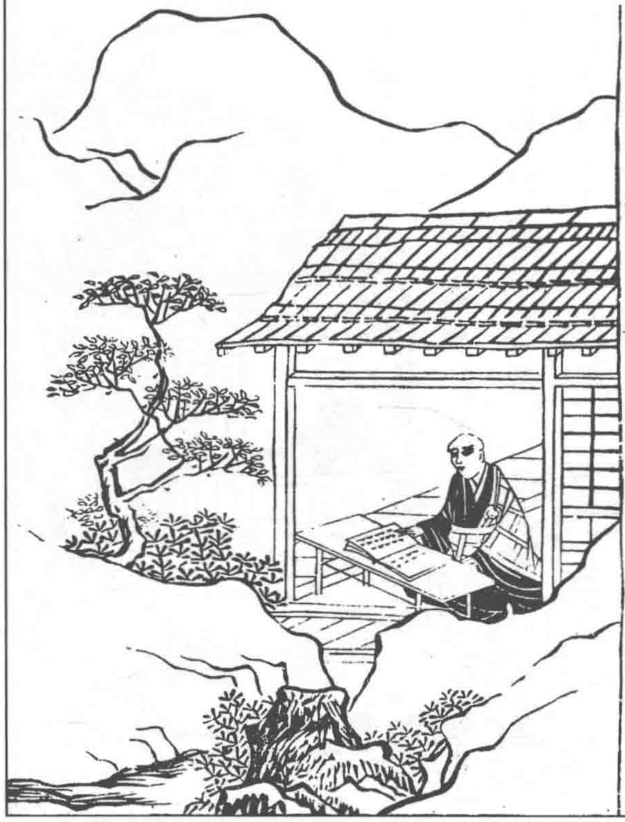
賛曰。余嘗憑金龍寺僧之需。艸能因傳一卷。博捜旁索。筆削粗備矣。頃又探取册之中。得其埋稿之事。於是自惜捜索之不至矣。昔林和靖僧佚老。皆不嘗留稿。蓋由名根之枯槁也。只奈後之好事者。無所考矣。能因之事太奇。必嘗取之。以補彼艸也。

延殷

延殷者。姓橘氏。但州人。少上睿山。学山家法。長保二年。寂照入唐。殷送之赴西海。朝廷有議留殷。惜偉器也。寛仁末。厭慣閙。居多武峯。三学該練。又入大原山。與覚尋同房。黄門侍郎源顕基投殷落髪。乃與上横川。結茆同處。長暦二年春慈覚智證兩徒争座主位。殷厭之。移住醍醐寺

賛曰。才之不足也。或好避焉矣。蓋如不獲已者焉。殷之以偉器。而厭慣閙。真是嘉遯之士

也。顯基特擇所爲。亦足見隱退之美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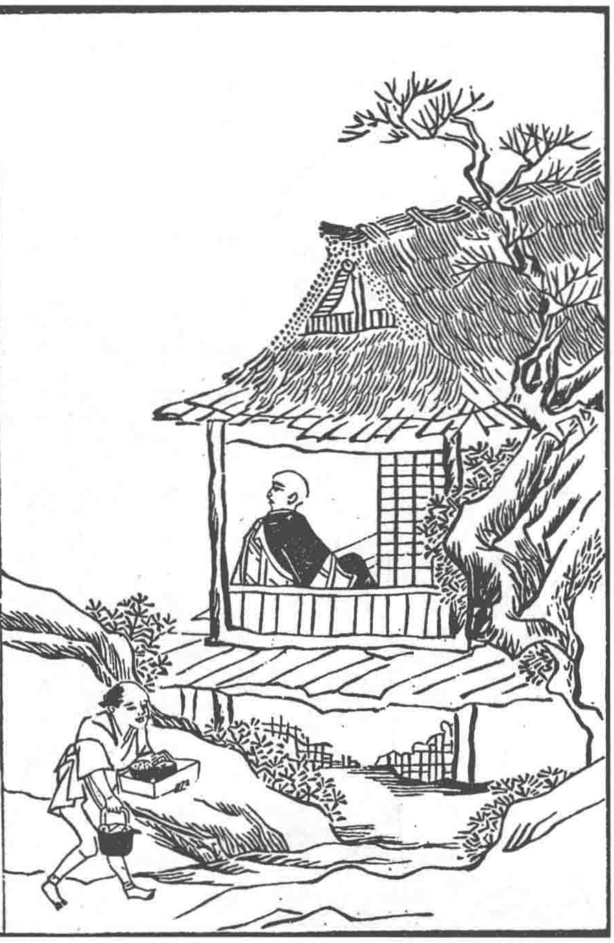


源顯基

源顯基者。亞相俊賢之子。左僕射高明公之孫也。兒稚好學。拜翔臺省。寬仁帝寵遇尤渥。而常有避世之志。恒言曰。願無罪而見配所月。時々彈琵琶自遣。長元九年帝升遐。顯基未過卒哭。而出家。法諱圓照。上横川事延殷。後入大原。四面皆山。山中構一室。而閲經論。助修練。又住醍醐山。養年患癰。良醫乞治。答曰。我聞萬病之中。心不亂而赴寂者。唯癰而已。我適患之。何其幸哉。

謝醫念佛。安祥而薨。

贊曰。兼好言曰。不幸憂沈而嚮剃頭逃世者。吾不致爲。只願寂寞杜門無待送日矣。顯基卿所謂無罪而見配所月也宜矣。



大瀬三郎

大瀬三郎近宗者。源頼義之臣也。膽勇出羣。嘗伐安倍貞任從頼義。多斬人。已自畏罪。常攝心念佛。偶其妻發怒於細事。而瞋火之猛。不可爲遏。近宗以爲。是我善知識也。便潛出家。處々逢飄。性剛毅。志念不撓。跉跰辛苦。乃到北越。於是渡入山中。縛柴爲廬。弊衣蔽形。更無餘長一鉢之飡。人所惠也。一日又遺食來。乃告之曰。吾有齋戒。自今而五日。莫復来也。其人践約不到。及第六日。待且而入。見之則面西端坐而亡。儼然如生。

賛曰。智不可曉者。女子之愚也。勇不可制者女子之瞋也。大瀬氏之有勇決。雖敵念怒之痴人。懿哉以爲善知識。速脱世坐也。其妻雖至愚。或無自然自艾。遷義悔愆乎。大瀬氏之勇。近乎仁矣。

平真近

平三郎真近者。相州土肥人。幼喪父。為母撫養。性勇悍。毎臨戰搏。莫不先登也。年三十餘。又遭母憂。哀毀過禮。真近無復兄弟。獨知其家。見物懷人。益不耐思慕。已斷髮為僧。苦營追養。及過五旬。便捨一堂乎家園之後。而安弥陀及二聖像。極盡莊飾。所有田園。盡充法華三昧之覲。而不有一物。麻衣一領。纏身而已。於是出家。莫知所逝。

賛曰。孝哉平三郎。欲報劬勞之德。捨身捨家。捨所有。猶如弃敝屣矣。古来捨宅為寺者多。未見若是之灑々落々者也。吾它日修孝子傳。必當取之。再使筆削也耳。

東聖

東聖者。不言姓字。莫知何郷人也。以其住乎東方。號曰東聖而已。獨居山中。常捨一庵。屏絶賓侶。曽無所畜。亦無佛無經。况其餘乎。一日自知將死。便入深山。積柴自焚。作和歌題隧筒。記其闍維。數日之後。偶有入山人。始見之云。

賛曰。甚矣東聖之没蹤也。没其姓名。没其郷里。没其形影。騰没其死。於戲如東聖者。鬼神不能伺視焉。

增叟

增叟。和言麻志天能於喜奈。自隱姓名在江湖之間。家甚貧。丐人爲活耳。叟凡所見聞起居恒言麻志天。因而名叟焉。和語麻志天者。况之謂也。彼以相推而作輕重耳。和州有僧。夢江州增叟。當生淨土。僧夢覺。乃欲其結緣。故往江州。投叟之廬。而窺其行業。則終日無爲。夜亦無作。僧怪之曰。叟無所修乎。叟曰。我是野夫。何修之有。僧愈怪焉。而說夢之事。其時叟語曰。我實有一行。無佗。唯麻志天之一言也。若食乏飢甚。則想餓鬼之苦。遇祁寒酷暑。則想寒熱地獄。如是每逢諸苦。比校籌量。彌畏惡趣。若又得美味。則想天上甘露。見勝色。聞好聲。齅妙香。則想樂邦淨刹之色聲香。觀其微妙之事。是以不敢執人間之樂而已。僧感攬涕而起。

贊曰。淨名曰。心淨佛土淨。增叟之少欲知足也。一言便成淨土之行矣。彼貪心熾然徒誇願力者。何顏從而覩聖乎。

翁和尚

翁和尚者、不知姓名、加州人也。形貌行履如僧。常持法華。時人称謂翁和尚。性清浄、無諂曲。然來村里、隨縁度日。絶有資糧、即入靜處、晝夜讀誦。食竭又出人里。如是數十年矣。曾不貯一物。厥隨身者、唯法華一部耳。臨終坐樹下、誦壽量品。畢起立作禮而寂。

贊曰、僧而行者易矣。如著鎧而當敵也。僧而行者難矣。如袒裼而攀賊也。是翁也過孟賁遠矣。兄挾持經力乎。

獨覺樵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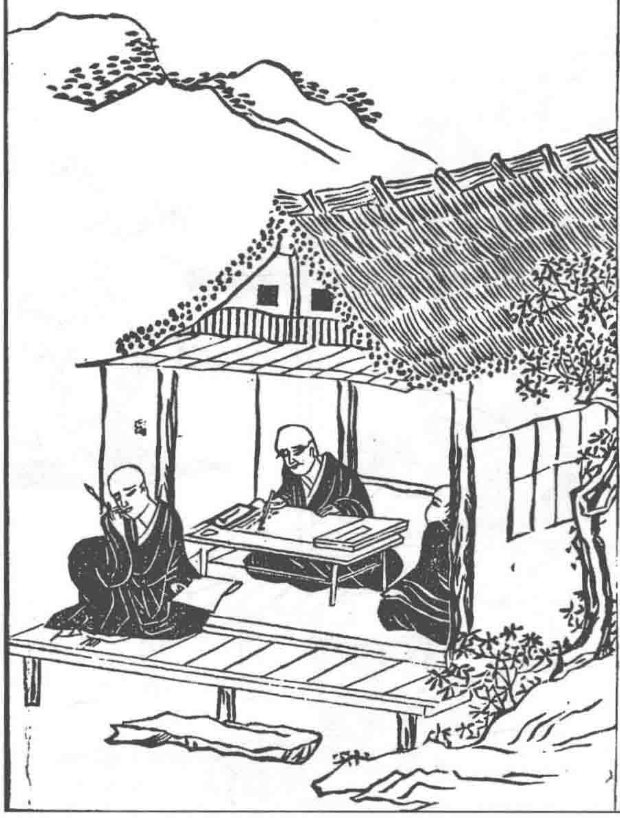
江州池田村有野夫。常以樵蘇爲業。一日携兒子入渡山谷。遼路嶮苦甚。乃倚樹陰而憩焉。時値孟冬。山風冽冽、木葉雨零。樵夫静觀、告兒子曰、汝見葉落乎。我熟察之、乃與人生無異也。何者。春梢之節、其木之森森。秋至色漸變、而今則俟風而隕。人生亦然。夫十許歳時、譬如春梢。至二三十、譬如其木。我今過六十、鬢白面皺。其死不久、則如秋後之衰葉俟風耳。何知旦暮之

間也。浮世如此豈役々苦餘生乎。我不復還家。而將居此。觀落葉龕念佛。汝乃速歸矣。兒子曰父言固然。々此處無一廬可容身。亦無生活之計。風雨飢寒之苦。豺狼之暴。總非可忍也。云何將獨住耶。某亦相從。汲水拾果。以奉晨昏而已。某雖少壯。猶如彼叟木遂成枯落。其復遠哉。況老必無常。危脆難保。甚於風葉則吾將安歸矣。樵夫聞之。且悲且喜。乃就人跡稀處。結二小廬而各居焉。

贊曰。生住異滅。春夏秋冬。終而復始。々而復終。一切變易。悉在其中矣。二乘見之生苦。菩薩見之起慈。凡夫見之而不知。聞而知之者。聲聞也。見而知之者。辟支也。樵夫一聞獨覺之眼。永脱生死。呼爲麟喩之客也亦宜。

禅林永觀

永觀。俗姓源氏。投東大寺有慶學三論。兼聞諸宗。晩歸洛東禅林故居。謝絶交往。偏慕安養。性慈仁。每往獄問飢寒。又多病。氣力微弱。而脩學不弛。常言。病者善知識也。我因病苦。堅進脩。嘗以南京衆選。領東大寺務。雖司管轄。不受寺供。私畜齋粮。以爲日飡。承保帝作法勝寺。而問觀曰此功德幾何。觀默然良久曰。是罪好不言。其不憚威嚴如此。



贊曰。宋明帝作湘宮寺。立五層刹曰。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曰。百姓賣兒貼婦。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本朝頼通建平等院。謂戸部尚書泰賢曰。是幾功德。泰賢曰。只應餓鬼道業矣。觀之酬御問意。亦此之類也。若夫達磨無功德。何事也。

大原三寂

三寂者。寂念。寂然。寂超。兄弟三人。共逃世住大原山。世稱大原三寂焉。父波州刺史中大夫藤為忠。乃亞相國経八代之孫也。三寂皆兼和漢之才。為世所稱。念俗名為業。著大鏡三巻。然者頼業。撰百法門。超者為経也。三人或住暦山。或居靈山。勤修之暇。以風月娯樂。其和歌甚見撰集。而然之歌殊佳。論者謂寂然風體有清。而首尾髣髴如慕宇治山之遺風。

贊曰。佛世三迦葉。以夙因為兄弟。捨外教為佛子。今之三寂。皆才子歌人。而奇逸之士也。我雖不知其本縁。竊比於彼龜氏。

平康頼

康頼者平氏。嘗為廷尉。暇日卜幽居於雙林寺。治承中藤成親疾清盛之無帝業而密謀滅平族。康頼亦與焉。事發謫鬼界島。康頼途中祝髪易名性照。居三年。偶逢赦而還。直入乎東山舊業。不復顧世。乃著寶物集而論萬寶之中三寶獨勝也。嘗在島時。京有老母。康頼思慕之餘。自造一千小浮圖。刻和歌二首。述思郷之意。日向故國投之。其一窣堵波隨浪達于洛陽。貴賤哀之。以為孝感所致。其和歌遂入于勅撰。康頼之子康基。亦有孝恩焉。

賛曰。寶物集。今流乎世者三策耳。予所聞蓋有七巻而評悉矣。蓋刊行之本則淺人之抄略歟。

扶桑隱逸傳下卷

西行　　心戒
明遍　　鴨長明
證眞　　解脫
明禪　　證月
蘊親　　平惟繼
藤藤房　頓阿
兼好　　七百歲
寂室　　宗久
紀俊長　紀行文
福可　　宗祇
牡丹花　[illegible]寛
妙旨

西行

西行者。武衛校尉康清子。藤秀郷九世孫也。俗諱憲清。少而讀書。習管絃。最精弓馬。特達和歌。嘗出奥州。仕天仁上皇。每應制獻和歌。恩遇日渥。西行素有出塵之心。保延三年。終遂志。自此周遊天下。文治二年秋。偶赴奥州。路歷鎌倉。而過鶴岡。八月望。頼朝詣鶴岡祠。有一老僧立華表下。頼朝怪而使問之。西行答以實。頼朝疾還。而延西行。因談而問和歌。及弓馬之道。西行

對曰。其俗時雖承箕裘。遁世後悉廢置了。和歌ハ者。遇花月感。催成三十一字耳。無知其奥旨也。頼朝懇問弗措。於是西行告以弓馬之事。乃命俊兼記之。款話盡夕。明日至午而退。頼朝頻留不止。臨歸賜以銀猫。西行拜而受之。及出營門。便與遊兒而去。高雄文覺恒聞西行為人。而嫉之謂。遁世之士。當一於道。曷事詠歌。浮遊於四方乎。可憎尚或相見。吾擊頭破而已。徒弟懼之。相語曰。西行者。天下之聞人也。設有及毆。我等

當如之何。一日西行遊高雄山。日暮矣。叩文覺之房而乞宿。文覺悦甚。以為得遂夙志也。乃張拳啓戸。而熟視。肅然斂手迎接。既而曰。久聞芳名。今日相見為幸甚。欣然共語。不覺更闌。翌日進齋而西行既歸。徒弟進曰。上人盍踐言乎。文覺曰。汝等不見彼眼然乎。彼豈毆於我乎。返毆我者也。西行嘗曰。和歌者禪定之修行也。又曰。我由和歌得佛法也。常願佛涅盤日。於花下死。乃作和歌記之。果以建久九年二月十五日卒。

賛曰。好名之人。不受千金。欲利之士。不捨一銖。西行之於銀猫也。輙受焉。即捨矣。可見其無名利之心也。文覺之強直也。一見望風焉。又可見其所養之深也。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吁。非無名利之心。豈得所養之深也哉。

心戒

心戒。俗名宗親。為阿州刺史。壮年避世。居紀之高野。後偕重源。跨海入宋。既歸厭京畿繁喧。往東輿壺碑。居處無常。寄跡風雲。天王寺有理圓尼。本建禮門院官女。戒之妹也。常懷戒之事。而不知棲止。一日有僧来。弊衣襤縷。破笠在肩。尼怪而熟視則戒也。相語悲喜交集。乃謂曰。兄年高徳邵。今何歎之有。願罷行脚。居止有處。因擇地山崎。為結小廬。一沙弥為侶。一夕無僧話。戒

曰。行李如此。猶不無事。不如抖擻林野。萬事無心也。數日之後。戒忽不見。沙弥涕泣。跡之至波州。偶見戒。々不悦。沙弥白言。吾師何棄我去。我欲相従共頭陀。戒苦謝之。遂拂袖而去。莫知所往矣。戒平日蹲居。或問其故。荅曰。三界之中。無所安處。

賛曰。曩有一僧。客来説世事。僧掩耳曰。唯今有火急事。既逼且暮矣。古人無戒之蹲居併案焉。

明遍

明遍者。藤給事通憲之季子也。才氣貫諸兄。無疾名利之官榮。而住于高野山。給事多子。皆英特也。緇林尤茂。給事死。適値忌景。一家緇素。欲修八講。諸子相議。充遍散道師。乃使々告事。遍對使者曰。我已逃世。隠約此地。雖追孝不能出也。使者復命。諸兄相語曰。遍才智被世。我等不若。故晋議為散師。今言不能出也。豈遁世之士。忘孝思乎。重使々者。徴誥促歸。遍又曰。我非忘

孝也。只怕入諸兄之隊耳。夫遯世者。吾棄世。
又棄吾。而衆人不遯。是遯之全者也。而世棄我。
不棄世者。丐人也。我棄世。不棄我者。今之
諸名德也。二者未為真遯也。諸兄咸南北二都
之高德也。我廁其間。亦薄伎。慣孤鳴。已失隱約
之素也。我非忘孝思也。遂不出矣。
贊曰。人各有道。當務之為急。遍之諸哥。皆官
達之名緇也。遍以隱約之姿。不宜與之混雜
也。夫當務之務。則雖曰反常。而於道能合矣。

昔佛自忉利下率土争先拜之。獨須菩提坐
石室而不起。佛言須菩提先得見我也。遍之
坐修追養也。吾恐親之先饗之乎。

鴨長明

鴨長明者。河合宮之氏人也。好和歌。愛絲竹。嘗
覬覦為社司。而不許。因此息交。蕭然杜門。偶見
棄。詠歌述懷。元暦上皇。采録于勅撰焉。一朝遯
世。住大原山。変名蓮胤。於後上皇降命。召於和
歌所。長明不肯起。詠歌以見志。建暦元年。藤雅
経所催。赴鎌倉。屡謁將軍實朝。會詣頼朝廟。作
和歌一首。題於法華堂柱。示其感懷。明年之春。
在日野外山。著方丈記。長明常作一室。縦横十

笏。高不盈七尺。鈎鎖自在。而東西南北。隨意所適。移之。其具僅可載兩車也。外山有石床。借名方丈石者也。上皇再徴幸于石床云。

賛曰。蓮胤以隠居之服。往見大樹。可疑焉。蓋實朝堪和歌也。彼以其所耽自遺乎。但如上皇之徴不起。亦可謂知其所止者也矣。

證真

證真者。台嶺之徒。居東塔花王院。宏才博識。世所推服也。常居窮素。資用不給。偶有遺乾拂一束者。真把之入洞。檢經論十許日矣。生平。苦學類如此。永萬中。所著三大部私記。屢感瑞夢。嘗閲大藏十六遍。自謂佛隴十五遍。吾尚加之。智者大師。忽現形言。汝十六遍。不如我一遍。一夕夢。跪遇十禪師。神儀衛甚嚴。喜色靄然。真因憶母之寠。就求其福。神遽變色。如憂真悟之。乃白神言。老母不發願助彼菩提。於是神復欣然微笑真自此菩提心倍加焉。

賛曰。經云。父母此補處菩薩等。故應供養。律云。凡佛弟子。得減衣鉢之資。而養父母。真之求之也。豈為無道乎。而神尚憂之。況非禮之祷尔哉。

扶桑隱逸傳下巻　解脱　十二

解脱

解脱者。尚書右丞藤朝憲之子。諱貞慶。而世同明慧。以字稱焉。出家投興福寺。名聲籍甚。偶應家勝講詔。素居貧乏資。借乘僕於人。以故後于會也。會衆先坐堂上。莊服嚴麗。解脱弊衣而至。官僚縉伍皆匿笑。解脱謂言。方今釋子不率法儀。只競浮誇。我不可與其伍。宮請五日。猶覺其久如也。請已不還南京。止于山州笠置窟。元曆上皇。好揚搉遊熊射鹿。暮年悔懺。營佛宇。薦鹿福。聞解脱德望。召為落慶導師。解脱破笠瘦筇。徒歩入宮。意氣自若。君臣貴其朴素。既而登座。詞辯婉暢。因譬莊嚴。交以鹿苑事。一會無不感嗟。建暦三年二月三日逝。年五十九。

贊曰。為厭浮誇。去入林藪。因薦鹿福。來作獅吼。如水歸壑。如雲出岫。於戲解脱之為称也。其素亦有歟。

扶桑隱逸傳下巻　十三

明慧

明慧。姓平氏。諱高辨。幼依高尾文覺出家。聞密乘。習雜華。覺常謂人曰。身子目連。智慧神通。固然。高潔優柔。恐不過於明慧之心操。壯年居梅尾。盛唱賢首宗乎。泰時遠聞德風。仰慕久矣。承久之亂。泰時在京師。時流言梅尾山中多匿敗軍之士。軍吏入山搜索。不得。卒將明慧來。泰時瞿然避席。恭謝來儀。明慧曰。梅尾者不殺之地也。因是禽獸之類。亦逃于此。我本師。救鴿飼虎

我雖弗逮。而適逃命來者。依吾可免。則袈裟之下。亦能藏之。我縱嬰難。寧忍提出乎。自今已後亦可然。若是妨政道。速賜吾死而已。泰時感泣拭涕。于後屢詣梅尾受敎。乃割大莊寄之。明慧辭謝曰。僧以法為食。實行之處。衣食自足。若有封給。放逸之本也。聚童兒事飲燕。及蓄甲兵。莫不由此。夫如是。則雖有衣食。寧續法命乎。終不受。明慧善詠和歌。動讀佛乘。出而行為忘年友。梅尾西谷有盤石。名定心石。有松。名繩床樹。明

慧常禪坐其上。一日春寒風烈。向曙起定。偶袖中得雹。因感衣珠譬作歌。乃入於勅撰之中。其餘和歌。多見撰集云。

贊曰。人能高潔則優柔也。能優柔則高潔也。明慧上人。天資若斯。況戒定慧之所薰乎。使平帥感泣者。則以此也。

證月

證月者。不知何許人也。稟三井教法。道心堅誠。行業勇烈。忽謂言。生涯不幾。汝存何益。吾當如說修行。畢命為期。即入松尾奧邃。唯齋七日之飡。假結艸盧。日夜勤修。人無知者。食已盡矣。少餘野蔬。乃歠煮而聊爲。會樵夫見之送食。明日又歠煮之。樵夫又見而供養。自後日々如此。齋食自足。修行積年。臨終如意吉祥而逝。

贊曰。山家大師云。衣食之中無道心。道心之中有衣食。於月公驗之。

扶桑隱逸傳下卷　證月　十五

盛親

盛親者。不知何地人也。委仁和寺。才智宏贍。卓犖不羈。常好食芋魁。若在講席。高盛巨鉢。而置膝下。且食且談。若疾。或七日或二七日。獨處幽房。多喫芋魁。擇其美者而噉之。百病皆以得愈也。不以口唱於人。唯獨噉之耳。素極貧。其師死遺錢二十萬及坊一。親以坊易錢十萬。而後併其三十萬充芋魁之費。乃託之在京人。而一次且取一萬。以買芋魁。亦無用於它事。而其錢畢殫

扶桑隱逸傳下卷　盛親　十六

矣。覩美艷強力宏材雄辯。文善筆翰。衆重之。以為法燈。而覩自不拘也。雖應齋時。亦不旁顧。饌至便喫。欲歸獨起去。凡食時不言晝夜。欲睡白日亦眠。雖大事恬而不聞。及其寤。則重夜不寐。澄心吟行。其行蹤奇異如此。而人終無厭之者。

贊曰。這懶殘。以三百貫換芋魁焉。其潔白鷗鷺如也。卓犖不羈。宏材雄辯。斷其餘而已矣。

平惟繼

惟繼。姓平氏。光祿大夫高兼之子。仕至黃門侍郎。補文章生。才富風月。尤善和歌。雖在塵中。未嘗缺齋。而常讀誦經典。晚年遂出家矣。嘗與三井圓伊其住僧侶。文保中三井寺火。凡我朝不斥其名。直稱寺者。唯三井而已。故呼三井僧曰寺僧。亦榮之且誇耳。惟繼逢僧曰。公等尋常稱寺僧。而今寺既亡矣。自今之後。只稱僧而已。人以為奇語。

贊曰。在愛欲之中。而如蓮花者。唯阿惟顏之。人能之。惟繼一生清齋。如有髮僧。聞其善諧乎。滑稽之風人。亦有古意。

藤藤房

藤房者。藤亞相宣房之子也。幼好讀書。博學強記。早為黄門侍郎。建武帝命講尚書。侍臣通者鮮矣。藤房能解肯綮。帝大悦。元弘之變。帝在笠置窟。平族環而攻之。師敗。帝潛出。藤房從之。後藤房為上卿。會女謁行。乃稱疾而免。帝新造大内。建馬場殿。逸遊太甚。時雲州獻龍馬。帝問侍臣於吉凶。僉曰吉也。藤房對曰。臣謹案。文帝不受千里馬。而漢家方興。穆王愛八駿。而周室始衰。臣伏以由来尤凶也。惟天未棄君。故降咲妖災而示戒也。幸陛下監之。帝不寤。其後藤房驟諫。帝不聽。逸遊加甚。藤房退而言曰。吁已矣哉。遂去之北山之下。帝驚詔父宣房追之。竟不得。藤房為僧。嗣關山之法。授翁宗弼是也。年八十五卒。

賛曰。藤房進則忠於君矣。退則忠於佛矣。皆所以陶斯民也。祇知二忠之間也。存其人焉。

頓阿

頓阿者。亞相能實六世孫也。少遯世居睿山。修學惜晷。後去台嶺。入高野山。性能和歌。而邃甚道。時有淨辨慶運兼好之輩。皆以和歌相稱世謂之四天王。一日帝上分題。各得六首。頓阿偶有事。起席。慶運竊取頓阿之題。易其自所得者。各歌已就。而頓阿方歸。即發題欲書。皆非前題。頓阿縱容而磨墨。援筆疾書。其歌六首悉佳矣。慶運曰。吾謀不亦善乎。如此而後可以見奇才而已。藤公良基。嗟頓阿能歎歌道荒穢。乃設問答。著書一卷。名愚問賢註。時頓阿七十餘歲矣。先是自締草庵於西行之舊隱雙林寺。庵已成日。乃咏和歌。而述追慕彼二月花下春之意。卒年八十四。

贊曰。遂和歌者。僧尚遺世。況斯人乎。

兼好

兼好者。卜部兼顯之子。大織冠苗裔也。博覽無所不窺。能綴和語。巧作和歌。時論歸之。少有俳體。嘗仕建治帝。爲武衞次將。正中元年。帝升遐。兼好乃削髮。入修學院。後上横川。深匿影迹。兼好居常清貧。雅與頓阿善。嘗乞米及錢於頓阿。因以折句歌見意。頓阿亦不眠。答又以歌。而少饋錢而已。其貧交可想見也。兼好與清閑寺道我爲友。又多遊高師直之家。皆以和歌交。一日

師直託兼好作艷簡。兼好便書其。不拘也如此。偶二月堂夜來乘月詣千本釋迦堂。潜入堂後而獨聽遺教經。有美婦人忽然而來。傍兼好之側。膏粉如移蘭麝襲人。兼好即避席。婦人慕來。兼好即起席而去。蓋宮女之知兼好者。欲見其節操。而相謀爲之也。嘗論心友之難得而曰。獨坐燈下。讀書友古人。樂莫過於此焉。好讀文選白氏文集。老莊之書。又愛本朝之古文。厭蕪寂寞艸。往〻示已志。初兼好有童兒。善詠和歌。且知萬葉。古今之事。兼好出家之後。今川了俊招之令侍左右。

贊曰。兼好以師直爲友。且筆其艷書。若物我相忘然。及遇媚女之魅惑。則秋霜烈日凜然不可侵也。可謂和而介者矣。或曰。可學焉乎。曰。柳下惠者。百世之師也。然其迹或不可學焉。無兼好之介。而學兼好之和。則其不失者幾希矣。

七百歲

七百歲者。不稱姓名。又不知何鄉人。常乘破車。在四衢道。〻傍群兒。隨其所欲推之輓之。時〻語以七百歲事。而曰自歷試。因呼七百歲。亦名爲破車。一夏在箕之宮崎。坐禪於松樹上。夏了往謁直翁侃。〻問。聞今夏樹上禪坐是否。歲曰。是。侃曰。如何是樹上禪。歲曰。上也下也。騎擬上蟻行上下。侃揖曰。這箇亦能坐禪。歲笑而出。於後祝髮入于山階山中。稱渡山禪師。

賛曰、三界輪轉孰非車宅。其歷試也。曷止七百年也已。六趣顛倒孰非巢居。其上下也。曷止螘子往還也已。破車子併之蹋破。而去入於潑山。吾私見行跡。蓋有所示耶。豈非散聖之游戲于人間乎哉。

扶桑隱逸傳下卷　二十五

寂室

寂室者。作州人。姓藤氏。少小出家。從儉約翁學離文字法。壯年踰海。參天目中峯。遍歷諸老。洎東歸。中峯及一時名宿。皆有贈言。同舟人見而珍愛之。乃殫散無遺。既回駐跡於備作之際。殆三十年矣。晚遊江州。々太守某。欽其道行。欲寄卓錫之地。寂室覩雷溪林巒。欣然愜懷。遂卜居。會有天龍詔。不就。又有建長命。寂室潛避往勢州。事寢復歸。務恐煨芋之烟出戸。而四方風靡。

扶桑隱逸傳下卷　寂室　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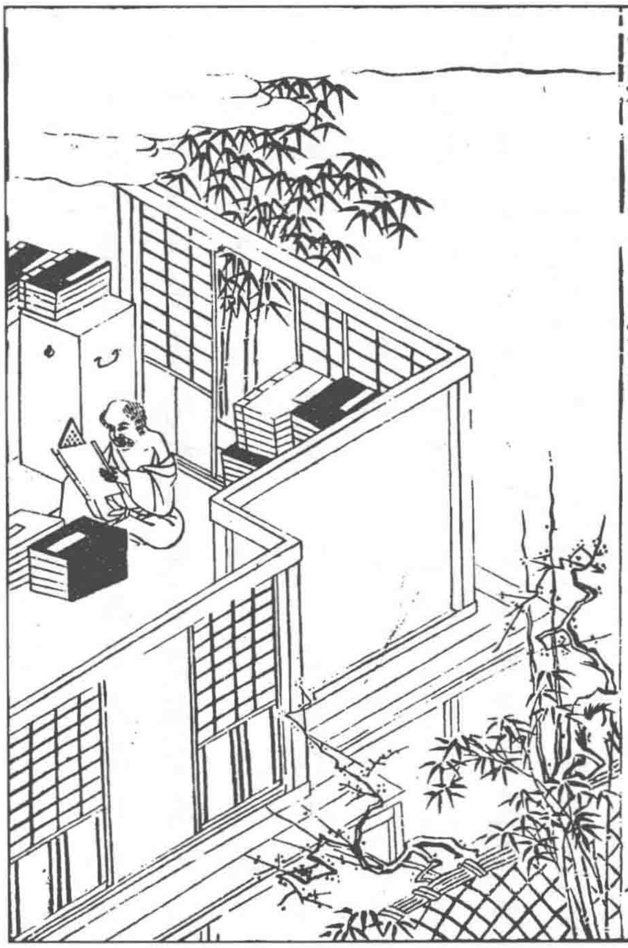
參徒日臻。嘗示門人曰。汝須去溪邊林下。旋縛尖頭茆廬。形影相弔。隨分修持。謀終此生。余有緊要一訣。寶祕之久。今當付汝。々每日最興。先須引手自摩頭顱。亦以目顧身上袈裟。心念口演。吾是釋迦文佛遠裔。縱使喪身失命。誓不壞毘尼軌範。

贊曰。佛言。我滅後比丘。當師尸波羅。況夫溪邊林下。除毘尼軌範又依誰也。寂室之示。庶意在于斯歟。

宗久

宗久者平吉氏。築紫人也。性好和歌。吟風弄月。遂厭世為僧。乃辭九州。萬里雲遊。六十餘州。足跡殆遍。嘗寓止于大江山之下。観瀧中。又出丹陽。行至東奥松島。自記所遊歴。為一巻。藤公良基讀之。嗟嘆之餘。為之跋尾。又詠和歌。見于新拾遺而下三代撰集。

賛曰。宗久好和歌。吟弄風月。遨遊四方。長與世絶。観其心跡。風清月潔。経信曰。和歌者。隠遁之媒。蓋提要路信夫。



紀倹長

倹長者。紀長谷雄之後也。世居紀州。爲名艸宮神官。叙光祿大夫。常嗜讀書。能作和歌。至德帝詔采其歌百餘章。每遇召與宴。倹長性清高。不樂吹噓。應永十二年春。卒出借塵退避平南紀。易名宗倹。而其所居。有梅數百株。竹數千挺。倹長吟嘯其間。自稱梅隱。曰竹隱。又以梅竹揭其軒。積書萬卷。讀且樂焉。倹長詠歌。載于至德永享二代勅撰。

賛曰。林家梅。王家竹。清隱樂事。只斯而已足矣。况軒頭滿萬軸耶。况復和歌之承於神世而國之好風俗耶。

紀行文

行文者。紀倹長之子也。躡父階。係承日前之神職。能繼家風。以和歌聞。永享之間。嘗進冊牋賦和歌三首。帝賜寶劍一口。見者莫不歆艷焉。既而返于南紀。長處家實之濱。而繼倹長之志。緒舉僚皆惜別。詠歌而餞之。于時東山僧東沼送之序。曰梅亭竹閣。出於琴浦蓑烟之上。而中有詩書絃誦聲者。定其公之廬乎。予茅堂竹杖。逝以問之。行文詠歌。見新續古今集。

贊曰。西湖處士。妻梅子鶴。蓋以高尚之事。不宜付託也。行文懸邈承賓輩。亦能追其塵外之迹。烏畢。是父是子。固見其美乎。

福可

福可者。姓河野氏。豫州人也。自壯歲斥聲色。每與禪侶對爲。嘗知泉州之事。賦不侵境。農不廢業。居則吏畏。去則民思。一旦謝坐累。楮衣芒鞋。徧遊四方。偶隨國信使。入大明。歷覽吳楚。直趣北燕。及東歸。乃入于作州山村。一瓶一鉢。破鐺煮菜。以自喜爲。東山天隱者。可之舊識也。一日扁上題詩送於可。其詩序有云。老人嘗遊大明國。禮諸祖遺蹟。東皈之後。其志未休。凡山水名

者。無不印足跡。以故談笑有味。胸次豁如也。其爲人也可想見焉。

贊曰。坐客謂余曰。好坐俗者。徇歡樂。聞曠者。徇境高界懸殊。所以議於外一也。可老斥聲色。而溺乎山水。彼竟爲物所勝乎。余曰。吁嚱哉。夫道人之視物也。與凡庸異矣。何哉。山者吾心之靜也。水者吾心之動也。何惟山與水乎。其於雪月花也亦然。雪者吾心之潔也。月者吾心之明也。花者吾心之和也。心與境相

發。則樂莫大於此矣。客唯々。

宗祇

宗祇者。紀州人。姓飯尾氏。少好和歌。以風月爲生涯。最長連歌。素聞心敬之名。慕蘭之久。遂去南紀來于洛陽。親炙心敬。有年矣。東野州常緣能傳和歌道。常緣者。下野守益之之子。謫在關左。文明三年。宗祇出京師赴東關。就常緣問和歌。乃傳古今集而返。宗祇常無定居。旅泊爲家。以故西究九州。東至奧州。晩年偶遊北地。止越後州二年。又遊東方。到處和歌連歌之徒景從。宗祇喜焚香。又自愛鬚。每以香而薰。有問之。對曰。吾非愛鬚也。愛香氣之常在焉爾。文龜二年七月。會病卒于逆旅。年八十二。宗祇稱自然齋。呼種玉菴。

贊曰。和歌之有道也。猶孔釋之有道然。而今之言和歌者。惟和歌而已。何足語道也。宗祇旅泊爲家。風月爲生涯。歌人之事。蔑以加焉。夫香令人幽。和歌之道。莫善於幽。其有梅昌言之癖。豈徒風流也已耶。

牡丹花

牡丹花者。具平親王之遠孫也。早出坐借。名以肖栢。又自稱牡丹花。人皆隨呼之。喜讀書。詠和歌。兼善連歌。從自然齋宗祇而學焉。又每遊五岳。且解作詩。其出必騎牛。乃塗牛角為金色。觀者怪笑自若也。垂老卜隱于攝州池田。顏曰夢菴。長松花樹環簷。又以四時花次第栽之。故榜其軒曰弄花。性好酒愛香。併花為三愛。而自作記。永正七年之秋。帝夢見牡丹花。乃命藤公實隆。召見便殿。親唱和。帝甚悅。既復歸于幽栖。野服葛巾。觴詠而樂。於後避攝之亂。徙居泉南。大永七年四月卒。年八十五。

贊曰。蘇眉山云。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留意於物。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肖柏之愛。其寓意者耶。故能樂也。

日充

日充者。下之總州人。研究台教。志期菩提。嘗聞諸於岩邊學者海䡖。充常厭衆憒閙。一日潛逃而適尾州。託一弊寺。運水搬柴。暇則唱法華題。念寿量偈。無復它業。居之三年。偶一弟子。行化造尾州。而寓彼寺。見充勞而悲泣曰。我等失師。如兒離乳。日夜怨慕。師奚為在此。充笑而不對。後止能州灌谷。暮年歸故國。垂終謂門人曰。吾依信力。得無生忍。各自努力。切莫棄暴。汝若不

信。看送葬時。一簇昇天。以是為驗。果如其言。充為人質素。慈心及物。衣服弊朽不易。人或見垢膩請澣濯。充躬曝之。若捨蟣虱。容以橘袋。後悉放之縫中矣。異迹尚多。不遑備此。

贊曰。余曩在龍華院。一夕侍吾師。談及充公之事。吾師少而在總也。尚有一二古老。親見充師者。説彼播之沖空。允總之上下。無見其落處者矣。此雖出乎一時之譚。而所傳若斯。故取梗概載于茲云。

妙肯

妙肯者。不知何許人也。偕老母居若州小濱。清貧無所貯。亦無常家。雅善筆翰。人爭求書。則日書小簡二。貿米二升。而躬自負母。以是託人之家。或一日二日。任意所適。嘗不云去留。母死後日唯書一帖。人強索之不應。偶寓一寺。清素淡薄甚愜意。妙肯曰。是處可終生。居二歲而死。臨終端坐瞑目。一僧在側曰。子無辭世句乎。妙肯大開眼叱曰。此一大事之時。遂閉目。

贊曰。鰍旨之生。淡乎水、輕乎雲。只知有毋而已。末後一句。可謂睢門上一鍼也。我以是見其常厭飄矣。

扶桑隱逸傳引用書目

續日本紀
百因緣集
元亨釋書
懷風藻
性靈集
日本往生傳
經國集
續日本後記
三代實錄
禪林十因
俊頼口傳集
古今集歌人傳
和歌色葉集
百人一首抄
曉筆鈔
本朝法華驗記

本朝文粹
無名抄
東齋隨筆
後撰和歌集
古今和歌集
古今集序註
今昔物語
江談
古今著聞集
皇胤紹運錄
菅家文艸
清原氏系圖
閑居友
金龍寺緣起
發心集
續本朝往生傳
故事談
榮花物語

大鏡
本朝遯史
善隣國寶記
撰集鈔
十訓鈔
夔州鈔
時代不同歌合
心敬私語
續故事談
藤原氏系圖
八雲御抄
寶物集
歌仙落書
源平盛衰記
千載和歌集
西行繪詞
東鑑
井蛙抄

三五記
明慧傳記
山家集
一言芳談
方丈記
新古今和歌集
新後拾遺和歌集
日本先德記
證眞私記
沙石集
新勅撰和歌集
寂寞艸
作者部類
宗門正燈錄
藤房傳
野槌
徹書記物語
愚問賢註

艸菴集　　　　東野州聞書
卜部系図　　　近来風體
兼好家集　　　續艸菴集
落書露顯　　　渡山禪師傳
寂室録　　　　寂室行状
續作者部類　　年中行事歌合
都土產　　　　黙雲集
宗祇詠艸　　　古今集註解
宗祇終焉記　　春夢艸

扶桑隱逸傳下卷

寛文四甲辰年十一月　原版
明治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出版御届
同　年六月　刻成

京都府平民
訂正者　毘尼薩台巖
山城國紀伊郡第二組深艸村四十四番戸瑞光寺住職

京都府平民
原版人并ニ出版人　村上勘兵衛
上京區第廿九組曇華院前之町九番戸

細川潤次郎 著

隱逸全傳

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東京刻本

據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
東京刻本影印

明治乙酉春鐫

隱逸全傳

吾園藏板

隱逸全傳序

吾園細川君以其所著隱逸全傳見示且曰子何不為我一言以弁之予曰諾既而卒業喟然嘆曰嗚呼此編也民黒人而下上錄者無慮五十有餘人畜滿

洒飄逸之懷負高世遺俗之行翩々乎相望於歷世足以起懦敦頑豈可不貴乎若夫兵衛尉憲清与萬里小路黄門後人或有貶其沈冥釋教不能如古所傳紫桑孤山之流者然其皆知

天下且亂不忍降志辱身混跡於塵垢之間寧枯槁形骸飄然遠颺以沒其世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非邪及至輓近泰堂禪師與夫芭蕉道人屬世運方隆少時皆委質大藩眷遇頗

厚去就取予非有衡于慮也然而嘉遯之情爲於天性一旦棄祿肆意優游而卞高氣逸行義淳備世之以師儔自居者聞之風而有懇于心衆矣故予嘗曰近世名流非與我同道而令吾

摯戀仰止不能自釋于懷者固泰堂芭蕉二翁莫過焉抑此其殊尤者其餘編中所載皆矯矯軒于一世設令後之學士大夫得有一二與此相似者亦足以自施於百世必矣予既欽古賢

士行己之懿又喜細川君之闡幽眇疏瀹鬱湮揚夫隱名欽跡深自韜晦者令好古之士想見于千載之下也欣然書以訊之因謂君曰此編也刻成幸分我一本冀得晨夕諷誦以尚友於

起居語默之間。嗟我舍此復孰適歸乎哉　淂

明治甲申除日

甕谷岡松辰撰并書

自序

余往撰隱逸全傳。既成。藏於篋底。有年矣。頃將梓以問於世。客曰。士之生於斯世。要欲有為也。若夫山居栖野處。鞱名匿跡。上之不能有益於國。下之無以利己。此豈其志哉。蓋勢有不可已者也。夫勢之不可已。淂為非不祥乎。秦漢以來。遇革命之運者。不肯屈首於新朝。於是奉身引退。自甘於寂寞之濱者。史

不絶書。歟我邦。列聖相承。世宸極之尊。其御民又以寬簡敦樸之政。是以士之絲于隱淪者。經千載之久。僅々不過數十人。此其所以卓越於異邦。而野無遺賢者非耶。吾

子是之不稱。遁好輯不祥之為者何也。余曰是固然。抑吾將舉恬退之源。以遏奔競之風也。夫士之欲有為於當世者。累萬而無限。而官之祿位有限。有限之不可以待無

限。固勿論也。余嘗觀今之求仕者。其未得之。憂得之。既得之。未及遂其意。不能無怨懟。或一旦棄官而去。高舉遠引。若將終身焉。當此時。衆亦相与翹望。以為赤松之游。五

湖之泛。然而執志不牢。其終變為亂賊。以亡其身者。往々有焉。是固非國家之福。而其爲之者。祗足以禍己。嗚呼豈可勝嘆哉。設令今之仕者。聞我邦自有隱居沒世者。巽

得內自省。無復躁急恥禍焉。余故
曰舉恬退之流。以遏奔競之風也。
楊升菴以爲春秋首隱公史記世
家首太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余
獻無恥於古昔退讓之士哉。客曰

善。既而刻成。因書所與客言者寘
於簡首。

吾園居士細川潤

隱逸全傳目録

卷上

民黒人
猿丸大夫
大中臣淵魚
小野官親王
白箸翁
嵯峨隱君子
僧喜撰
蟬丸
藤原高光
源成信 藤原重家附
源顯基
大瀬近宗
藤原為業 弟頼業為隆附
僧西行
麻志天史
武藏老翁
葛城山男子
齋藤時頼

平康頼
佐佐木高綱
熊谷直實
鴨長明
北條時村 弟資時附

卷下

萬里小路藤房
吉田兼好
紀俊長 子行文附
僧福可
東野州
猪苗代兼載
宗祇
肖栢
善住
善輔
維翁 子快翁孫了翁曾孫朴翁玄孫為實為章附
岡尾正惠
如竹
天野康景

貞德
石川丈山
池大雅
僧元政
芭蕉
北村雪山
僧桃水
柴山元昭

是編所載之人。略據年代分先後。如近代之人。維翁以下。葢當以天野康景貞德如竹石川丈

山僧元政桃水芭蕉北村雪山岡尾正恵柴山元昭池大雅為序次。而舊稿殊多錯置。未及訂正。而書已刋成。不復可改。因姑附記于此云。

例言

一林鷲峰本朝遯史輯隱逸遺跡頗多。但取捨不必得當。而文亦不甚巧。僧元政扶桑隱逸傳措辭差勝於鷲峰。然其書多載緇徒。意蓋在誇揚法教。至僧義堂續扶桑隱逸傳載緇徒益多。宛然一部釋氏傳也。若夫日本史立隱逸傳。所載不過六七人。未能令讀者饜飫。且諸書皆未及載後代之人。是予之所以有撰述也。

一本朝人士可入隱逸傳者。率為緇流。蓋以率土王臣。非披度避世。無以成肥遯之志。然非披度者皆為隱逸之流。所謂僧者。不過種族之名。故其緇衣方袍。猶仕者之披官服。而誦經念佛。與商賈翻帳簿無異。今不敢濫收。而至於外形骸遺榮利者。未敢遺而不錄也。

一皇甫謐高士傳上自堯時。下至曹魏。不屈於王公。不渝於終始者。方入錄。無慮九十餘人。雖乃守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以前後出處不同。皆不入錄。予則務在厲濁激貪。是以勿論其初處身如何。特取於晚節。尚有超卓於一世者。莫不收錄。庶乎不負於全傳之名也。

一所謂隱逸。不欲名姓之顯於世也。苟不欲名姓之顯於世。則行之與言。豈復欲為人所稱說哉。果然隱逸之流。遂無由而傳也。然人之在世。不得不與人接。尚與人接。則名之與迹。亦不能無由而顯於世。是隱逸之所以有傳也。若夫嵯峨隱君子。武藏老翁。葛城山男子。初不知其為何名。而跡則由菅橘二公。及僧西行。以顯於世。此其顯晦之間有不能容髮者。今則不忍以不知其為何名。併其跡而沒之。蓋亦石戶之農。江上丈人。蒲衣子。披裘公之類也。

明治十一年十一月

吾園居士細川潤識

隱逸全傳卷上

土左　細川潤次郎著

民黒人

民黒人不知何許人。史傳無所見。獨據懷風藻載其所作詩二篇。明為天智至孝謙八朝間人。但不知定在何時。今則無得而考。所傳詩亦止於二篇。而瀟洒絕俗之意。自見於辭。則知古昔隱逸之流。而民益其姓也。所謂二篇幽棲詩曰。試出囂塵處。追尋仙桂叢。岩谿無俗事。山路有樵童。泉石行行異。風煙處處同。欲知山人樂。松下有清風。獨坐山中曰。煙霧辭塵俗。山川壯我居。此時莫能賦。風月自輕余。

喜園藏版

猿丸大夫

猿丸大夫。相傳為城州深艸鄉人。亦不知其在何代。或以為在元慶間。或以為廐戶太子之孫弓削王。即其人。世莫知其然否。益古之善于和歌者。而世獨傳其深山紅葉之詠。推為千載絕唱。後之以和歌名家者。莫不景慕而嚮往。鴨長明方丈記載。經田上川。展猿丸之墓。其地蓋在江州。僧元政亦嘗尋猿丸遺蹤。以為田上以東。入山二十里。曰曽東。崖巖屹立于溪上。頗有幽趣。實為猿丸幽棲舊墟。又行十里。有祠焉。益後人就猿丸平生游渉之處。立祠崇祀云。論者又以為古今集載深山紅葉之詠。不知何人所作。則其果出猿丸與否。亦未可得而審也。

大中臣淵魚

大中臣淵魚。右大臣清麻呂之孫。正五位下繼麻呂第三子。弘仁六年。拜神祇大副。稍遷為神祇伯。兼掌伊勢太神宮祭祀。天長十年。進從四位上。性縝密。練達神祇事務。自初就職。恪勤二十八年。承和十年。上疏致仕。盡謝交遊。高臥家園。優游待終。嘉祥三年三月卒。年七十七。

喜園藏版

小野宮親王

親王。諱惟喬。文德皇長子。生母静子。曰紀更衣。正四位下名虎女也。親王幼有俊才。善於詩歌。文德絕愛之。欲以為嗣。先是。太政大臣良房女入宮。是為染殿皇后。生第四皇子惟仁。良房因推戴正位東宮。文德亦罔之拒也。於是。親王出居水無瀨宮。數歲。文德崩。太子嗣。是為清和。文德在時。親王未冠。特賜爵四品。以為太宰帥。兼賜佩劍升殿。及清和即位。遷彈正尹。累歷常陸上野太守。尋遇疾。削髮為僧。既而移居小野。其地在叡岳西麓。因號曰小野宮親王。詔賜封百

戸以助衣鉢之資辭頃之又賜封上表固辭優詔不許寛平九年二月薨年五十四親王已出家為僧高踏丘園優游自遣嘗游河内至於交野賞櫻奈疑佐院轉抵天河置酒高會在原業平紀有常侍宴皆有歌詠當時相傳以為風流盛擧及移居小野業平又嘗過執謁叢爾小築僻在山下時方春初値天大雪日暝風凄崖巖阻絶擧目荒寂業平意深感傷作和歌以獻詞旨悽惋使讀者哀嘆不能已已載在伊勢物語世傳細川幽齋毎讀伊勢物語至業平見親王于小野未嘗不歔欷流涕其意蓋不特痛親王躬負

偉器首於群龍不幸不得志當世獨甘寂寞以没其世抑業平詞藻之巧又有足令隔世之人不覺啼哭者也或傳親王之薨實在貞觀十五年二月年二十六未知孰是

白箸翁

貞觀末有一老人不知何許人常游于市賣箸以易食箸削木作之不須髹漆衆因號曰白箸翁鬢眉皓白冬夏著皂色一衣冠履穿弊其鬻箸或終日不售亦無慍意問其年輙曰七十適市門有賣卜者年可八十語人曰吾為兒時嘗見翁于塗衣服狀貌與今所見無異翁蓋經百餘歲也為人和易未嘗見慍喜之色然有時為放誕又從為謹勅人無能窺其際勸以酒欣然引滿醉則止或渉日不食略無飢色久之病死於市門側市人相與擧其尸葬於市東河水東岸

嵯峨隱君子

嵯峨隱君子不知何名相傳菅右丞道眞少時將獻策已成其父參議是善與橘廣相讀之有疑互不能自決者廣相即走馬就隱君子而質焉至大江匡房時或問曰所謂隱君子為誰匡房曰蓋嵯峨源氏清

其名者也據當時諸皇子多有單名者隱君子蓋帝室之胤而隱於嵯峨者矣菅公父子與廣相皆以博洽聞猶從質疑義則隱君子之邃於學非當世諸公所能及也或傳延喜皇子尤季者皓髮而童顏號曰嵯峨隱君子然不與菅公父子同時蓋別人也

僧喜撰

僧喜撰或曰基泉又曰僖讃曰窺仙後人所傳各異要之世次籍貫皆不可得而審有以為山城乙訓郡人而橘奈良麻呂之子者有以為紀名虎之子者亦不知其孰是也喜撰和歌隱居宇治山中所謂宇治山

之詠。尤膾炙人口。然紀貫之古今集序論。曰喜撰作歌。措辭雖麗。不免有艱澁之態。譬如秋曉望月於殘雲朦朧之間。益世所傳喜撰歌至少。除宇治山一首。其餘古今六帖等集所載。不過二十三首。論者又以為。貫之特就宇治山一首立論。餘所傳。非經當時觀采者。疑其係他人所作。未必盡出於喜撰。則喜撰歌。獨有宇治山一首而已。古今集序。評隲古之善於和歌者。皆擧其短處。猶梁武論晉人遺蹟。於是。喜撰歌亦不免貶毀。然要為千載絕唱。非他人所能及也。世又傳。仁和中。詔令喜撰修倭歌式。或以為。修倭歌式

者。亦名喜撰。然與居宇治山者自別。益得之矣。至今宇治山幽邃處。名御室戶。相傳以為喜撰幽棲遺墟。後人結廬。名曰喜撰菴。其側一峰曰喜撰嶽。洞曰喜撰洞。夫宇治山一首。僅僅數十言。亦足以不朽千載。辭之不可以已。一至于此哉。

蟬丸

蟬丸亦不知何許人。少事宇多皇子式部卿親王敦實。為雜色。親王精於音律。蟬丸奉侍日久。遂得傳其秘。已而出居相坂。從行旅往來者。乞丐以自給。仁明。嘗令良少將宗貞。從學和琴。久而僅得寫其髣髴。初

式部親王鼓琵琶。最善於流泉啄木。號稱秘曲。蟬丸又得傳之。三位源博雅者。醍醐庶孫也。亦好音律。欲從蟬丸學。使人勸移居都下。不聽。於是。博雅每夜往伏于莽叢。蟬丸彈秘曲也。如此者三年矣。值秋夜月明。蟬丸擁琵琶。嘆曰。今世無與我同志者。安得與俱賞良夜也。博雅聞之。遽起自莾告以名姓。且言狀。蟬丸欣然。喜其篤好。盡擧二曲授之。蟬丸年老。童然而禿。如披度者狀。時人因號為道人。又號為神仙。或以為蟬丸死後。世人號以蟬丸。初非以此為名也。世又傳。蟬丸失明。已從人乞丐。因鼓琵琶為酬。後世瞽者

奉琵琶。為人佐歡。所謂陶真者。實始於此矣。然論者又以蟬丸所作相坂歌。題曰觀行旅往來者作歌。蟬丸初非失明者也。又言。蟬丸延喜第四皇子。相坂近傍有名四宮河原者。以此也。蓋蟬丸行事之跡。舊史所載。槩得於傳聞。其實不可得而審。但其人非特以善音律顯。最工和歌。所謂相坂歌。至今人人傳誦。而其他寥乎無聞。要亦以僅僅數十言。得自施于千載者矣。

藤原高光

藤原高光右大臣師輔第四子。少有偉才。博涉群書。

工于和歌。事村上。為隨身。天暦二年。帝在飛香舍。命讀文選。至三都賦序。朗朗上口。不謬一字。帝喜其強識。嘆賞久之。累遷從四位下右近衛少將。然高光素希志高遠。常懷遺世之情。天德四年。師輔甍。明年冬。高光已除喪。高光對月作和歌述志曰。加加致婆加利倍我多玖美由流與能奈加彌宇羅耶末志致母須迷流都幾加奈。遂棄官。入叡山。削髮為僧。更名如覺。帝聞之。惋惜。賜以倭歌。高光亦獻歌。皆載在新古今集。初入叡山。居于橫川。既又去入多武峰。時人號曰多武峰少將。正暦五年病卒。高光生於台輿家。其昆弟伊尹兼通輩。皆聯輝槐棘。至於兼家。躬總攝關之

重。而高光亦夙受世主眷注。飛騰在近。然不肯以榮利自顯。一旦屣跡卿璧。優游以沒齒。抑亦高尚其事者矣。初高光娶亞相師氏女。有一女。生三年矣。自高光出家。幼女見屣上畫冕衣裳者。輒曰爺爺。哀慕不輟。見者皆為流涕云。

源成信　藤原重家附

源成信。親王致平長子。村上庶孫也。生母太政大臣雅信女。實為宇多皇子。親王敦實孫女。而攝政道長夫人女兄也。是以成信幼亦為道長假子。事一條。至從四位上左近衛中將。與左大臣顯光子左近衛少將重家友善。皆美風儀。嫻習朝儀。擧止詳雅。時人因號成信曰輝中將。重家曰光少將。當是時。大納言齊信。與權大納言公任。行成。并源俊賢。皆以才俊稱。號曰四納言。嘗在直廬。與議剖決明晰。吐屬如流。成信與重家見之。退而嘆曰。在官不當如此乎。吾曹罔之能及。寧如亟避賢路。若知不可及。猶覬望榮進。士之所羞也。於是相攜入園城寺。薙髮為僧。重家更名舜源。號一乘院。二人年皆二十左右。時人莫不惋惜。

源顯基

源顯基。權大納言俊賢第三子。醍醐皇子左大臣高

明庶孫也。少好學。篤志典籍。寬弘八年。賜爵從五位下。尋為侍從。歴右兵衛佐。遷左近衛少將。進從四位下。長和五年二月。後一條登祚。又一年為寬仁元年。五月三條法皇崩。太皇太后上東門院。關白道長女。後一條生母也。比服闋入宮。愀然顧謂帝曰。先皇晏駕。曾未及經日。宮中之事。不復與曩時相似也。帝有愧色。會顯基在直。朗然嘯詠。太后聞之喜曰。使我有疇昔之感者。獨有此而已。帝乃釋然。顯基又進補藏人頭。轉左近衛中將。經參議。至從三位權中納言。眷待方隆。然夙懷勇退之志。恒言非有遷謫之累。而得

賞月於陬僻。亦云幸矣。讀白氏文集。至古墓何代人。不知姓與名。化作道傍土。年年春艸生。涕泗不自禁。長元九年。後一條崩。顯基入拜梓宮。當時事死禮最重。供燈顯基至。適不供燈。嘆曰。人之偷薄。一至于此。吾不欲與此輩立于朝。遂棄官。入叡山。祝髮為僧。更名圓昭。後復移居大原。築室于亂山中。居常翻誦經論。練修不懈。久之又徙于醍醐。闍白賴通。訪顯基於幽棲。與談竟夕。言不及塵事。夫明將去。顯基送之於門。臨別略無他言。止曰。我兒終豚犬耳。賴通悟。自是遇顯基子資綱頗加欵懇云。資綱亦至正二位權中

納言。永承二年九月。顯基患疽。悅曰。吾聞人疾病必神亂。其能不亂者。獨有癰疽而已。於是不復請醫服藥以至于終。

大瀨近宗

大瀨三郎名近宗。源賴義臣也。膽勇超群。從討安倍貞任。力戰多斬獲。已而以為。是所謂犯殺生戒者。自是居常念佛。將出家為僧。適與妻有言。妻怒不肯從。近宗念。是善知識導我也。遂去浪游四方。入北越山中。倚木為廬。麻衣蔽體。朝夕從人乞食。久之告素所從乞曰。今後五日。莫復饋食。從之。又一日往視。西向端坐而逝。

藤原為業　弟賴業為隆附

藤原為業。權中納言長良之裔。父曰為忠。為丹後守。為業事崇德。拜藏人。歷伊豆伊賀二州守。遷皇太后宮大進。好和歌。善以和言屬文。尤長于敘述。記文德至後一條十四朝事。藉世繼老翁與夏山繁樹問答為辭。名曰世繼物語。已而薙髮為僧。更名寂念。隱于大原山。弟賴業為壹岐守。為隆為長門守。亦皆為僧。賴業名寂然。為隆名寂超。凡弟三人。棲遲邱壑。諷詠自娛。當時號曰大原三寂。寂然為僧。先於寂念數歲。尤善和歌。常與僧西行唱和。與齊名云。

僧西行

僧西行。舊名憲清。又作義清。佐藤氏。鎮守府將軍秀鄉九世之孫。左衛門尉康清子也。父祖世以材武著。憲清亦善射。通于韜略。最工和歌。事鳥羽上皇。為北面兵。遷左兵衛尉。上皇愛其才。數詔使獻歌。大治二年十月。車駕幸鳥羽新宮。以壁上圖畫為題。命從臣作歌。憲清獻十首。上皇激賞。命善書者繕寫以上。賜憲清寶刀。號朝日丸者。藤原太后亦賜以御衣數襲。衆相傳榮之。然憲清少不屑榮利。曠然有飛遯之志。

上皇諭旨。欲補檢非違使。固辭不拜。嘗入朝而退。與
其族左衛門尉憲康俱。行語憲康曰。吾祖鎭守君。討
滅叛賊。為國立殊功。遺澤所覃。吾曹亦得忝恩榮。然
徒縻廩祿。吾深有耻焉。且浮榮無常。林下之風。獨不
可冀乎。意欲與憲康俱隱。約明日又與入朝。因以為
別。旦過憲康。聞婦人哭于室。衆亦走趨門首。憲清怪
之。入見憲康。母與其妻相對啼哭。蓋憲康朝來暴病
而死也。憲清悵然。意益欲棄官而逃。以為上皇寵我
不可不一陛辭。以為臣禮。入宮哀訴。願得奉身而退。
上皇未許。頃之憲清還。自外兒女甫四歲。歡笑出迎。

攀膝嬉戲。意甚憐之。念不使我得出家者。無此過。斷
恩要當自此始矣。遽起蹴兒。墜于牀。兒號泣牽衣。哀
甚。不顧而去。遂入嵯峨為僧。更名圓位。後又更西行。
年裁二十三矣。西行門望已高。才藝出衆。亦方受上
皇眷注。逈一朝蟬蛻。略不嬰意。時人無不高其志而
惜其才。西行已出家。妻亦尋為尼。入高野山。居於天
野。戒律自持。所從一隷。亦披度。更名西住。西行以為
桑門無家。抖擻終身可也。於是策杖遠遊。遇景勝輙
嘯詠自遣。既而入伊勢。居二見浦。一茅廬藉草為茵。
究石為研。嗜和歌者相與為社。席上置一机。以載歌

稿。是謂文臺。西行已無長物。每會客。常以扇若盛花
小筐代之。頃之。將遊東州。至於遠江。渉天龍河。舟載
者益多。舟搖撼不已。一武人麾西行。令下舟。西行以
為。同載皆客也。我何獨下舟為。不聽。武人怒撻西行
傷頭。流血被面。神色自若。徐下舟而去。西住怒甚。西
行曰。吾出家。固知有此事。或有受凌虐甚於此者。吾
不憾也。業已為僧。要當忍辱。與物無忤。汝不能有得
於此。不若初無披剃之為愈也。遂遣西歸。單身經相
武。入奥。見藤原秀衡。秀衡與西行同宗。待之甚渥。固
請留。不聽。長揖而去。更經美濃。入京。居於北山。又出

游南海。欲過讃岐。上謁崇德上皇。會崩。拜寢園於松
山。作歌自悼。詞旨悲惋。人相傳誦之。逾年又還入京。
嘗過長谷寺。口占和歌。適故妻至自高野山。方拜禱
於閣上。聞之。疾走而至。西行驚。因相與談笑。如宿昔
歡。問兒女何在。曰。在都下舊廬。西行乃使人召之。女
已長。得久濶相見。悲喜交集。西行曰。汝母在高野。汝
往從之可也。於是女亦為尼。與母共處。治承二年。西
行游嚴島。遂航海至於築紫。拜宇佐八幡祠。經鐘御
崎而歸。留居攝州。又遊奈良。拜春日祠。訪俊惠法師
於東大寺。遂陟高野山。後數歲。又游讃岐。所至美筆

寫懷積成九卷。號撰集抄。文治二年。復入奧過於鎌倉。會賴朝將謁鶴岡祠。見一老比丘躊躇于華表下。使梶原景季問之。西行也。賴朝悅延入宮。問以和歌及弓馬之說。對曰。弓馬之事。家世所傳。然出家以來。罔之或講。所藏書籍。亦已焚之矣。至於和歌。時時觸物而成。其微旨精義。非貪道所能知也。辭不肯言。賴朝固請。聞其家所傳弓馬之說。因與語竟夕。西行頗有解說。賴朝命侍者筆之。至且請留。不聽。贈以銀造猫兒。拜而受之。已出門。見群兒戲于塗。舉猫兒附之。拂袂而去。其曠懷率此類。至嘉禎中。北條泰時。以海

野幸氏善於射也。令教其孫時賴射。幸氏乃舉西行所告賴朝者為教。一時將士皆稱善。遂定為射家法云。學和歌者。配二首旨趣略同功力相稱者為一聯。謂之歌合。西行嘗自撰其歌。為三十六聯。號御裳濯歌合。請慈鎮和尚繕寫。請評騭於藤原俊成。既又製一卷。號宮川歌合。又請俊成子定家評騭。居常以此自隨。久之見藤原家隆曰。君他日必為詞林之秀。請以此為證。遂舉二卷贈家隆。家隆時年少位微。且非以和歌世家者。既而聲名漸著。遂至與定家齊名。西行之精於鑑識。亦如此。神護寺僧文覺不悅西行曰。

沙門之業。以修道為要。西行乃周遊四方。吟詠涉日。不能與世相忘。已負釋門之教。又非隱逸之為。吾得見西行。且痛毆之。適西行出遊。抵高雄徘徊于寺門外。文覺之徒有識西行者。恐其師毆之。勸西行令去。西行不聽。入寺請曰。我為西行。天方暝矣。願得就過一夕。將命者以告。文覺悅曰。吾必得成我志矣。啓戶而出。瞪視久之。還延就上座。為設素饌。欣然與語至旦。西行辭去。文覺之徒問曰。上人何不與前言相似也。文覺笑曰。汝曹獨不見西行面貌乎。西行且毆我。我安得毆西行。建久元年二月十六日。卒于京師。年

七十三。嘗作和歌。意謂。願比仲春望夜月圓。得死於櫻花下。及卒。果如歌中所言。西行於釋教。兼通顯密二派。僧慈圓請教曰。欲窺密家之要。當先學和歌否。竟不得升堂入室矣。其於和歌。往往衝吻而發。不必苦吟求巧。而風格雋逸。超絕古今。後鳥羽上皇嘗曰。西行才思天成。非常人所學而能也。其輯錄平生和歌者。曰山家集。又有西行家集。然二書所載頗有異同云。

麻志天臾

麻志天臾。江州野人也。家貧。晨夕行乞于市。恒言曰。

麻志天麻志天麻志天猶曰更甚云爾於是鄉人稱
為麻志天叟遂逸其姓名大和一僧聞麻志天叟有
善行往訪之且請教叟笑曰吾初非有所得固請叟
曰吾固無得獨知有麻志天之言而已飢則曰天下
之飢人必有更甚於我者寒則曰天下之寒士必有
更甚於我者苦夫天熱則曰天下固有暍死者其苦
熱更甚於我則天下之至熱未足以困我也味之美
色之麗聲之艷香之佳則曰天下之聲色香味固有
更甚於此者是未足以為無上之樂豈復足戀哉故
知麻志天之教者天下之至苦不能以困我而天下

之至樂不足以誘我我已無所樂亦無所苦獨有此
耳僧大悅厚為禮而去

武藏老翁

僧西行東游至武藏中秋乘月步于野平曠數十里
四無村落忽聞人聲於一方至則見小庵中有一老
翁鬚眉皓然西行以為是必神仙也翁亦見西行至
大驚西行問其居址名字翁黙然固請翁曰貧道嘗
事皇女郁芳門院皇女薨時年二十九不復欲仕遂
出家為僧歷游諸州來廬于此蓋六十星霜矣郁芳
門院者白河皇女也西行因與語問皇女在時事追

曉辭去

葛城山男子

僧西行游於紀伊將攀葛城山山下平衍處有一茅
廬大裁容膝視之閴然無人少頃有一男子至自亂
峰中年五十許狀貌鄙朴時方嚴寒着一葛衣亦無
袖西行問其為何人曰民少無賴又苦貧嘗憎於人
又嘗辱於人忿恚欲死者數矣已而播然以為人世
逆旅也吾獨不能為過客乎遂舉吾家予他人與妻
子別來廬于此今則無俗累無機心既經七寒暑自
以為計之得者矣西行曰善嘆賞久之

齋藤時頼

齋藤時頼少事內府平重盛已而得備員官衞所謂
瀧口也建禮門院之入宮侍姫曰橫笛有殊色時頼
與之狎其父左衞門大夫茂頼以橫笛非良家子也
諷令與絕時頼情方綢繆而重違父意年十九削髮
為僧隱於嵯峨女亦逃出宮微行過其室識時頼誦
經聲敲門請入見時頼以為既委身奉佛豈復得背
戒律固拒不肯與見女已去哀怨遂赴水而死時頼
乃載其骨入于高野山煉修益苦茂頼亦喜其勇於
改過也及諸平西奔重盛長子維盛從親臣數人潛

出自海島。抵高野山。見時賴。告以欲一至熊野。遍禮佛塲。而後取終。時賴乃與俱趨熊野。禮拜已畢。具一舟泛於那智海上。維盛與其臣二人。皆自沈於水。豫令一隸還告弟資盛以狀。維盛已死。隸亦欲投水。時賴叱曰。何得適爾。亟還致公之言。可也。遂回舟而去。維盛與其臣得從容就死者。時賴之力也。

平康賴

平康賴。仕為判官。治承中。新大納言成親將謀討平清盛。康賴與焉。事露。與成親子成經及僧俊寬謫於硫黃島。康賴在途。薙髮改名性照。居三年。遇赦東歸。

入東山雙林寺舊居。盡謝交游。逍遙自適。著寶物集。以為天下萬寶。獨以三寶為最勝。初康賴在貶。思母年老。哀慕不能自釋于懷。造小浮圖一千。皆刻和歌二首。日投之海。其一隨浪漂至近嚴海上。或獲之。携入京。人皆傳誦哀之。及有撰集之詔。遂得入撰云。

佐佐木高綱

佐佐木高綱。父曰秀義。其先出宇多皇子親王敦實。所謂近江源氏者也。高綱於兄弟次為第四。因以四郎行。為人驍健。有膽氣。少時依母姨。居於京東吉田。家貧。欲委質平氏。既而歎曰。我父嘗與六條判官約為父子。吾豈得為仇家執役哉。源賴朝之舉兵於伊豆。高綱欲為致力。徒步出京。經宿至野洲河上。見農父牽馬而至。高綱曰。父何不使我得騎馬過河。不可。固請久而後聽。高綱已得過河。因躍馬馳去。父追之。且曰。公不還我馬。吾將呼盜馬賊。高綱憂之。下馬曰。來。且還汝馬。父至。高綱扯以自近。拔刀。剸其腹者二創。適天初明。且大霧。無有知者。高綱委尸於溝。揚鞭疾馳。數日得達伊豆。入見賴朝。悅曰。卿至爾亟。吾深嘉其不忘舊誼也。及賴朝敗于石橋。走入杉山。大庭景親麾兵來追。相距百許步。賴朝在後。每發應弦而

斃。高綱曰。將軍何遽至于此。臣請得詭冒君名姓以當敵。君不如疾行避禍。賴朝從之。高綱與加藤景廉天野遠景等。拒追者。大呼舉賴朝名姓官銜曰。東州之以武世家者。誰非我家隸屬。何得騎馬進近前。射一人先進者。中馬。馬斃塞蹊。餘不能復進。賴朝因得乘間逃走。高綱弟義清。娶景親妹。從在追騎中。高綱曰。汝以一婦人故。背君離親。敢為仇敵。何其無恥也。義清默然。頃之。追兵又至。高綱與兄定綱等。拔刀進戰。盡擊却之。追及于賴朝。遂皆得免。木曾義仲之犯順也。賴朝方遣二弟範賴義經入脩貢職。至於熱田。

而告急者至賴朝更發兵六萬屬範賴等入討諸將且行議曰西軍禦師必於宇治勢多之險乃皆擇馬自隨於是賴朝有二馬曰磨墨曰池月池月最駿梶原景時長子景季請曰臣請得賜池月先衆涉水以自致石橋之役賴朝因景時得免難已而景時出降遂有寵嘗及景季請馬意頗重違之又惡其請之甚峻有缺於禮敬也曰範賴嘗使人請池月其他將士欲此馬者甚衆顧天下未定義仲若與平氏合兵以禦我恐難遽破吾亦將蒞陣不可不留一以自備賜以磨墨景季大悅拜賜而去先是高綱在近江聞兵

興晨夜馳而東景季已得賜馬且日高綱入見賴朝曰卿在近江何不待我軍至與俱入京還復東為對曰臣赴戰恐不免致死行間是以欲一奉謁拜辭兄親受節度且臣日夕疾馳而至馬已疲極不得與諸將俱西也賴朝曰義仲必禦我於宇治卿能為我涉水先登陷陣乎對曰臣生長近江略知河水深淺願得奉命先登賴朝乃賜池月高綱稽首曰君聞臣未及戰而死則已不然知涉水先登者必臣也將行賴朝曰梶原景季亦願得此馬卿有以識之高綱對曰謹奉命矣於是諸將進至浮島原景季視其馬無有

過磨墨者因登上高阜頗有得色已而高綱從數騎追及之未至里許馬適追風而嘶畠山重忠曰池月聲也衆不信曰池月何得還在此須臾高綱圉人牽池月過自高阜下景季意甚異之問曰誰有此馬者圉人對曰佐佐木君之乘也景季曰佐佐木君謂三郎乎將四郎也對曰四郎君也景季念吾從公請此馬公不許令乃以賜高綱吾何遽不及高綱而公之寵之有遠踰於我者吾不如與高綱交剌而死令我公喪二良得以釋憾也上馬中塗而立高綱望見謂其人曰景季意欲與我決鬭公之戒我者蓋以是也

已近景季曰四郎得久闊相見聞子有良馬是豈公所賜乎高綱笑曰否某去歲十月罷歸在邑適聞我公將有事於京輦急東下欲一得拜辭而從軍至則公等已上塗矣吾馬涉遠疲甚無以供驅使欲就公廄請一關吾子已獲磨墨至於池月吾子與蒲將軍皆請之無能得某又安得有請因思曰或獲罪責豈如力戰有以奉於我公遂與廄人謀竊取而逃某固分得嚴譴使者今至矣吾子幸為救解之景季以為信亦笑曰吾子之巫也果然吾亦悔不偷馬也遂與俱西皆從義經自伊勢經伊賀大和趣於宇治義仲

令根井幸親循親忠來禦。盡撤橋板。沿水樹柵水底施巨維。以阻涉水。義經至河上。隔水與戰。未有能涉者。畠山重忠進曰。臣請得先涉水。言未畢。高綱與景季。相繼赴水。景季在前。高綱曰。見子馬腹帶微弛。河流極急。不可不戒。子何不束帶。景季曰諾。駐馬束帶。高綱因疾馳而過。將達岸。馬絓于維。拔刀斷之。遂得出水。已上岸。大呼自名。景季亦踵至。二人馳使鎌倉。皆報以先登第一。頼朝曰。高綱景季猶在乎。使者對曰在。頼朝黙然。未有知其孰先也。數日義經錄將士赴功優劣。告以高綱先登。頼朝喜曰。高綱真能踐言

者矣。初高綱拒追兵於石橋。頼朝見其戰最力。悅曰。他日得志於天下。與卿剖分而有之耳。及討義仲。又謂高綱曰。戰捷且如約。久之。薦補左衛門尉。令為備前安藝等七州守護。以其在石橋。七與敵遇也。高綱以頼朝賞薄。不與前言相似也。不能無缺望。又數歲。後白河上皇。詔更造東大寺。頼朝令高綱董役。已而頼朝自將討藤原泰衡於東奥。高綱以有職守。不得從軍。意益不樂。遂決意罷仕。入高野山。披度為僧。至建仁中。叡山僧徒。擧兵相攻伐。頼朝遣諸將士討之。高綱二兄經高盛綱與焉。高綱聞之。至自高野山。見

于都下。語及行軍方略。及戰皆如其言。高綱子重綱亦在伍中。方高綱與經高等語。重綱入謁。高綱熟視久之。略不交一言。重綱退。經高等盛稱重綱強健。戰必有殊功。高綱曰否。凡戰鎧甲欲輕。械器欲小。今重綱重甲大刀。不與軀幹相稱。況欲以是戰于山谷阻隘間。恐不免隨命敵鋒也。已而重綱亦陷重圍而死。

熊谷直實

熊谷直實以二郎行。本姓平氏。鎮守府將軍貞盛遺裔也。祖盛方。父直貞。盛方仕為北面兵。坐法誅。直貞尚幼。乳母懷之。亡至武藏。依小澤氏。迨邑熊谷山中

有老熊。獰獰害物。邑人患之。約曰。能捕殺熊者。令長我邑。直貞年十六。入山擊熊殺之。邑人悅相與奉之號曰私黨旗頭。因以熊谷為族。直實亦幼喪父。久下直光妻與直實母兄弟也。是以直實與兄直正。皆育於直光家。及長。代直光入衛。儕輩以其不得以名達於官也。頗慢之。直實不悅。思有自振拔。密事中納言平知盛。直光聞之。怒其不豫。請奪之邑。久之。直實秩滿東歸。會源頼朝擧兵於伊豆。屬大庭景親。擊頼朝於石橋山。已而頼朝勢益張。遂與梶原景時等出降。直實膽勇善戰。從伐佐竹秀義於金砂。先登有首功。

賴朝悦命直光復所奪邑令直實得襲世為地頭及賴朝遣範賴義經討木曾義仲於京師直實從義經自伊勢踰山趨于宇治義仲令根井幸親等來禦悉撤橋板水底施巨繩列兵水次以守義經令善於蹈水者入水試淺深且斷繩壯士進自橋梁射以護蹈水者於是平山季重先進直實與佐佐木定綱澁谷重助繼之直實子直家年十六直實曰汝年少雖勇其中尚弱譬如果實之仁未堅成今欲躡橋梁而進吾猶難之汝安得從我必俟衆與涉水相繼而進可也直家笑曰兒豈與秋果同且兒正十數歲復安得

躬就安逸而致大人於危大人素苦風眩臨險得無要兒扶持乎遂與俱進直實射殺義仲臣藤兼助頃之佐佐木高綱等驅馬赴水諸軍亦齊涉盡敗走河上軍義仲遂戰死一谷之役義經又與範賴分道而進範賴自昆陽直趨生田伐其東門而義經取路丹波繞出一谷薄于西門既又令土肥實平等趨一谷義經將間道出鵯越天明下山進自城後以劫之直實夜謂直家曰前日戰于宇治河欲先登建殊功不幸為佐佐木高綱所先已涉水又不得從源少公入謁于上皇吾深以為憾今復與衆俱進何以為功

吾將趨一谷力戰陵城以自顯可乎直家曰然源少公每戰先進不喜吾屬為之先從公何得有為兒固意平山季重亦欲離次建功不如速行於是獨從持旗者轉出他路令視季重次則亡矣直實曰平山亦欲先登敗敵也行數十步暗中見季重與成田正宗留在小邱上直實按轡潛過自巖下五鼓馳至一谷大呼稱父子名姓且曰吾材勇蓋世公等何不出城與搏城中未有以應獨從櫓上發矢傳之而已季重亦至與俱立馬以待城兵出戰須臾城上樂作鏗鏘之聲颺于空直實嘆曰蒞戰猶笙歌以為娯樂貴公

子風流都雅迺爾吾則被堅執鋭欲與之為仇敵獨無惕然傷懷乎因泫然出涕天明平盛嗣藤原景清等二十餘人開門而出季重乃乘間馳入城盛嗣等反追之直實父子亦進戰與季重皆怒馬馳突城兵無能近久之皆出城直實謂季重曰公且留憩言畢又入戰于門中飛箭傷馬直實下馬步鬭直家見之自知不免益深入亦傷于肱直實視之直家曰幸為拔矢直實曰吾急不能拔矢且創淺舍之可也又進與城兵遇季重見直實父子戰苦復入戰一卒持旗者中矢墮馬季重怒進搏發矢者刎之適實平等皆

艘而至範頼亦伐破東門義經下山揮兵大呼入城順風縱火火及殿屋宗盛奉二宮乘船先逃于海餘皆棄守散走參議經盛季子敦盛欲追及于船馳馬入海直實望見呼之求與鬬敦盛乃還直實遂與搏刺殺之見腰間插笛以為徃吹笛者必敦盛也意甚哀之為請義經并其元與笛以贈經盛經盛亦贈書為謝是役也直實與季重皆先進入城頼朝後論功以直實先傳城然至於入城季重在前遂以季重為先登第一直實次之文治三年八月有事於鶴岡擇便於弓馬者馳射於場名曰流鏑馬令直實為射者

樹的直實曰射者騎馬樹的則否夫步之與騎不能無相懸臣不能奉命也頼朝曰否徃者新日吉祭日車駕蒞焉樹的者實為瀧口本所衆是樹的固有加于射者也卿勿固辭為直實遂執不從頼朝怒削之邑至建久中直實又與直光争地於是梶原景時方寵於頼朝意頗右直光及直實入訴頼朝盤詰稍緊直實為人口訥不能自辨措怒曰梶原景時庇直光臣無望於得直矣擲文契於地走出引刀斷髮曰吾不復升于公廷矣言畢即去頼朝令數人要於路不及直實既去過自伊豆山中遇走湯山僧專光勸勿

引退不從遂入京師為僧法然弟子更名蓮性自是專心佛乘日夕鍊修居數歲東歸入見頼朝頼朝固留之不聽創小刹於熊谷名曰熊谷寺丈室蕭然持律無懈承久三年病歿年八十四豫知且死使人報直家直家趨而徃視之則已絶矣世傳直實已獲平敦盛因有披剃之志蓋直實中歳蔣不得志覇朝因以發怒遂拂衣決起至終身山林然其蓄志宿昔未必不如世人所傳也予嘗以公事抵熊谷過所謂熊谷寺者多藏直實遺器及親書簡牘其臨終戒直家一書屬以無喪所傳法器而第一條則戒勿忘振威

武奉國嗚呼直實雖遺世高蹈無復冀於榮進抑亦非尚志之士乎畫家亦有直實持丁字小挺擊鉦念佛聞戰鬬聲不覺擧挺一擊鉦盡粉碎圖蓋出後人揑造當時未必有此事要亦有得於直實之志者矣舊史或以直實之死為在建久二年九月四日或以為在承元二年九月十四日與其傳承久之死互有差異未知孰是也

鴨長明

鴨長明曰菊大夫家世為賀茂氏人氏人謂隷於神祠者而和言加茂與鴨通因以鴨為族少善和歌妙

解音律知名於時應保中賜爵從五位下後鳥羽上皇召為和歌所寄人詔令廷臣令肥大枯細艷雅三體作和歌當時善於和歌者皆難之獨長明與攝政良經僧慈圓等六人獻歌皆稱旨祖季繼父長繼皆為加茂禰宜長明亦願行奉職祠下朝議不許於是杜門屛居作發歌自遣遂薙髮為僧居於大原山時年五十矣建暦元年十月游於鎌倉將軍源實朝好和歌素聞長明名數延入宮促膝與語至連日夜已而西歸棲遲日野山居常登山臨水採擷自給嘗創意作一室廣裁丈高不過七尺柱梁簷廡皆以鎖鎖

之可隨意解放舉以之他又得兩車載之室中有佛像一軀書數軸及箏琵琶各一而已因作方丈記述志為當世所傳誦久之上皇欲復召入和歌所獻歌固辭衆益高其有守藤原俊成奉詔輯千載集長明歌入撰者止一首衆以為長明必不能無悵恨長明則曰吾才識拙陋初非以和歌世家者屬有撰輯之詔得掛名其間亦云幸矣寧復望多入撰哉後數歲俊成復與其子定家等奉詔撰新古今集進歌者或至千百首多被擯黜獨長明獻十二首皆入撰云初遊鎌倉有海道記又著無名抄寶玉集發心集文字鎖四季物語皆行于世其海道方丈二篇尤著但方丈詞旨雋逸妙絶古今而海道遠不相及或曰今世所傳海道記盖後人偽撰也初長明已為僧更名蓮胤然與之游者仍曰長明遂以是顯於世云

北條時村 弟資時附

北條時村相模守時房第二子以二郎行右京亮義時之當國時房以長弟參決機務威焰薰灼當世無與比已而時村一旦出家為僧更名行念實承久二年正月也人莫知其何由自果於韜晦又意其未必能保終也然時村常優游林邱終其身無有渝志弟

三郎資時亦與時村相繼披度更名真照二人皆善和歌載在新勅撰等集

隱逸全傳卷上終

隱逸全傳卷下

土左細川潤次郎著

萬里小路藤房

萬里小路藤房初名惟房藤原氏權大納言宣房長子幼好讀書博覽強識事後醍醐為左大辨帝嘗與侍臣講尚書侍臣無能通經獨藤房講讀稱旨帝嘉賞歷參議至中納言兼左兵衛督撿非違使別當位至正二位元弘元年八月北條高時令二階堂道蘊等將兵七千入京初至衆喧傳東軍將擁乘輿出狩致親王護良於死護良聞之夜使人馳入宮上變且

請避禍於南都藤房與弟季房及大納言師賢在直帝召與謀藤房曰事急矣不如及天未明車駕急出宮帝即為婦人裝乘車出自陽明門門者誰何藤房與季房從在後告以中宮出遊北山離宮遂得出門抵三條河上親王尊良及公卿數人追及之帝更御肩輿大膳大夫重康與藏人清藤伶人豐原兼秋等更舁而行親王以下皆微服扈衛如公卿臣屬攜婦女往拜南都梵刹者狀天明至於古津遂入東南院留一日轉至和束將保於鷲峰明日又入笠置寺寺在山上最為峻險於是詔徵兵近畿入守者數千因憑高一大殿以為行宮四面起宮城焉東軍聞車駕在笠置相繼聚于山下者七萬繞山聯營相屬數日攀巖凌城城上矢石交下殺傷甚衆東軍退罷戰圍守而已頃之陶山義高與小見山氏真候天暴雨且風將壯士五十人夜踰墻入城城中不之覺也義高等令順風縱火因登山齊譟山下軍亦鼓譟應之聲震山谷城中意東軍數萬入城驚擾無能禦須臾火及殿屋帝徒步而出循山間行風雨益至夜黑咫尺不相見公卿從者皆迷失道獨藤房與師賢及權中納言源具行扶帝行數十里天明與帝皆伏于莽待

暝復行如此者三日比至有王山飢疲無能興屬松井藏人與深須入道跡而至深須先進帝正色曰汝等獨不能仗忠貞以為子孫地乎深須受詔惶懼意欲無忤逆恐松井不肯與已同因以獲罪鎌倉也遂擁帝升腰輿入于內山藤房等就逮已而東軍奉帝還於六波羅獨藤房與少將源忠顯得入侍明年車駕出狩隱岐藤房放于常陸又一年鎌倉與六波羅相繼敗滅高時伏誅車駕至自隱岐藤房亦得還入京時天下初定將士有勞于行間者爭奉功狀日聚殿庭至數百千人帝令權中納言實世第其輕重頒

序給賞而將士率多詐冒實世不能急裁決旬月銓
定二十餘人而已既復以賞不與勞相直褫之更令
藤房糾督藤房甄別眞僞銓擬略備而內旨屢降恩
賚僭濫或至嘗犯順者亦賜數邑藤房知不可諫稱
病家居帝又令民部卿光經代藤房光經移牒諸大
將參驗所隷將士忠否將欲奏請行賞會詔以高時
邑充供御弟泰家邑賜親王護良而大佛貞直邑賜
寵姬藤原氏其餘多賜親衞諸司若宮嬪歌舞雜伎
之徒於是東西縣邑分給已盡無以待有功之士光
經謀無所出經數日徒浩嘆而已帝又銳意政事郁

芳門左右新置決斷所受士庶訟令公卿中學優贍
及通律令者約日參決久之帝以天下無復足慮者
常居深宮漸有聲色之娛左右內寵怙恩用事請託
公行有司所請多與內旨相左往往至數人爭一邑
天下驟然復思亂至已而公卿又進奏以爲內中狹
隘無以容百司備朝儀非王者所以君臨萬國也帝
乃詔修大內課安藝周防供費且令諸州地頭及武
人素隷屬鎌倉者分其入二十之一獻助不贍更作
鈔鑄錢以助其費又起離宮于二條高倉號曰馬場
殿車駕屢游幸屬公卿宴飮令武士馳射于庭觀以

爲娛樂適出雲守護鹽谷高貞獻駿馬遍身雪白高
四尺三寸腕縮蹄高筋肉相稱鬣長過膝背有四十
二旋毛晨發自雲州冨田涉路七百里比入京方日
沒矣已經進御帝大悅命畜於左馬寮號曰天馬帝
嘗入離宮宴酣廄人牽馬而至帝欣然顧謂內大臣
公賢曰天馬之出於吾邦莫之前聞今也不求而至
此其應奚在卿以爲如何公賢乃歷擧前世人主獲
天馬者盛稱其祥曰陛下聖德廣運天馬應時而至
其爲祥孰大焉於是他公卿亦希旨皆稽首稱賀有
頃藤房至帝又問之對曰臣聞昔者穆滿御於八駿

遊行天下而周道初衰漢文與光武屛千里之馬福
祚延世宗社益隆若夫吾邦上世以來未聞有天馬
之出而陛下御極方乃適至臣愚安得知其休咎何
在抑天生尤物以惱人心臣恐禍且有不可得而測
者臣竊見方今大亂初平瘡痍未復且將綏輯振德
之不暇而群臣苟偷燕安無有以此爲慮往者天討
初征四方以武顯者莫不棄身徇國爭踐戎行無他
以欲仰徼天寵遺榮子孫而已今則叨恩受賜者獨
首於左右近倖擧天下之地無復給有功之士是以
疏記功狀以希寵錫者日聚于殿庭而有司不能以

時甄録。為之褒賞。遷延已久。動至經時月。將士皆意倦力屈。稍稍罷還其鄉。群臣見其如此。以為無復聚訟爭功者。何其繆也。方事之殷。武臣有勞于國者。莫過於義貞正成。而尊氏長年以至於赤松則村。皆與之相亞。陛下已賞義貞等功。皆祚土頒爵。恩禮優重。獨至於則村。一旦授以數州守護。又從褫之。特賜舊所有一邑而已。不知則村何負於陛下。陛下乃遽有此命。臣實恐武臣非獨以賞不酬勞為恨。又將有詔命反覆不可得信之譏。鎌倉以來。每州請置守護地頭。所以防禍鎮亂也。自大運一復。州牧得復收政柄。

其遣小吏監督。號稱目代者。擅行威福。負應以後所獲莊園。率收為已有。晉役及徤兒從在州廳者。皆驕慶自肆。橫行鄉曲。而守護地頭不免有失職之嘆。武人素隷屬鎌倉。號稱家人者。皆降均編户。亦不能無缺望。而内不自平。是天下之抱恨銜恤樂禍喜亂者。豈可勝計哉。陛下又下詔修大内。工役繁重。民纔免兵革。更困徵發。亦所以聚怨貫禍也。於今之時。不幸有強臣跋扈。惑志非據者。群不逞之徒。且相將而起。以助兇逆。陛下安得禦之。夫德之流行。初無須於此馬。獨禍發旦夕。告急報變。非絶足不可。則天之生此馬。得無非豫為緩急之備乎。伏冀思王業之不易而無務於玩物。國之福也。帝不悦。遽罷宴還宮。藤房後又驟諫。帝猶無悛心。每游讌。或至連日夜。藤房以為吾之所以事君者盡矣。於是浩然有去志。車駕尋幸石清水。藤房從焉。已還。一夕入侍。從容語及比干死諫。及夷齊讓國餓死等事。至曉而退。已出宮門。盡遣還車徒。獨從一隷。入北山。至於岩藏。請僧仁戒為戒師。削髮為僧。實建武元年十月五日也。事聞。帝大驚。命宣房召之。將復有所任使。宣房使人告藤房。藤房賦和歌屬使者。固辭不起。明日宣房又至岩藏。則藤

房既亡矣。僧具告以藤房在寺再宿。際曉辭去。宣房意深悵恨。哀慟不自禁。遂升車而去。藤房已出家。明年尊氏反。詔召義貞於尾張。使者騎天馬。疾馳半道而斃。果如藤房言。藤房出家時。年三十九矣。世傳帝後避禍芳野。有村童晨蒭于西郊者。一老僧形容羸癯。書和歌屬童曰。為我致之大納言實世。童乃抵實世。進歌。實世視之。藤房手跡也。急召童問僧狀貌衣色。言帝以物色下大和紀伊河内諸關。譏察久之。不獲。又數歲。刑部卿義助。至自越前。語公卿於朝曰。某在越。令畑時能守鷹巣山之險。時能欲審山谷阻隘。

循溪而行數里。見倚巖爲小菴。汲以松粒數墜葉爲
席石上安法華一部。少焉有僧至自山上。手携紅桂
一枝。時能草巖覘之。見僧斟溪中水入菴將繙經誦
之。時能乃進言曰。小人甚欽君遠跡巖居自務錬脩。
願得以名姓見教。僧曰。卿爲誰。時能告以名姓。僧憮
然久之曰。貧道東州人耳。言畢。執經朗誦。不復言。時
能還謂其僧雖衰老。非復舊容。宛然中納言君也。明
日。某亦與一條少將往視。小菴仍在。而僧已亡矣。獨
石上題和歌。少將素識中納言君書曰。真矣。乃復與
少將入山遍覓。終不得見也。於是。公卿聞者皆流涕。

隱逸全傳　卷下　七　吾園藏版

以爲筭歳月。時能之得見中納言。在中納言贈實世
歌之前。顧去越將遊海西。途過行宮。因贈實世以歌
也。盖藤房枝識卓越。當世廷臣無有與比。設令後醍
醐内自雅飭。而委藤房於外輔以正成義貞。未必不
成恢復之功也。及其諫不聽計不用。決意一擧深自
韜晦。杳然終於無聞。所謂遯世而不悔者。寧復得以
其過於矯激貶之哉。或謂藤房已出家。以授翁宗弼
爲名。或謂號侃山子。其卒年盖八十五。世又傳將航
海入土州。舟覆溺死。皆不可得而審也。

吉田兼好

吉田兼好。大織冠鎌足之裔。卜部兼顯子也。博渉群
書。強識過人。巧於和歌。又能以和言屬文。事後宇多
爲北面兵。遷左兵衛佐。正中元年。後宇多崩。兼好遂
薙髪爲僧。入修學院肄業。已而移居横川。凡與頓阿
淨辨慶運以和歌齊名。最與頓阿親善。嘗乞米於頓
阿。寄折句歌。見意。頓阿亦不能周。急答以歌餽米少
許而已。武藏守高師直好和歌。兼好又與之游。師直
屬兼好作書。欲以挑婦人。兼好略無難色。爲屬數百
言。其不拘如此。頃之夜乘月出游千本。至釋迦堂窺
於屛處。聽僧誦遺教經。須更有美婦人至。頗與狎。兼

隱逸全傳　卷下　八　吾園藏版

好默然。亟轉身避之。婦人又從而至。兼好遂去之。他
盖宮嬪素識兼好者。相與謀欲有以試。而兼好初不
肯與之近。其清而介如此。居常以爲獨讀書燈下。尚
友古之人。樂莫大焉。喜誦本朝古文。又讀文選并白
氏文集。旁及老莊之書。晩著徒然艸。叙花鳥勝情。述
人世變態。莫不分微探賾。以究於幽眇。而高風逸韻。
自見於筆墨間。論者以比鴨長明方丈記。初兼好有
侍童。善和歌。習萬葉古今二集。兼好已出家。令川了
俊請使侍左右云。

紀俊長子行文附

紀俊長。長谷雄之裔。世居紀伊。奉職日前國懸神祠。位至從三位。好讀書。善於和歌。後小松帝。詔令獻歌。前後無慮百餘首。每車駕出游禁苑。輒召侍宴。遂詔使為侍從。賜升殿。進見。然常希心高遠。不肯就仕。應永十二年。解職為僧。屏居于鄉。更名宗傑。其居有梅數百株。又種竹數千竿。種梅處名曰梅軒。種竹處曰竹軒。因自號曰梅隱。又曰竹隱。藏書萬卷。日夕務於披覽。意倦則與酒徒琴侶游衍。論者以為俊長宏才博學。鳳翺翔於雲霄。已退棲遲於山水間。優游自適。以至終身。真高潔之士也。俊長歌載在新後拾遺新

續古今等集。嗣子行文。亦繼父。奉職國懸神祠。進爵從三位。永享中。入見於殿上。賦和歌三章。以獻衆以為有乃父風。帝悅。賜以寶劍一雙。蓋異數也。既而罷歸鄉。將以繼先志。臨去。群僚皆贈詩歌。以為別。僧東沼亦有贈序。曰。梅亭竹閣。出於琴浦暮煙之上。而閣中又有詩書絃誦之聲者。非公之廬乎。予將茅鞋竹杖。往而訪之。以其盡行文平生也。頗為人所傳誦。行文歌。亦載在新續古今集。

僧福可

僧福可。河野氏。不知其初為何名。伊豫人。家世以武著。福可蚤歲。不肯近聲色。暇則與野人僧侶游。嘗為官。知泉州事。賦役無增。民皆樂業。比秩滿而歸。囊中不裝一金。久而民又稱其遺愛。尋為僧。常肆意山水間。遂隨入明使。踰海。歷覽吳楚諸勝。北入燕都。見僧錄司獨芳禪師。蓋彼邦景泰中事也。東歸。卜居美作山中。居常破鐺煮菜。楮衣芒鞋。以至終身。初與僧天隱為友。天隱題詩扇頭。以贈其序曰。老人好游。嘗翺翔禹域。遍禮諸祖遺跡。及東歸。猶未能忘乎濟勝之娛。凡東西諸州名山水。嵜靡不投跡。是以談笑有味。胸次豁如也。

東野州

東野州。名常緣。美濃人。本姓平氏。其先出于千葉介常胤。常胤第六子胤賴。食邑下總香取郡東莊。因以為族。胤賴子重胤。孫胤行。自胤賴皆嗜和歌。重胤受業於藤黃門定家。胤行亦娶定家子權大納言為家女為妻。且從受古今集秘訣。既還美濃。城於郡上居之。名篠目城。胤行號素暹。生氏村。氏村生師氏。師氏四子。長泰村。蚤死。季曰益之。嗣兄承家。仕為式部少輔左衛門尉。實常緣父也。是時室町方盛。權大納言藤原雅世。與今川了俊。常光院堯仁。堯光。及僧正徹。善

說等皆以善和歌名於一世益之亦以和歌世家常
與雅世等游與齊名年老致仕號素明已而遇讒譖
於周防居一歲以永享十三年卒常縁為素明第五
子兄氏教發死常縁為之嗣亦承父祖業尤善於和
歌初素明在職曰下野守至常縁亦以是行衆因號
曰東野州自先世遷於美濃其族在千葉者亦分為
加國分大須賀圓城寺原相馬數家而其宗曰胤直
足利成氏之鎮于鎌倉上杉憲忠與上杉顯房為管
領而憲忠宰長尾景仲用事結城成朝里見義實等
為成氏圖除之發兵襲殺憲忠先是景仲亦虞禍至

密與顯房父持朝謀屬諸將素附已者以自備憲忠
已死更立其弟房顯承後遂與成氏為仇敵所在搆
兵東陲騷然慈照公義政以成氏逞私怨横速禍亂
也令諸將討之而諸將多為成氏致力者原胤房亦
勸胤直以兵屬成氏圓城寺尚任曰不如助管領胤
直以為然擧兵應於持朝等胤房不悅馬加康胤與
胤房戮力請兵成氏攻胤直及其子胤宣殺之妻子
皆為戮胤房遂推康胤為大將盡并千葉持朝等又
令胤直弟了心二子實胤自胤承胤直後保于市川
慈照公謂常縁曰卿亟東討叛亂令實胤得復先業

常縁稽首奉命與濱春利東馳及至以公命募兵遠
近國分大須賀等皆擧衆來屬焉常縁進伐馬加城
敗走胤房諸城亦望風奔潰常縁乃奠居東莊令春
利留守東金是歲康正元年也居頃之慈照公欲徵
常縁還京更以澁川義鏡為東州探題義鏡至下令
諸將勿得為成氏致力諸將不應慈照公又遣其弟
政智出鎮于堀越將與持朝等四面進討成氏無幾
持朝與房顯相繼喪亡成氏勢益張獨常縁擁兵與
康胤及岩橋輔胤等相拒前後十餘歲會山名宗全
與細川勝元搆難京師亦大亂宗全遣兵攻略近畿

諸邑遂入美濃攻篠目陷之令齋藤妙椿據守常縁
聞之嘆曰昔者吾祖初賜此邑相傳數世以至于我
今則為人所掠奪意甚傷恨因請僧設齋為父修冥
福作和歌述志春利在坐見而哀之以告其兄康慶
康慶亦感嘆為人誦之遂傳至妙椿妙椿曰吾嘗與
野州同學和歌今吾奪其邑令野州流寓異境豈交
游之誼哉野州能以一首見寄吾且請復城邑康慶
聞之以告春利春利因謂常縁曰方今四方日尋干
戈唯利之視何意乃有斯人公亦作歌得以復舊邑
不亦善乎常縁曰諾為賦十首以贈妙椿皆詞旨哀

婉頗有足動人者妙椿亦答以和歌慈照公聞之明年徵常縁還京令妙椿復邑妙椿已復邑遣使贈和歌常縁常縁覽畢亦口占一首以授使者皆為人所傳誦常縁還居美濃數歳後土御門詔徵入京在京二年從學和歌者甚多宗祇亦常縁弟子也常縁授以古今集秘訣所謂古今傳授蓋始于此矣平生與宗祇書疏往來彙為卷曰東野州消息又有和歌集皆行于世其在京准后藤原政家右大將藤原公數及將軍義尚亦皆從受業焉常縁孫素傳有數子長曰元胤嗣元胤卒長子常慶嗣更城于篠目近邑赤

合山居之常慶無子以盛數為嗣初元胤弟盛胤生胤好胤好二子季為盛數盛數已承家更姓遠藤徙居八幡亦郡上一邑也盛數嗣子慶隆事豐太閤秀吉坐事喪邑遷於小原食七千五百石關原之役致力東軍以功得復封八幡粗額二萬七千石後屢絶世皆養異姓為嗣由是削地至於胤親移封江州三上有一萬二千石子孫相繼侯皆以遠藤為族至王室中興國除為華族論者以為野州非隱者也其先世以武顯子孫亦繼世為顯諸侯覩野州奉命討千葉之亂其材勇益亦有出于等倫者矣但夙耽心和歌風流溫雅與當時諸將攻城略地專務利已者自異至於作歌贈妙椿復其城邑蓋平生氣度澹遠固有足服人者不然妙椿之悍暴豈遽損已以敦友誼者哉所謂古今傳授後人或作其繆舉然中古之學和歌者皆以是為一世至榮而其原實出於野州且當時避世遯逃者多託於和歌以自韜晦而能傳和歌之敎令得相承於奕世者野州與有力焉然則野州雖非託跡隱逸然其設心豈非與隱逸之流同趣者乎

猪苗代兼栽

猪苗代兼栽父曰盛實為式部少輔其先出三浦介義明義明曾孫經連居猪苗代城曰猪苗代大炊助子孫遂以猪苗代為族兼栽蓋亦生於坂東但不知定在何州舊史或作平兼載以其舊平氏而栽載音通也少好聯謌又學和歌於僧堯孝其居名曰耕閑僧周麟為之記謂硯田筆耕宜於清閑也每出遊遇江山景勝諷詠遣興王侯貴游爭延以為上客曰座無兼栽不樂嘗至京師慈照公義政授以宗匠之號謂其為聯歌宗師也後土御門後柏原二帝皆詔令評騭御製聯歌相傳宗祇嘗師事兼栽或以為兼栽

實嗣宗祇業者未知孰是也平生好遠游無有寧居晚入奧居於岩城足利政氏好聯歌遣使招之遂移居北總古河永正七年病風歿葬于都賀郡野渡村滿福寺墓上植櫻時人號曰薫栽櫻

宗祇

宗祇紀伊人飯尾氏少好和歌耽心風流韻事最長於聯歌聞僧心敬善於聯歌徙步入京從受業焉頃之盡得其秘又聞東野州常緣傳和歌古訣常緣時在坂東宗祇又不遠千里往從之游得古今集秘訣而歸其篤好如此性又好遠遊東西陬僻無不容跡

晚北游留居越後二年又策杖而東所至以和歌及聯歌名家者從游如雲宗祇又喜聞香每焚香薫鬚人問其故曰吾非愛鬚也愛聞香欲其久留在鬚髯間耳文龜二年七月病卒於逆旅年八十二宗祇別號自然齋又號種玉菴據弟子宗長記其死葢在箱根山下湯本以七月晦日屬纊葬於駿州境上桃園山定輪寺門側而湯本早雲寺又有宗祇墓葢從遊之徒招魂而葬以致崇敬者矣

肖栢

肖栢後中書王具平之裔而大納言通方遠孫也早歲出家然其為學非佛非儒粗通內外諸典尤嗜和歌從宗祇學萬葉集至新續古今集及伊勢源氏物語等書莫不講究嘗註釋伊勢物語後土御門見其稿嘆賞命寫一本藏于秘府又嘗點定俊成良經西行慈鎮定家家隆六家歌拔其尤者若干首獻于後栢原又就古今至新勅撰九代歌集抄二千餘首以便誨初學其致力和歌如此又工於聯歌居常從五山僧徒游得聞唐宋詩法由是頗解作詩每出游騎牛貼其角以金箔見者驚且笑自若也年老入攝津築小室于池田長松繞簷花卉滿庭次第開落四時

如春名曰弄花軒又曰夢菴而以牡丹花為號昔者南泉禪師指庭前牡丹謂陸亘曰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意葢取諸此也肖栢已篤於愛花又嗜酒喜聞香自作三愛記且請建仁寺僧常庵龍崇作記後土御門已崩後栢原嘗夢先皇屬群臣聯歌命肖栢以發端第一句肖栢口占和歌以進曰發端一句用此意可也帝已醒猶記其歌因命前內大臣實隆召肖栢於攝津入見于便殿帝告以夢中事命進一句肖栢亟仍夢中歌意唱發端句帝亦賡載歌群臣遂相與屬而和之頓成百句帝欣然手酌酒以賜肖栢頓

首謝恩復辭還池田舊隱葛巾野服觴詠自娛久之
避兵變徙于和泉隱居界浦大永七年四月病卒年
八十五

善住

善住佐佐木氏爲人聰敏好讀書尤精醫籍從學者
甚衆然不喜與人交卜居于叡山東麓地濱琵琶湖
因以善住爲號僧周麟問何爲善住善住曰取諸東
湖無文禪師善住閣之詩也詩曰閣前溪水聲潺湲
閣後山色青巑岏取之不得舍不得善住道人如是
觀

善輔

善輔一名善法不知何許人居於衆田口家蓄一釜
號曰手取釜居常煎茶以爲娛樂熾炭炊湯頃之颼
颼有聲善輔欣然傾耳悅曰眞松濤也馬丁轎夫有
來過者延與飲茶談笑竟日食盡輒出丐于市豐太
閤秀吉使茶博士利休諷善輔獻釜利休過善輔從
容語及之善輔作色曰吾家貧止有一釜若復獻之
何以煎茶顧吾之所以得是命者以有釜而已是累
我者矣起取釜投于石上片片碎裂利休大沮逡歸
具以狀聞太閤歎曰眞高士矣使其獻釜吾之過也
命良工取碎片爲法摸造二釜與舊無異太閤留其
一以一贈善輔以謝過云

維翁　附子快翁孫了翁曾孫朴翁玄孫爲實爲章

維翁名維實崇光七世孫式部卿親王邦輔庶子而
生母安藤宗實之女也幼養於外家屬細川澄元與
三好希雲搆兵相伐都下騷然宗實乃携維實避亂
於丹波釆邑小口村實在桑田郡千年鄉是時天下
大亂所在盜賊充斥劫掠相繼於遠邇獨以維實爲
王家之胤也賊屛跡不敢犯一邑因得以免禍維實
已老自號維翁其居在千年山下尤爲景勝因益脩

園池有八勝之目曰管雲洞曰嘯月庵曰洗耳泉曰
愛蓮塘曰吟雪橋曰賞竹徑曰嗅梅塢而總而名之
曰抱琴園維翁自作之記推髻長鬚杖藜逍遙詠歌
賦詩或簑笠釣魚於千年河有邑民罹疾者自負藥
囊往診之爲處方施以藥餌元龜元年卒年四十一
維翁子曰定實母家亦藤氏因以五藤爲族以滿五
郎行驍勇好武父卒聚邑中少年築堡於出雲村以
備寇盜及織田右府信長使明智光秀徇丹波拒戰
不利棄守走於丹後數歲復還舊隱號快翁慶長十
年卒快翁子定明曰新太郎幼好學入京從藤惺窩

受業親王貞清。勸令就仕。賜爵從六位上。為右京亮。非其好也。無幾引疾北歸。號了翁。寬永十四年辛年六十一。嗣子定為以新五郎行。幼喪父。母河合氏教督極嚴。時書籍印刷未遍於天下。居常謄寫以供誦讀。弱冠入京。受經義於左中將藤原為景。又從木下長嘯。學和歌。已而為親王貞致家臣。明曆二年。賜爵從六位上。為右京進。遷右京亮。為人敦厚。有氣節。巽輔親王。常以身先之。凡經義書法以至琴箏琵琶。其餘雜技。皆延名師以資勸講。已亦專心學之。由是為親王所敬憚。累遷內匠頭。進爵從五位上。年五十二。

致仕。薙髮。號朴翁。常從名宿問禪。優游自娛。還入舊棲。益修抱琴園。曰吾已了世事。今後謹守父祖遺業而已。素慕陶柴桑為人。置淵明集日夕繙閱。手寫歸去來圖。請野田雲作書淵明辭於上。以揭于壁間。鼓琴吹笛。書畫嘯咏。以為娛樂。如此者十八年。元祿十五年辛年七十六。二子。長曰為實。季曰為章。為實號素軒。承父後。好學淹博。尤明前世典故。掛名仕籍。為右兵衛尉。尋與為章應水藩之聘。藩輯禮儀類典。擢為實為總裁。食祿七百石。為章號年山。亦好學。邃於史學。食祿三百石。與修大日本史。為章無子。或勸養異姓為嗣。不聽。曰命也。藩命益祿。亦辭曰。吾無子多受祿何為。所著有紫女七論。記聞和歌集。及年山打聞等書。

岡尾正恵

岡尾正惠。不知何許人。幼喪父。養於京師族人家。為人聰敏而慍慾。喜作字。暇則憑几學古人法書。族人愛之。及且死。令正惠管家。家雅業賈。正惠以為較錐刀之利。非己所能為。固辭不受。族人乃不復强。分黃金五十兩。令得自為生。族人死。出居建仁寺。益務記覽。至佛老之書。無不涉獵。又從三井寺僧正尊悟學

書。僑居近江。風雨寒暑。未嘗不登門。尊悟嘉其篤志。臨死悉舉所藏親王尊圓以下數家眞蹟與之。正惠書由是益進。京師人學其書者。固請還居京。乃復入京。其初寓建仁寺。語人曰。人之多累以有妻子也。吾誓不復近婦人。時年二十五矣。及再入京。年已老。世念益淡。終歲足不踰閾。獨值父母忌辰。乃出上隴而已。門生故舊或有治具請為歡者。辭不肯往。亦未嘗有招人與飲。為人作書。獲金付之門生。以充家中費。初不計多寡也。每日早起。夜則初更就寢。端坐涉日。望之如泥塑。一室蕭然。机上止有筆硯而已。不上公

卿之門亦無花月游賞之娛雖即聖經梵典屏不肯覽五藤為章謂正惠曰墳籍者閑中之益友先生盍繙閱以消閑正惠曰予無志於治國聖經固無用不欲升天堂不怖墮地獄梵典亦無用非希志長生不死何為於道書不作詩歌何為於古人之集大抵人讀書必多慕傚之念苟多慕傚之念心不得少閑我則異於是惷然而起塊然而寢經歲無營一事如此數十年習以為性初無取於消閑之謀也為章曰如先生之言真莊子所謂坐忘列子所謂心死而佛氏所謂百不可思量者非耶正惠哂曰君欲品隲我唯

任意言之吾則知晝坐夜眠以終天年而已君固勿須多言遂歸讀君之書可也為章憮然不能復有言而止元祿中正惠罹疾初不服藥端坐而逝年七十六二奴皆善書當時以書名家者歎賞以為不可及云

如竹

如竹不知何名自號曰如竹相傳為薩州屋久島漁人子幼削髮入島中本佛寺為僧及長東游京師寓於本能寺奉日蓮之教非其好也已而西歸適有鄉人曰玄昌者亦僧也博通內外諸典專以紫陽四子集註教授于鄉里如竹曰吾固知世間自有此教也遂棄其業從玄昌學焉時年二十餘矣為人質直寡言笑其於學不務記誦詞章常致力于四子已歸儒仍不畜髮又不娶慶長中遊于江戶藤堂侯高虎厚禮聘之如竹入見曰臣鄙野不知忌諱今也得備員顧問臣有不知則已苟知而有言君能納之臣敢不竭力否臣不能奉命也侯曰所以屈致先生者以先生能盡言也若夫左右從諛之士寡人豈憂乏其人哉於是如竹常在左右多所啓沃嘗為侯講經已畢因言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行道也苟不

能行道是禽獸也夫國君而禽獸其行與虎狼無異人誰不畏懼臣等小人或禽獸其行要如狐狗不過為人所賤惡耳均之禽獸也一則為人所賤惡一則為人所畏懼然而其失於為人一也言未畢左右以其過矯激皆大驚侯亦笑曰先生之言無乃已甚乎無幾侯卒嗣侯庸懦不喜儒士如竹乃致仕而去還鄉盡舉俸餘之金賑親族隣里貧者既又入琉球琉球王亦聞其賢迎而師事之當時琉球之俗多與我不同如竹為教誘之因而改風者甚多然如竹不欲久留於海島固辭而歸又散所得金周窮乏多所全

活年將八十又遊于大坂常聚徒講經寒暑不輟居數歲西歸其卒葢在慶安明暦之間初如竹受業玄昌玄昌名文之號南浦大隅正興寺住持也如竹亦嘗爲人言師資相傳之序以爲四子集註之始入于我京師東福寺僧岐陽爲之和詁實爲我邦奉朱學者之祖岐陽以其書傳大明大明傳道山道山傳平田平田傳方田方田傳景蒲景蒲傳桂菴桂菴傳月渚月渚傳鄂渚鄂渚傳一翁一翁傳文之文之因舊本更點定號曰文之點藤惺窩將航海入明舟過自薩南泊于山川港阻風上岸寓于正龍寺數日聞僧

吾園藏版

誦魯論見行間有和詁倒飛之說問誰點定者僧對以文之惺窩曰吾之所以遠遊異域者以欲從彼邦碩儒講習朱說以授我徒也今閲此書與紫陽之意無異我事足矣從僧乞一本遂回舟東歸或以爲岐陽始講四子集註以傳其徒惟正景召二人二人傳桂菴桂菴傳月渚月渚傳一翁一翁傳文之而文之又以傳如竹其言與前所擧少異皆存薩人口碑未知孰是然薩子弟習四子句讀者至近歲猶用文之點云

天野康景

天野康景初名元景幼曰又五郎後又曰三郎兵衛參河人父景恒事東照公皇考應政公諱廣忠於岡崎東照公之幼康景亦以髫歳侍左右及公出質於駿河自西郡經吉田將舟載踰海戸田憲光等密與織田信秀通謀欲要公歸信秀令轉舟而西至於熱田舟中覺見紿皆相視失色康景曰是姦人設詐陷公子於禍也令所從一隷還報岡崎曰不亟行恐無及矣隷即脱身逃走得還至岡崎具以狀報康景時年十一衆相傳稱其奇敏及長驍勇善戰從撃一向宗僧於八面破之斬馬場小平太公悦賜偏諱更名

吾園藏版

康景永祿八年二月新置三奉行以康景及高力清長本多重次充職清長爲人慈仁愛物重次則剛决不貸獨康景愼重多智涖事無所偏倚相與協心從政四境大輯爲之語曰作是夜叉高力佛多應事無方又有三郎葢重次以作左衛門行是以有此言從戰于姉川有北兵佯爲我裝攔至麾下者康景覺其詐撃殺之又從戰于三方原我師敗績公將收入濱松過自小邱下甲一將或從三卒騎立邱上卒皆執弓康景走進擧長槍鏦騎者斃之餘皆散走公已入城甲師從而至康景與植村莊右衛門等守門天暝

又與大久保忠世率銃手十六人襲信玄牙營於犀崖夜黑甲人驚擾墮崖死者甚多至今崖下耕田者往往獲遺鏃若古鎧鐵片云是役也康景以功賜二百緡之田併舊所食為三百緡後又加賜千七百石戰于天方被傷仍留守瀧阪之寨天正十一年為江尻處守所謂城代也是時松平康親守石津與相人戰於韮山康景援之屢破相師公又賜米三千苞賞之戰于長湫斬首三級賜下總田三千石慶長六年賜封一万石於駿州興國寺康景因欲城其邑豫伐巨竹數万竿令卒守之已而公邑民或盜竹守者殺

之邑宰井出甚介求獲卒抵死康景曰殺盜無罪必欲致之死吾自當之耳甚介更因本多正純訴康景擅殺良民公曰康景必無此事命正純糾督正純謂康景曰我公亦欲抵死吾子為人臣寧得違公意乎康景默然久之曰子言善矣抑卒實無罪吾不忍致之死公果如此吾寧致為臣而去耳遂棄國而逸隱於豆州狩野數歲大久保侯忠隣延令居小田原近邑歲時贈遺甚厚公亦念其勲舊欲召祿之固辭不起十八年二月病歿歲七十七數子長康遠曰對馬守寛永五年賜俸千苞為幕府世臣次康武曰左兵衛次康世曰六右衛門次康由曰三右衛門餘皆為僧論者以為康景積功累勞已躬万石之封迺一旦棄國落魄猶不忍殺一不辜其執心益過於人遠矣

貞德

貞德松永氏小字勝熊平安人祖尚秀父永種尚秀松永久秀之弟也別以直江為族貞德幼有異資生七年為東福寺喝食二旬能誦法華一部衆駭其奇敕號曰文殊喝食及長學和歌於關白藤原植通右大臣藤原晴季又為內大臣藤原實條弟子皆旁習朝儀豐太閤時車駕幸于聚樂晴季修道上環衛儀

注貞德因從受其說權大納言藤原雅綱居於船橋貞德從永種入見賜以和歌題貞德因從學焉習和歌者相與為社自初就坐皆有定式貞德又得從雅綱孫雅敦受其曲折又嗜聯歌從紹巴咨詢紹巴酷愛其才及永種為其師設祭修冥福會客聯歌令貞德錄之紹巴因授以書寫法植通年老削髮號玖山清水宗我與貞德同學于玖山玖山薨貞德又從宗我游古田城勝者武田信玄遺臣也晚失明為實條所愛狎常侍燕語貞德因又得從城勝益受實條餘教又有僧安休嘗為永種弟子授貞德以聯歌舊儀

及細川幽齋屏居于吉田貞德又為之弟子得悉傳
和歌及聯歌秘訣先是山﨑宗鑑嗜俳歌著犬筑波
集修俳歌定式然至賡成百句者式猶未備貞德乃
撰淀川油查二書以補宗鑑之缺又撰一書備論定
式名曰御傘慶長三年八月前攝政藤原前久准后
藤原兼孝與幽齋及紹巴宗養等謀推貞德為俳歌
鉅匠使得稱花咲翁花咲猶曰花發云爾嘗在三條
大橋聚徒講徒然草有富商服其辯博寄以一鄽名
曰花開之地貞德徙居之夜夢有一小祠問之曰花
開稲荷祠法親王尭然亦賜方廣寺南境宅一區庭

雜植花卉且造報恩藏祠寄趙松雪書妙經千部名
曰柹園初貞德從玖山學問以和歌玖山曰世所傳
聯歌亦和歌之流也然和歌專以艷逸勝至於聯歌
豫置一句其賡之者以前後相匀稱為趣是以措辭
不免局促竟不能與和歌相入欲告卿者多矣然非
斷棄聯歌不復作今未可遽得要排除塵泥以竢水
之清而已幽齋亦嘗謂貞德曰和歌之教復興卿必
得顯於當世貞德曰否和歌復起貴游巨族從吾師
學者衆矣弟子不復得辱教誨如今弟子固不以和
歌復興為喜也林永喜與貞德親善貞德曰相刀如

本阿彌初非以鍛鐵為務然能知鐵質佳惡且得辨
出刀久近和歌亦何異于此頃者屢自試雖未能知
何人所作至辨其在何代罔之或失也永喜乃與羅
山謀舉古歌十餘首以視貞德貞德辨其孰先孰後
且斷在何代無一差者嘗自稱長頭丸又稱延陀丸
及逍遙軒明心居士皆其別號也家有水造蓮花常
撫弄以為娛從受業者甚多北村季吟尤著於世卒
時年八十三實承應二年十一月也嗣子遐年稱昌
三又稱尺五堂夙肆力儒術師事藤惺窩博覽强識
年十八見豐臣右府秀頼為講大學又游事加賀侯

利常禮待甚厚晚歸京築春秋館教授自給京尹板
倉重宗重其賢以春秋館地狹隘特賜宅名曰講習
堂數為重宗講經史及兵書明曆元年歿年六十六
二子長昌易居春秋館季永三居講習館皆以儒世
其家野史或傳貞德本姓入江曾祖曰盛重為攝州
高槻城主盛重子曰政重政重子曰永種永種初更
姓松永娶播州宇野氏生貞德而宇野氏實為松永
久秀姨母夫久秀以弑逆兇賊流臭於萬世而貞德
為之戚屬蚤歲希志高遠優游適已終以此名於一
世子孫亦相繼罔墜家聲顧其風流温籍自有足延

餘慶者豈可不嘉稱哉平生深德受幽齋教誨也著
戴恩記推奬甚至關原之役幽齋據于田邊以拒西
軍貞德曰吾師在危吾不可無以輔之亦入城保守
遂得輔幽齋與俱濟乎艱難之間然則貞德非特一
於風流蘊籍而已其執心勇健亦與世之耽思文藻
尙臨難遇險遷延引退自以遺世高蹈不復嬰意塵
務為名因以掩其怯懦者不可同年而語焉余之有
以尙於古隱逸之流者蓋以此也

石川丈山

石川丈山初名重之已而更名凹字大拙丈山其號

參州碧海郡人自東照公初與世委質焉祖正信死
於長湫之役父信定從伐田中傷于左股猶力戰奪
城兵槍遂死之公以其父子棄身殉國特召丈山祿
之丈山幼穎悟自二歳以後所經皆記臆及長膽勇
有力公愛之益賜祿至五百石屬扈從隊元和元年
大坂兵再起公討之丈山從焉將行謂所親曰子若
聞公左右建殊功三人知吾必居其一也師進攻城
公令丈山自平岡南繞出天王寺口丈山以迂塗不
便進戰直馳至玉造口夜深入城至于櫻門以馬撾
敲門大呼城兵佐佐十左衛門等出鬪擧刀一擊丈

山躍馬避之揮長矟進刺佐佐殺之獲其首從者亦
獲一級而還功殆第一然以違令先入城獲罪褫祿
遂留居京師專致力學業以母老家貧游事淺野侯
長晟食祿千石因得以養母逾年母歿居喪哀毀過
禮服闋致仕去復入京師棲遲于叡山西麓一乘寺
村薙髮始以丈山為號道衣烏巾止每出游使一奴
荷眉尖刀以隨命畫師作晉至唐宋以詩名家者三
十六人像撰每人所作詩一首題其上揭于楣間號
曰詩仙堂蓋傚古三十六歌仙也門曰梅關小閣三
層劃為二左曰小有洞右曰嘯月庭上雜植松竹梅

柳有十二勝之目居常吟詩彈琴陶然自遣少從清
見寺僧悅心學禪及入京受業藤惺窩與林羅山堀
杏庵等友善尤長韻語又善于楷隸後水尾帝聞其
為人悅之欲召入宮固辭弗就上和歌述意（和多羅之那勢
味能哀織波能扨與計禮婆於以乃奈美曾布可計毛波豆加新）帝益嘉其高節命
賜酒及嘉魚京尹板倉重宗敦厚尊賢屢過幽棲適
所從奴以小刀戲挑竹籜丈山素愛竹晨夕自執手
帕拂拭見之怒曰吾無家累獨以梧竹為妻子小奴
敢戕我妻子執眉尖刀追之奴走避于門外重宗為
頓首謝罪久而得解丈山晩以風流韻士自居然少

時剛英之氣有時發作亦此類寛文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病歿年九十遺稿曰覆醬集又有北山紀聞皆行於世丈山藏書數千卷又有七絃琴相傳為陳眉公遺物丈山歿數歲靈元上皇欲觀之令齋入官已亡四絃因勅補之更令齋還貯藏重宗以詩仙堂為名士故居命工以時修葺又令女僧相傳守之并琴書梧竹今猶存云

池大雅

大雅池氏初名勤後更名無名字貸成號九霞山樵棲遲葛原名曰大雅堂遂以大雅名于一世聰頴夙

成三歲知字嘗見千呆禪師席上作擘窠大字筆力矯健禪師深異之五歲善於楷隸讀書過目成誦號曰麒麟兒就名宿學禪即有悟入又學畫土佐光芳悉得其祕是時紀藩祇南海郡山柳里恭以文學名皆善丹青大雅與之游二人謂大雅曰子作畫非不巧然未得免於工匠習氣非士大夫所尚也大雅默然久之曰吾必別鑿巖闢疆矣更以梅道人倪雲林為法畫山水專取神韻須之技益進筆墨簡淡其曠如無天而密如無地性又好游涉常攬秀山水間以助畫趣喜遊冨岳毎登攀異路披榛莽躡巉巖窮於

人跡之所不至先後作冨岳圖者百幀縱横正偏備極變態為古所未有蚤歲名聲未顯又淡於財利一貧如洗於是摺扇作畫數十柄自齎鬻於濃尾間觀者恠其故立與不肯買一柄大雅不悅還至琵琶湖立于勢多橋上悉投扇湖中曰謹獻龍王矣無幾文人高士素識大雅者轉相傳語至於遠近嘖嘖稱大雅堂其書出入元明諸家益進泝晉唐既又蕩滌舊套一歸於大令尤妙於草體飄飄有淩雲之槩而矩矱具備自是來請書畫者屨常滿戶外然不肯妄作或遇興至時一灑筆而已雖百金之贈視之蔑如也

是以寸縑尺紙人猶難於獲之富商或請作墨竹大雅許諾久之未肯下筆其人屢使家僮趣之仍告以未成僮將去罵曰作一幅畫何爾使我困於趨走且與人為約遷延不果欲何為也大雅聞之遽起執其袖曰吾過吾過子言是矣請姑待之乃坐磨墨吮筆頃刻而成亟卷付僮使齎歸為人蕭散與物無忤然不肯苟屈以取合如踈放簡於禮者而實其平生未嘗有悖於理其於取與得喪略無嬰意嘗欲得石刻十三經就賈人問價曰十萬錢大雅乃節薪水之費久而得十萬錢以付賈人賈人益高其價弗肯鬻書

時方脩祇園祠大雅已不能得書欲納錢於祠以助費繋之大竹枝與一門生荷擔而至祝人請署姓名升于牓固辭弗聽不得已書玉瀾二字予之玉瀾大雅妻也亦能作枯木竹石且善於蘭菊筆墨閒有一種幽婉之態與他人所作自別性聰慧擧止清雅相得歡甚日品茗爇香若相對撫箏曠然有出塵之娛冷泉藤公聞大雅夫妻名召與見家中意玉瀾皓粉好女子也及至荊釵布裙略無粧飾居然一村女擧家皆大驚大雅夫妻遂從公學和歌歲時餽遺豐盛如富者然以重師道致崇敬也初大雅游與就一禪

院乞食主僧不在守者為供食大雅已食留一偈而去僧還見之大驚然紙尾止署池無名莫知誰氏獨聞其京師人也遂追至京師遍從人訪問擧池無名為辭無有知者將東歸偶過祇園祠見楣上揭蘭亭圖一幅款曰池無名僧悅問之祝人知其為大雅亟過葛原請見大雅亦大悅鼓掌與談半霎已畢僧即飄然告別而去大雅以一偈故使人千里追尋不能已已其邃於禪觀亦可知也晚歲書畫益極險怪不可得而端倪而中年所作稍端嚴者風格超妙卓越今古安永五年病歿年五十四世傳初玉瀾母曰百合少在祇園祠下茶肆適有幕府士人子德山者流寓都下百合得與之狎情交甚密常資之令得無乏絕已而擧玉瀾數歲德山宗家嗣絕親族相與謀遣使迎德山承後德山以百合久德已也曰請得與卿俱百合辭曰妾繆得奉枕席叨恩厚今復辱此命妾豈不欣幸抑妾花街一女子豈得從君有妨君前塗哉德山又欲携玉瀾去百合曰君還奉先祀更選良廣螽斯之祥若夫妾則獨擁一塊肉相倚為命併得無忘綢繆之情此亦未可奉於左右也德山乃不復强百合遂擁小了煢然寡居是時大雅年猶少常鬻

書畫以自給百合以其非庸器也及玉瀾長遂以妻焉及玉瀾與大雅居於葛原德山已死嗣子襲祿嘗奉使入京因具騶從過于葛原款門請見玉瀾玉瀾曰妾母在時恐遺累君家常戒勿得相通問妾未可背母訓也德山子悵然終不得相見而去蓋大雅亦生市井閒其家世初非甚顯百合乃知之於微終成一世名士其戒玉瀾亦如此夫百合不過眇乎一賤妓而已而其設心非夫人所能及抑亦女流之拔於萃者矣百合善於和歌書亦瀟洒可愛至今往往有傳其遺跡者云

僧元政

元政。石井氏。其先出菅原氏。京師人。父曰道種。生二子。長名元秀。季則元政。元政小字俊。後更名日政。元政其字。以字行。自號妙子。其不可思議。及泰堂。皆別號也。初元秀事井伊侯直孝。移家彥根。元政幼時。亦與兄居。聰敏過人。常講學習武技。甫十三。侯又召侍左右。性淡於榮利。不欲以祿仕顯。十九以病辭去。遂薙髮為僧。奉日蓮之教。入深草山。剏一梵宇。名曰瑞光寺。丈室蕭然。只蓄經卷。持律極嚴。人未嘗見其釋僧服。或贈以絹帛。舉以與人。緇素聞風景慕。或欲延與為歡。雖貴富之家。不肯就。獨於從遊之徒。諄諄開導。不遺餘力。事父母孝謹。已出家。築一室。迎養溫凊。朝夕無有少懈。萬治元年父歿。年八十七。明年秋元政奉母遊於身延山。著身延行記一卷。寬文六年冬。母歿。年亦八十七。又經十餘日。元政亦寂。年四十六。葬于寺門側。遺命勿得起浮圖。止栽脩竹兩三竿而已。元政少耽心佛乘。嘗瞻禮日蓮像。因發三大願。其一。願得必出家。其二。願得令父母長生。已亦得竭就養。其三。願得悉閱法華三大部。至此皆如其言。然元政不獨邃於法華。博涉內外諸典。作文自出一機軸。

詩律澹宕。論者以為有中郎袁氏之風。和歌亦蕭散飄逸。當時以和歌名家者。莫能過焉。會明人陳元贇。踰海而東。元政與之歡。屢有支許之遊。後人輯其唱和詩。名曰元元唱和集。遺稿三十卷。名曰草山集。他所著釋氏廿四孝。本朝法華傳。小止觀抄。食醫要編等。亦二十餘卷。而扶桑隱逸傳尤著。每人附圖及論贊。令人易於省識。蓋以林鵞峰本朝遯史為底本。又增以緇徒云。

芭蕉

芭蕉松尾氏。初以甚七郎行。伊賀上野人。其地為藤堂侯別都。父祖世掛名仕籍。芭蕉少時。亦以吏材登用。頗有能聲。既而罷仕。薙髮號桃青。又曰天天軒。時年三十七矣。延寶中。入於江戶。僑居深川。因名曰泊船堂。獨蓄筆硯。無復長物。會隣近人家失火。走避火。夜黑。迷失路。須臾火且及之。急轉身入海。沾濡苫蓋。以自防。因得以免。是歲天和三年也。遂去游甲斐駿河。數歲復還江戶。弟子相善。為葺一室。庭有芭蕉樹。經歲益茂。芭蕉意甚愛之。衆因號為芭蕉翁。遂以自號。為人瀟洒。才性俊逸。常耽心老莊因應之說。又學禪佛頂禪師。學畫森川許六。而學徘歌北村季吟。最

以俳歌勝別出機軸創作一派其措辭不過世俗所謂假名十七字就中分三句往往以諺語行之專取情摯風雲景勝無不摸寫逼眞或雜以禪觀意有豐腴者有跡宕者有纖細者率令人一誦輒意消於是遠近嘖嘖相傳稱說一時俊彥爭與之游居常東西轉徙無有寧居尋還鄉無幾復出游四方元祿七年十月卒於浪華年五十一從游之徒其角嵐雪輩號蕉門十哲芭蕉死後解其裝得杜律及拂子屬十餘品相與分而藏之至今或獲其一者莫不十襲以為至寶相傳江都初建城中民苦水泉不美或不中飲

饌用幕府乃令河村瑞軒鑿渠引多摩水以注于城中又課藤堂侯自猪頭引水注于北郭市街侯令芭蕉董役芭蕉鑿渠過自目白阜下更為匿埊分水以畢其功阜下堰水處名關口後人就渠上設小菴號曰芭蕉菴實芭蕉當時憩休處云平生游涉所至率有俳歌後人又立石刻歌號為芭蕉塚者天下略遍

○北村雪山

北村雪山或曰北島氏父曰三立雪山亦因以為名雪山其號又號花隱號蘭隱肥後熊本人初其父以醫事加藤侯忠廣忠廣國除更事細川侯雪山生而夙成三歲從父游於長崎清人愈立德見而奇之授以文衡山筆法由是習於隸楷又嗜文及長出游諸州既又還長崎從清僧雪機學書室屋穿漏每天雨繫浴盤於梁坐而習書久之屋益頹敝不可復居夜出臥於橋下天明飢甚就酒肆飲主人索錢曰無有問居址亦曰無有問何業曰我止解作字耳主人乃令注牒簿以償債數日雪山注牒簿皆用草體人無能辨獨主人深以為異焉之不肯罷遣雪山遂占籍長崎無幾善書之名漸著而貧窶無以為生適隣邑一侯屬海商欲獲清人書以為匾令雪山作草隸雪

山初不蓄大筆抽茨屋茅打碎蘸墨書以進海商齎入清清人善書者歎賞曰方今我邦未有能加於此書者也明年海商復齎草隸具告以清人言侯悅竟以雪山所作草隸為匾云嘗南游薩為人作書獲金五兩歸塗見小舟載蜆者問其價曰五兩雪山乃探囊擲金盡投蜆於江中曰吾仁得及物矣數歲又東游江戶是時林春齋木下順菴等皆博學多藏書號曰書廚雪山與之游閣老或愛雪山才令居邸中一舍給以三十人之餼并衣服酒殽已而雪山他適久而不還杳無消息閣老令一卒守舍經三五日雪山

至被苫蓋曳竹杖手携破椀宛然乞丐也謂守舎者曰吾欲為乞丐久矣頃試與之游夜卧干橋下晝則行乞於市居常不堪饑寒吾不能復為乞丐也言畢乃去更寓青山海藏寺春月遇東台櫻花盛開與細井廣澤約雨中觀花屬天雨廣澤令門生齎行厨與雪山飲于花間酒酣雨益至雪山冐雨磅礴連舉巨觥曰花雨繽紛真善于澡浴也少焉遂大醉比歸數顛仆泥中其不拘如此在海藏寺半歳復西歸細川侯召而祿之秩四百石雪山素奉陽明王氏之説居頃之侯戒群臣勿得脩王氏學雪山以為棄舊學以

希祿仕非學者之志也上疏曰臣少治王氏之説事君事父皆以斯道今而棄之何以事君請得奉身而退侯嘉其志特賜三年之祿令得任意遠游雪山乃命工完其宅糞除極潔而後納之有司野服飄蕭拂袂而去歴八代復至長崎於是名聲益噪遠近來乞書者日進然非遇會心未嘗下筆崎中富商或設酒饌豫具紙筆延與為歡雪山已醉欣然揮灑數十百紙立盡平居作書付酒肆酒肆輙筭其多寡估計以換酒其書專以豪宕勝猶其為人而小楷則端麗法度具備嘗手寫法華金剛彌陀諸經藏諸梵刹又聚小白石寫佛經至數百千枚元祿十年病歿

僧桃水

僧桃水名雲關以桃水行筑後人或曰筑前人住持島原禪林寺居數歳毀形出寺久之或見其在京師四條河上與乞丐為伍一女僧素崇信桃水跡之遍經諸州遂入京見桃水在路傍為丐兒護病女僧曰尼跡上人久矣幸得相見願得獻衣一襲解裝進衣桃水欣然以覆病丐而去又入近江僑居大津日捆屨賣以代食蓬髮垢面至衣弊露肌桃水法弟有住持於細川侯香華院者還自江戸騶從數十人見桃

水於塗遽下轎握手道故良久桃水曰吾弟慎勿戀朱門言畢拂袂而去後又入京居于陋巷日沿街募化豪戶角倉氏欽其為人請為供食桃水不聽曰吾不欲以口腹累人角倉曰僕家數十百指常多餘食率不免腐壞殊為可惜師若收之釀為醯可鬻賣得錢師已免行乞之勞僕亦得為一功德可乎蓋角倉以桃水不肯受施捨故藉此為辭桃水以為信然曰人捨之吾拾之何不可之有吾其為賣醯翁乎於是卜居鷹峰為角倉氏賣醯因自稱曰醯屋道全又曰通念以天和三年寂臨終作偈曰七十餘年快哉屎

臭骨頭堪作何用。咦真歸處。作麽生。鷹峰月白風清。

柴山元昭

柴山元昭。號月海。又以高游外。行所謂賣茶翁也。肥前蓮池人。登歲出家為僧。師事化霖和尚。尋從化霖。見黃檗獨湛禪師。禪師愛其奇敏。授以偈。因又從學焉。年二十二。東游陸奥。又經諸州。嘗學律於湛堂和尚。常東西行脚。杖錫之外。無復携帶。已而還筑紫。登攀雷山。絕不火食者一夏。頗有省悟。猶自以為未也。復還事化霖者十四年。化霖寂。令法弟大潮承後。元昭去入京師。曰。從人受施捨。非我志也。於是煮茶賣以代食。每遇春秋勝游。篤巾野服。自擔茶具。隨景勝設席待客。衆遂號曰賣茶翁。既又入三河。居于岡崎。一旦取茶具投火。杜門謝客。寶暦十三年七月寂。年八十九。其題錢筒詩云。隨處開茶店。一鍾是一錢。生涯唯箇囊。亂飽任天然。又云。煎茶日日起松風。醒覺人間仙路通。要識盧同真妙旨。傾囊先入箇錢筒。其設席待客處。榜云。茶直黃金百鎰。下窕於半文錢。初勿論多寡。即不償直而飲。亦無妨。但不得減至於不償直以下。

隱逸全傳卷下終

是編藁甫脫。請友人岡松君盈加校定。君盈欣然搖筆。蠅頭細書。行間略遍。其所訂正。不止字句。於隱士事蹟。多所增錄。又令予補入兩三家。再閱之後。序以見返。雖曰將伯之助。其勞與分任採摭同也。所望閱者有以辨之。

細川潤再識

明治十八年四月十五日版權免許

定價金□□十錢

著述兼出版人　東京府士族
從四位細川潤次郎
神田區駿河臺北
甲賀町壹番地

雕工藤村登

蒲生君平（秀實）著

皇和表忠録

明治元年（一八六八）刻本

據明治元年（一八六八）

刻本影印

明治紀元戊辰冬十月新鐫

蒲生君平先生著

皇和表忠録

有不爲齋藏梓

皇和表忠録序

臣子之職、與宗社同休戚、欲能致身、死而後已、朱明有一竒忠烈烈其臣、曰楊繼盛、成仁取義、名垂春秋、雖明爲墟尚爲不朽、今滿清自其國王至於士庶、一口稱其烈、以爲人臣報所事亡效而如斯、足以爲世之龜鑑、余觀表忠録有感焉、嗚呼順治製其序論其德隆慶有贈爵、夫好善之心、古今皆一也、在其百年革命之後、而如此其褒稱不已、而明氏亾滅其宗廟不祀、社稷不血食、則聞之且哀痛遺憾、爲之流涕也、今繼盛尚在、怨望存於此、豈甘心而受異代贈爵以爲名、蓋其志知忠乎明、不願稱于清、清之贈爵余爲之爭、而今是言、窮知繼盛冥冥中以知已相感、文化中一介孤臣藤原秀實謹撰

窮本集作竊

心好之心懸蓋訛

皇和表忠録　有不爲齋叢書甲集一

下野　蒲生秀實君平著

攝津　伊藤之幹子固校

天子之位、天之所命、聖人則天以修禮焉、故其所傳亦唯大公、是以父不得私傳於子、兄不得私及於弟、而子弟不得私受於父兄也、古者　應神帝文武彥聖、其丕烈光于一世、而明德蒙於百代、然長皇子多、獨愛其稚郎之賢、欲以傳　天位、大鷦鷯（仁德帝名鷦鷯、冠大、稱之所以崇也、）以兄尚其弟之德、且探帝之意、乃勸之以爲皇太子、私於所賢也、皇太子之賢、位於所私不安焉、所以固讓而致死者也、夫讓之與爭、以跡論之、其所懸隔、奚啻天壤、然而察其情、有由義焉而不可不讓者矣、有好名焉而託讓者矣、有待時焉而且讓者矣、心好名與待時、其心必僞、故所以讓者、出於託焉、則謂之愈於父子兄弟相爭、可謂之能舍命不可、若出於待焉則終於不爭者、蓋鮮矣、今皇太子之順父之命而始居儲位、有不獲已也、其志不違天、大公也、是以其讓天位、由義焉、已弟之身、豈踰於兄而能快乎、守其節之心也哉、殺身致其讓而後、其心樂於南面天下矣、豈不賢而能至於此哉、如太子、可謂至德而已矣、

應神帝既葬、皇太子居於菟道、不肯卽　位、讓難波大鷦鷯曰、大兄賢而長、宜有天下、小弟豈敢臨之、先皇以我爲太子、能才之乎、乃愛而已、不堪奉天地宗廟、敢遜之、大鷦鷯復曰、　天子之位不可一日曠也、　先皇選於德爲天下預定儲貳、我雖不賢、安能棄君父之命、而從弟之願、不敢也、及三年、遂相讓之、而無主于國。庶兄大山守（山守地名也、稱所居而冠大号也、）常憾於　帝之舍己而立太子也、將爲亂、額田仲彥者、其同母也、故與焉、（額田地名也、亦稱所居也、史以仲爲長、大山守爲其次、然以仲稱之、蓋或依兄弟之次歟、今但依史書同母、不敢改曰弟、觀其事跡、則自以爲弟焉、）欲試人心也、讓倭屯田司游宇宿禰曰、是大山守之有也、我當掌其治、不得與游宇、不能應、以告於太子、太子不欲抗、使告於難波大鷦鷯、游宇見焉、曰臣職守屯田、大仲彥皇子拒而不治也、不得職、敢白、大鷦鷯訪諸倭直、果是山守之有歟、對曰非臣所知也、（蓋非不知也、以非其所職、不敢言之、主斷焉、）臣有弟曰吾子籠、使於韓而未歸、若倭屯田是心知之、大鷦鷯命游宇如韓、召吾子籠、乃舟於淡路、以八十水手兼日夜而適於韓、召吾子籠、至、至難波

曰、昔在纒向王城朝（謂垂仁帝也）置於其太子（大足彦）、以倭屯田、而命之、自今凡在倭屯田、唯應御寓而所有、雖帝王子豈皆得之、今謂山守之有、非所聞也、大鷦鷯以吾子籠、喩於額田、額田服焉。○大山守、將作難於菟道、以守兵數百、夜發邑、黎明及之、大鷦鷯聞變告於太子而備之、太子伏于河、而親布衣、混舟人執楫濟、山守不知爲太子、不虞其有備而濟、中流太子跳舟人蹈焉而傾溺、山守將游著于岸、伏起而不得、遂歿焉、斂其屍葬諸那羅山。○太子讓於大鷦鷯既三年未定、海人貢鮮于菟道、辭不受、曰、我非　天子也、

使更貢于難波、難波亦辭之不受、復貢于菟道、而海人之苞苴餧于道、取他鮮而貢、又辭之、復貢於難波、固辭之、他鮮亦敗焉、海人棄魚而哭、太子聞之曰、讓於大兄而不受、可奪其志乎、以我生之久而病天下乎、遂自殺、（大鷦鷯聞太子之歿也、乃馳如菟道則瞑已三日、大鷦鷯擗而慟哭、乃解髮跨屍、三呼弟、皇子蘇、謂之曰、歿者有知、則　先皇謂我何、太子曰、命也、云云、似後人以文飾之、古史可以事跡成文也、不可以文成虛言也、言近虛飾、非傳信也、故今止書於自殺、不錄其下文者、疑之也、）大鷦鷯大悼不獲已、而即　位于難波宮、是爲　仁德帝、

物部連之禍、據史論之、亦自營私樹黨與蘇我相軋、而所致、豈足道也、然幸有資人曰萬、忠於所事、

滅下恐脫而字

乃與所畜白狗同歿難、今以萬之言、始見其家不負於　王室、視家畜之獘、始知萬之至誠足以能動天地而感異類、蓋忠臣惻怛之心、不能以榮枯改其節、以歿生變其志、其意氣凜凜、使人服乎義、此雖以私人賤位、志堂堂敢以　天皇之楯自立矣、嗚呼、亦天理之所以不泯滅存焉、

捕鳥部萬、爲資人于大連氏、以兵百人守其主難波宅、聞大連既滅、騎夜逃、過其婦于茅渟縣有眞香邑、遂匿于山矣、朝議曰、萬當捕有逆心、遣衞士捕之、而追及茅渟、萬形憔而衣弊、帶劒持弓、獨出於山、適遇

追兵、追兵數百圍之、萬隱于篁藂、繩其竹而搖曳於數處、以疑其所入、兵指搖竹馳左右、呼曰、萬在此、萬在彼、萬發箭、皆無不中、衆怖莫敢近、箭盡、萬弛弓腋之走山、追夾河而射、不能中、有一人先萬馳入于水而伏焉、擬射中萬膝、萬仆、尚拔其箭、而張弓發箭、伏地而號曰、萬　天皇楯、今將見其勇、而不之追問、反窮追於此、嗷有可共語者、其來近、願言志於擒殺之際、兵競馳射萬、萬輙拂飛矢、進而所擊殺三十餘人、遂輙以其劒三斷其弓、屈其劍而投之水、且以刀自刎、萬有所畜白狗、及萬歿官下符于河內國司、八

段斬之而梟于八國厥日雷鳴大雨白狗俯仰廻吠
于厥側臨其斬乃嚙擧萬首而收于古冢遂餓死於
其前國司以奏之　朝廷乃異之下符曰此狗世所
希聞可以觀於後命萬之宗而墓之乃爲萬與狗築
雙冢于有眞香邑

苟見大義所在以身殉焉擧一朝人莫我知而猶
無所悶擧天下非我而猶無所悔其心曰我安吾
義也其志之固如大盤石不可拔也不可動也自
非至剛孰能至斯余於境部臣始觀其行矣

推古帝垂簾之朝大臣蝦夷專皇太子豐聰旣薨而

八年不敢立儲也　帝疾方大漸屬心于太子之子
山背王而親命之曰朕以寡德久忝　帝位曆運今
終病不可諱顧汝爲朕心腹其寵無比國家大基爾
愼言之非惟朕世自古所勤觀是遺命似非謂傳天位然使愼言之以
其古先勤　王業而建此丕丕之基則羣臣悅服於是其所以推奉之猶可觀矣且也天子之位天之
所命而其嗣之必以太子太子不幸先歿則其子承重者是禮之常以是觀之寢喪所在舍山背王而
誰立乎當是時蝦夷擅國政而其黨之衆唯唯奉譬敎因蔽天日業已久矣　帝垂簾而深察其姦見百
年之後蝦夷必專定　天位雖有　遺命爲之所矯故所將傳不敢顯之於言而託之言外其意微矣夫
是是非非是人性之所自存苟有能致其至誠而奉其微意公然一宜於朝衆則議可立定縱蝦夷雖姦
天資柔懦而無斷可畏唯在其居數世之權勢然而公議之所在天下必從焉彼其姦謀亦因挫而其可

畏卒在乎不足畏惜山背王弱且以其私覦　天位區區僕僕安於小讓乃令姦臣逞凶惡遂到身亦尋
見賊而因從危也王之小讓豈直身安直因其性弱而濟其私欲不知國之典刑不思　帝之微意託言
於佛戒而盜名於肥遯矣以是及禍又何足憐其有害於大義固已甚矣及　帝崩蝦夷
欲專定　天子之位恐群臣不服有一剛直之士尚立於朝使時重
名節畏公議若群臣不服全在乎此則姦臣之所忌多哉不多也獨問於境部臣摩
理勢曰　天皇崩矣而無嗣孰可代而立摩理勢對
曰山背大兄哉已意能曉故不畏於所忌　遺命　蝦夷心不悅密與
阿倍臣麻呂謀而饗臣連于家旣食皆將去蝦夷使
麻呂言於衆曰　天皇崩矣無嗣不早圖之懼有亂
矣不知今奉何王即　天位乎昔者　天皇弗豫顧

田村命曰夫有天下大任不可輕言爾其察之而不
可緩之舒明帝諱田村敏達帝之孫而太子彥人之子也仁柔而多病蝦夷矯　遺命以立之在
於我家易制焉而其忌山背王不立之在於有隆望於國矣命山背王曰汝從群
言愼而無違誣甚亦今有如是　遺命將焉成之衆嘿
莫敢對問之皆不答一知矯　遺命而不能正之又心顧剛直之士嚴然在朝位
畏首畏尾所畏已多進退以簽滿口不啓大伴鯨連進曰旣有　遺命之
顯顯又何俟群議麻呂曰何謂也連明言之對曰
天子何思哉以夫有天下之大任而不可緩唯是言
也　位旣定矣田村可立孰敢違之蘇我先君民雙畜犬相吠采
女臣高向臣中臣連難波吉士皆曰大伴連言是也

不從乎雷同、許勢臣佐伯連紀臣不從、曰、大兄王可立、蘇我倉麻呂曰、如臣未能而言、有所畏不敢議、不諧而罷、山背王在于上宮、微知有私議于蘇我氏、使先於蝦夷曰、聞舅氏方定　天位、欲立田村、坐立以思未得其情、我惟欲知大臣所以圖之、是以敢問、蝦夷不能獨應、姦而弱可見又欲察衆意、召阿倍臣中臣連河邊臣高向臣釆女臣大伴連巨勢臣紀臣、先告以王言、皆使不牴牾、紀與巨勢前不從至此唯唯奉其使不知耻哉遂使之復於王、曰、臣何敢專定　天位、唯奉　天子之遺命、以告群臣、皆言有　遺命、謂田村可立、群臣之言固如是、非

皇和表忠錄　七

臣所專定、王乃使其介謂曰、　遺命謂何乎、五臣一連曰、諸臣不知也、唯大臣所言是聞、顧田村謂爾不可幾命山背謂爾從衆言愼而無違是也而誣王、王曰、果　遺命乎、孰主聽之、曰、不知也、如中臣就受遺命時中侍於山背王者豈不知哉乃謂臣連曰、舅氏之爲國勞思、乃於我非惟敢輕、來一介之使、所來諭、是使諸卿大恩之至也、辭甚卑至稱大恩則心自欺也屈於姦臣一何弱乎然今諸卿所稱舉、異乎余所聽、汝愼言之與夫愼而無違所異黑白我嚮聞天子之臥病、乃馳上侍於門下矣、彌氣中臣連名自禁內以命召我、向閤門、釆女迎於庭、引入殿、是時、女王女孺近習之人侍乎側、皇孫田村亦在焉、因栗下女王

奏臣遣於此、則　天子方顧有　遺命云云、國家大基云云是也近習之人無不感聽、一一自盡今余以大恩之故、而喜懼交至、患貴位患及禍所以喜懼之有變至也識其有大恩不必患竊謂身主天地　宗廟邦之大事、以我眇眇、無寧敢耐、以是時、欲言諸大臣及朝衆、未有由焉、且嘗聞舅氏有疾、將問之、入京師而居豐浦寺、厥日、　朝廷有　詔於余曰、朕百年之後應嗣　皇紂者、汝乎、丞愁言於、乃舅欲以立汝、以勗余身、自有是　詔、我亦自重、上下神祇實所明知、吾豈有從養天下之志、亦唯言所識、幸諸卿亦宜陳于大臣、不直欲天位不復區區作此說王子伯瀨召中臣連河邊臣、謂之曰、吾爲父子世蘇我之自出、恃之

皇和表忠錄　八

如高山、今如嗣　位、毋復輕言、此冀其顧甥舅之姻而不我遐棄殊不知姦臣少恩所視在利不在親姻乃使人副之七卿而復於蝦夷、且曰、唯俟報、蝦夷報之曰、前言悉之矣、無復議、臣爲天下謀、而公定太子之位、均皆諸王、敢誰輕而誰重、旣而王畏不自安、復使人謂之曰、前言陳之耳、不聽已甚不日自屈蝦夷稱以病、不見使者、姦顧老厥明召其使遣之、使臣連復於王曰、磯城島朝廷以及近世、其卿相無不皆悊、而今臣不肖、以時乏人、謬在群僚之上、是以基未能定、然事之重臣敢私也、欲　遺詔之不誤、請其面

啓、託言於面啓、而身已稱病、手段分明也、獨恐境部臣之違已、使臣連往問、曰、孰應即　天位、試萬一、對曰、日、大臣問於我、吾既言矣、不多言、志意定、如山不動、遂行、不屑狗輩也、會蘇我之族爲大臣、築其壽藏、而廬于墓側、境部同宗也、故與焉、摩理勢不耐憤憤、毀其廬、不敢役於不義之家也、而反其蘇我之田、蓋以同宗所別受、今方食於不義之田、而反之、宜可謂清哉、蝦夷忿、以親親尚使人慰之、不從、遂如上宮、而匿於王子之所、泊瀨頗有氣、尚爲可恃也、蝦夷索之急、王使人說曰、摩理勢我先考之好、故今姑在我、豈敢違我舅之心、願其莫之瑕、顧摩理勢曰、汝不忘先考之好、是以今歸我、然因汝一人不從

大臣、而天下將亂、昔先考臨誡諸子、以禁惡爲善矣、吾謹受其言、常以爲戒、雖有私怨、忍而不懟、我不能違舅氏、願汝亦能改其志、從群而無逃、臣連亦諭摩理勢曰、大兄猶若是、不可違、摩理勢於是卒無所依、乃歸哭于家十餘日、王子泊瀨暴疾薨、事可疑、聞之大歎曰、誰恃而我生、蝦夷卒將殺摩理勢、憾於奉王子之意、與物部之兵士、摩理勢與其子阿挪、坐胡床而俟于門外、從容就義、兵進而絞之、共埋諸其處、蝦夷既除境部臣、而立田村、即　天位、是爲　舒明帝、十三年而崩、蝦夷立皇后財、妃即　天位、是爲　皇極帝、蝦夷專恣甚、子曰入鹿、忍而猛、得自執國政、威勝於父、父子日僭、儀擬天子、入鹿深忌山背王之有隆望于國、乃使臣連襲上宮、遂滅之、無噍類、舒明帝爲蝦夷所立、以其柔易制、而生　天智帝、當其爲皇子也、得中臣鎌足、誅蝦夷父子、討　崇峻之賊馬子之後、　皇朝再造、而禮樂以作也、

贊曰、　天子之位、天之所命、而其嗣之、必以太子、太子不幸先薨、則其子承重者、是禮之常、蝦夷欲專定　天位、而其心恇怯、顧望尤、不敢自發、雖矯遺詔、委之黨與、山背王苟知夫大義所在、以謂身丕績　皇統、則有其命之在天、又何憚之有、斷然制其姦、可以畏服天下焉、況時有摩理勢非之賢佐、而今不之思、區區僕僕、擬其跡於遜讓、自謂好善、其心僞也、今摩理勢卒無所依、而自斃、豈是可忍也、若然者、果人事之不致耶、抑不知天不欲傳位於上宮子孫也乎、獨見摩理勢行行履義、視死如歸、可謂誠烈丈夫矣、悲也夫、

皇和表忠錄

中備處士　荻田獻書

附録

蒲生君臧墓表　常陸　藤田一正　撰

昔者中郎氏學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養素丘園高
尚其事一出而翊　中宗中興之運再造邦家經綸
鴻業大職冠之勳塞天地是以藤姓之胤世秉國鈞
實與社稷同休戚而枝葉蔓延殆徧于海內其甍也
學士紹明欲傳令名於不朽製碑文以示後世云距
今千有餘歲其文雖不可得而見然大人君子墓碑
有文蓋此爲始淡海文忠公在大寶養老之際奉
詔刊修律令其喪葬令曰凡三位以上及別祖氏宗

竝得營墓凡墓皆建碑記其官姓名之墓當是之時
朝野尚文亾論其名公鉅卿迺至遐陬僻壤國造郡
領之墓亦有立石銘文者矣其後浮屠盛行而喪祭
之禮先廢文章與時運汚隆而紀述德業莫或之聞
慶元以來偃武修文操觚之士稍衆碑碣之撰不尠
亾論其閥閲之家迺至文人儒士山林隱逸之流苟
有稍足稱述者亦皆有以立石銘文者矣嗚呼君臧
關東布衣發憤著書欲明我　神聖之道於　中國
徽之以西土周孔之教終身轗軻齎志以沒曾無一
資半級之潤其身而尺寸之功不克施諸當世然其

浩然之氣託諸文章卓卓其不朽者可以與古人爲
徒矣其墓之有表豈得已哉君臧諱秀實一名夷吾
字君平下野人也本福田氏之子自改氏蒲生蒲生
淡海望族系出藤原朝臣秀鄉至會津參議氏鄉而
大顯先世屢遷徙野奥之間其宗爲有土之君者亾
嗣絕祀既百數十年矣君臧迺其庶孽苗裔云東野
之俗素强悍君臧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慨然
有經濟之志及壯好游足跡殆徧天下之半然未曾
登仕路故雖身在都會乎常有山林欝茂之氣其平
生所持論未嘗少自貶以求售故圓枘方鑿俗儒笑

以爲極迂極濶而君臧自信愈篤恒謂其友曰吾以
編戸餘夫不能治生商賈又不肯仕官爲吏以干斗
升之祿讀書作爲文章亦不能與曲學阿世之徒爲
伍朝虀暮鹽坐取困窮子亦知其所以然乎吾少時
嘗在家讀書先祖母自旁語我曰昔蒲生氏之自會
津徙封宇都宮也其庶孽有帶刀某者食祿三千石
納邑豪福田氏女爲妾有身適會蒲生氏再封會津
帶刀亦隨而徙焉時留其妾父家既而生男妾父母
愛之不忍其遠別佯告以女子因鞠于其家後冒母
姓遂爲編戸之氓是於汝高祖之父也汝讀書者善

記之、吾於是發憤立志、講究古學、欲脩曠世之墜典、以報國恩之萬一、庶幾乎其不辱先祖矣、吾生也晚、不逢大化大寶之世、大織淡海二公之相業、非所企及、雖然在其位行其道、不在其位者、行其言、稽古徵今、通達國體、王政之要、在納民於軌物、俾在上之人、明祀典以教孝敬、四海之內、各以其職助祭、則　天祖之所以照臨六合者、萬世無墜矣、冨諸侯以奮武衛、安百姓以固邦本、是吾願也、昇平二百年、不値天慶天正之亂、秀鄉氏鄉兩朝臣之將略、無復所施、雖然居安思危、古之善教、天下雖安、所可虞者、夷狄盜

賊、正名分以定民志、禁左道以塞亂源、使吾說獲行、則遠宴安之酖毒、驅戎狄之豺狼、不啻致一時摧陷廓清之功、將俾斯民永無被髮左衽之患矣、斯吾志也、志願如是、悠悠之徒、曷足與談哉、君臧又曰、仲尼稱吾志在春秋、春秋經世之志、以道名分、周公之遺法存焉、故爲政正名、夫子所先、戎狄是膺、周公之訓、今世俗儒、以文亂名、俗吏以權亂法、亂法者、罪止其身、亂名者、其言載簡冊、而流毒於後世、夫　神州天地之正氣也、寒溫均適、寔爲　中國、和平見乎穀、而甘美豐饒、文教所及、其養以給、精英發乎鐵、而堅剛

銳利、武威所加、其功以成、限以天地、莫有異賊內侵之患、開闢以來、　天祖之胤、世世傳　統、君臣上下之分、巖乎無紊、宇宙之間、孰能及我　神州者、故日出處天子、日沒處天子、雖交大國、不肯苟讓、惜夫名也、今俗儒不知名分、動虧　國體、苟忘內外之分、而不顧其名、則愛新覺羅氏之正朔、亦可禀而奉之、鄂羅斯國之察罕汗、亦可稱爲女帝也、可乎哉、丁卯歲北虜擾邊、君臧時在江戶、聞之憂憤、廼著不恤緯五篇、詣國老門下、上書獻之、不報、先是君臧嘗聞古先　帝王之山陵、或有荒廢者、欲告之當路、以圖其

修覆、躬自歷視其地、參考古圖舊記、作山陵志、平生精力、半在此書、書成、獻之京師及關東諸公用事者、有司嫌其論建非處士所宜、召詰之、君臧乃引律文、誦故事以對、當是之時、君臧慷慨自奮、欲爲天下言世人之所難言者、雖由是獲禍而不顧也、有司惡其不遜、將寘之重法、時有一學士、操文柄爲世所貴重者、憫君臧而救之、曰、儒生喜論事、固不足怪、草野之人不知忌諱、亦何足深罪、置而不問可也、因獲免、君臧素剛腸、不能俯仰當世以取容、廼澆以酒、時或劇飲大醉、頹然自放、而憂國之念、未嘗頃刻忘也、間居

講學、以懲忿窒慾、不敢與世抗、爲務、廼號其所居之菴曰脩靜、以自警、謂修身在此、而成名在此、敎授之暇、專力著述、始君臧、著革弊賦役等諸論、號曰今書、以規當世得失、至是更撰職官志、欲以次編神祇姓族等志與山陵併爲九志、未及悉成、文化十年癸酉七月五日、以疾沒于江戸僑居、享年四十有六、君臧壯而丁家艱、服除遊歷四方、故晩而娶、其配多氏、紅葉山伶官某之女、無子、君臧之沒也、其交游尤親且舊者、相聚而哭之曰、斯人也作山陵志者、其於葬祭之禮最致意焉、不幸無嗣、襄事之責在朋友、其可不

盡心乎、廼葬之江戸北郊谷中龍興山臨江寺域內、以余與君臧相識最久也、託以墓表文、廼書以遺之、使之鑱諸石、曰、

嗚呼君臧、常以關東布衣自稱、雖不免阨窮、猶爲天下奇男子、豈可與閭里儒鳥號稱先生者、同年而語哉、吾聞其臨終、尚稱天地之正氣、且有三寶之說云、留精靈於天地之閒、將俟其人而授之、古之所謂死而不亾者、其君臧之謂邪、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文政元年歲在戊寅秋八月

皇和表忠錄附錄

玉置萬齡 著

三名家略年譜

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京都熊谷鳩居堂鉛排本

據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
京都熊谷鳩居堂鉛排本影印

墨林清芬

墨林清芬　一

明治甲申之秋日書

文峰賴復

賴復

墨林清芬　二

野呂介石先生
田能村竹田先生
賴山陽先生

三名家略年譜

一名墨林清芬

干支	年號	事項
丁卯	延享四	介石先生生
戊辰	寬延元	
己巳	二	
庚午	三	
辛未	寶曆元	
壬申	二	
癸酉	寶曆三	
甲戌	四	
乙亥	五	
丙子	六	十
丁丑	七	
戊寅	八	
己卯	九	
庚辰	十	遊學京師從黃檗雀亭學墨竹

介石先生姓野呂名隆字隆年稱九一郎初號斑石十友窩混齋臺嶽樵者晚有矮梅居四碧齋等之號紀伊若山人醫師方紹号登山稱九右衞門第五子也常慕第五倫之爲人且以其五子故稱第五隆娶田邊藩士宮所時憖女名光有子早世養長兄隆基號漁陽稱助三郎後以耕二男隆忠號介于稱周助爲嗣仕藩

竹田先生姓田能村名孝憲字君彝稱行藏世居豐後直入郡竹田村故曰竹田莊又號竹田別有花竹幽窓主人九重仙史隨緣居士雪月書堂田舍兒補拙廬等之號

干支	年號	事項
辛巳	十一	
壬午	十二	
癸未	十三	
甲申	明和元	
乙酉	二	
丙戌	三	二十
丁亥	四	遊京師入池無名之門學畫山水
戊子	五	
己丑	明和六	
庚寅	七	
辛卯	八	玉瀾女史來訪共遊紀川
壬辰	安永元	
癸巳	二	
甲午	三	
乙未	四	
丙申	五	三十

岡藩侍醫思永菴號碩次男也兄周輔早歿娶臼杵藩士安東某女生稆字躬耕號小花海稱太一今移住于大野郡知田村

山陽先生姓賴名襄字子成稱久太郎有山陽外史三十六峰外史山紫水明處等之號藝藩人後住京師惟寬字千秋男也娶御園氏生協字餘一在國承宗家又娶小石氏生復字子剛號支峰稱復二郎醇字子春

丁酉	六		竹田先生生	
戊戌	七			
己亥	八			
庚子	九	娶宮所氏		山陽先生生
辛丑	天明元			
壬寅	二	生五歲		
癸卯	三			
甲辰	四			
乙巳	天明五			
丙午	六	四十	十	
丁未	七			
戊申	八			
己酉	寛政元	到熊野遂遊大和探臺嶽之水源		十
庚戌	二	五歲殤養隆忠爲嗣		
辛亥	三			
壬子	四			

癸丑	五	始出就吏職		
甲寅	六	賜居廓內庭中有老梅樹因號矮梅居		
乙卯	七	有官命監甘蔗製造之事		
丙辰	八	五十	二十	
丁巳	九	蕱蔭堂來訪贈以福州竹南紀有斯竹始于此		從叔父杏坪東遊入昌平學校寓尾藤二洲塾
戊午	十			歸藝
己未	十一	赴東都	有官命爲儒員	二十
庚申	十二		初遊長崎	娶御園氏
辛酉	享和元	再赴東都	夏東遊問六法谷文晁	生協
壬戌	二		巡視國內山川地理	
癸亥	三		嗣家	
甲子	文化元		豊後國誌成幕府賜時服	日本外史稿成
乙丑	二		遊西筑及長崎入京寓阿彌陀寺	
丙寅	三	六十 竹石來訪贈以畫山水	三十 在京入村瀨栲亭之門塡詞圖譜成	新策成小文規則成
丁卯	四		娶安東氏寓大阪生玉持明院	
戊辰	五		生紹	

己巳	六			三十
庚午	七	上淡山觀千手院所藏黃大痴天地石壁之畫幅	竹田莊詩話成	出遊備後寓菅茶山塾
辛未	八	竹田來訪	入京遊南紀　竹田莊詩話刻成	入京居新街
壬申	九			移居車屋街　遊播
癸酉	十		致仕爲由學舘詩文總裁　夏寓大阪持明院	遊尾濃參
甲戌	十一		邂逅賴山陽於納津　再寓大阪持明院	省藝
乙亥	十二			移居二條　娶小石氏
丙子	十三	七十	四十　游府内百活矣成	春水先生歿　奔喪
丁丑	文化十四			
戊寅	文政元		十月廿三日山陽來訪	省藝　尋西游　從豐筑入肥　留長崎　南至薩隅
己卯	二	藩主賜親筆書自是號四碧齋		四十　奉母還京游芳野
庚辰	三	著臺嶽跡歷畧記		生辰三
辛巳	四		携耜遊犬飼	
壬午	五		春遊杵築高橋草坪來學黃築記行陶寫小語稿成	移居兩替街
癸未	六		入京寓双林寺　冬移居小川街	生又次郎卜居三樹坡　唐宋八家文評成
甲申	七		春自京歸松本九三帆足杏雨來學　隨緣沙彌語錄稿成	春邀母　冬送到藝

乙酉	八	山陽雲華來訪山陽贈詩	春自日田經秋月宰府福岡至馬關寓廣江氏	辰三殤生三樹三郎　省藝
丙戌	九	八十　老公賞翁壽賜時服	五十　夏入京秋游尾道及馬關十二月歸家	
丁亥	十		春經熊本再至長崎冬經肥入薩	邀母及杏坪翁游芳野　樂翁侯索外史
戊子	十一	二月十二日老公賜紅裘時服三月十四日歿葬于和歌山吹上護念寺年八十二	春自薩歸秋游肥　暫游日記成　今才調集脫稿	日本樂府成
己丑	十二	門人所筆記介石畫話成	夏東上寓攝有馬　秋入京	五十　省藝邀母還京游伊勢
庚寅	天保元		春自京歸居赤頃々錄稿成五月鐵翁逸雲來訪冬入京寓小石氏用拙居	省藝　通議成
辛卯	二		在京春西下三宮小虎從學今才調集及泡茶新書刻成	省藝
壬辰	三		夏游戶次秋經中津游馬關冬官命而作歸馬放牛二圖々成後復游馬關	春赴彥根日本政記成九月廿三日歿葬于洛東長樂寺年五十三
癸巳	天保四		春發馬關入京秋西下冬復東上師友畫錄稿成	
甲午	五		春至大阪夏西下秋又東上冬在家山中人饒舌刻成	
乙未	六		春東上五月至大阪六月獲疾於吹田村井內氏在中島藩邸八月廿九日歿葬于口繩阪淨春寺年五十九	

丙申　七	丁酉　八	戊戌　九	己亥　十
乙巳　二	丙午　三	丁未　四	戊申　嘉永
甲寅　安政	乙卯　二	丙辰　三	丁巳　四
癸亥　三	甲子　元治	乙丑　慶應	丙寅　二
壬申　五	癸酉　六	甲戌　七	乙亥　八
辛巳　十四	壬午　十五	癸未　十六	甲申　十七
庚寅　廿三	辛卯　廿四	壬辰　廿五	癸巳　廿六
己亥　三十二	庚子　三十三	辛丑　三十四	壬寅　三十五

庚子 十一	己酉 二	戊午 五	丁卯 三	丙子 九	乙酉 十八	甲午 廿七	癸卯 三十六
辛丑 十二	庚戌 三	己未 六	戊辰 明治	丁丑 十	丙戌 十九	乙未 廿八	甲辰 三十七
壬寅 十三	辛亥 四	庚申 萬延	己巳 二	戊寅 十一	丁亥 二十	丙申 廿九	乙巳 三十八
癸卯 十四	壬子 五	辛酉 文久	庚午 三	己卯 十二	戊子 二十一	丁酉 三十	丙午 三十九
甲辰 弘化	癸丑 六	壬戌 二	辛未 四	庚辰 十三	己丑 廿二	戊戌 三十一	丁未 四十

明治四十丁未年

介石先生歿後八十年
竹田先生歿後七十三年
山陽先生歿後七十六年

諸名家畧傳

大宰春臺 名純字德夫一號紫芝園信濃人始仕出石侯後住江戸著書有二十餘種

頴　春風 名惟强字千齡安藝人享翁二男

片岡蘭石 名隱字處翁一號伯然叟江戸人善書

岡田寒泉 名恕字强卿江戸人教授昌平學又善和歌

菊池衡岳 名禎字叔成紀藩臣住江戸

鈴木芙蓉 名雍字文熙信濃人住江戸受俸阿波侯解文字能書

菅　茶山 名晉師子禮卿一號黄葉夕陽村舍備後神邊人福山侯儒臣

渡邊玄對 名瑛字延輝一號林麓草堂又松臺江戸人善書

太田南畝 名覃字子耜一號蜀山人又杏花園遠櫻山人石楠齋江戸人

市川寬齋 名世寧字子靜一字嘉祥一號半江又西野江湖詩老上野甘樂郡人住江戸爲昌平學儒員仕富山侯

古賀精里 名樸字淳風稱彌助佐賀藩人初寓大坂來江戸有幕府命教授昌平學

川合春川 名孝衡字襄平一號鶴一樓又春草美濃人仕紀藩爲儒員

原　在中 名致遠字子重一號臥遊京師人

祇園南海 名玩瑜一名正卿字伯玉一字汝珉一號鐵冠道人又觀雷亭湘雲西齋稱與一郎紀伊人仕本藩

中村佛菴 名蓮字景蓮東叡法王賜南無佛菴之號善書有硯癖藏阿波半國硯

廣瀨臺山　名清風字穆甫作州津山藩士住江戶善畫

龜田鵬齋　名長興字穉龍初名圖南一字心卿一號善身堂主人稱文左衛門江戶人好作書

林六無齋　名友直字子平奧州仙臺人

山縣周南　名孝孺字公次稱少助長州萩儒臣

佐野憖山　名正意稱市三郎紀藩人仕西條侯後歸國隱遁於名草郡園部村性恬澹寡欲博涉群書傍善和歌

彭城蓬洲　名眞淵字百川一號八仙堂加賀人住京師一曰伊勢人又曰尾張人

高山正之　字仲繩稱彥九郎上野新田郡細谷村人

僧雲室　名了軌字公範　光明寺江戶人善畫

山本北山　名信有字天禧一號奚疑翁又學半叟稱喜六江戶人私諡述古先生著書有二十餘部

松崎白圭　名堯臣字子允一字左吉仕篠山侯

增山雪齋　諱正賢字君選一號石顚道人稱河內守勢州長嶋藩主

望月玄玄　名玄一名重供字玉蟾京師人能印籠蒔繪

雨森芳洲　名東字伯陽稱東五郎仕對馬侯京師人一曰伊勢人

稻毛屋山　名直道字聖民稱官左衛門讚州人善篆刻

葛蠹菴　名張字子琴一號御風樓通稱橋本貞元大阪人能篆刻

穎杏坪　名惟柔字千祺春水弟稱萬四郎藝州侯儒臣長經濟學

堀南湖　名正修字身之稱正藏一號習齋藝州儒臣寓京師

黑川龜玉　名安定字子保稱觀五郎江戶人善畫

大槻盤水　名茂質字子煥稱玄澤陸奧人仕仙臺侯

伊藤東里　名弘美字延藏東涯第三子京師人

梁田蛻巖　名邦美初名邦彥字景鸞稱才右衛門武藏人仕赤石侯初學人見鶴山

長町竹石　名徵又名賦字琴翁讚岐高松人性磊落嗜書畫初學建子喬及沈南蘋後大變其格雪齋公自作竹石圖贈之自是以竹石爲號

松平樂翁　諱定信字良卿一號風月翁稱越中守奧州白川城主因稱白川侯後移封於伊勢桑名

中井董堂　名敬義字伯直一號小笠江戶人

柳澤淇園　名公美字里恭一號玉桂又竹溪稱權大夫和州郡山侯族摸元明古蹟設色尤妙也士人恐服不亦宜乎

中井甃菴　名誠之字叔貴播州人仕龍野侯後住大阪

釧雲泉　名就字仲孚一號岱就又六石磊々居士稱文平肥前嶋原人住大阪又江戶晚寓越後病歿習字清客頗通漢音

春木南湖　名鯤字子魚一號煙霞釣叟又幽石長嶋藩臣住江戶遊長崎與清客等應接專得水墨法

猪飼敬所　名彥博字文卿一字希文近江人寓京師

服部南郭　名元喬字子遷一號茱蘂又周雪觀翁稱小左衛門京師人來江戶仕柳澤侯致仕授徒又善山水

成嶋錦江　名鳳卿一名信遍字歸德一字子陽一號芙蓉道人稱道筑陸奧人仕幕府

僧抱一　名文詮字暉眞酒井侯公子入佛門稱等覺院一號雨華菴又鶯村慕尾形光琳畫風一變得妙所

墨林清芬　十三

柏木如亭　名昶字永日一號晩晴社江戸人歿京師

僧游外　名元昭原姓柴山氏後改姓高號賣茶翁又月海肥前蓮池人師黄檗獨湛晩遊京師

秦星池　名其馨字子馨一號翗如齋江戸人善書

秋山玉山　名定政一名義字子羽一號靑柯豐後鶴崎人住江戸

谷寫山　名文晁初名文朝又師陵字文晁一號蜨叟又書學齋一如居士無二庵江戸人稱文五郎田安家臣所著有書畫觀甲日本名山圖會歷代畫譜本朝畫纂畫學大全等

葛西因是　名質字休文大坂人入昌平學校膳所濱田二侯厚禮延招以爲門客

山本樂所　名惟孝字元禮稱源五郎紀藩儒臣好寫富嶽

益田勤齋　名驁字萬頃江戸人能篆刻

森川竹窓　名世黄字離吉稱曹吾工書及鐵筆寫墨竹

太田錦城　名元貞字公幹一字才佐加賀大聖寺人仕吉田侯後仕加賀侯

關鳳岡　名思恭字子肅江戸人善書

僧松丘　名行慧字圓水能寫紫陽花故稱紫陽花和尙紀伊若山吹上寺主善書畫

青木聾　名米字佐平號九々鱗京師人善陶常交文人韻士又善書稱木屋八十八故曰木米

大窪詩佛　名行字天民一號江山翁又詩聖堂江戸人

岡龍洲　名白駒字千里小字太仲播磨人住京師後仕蓮池侯

中井蕉園　名曾弘字伯毅大坂人竹山長男

墨林清芬　十四

蒲生修靜　名秀實字君平一字夷吾稱君藏下野人慨然有經濟志遊歷四方足跡徧天下所著有山陵志革弊賦役等若干篇

僧白隱　名慧鶴俗姓長澤氏駿州原人住松陰寺爲華園第一坐諡神機獨妙禪師

岸南巖　名弘美字世煥弘毅男紀伊若山人仕本藩儒官善畫

菊池五山　名桐孫字無弦一號娛庵又小釣舍稱左太夫江戸人

中林竹洞　名成昌字伯明一號大原庵又東山隱士尾州人住京師善畫初師山田吉夫又從神谷天遊問畫法

德川政餘齋　諱治寶字文龜諡舜恭公紀伊從一位前亞相

松崎慊堂　名明復字泰藏又退藏一名密字明復一號經石山房肥後人仕濱松侯後致仕住江戸

木村鳳梧　名之漸字源進一號兼山近江人入東涯門東涯歿校正其書多仕紀藩儒官

神代繡江　名斐字淇瞻神熊以國音相同用熊字曰熊斐長崎人譯官學畫清人沈南蘋子名斐文號繡山有畫名

佐藤一齋　名坦初名信行字大道一號愛日樓又老吾軒其塾曰百之寮曰風自寮江戸人仕幕府

松下烏石　名君嶽字神力後改姓名葛辰一字龍仲一號東海陳人江戸人入京師爲本願寺賓師入服南郭門學書廣澤後爲一家

中井柳樓　名曾縮字子友大坂人竹山二男

野際白雪　名徵字伯龜一號石湖紀伊若山人從介石學畫山水際蔡音同故假脩爲蔡

建部寒葉齋　名凌岱初名凉岱字孟喬稱綾足陸奥南部人初學土佐氏晩交大雅堂作漢畫

原念齋　名善字公道江戸人

宋雪溪　名紫石字君赫一字君赤原姓楠氏師清人宋紫岩冒其姓江戸人

宮崎筠圃　名奇字子常尾州海西郡烏地邑人住京師儒業傍善墨竹淺井圖南御園意濟山料宗庵世目曰平安四竹

長青楓　名公勤字禹功伏見人工寫竹

西鄉石鷗　名元熙字子緝一號半塘又修齋紀州藩臣本姓橫井故省木稱黃元熙入介石翁門寫蘭竹又善書

僧雲鴻　名大含字雲華住豊前小城正行寺學書竹洞又善書

松崎觀海　名惟時字君脩白圭男

青山雲龍　名延于字子成一號拙齋稱量助水戶藩臣所著有皇朝史略及續篇明徵錄等數書

池霞樵　名無名字貸成初名勤字公敏一號大雅堂又九霞山樵玉海三岳道者京師人稱秋平

卷菱湖　名大任字致遠越後人住江戶能書

名越南溪　名克敏初名時中字子聰一號竹筒齋江戶人仕水戶藩擧爲國史編輯總裁

伊藤蘭嵎　名長堅字才藏號六有軒仁齋第五子仕紀藩

南宮大湫　名岳字季卿信州人仕竹腰家與紀平州情交極密偶來不出室數日相樂

貫名海屋　名苞字君茂一號海客晚號菘翁又方竹枝堂稱晋吾阿波人寓京師

市川米菴　名三亥字孔陽一號亦顚又小山林堂江戶人寛齋男受俸加州候書畫骨董玩器多畜藏其目見所著小山林堂書畫文房圖錄及略可法等

浦上春琴　姓紀名選字伯擧一號睡菴稱喜一郎備前人住京師

中嶋棕隱　名規字景寛一號錦莊又餘霞樓稱文吉京師人住銅駝坊有著書數部

篠崎小竹　名弼字承弼一號長翁大阪人工詩書三嶋男

墨林書存　十五

五十嵐稑翁　名俊明字方德一號孤峯五吳倭音同故爲吳善書及經學越後新潟人

湯淺常山　名元禎字元祥稱新兵衞岡山藩臣

會澤憩齋　名安字伯民一號正志齊稱恒藏水戶藩士

三井龍湖　名親和字孺卿一號萬玉亭江戶人善書及射藝

廣瀨淡窓　名建字子基一字廉卿一號苓陽稱求馬豊後日田人

後藤竹風　名世鈞字守中讃岐人儒業

岡田半江　名肅字子羽一號寒山外史又獨松樓稱宇左衞門大阪人仕津藩米山人男

謝蕪村　名寅字長庚一字春星一號三果又夜半亭丹後人住京師一曰攝津東成郡人遊丹後與謝愛其山水以爲氏

横井也有　名並明字伯懷一號牛摺庵又暮水尾州藩臣善誹句及書

奧田三角　名士亨字嘉甫一號蘭汀稱愸四郎勢州櫛田人仕津藩爲儒員學東涯門

松山天姥　名敬和字伯義江戶人初學細井九皐後宗二王爲一家

賴亨翁　名惟清稱又十郎安藝竹原人德行有君子風工國詩所著有吾妻高角芳野三記行

小河臺山　名保壽字子昌江戶人善書

熊谷蓮心　名直恭字伯肅號鳩居堂京師人

德山氏玉瀾　名町一號葛覃居京師人祇園百合之女池大雅妻能國歌及書

高芙蓉　名孟彪字孺皮一號菡萏居甲州高梨人因爲姓後稱大嶋逸記好學博涉群書鐵筆精妙馳名海內

墨林書存　十六

小石蘭齋	名龍字元瑞一號矼軒又窮理室檉園秋巖京師人
森月航	名行貞字子暉豊後岡人仕紀藩學書月僊有出藍稱
井上金峨	名立元字純卿江戸人儒業晩仕東叡王府
菅井梅關	名岳奥州仙臺人遊長崎學淸人江稼圃
小田百谷	名羸字巨海一號海僊長州人住京師
清田儋叟	名後絢初名元琰字君錦一號孔雀樓稱文興伊藤龍洲季子江村北海弟平安人仕福井侯
立原杏所	名任字遠卿一字子遠一號東軒又玉琤舍香案小史稱任太郎水戸藩臣翠軒男醞藉風流而尚氣節重諾工書畫篆刻
趙陶齋	名養字仲頤一號息心居士又枸杞園長崎人善書精篆刻晩寓左海

墨林清芬 十七

菊池容齋	名武保字定卿江戸人著前賢故實
新宮凉庭	名碩一號驅豎齋又鬼國先生丹後人仕福井侯住京師
谷痴齋	名文一字文一江戸人文晁男
草場佩川	名韡字棣芳肥前人住江戸
梁川星巖	名孟緯字公圖一號九峰老人又詩禪美濃人寓京師
江村北海	名綬字君錫稱傳左衞門仕青山侯播州人住京師
澁井太室	名孝德字子章武州埼玉人仕佐倉侯
野呂松廬	名隆訓字翼卿稱九助介石先生兄隆道二男紀藩臣

新井白蛾	名祐登字謙吉一號古易館稱織部江戸人
祇園餐霞	名尙濂字子校一號鐵船紀藩臣南海男工詩書又善墨梅
僧花岳	名祖門字鐵翁一號蓮舟又太素軒肥前長崎春德寺主
摩嶋松南	名長弘字子毅稱助太郎京師人
山本梅逸	名亮字明卿一號玉禪室尾張名古屋人住京師
龍草廬	名公美初名元亮字君玉一字子明一號竹陰又松菊主人吳竹翁明々窓綠羅洞稱彥二郎後改衞門伏見人仕彥根侯
浮田一蕙	名可爲一號爲午又爲佛子瑞草稱內藏之丞住京師
渡邊華山	名登初名定靜字子安一字伯登一號樂全堂又隨安居士昨非居士金㵎居寓繪堂三州田原藩臣住江戸登者田原侯所賜云少治經學善書

墨林清芬 十八

三熊花顚	名思孝字介堂一號海棠山城鳴瀧村人一曰加賀人住大坂工篆刻精寫櫻花
圓山仙齋	名應擧初名仙嶺字仲選一字仲均一號雲亭又圓底一嘯夏雲稱主水丹波人住京師其畫必不泥規矩直以造化爲粉本別開生面一派宗匠馳名海內
韓三岳	名天壽字大年一號酔晋中川氏稱長四郎伊勢人善書及篆刻韓國餘璋王裔故以韓爲姓
春木南溟	名秀熙字子緝一號暘雲漁者鯤男住江戸
澤田東江	名鱗字文龍一號來禽堂又景瑞青羅叟稱文治善經學書入高玄對門後爲一家江戸人
大塩中齋	名後素字子起一號洗心洞稱平八郎大阪人幕府吏員
高久靄厓	名徵字子遠一號棘林外史又石巢如樵稱秋輔下野奈須郡小松莊杉渡戸村人住江戸
齋藤拙堂	名正謙字有終一號鐵研學人伊勢津藩臣

西依成齋　名周行初名正固字潭明一字儀平肥後玉名郡人寓京師

片山北海　名猷字孝秩一號孤雲稱忠藏越後新潟人住大坂

後藤松陰　名機字世張一號彙山又春草稱俊藏美濃人住大阪

菊池海莊　名保定字子固一號溪琴又霞峰生石山人稱孫左衞門紀伊有田郡栖原村人善詩書所著有溪琴山房集海藻集等

野田笛浦　名逸字子明一字明甫稱希一丹後田邊儒臣江戶人

桑山玉洲　名嗣燦字明夫一號幽興堂又珂雪堂紀伊和歌浦人初學櫻井山興後成一家受設色法於柳里恭

安井息軒　名衡字仲平日向飫肥藩臣後住江戶

德川景山　諱齊昭字子溪諡烈公水戶贈從二位亞相

伊藤若冲　名鈞字景和一字汝鈞一號斗米庵一曰姓滕平安人工畫鷄

關南樓　名其寧字子永稱源藏江戶人善書本姓落合氏學思恭遂爲嗣

藤森弘菴　名淳風字大雅一號天山稱恭助江戶人初仕小野侯致仕

僧葛原　名慈周字六如一號無著菴又白樓近江人有詩名住京師惠恩院所著有葛原詩話

椿椿山　名弼字篤甫一號琢華堂又四休庵羅漢青松軒碧梧山房稱仲太幕府臣學渡邊華山

牧百峯　名輗字信吾一字信侯一號戇齋美濃人寓京師

細井平洲　名德民字世馨一號如來山人稱甚三郎尾張平洲村人仕尾藩講經傍作山水所著有嚶鳴館詩文集及雜著若干篇

大槻盤溪　名清崇字子廣稱平次奥州仙臺藩臣磐水男後住東京間畫蘭竹

賴聿菴　名元協字餘一一號松廬又春嶂藝藩儒員

僧燕中　名竺常字大典一號梅莊近江人住相國寺塔中慈雲庵傍通經學能文章

木村巽齋　名孔恭字世肅大坂人精物產善書嘗鑿井獲古蘆根所謂浪花堀江蘆邪自是號蒹葭堂稱壺井屋吉右衞門

賴立齋　名綱字子常享翁弟傳五郎男稱常太藝州人住京師工篆刻

細合半齋　名離後名方明字麗玉一號斗南浪華人工詩書

荻原秋巖　名翬字大飛江戶人學書菱湖門

十時梅厓　名賜字子羽伊勢人仕長嶋侯爲類宮祭酒善書作山水及蘭竹

福田半香　名佶字吉人遠州見附人住江戶學華山善山水

伊藤東所　名善韶字忠藏京師人仁齋先生孫

中井竹山　名積善字子慶一號渫翁又雪翁甃庵男稱善太大坂人

高嵩谷　名一雄一號屠龍翁江戶人善畫

張氏紅蘭　名景婉字道華江戶人住京師星巖妻師竹洞畫風婉約

山本東籬　名惟恭字子彙紀伊人仕本藩爲督學

藤田東湖　名彪字子彪一字斌卿稱虎之助又誠之進水戶藩臣幽谷男

尾藤二洲　名肇字志尹一號約山伊豫川上人幕府召爲昌平學校教官所著有素餐錄正學指掌稱謂私言靜寄餘事等若干篇

中村水竹　名元祥字爾祥稱播磨介京師人善篆刻詩書

青山佩弦	名延光字伯卿一號晩翠雲龍男水戸藩臣所著有國史紀事本末續編佩弦齋雜著等數篇
廣瀨旭莊	名謙字吉甫一號梅墩豊後日田人住大坂淡窓弟
皆川淇園	名愿字伯恭一號筇齋稱文藏京師人講經傍作畫
柴野栗山	名邦彦字彦輔一號古愚軒讃岐高松人有幕府命來江戸爲昌平學校敎官
藤井竹外	名啓字士開一字强哉一號雨香攝津高槻藩臣
阿部井櫟堂	名莽字大介西京人工篆刻
小石元俊	名道字有素一號大愚又碧霞山人若州小濱藩人住大阪後移京師
僧月僊	名元瑞字祥譽住伊勢山田寂照寺

墨林潸芬　二十一

上田餘齋	名秋成一號無腸居士又鶉居大阪人晩寓京師南禪寺中西福院
岩瀨半夢	名可隆初名廣隆菱川氏姓小野有林屋蕙谷琴泉米年雨山梅軒等之號京師人住紀伊和歌山學訥言又一蕙後參考漢畫成一家
埴谷宕陰	名世弘字毅侯一號九里香園江戸人仕濱松候後爲幕府敎官
小野蘭山	名職博字以文一號朽匏京師人
墨江武禪	名道寬字子全一號心月初學月岡雪齋後成一家大坂人
宮所雄水	名時懋字德甫稱富十郎紀州人同國田邊安藤氏儒員
森田節齋	名益字謙藏和州五條村人晩寓紀州荒見村學山陽先生門
橋本桂園	名賢字子賢一號茅海漁夫泉州左海人學岡田半江

中西耕石	名壽字龜年一號埜園筑後人住京師
紀梅亭	名時敏一號九老學蕪村門京師人後移住大津
岸熊野	名弘毅字剛先紀州熊野人仕本藩爲儒官善畫
日根對山	名長字小年一號錦林子初姓中原泉州日根郡人因氏住京師
篠崎三島	名應道字安道一號郁洲其先伊豫人從父住大坂善書有碧紗籠集
龜井南冥	名魯字道載筑前姪濱人業醫福岡候擢爲儒員
僧翠山	名幽眞字古岳一號琴堂紀州那賀郡富士崎村古岳庵主吟詩詠和歌彈琴自娛有空谷傳聲集
木下逸雲	名相宰字公宰一號荷香深處長崎人譯官一年來京師號如螺山人人不知爲其逸雲

墨林潸芬　二十二

中井履軒	名積德字處叔甃菴二男住大坂
藤本鐵石	名眞金一號君山又鐵寒士都門賣菜翁稱津之助本姓片山備前人住京師能詩歌精畫事
賴春水	名惟寬字伯栗一字千秋在江都有霞厓其自警者拙巢和亭等之數號稱彌太郎亨翁長男
梅田雲濱	名義質字定明一號湖南生若州小濱人住京師
大橋訥菴	名正順字周道稱順造江戸人
前田暢堂	名果字子果一號半田阿波半田人住京師初學梅逸後寫明清諸名家意成一家
熊谷醉香	名直孝字公友一號伴月又鳩居堂蓮心居士嗣好書畫能細楷
岡田米山人	名國字子彥稱彥兵衞大坂人仕津藩性和易與物不迕書畫率然天趣從肺肝出又可觀、

村瀨栲亭　名之熙字君績稱嘉右衛門京師人應秋田侯徵候待以賓師後住京師所著有藝苑日抄栲亭文集等

浦上玉堂　名弼字君輔備前人岡山新田藩士春琴父能解音律彈琴又善詩及畫

土井聱牙　名恪字士恭稱幾之助伊勢津藩士

淡海槐堂　名重涂字公朔美濃人住京師

伏原石蘭　諱宣論字子德姓清原正三位明經博士

村山荷亭　名椒字其馨一號牛收越後人寓京師善篆刻及書

賴三樹　名醇字子春一號鴨厓稱三樹三郎

山內東海　諱豐範字容堂土州高知藩主

關雪江　名思敬東京人善書

吉田松陰　名矩方字義卿一號蓬頭子二十一回猛士長州萩藩士

曾根梧莊　名立字卓爾奧州仙臺人後住京師遊長崎入鐵翁門

木戶廣寒　名孝允字松菊長州萩人本姓和田幼爲桂氏養稱桂小五郎後改木戶準一郎內閣顧問贈正二位

寛文	辛丑	
二	壬寅	
三	癸卯	
四	甲辰	
五	乙巳	
六	丙午	
七	丁未	
八	戊申	元政 四十六
九	己酉	
十	庚戌	龍谿 六十九
十一	辛亥	即非 五十六
十二	壬子	丈山 九十
延寶	癸丑	隱元 八十二
二	甲寅	探幽 七十三
三	乙卯	
四	丙辰	
五	丁巳	
六	戊午	
七	己未	
八	庚申	

㉕

天和	辛酉	慧林 七十三
二	壬戌	朱舜水 八十三　女雪信 四十
三	癸亥	闇齋 六十五
貞享	甲子	木庵 七十四
二	乙丑	
三	丙寅	
四	丁卯	
元祿	戊辰	獨吼 六十五
二	己巳	獨本 七十二
三	庚午	
四	辛未	蕃山 七十三　光起 七十五
五	壬申	南源 六十二
六	癸酉	虛白 五十八
七	甲戌	洞雲 七十　芭蕉 五十三　獨照 七十八
八	乙亥	高泉 六十二　心越 五十七
九	丙子	
十	丁丑	
十一	戊寅	順菴 七十八
十二	己卯	
十三	庚辰	

㉖

十四	辛巳	
十五	壬午	
十六	癸未	
寶永	甲申	
二	乙酉	仁齊 七十九　廣澄 七十五
三	丙戌	獨湛 七十九
四	丁亥	其角 五十六
五	戊子	芳洲 八十八
六	己丑	
七	庚寅	光成 六十五
正德	辛卯	
二	壬辰	
三	癸巳	常信 七十八
四	甲午	益軒 八十五
五	乙未	許六 六十
享保	丙申	光琳 五十六
二	丁酉	古磵 六十五
三	戊戌	
四	己亥	
五	庚子	

(百七十五)

六	辛丑	
七	壬寅	
八	癸卯	洞春
九	甲辰	一蝶 七十三
十	乙巳	白石 六十九　鳩巣 七十四
十一	丙午	
十二	丁未	
十三	戊申	徂徠 六十三　周信 六十九
十四	己酉	
十五	庚戌	
十六	辛亥	
十七	壬子	
十八	癸丑	
十九	甲寅	
二十	乙卯	
元文	丙辰	東涯 六十七
二	丁巳	
三	戊午	
四	己未	
五	庚申	

皇本甲子　二十七

(百八十)

寛保	辛酉	
二	壬戌	
三	癸亥	乾山 八十一
延享	甲子	
二	乙丑	
三	丙寅	
四	丁卯	笠翁　春臺 六十八
寛延	戊辰	
二	己巳	百拙 八十三
三	庚午	
寶暦	辛未	祇南海 七十五
二	壬申	周南 六十六　隱山 九十七
三	癸酉	彭百川 五十三　白圭 七十二
四	甲戌	
五	乙亥	始興 七十三　玉蟾　月支 六十四
六	丙子	堀南湖 七十三　龜玉 三十五
七	丁丑	蛻巖 八十六
八	戊寅	柳里恭 五十三　蘐菴 六十六
九	己卯	南郭 七十七　錦江 五十三
十	庚辰	

皇本甲子　二十八

十一	辛巳	
十二	壬午	
十三	癸未	游外 八十九　玉山 六十六
明和	甲申	
二	乙酉	鳳岡 六十九
三	丙戌	
四	丁亥	龍洲 七十六
五	戊子	白隱 八十四
六	己丑	眞淵 七十二
七	庚寅	
墨水書房		二十九
八	辛卯	鳳梧 七十六
安永	壬辰	熊斐 八十
二	癸巳	鳥石 七十
三	甲午	宋紫石 七十八　寒葉齊 五十六　雪溪 七十八　筠圃 五十八　青楓 五十九
四	乙未	觀海 五十一　千代尼 七十四
五	丙申	大雅堂 五十四
六	丁酉	南溪 八十一
七	戊戌	蘭嵎 八十五　大湫 五十二
八	己亥	
九	庚子	

天明	辛丑	俊明 八十二　常山 七十五
二	壬寅	龍湖 八十一　竹風 六十二
三	癸卯	蕪村 八十八　天姥 五十八　蕭白　享翁 七十七　也有 八十二　小河蠹山 四十　三角 八十一
四	甲辰	高芙蓉 六十三　玉瀾　金峨 五十三
五	乙巳	偕叟 六十七
六	丙午	陶齋 七十四　雪鼎 七十七　幽汀　嘉言 四十五
七	丁未	
八	戊申	江村北海 七十六　太室 六十六
寛政	己酉	夙夜
二	庚戌	榮川院 六十一
墨水書房		三十
三	辛亥	餐霞 七十九
四	壬子	無齋 四十一　草盧 七十九　龍公美 七十八　白蛾 六十八
五	癸丑	正之 四十一
六	甲寅	思孝 六十五
七	乙卯	應擧 六十四　仙齋 六十三　韓天壽 六十九
八	丙辰	東江 六十五
九	丁巳	源琦 四十八　片山北海 六十八　關月 五十一　成齋 八十六
十	戊午	
十一	己未	蘆雪 四十五　幹々女　玉洲 五十四
十二	庚申	若冲 八十五　南樓 六十八

(百)

享和辛酉		葛原 六十五　宜長 七十二　揚谷 四十二　平洲 七十四　蕉中 八十三
二	壬戌	蒹葭堂 六十七
三	癸亥	蕉園 三十七　半齋 七十七
文化甲子		梅厓 七十三　嵩谷 七十五　竹山 七十五　直賢　東所 七十五
二	乙丑	宋紫山 七十三　衡岳 五十九　雪齋 六十六
三	丙寅	嵩蹊 七十四　竹石 五十　東籬 六十二
四	丁卯	皆川 七十四　栗山 七十二　稻嶺 六十七　蘭石 六十一　旭莊
五	戊辰	養川院 五十六　千蔭 七十五　元俊 六十六
六	己巳	月僊 八十九　餘齋 七十八
七	庚午	蠹菴 五十六　蘭山 八十二　武禪 七十三　雄水 八十五
學春齋本		三十一
八	辛未	㬅春 七十　雲泉 五十三　九老 七十
九	壬申	北山 六十一
十	癸酉	南岳 四十七　三嶋 七十七　臺山 六十三　履軒 八十五　修靜 四十　二洲 六十九　熊野 八十
十一	甲戌	杏堂 四十九　月航 三十一　南冥 七十一
十二	乙亥	
十三	丙子	應受 三十九　木芙蓉 六十八　春水 七十一
十四	丁丑	精里 六十八　寒泉 七十一　東里 六十一
文政戊寅		素絢 六十一　米山人 七十五　文一 三十一　江漢 七十二　痴齋 三十二　如亭 五十七　拷亭 七十三
二	己卯	義董 四十　文鳴　玉堂 七十六
三	庚辰	市川寬齋 七十二　念齋四十七

(七十五)

四	辛巳	狙仙 七十五　董堂 六十四
五	壬午	玄對 七十四　屋山 六十八
六	癸未	訥言　因是 六十一　南臥 七十五　星池 六十一
七	甲申	蕙齋　春川 七十五
八	乙酉	春風 七十九　豊國 五十七　錦城 六十一
九	丙戌	盤水 七十一
十	丁亥	雲室 七十五　茶山 八十
十一	戊子	應瑞 六十四　抱一 六十八　介石 八十二　伊川院　鵬齋 七十五
十二	己丑	樂翁 七十二
天保庚寅		藍江 六十五　竹窓 六十七
學春齋本		三十二
二	辛卯	耕夫 七十四
三	壬辰	山陽 五十三　月樵 六十三
四	癸巳	草坪 三十二　松丘 六十九　木米 六十七　大平 七十八　勤齋 七十
五	甲午	楠亭 八十　南礀 六十六　杏坪 七十九　佛菴 八十四
六	乙未	竹田 五十九
七	丙申	孝敬 六十八　古秀 六十八
八	丁酉	横山華山 五十四　雪操　在仲 八十八　詩佛 七十一　後素 四十二
九	戊戌	岸駒 九十
十	己亥	南湖 八十一　月峰 七十五　東洋 八十七
十一	庚子	應震 五十　柳樓 六十九　杏所 六十五　元且 六十三

	十二	辛丑	徹山 六十四　樂所 七十八　渡邊華山 四十九　松盧 五十三　文晁 七十八
	十三	壬寅	季鷹 九十一
	十四	癸卯	鵞厓 四十八　篤胤 六十八　菱湖 六十七　雲龍 六十八
弘化		甲辰	景文 六十八　慊堂 七十四　在明 六十七　松南 四十九　梅閣 六十一
	二	乙巳	日華　豊彥 六十八　敬所 八十七
	三	丙午	半江 六十五　稻皐 六十二　春琴 六十八　晴川院 五十一
	四	丁未	蘆州 八十一
嘉永		戊申	
	二	己酉	孔寅 八十五　白雪 七十七　北齋 九十　蘭齋 六十六　悠山 六十
	三	庚戌	笠山 六十　雪鴻 七十六
	四	辛亥	小竹 七十一
	五	壬子	岸良 五十五
	六	癸丑	竹洞 八十四　政俆齋 八十三
安政		甲寅	椿山 五十四　榿山 八十九　凉庭 六十八
	二	乙卯	聿菴 五十七　東湖 五十　椶隱 七十七
	三	丙辰	梅逸 七十四　淡窓 七十五
	四	丁巳	石鷗 八十四
	五	戊午	其一 六十三　笛浦 六十一　米菴 八十　星巖 七十
	六	己未	一蕙 六十八　蓮心 七十七　一齋 八十六　雲濱 四十四　三樹 三十五　吉田松陰 三十　五山八十四
萬延		庚申	梧門 五十二　秋暉 七十八　景山六十一

墨林清芬　三十三

文久		辛酉	
	二	壬戌	海僊 七十八　弘菴 六十三　訥菴 四十七
	三	癸亥	菘翁 八十六　百峯 六十三　鐵石 四十八　憩齋 八十二　爲恭 四十二　立齋 六十一
元治		甲子	象山 五十四　國貞 七十九　半香 七十一
慶應		乙丑	介眉 五十二　拙堂 六十九　義亮 六十六
	二	丙寅	逸雲 五十二　竹外 六十
	三	丁卯	芳園 六十四　佩川 八十一　宕陰 五十九
明治		戊辰	凊暉 七十　節齋 五十八　荷汀 四十四
	二	己巳	對山 五十七　淸亮 六十三
	三	庚午	鐵翁 八十一　佩弦 六十四
	四	辛未	來章 七十六　在照 五十九　一鳳 七十三　蘆鳳 六十八
	五	壬申	花岳 八十二　水竹 六十六　東海四十六
	六	癸酉	
	七	甲戌	梧莊 四十五
	八	乙亥	醉香 五十九　應玄 五十九
	九	丙子	適處 五十八　息軒 七十八　五嶺 七十一
	十	丁丑	文鱗 七十　秋巖 七十五　華陽 六十五　翠山 六十四　雲潭 五十七　石蘭 五十五　松菊 四十四
	十一	戊寅	容齋 九十三　盤溪 七十八　南溟 八十四　雪江 五十一　暢堂 六十二
	十二	己卯	玉峰 五十八　紅蘭 七十六　槐堂 五十八
	十三	庚辰	桂園 七十　贅牙 六十二

墨林清芬　三十四

十四	辛巳	椺谷 七十四　梅莊 八十三　白水 八十九
十五	壬午	
十六	癸未	樑堂 七十六　岸禮 六十八
十七	甲申	杏雨 七十五　耕石 七十八
十八	乙酉	半夢 六十九　信天翁 六十四
十九	丙戌	雲樵 六十三
二十	丁亥	其翠 五十七　易安 八十二　小華 五十四　應文 五十二
廿一	戊子	
廿二	己丑	支峯 六十七　曉齋 五十九　鳳陽 六十六
廿三	庚寅	

廿四	辛卯	是眞 八十五　百年 六十八
廿五	壬辰	貫魚 八十五
廿六	癸巳	五岳 六十五　萬年 二十六
廿七	甲午	寛齋 八十一
廿八	乙未	椺嶺 五十二
廿九	丙申	燮橋 六十九
三十	丁酉	完瑛 六十四　竹堂 七十二　確堂 六十六
三十一	戊戌	關山 五十五
三十二	己亥	水香 五十八　藹山 八十四
三十三	庚子	

三十四	辛丑	和亭 七十二　天江 七十七
三十五	壬寅	晉文 五十六
三十六	癸卯	
三十七	甲辰	
三十八	乙巳	如意 八十三　荷香 七十三　一六 七十二
三十九	丙午	米僊 五十五
四十	丁未	直入 九十四

一三名家事蹟不詳者省之

一諸名家姓氏名字及生地口碑傳記等有異同者就其多者採之

一諸名家歿干支有異者讀者幸勿惜報焉

一此編不能無遺漏是竢佗日可拾遺訂正

熊谷鳩居堂發刊品目

圓山茶會圖錄　三册帙入

菘翁書前後赤壁賦　貳册帙入

竹洞花卉鳥蟲畫譜　貳册帙入

山陽伊勢大和紀行詩歌帖　附畧年譜　貳册帙入

兆殿司四百回忌追薦會展觀錄

菘翁印譜

鐵石印譜

明治四十年八月五日印刷
明治四十年八月八日發行

著作兼發行者　京都市寺町姉小路上　熊谷直之

印刷者　京都市姉小路御幸町西　熊谷信吉

發行所　京都市寺町姉小路角　熊谷鳩居堂

印刷所　京都市御池通柳馬場角　熊谷鳩居堂印刷部　小林捨三印行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06
SS号=14664106